

# 安伯托·艾可 傅科擺

★ 新譯本 ★

我們想跟那些邪惡之人玩捉迷藏，  
好向他們證明，如果世界上真有一  
個宇宙陰謀，我們也可以虛構  
出一個比它更龐大的陰謀……

倪安宇 譯



*Il sistema era sempre quello dato coniato nell'incanto di quel famoso scritto del*

UMBERTO  
ECO  
IL  
PENDOLO  
DI  
FOUCAULT

Sarebbe bastato che mi fossi fermato lì. Che avessi scritto un libro bianco, un grimoire buono, per tutti gli  
li, nelle panche di tutte le Lie del mondo, nelle camere delle cliniche, sui pagliericci, sui grebi dei fiumi, e  
sul culo. E che i Superiori Sconosciuti, per la Cosa, eravamo io e Lia, e poi ci avrebbe ricor  
diabolici mostrandogli che, se complotto cosmico aveva da esserci, noi sapevamo inventarne un

安伯托·艾可  
傅科擺

IL PENDOLO UMBERTO  
DI ECO  
FOUCAULT

☆ 新譯本 ☆

倪安宇 譯



## 各界一致盛讚的極致之作！

這是一本每個人都非讀不可的小說，艾可在書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他告訴我們「萬事萬物都存在著神秘，同時也彼此相互關聯」，並進一步讓我們自己去創構與現實的聯繫。正如他最著名的暢銷書《玫瑰的名字》，它雖然依賴的是推理的技巧，卻依舊能夠吸引讀者的目光，因為他知道如何在故事中結合「複雜的思考」來達到預期的效果。的確，透過對於神秘難解的謎團的調查與追蹤，

這一部極為有趣的小說也必定會與他的前作《玫瑰的名字》一樣獲得成功！

——圖書館學刊／芭芭拉·霍夫特

如果你喜歡心理學、複雜的謎團，同時又有著對歷史的好奇心和奇怪的想像，那麼你一定會對《傳科擺》深深著迷，

這是一本由超級暢銷書《玫瑰的名字》的作者所精心設計的迷宮。

「傳科擺」是一個宛如神話般的組合，實用卻又形而上的概念！

——巴蘭坦圖書集團分社權利總監／秦瑞·亨利

《傅科擺》是一個哲學體系，也是一本關於書、語言和歷史的故事。這是一部非常微妙的心理小說，它不僅擁有令人震驚的內容，同時也讓人感受到無比的興奮與幽默。

——荷蘭商報／亨克·普羅佩爾

艾可是文學的大魔法師！他帶來許多智慧的訊息，並運用莎翁式的轉換——激動與親密、瘋狂與智慧與我們接近。

同時，他的才氣也為他的讀者帶來了一份光炫奪目、目不暇給的饗宴！

——法國《世界報》

因為一個文學的惡作劇，讓創作者陷入了致命的危險，由名作家安伯托·艾可創造的一部迷人的智力驚悚之作。

這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偵探故事，它尋找的是一個古老，但又一直存在於人類心中的陰謀。他們尋找的不僅僅是地球上的權力，同時也是地球本身的力量……一個知識分子的勝利！

——紐約時報書評特刊／安東尼·伯吉斯

趣味無限……比艾可的國際暢銷名作《玫瑰的名字》更複雜、更吸引人！

——時代雜誌

璀璨輝煌！一部比《玫瑰的名字》更豐富、更深入的小說！

——紐約時報

如同《玫瑰的名字》一樣古怪又精采，

它是一場調皮的惡作劇，也是一個主題廣袤浩瀚的大師級表演！

——舊金山紀事報

精采、有趣，本書囊括所有你想知道的一切

（包括命理、詹姆士·龐德的敵人，和下水道的建設），

是一本結構緊湊、布局精巧的非凡之作！

——星期日泰晤士報

一部知識分子的冒險故事，充滿驚險、刺激與奧秘，

猶如《法櫃奇兵》和《基督山恩仇記》！

——華盛頓郵報書評世界

這是一部關於魔法的神奇小說，

講述的是神秘的謎團、地下世界、神奇的月光，

以及最不可思議的小說創作！

——義大利《快訊雜誌》／雅克·勒高夫

## 質疑大師與陰謀論

倪安宇

義大利文評家保羅·米拉諾（Paolo Milano）曾說：「艾可最喜歡做的事情是拆解看似無害、以功能為主的裝置，好告誡大家不可輕信。或許無意或許有意，他是以身作則的質疑大師。」

質疑勿信，恐怕來自故鄉的長年薰陶，艾可對位於義大利西北方皮耶蒙特省（Piemonte）的亞歷山德里亞（Alessandria）有過如是描述：

「那裡不信任怪力亂神，質疑本體。在裙帶關係至上的年代，來自亞歷山德里亞的教宗庇歐五世把自家親戚趕出羅馬，叫他們自生自滅。亞歷山德里亞人沒有英雄情結。這裡沒有什麼可以流芳百世，沒有讓子孫自豪的功勳事蹟，也從來不以子孫的功勳事蹟為傲。」

這與生俱來的質疑因子，在《博科擺》主角卡索朋身上體現：「……輕信。不是什麼都不能信，而是不能什麼都信。一次只能信一件事，除非第二件事源自第一件才能信。寧願目光短淺，墨守成規，也不能冒險越界。相信兩件不相干的事，而且還想著可能有神秘的第三件事加入，這就是輕信。不輕信不代表扼殺好奇心，處處針鋒相對，而是要對環環相扣的理念抱持懷疑，我喜歡的理念是複調性的。只要不信，兩個皆不成立的理念就會彼此衝突。」

艾可從來沒有想要讓讀者對他的故事信以為真，反之，他設下層層關卡提醒讀者對一切存疑。《玫瑰的名字》中威廉對阿德索坦承：「我之所以追查到佐治，是因為我相信有一個邪惡的縝密藍圖，其實根本沒有藍圖……我只是鏗而不捨，追查秩序的假象罷了……唯一

有用的真理是用過即拋的工具。一或是乾脆從一開始就在作者身分上做文章，減低可信度，例如《玫瑰的名字》讓文本出處戴上層層面具，《傅科擺》讓三位主角在讀者面前展現他們編造推敲陰謀論的過程，《波多里諾》的主人翁不僅虛構了一個東方王國，還無中生有了。本專屬於他的中世紀百科全書。《布拉格墓園》則是讓受託偽造《錫安長老議定書》的主角西莫尼尼具有雙重人格，轉換之間，他被迫透過另一個自己寫下的文字填補記憶空白，進而製造多重觀點。

這些安排，無非是為了拆解或重組言之鑿鑿的「邪惡鎮密藍圖」，為了「不信怪力亂神，質疑本體」。《玫瑰的名字》中與《默示錄》吻合的神秘殺人事件，後來發現純屬巧合；《傅科擺》的聖殿騎士團一百二十年計畫，或許有可穿鑿附會的斷簡殘篇，不過只要換一個詮釋角度，殘缺文獻也可以是單純的生活紀事。艾可最後一本小說《試刊號》(Numero Zero)追查的是墨索里尼生死之謎，認為二次大戰後各國為防堵共產勢力在歐洲崛起，或許留下了足以制衡的這位右派領導人性命，而義大利七〇年代恐怖攻擊事件頻傳便是秘密背後有人蠢蠢欲動、互相角力的結果。陰謀論症候群之所以自古至今未曾稍歇，反而推陳出新，問題出在有人當真了。相信陰謀有點像是相信奇蹟，有心人宣稱擁有此類秘密的目的，往往只是為了凸顯自己與眾不同，秘密涉及範圍越廣，其地位就越超群。所以儘管《玫瑰的名字》文末阿德索感嘆：「我耐心整理完畢（廢墟中找到的殘頁）後，如同建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我看著那份圖書目錄，越來越覺得一切其實只是偶然，並無任何啟示」，只是他的「偶然」是他人眼中的陰謀之始。

或許因為小說太容易親近人，艾可對自己的小說比起其他作品反而多了一份冷眼旁觀的姿態。他從不吝嗇對時事、對學術議題發表意見，唯獨被問到小說時近乎三緘其口。第



部小說《玫瑰的名字》在一九八〇年出版後造成轟動，他補了一篇作者註解，對書名、人名、年代背景等疑問一一作答，後來才知那是僅次一次下不為例。時隔八年出版的《傅科擺》至今被認為是艾可小說中最晦澀難懂的百科全書式創作，有人「越俎代庖」編纂《傅科擺辭典》工具書，試圖為讀者解惑。據說有《傅科擺》譯者向艾可求解，艾可的回答是「你以後就會知道」，似乎想要避開一切責任。其實艾可在這本書中的存在感最強：他不但化身為卡索朋，追逐並建構聖殿騎士團陰謀論，同時還以第二個主角貝爾博的身分回憶皮耶蒙特少年時光，並藉由在電腦上玩文字遊戲但無意真心投入小說創作的貝爾博表態：「他心裡想的不是創作，他最怕寫作，他知道那不是創作，只是在測試電子效能，是中學生習作。可是他忘了自己習慣性的天馬行空，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竟在那場遊戲中找到了回歸青少年的方法。」

如果說艾可以符號學者之姿下海寫第一部小說的心情是戰戰兢兢（有朋友回憶艾可在《玫瑰的名字》付梓出版前，將手稿拿給幾個朋友看，因為擔心這樣一本小說「會對他的學者和教授形象帶來負面影響」），那麼《傅科擺》幾乎可以說是艾可盛名之下恣意而為之作：他向來認為這個世界猖狂任性的詮釋學是陰謀論的溫床，「虛構，不分青紅皂白地胡亂虛構，不管是否前後連貫，是否能簡單扼要說明清楚，那不過是一場象徵符號的接力賽，一個說完換一個說，不留空檔。將世界拆解成亂糟糟的連環字謎遊戲，然後相信那無法言說的。」到處都是邪惡之徒以陰謀論對抗竭力想要賦予一切理性意涵的那些人，一如巴黎工藝博物館的那一夜。

如此的《傅科擺》，曾讓「作者難以入眠」（義大利初版腰封文案），也讓譯者難以入眠。但不知讀者你是會被催眠，抑或加入夜不成眠之列？

# 理性和知識的狎戲：《傅科擺》如何重塑歷史

張大春

讀過安伯托·艾可的第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的人大約很難忘記：書中的神探修士威廉如何透過一條小路、山道、覆著白雪的蒼松、松枝上的一撮黑毛、雪地上污染的一堆糞便和一群騷動的僧侶與僕人而推斷出有一匹修道院長最喜愛的馬走失了，「（牠是）馬廄裡跑得最快的一匹牲畜，毛色暗黑、尾巴很長、小圓蹄，但不乏穩定；頭很小、耳朵敏銳、眼睛很大。牠往右邊去了。」而且，威廉還正確地道出那匹馬之走失並非因為發狂，且走到某處就會停止腳步——他甚至知道那馬的名字是「勃內拉」。

威廉之所以如此「明察秋毫」——如果依照他那天真而滿懷孺慕之情的學徒阿德索的敘述，是因為他「不僅知道該如何閱讀大自然偉大的詩章，也了解修士們怎樣研讀《聖經》，以及他們對整本《聖經》的想法」。換句話說：神探是博學造就的。

在艾可的第二本小說《傅科擺》裡，讀者仍舊可以找到像威廉那樣知識淵博的角色，主角卡索朋是個中世紀史的專家，他的朋友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則是一家學術書籍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從這三個人（觀點儘管未必一致）的研究課題——聖殿騎士團延展出去的知識脈絡所構成的複雜人際關係網上，幾乎沒有一個角色不是飽學之士。阿爾鄧提上校、阿列維拉比、華格納醫生，乃至於卡索朋前後兩任美麗的女友安帕蘿和莉亞，還有那個神秘的出版社負責人葛哈蒙……這些人物都可以被視作威廉的轉世幽靈，他們像海綿一樣地浸泡在知識

裡，並以其吸收的那一部分重新拼合、建構一部歐洲文明史的形象。

一如在《玫瑰的名字》裡那樣，安伯托·艾可透過角色的名字玩弄了不少典故。《玫瑰魂的名字》裡，威廉一名出自柯南·道爾爵士《夏洛克·福爾摩斯》系列裡的《巴斯克維爾獵犬》，勃爾戈斯的佐治（連續殺人案的元兇）居然是阿根廷小說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的諧擬。而在《傅科擺》中，至少有一個名字是讀者不可掉以輕心的。這個名字就是本書提名上的「傅科」（Foucault）。

尚·勃納·里昂·傅科（Jean-Bernard-Léon Foucault, 1819-1868）是十九世紀法國物理學界的巨擘。他曾經參與發展高精度測量絕對光速的技術，更為地球繞軸旋轉提供了實驗證明。所謂「傅科擺」，正是這位物理學家賴以證實地球自轉速率的設計——它是一個懸垂於六十七公尺長的鋼絲底端的鐵球，重二十八公斤；這個擺在無需人為助力的情況下，因地球自轉而移動，其速率為地球轉動速率乘以維度的正弦。但是「傅科」這個名字其實另有寓意，它暗示的其實是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

對於人文或社會科學稍有涉獵或興趣的讀者都不會錯過米歇爾·傅科這個名字——即使他們未必知道設計懸絲大鐵球的那個傅科；在米歇爾·傅科來說，一切研究工作的材料都是一套又一套「檔案」（archive或譯「基本系統」）般的「論述」（discourse）。每一「論述」又都在廣袤浩瀚的各個民族、文化以至於日常生活領域所彙集而成的知識領域中隱然形成為某種系統。在米歇爾·傅科的理論裡，歷史的發展絕不是「連續性」的，任何試圖以因果關係來推論歷史發展的詮釋模型都可能放逐了大量有效了解歷史的材料。另一方面，有些對某一特定階段歷史具有詮釋能力的論述也往往在其他階段的歷史中失去解釋的效力，而米歇爾·傅科獨特的「考古學」策略則使一個充滿分歧性、偶然性、不規律性和特異性的歷史有了另一種被發現的可能——如果我們不去問歷史是「從如何到如何」，而代之以歷史是「為

什麼被書寫為如何」的話。

在米歇爾·傅科那裡，我們學會了對「被埋藏的知識」發生興趣。這些知識之所以被埋藏，乃是由於人們需要堆積那些掩埋物——也就是其他的知識，那些基於種種權力關係、道德需求和真理可望而構建起來的知識。而安伯托·艾可也就在傅科的知識考古學上找到了「以知識從事虛構的」基礎。

就像波赫士在《玫瑰的名字》裡「變成」獨裁的神學霸權一樣，米歇爾·傅科也在《傅科擺》中被作者開了一個玩笑——安伯托·艾可利用兩個研究領域風馬牛不相及的學者的相同姓氏，暗中揭示了他對歷史之「不連續性」所作的曖昧諷喻。

安伯托·艾可仍然延續了《玫瑰的名字》一書中的若干材料和旨趣——他所熟悉的中世紀天主教掌故（其中不乏令人難以辨識的虛擬杜撰）、依賴廣博的自然及社會科學知識以進行的精密推理、波雲詭譎而株連迭出的龐大陰謀、隱藏於種種語言符號中極易為人忽視而關係重大的秘密、基於錯誤的邏輯推演和一連串瞎打誤撞的巧合而揭發的歷史／現實真相……其中最終也最值得讀者探索的是：西方（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的文明發展歷程是很可以在某種知識的偏執之下被重新書寫一遍的。比方說：每過一百二十年，一代又一代分散在歐洲各地的三十六名聖殿騎士將要重新聚首一次，拼合他們手上斷簡殘篇的資訊，以便掌握一種可以控制世界、改造人類前途的巨大能量。這種比核武器還要可怖的能量一直是聖殿騎士——以及而後轉生演化的共濟會、薔薇十字會、大白兄弟會……等等秘密結社團體，鏗而不捨、戮力追求的寶藏。

倘若讀者相信了安伯托·艾可假借敘述者（那個博學深思的卡索朋）以及發現秘密的角色（那個也很博學深思的貝爾博）兩者的理性和知識，則故事近尾聲處由莉亞所揭發的「真相」（也就是根本無所謂聖殿騎士和寶藏云云）反而「不足採信」。因為讀者寧可信以

為真地跌進虛構的陷阱之中，猶如卡索朋、貝爾博以及其他那些征逐寶藏的人物一樣，無論這些人的目的是探求真理、擁有權力、弘揚道德、光大信仰抑或是報仇，實已無關宏旨，他們都注定了誤入理性和知識所編織起來的一套論述。

在這裡，讀者很可以發現安伯托·艾可對米歇爾·傅科所謂「歷史是不連續的」之說有某種一刀兩面的撥弄之趣。

一方面，他創造了一個辯辭無礙的敘述情境，讓讀者跟隨卡索朋和貝爾博（加上狄歐塔列維與其他次要人物的考據線索）進入一個由理性操控的知識迷宮，相信歷史在足夠數量的細節性描述之下可以有新的解釋（如：威廉·莎士比亞、弗蘭西斯·培根、羅傑·培根、卡爾·馬克思甚至愛因斯坦……等都是聖殿騎士的「傳人」）；如此一來，歷史也可以「是連續的」——也唯其在這種看似荒誕無稽，又縝密得無懈可擊的雄辯之下，小說「重塑歷史」的奇趣才得以彰顯。

然而在另一方面，安伯托·艾可卻又讓莉亞以同樣具有說服力的理性和知識舉重若輕地推翻了讀者幾乎要相信的那一切——那令人觸目驚心的、由聖殿騎士之傳人處心積慮所改造的歐洲文明發展史。

於是讀者可以發現：《傅科擺》一書中蘊含著相互對立、衝撞的兩個世界。其中一個是吾人所熟知、也大約以之為真實的歷史；另一個是基於某些誤會、巧合、穿鑿、附麗而羅織成形的虛誕的歷史。這兩個世界各自有其「連續性」的解釋，而這兩種解釋也各自倚賴著某種理性和知識。安伯托·艾可借莉亞之口戳穿後者的「連續性」神話時，其實也一竿打翻了前者的一「連續性」。換言之，他為世故而善思的讀者製造了一個「借『假』疑『真』」的機會……的確，讀者於掩卷之餘不得不驚悟：難道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不同樣是出於某種理性和知識的運作和印證嗎？難道我們信以為然的歷史真相就不是某種「論述」之下的產物嗎？



對於一般讀者而言，《傅科擺》恐怕是一本比《玫瑰的名字》更難讀的書，它有太多的地方簡直像極了學術、物理學、神學、史學、政治學乃至曆法學的論文。不過，任何一位非專業的讀者也都可以抱持著遊戲的態度去考掘出安伯托·艾可「偽造歷史」的許多片段。

一個有趣而又有益的閱讀方法是：舉凡遇到書中言之鑿鑿、卻由於文化教養之差異而令人感覺陌生難明的文本時，千萬不要猶豫，一定要「堅疑不信」到底。在「堅疑」的過程中，如果讀者並不非常迫切地想要得知小說的結局如何的話，便可以隨手翻揀身邊任何一部和內文提及的知識有關的參考書，偵察究竟。安伯托·艾可的確是善於撒謊的，他捏造了無數則幾可亂真的材料，混雜在「歷史／小說」之中，等待以「考古」為樂的讀者去拆穿或覆案。在讀者不斷質疑的求索過程中，是極有可能變成像卡索邦一樣的飽學之士的。

《傅科擺》正是這樣一本幫助讀者讀很多書的書——如果說安伯托·艾可是個狡黠的學者的話，那麼他開的最大的玩笑將是讓知識顯示了如此儻人的魅力，令人屈從敬畏，而又不得不懷疑：知識在何種理性的馭執之下會變成謊言？

——錄自一九九二年六月《傅科擺》繁體版初版導讀

## ☆ 目 錄 ☆



1. 無限之光 028
2. 我們有各式各樣奇特的鐘錶 036



3. 那些仁慈的天使出現 048
4. 欲進入賢者的玫瑰花園者 056
5. 開始拼寫組合這個名字 061
6. 猶大·萊翁埋首於字母置換 072



7. 不要對世界末日有太多期待 078
8. 我來自光和諸神 083
9. 他右手握著一個號角 089
10. 終於以卡巴拉方式從葡萄酒中推斷出數字來 093
11. 他的不育無窮盡 101
12. 在你的翅膀陰影下 106
13. 弟兄和聖殿大師們 114
14. 他恐怕會承認自己殺了耶穌基督 131
15. 請您派兵援助安茹公爵 142
16. 他在就捕前僅加入騎士團九個月 148
17. 於是聖殿騎士消失無蹤 155
18. 一個充滿裂縫和坑洞的千瘡百孔龐然大物 162
19. 修會未曾有片刻稍歇 169
20. 無形的中心，應該甦醒的君王 180
21. 聖杯是沉重的 190
22. 他們不希望再有人問起關於他們的事 195

IV  
慈悲  
ACSED

23. 反義詞的雷同之處 202
24. 拯救纖弱的阿伊莎 207
25. 這些神秘兮兮的秘教教友 213
26. 所有地球上之傳統 216
27. 一天他說起自己與龐提烏斯·彼拉多結識 222
28. 有一天體將世界完全籠罩 227
29. 他們既然有隱姓埋名之情事 233
30. 那無人不曉的玫瑰十字兄弟會 239
31. 很可能絕大多數自稱為玫瑰十字會成員者 247
32. 瓦倫廷信徒偽善的模稜兩可 250
33. 幻覺有白色、藍色及淡紅色 253

V  
力量  
SERUAGH

34. 貝得路斯、得末伊梅斯、阿杜倫斯 264
35. 我是莉亞 272
36. 請容我提出一個建議 276
37. 任何人一思索四件事 285
38. 秘密大師，完美大師 289
39. 星圖騎士 296
40. 膽小鬼會死很多次 303
41. 深淵的那一點上 306
42. 我們集體達成共識 312
43. 那些人在路上相遇 316
44. 召喚力量 321
45. 由此生出一個絕妙的問題 324
46. 你多次走向那隻青蛙 330
47. 生氣勃勃，記憶碰撞 335
48. 大約數字 341
49. 聖殿騎士團和秘教騎士團 346

50. 我是最初也是最後 351
51. 因此，若有卡巴拉智者 360
52. 在地底下延展開一個巨大棋盤 365
53. 若是公開主導人類命運 368
54. 地獄裡的魔王 377
55. 我稱之為劇場 380
56. 他奮力吹響他的美麗號角 387
57. 每三株樹便有一盞燈籠懸掛 393
58. 鍊金術是娼妓 402
59. 若能生出此等怪物 407
60. 可憐的笨蛋！ 410
61. 金羊毛 414
62. 我們視其為德魯伊會社 418
63. 「那條魚讓你想到什麼？」 423



64. 夢到一個陌生城市 432
65. 那個結構體高六公尺 436
66. 如果我們的推斷正確 442
67. 玫瑰，如今緘默不語 447
68. 你換上白衣 453
69. 他們變成撒旦 461
70. 我們要記得那些秘密隱語 463
71. 我們無法確定 467
72. 我們以為無形之人 472
73. 另一個特殊案例 476
74. 儘管本意良善 489
75. 秘教教友在這條路的盡頭 494
76. 半吊子 498

77. 這種藥草被稱為驅魔草 507
78. 我想這個可怖的雜種 511
79. 他打開他的小盒子 515
80. 當白色存活下來 519
81. 他們可以讓地球表面不復存在 521
82. 地球是一個有磁場的天體 525
83. 地圖並非疆土 531
84. 依循維魯拉姆男爵的描繪 535
85. 費利亞斯·福克。這個名字是一個符號 538
86. 艾菲爾找來就是這群人 540
87. 無巧不成書 542
88. 聖殿騎士團就是耶穌會 545
89. 在最深沉的闇黑之中成形 551
90. 所有加諸在聖殿騎士身上的汗穢 553
91. 多虧你揭發了那些來自地獄的邪教團體真面目 556
92. 憑藉著撒旦的力量和威嚇 558
93. 我們則隱身幕後 561
94. 有沒有人懷疑過？ 563
95. 是信奉卡巴拉的猶太人 565
96. 掩護永遠有其必要 568
97. 我是自有者 572
98. 有自己的種族隔離教義，有自己的禮儀 586
99. 蓋農主義加上鐵血軍隊 590
100. 我要昭告全世界：地球是空心的 592
101. 他研究卡巴拉 596
102. 厚重城牆聳立 598
103. 你的秘密之名將是三十六個字母 603
104. 這些文章不是為一般俗世之人而寫 607
105. 被我的言語激怒，失了心智 610
106. 清單編號五 615



VII  
**勝利**  
MELBA

- 107. 你看到那隻黑狗嗎？ 630
- 108. 是否有不同勢力運作？ 636
- 109. 聖日耳曼……很敏銳，很幽默 644
- 110. 舉止有誤，便倒退往回走 651
- 111.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 657

VIII  
**宏偉**  
H2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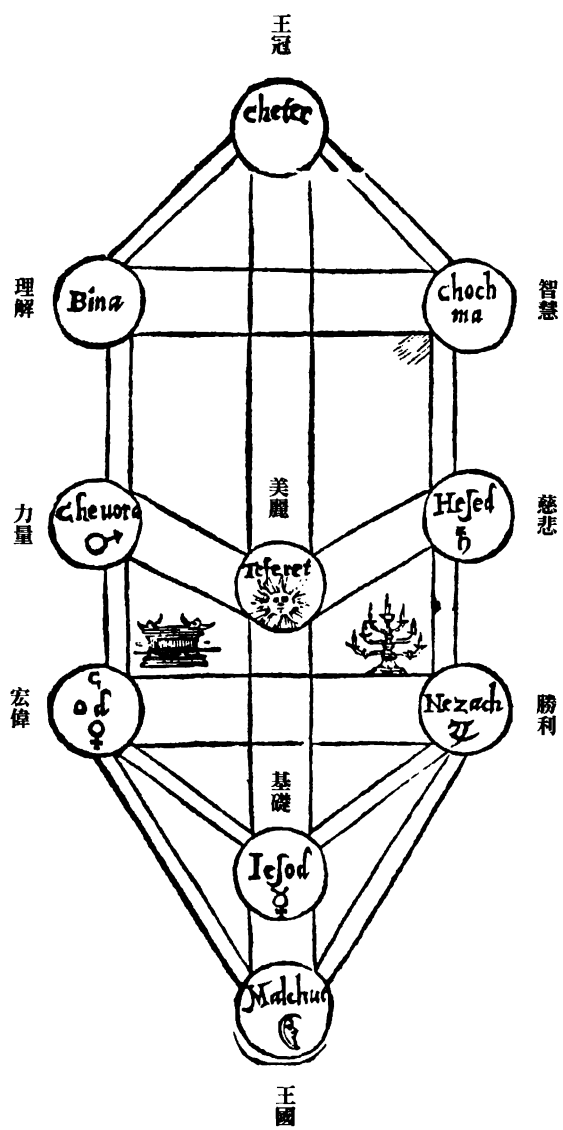
- 112. 為了我們的儀式 664
- 113. 我們的動機是一個秘密 670
- 114. 完美鐘擺 690
- 115. 眼睛若能看見魔鬼 694
- 116. 我願做塔 700
- 117. 瘋狂有一個偌大的樓閣 704

IX  
**基礎**  
10100

- 118. 陰謀論 710
- 119. 小號的延長音昂揚吹響 720

X  
**王國**  
Malko

- 120. 然而惡自認為身在光明中 732



撰寫此書，僅為了獻給你們，知識與學問之子。

請仔細研讀此書，將我散放安置於各處的意圖收集起來，

我在某處所藏匿，必會在另一處顯現，為的是讓你們的聰明才智能夠理解。

——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sup>1</sup>，《論隱密哲學》，三，六五

迷信招致厄運。

——雷蒙·史慕揚<sup>2</sup>，《前五千紀和其他哲學奇談》，一·三·八

【編者按】

敬告讀者，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夜之後，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內的潛望鏡就不見了。自由女神像則被移到唱詩班座位底端。發生時間不明。

——米蘭，一九八八年





(ב) והנה כהיה אור האים נמשך,  
 כבחינת (ה) קו ישר חוד החלל  
 הנ"ל, לא נמשך ונתפשט (ו) חינק  
 עד למטה, אמנם היה מתפשט לאט  
 לאט, רצוני לומר, כי בתחילה הת-  
 חיל קו האור להתפשט, ושם חינק  
 (ז) בתחילה התפשטותו נסוד קו,  
 נתפשט ונמשך ונעשה, כעין (ח)  
 גלגל אחד עגול מסבין.<sup>3</sup>

我在那時候看見了傅科擺。

唱詩班上方穹窿垂下一根繩索，底端懸吊的那顆球體以雄偉之姿等時地大幅度擺動。

不只是我，每一個人都能在那吸吐和緩的美妙中意會到，其週期取決於繩長平方根和 $\pi$ 之間的關係。 $\pi$ 這個數字，對塵世子民而言無理性可言，卻循神之理讓所有圓的周長

與直徑不得不連結在一起。所以那球體從一端擺盪到另一端的時間是永恆量度、懸浮點的單一性、抽象向度的雙重性、 $\pi$ 的三元本質、根號的神秘矩陣和圓的完美無缺之間的一種奧秘共謀。

我還知道在那個懸吊點垂直面的底端，有一個磁性裝置，會發出訊號給藏在地心的一個圓柱體，以確保地球恆動，這個裝置可以防止物質產生阻力，但是不但不會破壞鐘擺的定律，反而更彰顯了鐘擺定律，因為任何有重量的物質點，懸空吊在無法延伸、沒有重量的繩索的一端，沒有空氣的阻力，與其支撐點不產生摩擦，都可以恆常規律擺動。

日落前最後的陽光穿過玻璃窗照在那銅球上，鐘擺發出微弱閃爍的反光。如果跟以前一樣，鐘擺末端輕拂過鋪撒在唱詩班地板上的潮濕細沙，那麼每一次擺動都會在地面劃出一道犁痕，而每一個瞬間那犁痕都幾不可查地轉變方向，有如碎浪或防禦土牆一般不斷向外擴張，留下依稀可見的輻射狀對稱線條，像曼荼羅圖案，或五角星形的隱形結構，或一顆星星，或是神秘玫瑰。不對，應該說是一則故事，寫在廣袤荒漠上，是無數車隊行進留下的軌跡。是緩緩而行的千年遷徙故事，或許姆大陸<sup>4</sup>的亞特蘭提斯人就是如此，他們固執、目中無人地四處流浪，從澳洲塔斯馬尼亞島到格陵蘭，從魔羯宮到巨蟹宮，從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到北極斯瓦巴群島。

鐘擺尖端在有限的時間裡，既是重複，也是重新述說亞特蘭提斯人在一個又一個冰川期所做的事，或許身為君王信使的他們持續在做，或遊走在鐘擺輕拂過的薩摩亞<sup>5</sup>、到新地島<sup>6</sup>之間，或停留在兩地的中途，阿格第<sup>7</sup>，那是世界的中心。我直覺有一個平台將圖勒島<sup>8</sup>、許珀耳波瑞亞<sup>9</sup>和艾爾斯巨岩<sup>10</sup>矗立的澳洲沙漠連成一片。

在那一刻，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來到擺盪平面一端的鐘擺放慢了速度，慵懶地返回中心點，於中途開始加速，自信滿滿地在各種力形成的命定的隱形四邊形中劈砍。

我若久留，待上數個鐘頭，盯著那個鳥頭、那個矛尖、那個上下顛倒的族徽看，看著它在虛空中畫出自己的對角線，滑過散亂圓周線對向的點，我或許會掉入無中生有的妄想陷阱中，因為傅科擺可能會讓我以為那個擺盪平面在三十二小時後會完成完整的轉動，回到起點，畫出一個扁平的橢圓，以與緯度成正弦比例的等值角速度<sup>11</sup>繞著自身中心轉動的一個橢圓。如果那擺固定在所羅門聖殿穹頂的一點，會如何轉動呢？或許聖殿騎士團已經試過了。或許其數值、其最終意義並無不同。說不定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sup>12</sup>才是真正的神殿所在。總之，唯有在極地才有可能得到完美結果，唯有在那裡，擺的懸吊點才會在地球的轉軸線上，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周轉。

讓這項神蹟黯淡無光的不是因為這個律法被打破，其實律法早已預見一切，也沒有任何彌足珍貴的分際被踰越。我知道地球在自轉，我跟著它一起轉動，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和全巴黎都跟著我一起轉動，我們都在傅科擺下面，擺的平面方向從未改變，因為懸吊著擺的那上方，沿著那繩索無止盡向上延伸，往最遙遠的銀河系延伸而去，在那裡，亙古靜止不動的，是句點。

地球在轉動，而繫綁繩索的地方是宇宙中唯一的靜止點。

所以我注視的不光是地球，還有那歌頌著絕對靜止之謎的上方。那擺盪中的擺告訴我，地球、太陽系、星雲、黑洞和子女全都是偉大的宇宙靈體<sup>13</sup>所造，從最初的萬古到黏滯物質，只有一個點始終不變，是支點，是螺栓，是完美鉤環，讓宇宙繞著它而轉。我在那一刻，參與了那至高無上的美妙經驗，即便我跟一切、跟萬物一起轉動，但我依然能看到它，

它不動，是磐石，是保障，是光亮奪目、無形體的霧，沒有量或質的形體，看不見，聽不到，無法感覺，不在某地某時或某個空間，不是靈，不是智，不是想像、主張、數字、秩序、維度、本質或永恆，不暗亦不明，無錯亦非真。

我被一段對話打斷了思緒。對話乾淨俐落，但內容貧乏。說話的是一個戴眼鏡的男孩和一個很可惜沒戴眼鏡的女孩。

「這是傅科擺。」男孩說。「一八五一年在地窖完成第一次實驗，之後分別在巴黎天文台和先賢祠進行實驗，繩長六十七公尺，擺錘重二十八公斤。從一八五五年開始設置在這裡，規格較小，從十字架上方那個洞口懸吊下來。」

「就吊在那裡擺來擺去喔？」

「傅科擺證實了地球自轉。因為懸吊點不動……」

「為什麼懸吊點不動呢？」

「因為一個點……怎麼說呢……位在它的中心點上，你聽好了，每一個位在你眼睛所能見的所有點正中央的點，是幾何點，你看不見，它沒有維度，沒有維度的東西不能向左移動也不能向右移動，不能往下或往上移動。所以它不會轉。這樣你懂嗎？如果那個點沒有維度，就連自轉都辦不到。它根本沒有自己……」

「即便地球在轉，它也不動？」

「地球會轉，但那個點不轉。你聽得懂最好，聽不懂就拉倒。」

「反正不關我的事，隨便。」

可悲。她頭上是全宇宙唯一的定點，是那該死的萬物皆流變<sup>14</sup>的唯一救贖，她卻覺得是別人的事，與她無關。那對小情侶隨即離開，他受教科書蒙蔽少了驚喜之情，她則對無限遲

鈍無感，兩個人都沒在記憶中把自己與太一、無限、無以名之最初和最後的駭人相遇經驗記錄下來。在必然無疑的聖壇前，怎能不跪倒伏拜？

我看著傅科擺，心中充滿崇敬與畏懼。在那瞬間我確信雅克伯·貝爾博是對的。當他跟我說起傅科擺，我把他的激動當作一種美學譫語，那是在他心中漸漸成型的畸形癌細胞，在他毫無所悉的情況下，一步步將嬉戲轉為事實。如果他對傅科擺的事說對了，或許他說的其他那些事，包括計畫或大陰謀皆非虛妄，而我在夏至前夕到那裡去也是對的。雅克伯·貝爾博沒瘋，他只是因嬉戲而在不經意間發現了真相。

那難以言喻的神妙經驗若持續太久肯定會擾亂心智，我試著移開目光，沿著圍成半圓形的列柱柱頭看向往拱頂石匯集的肋筋弧線，重看一次那奧秘的尖拱頂，挺立在超然、空洞、虛偽的靜力學之上，讓列柱以為自己往上撐起了拱頂的弧稜，拱頂弧稜因拱頂石反作用力將列柱釘於地上，而穹窿同時是全有也是全無，是因也是果。但我意識到若對傅科擺視而不見，不看從穹窿垂下的擺錘，只讚賞穹窿，有如捨棄在水源處飲水，卻在噴泉開懷暢飲一樣，乃捨本逐末之舉。

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唱詩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如此那鐘擺才能存在，定律使然，有才有彼。我告訴自己，逃向另一個無限並不能避開無限，以為可以有所改變，其實躲不掉恆等的揭示。

我邊盯著穹窿的拱頂石看，邊一步步後退。我踏入室內短短幾分鐘，就記住了路線，在我身旁排成兩列的金屬烏龜十分巨大，用眼尾餘光便能看見。我退回中殿，往大門走去，再度經過用陳舊帆布和金屬線做成的那群惡狠狠的史前鳥禽，經過那些原因不明從中殿天花

板懸吊而下的詭異蜻蜓。我認為這些蜻蜓隱喻的是博學，比原先刻意設定的勸世教誨更有意義。空中的侏儸紀昆蟲和爬蟲，呼應的是下方傅科擺正在反覆勾勒的迢迢遷徙路徑，宛如有著始祖鳥尖喙的邪惡靈體阿爾康<sup>15</sup>，或布雷蓋<sup>16</sup>、布萊里奧<sup>17</sup>、埃斯諾-貝爾特里<sup>18</sup>的飛機和杜弗<sup>19</sup>的直升機朝我俯衝而來。

要進入巴黎的國立工藝博物館<sup>20</sup>必須這麼走。先經過一個十八世紀中庭，進到一間老舊的教堂修道院，中庭是後來增建的，教堂也是原始建物的擴建空間。走入室內，就會看到跟地下輸油管世界同樣教人眼花撩亂的那個橢圓形空中世界。

地上有成排的汽車、腳踏車和蒸汽汽車，高處有密密麻麻的各式老飛機，有的很完整，只是年代久遠已然斑駁腐蝕。但這些物品在半自然、半人工光線下看起來很像覆蓋了一層銅綠，或是塗了一層古琴琴漆。有的只剩下骨架、底盤、活塞桿和曲軸零件，像是叫不出名字的恐怖刑具，讓你聯想到自己已被網綁在刑台上，而其中一樣東西逼近你，戳進你肉裡，直到你招供為止。

這些古老的交通工具如今靜止不動，靈魂生鏽，是為了讓參訪者崇拜而刻意展示的科技榮光遺址。左側有自由女神像，是雕刻家巴特勒迪為另一處設計的那尊自由女神像縮小版，右側則有布萊茲·帕斯卡<sup>21</sup>像，後方是唱詩班，環繞傅科擺陳列的是會出現在病榻上昆蟲學家惡夢中的螫、下顎骨、觸角、帶狀結構、翅膀和肢足，那是一片機械墳場，有磁電機、單相變壓器、渦輪、整流器、蒸汽機和發電機，很有可能同時全體重重新啟動。走過傅科擺，底端廊道上有亞述帝國、古巴比倫帝國和迦太基的神像，腹部會發出熾熱光芒的高大巴耳<sup>22</sup>神像，直接在心臟位置裝了釘子的紐倫堡鐵處女刑具，古老的飛機引擎，儼然是各式神像圍成一環，俯身向傅科擺朝拜，猶如理性和光明之子被施以懲罰，必須永遠看護那代表

傳統與知識的象徵。

在門口付了九塊法郎或週日免費入場的意興闌珊的觀光客，該不會以為那些東西被尼古丁薰黃了鬍子、又纏又髒的領子上打著黑色領結、鼻菸把外套弄得臭烘烘、手指因為鼻菸酸而染黑、心靈因為文人相輕而酸腐、自以為在演喜劇所以互稱親愛的主人的十九世紀老紳放在那幾處穹窿之下，純粹是為了展示，是為了滿足資產階級和激進派想要有所貢獻的自許，是為了美好且不斷進步的人生歡呼吧？不，當然不，聖馬丁德夏普教堂原先是預設做為修道院之用，之後才變成氣象一新的博物館，集神秘知識之大成，讓飛機、內燃機、電磁機械骨架在那裡彼此對話，而我未解其義。

展場目錄上假惺惺地說那個美好結果是法國國民公會衰衰諸公提出的構想，希望大眾得以進入展示所有技能和手藝的聖殿，然而這個計畫跟弗蘭西斯·培根在《新亞特蘭提斯》<sup>23</sup>書中描述「所羅門之家」的文字明明完全一樣，我該相信目錄嗎？

難道只有我，只有我、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發現了真相？或許入夜後我就會知道答案。但我得待在博物館裡面，等到關門後，等到半夜十二點。

我不知道他們會從哪裡進來，我猜沿著巴黎地下水道走，一定有通道連接博物館某處和巴黎另一處，很可能靠近聖丹尼斯門一帶。但我清楚知道，我若離開這裡，是找不到通道進來的。所以我得躲起來，躲在博物館裡面。

我試著擺脫這個地方的魅惑糾纏，冷眼查看中殿。現在我要找的不是啟示，而是資訊。我想其他展示廳恐怕不易找到能避開警衛的地方（警衛職責所在，在博物館關門時必須

巡視各展示廳，以免竊賊躲在某處），中殿這裡塞滿了各種交通工具，還有比這裡更適合躲起來過夜的地方嗎？活生生的人躲在死翹翹的交通工具裡。我們玩過不少遊戲，自然不差這一個。

加油吧，我告訴我自己，別再對知識念念不忘，該尋求科學的幫助了。



我們有各式各樣奇特的鐘錶，還有其他人研發往復運動……

我們甚至有錯覺之家，在那裡我們成功地使了各種花招、假顯靈、陰謀詭計和幻術……  
孩子啊，這就是所羅門之家的寶藏。

——弗蘭西斯·培根，《新亞特蘭提斯》，威廉·羅利<sup>24</sup>編纂，  
倫敦，一六二七年，第四一—四二頁

我終於冷靜下來，重新發揮想像力。我不能太當真，要像幾天之前那樣，不能太過投入。我在博物館裡，必須保持清明清醒。

我充滿信心看向懸吊在頭頂的那些飛機。我應該可以攀爬上去，躲在其中一架雙翼機的座艙裡，等待夜晚來臨，假裝我正飛過莫三比克的馬尼卡省上空，準備接受法國榮譽軍團勳章。

地面上展示的那些汽車名稱倒讓我頗覺得親切……西班牙——瑞士<sup>25</sup>一九三二，造型美又舒適。但是我必須淘汰這個選項，因為這裡售票處太近，但我如果以寬版馬褲打扮出現，藉著讓路給身穿米色套裝、纖細的脖子上圍著長圍巾、頭上戴的鐘形帽剪裁接近男帽的那位女士，說不定可以閃過工作人員的監控。

三十年的雪鐵龍C64，只展示剖面，是絕佳教材，卻是糟糕的藏身處。更不用說那輛庫紐蒸汽車，碩大無比，整輛車就是一個大鍋爐，或大型排氣管。往右看，沿牆擺放了一排有特大號車輪的老式自行車，以及橫梁扁平、類似滑板車的德萊斯腳踏車，遙想當年戴著大禮帽的仕紳在巴黎城西布洛涅森林裡岔開雙腿滑行前進，渾然是進化版的騎士。

在老式自行車對面的各種車款，是十分誘人的藏身所。一九四五年潘哈德第納微車款<sup>26</sup>除外，其流線車身太過透明和狹窄；標緻一九〇九年車款很值得考慮，像個小閣樓或壁龕，一旦進入車內整個人就陷進皮革座椅中，絕對不會被發現。可是要上車不容易，因為有一個警衛背對著那排自行車，坐在標緻正前方的長板凳上。臆想我踩上腳踏板，皮草領長大衣有點礙事，而他小腿併攏立正站好，鴨舌帽拿在手上，恭敬地幫我打開車門……

我專心地打量了一下二一八七三年的服從號<sup>27</sup>，那是法國第一輛機械傳動車，可乘坐十二人。如果說那輛標緻是一間公寓，那麼服從號就是一棟華廈，只是想不出要如何潛入而不被人發現。當藏身處是畫展會場中的名畫時，躲藏簡直難上加難。

我又走了一遍展示廳，「照亮全世界」的自由女神像立在高約兩公尺、貌似尖吻突的船頭基座上，內部有一暗室，可以從船頭的一扇舷窗看向前方，俯瞰紐約灣全景。等到午夜時分，這裡會是很好的監看據點，因為可以在暗處主控全局，左有唱詩班，右有中殿，背後則有立在十字形耳堂、望著其他廊道的葛拉姆<sup>28</sup>石雕像。如果是光線通透的時候，暗室裡有沒有人一覽無遺，等到參觀訪客全數離開後，任何一個警衛出於本能都會立刻瞄上一眼。

我沒有太多時間，五點半博物館就要關門了。我加快速度再檢查一遍剛才那個廊道。

所有這些動力設備都不適合當作藏身所。不管是右手邊那些曾經沉沒海底的英國皇家郵輪盧西塔尼亞號巨大殘骸，或是法國工程師萊諾發明的配備各種齒輪的天然氣內燃機都一樣。更何況此刻天色漸暗，光線從灰色的玻璃窗照進來朦朦朧朧，我也害怕躲在那些野獸之

中，看著它們在黑暗中，在我的手電筒微光中，在幽冥中重生，吸吐著低沉的大地氣息，有骨骸和內臟但沒有皮膚，嘎吱作響，流出臭烘烘的油膩唾沫。我開始覺得那個展覽很猥褻，柴油陰莖，渦輪陰道，從無機咽喉中噴出火光、蒸氣和嘶鳴，或是像風箏一樣懶洋洋的繞來繞去，跟蟬鳴一樣聒噪喧騰。在那些只會輾磨、鋸斷、移動、破壞、切片、加速、碰撞、吞嚥汽油、汽缸嗚咽啜泣，跟邪惡人偶一樣動作僵硬、轉動滾筒、變換頻率、轉換能量、旋轉飛輪這些抽象功能的瘦骨嶙峋展示品之間，我能存活下來嗎？

它們會在世界之主<sup>29</sup>教唆下跟我一較高下，它們是為了展現創造之誤的產物，是無用的裝置，是低能宇宙主宰膜拜的偶像，我如何能堅持下去而不退卻？

我應該離開的，我應該離開，這件事太瘋狂了，我正一步步走向那個讓貝爾博失去理智的遊戲陷阱中，而我，是沒有信仰的人……

我不知道前天晚上留下來是對是錯。不然今天我知道的說不定是故事的開始而非結局。也或許我現在不會在這裡，一個人坐在這個山丘上，狗在山下遠方的山谷中汪汪大叫，問我那是否真的是結局，或是結局尚未出現。

我決定繼續尋找。離開教堂區後，我從葛拉姆雕像向左轉進一條廊道。那是鐵路區，各種顏色的火車頭和車廂模型看起來就像令人安心的玩具，像是安樂鄉本果地<sup>30</sup>、荷蘭馬德羅丹小人國或義大利小人國裡頭的那些小玩意……我漸漸適應了焦慮和篤定、驚慌和醒悟的心情輪流交替（這不正是疾病的起因嗎？），我告訴自己在教堂區所見之所以讓我心神不寧是因為我先前受到貝爾博文字的影響，儘管我已知必有偽裝，還是在解讀諸多語焉不詳的巧詐中絞盡了腦汁。我身在科技博物館中，我告訴我自己，你現在在一個科技博物館中，科

技很樸實，或許有點愚鈍，但是只有無害的亡魂，你也知道美術館、博物館是怎麼回事，沒聽過有人被蒙娜麗莎（陰陽同體的怪物，美學家眼中的梅杜莎）生吞活剝的，我自然也不會被瓦特發明的機器生吞活剝，它最多能嚇唬嚇唬十八世紀的貴族仕紳，難怪那機器看起來可憐兮兮的四不像，要顧及功能，又要有柯林斯柱式的優雅，曲柄像柱頭，鍋爐像柱身，輪子像拱門楣飾。貝爾博雖然距離遙遠，還是努力想把我跌入那個讓他迷失的幻影陷阱中。我告訴我自己，得把自己當成科學家。難道火山學家會跟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sup>31</sup>一樣被火焚身？難道弗雷澤會被人追捕逃進內米森林<sup>32</sup>裡？拜託，你可是大偵探山姆·史培德<sup>33</sup>，好不好？你只需要向下挖掘，那是你的專業。那個抓住你的女子，在故事結束之前必須死，而且很有可能是死在你手上。掰了，艾蜜莉，這一切的確很美，然而你是一個沒有心的機器人。

不過緊接在這些運輸工具之後的是拉瓦節<sup>34</sup>室，對面是通往樓上的大樓梯。

將技術成品擺放在兩側，把十八世紀馬庫姆巴巫術<sup>35</sup>進化後的儀式當成某種鍊金聖壇放在中間，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具象徵意味的巧思安排。

廳室中央有多面鏡子。如果有一面鏡子，是正常狀態，你可以看見自己。可是在大量鏡子面前你看不到自己，而是尋找自己，尋找自己在那個空間中的位置，空間中的鏡子告訴你「你在那裡，這是你」，你萬般壓抑，你喘不過氣，因為拉瓦節的那些鏡子，不管是凹透鏡或凸透鏡，都叫你希望落空，都在嘲笑你。你往後退找到自己，你一移動便消失。那個反射鏡劇場的設計是為了剝奪你所有的認同感，讓你覺得在自己的場域亦無所依。彷彿是在告訴你：你不是那擺，也不在那擺之所在。你不僅覺得對自己毫無把握，也對那些在你和另一面鏡子之間的物毫無把握。當然，物理學會讓你知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發生：你拿出一面凹透鏡，將架在銅鍋上那個蒸餾器發出的光收進來，那面鏡子會將射入的光反送出去讓你看

不見那輪廓分明之物在鏡中的樣貌，但是你隱隱約約意識到那物，轉瞬即逝，懸在半空中，上下顛倒，在鏡子之外。可想而知，只要你稍稍移動，那效果就不見了。

然後我無預警地看見了我自己，上下顛倒，在另一面鏡子裡。

不成立。

拉瓦節想表達什麼，工藝博物館的主事者想暗示什麼？從那位中世紀阿拉伯學者海什木<sup>36</sup>身上，我們學會了各種鏡子魔法。所以為了確認只要讓鏡子表面曲折就能墜入想像世界這個可能性，辛苦編纂百科全書、撰寫《光明時代》<sup>37</sup>、引發法國大革命都值得？你每天早晨刮鬍子，那個在普通鏡子裡被迫當一輩子左撇子、盯著你看的人難道不是幻影？在這個展示廳裡，只告訴你這個，或暗示你要用不同角度看這一切，看著為啟蒙的物理學和化學崛起而虛情假意歡呼的那些玻璃陳列櫃和工具，其他的什麼都不告訴你，值得嗎？

鍛燒實驗進行中保護用皮革面具。真的嗎？那位將蠟燭置於鐘罩下<sup>38</sup>的拉瓦節先生戴著宛如橫行於下水道老鼠的半截面具，把自己打扮成外星入侵者，真是為了避免刺激眼睛嗎？哦，事關敏感，拉瓦節先生。你研究分子運動論，是不是一心打算重建那個小小汽轉球<sup>39</sup>？那是諾斯底主義<sup>40</sup>盛行時，古希臘數學家希羅所發明，為會說話的雕像和其他埃及祭司顯現奇蹟時助陣用的道具。

那麼，一七八九年那個擺明影射造物神<sup>41</sup>創造的臭氣熏天之惡，專門研究腐爛發酵的設備，是長什麼樣子？一條條玻璃管從一個有孔的容器中伸出，經過架在兩個細頸瓶之間又形器上的幾個球體和導管，有一些物質從其中一個細頸瓶流出注入另一個細頸瓶中，一路蜿蜒，流入空無……腐爛發酵？其實是鍊金鼎爐，水銀昇華，神秘合體<sup>42</sup>，製造萬靈藥<sup>43</sup>吧！

而研究酒發酵（還沒完）的那個機器又長什麼樣子呢？一圈圈玻璃管從一個坩鍋連到

另一個坩鍋，從一個蒸餾器出來再接到另一個蒸餾器？還有那些防護眼鏡、迷你沙漏、小型驗電器、鏡片、很像楔形文字的實驗室專用小刀、附彈出控制桿的抹刀、玻璃刀片、用來製造侏儒大小人工生命何蒙庫魯茲<sup>44</sup>的三公分厚耐高溫小陶鍋、可培育微型複製生物的極小型器皿，還有幾個桃花心木盒裡，像小鎮藥劑師處方籤那樣用條紋羊皮紙包裹、上頭寫著不知什麼文字的一個個白色小盒子裝著（號稱是）礦物標本，事實上是巴西里德斯<sup>45</sup>的殮屍布碎片、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sup>46</sup>的包皮。還有宣告短暫審判日開始的裱畫用細長小錘，可以展示給亞法隆島<sup>47</sup>上小精靈島民看的奇珍異寶，那些難以形容的研究油燃燒的小型儀器，排列成幸運草葉瓣狀的玻璃球。這一叢幸運草之間以黃金管道相接，那一叢則以玻璃管道相連，這一叢接到一個銅製圓柱體，再接到一個尖頭朝下的黃金圓柱體和玻璃圓柱體，還有其他導管，再往下走，則有衍生垂墜物、球狀體、線狀物、突出物、毛狀物……這就是現代化學？需要為了這個砍作者的腦袋，反正無所創造亦無所毀滅？難道是為了殺人滅口以免他裝模作樣卻露出端倪，就像牛頓虛張聲勢了半天，還不是繼續研究卡巴拉<sup>48</sup>跟定性本質？

巴黎工藝博物館的拉瓦節室宛如一間告解室，是一則加密過的訊息，集全工藝博物館之大成，嘲弄現代理性主流思維的驕傲，低語著其他秘密。貝爾博說得對，理性是錯的。我加快腳步，時間快到了。計長，計重，計量，是虛有其表的擔保。

我聽鄂葉說過，若以公尺計算，就無法得知金字塔的秘密，除非用古代的腕尺為單位。那些算數機器看似將「量」推上顛峰，實則承諾的是隱匿在數字背後的質，回歸逃往歐洲大陸的猶太拉比們所創的新拼法<sup>49</sup>之源。天文學、鐘錶、自動化，我若在那些新發現之間流連不去就麻煩了。

我正潛入包裝成理性殿堂的秘密訊息核心，趁著關門後到午夜之間，好好細看那些陳

列物，在日落昏黃光線中如何呈現出它們的真實面貌和輪廓，不再只是工具。

走吧。我穿過職業廳、能源廳、電力廳，反正都是玻璃展示櫃我也無處躲藏。我才開始意識或察覺到這些展示廳排列順序的意義，就被我可能來不及找到藏身處無法見證那些人的神秘論述在這個晚上揭曉的焦慮所籠罩。我的一舉一動都像是一個被獵捕之人，被時間、被令人心驚不斷前進的數字獵捕。地球無情地持續轉動，時間快到了，不用多久他們就會抓到我了。

穿過一條陳列電子裝置的廊道，我來到一間玻璃作品展示室。不合邏輯的是，用最先進、昂貴的設備以展現現代巧思之餘，為什麼會保留一區給數千年前腓尼基人擅長的玻璃工藝？這個展示廳是綜合性質的，輪著展出中國瓷器，以及萊儷、馬約利卡、法恩札、慕拉諾等原住民風格的陶瓷器。大廳底端有一個大型玻璃櫃，裡面是一頭獅子與巨蟒搏鬥的一比一比例立體雕像。表面理由是這尊雕像是用樹脂玻璃做的，但是背後應該另有深意……

我試著回想之前在哪裡見過這個畫面。然後我想起來了。造物神，是出自蘇菲亞<sup>50</sup>的令人髮指的產物，是第一個阿爾康，是尤達巴斯<sup>51</sup>，要為世界和世界根深柢固的缺憾負責，祂的樣貌就是一條蛇和一頭獅子，祂的眼睛會放出一般的光芒。或許整個工藝博物館，從鐘擺這個第一原則的圓滿，到充滿移涌<sup>52</sup>的靈性世界之光，呈現出來的意象就是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審判，所以八元神<sup>53</sup>逐一崩解，達到以惡為尊的宇宙之境。而那條蛇，那頭獅子卻告訴我，我的天啟之旅（唉，逆流之旅）已經結束了，再過一會兒我就會重見世界，不是世界應該有的樣子，而是世界原本的樣子。

果然我發現在右手邊轉角處，在一扇窗戶對面，有一個潛望鏡暗室，我連忙爬進去。

我正前方有一片玻璃，跟船艙駕駛室一樣，透過那道玻璃我看見播放中的一段影片，

焦距模糊不清，是一張張城市圖像，隨後我發現影片是投影在另外一個螢幕上，就在我頭頂上方，看起來上下顛倒，而我眼前有第二個螢幕，是簡陋潛望鏡暗室的目鏡，由兩個鈍角相接的盒子組成，長條形的那個盒子像管子一樣向上延伸至暗室外，通往上頭我肩膀後方的一扇窗戶，盒子內建的鏡片讓人得以用廣角視野看見外面的景象。估算我爬上潛望鏡暗室的距離，就知道從潛望鏡望出去，跟從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高處的玻璃窗望出去一樣，彷彿被吊在鐘擺上的絞死之人望向世界的最後一眼。我的眼睛慢慢適應了那蒼白無趣的畫面，我看到了夫卡頌街，也是唱詩班面向的位置，而康特街則跟中殿平行。康特街左轉是蒙哥費埃街，右轉是圖耳比戈街，兩個轉角處各有一間咖啡館，分別是週末咖啡館和圓亭咖啡館，對面建築立面上掛著一塊招牌，我勉強辨識出上頭寫著「賈克占創作」。

潛望鏡。如果不是放置在這個玻璃作品展示室，而是在那個光學儀器廳的話就不會那麼顯眼。意味著在這個地方、這個方位觀察外界是很重要的，但我不明白這個選擇的邏輯何在。為什麼是這樣一個符合實證主義精神、彷彿凡爾納<sup>54</sup>小說中奇特發明的狹小空間會放在具有象徵意涵的獅子與蛇雕像旁邊呢？

總而言之，我如果有力氣和勇氣在那裡多待十分鐘，博物館警衛或許就不會看到我。感覺上我低著身子在那裡等了很久，聽著最後幾名參觀者和警衛的腳步聲，本想要整個人縮到儀表板底下，以免被漫不經心掃過的目光瞄到，但是我忍住了，因為萬一被人發現，我維持站姿至少還可以假裝成沉迷於眼前巧思、太過投入的參觀者。

過了一會兒，燈熄了，展示廳陷入昏暗，潛望鏡暗室在播放影片的微弱光線下反而沒有原先那麼黑，我盯著螢幕看，那是我跟世界最後的聯繫。

出於謹慎我維持站姿，覺得腳痠就蹲下，就這樣耗了至少兩個小時。參觀時間結束跟員工下班時間並不相同，我駭然想到清潔人員，如果他們現在要對全館進行清潔，從天花板



到地板那種，該怎麼辦？後來我又想，工藝博物館開門時間很晚，如果要打掃應該會利用白天而非晚上。應該是這樣，至少樓上的展示廳是如此，因為我再也沒聽見任何腳步聲。只有遠方傳來些許窸窣聲，幾道沉重的聲響，或許是關門的聲音。我不能亂動，我應該來得及在十點到十一點間趕到教堂的位置，再晚一點也無妨，因為那些人要到午夜時分才會出現。

就在那個時候，一群年輕人從圓亭咖啡館走出來，一個走在康特街上的女孩轉進了蒙哥費埃街。這一區來往行人並不多，我可以看著我身後那個平淡無味的世界撐過數小時嗎？可是潛望鏡之所以在那裡，難道不是為了傳遞某則重要訊息給我嗎？我有內急的感覺，不要多想，那是太緊張的緣故。

獨自一人，偷偷摸摸躲在潛望鏡裡的時候，腦海裡會想起好多事情。躲在貨輪貨物艙裡準備偷渡到遠方的人心裡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吧。目的地確實是可以俯瞰紐約港全景的自由女神像。偷渡客應該可以抵擋睡意困頓，或許睡一下也沒有關係。但是我不行，我有可能睡過頭……

最令人擔心的是焦慮，尤其是你知道再過一秒鐘你就會尖叫的時候。可以潛水的潛望鏡卡在海底，說不定已經有好幾條深海黑色大魚在旁邊虎視眈眈，你沒看見牠們，你只知道空氣越來越稀薄……

你做了幾個深呼吸。集中精神。在這個時刻唯一不會欺騙你的是洗衣房清單。重新把事情爬梳一遍，一一表列，把因果關係找出來。

種種回憶突然湧上心頭，清晰、精確、井然有序。最後這瘋狂的三天，還有最近這兩年的記憶，跟我侵入貝爾博電腦裡找到的四十年前的記憶混雜不清。

我之所以想起來（我那時候想起來），是為了讓我們那個錯誤的、失序的創作有所意義。但是此時此刻，和躲在潛望鏡的那天晚上不一樣，為了讓故事上演，我執著於心中遙遠的

一點。一如那個鐘擺。狄歐塔列維跟我說過，第一個質點<sup>55</sup>是 $\alpha$ ，是王冠，是起源，是原真之無。由此先生出一點，再由點變成思維，由思維勾勒出所有形象……是亦不是，禁錮在名中卻又避開了名，然而除了「誰？」之外尚未有另一個名，極度渴望被喚之以名……最初是用光繪形，一團暗火從最隱密的底端湧現，彷彿無色之霧賦予無形以形，此形一旦延展開來，其中心便形成火焰之源流溢而出照亮下方的質點，直至王國。

狄歐塔列維說，或許在此一收束<sup>56</sup>、此一退隱、此一孤獨中，已經承諾了宇宙重建<sup>57</sup>，承諾了回歸。



就此而言，那些仁慈的天使往往以不同形象、個性、形體和聲音出現，在我們眼中和認知中是具人性的，是未知的，是美好的。以一般日常語言無法賦予其意義，但我們自有定論，不但心懷仰慕，並將仰慕轉化為持續不懈的智性研究，以及對他們的崇敬與感念之情。

——約翰內斯·羅伊希林，《論卡巴拉的藝術》<sup>58</sup>，Hagenhau出版社，一五一七年，III

事情發生在兩天前。那個星期四下午我懶懶地躺在床上，不想起來。我是前一天下午到的，打了一通電話給出版社。狄歐塔列維還在醫院，古德仁很悲觀，說他老樣子，也就是越來越糟的意思。我沒勇氣去看他。

貝爾博不在辦公室。古德仁告訴我他說他打過電話進來，說他家裡有事得出門一趟。哪個家？奇怪的是，貝爾博把他取名為阿布拉菲亞的電腦跟印表機都帶走了。古德仁說貝爾博要在家裡完成一項工作。幹嘛這麼費事？他難道不能在辦公室做嗎？

我覺得頓失依歸。莉亞跟小孩下個星期才回來，前一天晚上我到皮拉德小酒館轉了一下，誰都沒找到。

我是被電話吵醒的。貝爾博的聲音有些反常，聽起來很遙遠。「怎麼回事？你在哪裡

打電話？我還以為你在利比亞失蹤了，十一點的時候……」

「別鬧了，卡索朋，事情很嚴重。我在巴黎。」

「巴黎？該去巴黎的人是我吧！我才應該去國立工藝博物館走走呢！」

「我跟你說過了，別鬧。我是用公共電話……我在一間咖啡館裡，總而言之，我不知道能跟你說多久……」

「你如果沒有零錢，就打對方付費吧。我在家等你。」

「不是零錢的問題，我遇到麻煩了。」他越說越快，我根本來不及打斷他。「計畫，那個計畫是真的。拜託別跟我耍嘴皮。他們正在找我。」

「誰？」我還是毫無頭緒。

「聖殿騎士！我的天啊，卡索朋，我知道你不相信，但我說的都是真的。他們以為我手上有地圖，設下了圈套，逼我到巴黎來。他們要我星期六午夜十二點到國立工藝博物館去，星期六，你懂嗎，那是聖若翰洗者之夜……」貝爾博說話斷斷續續，我聽得一頭霧水。「我不想去，我拚命逃，卡索朋，那些人會殺了我。你要通知德·安傑利斯，不對，通知他沒用，千萬別找警察……」

「那到底該怎麼辦？」

「我不知道。去看磁碟，我放在阿布拉菲亞上面，最近這幾天的事我都存在那裡，最後這一個月的事也都在那裡。你之前不在，我不知道可以跟誰說，我足足寫了三天三夜……你聽清楚，你到辦公室去，我的辦公桌抽屜裡有一個信封，裡面有兩把鑰匙。大的那把不重要，是我鄉下房子的鑰匙，小的那把是我米蘭公寓的，你去我家看完之後再決定，不然我們可以再研究，天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我會去看，之後我要怎麼聯絡你？」

「我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換一間旅館。你今天看完之後就留在我家，明天早上，如果我能夠的話，會想辦法打電話給你。差點忘了，密碼……」

我聽到一陣雜音，貝爾博的聲音忽近忽遠，很像是有人要搶走他手上的電話筒。

「貝爾博！怎麼回事？」

「他們找到我了，密碼……」

碰的一聲，像槍響，應該是電話筒掉了撞到牆壁，或是電話下方的隔板。腳步雜沓。之後喀啦一聲，電話筒被掛了回去，那個人自然不是貝爾博。

我立刻起床沖澡。我得保持清醒。我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計畫是真的？荒謬至極，那是我們杜撰出來的。是誰抓了貝爾博？玫瑰十字會<sup>60</sup>？聖日耳曼伯爵<sup>61</sup>、俄羅斯秘密警察組織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聖殿騎士團，還是阿薩辛派組織<sup>62</sup>？既然如此不真實，那麼一切都有可能。說不定是貝爾博腦袋燒壞了，他最近神經兮兮的，不知道是因為羅倫莎·裴蕾葛里尼的關係，還是因為他對他的作品鬼迷了心竅。其實那計畫是大家一起擬的，是我、他跟狄歐塔列維攜手合作的成果，看來他最投入，而且有點玩過火了。多想無益。我到出版社去，古德仁見到我便酸溜溜地說整個公司只剩下她一個人在工作。我衝進辦公室，找到了信封和鑰匙，隨即奔向貝爾博的公寓。

他家有一股不通風的霉味，還有菸屁股的腐臭味。所有菸灰缸都是滿的，廚房水槽裡堆滿了髒盤子，垃圾桶裡全是空罐頭。書房架上有三個喝空了的威士忌酒瓶，另外一瓶只剩下兩指高。看屋內模樣，主人最後那幾天都沒出門，拿現成食物充飢，跟毒癮發作一樣，心裡只有工作。

貝爾博家僅有兩個房間，地上到處堆滿了一落落的書，書架隔板也因為重量而扭曲變

形。我一眼就看到放在書桌上的電腦、印表機和一盒磁碟片。少數沒有書架的牆上掛了寥寥幾幅畫，書桌正對面是一幅十七世紀的版畫印刷品，小心翼翼地裱了框。我上個月出發去度假前，還來這裡喝了杯啤酒，竟然完全沒注意到。

桌上有一張羅倫莎·裴蕾葛里尼的照片，還題了字，字體很小，筆跡有些稚嫩。照片中的她只有臉，但是她的眼神，光是她的眼神，就讓我心神不寧。我出於直覺上的禮貌（或嫉妒），把照片轉了個方向，沒去看她寫了什麼。

桌上還有幾個文件夾。我找了找，只看到出版社的報表跟預算，沒什麼好玩的。不過在文件夾中，我找到一份就日期來看應該是他剛開始使用電腦的實驗之作。因為文件標題是「阿布」。我記得阿布拉菲亞在出版社現身的時候，貝爾博跟小孩子一樣開心，古德仁嘀咕了半天，狄歐塔列維則嗤之以鼻。

「阿布」自然是貝爾博對輕蔑他的那些人的一種回應，是吟唱詩人的一種自娛，像新入教的教徒那種狂熱，但是他的狂熱是五味雜陳的。他總是掛著一抹淺淺的微笑說，自從他發現自己不能當主角之後，就決定要當一個聰明的觀眾，如果沒有嚴肅理由非寫不可，不如重寫別人的著作，這就是優秀的出版編輯該做的事。他在那台電腦中找到了一種迷幻藥，他的手指在鍵盤上翻飛，彷彿在家裡用老鋼琴彈著快樂山民變奏曲，不用擔心被人品頭論足。他心裡想的不是創作，他最怕寫作，他知道那不是創作，只是在測試電子效能，是中學生習作。可是他忘了自己習慣性的天馬行空，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竟在那場遊戲中找到了回歸青少年的方法。無論如何，不管怎樣，他的悲觀天性，對過去的懵懂茫然，就像一種礦物的、客觀的、聽話的、不負責任的、電晶體化的記憶刻在他的話語中，人性但不人道的讓他無法察覺那日復一日的生之惡。

喔，十一月底的美好早晨，在起初已有聖言，為我歌唱吧，佩琉斯之子阿基里斯的女神，仕女，騎士和愛之盾牌。<sup>63</sup>句點換行。測試測試測試拜託拜託拜託，用對軟體你也可以玩字謎遊戲，你若寫了一本小說，主角是一位南方英雄名叫白瑞德，書中還有一位任性少女叫郝思嘉，但你後悔了，只需要下一道指令，阿布就可以把所有白瑞德換成安德烈王子，把郝思嘉換成娜塔莎，把亞特蘭大換成莫斯科，然後你就完成了戰爭與和平。

阿布現在要做一件事：我下指令要阿布把我現在打的這段話中所有的 a 都換成 *akka*，所有 o 都換成 *ultra*，看起來會很像芬蘭文。

Akkabu fakka ullarakka unakka cullasakka: bakkarulla questrakka frakkase, dulia ullardine akkadAkkabu di cakkambiakkare ciakascun "akka" cullan "akkakkakka" e ciakascun "ultra" cullan "ullakka", e ne verrakka fuullari un brakkanuŋa quakkasi fimmiculla.

喔太好玩了，果真截然不同，哦我的理想讀者／作家通常都有完美的失眠問題，啊芬妮根守靈夜，啊可愛的善良小動物。對你思考無益但可助你為他著想。這是一台屬於心靈的機器。你若用鵝毛筆書寫得辛苦把紙磨平還得不斷蘸墨水，靈感大塞車，手腕痠痛，若用打字機字母會交疊，機器的笨拙節奏無法跟上你突觸的速度。但是有了它，有了他（還是她？），手指可以盡情作夢，心靈掠過鍵盤，乘著金色的翅膀飛翔，你終於可以認真思索剎那心花怒放的關鍵是什麼。



我先前在要做的的是，點選這短拼字很幾形的文字，命令電腦腐製後斬存然後再把它焦到影幕上，貼在自自己的屁股後面。

我剛才閉著眼睛亂打，現在我點選了拼字很畸形的那段文字，下指令讓電腦複製一次剛才的錯誤，然後把第二段訂正完畢，總算看起來是通順的了，很好，我寫了一段廢話。空洞無物。

我也可以反悔，把錯字連篇的第一段文字刪除。我把它留下來只是為了證明在這個螢幕上可以同時存在而且必須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但我也可以從看得見的文本上刪去那一段，僅留存在記憶體裡，用這種方式保存更動紀錄，以免捕風捉影的佛洛伊德信徒和各式衛道分子胡亂猜測、夸夸而談，擺學術架子。

記憶體比真正的記憶好，因為後者很可能經過反覆練習後學會了記得，卻學不會忘記。狄歐塔列維對某些事物有一種狂熱，例如宮殿建築的大階梯，宮殿裡對無力抵抗女子施暴的戰士雕像，有數百個房間的長廊，每個房間都有一幅描述奇人奇事、顯靈、動亂的繪畫，或動物標本，每一個圖像都讓人永生難忘，讓你連結到某個想法、某個範疇、某個宇宙間的微小元素，甚至會連結到三段論推理，一種龐大的連鎖推理，生生不息的格言，一連串的換置，處處可見軌式修飾法、先後倒置法、命題邏輯、原子序、歲差、視差、植物標本、苦行主義者系譜學如雷孟度或卡米羅等等無止盡的以此類推，只需要以心靈追憶眼睛所見，立刻就能重建存在的巨大枷鎖，沉浸在愛與喜悅之中，因為顯現在我們腦中的宇宙萬物都早已寫成了書，普魯斯特就能讓你們哂然一笑。但是那一次我們跟狄歐塔列維想要做的是創造一個遺忘的藝術，但我們沒能找出遺忘的規則。白費工夫。你可以跟小拇指一樣跟著轉眼即逝的記號尋找逝去的時光，卻無法刻意迷失在尋回的時間裡。小拇指永遠能找到回家的路，

千古不變。這個世界上沒有遺忘的技巧，除了偶發的自發反應，例如腦部病變、失憶症或人工意外造成，例如旅行、酗酒、失眠，還有自殺。

但是阿布可以選擇做小規模局部自殺、暫時失憶或無痛性失語。

### 你昨天晚上在哪裡，L

像這樣。粗心大意的讀者，你永遠不會知道上面戛然而止的那一行，沒了下文的那一行，正是我寫了之後巴不得沒寫（或根本連想都沒想過）的一個長句的開頭，因為我希望我所寫的從來沒有被寫過。只需要下一個指令，讓一片口涎漫過那該死的不應該存在的段落，我按下「刪除」鍵，咻，就全都不見了。

這還不夠。自殺的悲哀之處在於一旦從七樓和六樓間的窗戶縱身躍下後即便反悔：「哦，要是能回到剛才就好了！」也沒辦法。後悔沒用。碰。可是阿布很寬容，它讓你有機會改過自新，只要你及時作出決定，按下復原鍵，就可以重新取得消失的文本。多輕鬆。既然知道只要我想要就能記得，便能立刻遺忘。

我再也不會去夜店用曳光彈打爛外星人太空船，除非那怪物將你毀滅。這裡比較美，你可以把想法撕碎。一個銀河系有成千上萬顆小行星，全部排成一排，有白色、綠色，都是你所創造。要有光，大爆炸，七天，七分鍾，七秒鐘，一個永恆的、液化的宇宙在你眼前生成，連精準的宇宙線和時間束縛都還未出現，談什麼物權法定原則，這裡就連時間都能倒轉，那些文字浮現再現都無所謂，它們從無而有再慢慢消失，當你呼喚、連結、刪除，它們便會在自然位置分解後重新生出外皮層，那是綑綁和崩裂都濕漉漉的一首海底交響曲，自行覓食的彗星彈跳扭動的一場舞蹈，跟黃色潛水艇的那條狗魚一樣，按壓一下小肚子就會拉也

拉不住地往後退，並消失在那貪吃的口中，那口吸吮後打一個嗝，黑暗，你若不打斷它會將自己吞噬然後平空變胖，那是柴郡貓黑洞<sup>64</sup>。

你若寫了有失體統的東西，可以存入磁碟片裡，然後給磁碟片加上密碼，就沒有人能閱讀，對情治人員而言簡直完美至極，寫好訊息後存入磁碟加密，放進口袋裡就可以出門了，就連宗教裁判長托爾克馬達<sup>65</sup>也無法得知你究竟寫了什麼，只有你和它（或祂）知道。就算有人嚴刑逼供，你假裝願意據實以告，輸入密碼之後按下一個神秘鍵，那訊息便不復存在。

喔，我寫了一些東西，但我大拇指放錯了位置，一切都不見了。我寫了什麼？我不記得了。我知道我沒有透露任何訊息，但是之後的事誰知道。

若無鑰匙而欲進入賢者的玫瑰花園，猶如無足之人意欲行走。

——米歇爾·馬雅<sup>66</sup>，《奔逃的阿塔蘭塔》<sup>67</sup>，

德國奧彭海姆·De Bry出版社，一六一八年，紋飾第二十七卷

桌面上什麼都沒有，我只能檢查磁碟片內容。磁碟片按數字排列，我想就從第一片開始好了。可是貝爾博提到了密碼。他對阿布拉菲亞的秘密向來小心守護。

果然，我一插入磁碟，就出現一個指令問我：「你有密碼嗎？」是問句而非命令句，貝爾博很有教養。

電腦不肯合作，它知道它應該要接收密碼，既然沒有密碼，就噤聲不語。彷彿在對我說：「事情是這樣的，你知道的一切都在我的肚子裡，但是老鼯鼠啊，不管你怎麼挖，都挖不出來的。」我告訴我自己，你不是很喜歡跟狄歐塔列維玩置換遊戲嘛，你不是出版社的山姆·史培德嘛，貝爾博會怎麼跟你說呢？把老鷹找出來。

阿布拉菲亞的密碼很可能是七個字母。用字母表的二十五個字母置換那七個字母，會有多少種組合可能呢？還得把重複出現的字母算進去，因為密碼也有可能包含cadabra。好像有

一個方程式，結果應該是六十億之類的。就算有巨型計算機，能夠一秒鐘跑出一百萬種置換組合，我還得一個一個輸入阿布拉菲亞以確認正確與否，我知道阿布拉菲亞需要花十秒鐘發問並檢驗密碼。也就是共需要六百億秒的時間。一年差不多有三千一百多萬秒，四捨五入，就當作是三千萬秒吧，完工時間約需兩千年。還不賴。

只能用猜的。貝爾博可能會用什麼字當密碼呢？是他剛開始使用電腦時想到的一個字，也許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來，但是在最後幾天意識到磁碟片的內容太過勁爆，至少對她而言，遊戲不再是遊戲的時候又改過的？結果截然不同。

還是從第二個假設開始猜吧。貝爾博覺得自己因為那個計畫被追殺，他把那計畫當真（他在電話中是這麼讓我覺得的），所以他想的密碼應該跟我們的事情有關。

或許不然。如果密碼跟傳統猶太教有關，那些人就有可能想得到。

我突然想到，那些人說不定已經來過貝爾博家，拷貝了磁碟片，同一時間他們也正在某個隱密藏身處嘗試各種字母組合。說不定在喀爾巴阡山脈的某個古堡裡有一台超級計算機。

胡說八道。我告訴我自己，他們才不會用電腦，會用新拼法、替換法<sup>68</sup>、互換法<sup>69</sup>，把磁碟片當成《摩西五經》<sup>70</sup>看待，所花的時間不下於《創造之書》<sup>71</sup>的構思書寫時間。但是也不能小覷他們的推測能力。那些人如果真的存在，應該會依循卡巴拉教義，如果貝爾博認定那些人真的存在，他也許會有同樣思維。

拋開顧慮，我從十個質點開始試：王冠 (Keter)、智慧 (Hokmah)、理解 (Binah)、慈悲 (Hesed)、力量 (Geburah)、美麗 (Tiferet)、勝利 (Nezah)、宏偉 (Hod)、基礎 (Jesod)、王國 (Malkut)<sup>72</sup>，我還加上了同在 (Shekinah)……結果可想而知，一個都沒有，任何人第一時間想到的無非是這幾個。

不過密碼應該是顯而易見，自然而然就能想到的，因為當你專注於某個文本，而且滿腦子只有它，就像貝爾博最後那幾天的投入情況時，你不可能自外於你沉浸的世界。他為了那個計畫快瘋了，如果用林肯或蒙巴薩<sup>73</sup>當密碼，也未免太不合理。密碼應該跟計畫有關。但到底是什麼？

我努力揣測貝爾博的心靈運作，他一邊寫一邊抽菸，一邊喝酒，環顧室內。我走去廚房，把剩下的威士忌倒進我找到唯一乾淨的杯子裡，回到茶几前，倚著椅背，腳架在桌上，小口啜飲著威士忌（山姆·史培德不就是這樣喝酒的？還是其實是菲力浦·馬羅<sup>74</sup>？），看著四周。書太遠了，看不到書脊上的書名。

我喝完最後一口酒，閉上眼睛，再睜開，看到一幅十七世紀的版畫。那是典型的十七世紀玫瑰十字會寓意畫，充滿密碼符號，意在尋找兄弟會成員。畫中顯然是玫瑰十字會聖殿，一座方塔上頭有圓頂，結合了文藝復興、基督教和猶太教肖像學形式，這座蓋在耶路撒冷的聖殿是依據奧瑪清真寺為模型所興建的。

方塔周圍景色並不對稱，人物分布也不對稱，通常謎題畫都會有一座宮殿，近景有一隻青蛙，一頭背著馱鞍的騾子，還有國王從少年侍衛手中接過贈禮。這幅畫左下方有一個男人抓著一根繩索從井底爬出來，支撐繩索的滑輪看起來十分詭異，其固定點在圓窗後的方塔內。中間有一位騎士和一個旅客，右方則有一名朝聖者屈膝下跪，以握長杖的方式握著一個巨大的錨。畫面右側，跟方塔平行的是一座懸崖，有一個佩劍的人縱身一躍往下跳。另一側有透視感的是亞拉拉特山，有方舟停在山巔。畫面上方左右兩角各有一朵雲，被星星照亮，星光斜斜地照著方塔，其中一道光束上坐著一個身上纏著蛇的赤身裸體之人，另一道光束上有一隻天鵝。畫面上方中央有一圈光環，其上有拉丁文「東方」二字，光環中則是希伯來文，天主之手從光環中伸出，拉住一條線，線的另一端是方塔。



塔有輪可移動，主體呈方形，有窗，一扇門，右側有一座吊橋，貌似露台處有四座瞭望塔，每一座都有一名手持盾牌（上頭刻有希伯來文）的武士揮舞著棕櫚葉。

不過視覺只能看到三個武士，第四個應該是被碩大的八邊形圓頂遮住了，圓頂上方的小圓塔也是八邊形，有一對巨型翅膀張開。再往上，還有另外一個小圓頂，頂下四邊形小塔以細柱支撐，開了數個大圓拱，展示塔內的吊鐘。最頂端的四面小圓頂向上立起一根直桿，另一端握在天主手中。四面小圓頂兩側有「傳說」二字，上方則有渦捲飾框，寫著「兄弟會」。

吊說的不只如此，因為方塔有兩扇圓窗，有相對於其他人比例顯得格外巨大的一隻手臂從左側那扇窗伸了出來，手上握著劍，看起來像是被禁錮在塔中，從右側圓窗則伸出一隻巨型號角。又是號角……

我對於這座塔的開口數目起了疑心：小圓頂的開口未免太多，而且開口十分規則整齊，方塔的開口卻很隨興。方塔只能看到兩面，是透視的相交面，基於對稱原則，不難想像這一面的門、方窗和圓窗也會出現在另一面。所以，吊鐘小圓頂有四個圓拱，下一層圓頂有八扇窗戶，四座瞭望台，東向和西向立面有六個開口，北向和南向立面有十四個開口。全部加起來，三十六個開口。

三十六。那個數字已經糾纏我十多年了。還有一百二十。玫瑰十字會成員。一百二十除以三十六，得到的數字若保留七位數，是3.333333。無敵完美，或許值得一試。我輸入這個數字，失敗。

我想到這個數字若乘以二，就接近惡魔的數字666。但是這個嘗試也一樣落空了。

這時中央那團雲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上主居所。上頭顯然是希伯來文，即便我坐在椅子上也能清楚看見，可是貝爾博不可能在阿布拉菲亞上輸入希伯來文。我再定睛細看，我認得這幾個字，從右至左是**Yod · he · waw · het**。耶和華，天主之名。



開始拼寫組合這個名字之初，耶和華只有YHWH，等研究所有排列變化後，各種組合紛至沓來像輪子一樣運轉不息……

——阿布拉菲亞，Hayé ha Neféš，慕尼黑四〇八手稿

上主之名……當然。我想起了阿布拉菲亞在辦公室組裝那天，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剛開始的對話。

狄歐塔列維站在貝爾博辦公室門口，炫耀自己的寬容。他的寬容都很有攻擊性，但是貝爾博卻不以為意，寬容承受。

「那根本沒有用。你該不會打算把你不會看的手稿重打進去吧？」

「用這個可以分類，可以表列，可以更新進度。我也可以寫我自己的東西，而不光是看別人的東西。」

「你發過誓說你再也不要創作了。」

「我發誓不會用另一份稿子折磨這個世界。我是說既然我發現我沒有當主角的資質……」

「……不如當一個聰明的觀眾。這我知道。然後呢？」

「所以，當這個聰明的觀眾聽完一場音樂會回家，隨口哼唱第二樂章，並不代表說他

奢望站上卡內基音樂廳當指揮。」

「所以你想隨手寫些東西來證明你其實不該寫。」

「這個選擇很忠於自我。」

「你這麼認為？」

狄歐塔列維和貝爾博都是皮耶蒙特<sup>75</sup>人，常說皮耶蒙特人很擅長客客氣氣聽你說話，認真地看著你的眼睛，然後說：「你這麼認為？」語氣聽起來彬彬有禮，實際上卻能讓你感受到他深深的不以為然。他們說我是野蠻人，這種細微之別我肯定沒察覺。

「野蠻人？」我抗議。「我雖然在米蘭出生，但我家原籍在皮耶蒙特北方的瓦萊達奧斯塔<sup>76</sup>……」

「才怪。」他們說，「皮耶蒙特人肯定是懷疑論者。」

「我是懷疑論者啊。」

「不是，您只是不輕易相信，那不一樣。」

我知道狄歐塔列維為什麼不相信阿布拉菲亞。他聽人說過電腦可以調換字母順序，如此一來一個文本可以生出跟自己相反的文本，並說出晦暗不明的預言。貝爾博想解釋：「那是一種排列置換遊戲，」他跟狄歐塔列維說，「好像叫互換法吧？虔誠的猶太拉比要進入天國之門前不是都會這麼做嗎？」

「我的老朋友，」狄歐塔列維說，「你永遠不會懂的。沒錯，《摩西五經》，我說的是那個現存、眼睛可見的《摩西五經》，只不過是永恆的《摩西五經》字母排列置換諸多可能中的一個，而永恆的《摩西五經》是上主構思後交給亞當的。數個世紀以來持續調換該書的字母順序的結果說不定會重新回到原始的經書版本，但結果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過程，你懷抱著信仰讓轉經筒和文字轉個不停，慢慢發掘真相。如果這台機器立刻就把真相說

給你聽，你不會認識真相，因為你的心沒有經過長時間質問的淨化。再說，這裡是辦公室！這部經書應該在猶太區的小小陋室中低聲誦讀，日復一日學習如何俯低身子，雙臂夾緊身側，在捧著經書的那隻手和翻頁的那隻手之間不應該有任何空隙，你若耍髒濕指頭應該讓指頭垂直舉向唇邊，當作在啃咬未發酵的麵包，還要注意千萬不可落下麵包屑。誦讀時要慢慢咀嚼其文字，唯有讓文字在你舌尖軟化才能消解並重新組合，要小心別讓它流到長袍上，因為如果有一個字母蒸發，就會讓準備將你和崇高質點串起來的線斷裂。亞伯拉罕·阿布拉菲亞<sup>77</sup>終其一生都在做這件事，而你們的聖人托馬斯·阿奎那<sup>78</sup>則用他的五路<sup>79</sup>辛辛苦苦地尋找他的主。阿布拉菲亞的字母組合學理論同時是文字組合的科學，也是淨化心靈的科學。神秘邏輯、字母世界和無止盡迴旋的字母排列組合便是極樂世界，組合科學是思想的樂音，但是要注意放慢速度移動，而且要謹慎，因為你的那台機器可能會讓你狂亂迷醉，而非心醉神迷。阿布拉菲亞許多弟子沒能在那道窄門前克制住自己，那道窄門將思索上主之名和魔幻之術分開，避免假借上主之名當作護身符，做為操控自然的工具。他們不知道，你和你的機器也不知道，每一個字母都跟身體的某個部位有關，你若不了解子音的力量輕易挪移它，你的四肢很可能會改變位置，或改變功能，然後你就變成了肢障，無論是你這輩子的外觀，或是永恆的內在。」

「其實，」貝爾博那天是這麼跟他說的，「你並沒有說服我，反而鼓勵了我。現在我有三隻手，正如你的朋友有魔偶<sup>80</sup>，我則有阿布拉菲亞聽我一個人指揮。我要叫它阿布拉菲亞，小名阿布。我的阿布拉菲亞會比你的更謹慎，更懂得服從。而且更謙遜。癥結在於如何找出上主之名的所有組合，對嗎？那好，你看這個手冊，我有一個簡單的 Basic 程式可以調換四個字母的順序，簡直是專門為了  $\pi$  和  $e$  耶和華設計的，我們要不要來試試看？」貝爾博把程式叫出來給狄歐塔列維看，這對狄歐塔列維而言才真的是神秘學呢：

```
10 REM anagrammi
20 INPUT L$(1),L$(2),L$(3),L$(4)
30 PRINT
40 FOR I1=1 TO 4
50 FOR I2=1 TO 4
60 IF I2=I1 THEN 130
70 FOR I3=1 TO 4
80 IF I3=I1 THEN 120
90 IF I3=I2 THEN 120
100 LET I4= 10-(I1+I2+I3)
110 LPRINT L$(I1);L$(I2);L$(I3);L$(I4)
120 NEXT I3
130 NEXT I2
140 NEXT I1
150 END
```

「試試看嘛，它要求你輸入的時候，你就寫H-H-H，然後讓程式自己跑。你可能會很失望喔，因為可能的排列組合只有二十四個。」

「我的色辣芬<sup>81</sup>啊！你要這二十四個上主的名做什麼？你以為我們的聖賢之人沒算過這個？你讀一下《創造之書》第四章第十六節吧，他們可沒有計算機。『二石起二屋。

三石起六屋。四石起二十四屋。五石起一百二十屋。六石起七百二十屋。七石起五千零四十屋。以此類推，思索口無法言，耳無法聞之數。」你知道今天這叫什麼？這叫階乘計算。你知道為什麼傳統猶太教提醒你最好收手別再繼續下去？因為如果上主之名是八個字母，其排列組合是四萬個，若是十個字母，排列組合會是一百六十萬個，你那可笑的姓名有幾乎四千萬種排列組合，幸好你不像那些美國人還有中間名，否則你的組合就要高達四億了。希伯來文字母表沒有母音，有二十二個發音，其中五個有變形，所以說如果上主的名有二十七個字母，那麼可能的排列組合會是二十九位數。但你還得把重複的字母算進去，因為我們不能排除上主的名很可能是希伯來文第一個字母 *alef* 重複二十七次，那麼就連階乘都不夠用，必須要算的是二十七的二十七次方，我想，得出來的結果應該接近四十四百四十億個十億的十億種可能，總之會是三十九位數的數字。」

「你在唬我。我也讀了你的《創造之書》，基本上用到的字母是二十二個，光用這幾個字母，主就完成了所有造物。」

「不要狡辯，你已踏入這個『大』議題，就算不是二十七的二十七次方，而是二十二的二十二次方，結果出來仍接近三千四百億個十億的十億。就你做為人的尺度來看，有何差別？你可知道，如果從一、二、三開始往下數，一秒鐘一個數字，數到十億，我說的是渺小的十億這個數字，就得花上幾乎三十二年的時間？這件事比你想像的更複雜，而卡巴拉並不能用《創造之書》簡單解釋。我告訴你為什麼《摩西五經》的排列組合必須用上所有二十七個字母。還有，五個句尾字母在排列組合中會因文字限制而變回一般字母。但並非每次都是如此。〈以賽亞書〉<sup>82</sup>第九章六、七節的 *LMRBH*，也就是 *Lemabah*，字義正好是加乘，就應該放在句尾的 *mem* 寫在了中間。」

「為什麼？」

「因為希伯來文每一個字母都有對應的數值，一般的 mem 等於四十，而句尾 ayin 則等於六百。教你調換字母的互換法不是遊戲，它能在文字和數值之間找到神秘關係。因為有了句尾字母 mem、LMBH 這個字的數值便不再是二百七十七，而是八百三十七，而這個數值相當於希伯來文的 THTZL, Thab Zal, 即『慷慨施捨』之意。所以二十七個字母任一不得輕忽，因為重要的不只是發音，還有數值。剛才我算出一共有四千四百四十個十億的十億種組合，如果有一台電腦能夠一秒試算出一個組合，當然我說的不是你這台低階的小機器，你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嗎？倘若一秒能試算出一個組合，你總共需要七十億個十億的十億分鐘，一億兩千三百萬個十億的十億個鐘頭，也就是五百萬個十億的十億天，十四兆個十億的十億年，一千四百億個十億的十億個世紀，一百四十億個十億的十億個千禧年。你要是一台電腦能夠一秒鐘試算出一百萬種組合，你想想看能省下多少時間，那個電子小算盤可以在一萬四千個十億的十億個千禧年內完成任務！但是老實說，真正的上主之名，那個神秘的名字，跟整部《摩西五經》一樣長，世界上沒有任何機器能夠跑完所有排列組合，因為《摩西五經》已經是二十七個字母加上重複的排列組合成果了，而互換法妙在不只讓你調換字母表的二十七個字母，而是調換《摩西五經》中的所有符號，每一個符號都等同於一個字母，不管它在書頁上出現了多少次，例如字中相同的兩個<sup>3</sup>就是兩個字母。因此，你若想算出整部《摩西五經》中所有符號的可能調換組合，恐怕用上全世界所有的零都不夠。你可以試試看，用你那台會計師等級的可憐小機器試試看。能算出結果的機器的確存在，但絕不會是你那個什麼矽谷製造出來的小玩意兒，而是神聖的卡巴拉或猶太教傳統，數百年來拉比所做的，沒有任何一台機器能做到，希望未來也是如此。當算出組合數那天到來，結果應該永遠保密，宇宙也將停止運轉，我們則會在大天使麥達裡<sup>83</sup>的光輝中閃閃發亮，忘卻一切。」

「阿們。」貝爾博回應。

狄歐塔列維當時就提到這些天文數字，我剛才竟然沒有想到。

我不知道多少次看見貝爾博下班後還在寫程式，希望能試算出狄歐塔列維說的數字，好向他證明阿布至少能在數秒鐘內告訴他事實，不需要用史前時代的數字系統在泛黃的羊皮紙上手動計算，而且說不定，我純粹舉例，那個時代連零是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徒勞無功。雖然阿布盡力而為，以指數函數速率奮力向前，但是貝爾博無法用充滿了數不清的零的螢幕讓狄歐塔列維折服，因為那至多不過是組合世界不斷膨脹增生和所有存在在世界大爆炸的渺小視覺抄襲罷了……

但是，發生了那些事情之後，再加上面前這幅玫瑰十字會版畫，貝爾博在思索密碼之時，很可能會在上主之名的排列組合中搜尋。不過他應該會鎖定三十六或一百二十之類的數字，如果我猜得沒錯，他對那兩個數字十分執著。所以他不可能用四個希伯來文字母來做調換組合，因為他知道四石只能起二十四屋。

他有可能會改用義大利文，因為義大利文有兩個母音。六個字母就有七百二十種組合。其中會有重複，但是狄歐塔列維說過耶和華之名的兩個He等同於兩個不同的字母。貝爾博可以選第三十六個或第一百二十個字母調換組合結果當密碼。

我是大約十一點到家的，現在時間是下午一點。我得寫一個六個字母的程式，只要把那個適用四個字母的程式叫出來修改就好。

我想出去透透氣。我走到街上，買了吃的，還買了一瓶威士忌。

我上樓，把麵包三明治放在一旁，先開了威士忌。插入Basic系統磁碟片，開始寫六個字母的程式。我犯了一些平常就會犯的錯，花了半個多小時的時間才寫完，兩點半左右程式開始跑，螢幕開始向我依序展示那七百二十個上主之名。

iahveh	iahvhe	iahevH	iahevH	iahhve	iahhev	iavehH	iavhhe
iavehh	iavehh	iavhhe	iavehh	iaehvh	iaehhv	iaevhh	iaevhh
iaehhv	iaeshv	iahhve	iahhev	iahvhe	iahveh	iahevh	iahevH
ihaveh	ihavhe	ihaveH	ihaveH	ihaveh	ihavev	ihaveh	ihaveh
ihveah	ihveha	ihvnae	ihvhea	ihveah	ihveahv	ihvehah	ihveha
ihvehv	ihvehv	ihhave	ihhaev	ihhvae	ihhvea	ihheav	ihheav
ivaheh	ivaheh	ivaash	ivaash	ivaheh	ivaheh	ivhaeh	ivhaeh
ivheah	ivheha	ivhhae	ivhhea	iveahh	iveahh	ivehah	ivehha
ivehah	ivehha	ivhahe	ivhaeh	ivhhae	ivhhea	ivheah	ivheha
ieahvh	ieahhv	ieavhh	ieavhh	ieahhv	ieahhv	iehavH	iehavH
ievhah	ievhha	iehhav	iehhva	ievahh	ievahh	ievhah	ievhha
ievvah	ievvha	iehhav	iehhav	iehhav	iehhva	iehvah	iehvha
ihaveh	ihaveh	ihaveh	ihaveh	ihaveh	ihavev	ihaveh	ihaveh
ihhvae	ihhvea	ihheav	ihheva	ihvaeH	ihvaeH	ihvhae	ihvhea
ihveah	ihveha	iheshv	iheshv	iheshv	iheshv	ihvehah	ihveha
aihveh	aihvhe	aihevH	aihevH	aihveh	aihveh	aivhah	aivhah
aivehh	aivehh	aivhhe	aivehh	aivehh	aivehh	aivehh	aivehh
aihhhv	aihhvh	aihhve	aihhve	aihvhe	aihvhe	aihevH	aihevH
ahiveh	ahiveh	ahievH	ahievH	ahiveh	ahivev	ahiveh	ahive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eshv	aheshv	ahhive	ahhive	aheshv	aheshv	aheshv	aheshv
aviehh	aviehh	aviehh	aviehh	aviehh	aviehh	aviehh	aviehh
avheih	avheih	avhieH	avhieH	avheih	avheih	avheih	avheih
aeihvh	aeihhv	aeivhh	aeivhh	aeihhv	aeihhv	aeihvh	aeihvh
aeshvh	aeshvi	aeshiv	aeshiv	aeshvh	aeshvh	aeshvh	aeshvh
aevvih	aevvhi	aevhiv	aevhiv	aevvih	aevvih	aevvih	aevvih
ahiveh	ahiveh	ahiveh	ahiveh	ahiveh	ahivev	ahiveh	ahiveh
ahhvie	ahhvei	ahheiv	ahheiv	ahhvie	ahhvie	ahhvie	ahhvie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ahvehh
hiaveh	hiavhe	hiaevH	hiaevH	hiahev	hiahev	hiaveh	hiaveh
hiveah	hiveha	hivhae	hivhea	hieavh	hieavh	hievah	hievaH
hiehav	hiehva	hihave	hihave	hiehav	hiehav	hiehav	hiehav
haiveh	haivhe	haievH	haievH	haihve	haihve	haiveh	haiveh
haveih	havehi	havhie	havhei	haevih	haevih	haevih	haevih
haehiv	haehvi	hahive	hahive	hahvie	hahvie	hahvie	hahvie
hviaeh	hviahe	hviaeh	hviaeh	hviaeh	hviaeh	hviaeh	hviaeh
hvaeih	hvaeih	hvaeih	hvaeih	hvaeih	hvaeih	hvaeih	hvaeih
hvehia	hvehai	hvhiae	hvhiae	hvehav	hvehav	hvehav	hvehav
heievh	heiehv	heivah	heivah	heievh	heievh	heievh	heievh
heavih	heavhi	heahiv	heahiv	heavih	heavih	heavih	heavih
hevhia	hevhai	hehiae	hehiae	hevhia	hevhia	hevhia	hevhia
hhieve	hhieav	hhivea	hhivea	hhieve	hhieve	hhieve	hhieve
hhavie	hhavei	hhaeiv	hhaeiv	hhavie	hhavie	hhavie	hhavie
hhveia	hhveai	hhheiv	hhheiv	hhveia	hhveia	hhveia	hhveia



viahch	viahhe	viaeshh	viahch	viahhe	viahch	vihaeh	vihahe
viheah	viheha	vihhae	vihhea	vieahh	vieahh	viēahh	viēhha
viehah	viehha	vihahe	vihaeh	vihhae	vihhae	viheah	viheha
vaihch	vaihhe	vaiehh	vaiehh	vaihhe	vaihhe	vahieh	vahieh
vaheih	vaheih	vahhie	vaheei	vaeihh	vaeihh	vaeihh	vaehhi
vaehih	vaehhi	vahihe	vahieh	vahhie	vahhie	vaheih	vaheih
vhiaeh	vhiahe	vhieah	vhieha	vhiaae	vhiaae	vhieah	vhieah
vhaeih	vhaehi	vhaiee	vhahei	vheiah	vheiah	vheiaa	vheiaa
vhehia	vhehai	vhhiae	vhhiea	vhhiae	vhhiae	vhhiea	vhhiea
veiahh	veiahh	veihah	veihha	veihha	veihha	veaihha	veaihha
veahih	veahhi	veahih	veahhi	vehiah	vehiah	vehiaa	vehiaa
vehhia	vehhai	vehiah	vehiha	vehaih	vehaih	vehaih	vehhai
vhiahe	vhiaeh	vhiaeh	vhieha	vhieah	vhieah	vhieha	vhieha
vhaehi	vhaehi	vhaeih	vhaehi	vhhiae	vhhiae	vhhiea	vhhiea
vheha	vhehai	vheiah	vheiaa	vheaih	vheaih	vheaih	vheha
ēiahvh	ēiahhv	ēiavhh	ēiavhh	ēiahhv	ēiahhv	ēiahvh	ēiahvh
ēihvah	ēihvha	ēihhva	ēihhva	ēivahh	ēivahh	ēivahh	ēivhha
ēivhah	ēivhha	ēihahv	ēihava	ēihhav	ēihhav	ēihvah	ēihvha
ēaihvh	ēaihvv	ēaivhh	ēaivhh	ēaihvv	ēaihvv	ēaihvh	ēaihvh
ēahvih	ēahvhi	ēahhiv	ēahhvi	ēavihh	ēavihh	ēavihh	ēavhhi
ēavhah	ēavhhi	ēahihv	ēahihv	ēahhiv	ēahhiv	ēahvih	ēahvih
ēhiavh	ēhiahv	ēhivah	ēhivha	ēhiahv	ēhiahv	ēhiahv	ēhiahv
ēhavih	ēhavhi	ēhahiv	ēhahvi	ēhviah	ēhviah	ēhviah	ēhvah
ēhvhia	ēhvhai	ēhhiah	ēhhiva	ēhhaiiv	ēhhaiiv	ēhhvia	ēhhvai
ēviahh	ēviahh	ēvihah	ēvihha	ēvihah	ēvihha	ēvaihha	ēvaihha
ēvahih	ēvahhi	ēvahih	ēvahhi	ēvhiah	ēvhiah	ēvhiah	ēvhah
ēvhhia	ēvhhai	ēvhiah	ēvhiha	ēvhaih	ēvhaih	ēvhhia	ēvhhai
ēhiahv	ēhiahv	ēhiahv	ēhihva	ēhivah	ēhivah	ēhivha	ēhiahv
ēhahiv	ēhahvi	ēhahiv	ēhahvi	ēhhiah	ēhhiah	ēhhiva	ēhhvai
ēhhvia	ēhhvai	ēhviah	ēhviha	ēhvaih	ēhvaih	ēhviah	ēhvhai
hiahve	hiahev	hiavhe	hiaveh	hiaehv	hiaevh	hiaveh	hihaev
hihvae	hihvae	hiheav	hiheva	hivahe	hivaeh	hivhae	hivhea
hiveah	hiveha	hieahv	hieavh	hiehav	hiehva	hievah	hievha
haihve	haihev	haivhe	haiveh	haiehv	haievh	hahive	hahiev
hahvie	hahvei	haheiv	hahevi	havihe	havih	hahvie	hahvei
haevih	haevhi	haehiv	haehvi	haehiv	haehvi	haevih	haevhi
hhiaev	hhiaev	hhivae	hhivea	hhieav	hhieva	hhiaev	hhiaev
hhavie	hhavei	hhaev	hhaevi	hhviae	hhviae	hhviae	hhvaei
hhveia	hhveai	hheiaiv	hheiva	hheaiiv	hheaiiv	hhevia	hhevai
hviahē	hviaeh	hviaeē	hviahea	hvieah	hvieah	hvieha	hviaeē
hvahie	hvahēi	hvaeih	hvaeih	hvhiae	hvhiea	hvhiea	hvhiae
hvheia	hvheai	hveiah	hveiaa	hveaih	hveaih	hvehia	hveha
heiahv	heiahv	heihav	heihva	heivah	heivha	heiahv	heiahv
heahiv	heahvi	heavih	heavhi	hehiah	hehiah	hehiah	hehavi
hehvia	hehvai	heviah	heviha	hevaih	hevaih	hevhia	hevhai

Ok

我把長長的點陣列印結果拿在手上，沒有分頁裁切，彷彿看的是《摩西五經》卷軸原稿。我輸入第三十六個組合，阿布完全沒有反應。喝完杯中威士忌，我遲疑地輸入第一百二十個組合。沒反應。

我好想死。可是我明明已經化身為貝爾博，而貝爾博應該跟我想法一致才對。我一定有什麼地方搞錯了，愚蠢至極的小錯。答案就在我面前，難道貝爾博為了某個我沒有察覺的原因，是從後面數過來的？

卡索朋，你這個白癡，我告訴我自己，當然是從後面數過來啊！應該說是從右邊往左邊數過來才對。貝爾博是改用有母音的拉丁字母輸入電腦試算結果沒錯，但是因為原文是希伯來文，所以他是從右往左寫的。也就是說，他輸入的不是LAHVEH，而是HEVHAH。我怎麼會沒想到！所以說字母的調換順序是相反的。

所以我應該從最後面往前數。於是我又試了兩個組合。

阿布仍然沒有動靜。

我錯了。我一頭栽入了一個貌似言之成理但其實不成立的假設中。那是頂尖科學家會犯的錯誤。

不對，不是頂尖科學家會犯的錯，是所有科學家都會犯的錯。我們難道沒發覺一個月前出了三本小說，而每一本書的主角都在電腦中搜尋上主之名嗎？貝爾博不可能那麼俗氣。再說，要選密碼的時候應該會選容易記得的，那種不假思索，靠直覺就能在鍵盤上敲出來的。所以怎麼可能是IHVEHA！搞不好他還得在互換法之外再用上新拼法，變出一首藏頭詩好記住密碼，例如：「伊美黛，妳為慘死的希蘭復仇成功……」(Imelda, Hai Vendicaro Hiram Empiamente Assassinato……)

再說，貝爾博幹嘛要在狄歐塔列維的卡巴拉詞彙裡鑽牛角尖？他掛念的是那個計畫，

在計畫裡面我們加入了許多元素，包括玫瑰十字會、菁英集權制度<sup>84</sup>、人工生命何蒙庫魯茲、傅科擺、塔樓、德魯伊<sup>85</sup>和以諾亞<sup>86</sup>……

以諾亞……我想起羅倫莎·裴蕾葛里尼。我伸手把原本不打算看的那張照片轉過來，努力將腦袋中的不當想法趕走，那一晚在皮耶蒙特……我近看照片，看到上頭題辭：「我是最初也是最後。我受崇敬也被憎恨。我是妓女也是聖女。蘇菲亞。」

應該是去李卡杜家參加派對後拍的。蘇菲亞，Sophia，六個字母。何須把這六個字母字謎語化呢？是我想偏了。貝爾博深愛羅倫莎，因為她是她而愛她，她是蘇菲亞。不知道她，在那個時刻，是否……不，其實貝爾博想得更偏。我想起了狄歐塔列維說的話：「在第二質點中，αε由暗轉為明。《摩西五經》的字母由暗黑之點流瀉而出，子音為體，母音為氣，兩者一起伴隨信徒的讚美詩。當符號的旋律開始起伏擺動，子音和母音便也隨之起伏擺動。智慧、知識由此生，有如寶盒般收納一切的原始意念準備好要在創造中展開自己。智慧中蘊藏著隨之而來的萬物本質……」

寶盒豈不就是藏著秘密文件和程式的阿布拉菲亞嗎？它是貝爾博知的寶盒，收藏了他以為他所知之物，是他的蘇菲亞。他選了一個神秘的名字以探索阿布拉菲亞的奧秘之處，與它做愛（只有它），同時卻想著羅倫莎，他想找出能收服阿布拉菲亞的一句話當作護身符以擁有羅倫莎，他希望能潛入羅倫莎的內心，就跟他潛入阿布拉菲亞的心底深處一樣，他要所有其他人都無法進入阿布拉菲亞，就跟他無法進入羅倫莎一樣，他自以為能夠守護、理解並挖掘羅倫莎的秘密，就跟他擁有阿布拉菲亞的秘密一樣……

我在編理由，而我真希望那是真的。就跟那個計畫一樣，我把我的渴望當了真。

我喝醉了，我在鍵盤上打了SOPHIA（蘇菲亞）。那機器再度殷勤詢問：「你有密碼嗎？」你這個笨機器，想到羅倫莎居然一點情緒波動都沒有。

猶大·萊翁埋首於

字母置換及各種組合

他最終咬牙唸出那關鍵之名，

大門、回聲、主人和宮殿……

——波赫士，〈魔偶〉<sup>87</sup>

因為對阿布拉菲亞滿懷怨恨，當它再次問那智障問題「你有密碼嗎？」的時候，我回答：「NO」

螢幕霎時填滿了文字、線條、目次和蜂擁而至的論述。

我侵入了阿布拉菲亞的秘密園地。

我當時喜不自勝，完全沒想到為什麼貝爾博會選NO當作密碼。現在我知道了，他在神智清醒的那一刻，明白了我此刻才終於明白的事。但是星期四那天我心裡只想著我贏了。

我手舞足蹈，唱起了軍歌，然後我走去浴室洗臉，回來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貝爾博逃去巴黎之前所寫的最後一個檔案列印出來。印表機忙著嗒嗒嗒列印的時候，我開始狼吞虎嚥吃東西，再倒了一些酒。

等印表機列印結束，我看完檔案後，整個人都傻了，我不知道我眼前所見究竟是絕妙揭示或是胡言亂語。我對貝爾博的了解到到底有多深？兩年來我與他幾乎朝夕相處，我真的了解他嗎？某個人埋首於酒精和尼古丁，跟外界隔絕三天，在驚慌失措情況下向自己告解而寫的日記，我能相信多少？

夜已深。六月二十一日，夜。我淚眼矇矓。我從早上就盯著螢幕和印表機點陣列印出來的文件看。不管我看到的內容是真是假，貝爾博說過他第二天早上會再打電話來，我得在那裡等。我頭好暈。

我腳步踉蹌走到臥房去，和衣倒在凌亂的床上。

大約八點，睡得昏昏沉沉、渾渾噩噩的我醒來，剛開始我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幸好還有一罐咖啡。電話不響，我不敢下樓去買東西，擔心我不在的時候貝爾博打電話來。

我坐回電腦前面，按照時間順序列印其他磁碟片內容。我找到了遊戲、練習，還有貝爾博以其個人觀點所做的工作紀錄。那些事我原本就知道，這麼一來我也有了新的看法。我找到的還有零星的日記片段、自我剖析，明知不會成功卻咬牙堅持下去的文學創作草稿。我還找到了一些註記，貝爾博對某些人的形容跟我記憶中的不同，在他眼中那些人嘴臉比較邪惡，也說不定邪惡的是我，是我硬要在一幅快完成的可怕馬賽克畫中加入偶發暗示？

我還找到了一個檔案，裡頭全是引述，是貝爾博近期閱讀所做的摘錄，我一眼就認出來的，跟我們那幾個月讀的文本很類似……全都編了號，一百二十。這個號碼並非偶然，否則這個巧合教人覺得毛骨悚然。為什麼選擇摘錄這些呢？

要不是那份檔案曝光，我現在就無法重新解讀貝爾博的文件，整個故事也不會在我腦

中成形。我把那些摘錄文字當作異教玫瑰經文細細爬梳篩選，發現了對貝爾博來說可能是警訊或救贖希望的幾段文字。

也許是我喪失了辨別忠告的推理能力？我想說服我自己，我的解讀是正確的，可是今天早上還有人對我而不是對貝爾博說，我，是個瘋子。

月亮緩緩升起，高掛在布里克山丘上。這棟大房子裡到處都是奇怪的窸窣聲，或許是蛀蟲、老鼠，或是阿德里諾·卡內帕的鬼魂……我不敢穿過走廊，只能躲在卡洛叔叔的書房裡，看著窗外。我偶爾會到陽台上去，看是否有人爬上山來試圖靠近。「有人來了……」像電影情節。真可悲。

仲夏夜裡，山上寂然無聲。

我試圖重建事情原委，卻越想越覺得驚險，越充滿不確定性，也越錯亂。同時既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避免自己睡著，前天晚上從五點到十點待在潛望鏡裡的我為了保持血液循環，以一種非洲或巴西舞蹈的節奏，慢慢移動雙腿。

在非洲康加鼓讓人迷醉的擂鼓韻律中，我回想起這幾年的時光……難道我們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從最初單調的機械舞蹈，到如今在那座機械殿堂中轉變成為屬於魔鬼的儀式、附身、顯現和控制，是為了接受天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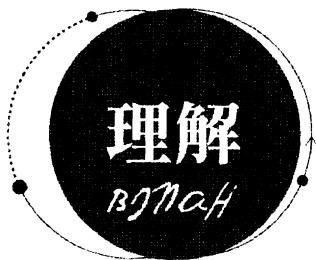
那天晚上待在潛望鏡裡，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那幅版畫透露的訊息是真的。我依然心存懷疑。在午夜來臨之前，我或許會發現我到巴黎來，像竊賊一樣躲在一間無害的科技

博物館裡，只是因為我傻頭傻腦地加入了為觀光客安排的非洲馬庫姆巴巫術表演，被薰香和海浪拍打聲催眠……

在拼湊真相馬賽克的那個當下，我的記憶一次又一次幫我除魔，找回熱情，開始質疑，我想要保留那樣的心靈氛圍，在虛構幻覺和預見陷阱之間舉棋不定的心情，因為此刻頭腦清晰許多的我正在回想我當時在思考什麼，快速整理著前一天和當天早上在機場和飛往巴黎途中看過的所有檔案。

我想讓自己看清楚的是我、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以怎樣玩世不恭的態度改寫了世界的命運，而且（狄歐塔列維一定會這麼跟我說）重新將《摩西五經》那些藏在滿滿黑火爬蟲文縫隙間，刻寫在白火<sup>88</sup>上的段落挖掘出來，讓經書更為明確清晰。

此時此刻，我在這裡，在我重獲平靜（希望如此），不再怨天尤人之後，將我兩天前在潛望鏡裡重新爬梳過的故事寫出來（我心中惶惶不安，真希望這一切都是假的）。那故事是我兩天前在貝爾博家中所讀到，也是我近這十二年間，有時在皮拉德小酒館啜飲威士忌，有時在葛哈蒙出版社懵懂渾噩度日的親身經歷。





不要對世界末日有太多期待。

——斯坦尼斯羅·勒克，〈格言。法蘭斯基〉，

波蘭克拉科夫，Wydawnictwo Literackie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雜思錄》<sup>89</sup>

在一九六八年學運之後讀大學，就跟一九九三年才收到法國聖西爾軍校<sup>90</sup>入學許可一樣，讓人覺得生錯了年代。不過比我大十五歲的貝爾博後來告訴我，這是每一個世代都會有的感覺。總覺得自己生不逢時，若想讓自己活得有尊嚴，只得日復一日修正自己的星象。我想我們都會變成那個奄奄一息年代的父執輩要求我們變成的人，他們其實並不在意教育。我們在無用的智慧中成長。我十歲的時候要求我父母訂閱一本週刊，內容是用漫畫說經典文學故事。不是因為吝嗇，或許主要是對漫畫不以為然，我父親沒打算答應。「出版這本週刊，」我是那種機靈、很會講話的小孩，我引用那本週刊的口號說：「旨在寓教於樂。」我父親眼睛盯著他手中的報紙說：「你那本刊物的宗旨跟所有其他刊物的宗旨一樣，就是賣得越多越好。」

從那一天開始，我就再也不輕信任何人了。

應該說，我很後悔自己那麼容易相信別人。我被滿腔熱血牽著走，那就是輕信。

不是什麼都不能信，而是不能什麼都信。一次只能信一件事，除非第二件事源自第一件才能信。寧願目光短淺，墨守成規，也不能冒險越界。相信兩件不相干的事，而且還想著可能有神秘的第三件事加入，這就是輕信。

不輕信不代表扼殺好奇心，處處針鋒相對。而是要對環環相扣的理念抱持懷疑，我喜歡的理念是複調性的。只要不信，兩個皆不成立的理念就會彼此衝突，會產生暫停，或是不和諧音程。我不信其他人願意用生命當賭注的理念，但是我不信的那兩、三個理念之間卻有可能譜成樂音或律動，最理想的便是爵士樂。

後來莉亞跟我說：「你這個人活得很表面。你看起來很有深度，那是因為你涉入的事物很多，給人一種很可靠的外在印象，其實是一種站不穩的可靠。」

「妳的意思是我這個人很膚淺？」

「不是，」她回答我，「別人稱之為深度的東西，不過是一個四維超正方體，一個超正方體。你從一邊進入，從另一邊出來，你所在的那個世界，沒有其他世界與你的世界同在。」

（莉亞，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再見到妳，如今他們從錯誤的一邊進來，侵入了妳的世界，而我錯在讓他們以為這個世界裡處處深淵，那是他們預期會看到的缺點。）

到底十五年前我在想什麼？我自知不信，但是身處在那些相信的人之中我覺得有愧。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對的，所以我決定相信，就跟一個人決定吞下阿斯匹靈一樣。反正不會造成不適，而且感覺得到舒緩。

我身處革命風潮中，或至少是有史以來最美好的模擬革命中，尋找一個可敬的信仰。我認為參加遊行集會是可敬的，跟其他人一起高喊「法西斯、資產階級，大限已至！」我沒有丟石頭或鋼珠，因為我老擔心別人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是當警察子彈上膛，我

在市中心四處逃竄的時候還是覺得很刺激。回到家之後，覺得自己也盡了一份力。我對集會時不同團體之間的矛盾分歧沒興趣，我覺得大家隨時可以因為一句引述得宜的話就投入對方陣營。讓我樂此不疲的是找出引述得宜的話，我可以說得慷慨激昂。

我有時候會在遊行隊伍中變換跟隨的旗幟，只為了跟在讓我有想像空間的女孩後面，所以我得出一個結論，對大多數夥伴而言，政治狂熱其實是一種性經驗，性是熱情使然。我只是好奇。我在閱讀聖殿騎士文獻資料，閱讀那些歸咎於他們的殘暴事蹟時，看到了迦坡加德<sup>91</sup>的論述，他說為了擺脫天使和宇宙萬物之主的專制暴政，必須做出所有可恥之事，才能清償對宇宙及自己身體欠下的負債，唯有恣意妄為，靈魂才能釋放自己的熱情，找回最初的純淨。我們杜撰計畫的時候，發現很多人中了神秘之毒，為了找尋光明，他們走上了那條路。可是根據無論和男或女都極盡放浪形骸之能事，被稱為史上最邪惡之人的阿萊斯特·克勞利<sup>92</sup>的傳記記載，他只跟醜陋的女子交好（就文字描述不難想像，男子也不俊美），讓我懷疑他可能從來沒有真的完整體驗過床第之事。

這恐怕取決於渴望權力和勃起功能障礙之間的關係。我很欣賞馬克思，因為我知道他跟他妻子燕妮行魚水之歡時是快樂的，這點從他文章字裡行間呼吸的和緩節奏和心情可以感覺出來。有一次，我在大學裡說跟克魯普斯卡婭<sup>93</sup>上床的人，例如列寧，最後就會寫出像《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這樣的爛書。我差一點被退學，還有人罵我是法西斯。罵我的人是一個高個子，留著兩撇鬍子。我記得很清楚。他現在頂個大光頭，是某個編籃工藝行會的成員。

我回憶當年心境只是為了重溫我是以怎樣的心情踏入葛哈蒙出版社，並認識了貝爾博。我帶著真相越辯越明的心情去到那裡，準備好隨時修改腹稿。我認為根本問題是，如果引述「我是永存者」<sup>94</sup>這句話，得決定標點符號放哪裡。是要放在引號外，還是引號內。

所以我基於政治考量，選擇讀語文學。在那幾年，米蘭大學堪稱典範。義大利全國各地的大學教室被霸占、教授遭到襲擊，還被要求只能講授無產階級研究，而我們米蘭大學，除了零星意外，彷彿享有豁免權，成了一種中立國。革命駐守在外圍地帶，守著大型階梯教室和迴廊，至於官方文化則在保護下撤退到隱密的迴廊和樓上繼續宣揚，完全沒事似的。

所以我早上在樓下討論無產階級研究，下午到樓上去實踐亞里斯多德的智慧。我在這兩個平行世界來去自如，一點都不覺得有衝突。我當時也以為平等社會已經不遠，只是我告訴我自己，在那個社會裡，舉個例子吧，火車應該要能運作良好（比先前良好），而用托馬斯主義<sup>95</sup>幫我洗腦的激進分子卻沒有半個人學過如何將煤炭送進鍋爐裡，變換軌道，張貼火車時刻表。總得有人做好操作火車的準備吧。

不無遺憾的是，我覺得自己像是用鬍子掩飾笑意的史達林，心裡想著：「衝吧，衝吧，可憐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我呢就留在提比里斯<sup>96</sup>的研究室裡讀書，五年計畫<sup>97</sup>我自會擬訂。」

或許是因為早上我總是興致勃勃，下午驗明知識時則冷靜以對，所以我選擇了讓我在發言時有文獻做為依據的學科，以便和信念加以區隔。

機緣使然，我加入了一個中世紀歷史研究室，選擇了聖殿騎士團的審判作論文題目。從我看到第一份文獻開始，我就為聖殿騎士團的故事深深著迷。在那必須和當權者抗爭的時代，我對那個審判感到氣憤填膺，把聖殿騎士送上火刑架，要說是不公不義都還太過寬容。但我很快就發現，自從聖殿騎士遭到處決之後，就有一批搜索獵人四處尋找他們的蹤跡，卻始終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這種沒有根據的空想根本是浪費時間，讓我疑心加重。我決定不要浪費時間在這些搜索獵人身上，只採用那個時代的文獻資料。聖殿騎士團是結合僧侶和騎士身分的修會團體，教會承認聖殿騎士團的時候，他們就已存在，當教會在七個世紀前解散這

個修會的時候，聖殿騎士應該就不存在了，存在的也不會是聖殿騎士。我列出的書單上至少有一百本書，但最後我只讀了三十本。

我跟貝爾博聯絡也是因為聖殿騎士。我們約在皮拉德小酒館碰面，那是一九七二年底，我已經著手開始寫論文。

我來自光和諸神，如今卻遭流放，與其分離。

——吐魯番文書<sup>98</sup>M7殘篇

那時候，皮拉德小酒館是個自由港，是銀河系裡的夜總會，那些占領了地球的蛇夫座外星人和負責范艾倫輻射帶<sup>99</sup>巡邏工作的帝國人民齊聚於此，完全沒有隔閡。皮拉德小酒館在運河邊，有金屬吧台和撞球檯，那一帶的有軌電車工人和手工藝匠總是一大清早就來喝杯廉價白酒。

六八年和接下來那幾年，皮拉德變成了《北非諜影》裡頭的瑞克酒吧，搞學運的激進分子可以跟主流報紙記者同坐一桌玩牌，在牌局結束後，記者就能生出一篇稿子，同一時間早班貨車則將官方體制編造的謊言送到各書報攤去販售。在皮拉德，就連記者也覺得自己是被剝削的無產階級，是受制於意識形態蒙太奇的剩餘價值製造者，端賴那些學生赦免他們的罪。

晚上十一點到凌晨兩點之間，會來皮拉德的有出版社編輯、建築師、希望能跳槽去文化版的社會新聞記者、布雷拉區一帶的畫家、幾個資質平庸的作家，還有像我這樣的學生。

大家免不了會尋求酒精刺激，老闆皮拉德永遠會用他那特大瓶的白酒為有軌電車工人

和最講究的客人服務，用法定產區的氣泡酒取代淡酒精開胃酒給民主路線的知識分子享用，如果遇到的是革命分子就拿威士忌出來。

我可以藉由記錄一個人從紅標換喝百齡罈十二年再換到麥芽威士忌所花的時間和辦法，描寫那些年的政治史。

新客人來了之後，皮拉德把原本畫家跟電車工人一較高下的撞球檯丟了，反而裝了一個彈珠台。

我每次玩，彈珠沒跑多久就掉進洞口，我原以為是我不夠專心，或技藝不精，多年後我看到羅倫莎·裴蕾葛里尼玩，才了解事實並非如此。剛開始我根本沒注意到她，是某一天晚上我順著貝爾博的目光才盯上她的。

貝爾博混皮拉德小酒館的方式是把自己當成路過的（但他足足路過了十年），他常介入別人的談話，不管是在吧台或小桌，不管討論的話題是什麼，他老愛潑冷水。他潑冷水的方法之一是問問題。有人描述一件事，友人聽得津津有味，貝爾博會用他那雙亮晶晶、常有點渙散的眼睛看著講話的人，拿著酒杯的手垂在身側，彷彿忘了喝，然後開口問：「事情真如你所說的那樣？」或是：「你說的是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每次這個問題一丟出來，所有人就會開始懷疑故事真偽，包括敘事者自己。或許是貝爾博的皮耶蒙特口音能把所有肯定句都變成疑問句，把疑問句變成冷嘲熱諷吧。貝爾博那種不怎麼看著對方眼睛，但並不閃躲的講話方式是皮耶蒙特人所特有。貝爾博的眼神不會抽離對話，只是游移，冷不防會緊盯你沒注意到的平行線交會點，那是虛空中一個不精確的點，會讓你覺得你反應遲鈍盯著看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點。

不只是眼神，還有手勢。或只要一個感嘆詞，貝爾博就能讓你幡然醒悟置身事外。我

的意思是，假設你慷慨激昂地陳述康德如假包換地完成了現代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而且願意用你的命運當作這個論點的賭注時，坐在你前面的貝爾博可能會突然看看自己的手，或膝蓋，或半眯著眼露出高深莫測的微笑，或張著嘴數秒鐘，眼睛盯著天花板，些許口齒不清地說：「喔，當然，那個康德……」或是很明確地直接點名整個先驗的理想主義體制：「嗯。他自然有可能是存心想捅樓子……」，然後關心地看著你，彷彿剛才打斷發言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他鼓勵你繼續往下說：「你說，你說。因為這後面一定有……一定有什麼……那個人真是天才啊。」

等他氣到最高點的時候，就會變得不太禮貌。但由於最讓他生氣的無非是他人的不禮貌，所以他還以顏色的不禮貌都會經過內化，侷限至小範圍。他會咬著嘴唇，先抬眼往上一看再垂下目光，頭呢，則從左擺到右，然後咬牙說：「快拔屁塞」。他有時候會對聽不懂這句皮耶蒙特俗語的人詳加說明：「快拔屁塞，是叫你有屁快放。這話是說給自大狂聽的。因為有人之所以會擺出這種不正常的自我膨脹姿態，顯然是因為有塞子堵住了屁股眼。所以得拔掉塞子，噗嘶嘶嘶，然後那個人就能恢復正常了。」

他這麼一說，絕對能讓人感到一陣空虛。我相當為之著迷，自覺上了一課，因為我認定那是對其他人的庸俗表示不屑的最高典範。

直到現在，直到我透過阿布拉菲亞的秘密看進了貝爾博的內心，我才知道我原本以為的幻滅，原本以為的人生準則，對他而言其實是一種感傷。他那知識分子放蕩不羈的消沉是為了掩蓋一種追求絕對的極度渴望。但是第一眼很難看出，因為貝爾博會用鋪天蓋地的平易近人掩飾逃避、冷漠、含糊其辭。例如他跟狄歐塔列維一起建構那些不可思議的手冊、顛倒的世界和畸形的圖書目錄時就是那樣。看到他打造拉伯雷<sup>10</sup>路線的學術聖殿時興致勃勃、滔



滔不絕的模樣，完全猜不出他因為被拒於真正的語文學術大門外內心多麼孤寂。

我休學之後才懂，他迷失了方向，而且從未釋懷。

我在阿布拉菲亞找到貝爾博藏在磁碟片裡的一份偽日記，並未違背他多次重申自己只想當此一世界觀看者的志向。其中幾篇年代久遠，顯然是把以前的筆記打進電腦，或許是為了緬懷，也或許是想再利用。其他幾篇的日期則是最近幾年，是他有了阿布之後寫的。他是出於一種玩機械遊戲的心態而寫，為了能夠一個人反省自己的錯，他認為自己並未「創造」，因為創造即便會產生錯誤，也永遠是為了向我們以外的某個人表達愛。只是貝爾博沒發現他當時正漸漸站到另一邊去。他埋首創造（要是沒那麼做就好了），他對那個計畫的熱中投入，源自於他渴望寫一本書，一本從頭到尾都是蓄意製造的錯誤之書，只有錯誤，獨一無二的錯誤，一塌糊塗的錯誤。只要你願意面對你的虛空，就還能臨近太一<sup>101</sup>，你一旦胡來，儘管只是在電子儀器上胡鬧，你就會變成造物神，忙碌於創造一個與錯誤和惡妥協的世界。

### 縈繞不去的三個女人.doc

是這樣的：所有那些我在雨中遇到的橫躺在紅綠燈下面手勢蒼涼、神色哀戚的女人。

抬頭看，貝爾博。最初的愛，神聖聖母瑪利亞。將我抱在懷中的媽媽哼唱，彷彿我已經不再需要搖籃曲但仍要求她唱歌哄我似的，因為我喜歡她的聲音，還有她胸脯的薰衣草香：「喔天國的皇后，純淨而美麗，向妳致敬，妳是女兒、新娘、聖母，向妳致敬，妳是救世主之母。」

當然，我人生的第一個女人不是我的，就某方面來說，她其實不是任何人的。我立刻就愛上了那唯一的女子，但她沒有我，照樣無所不能。

之後是瑪莉蕾娜（瑪麗蕾娜？瑪麗·蕾娜？）。用黃昏詩派的抒情筆觸描述她金色的頭髮、大大的藍色蝴蝶結，站在長凳前的我仰頭往上看，看著走在椅背上的她張開雙臂以保持平衡（肌肉微微收縮），裙子貼著迷人的大腿輕輕飄揚。她好高，遙不可及。

草稿：我媽媽在幫粉嫩的妹妹拍痲子粉的那個晚上，我問她妹妹什麼時候才會長小雞雞，媽媽跟我說女生不會長小雞雞，原來是怎樣就不會再變了。我在那瞬間彷彿看到了瑪麗·蕾娜，她藍色裙子被風吹起後露出內褲的白色，我明白了她的金髮和傲慢和難以親近，全都是因為她跟我不同。我們之間不會有任何關係，因為她屬於另一個族群。

第三個女子立刻墮入萬丈深淵。她剛在睡夢中離世，蒼白的歐菲莉亞有鮮花圍繞躺在潔白棺木中，神父在為她唸亡者祝禱文，她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來，蹙著眉頭，面無血色，咬牙切齒，伸著食指，聲音空洞地說：「神父，不要為我祈禱。今晚我入睡前，起了一個不潔的念頭，那是我這一生中唯一一次，如今我只得下地獄了。」找出初領聖餐禮的那本書，裡面有現成的插畫，會不會整本書都我自己畫的？她臨死前想的自然是我，那個不潔的念頭是我渴望著因為屬於不同族群、有不同命運所以難以企及的瑪麗·蕾娜。她下地獄是我害的，不管誰下地獄都是我害的，難怪我無法擁有那三名女子，這是我渴望得到她們所得到的懲罰。

我失去了第一個，因為她在天堂，失去了第二個，因為她在煉獄裡羨慕著她永遠不會有的陰莖，失去了第三個因為她在地獄。這個安排就神學而言很完美。已經有人寫過了。

不過還有齊伽莉亞的故事，而齊伽莉亞還活著。我睡覺前都想著她，我爬上小山要去農莊拿牛奶，游擊隊在對面山丘的隘口開槍，我看到我自己奔去救她，把她從一群揮舞著衝

鋒槍的黑人盜匪手中救出來……她的金髮比瑪麗·蕾娜的頭髮顏色更明亮，比棺木中的那個少女更神經質，比聖母更純潔也更神聖。齊伽莉亞活著，而且可以親近，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開口跟她說話，因為我知道她有可能會愛上我這個族群的某個人，她真的愛他，他叫帕皮，一頭茂密金髮，臉很小，比我大一歲，有一支薩克斯風。我連個小號都沒有。看到他們在一起我會抓狂，可是禮拜堂每一個人都用手肘頂來頂去，嗤笑竊語說他們做愛的事。這些人一定在說謊，這些跟山羊一樣好色的下流鄉巴佬。他們想讓我知道她（那個女子，瑪莉蕾娜·齊伽莉亞新娘聖母）並非無法企及，其實有人早就騎過她了。無論對哪一個而言，包括第四名女子，我都是局外人。

要寫一本小說訴說這樣的故事嗎？或許我應該寫被我拋棄的女子，因為我有可能這麼做過。其實是我希望有可能這麼做過。拋棄過某些女子。也或許兩者其實是同一個故事。總而言之，如果連故事要說什麼都搞不清楚，不如去訂正哲學書吧。

他右手握著一個金色號角。

——安德里亞，《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sup>102</sup>，  
斯特拉斯堡，Zetzner出版社，一六一六年，卷一

我在這份文件中看到號角這個字。前天躲在潛望鏡裡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一點有多重要。我當時收到的指示很有限，也很模糊。

在葛哈蒙出版社那些漫長的午後時光，貝爾博有時候看稿子看煩了，從稿紙中抬起頭，試圖擾亂坐在他對面忙著整理世界博覽會舊版畫編頁的我，他隨口回憶起往事，但只要開始懷疑我可能當真的時候就立即打開防護罩。他回憶的都是自己的過往，不過通常都說只是舉例，以避免炫耀之嫌。「我常問我自己，未來何去何從。」有一天他這麼說。

「您是指西方的沒落？」

「沒落？那是您關心的事，對吧？不是，我說的是這些寫作的人。這個星期我看了三份書稿，一本談的是拜占庭法律，一本談的是奧匈帝國的末日，第三本談的是巴佛<sup>103</sup>的十四行詩。這是三本截然不同的書，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

「很好。您絕對想不到這三本書居然都談到了渴望和愛這個主題。是流行嗎？巴佛我能理解，可是拜占庭法律……」

「您就把這幾本都丟進垃圾桶吧。」

「不行，這些都是國研院全額補助出版的作品，再說寫得其實還不賴。我最多會請他們三位來，要求他們刪掉幾行字，給他們一點難看。」

「那在拜占庭法律裡，愛的主題是什麼？」

「哦，總是有辦法把愛這個主題偷渡進來的。如果拜占庭法律裡有愛，當然不會是那個傢伙說的那個。永遠不可能是那個。」

「哪個？」

「你以為的那個。有一次，大概是我五、六歲的時候，我夢到我有一支小號。金色的。您知道，那種夢會讓你覺得血管裡流的是蜂蜜，是一種夢遺，青春期少年會有的那種。我從來沒有像在那個夢裡那麼快樂過。之後也再沒有過。可想而知，等我醒來之後看不到小號就嚎啕大哭。我一哭就是一整天。那是戰前，應該是一九三八年，那時候日子過得很窮。如果今天我有兒子，看到他那麼失望，我會跟他說走吧，爸爸買一支小號給你。我說的是玩具號角，不會傾家蕩產。但我父母不會這麼想，那個時候花每一分錢都要再三盤算。而且重要的就是要教育小孩，不是他想要的就一定會擁有。我不喜歡喝包心菜湯，是真的，我的老天，包心菜湯讓我覺得很噁心。他們絕不會說，好吧，那今天你就不要喝湯，只吃主菜（我們並不窮，餐桌上還是有前餐、主菜和水果）。不可能，桌上有什麼都得吃。更慘的是，我奶奶的折衷辦法是把包心菜從我的碗裡一片片挑出來，還有一隻隻蠕蟲，一坨坨黏液，我得濾篩過的清湯喝掉，那更噁心，我父親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已經是最大寬容了。」

「那小號呢？」

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您為什麼對小號那麼感興趣？」

「我沒有啊，是您說到那個不算是愛的主題時講到小號的……」

「小號……那天晚上我叔叔、嬸嬸從\* \* \*來，他們沒有小孩，我是最受寵的侄子。他們看我為了那個不存在的小號大哭，就說他們會負責搞定一切。第二天我們去到CUB超市，那裡有一整櫃的玩具，棒呆了，我一定能找到我要的小號。那天晚上我沒睡，第二天整個早上都很亢奮，下午我們去了Cub超市，那裡有至少二種不同的小號，雖然是錫做的，對我來說就跟樂池裡的銅管樂器一樣。我看到一個軍用號角、一個長號，還有一個不倫不類的小號，它有吹嘴，而且是金色的，可是按鍵卻是薩克斯風的。我不知道要選哪個，我猶豫了好久。我三個都想要，卻給人我哪個都不要的錯覺。再說我想叔叔嬸嬸也看了價錢，他們並不小氣，可是我印象中他們同時也看到了一個單簧管，整根黑漆漆的，搭配銀色的按鍵，價錢比較便宜。『那你喜歡這個嗎？』他們問我。我試了試，嗚嗚的聲音還過得去，我努力說服我自己那根單簧管很美，其實我心裡在盤算，然後告訴我自己叔叔他們希望我拿單簧管，因為價錢比較便宜，小號肯定很貴，我不能讓叔叔他們負擔太重。大人總是教我如果有人給你一樣你喜歡的東西，你一定要立刻說不用，謝謝，而且不只說一次，不能說不用，謝謝，然後立刻把手伸出去，要等到送禮者再三堅持，拜託你收下才能收下。於是那個有教養的小孩讓步了。於是我說其實我不想要小號，其實單簧管也很好，如果他們也這樣認為的話。我仰著頭看著他們，希望他們繼續有所堅持，但他們並未堅持。主啊，求你賜與他們榮光。他們說，原來我喜歡單簧管，他們便很開心地付錢幫我買了單簧管。要後悔已經來不及了。於是我得到了單簧管。」

他懷疑地看著我：「您想知道我現在還會不會夢到小號嗎？」

「不想，」我說，「我想知道到底愛的主題是什麼。」

「啊，」他又低頭看起了書稿。「看來您也對這個愛的主題很執著。這些事情都是可以操控的。不過……如果我很快就得到我的小說呢？我難道就會真的快樂嗎？卡索朋，您認為呢？」

「或許您會改夢到單簧管。」

「不會。」他的結論很直接。「我是得到了一根單簧管沒錯，但我想我從來沒吹過它。」

「是吹過還是夢過？」

「吹過。」貝爾博說得鏗鏘有力，而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自己很蠢。

終於以卡巴拉方式從葡萄酒中推斷出數字，而魔法憑藉的便是數字。

——切薩雷·德拉·李維耶拉，《英雄的魔法世界》。

義大利曼托瓦<sup>104</sup>，Osanna出版社，一六〇三年，第六五、六六頁

之前說到我跟貝爾博的初次相遇。我們在皮拉德小酒館打過幾次照面，打屁了幾句，但我對他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在葛哈蒙出版社工作，這個出版社的書在我讀大學的時候看過幾本。是小型出版社，但很嚴謹。在文化走向出版社工作的人總會吸引畢業論文快寫完的年輕人。

「您是做什麼的？」一天晚上，因為湧入一群慶祝人潮，我們兩個人被擠到吧台最邊緣角落的時候，他這麼問我。那段時期，沒有人用尊稱，學生對老師說話或老師對學生說話，都直接用「你」稱呼彼此。<sup>105</sup>更別說皮拉德小酒館裡的人了。「你幫我付酒錢吧。」戴著愛斯基摩帽的學生這麼跟大型日報的總編說，宛如置身在什克洛夫斯基<sup>106</sup>年輕時候的聖彼得堡。人人都是馬雅可夫斯基<sup>107</sup>，沒有人是潦倒的齊瓦哥<sup>108</sup>。「你」既已普及，貝爾博只好隨俗，但他顯然十分不以為然。他之所以用「你」，是以粗鄙還以粗鄙，貌似親密和關係親密兩者之間是天差地別。我看過他很有感情、熱情地以「你」與他人相稱，但是次數不多，



對象也很少，除了狄歐塔列維之外，還有幾名女性。他對相識不久，但是心中敬重之人，一律用「您」。我們共事以來他始終這麼對我，我覺得很貼心。

「您是做什麼的？」他這麼問我，我現在知道，他是出於善意。

「是指我人生做什麼，還是現在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刻意強調皮拉德小酒館這座舞台。

「人生。」

「念書。」

「讀大學，還是自己念書？」

「您可能覺得有問題，但這兩件事其實並不衝突。我在寫關於聖殿騎士的論文。」

「喔，好可怕的題目。」他說。「那不是神經病捏造出來的嗎？」

「我讀的都是真實資料，關於那場審判的文獻資料。您對聖殿騎士知道多少？」

「我在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往來的人有正常人也有瘋子，編輯的工作就是要一眼認出瘋子。若有人丟出來的話題跟聖殿騎士有關的，那個人通常絕無例外，一定是瘋子。」

「千萬別告訴我他們的名字是羅馬軍團！不是所有瘋子都愛談聖殿騎士。那麼您又是如何辨識其他人的呢？」

「那是我的專業。您還年輕，讓我解釋給您聽。對了，請問大名？」

「卡索朋。」

「那不是《米德爾馬契》<sup>109</sup>書中人物的名字？」

「我不知道。不過文藝復興時期有一位哲學家也叫這個名字。但我們沒有親戚關係。」

「或許下輩子有機會。還要不要喝點什麼？皮拉德，再來兩杯，謝謝。總之，這個世界上的人分為智障、低能、笨蛋和瘋子。」

「有人不在這個分類裡面吧？」

「有啊，例如我們兩個。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至少我一定不是。話說回來，其實不管是誰，都會被分到這四類人裡面。我們每個人偶爾會有點智障，有點低能，有點笨蛋或瘋狂。這麼說吧，正常人是把所有那些成分，也就是核心特徵，以合理比例融合於一體的人。」

「Idealypen，理想類型。」

「不錯，您懂德文？」

「我胡亂讀了一些參考書目。」

「在我那個時代，懂德文的人是不會畢業的，因為他得花上一輩子的時間學德文，今天大概換成中文了吧。」

「我德文懂得不多，應該可以畢業。回到您說的類型學。那麼天才，例如愛因斯坦，又是怎麼回事呢？」

「天才是一能夠用讓人眼花撩亂的手法將其中一個成分玩弄於股掌間，同時利用其他成分提供養分的人。」

他喝了一口酒之後，開口說：「大美人，好久不見，妳還一心想自殺嗎？」

「沒有了，」經過的那名女子說：「我現在在接受集體治療。」

「太好了。」貝爾博這麼跟她說，然後轉頭對我補了一句：「也可以集體自殺，您說對不對？」

「那瘋子呢？」

「希望您沒有把我的理論當成金玉良言。我沒有要拯救世界，我只是說對出版社而言，怎樣的人是瘋子。這個理論純屬虛構，OK？」

「沒問題。現在換我請您喝一杯。」

「好。皮拉德，冰少一點，不然溶入血液速度太快。好。智障連說話都不會說，口水流不完，大腦麻痺。因為肢體不協調，冰淇淋拿起來會抹到額頭上。走旋轉門的時候會從反方向進去。」

「怎麼可能？」

「他做得到，所以才不是智障。這種人我們無需理會，一眼就能認出來，他也不會到出版社來。所以不管他。」

「不管他。」

「低能比較複雜，那是一種社會行為，低能老是談杯子外的事情。」

「什麼意思？」

「像這樣。」貝爾博伸出食指，指著杯子外的吧台。「他想談杯子裡的事情，可是他無能為力，只能談外面的事。簡單來說，就是一天到晚做蠢事的人，會問一個被老婆甩掉的男人你美麗的老婆好嗎這類問題。這樣解釋清楚嗎？」

「清楚。我明白了。」

「低能是很搶手的，尤其在社交場合。他會讓大家都覺得尷尬，但是製造很多茶餘飯後的話題。正向發展下去，他會變得越來越老練，每次有人幹蠢事他就談杯子外的事情，可以轉移話題。這種人我們也不用管，因為他們沒有創造力，只會照本宣科，所以絕對不會有稿子送進出版社的。低能不會說貓咪汪汪叫，但是會在其他人聊狗的時候說起貓的事情。他搞不清楚對話規則，如果錯得剛剛好就昇華了。我覺得這種人越來越少，他們是中產階級道德觀的宣揚者，需要一個維爾迪蘭夫人的沙龍，或需要蓋爾芒特的家<sup>110</sup>。你們學生還讀這些東西嗎？」

「我讀。」

「低能就是繆拉<sup>11</sup>。他在閱兵的時候看到一個盛裝打扮的馬丁尼克<sup>12</sup>人。『您是黑人？』繆拉問他。那人回答說：『報告將軍，黑的是我的皮囊。』繆拉說：『很好，很好，繼續下去！』您聽懂了嗎？您要知道，其實今天晚上我是來慶祝我作了一個重要決定的：我戒酒了。再來一杯？不要回答，否則會讓我有很深的罪惡感。皮拉德！」

「那麼笨蛋呢？」

「哦，笨蛋在行為舉止上不會出錯，錯在邏輯思考上。他們會說所有的狗都是家畜，所有的狗都會汪汪叫，而所有的貓也都是家畜，所以牠們也都汪汪叫。或者是，所有雅典人都非不死之身，比雷埃弗斯<sup>13</sup>的所有居民也非不死之身，因此所有比雷埃弗斯人就是雅典人。」

「說得沒錯。」

「但是也有例外。笨蛋有可能基於錯誤理由說對一件事。」

「只要理由是正確的，就有可能說出錯的事。」

「見鬼了。要不然幹嘛為了當理性的動物這麼辛苦？」

「所有人形大猩猩都是從低等生命演化而來的，所有人類都是從低等生命演化而來的，所以所有人類都是人形大猩猩。」

「說得滿好的。我們說到這裡，您已經開始懷疑有什麼東西不對勁了，可是需要花點工夫才能證明到底是什麼東西不對勁，以及不對勁的原因何在。笨蛋是一大隱憂。低能你立刻就能認出來（更不用說智障了），可是笨蛋的推論跟你的幾乎一樣，只有極小的差異。他們是謬誤推論大師。編輯遇到這種人無計可施，得窮其一生跟他周旋。出版社會出版很多笨蛋的書是因為剛開始被說服了。但是編輯本來就沒義務認出笨蛋。既然連科學院都做不到，

編輯又為何非做到不可？」

「哲學不會這樣。聖安瑟莫<sup>14</sup>的本體論論述很蠢，天主應該存在是因為我可以把祂當作一個完美的人，包括祂的存在都是完美的。他把思想存在和真實存在混為一談。」

「沒錯，但是愚蠢的還有高尼羅<sup>15</sup>的反駁。我可以想著海中一座小島，即便那座小島不存在。他把偶然跟必然搞混了。」

「笨蛋大對決。」

「是，而且天主樂歪了。祂讓自己顯得高深莫測，其實是為了凸顯聖安瑟莫和高尼羅有多笨。那真是造物的崇高目標啊，此舉根本遂了主的心願。這一切都是為了宣告世間蠢事。」

「我們身邊淨是笨蛋。」

「想逃也逃不掉。所有人都是笨蛋，除了您跟我。我不想失禮，除了您好了。」

「我猜這應該跟歌德爾<sup>16</sup>的研究有關。」

「我不知道，我是智障。皮拉德！」

「輪到我請客了。」

「我們等會兒再分帳吧。埃庇米尼得斯<sup>17</sup>是克里特人，他說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騙子。他是克里特人，一定很了解克里特人，他都這麼說了，就一定是真的。」

「這個很蠢。」

「聖保祿致弟鐸書<sup>18</sup>。您聽這個：所有那些認為埃庇米尼得斯是騙子的人，就只好相信克里特人了，可是克里特人不相信克里特人，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克里特人認為埃庇米尼得斯說謊。」

「這算不算蠢？」

「這要看您了。我剛才說過，要辨識笨蛋並不容易。笨蛋也可以得諾貝爾獎。」

「讓我想想看……的確有幾個不相信主在七天內創造了世界，但他們不是基本教義派，然而有幾個基本教義派人士相信主在七天內創造了世界，所以不相信主在七天內創造世界的人就不會有基本教義派分子。這個夠不夠蠢？」

「我的主啊，這時候說這句話很應景……我不知道。您認為呢？」

「即便是真的，也很蠢。這個說法違背了三段論法的其中一個準則，不可能從兩個小前提得到結論。」

「萬一您是笨蛋呢？」

「那我就有很多人可以作伴了。」

「說得也是，我們身邊多得是笨蛋。說不定換一個邏輯來看，我們的愚蠢對他們而言是睿智。整個邏輯史都致力於界定愚蠢這個觀念。實在太龐大了。每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另一個人眼中的笨蛋。」

「思想跟愚蠢是一致的。」

「不對。一個愚蠢的想法跟另一個想法沒有一致性可言。」

「很有深度。已經兩點了，皮拉德等會兒就要打烊，我們也差不多要發瘋了。」

「我知道了。瘋子一眼就能認出。笨蛋看不出破綻，笨蛋會想辦法展示他的論述，雖然邏輯歪斜，但仍然有邏輯。瘋子根本不擔心邏輯問題，就算短路他也繼續往前走。對他而言，這一切說明了一切。瘋子沒有既定想法，不管想到什麼都樂於去證明它。而且只有當他面對舉證義務時信口開河，還自告奮勇要找出啟迪的時候，才能認出他是瘋子。您可能不會覺得奇怪，但是瘋子遲早一定會說到聖殿騎士。」

「屢試不爽？」

「也有瘋子是不談聖殿騎士的，會談的瘋子比較陰險狡詐。剛開始你不會察覺，他們講話的樣子也很正常，然後毫無預警……」貝爾博本打算再叫一杯威士忌，但是他猶豫了一下，開口要求結帳。「說到聖殿騎士，前天有一個傢伙給了我一份談這個主題的稿子，我覺得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瘋子，只是長得人模人樣。稿子開頭寫得不愜不火，您想看一看嗎？」

「很樂意，說不定能找到我有用的資料。」

「我覺得應該沒有。但如果您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可以來出版社坐坐。辛切羅·雷納托路一號。這可能對我幫助比較大。您可以立刻告訴我那份稿子是否符合史實。」

「您為什麼會相信我？」

「誰說我相信您？您如果來，我就相信您。其實我相信的是好奇心。」

這時一名學生走了進來，擺著一張臭臉。「同志們，在納維歐運河邊有幾個法西斯餘孽拿著鐵鍊在閒晃！」

「我來搞定。」那個有兩撇鬍子，為了列寧罵過我的人說：「同志們，出發！」大家都出去了。「我們呢？也一起去？」我有點心虛。

「不了。」貝爾博說。「那是皮拉德讓人放的假消息，好清空店裡的客人。今天是我戒酒第一天，心情不佳，八成是禁慾引發的心理恐慌。我跟你說的所有那些事情，包括這一秒在內，全都是假的。晚安，卡索朋。」

他的不育無窮盡。陷入神魂超拔。

——蕭沉，《惡質造物神》，巴黎，Gallimard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合集書名標題《窒息的思想》<sup>119</sup>

在皮拉德小酒館一席話，讓我看到了貝爾博的另一面。若細心觀察，便能察覺在他冷嘲熱諷背後的鬱鬱寡歡。我不能說那是一個面具，或許面具是他不經意說出的知心話。貝爾博在公眾場合表現出來的冷嘲熱諷，其實洩漏了他內心最真摯的感傷，他毫不露痕跡加以掩飾，於是用矯揉做作的憂鬱貌當作面具。

如今我看到這篇文章，是他把原本打算隔天在葛哈蒙出版社告訴我的編輯意見用小說形式寫出來的。我看到了他的尖酸刻薄，他的熱情洋溢，他對編輯只能以間接方式寫作感到失望，他始終終未能實踐的創作萬般惋惜，他的高道德感逼得他自我懲罰，因為他渴望的是他沒有權利得到的，以至於他的渴望變成如此可悲而平庸。我從沒見過有人比他更擅長用自我貶抑來自憐的。



明天見青年秦提。

1. 很不錯的論文題目，很嚴謹，或許學術味過重。

2. 結尾部分，比較卡圖魯斯、新詩派<sup>121</sup>和當代前衛主義，令人拍案叫絕。

3. 何不當作前言？

4. 想辦法說服他。他會說語文學研究不適合走當頭棒喝路線。他受指導教授制約了，很可能會在前言部分迷失，影響他的學術生涯。這麼棒的想法放在最後兩頁會被忽略，放在開頭就無法視而不見，可能會惹惱大老。

5. 可以用斜體字，當作一種漫談，與真正的研究無關，如此便可讓假設只是假設，不會影響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能立刻吸引讀者，讓他們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此書。

我是真心要他挑戰自由，還是在利用他寫我自己的書呢？

用兩句話說明一本書。我用別人的作品創造世界。我沒有自己拿起黏土捏揉，而是在別人已經雕好、黏土都硬了的雕像上輕輕地敲打。敲得好，摩西他就會開口說話。

見威廉·莎士比亞。

「我看了您的稿子，寫得不錯。有張力，有想像力，有戲劇性。這是您第一次寫作？」

「不是，我先前寫了另外一齣悲劇，是關於一對威洛納戀人的故事……」

「我們先談這部作品吧。莎士比亞先生，我想知道您為何將故事背景設定在法國，為什麼不設定在丹麥呢？我只是隨便舉例。其實很簡單，只要換幾個人名，把沙隆城堡該名叫赫爾辛格城堡就好……背景設在北國，有點齊克果<sup>122</sup>的味道，那麼所有這些存在主義張力……」

「您說得對。」

「我想也是。還有，您的作品需要在風格上做些調整，稍微修一下就好，就跟理髮師拿鏡子放在後腦勺給您看結果前最後再剪幾下那樣……例如父親的鬼魂，為什麼要放在最後面？我覺得可以移到開頭，好讓王子一開始就受到父親出言告誡影響，跟母親發生衝突。」

「我覺得這個建議很好。只需要更動一幕。」

「沒錯。還有風格。我們拿一段來看好了。這段，王子走到舞台前，開始思索究竟該不該採取行動。這一段很美，真的，可是我覺得不夠緊張。『行動還是袖手旁觀？真是令我焦慮的疑問！是否應忍受坎坷命運打擊，或……』為什麼要說令我焦慮的疑問呢？我會讓主角說這是一個問題，是問題，懂嗎，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對於存在的根本質疑。還有，第一句要換成生存和毀滅，意思是……」

生很多小孩，讓他們用另外一個姓，就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你的。就像化身為平民的主。你即主，在城裡走來走去，聽聽大家怎麼說你。主這樣，主那樣，如此世界多美麗，宇宙的萬有引力多優雅，你鬍子下的嘴角揚起（得戴上假鬍子出門，其實不用，不要鬍子，因為有鬍子的主你一眼就能認出），你對自己說（主的唯我論<sup>12,3</sup>向來很具戲劇性）：「你看，這是我，而他們不知。」然後人在街上撞了你一下，說不定還飆了你幾句髒話，受辱的你開口道歉，反正你是主，你如果要的話，彈一下手指，這個世界就會灰飛煙滅。但你是如此無所不能，因此決定慈悲。

一本關於主隱姓埋名的小說。算了，如果我能想到這個，別人肯定早就想到了。

隨筆。你是一個作者，還不知道自己有多偉大的時候，你愛的她背棄了你，人生失去

了意義，有一天，為了遺忘，你搭鐵達尼號出門旅行，在南方海域遭逢船難成為難民，救你的（你是唯一倖存者）是一群土著，你在只有巴布亞人居住的一個島上一待就是好多年，沒有人知道你的下落，島上少女晃動著雞蛋花環無法全部遮住的胸脯，對你唱著柔情似水的歌曲，你漸漸習慣了，他們叫你吉姆，他們都那樣叫白人，一個琥珀色皮膚的女孩一天晚上出現在你的棚屋裡，她對你說：「我，你的，你跟我一起。」說起來入夜後躺在前廊，她輕撫看著南十字星的你的額頭，還滿不錯的。

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他的一律不知道。一天島上來了一艘機動船，船上載著幾個荷蘭人，你這才知道已經過了十年，你可以跟他們一起走，但是你猶豫了，你寧願用椰子交換食物，你答應要負責大麻的採收，那些原住民都為你工作，你開始在島和島之間穿梭，變成了大家口中的大麻吉姆。一個因為酗酒毀了自己的葡萄牙冒險家跟你一起工作以便贖罪，大家都在談論你，說你周遊於巽他海域<sup>124</sup>，為汶萊蘇丹建言，助他對抗婆羅洲卡普阿斯河一帶的達雅族<sup>125</sup>，你重新啟用蒂普蘇丹<sup>126</sup>時期的老舊大砲，用釘子代替砲彈，還訓練了一群馬來族敢死隊，他們用荳蔻<sup>127</sup>把牙齒塗黑。在珊瑚礁區一帶兩軍相交的時候，用荳蔻塗黑了牙齒的老沙巴以身體做盾牌救了你，「大麻吉姆，我很樂意為你而死。」垂垂老矣的老沙巴，我的朋友。

你在蘇門答臘和太子港一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你跟英國人交涉，在達爾文港口你被視為精明商人庫茲<sup>128</sup>，對大家來說你就是庫茲。對原住民來說，你是大麻吉姆。可是有一天晚上，女孩在前廊輕撫你的額頭，跟大熊星座很不一樣的南十字星格外明亮的那個晚上，你發現你想回家。匆匆往返也好，只是想看看你在那裡還留下多少東西。

你上了一艘機動船，趕到馬尼拉，換搭螺旋槳小飛機飛往峇里島，然後是薩摩亞、阿德默勒爾蒂群島<sup>129</sup>、新加坡、安塔那那利佛<sup>130</sup>、廷巴克圖<sup>131</sup>、阿勒坡<sup>132</sup>、撒馬爾罕<sup>133</sup>、巴斯拉<sup>134</sup>、馬

爾他島，然後你就到家了。

相隔十八年，歲月在你的臉上留下痕跡，長年信風<sup>135</sup>造成皮膚黝黑，你變老了，或許也變俊美了。你才剛到就發現書店架上有你全部的著作，而且是收錄了評註的新版，你的名字就掛在以前學閱讀學寫字的學校門口，你是偉大的已故詩人，是世代的良心。充滿浪漫情懷的少女紛紛在你那空無一物的墳墓前自殺。

然後我遇見了你，我的愛，眼角滿是皺紋，依舊俊美的臉龐飽受記憶折磨，有著淡淡的悔恨。我在人行道上差一點與你錯身而過，我與你相距兩步，你看著我彷彿看著芸芸眾生，在他們的身影後面尋找另一個人。我本想開口說話，抹去時間的隔閡，但有何用？我不是已經得到了我想要的嗎？我是主，同樣孤單，同樣自負，因為跟萬物不一樣不是我的造物而同樣絕望。萬物都活在我的光之中，而我則活在我的愚昧讓人難以忍受的閃爍中。

去吧，去周遊世界吧，威廉·莎士比亞！你那麼有名，經過我身旁沒認出我來。我在心中低吟生存或毀滅，然後我跟自己說貝爾博不賴嘛，寫得不賴。去吧，老威廉，帶走屬於你的榮耀，你雖然創作，但是我將你重塑。

我們，其他人因我們而生，我們不該和演員一樣埋葬在獻祭之地。演員都假裝世界是另一回事，而我們則假裝有無盡的宇宙和世界，可能性永遠是複數……

人生怎會如此慷慨，竟提供了這般超然於平庸的報償？

在你的翅膀陰影下，耶和華。

——《兄弟會社傳說》<sup>136</sup>，收錄於《全宇宙之集體共同改革》，

卡塞爾，Wesdel出版社，一六一四年，最終版

第二天我到葛哈蒙出版社去。走進辛切羅·雷納托路一號，前廳滿是灰塵，看向中庭，那裡有一個繩索編織工坊。往右走有一個電梯，可以當作工業考古展示品，我想搭電梯上樓，但它大力抖了幾下始終不肯啟動，為謹慎起見我走了出來，沿著髒兮兮的木頭螺旋梯走了兩段。後來我才知道葛哈蒙先生之所以喜歡那個地方，是因為那裡讓他想起某個巴黎的出版社。門口掛著一個牌子，「葛哈蒙出版股份公司」，門開著，入口沒有總機也沒有保全，走進去之後先看到一個小小的辦公室，隨即有人迎上來，應該是女性，年齡不明，至於體型，委婉一點的說法是中等以下。

那人說的語言我覺得似乎在什麼地方聽過，隨即意識到那是幾乎沒有母音的義大利文。我說我找貝爾博，她讓我稍等後帶我穿過一條長長的廊道，走到底端一間辦公室。

貝爾博很客氣：「看來您是守信的人，請進。」他讓我坐在他的書桌前方，那書桌跟室內所有一切同樣老舊，上頭堆滿了書稿，靠牆而立的書架也是。

「您應該沒有被古德仁嚇到吧？」他問我。

「古德仁？那位……女士？」

「小姐。她的名字其實不是古德仁，我們這樣叫她是因為她長得很像《尼伯龍根之歌》<sup>137</sup>裡面的人，又有點條頓<sup>138</sup>口音，講話非常快，常常省略母音。但是她很重視公平正義，打字的時候就會省略子音。」

「她的職務是什麼？」

「可憐的她全包。您要知道，每一家出版社都有一個人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她是唯一一個能在她製造的混亂中找到東西的，這樣至少有稿子不見的時候，我們知道可以怪罪誰。」

「她會弄丟稿子？」

「大家半斤八兩。出版社每一個人都會弄丟稿子，我想那應該是我們滿主要的工作。但是總得找一個代罪羔羊啊，您說是吧？我只會責怪她沒把我希望搞丟的稿子搞丟，那些稿子就跟培根說他的《學術的進展》<sup>139</sup>一樣，都是些無預期的意外。」

「是在哪裡搞丟的呢？」

他雙手一攤：「不好意思，不過您這個問題不是很傻嗎？如果知道是哪裡搞丟的，自然就不會丟了。」

「沒錯。」我說。「那個，我在外頭看到葛哈蒙出版社的書，都覺得經過精心編纂，你們的出版目錄非常豐富，所有書都是在這裡完成的嗎？出版社一共多少人？」

「那個大辦公室裡都是技術人員，隔壁那間是我同事狄歐塔列維，他負責手冊書、長銷書，做很久也賣很久的書，也就是銷售期很長的書。我負責做大學教科書。您不要誤會了，這個工作並不繁複。當然啦，有些書我會很投入，我得看稿，但基本上整個工作沒什麼

風險可言，不管是經濟面或學術面。還有某研究院的期刊，大學單位出資、編輯的研討會論文集。作者若是第一次出書，他的老師會負責寫前言，所有責任都是老師的，作者至少要看兩次稿，確認引述跟註解都沒有問題，不拿版稅。如果書被採用為教科書，數年內能賣個一、兩千本，就回本了……沒有任何驚喜，每一本書都能賺錢。」

「那您做什麼？」

「很多。首先要選書。有些書是我們出資出版的，幾乎都是知名作家譯本，好讓出版目錄有點看頭。還有一些自己送過來的投稿，很少有可看度，不過還是要看一下，以防萬一。」

「您樂在其中嗎？」

「樂在其中？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

這時走進來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身上的外套大了好幾號，少許金髮落在同樣金黃色的濃密眉毛上，說話很輕柔，像是在教小孩。

「我真的受夠了那個《稅務入門》，我得全部重寫，可是我完全沒有意願。我打擾到你們了嗎？」

「他是狄歐塔列維。」貝爾博幫我們介紹。

「他是來看聖殿騎士團那本書的嗎？好可憐。我跟你說，我想到一個還不錯的點子：茨岡<sup>140</sup>都市學。」

「很棒。」貝爾博很欽佩。「我想到的是阿茲特克<sup>141</sup>騎馬術。」

「棒呆了。可是這個議題應該歸類於剪肉湯學，還是不可能學？」

「這個我們得研究一下。」貝爾博說。他在抽屜裡翻找，拿出一疊文件。

「這是剪肉湯學……」

他看了我一眼，發現我一頭霧水。「剪肉湯學，是您教我的，如何剪湯的一門學問。不對，」他跟狄歐塔列維說，「這不是組，只是一門學科，跟打招呼機械學和臨陣脫逃學一樣，都歸在無用偽學組下面。」

「什麼是無用偽？……」我忍不住了。

「就是把一根毛髮剪成四段的一門藝術。這個組專教你學會一些無用的技術，例如打招呼機械學是要教你如何建造一台跟大嬸打招呼的機器。我們不是很確定臨陣脫逃學是否該納入這個組，畢竟那是教導別人如何在千鈞一髮之際脫身的藝術，說起來不能算是無用的，對吧？」

「拜託您，別賣關子了……」我想求他。

「是狄歐塔列維和我一起籌畫的知識改革計畫。要成立一個比較微不足道學系，專門教授無用或不可能的學科。比較微不足道學系旨在培育能夠不斷提升無用學科數量的學者。」

「這個系分幾個組？」

「目前分四個組，但應該已經包含了所有學科。無用偽學組算是基礎課程，旨在遵循微不足道的理念教學。最重要的組是不可能組，例如茨岡都市學和阿茲特克騎馬術……藉由教材的付之闕如就能深刻理解其微不足道，以及不可能組的不可能性。還有摩斯語素、南極農業史、復活島繪畫史、當代蘇美文學、蒙特梭利檢驗科學體制、亞述——巴比倫集郵、前哥倫布帝國的水車科技、點字圖像學、默片語音學……」

「你覺得撒哈拉沙漠群眾心理學如何？」

「很好。」貝爾博說。

「很好。」狄歐塔列維很真心。「您應該加入我們。這年輕人有潛力，雅克伯，對吧？」



「對，我一眼就看出來了。昨天晚上他很有頭腦地提出了不少愚蠢論證。既然您對這個計畫有興趣，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說。我們的矛盾修辭組有什麼？我找不到筆記。」

狄歐塔列維從口袋拿出一張小紙條，用一種長輩的和藹眼神盯著我：「矛盾修辭，如字面所述，研究的是學科的自我矛盾性。所以我個人認為茨岡都市學應該歸類於這一組……」

「不對，」貝爾博說。「除非是遊牧都市學。因為不可能組是跟經驗的不可能性有關，矛盾修辭組則是修辭的矛盾性。」

「我們再研究。所以歸到矛盾修辭組的有什麼？喔，革命的體制、巴門尼德<sup>142</sup>的動能學、赫拉克利特<sup>143</sup>的靜力學、斯巴達的窮奢極侈，人民寡頭政治體制、革新傳統史、邏輯重言句<sup>144</sup>辯證、布林<sup>145</sup>之辨……」

我被激到，決定讓他們知道我也有兩把刷子：「我建議加入異常之規範如何？」

「很好，非常好！」兩個人異口同聲說完，便低頭做筆記。

「還有一件事。」我說。

「什麼事？」

「你們若讓這個計畫公諸於世，一定會有一大堆人捧著有可信度的作品找上門。」

「雅克伯，我就跟你說這個年輕人腦袋很靈光。」狄歐塔列維說。「你知道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嗎？我們不知不覺中勾勒了真知的理想面貌，揭露了可能之必要性。所以必須保持緘默。我得走了。」

「去哪裡？」貝爾博問他。

「現在是星期五下午。」

「喔，我的老天爺。」貝爾博說完這句，轉頭對我說：「對面公寓有兩三戶人家，都是正統派猶太教徒，頭上戴黑帽、蓄鬍留捲髮的那種，在米蘭人數不多。今天是星期五，太

陽下山後就是星期六了，他們會開始準備，擦亮燭台、料理食物，把東西擺放定位，這樣第二天就不需要用火，包括電視機也整夜開著，並且選好頻道後就不能換。我們的狄歐塔列維有一個小小的望遠鏡，他會很厚顏無恥地從窗戶偷看，陶醉其中，恨不得能跑到對街人家裡去。」

「為什麼？」我問他。

「因為我們的狄歐塔列維很頑固，認定自己是猶太人。」

「什麼叫我很頑固？」狄歐塔列維氣呼呼地說。「我就是猶太人。卡索朋，您有意見嗎？」

「我怎麼會有意見。」

「狄歐塔列維，」貝爾博語氣堅定。「你不是猶太人。」

「怎麼不是？那我的名字是怎麼回事？就跟葛拉茲雅迪歐、迪歐西亞孔特一樣，這些名字都是從希伯來文翻譯過來的，是猶太區才會取的名字，像肖洛姆·阿萊赫姆<sup>146</sup>也是。」

「狄歐塔列維有祝福之意，戶政事務所的公務員常幫棄嬰取這個名字。你爺爺是棄嬰。」

「他是猶太棄嬰。」

「狄歐塔列維，你皮膚偏粉白色，喉音很重，你其實是白子。」

「既然有得白化症的兔子，就有得白化症的猶太人。」

「狄歐塔列維，一個人可以決定當集郵家，或當耶和華的見證人，但是沒辦法自己決定要不要當猶太人。除非你生來就是猶太人。別鬧了，你跟我們大家一樣，都不是猶太人。」

「我行了割禮。」

「拜託！隨便誰都可以基於衛生考量去割包皮。只要有醫生和一把熱灼鉗就可以辦

到。你幾歲行割禮的？」

「我們不需要追究細節。」

「非追究不可。猶太人很注重細節。」

「沒有人能證明我爺爺不是猶太人。」

「當然，他是棄嬰。但他也很可能是拜占庭王室的後代，或是哈布斯堡<sup>147</sup>王朝某人的私生子。」

「沒有人能證明我爺爺不是猶太人，而且他是在渥大薇拱廊<sup>148</sup>附近被發現的。」

「可是你奶奶不是猶太人，猶太人系譜從母不從父……」

「……撇開戶口登記問題不談，因為市政府的紀錄只不過徒具字面意義而已。另外還有血緣，我身上流的血，說明了為什麼我的思維如此符合猶太教法典教誨，你如果堅持說一個非猶太人也能夠跟我一樣符合猶太教法典教誨的話，那你就有種族歧視問題。」

狄歐塔列維轉身離開。貝爾博跟我說：「別在意，我們幾乎每天都吵，只是我每天都會想辦法找個新的話題來吵。其實狄歐塔列維是卡巴拉的信徒，也有基督徒是信奉卡巴拉的。再說，卡索朋，如果狄歐塔列維一心要當猶太人，我可以反對嗎？」

「我想不行，我們要民主。」

「我們要民主。」

他點燃一根香菸。我想起了來出版社的目的。

「您跟我提到有一份談聖殿騎士團的稿子。」我說。

「對……我找一下，裝在一個仿皮檔案夾裡……」他在一大落稿子中翻找，沒打算掀開其他檔案，就這麼把夾在中間的一份檔案抽出來。此舉十分危險。果不其然，那一落稿子全垮散落一地，貝爾博手中則拿著那個仿皮檔案夾。

我打開看了目錄和前言。「關於聖殿騎士被逮捕一事。一三〇七年腓力四世決定逮捕法國境內所有聖殿騎士。如今流傳一說，在腓力四世發布逮捕令前兩天，一輛裝著乾草飼料的牛車離開了巴黎的聖殿所在地，前往不明目的地。據說有一群騎士在一位名叫奧蒙特的騎士帶領下，奔赴蘇格蘭避難，加入蘇格蘭基爾溫寧的石匠行會。傳說中這些騎士與石匠打成一片，便將所羅門聖殿的秘密傾囊以授。我就知道。這個人也期待能透過聖殿騎士避難蘇格蘭一事找出共濟會<sup>149</sup>的起源……這個故事混淆了兩個世紀的事，純屬臆想。沒有任何證據，我可以找出至少五十本書說的故事都一樣，一本抄襲另一本。您看這裡，我隨便翻開一頁：「關於赴蘇格蘭避難的證明，就是時至今日，相隔六百五十年後，仍然有秘密組織自稱為聖殿騎士。這若不是一脈相承的話，該如何解釋？」看到了嗎？既然有穿著長靴的貓說他為卡拉侯爵效力，所以卡拉侯爵確有其人。」

「我懂了。」貝爾博說。「我會拒絕這份稿子。不過我對您說的聖殿騎士故事很感興趣，好不容易我有專家在此，絕不會輕易放過。為什麼大家都對聖殿騎士團念念不忘，卻對醫院騎士團<sup>150</sup>不屑一顧？您別現在告訴我，時間已經很晚了，狄歐塔列維跟我待會得到葛哈蒙先生家吃晚飯，大約十點半左右結束。我若能說服早睡又不喝酒的狄歐塔列維跟我一起去皮拉德坐坐，您會在那裡嗎？」

「不然我還能去哪兒呢？我屬於失落的一代，唯有與我同類之人的孤獨相互依偎，才能找到我自己。」

弟兄和聖殿大師們

飽食終日荷包滿盈

黃金白銀與錢財

享受奢華尊貴生活

遭逢何事？如今何安在？

——《福維爾傳奇後傳》<sup>151</sup>

《阿卡迪亞的牧人》<sup>152</sup>。那天晚上，皮拉德小酒館宛如黃金年代<sup>153</sup>的縮影。那晚給人的感覺是不僅革命不再是空談，而且背後還多了企業聯盟贊助。只有在皮拉德這裡可以看到一臉大鬍子的棉花廠老闆穿得跟愛斯基摩人一樣，和穿著雙排釦西裝搭配領帶的未來通緝犯一起玩撲克牌。我們正處在規範被顛覆的破曉時分。六〇年代初，鬍子代表的是法西斯，不過要符合某種特定線條，臉頰部分得刮乾淨，像法西斯四大巨頭之一伊塔羅·巴爾波那樣。六八年的時候蓄鬍曾被大加撻伐，後來此舉則不再被賦予任何意義，各人可以自由選擇。鬍子向來是一種面具（可以戴假鬍子不讓人認出來），但在七〇年代初可以選擇用真鬍子掩飾面目。說真話扯謊。讓真相成謎，難以捉摸，因為面對大鬍子的時候很難推論鬍子下的意識

形態。只是那天晚上，鬍子出現在某些沒有蓄鬍的光溜溜的臉上，讓人明白他其實可以蓄鬍，之所以放棄只不過是為了挑戰。

我離題了。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進來的時候一副驚魂未定的模樣，兩人交頭接耳，對剛剛才結束的晚餐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後來我才知道他們跟葛哈蒙先生共進晚餐時發生了什麼事。

貝爾博立刻叫了幾杯他最喜歡的烈酒，情緒緊繃的狄歐塔列維想了半天之後，決定要一杯蘇打水。我們在皮拉德最裡頭找到了位子，那張小桌子原本坐著兩個電車工人，因為第二天得早起才空了出來。

「說吧，快說，」狄歐塔列維說，「這些聖殿騎士……」

「不……請不要讓我神經緊張……這些東西到處都看得到……」

「我們比較喜歡口述傳統。」

「口述比較符合神秘主義，」狄歐塔列維說，「主創造世界是用說的，可不是靠發電報的。」

「先有光，停。然後才有文字。」

「我想您指的是得撒洛尼書<sup>154</sup>。」我說。

「聖殿騎士，麻煩您。」貝爾博直截了當。

「所以……」我說。

「沒有人用所以當一句話的開頭。」狄歐塔列維提出抗議。

我作勢起身，等著他們開口求我，結果沒人理我，我只得坐下。

「好吧，我的意思是，聖殿騎士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事，OK？有兩個人，偉大的聖墓守護者戈弗雷·德·布庸<sup>155</sup>發願又犯願，鮑德溫<sup>156</sup>則當上了耶路

撒冷第一個國王，那是在聖地建立的基督王國。不過掌控耶路撒冷是一回事，掌控巴勒斯坦其他地方是另一回事。薩拉遜人<sup>157</sup>雖被打敗，但並未被完全殲滅。在那裡生活並不容易，無論是對新來者或朝聖者而言皆如此。所以在一一一八年鮑德溫二世任內，有九個人來到耶路撒冷，領頭者為胡格·德·沛恩<sup>158</sup>，他是基督貧苦騎士修會最初的核心成員。此團體雖名為修會，成員卻佩帶長劍，身穿盔甲，除遵守貧窮願、貞潔願和服從願外，另發願守護朝聖者。耶路撒冷國王、主教和每一個人紛紛捐獻金錢，招待住宿，安排他們住在所羅門聖殿中庭，所以才有聖殿騎士之稱。」

「這些人是誰？」

「胡格和另外八個人很可能是理想主義者，受到十字軍東征的神秘啟發，但後來的旁系成員則變成了投機分子。耶路撒冷這個新王國就像是當年的加州，能發財致富。他們在家乡看不到前景，也說不定有人捅過大樓子。我是覺得可以把這些人理解成外國傭兵那樣的角色。你如果惹了麻煩該怎麼辦？就去當聖殿騎士啊，可以看看新風景，可以玩耍，可以動手打人，不但有人供養，幫你打扮，最後你的靈魂還能得到救贖。不過你要夠走投無路才行，因為畢竟得到沙漠裡去，睡在營帳裡，日復一日除了其他聖殿騎士和幾個土耳其人之外看不到半個人影，在烈日下騎馬，忍受乾渴，還要把其他倒楣鬼開膛破肚……」

我頓了一下。「恐怕我把故事說得太像西部片了。故事還有第三個階段：修會日漸壮大，就連原本在家鄉享有高社經地位的人也想加入，到了這個時候，聖殿騎士未必得去耶路撒冷，也可以留在家裡當騎士。說起來有點複雜。有時候，這些人很像散兵勇將，有時候又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舉例來說，他們其實不算有種族歧視，雖然敵人是穆斯林，去耶路撒冷就是為了對付穆斯林，但是他們秉持騎士精神互相尊重。若有王公大臣等級的使者從大馬士革前往耶路撒冷，這些聖殿騎士會把已經改為教堂的小型清真寺交給他，以便讓使者進行

膜拜儀式。有一天一個法蘭克人走進教堂，在那個神聖場所裡看到有穆斯林，便對他拳腳相向。聖殿騎士把那個小心眼的傢伙趕走後，向穆斯林道歉。然而此一與敵人相濡以沫之舉後來變成了致命傷，因為在審判時，聖殿騎士被控與七個神秘的穆斯林有來往。很可能指控屬實，就像上個世紀那些冒險家受非洲迷惑，他們沒受過正規的僧侶教育，對意識形態的差異沒有足夠敏銳度，你們可以把那些聖殿騎士想成阿拉伯的勞倫斯，去阿拉伯沒多久，就把自己打扮得跟酋長一樣……再說，他們的作為恐怕是有待商榷，基督教那些歷史編纂學者如紀堯姆·德·提爾<sup>159</sup>等人只要逮到機會就卯起來抹黑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極短時間內就變得太過強大。這跟聖伯爾納鐸<sup>160</sup>有關。你們知道聖伯爾納鐸吧？能幹的領導長才，帶領本篤會改革，拆掉教堂內的繁複裝飾，如果有修士惹惱他，像亞伯拉德<sup>161</sup>，他就用麥卡錫<sup>162</sup>的手段對付那個人，如果辦得到，絕對會把那傢伙送上火刑架，萬一辦不到，就把那個人的書給燒了。而且大力宣揚十字軍，呼籲大家拿起武器衝衝……」

「您不怎麼喜歡他。」貝爾博作出評論。

「對，我受不了他。我要是能作主的話，一定會把他打入地獄最底層，休想封聖。不過他很會為自己吹噓，您看但丁怎麼捧他，竟然任命他為聖母的內閣大臣<sup>163</sup>。他能夠那麼快就變成聖人是因為他都跟對的人搞在一起。回到聖殿騎士。伯爾納鐸很快就意識到那是一個值得扶植的團體，所以大力讚揚那九個冒險家，把他們捧成基督軍團，也就是說聖殿騎士的英雄形象根本是伯爾納鐸一手打造的。一一二八年他在特魯瓦<sup>164</sup>召開宗教會議，就是為了替這些尚武修士正名，數年後更撰文讚揚這個基督軍團，並代為起草規章，一共七十二條。那規章很有趣，包羅萬象，每天要做彌撒，不得與被逐出教會的騎士往來，但是如果被逐出



教會的騎士希望加入聖殿騎士團，要抱持基督的悲憫之心接納他，你們看，我剛才說那些人  
是外籍傭兵是不是很中肯。他們要身披樣式簡單的白色斗篷，不得是皮草，但羔羊或公羊皮  
不在此限。不得穿流行的合腳鞋款，睡覺時要穿長衫和內褲，而且要有一個床墊、一張床單  
和一床被褥……」

「天氣那麼熱，豈不是臭死了……」貝爾博說。

「臭這件事我們稍後再談。還有其他嚴格規定：兩人共用一碗，進食不語，一週吃三  
次肉，每週五需懺悔，拂曉即起，若工作勞累可多睡一個小時，但必須在床上唸十三遍天主  
經。騎士團有一位大團長，其餘皆為從屬階層，包括上士、侍衛、族人和僕人。每一個騎士  
有三匹馬和一個侍衛，韁繩和馬鞍上不得有任何奢華裝飾，武器不得要花稍但要精良，不准  
狩獵，僅准獵獺，總而言之，要懺悔也要能打。而且伯爾納鐸還特別強調貞潔願，因為那些  
人不是待在修道院裡，而是在戰場上，在世界的舞台上，如果我們要把那個年代被視為聖地  
的那一丁點大的地方稱之為世界舞台的話。總而言之，規章說有女性陪伴在身旁是極其危險  
的事情，親吻的對象只有母親、姊妹和阿姨。」

貝爾博罵了一句髒話。「什麼阿姨，我寧願守貞守緊一點……我記得聖殿騎士不是被  
指控犯了雞姦罪嗎？法國作家克洛索夫斯基<sup>165</sup>寫了一本書《巴風特》，巴風特<sup>166</sup>是誰？是這  
些聖殿騎士膜拜的惡魔，對吧？」

「我現在要講到這一點。可是你們要想一想，他們過的其實是一種船員生活，在沙漠  
中一待就是好幾個月，身處在惡魔老家，天黑了，你跟那個和你共用一個碗吃飯的傢伙一起  
躺在營帳裡，你又暈又冷又渴又害怕，很想回家找媽媽。這時候你會做什麼？」

「向同性求愛，跟特班軍團<sup>167</sup>一樣。」

「你們想想看那個日子有多難過，每次攻進城裡，其他沒有發願的武士撲向芬芳撲

鼻、眼神迷濛的少女，而呆立在散發香氣的黎巴嫩雪松林中的聖殿騎士要做什麼呢？把少男留給他吧。現在你們明白為什麼會有『像聖殿騎士一樣狂飲咆哮』這麼一句話了吧。說起來若有教堂神甫帶著他的文盲士兵窩在壕溝裡猛灌烈酒、口出穢言，實在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這樣就算了。偏偏聖殿騎士團的封印章圖案是兩人一組，緊貼著共騎一匹馬。明明按照規章每個人有三匹馬，為什麼要共騎？那應該是伯爾納鐸的主意，以凸顯貧窮，或隱喻他們兼具僧侶和騎士兩種身分。可是你們認為老百姓看到這些僧侶騎著馬跑來跑去，坐在後面的挺著肚子抵著前面那人的屁股，會怎麼想？肯定閒言閒語滿天飛……」

「……他們絕對是自找的沒錯，」貝爾博說。「可是，難道那個聖伯爾納鐸是笨蛋嗎？」  
「不，他不是笨蛋，但他是僧侶，那個年代的僧侶對身體的認知很奇怪……我剛才還擔心把故事說得太像西部片，但仔細想想，你們或許可以聽聽看伯爾納鐸怎麼形容他心愛的聖殿騎士。我記得很清楚，實在太經典了：『他們厭惡啞劇演員、騙子、變戲法的、不雅樂曲和滑稽劇，避之唯恐不及，他們將頭髮剪短，因為從〈宗徒大事錄〉中得知男人花力氣照顧頭髮是很愚蠢的事。』<sup>168</sup>所以他們從來不梳理，也很少洗頭，留一把大鬍子，他們因為飛沙走石所以渾身發臭，因為盔甲和高溫而汗穢骯髒。』」

「我一點都不想跟他們當鄰居。」貝爾博說。

狄歐塔列維說話了：「這是典型的隱士作為，為了輕蔑自己的身體，會保持一種髒兮兮但健康的狀態。不是有一位聖馬卡利歐住在高柱之上，有蛆從他身上掉下來，他還撿起來放回身上，只因為他認為蛆也是天主造物，應該有屬於他們的豐盛筵席嗎？」

「在高柱上修行的是聖西默盎<sup>169</sup>，」貝爾博說，「但我認為他之所以待在柱子上，是為向了下面經過的人吐口水。」

「我討厭啟蒙主義風格的幽默感。」狄歐塔列維說。「總而言之，不管住在柱子上的

人是馬卡利歐或西默盎，反正有人如我所說以高柱為家，而且確實發生過蛆這件事。但我不是這類事情的專家，因為我對非猶太教徒的瘋狂行為沒有研究。」

「你那幾位赫羅納的拉比<sup>170</sup>都是清白的。」貝爾博說。

「他們之所以待在骯髒的陋室裡，全是因為你們這些非猶太人將他們強制隔離在猶太區裡。聖殿騎士不一樣，是自找的。」

「我們別起內訌。」我說，「你們有沒有看過行軍結束回來的新兵？我說這些只是為了讓你們明白聖殿騎士有多矛盾。他們要維持神秘色彩，又要禁慾，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做愛，卻偏偏得去沙漠砍下基督敵人的腦袋，砍得越多，集點越多，離天堂就越近。全身發臭，毛髮越留越長，然後伯爾納鐸還要他們攻下城池之後不得撲向任何少女或老嫗，在風沙滾滾的漆黑夜晚，也不能向心儀的同袍尋求任何慰藉。要如何兼顧僧侶和武士身分，一邊打打殺殺一邊唸萬福瑪利亞，還不能面對面看自己的表妹。圍城多日後攻進城內，其他十字軍當著哈里發的面強暴他的妻子，那些美麗的書拉密少女<sup>171</sup>解開緊身上衣開口說占有我占有我只求你饒我一命……可是聖殿騎士什麼都不能做，他們必須忍住，全身發臭，跟伯爾納鐸要求的一樣毛髮雜亂，然後口中喃喃頌禱以完成夜禱禮儀……話說回來，光看那些明細表……」

「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聖殿騎士團的規章，很晚才完成編纂，那時候騎士團已經紀律鬆散了。沒有比戰爭結束後軍隊無所事事更糟糕的。舉個例子吧，後來規章還明訂禁止吵架，禁止為了報復傷害基督徒，不准向婦女買東西，不得汗巖修會弟兄。不能搞丟奴隸，不能暴怒然後說『我要投靠薩拉遜人！』，不能因疏於照顧弄丟馬匹，除了貓狗之外不能贈送動物為禮，不得未經允許外出，不得破壞大團長團印，夜間不得擅離職守，不得未經許可借錢給騎士團，不得

在盛怒之下將衣服丟在地上。」

「從禁令內容便得以一窺大家的生活習性。」貝爾博說。「勾勒出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

「所以，」狄歐塔列維說，「有一個聖殿騎士某天晚上因為其他同袍說了或做了某件事情把他惹毛之後，未經允許趁夜騎馬外出，帶了一個薩拉遜小廝在身旁，馬鞍上還掛了三隻公雞，他去找了一個舉止輕佻的女子，把公雞送給她，換來溫存一夜的機會……沒想到在他開董的時候，那個少女騎馬跑了，我們這位汗流浹背、披頭散髮更甚平日的聖殿騎士，垂頭喪氣回到家，為了不讓人發現，就塞錢（聖殿的錢）給沒事就坐在板凳上像禿鷹一樣等候獵物的放高利貸的猶太人……」

「若照你所言，那人肯定是該亞法<sup>172</sup>。」貝爾博說。

「欸，那是樣板人物。總之，這個騎士找不回少女，至少得找匹馬混充一下。可是另一名聖殿騎士發現了這件事，到了晚上（大家都知道，在那個小團體裡面閒話很多）用膳時送上肉，還繪聲繪影地曖昧影射。隊長起了疑心，事情越講越夾雜不清，騎士一臉羞愧，最後拔出匕首，衝向同袍……」

「衝向告密者。」貝爾博確認角色。

「衝向告密者，沒錯。他衝向那個倒楣鬼，劃破對方的臉。對方伸手拔劍，兩個人打成一團。隊長試圖用刀背敲擊分開他們，其他弟兄則哈哈大笑……」

「像聖殿騎士一樣狂飲咆哮……」貝爾博說。

「向主發誓，以主之名，求主慈悲，天主庇佑，天可憐見啊！」我的語氣更誇張。

「沒錯，我們的聖殿騎士會發脾氣，會……聖殿騎士發脾氣的時候會怎樣？」

「臉上浮現殺氣。」貝爾博提出建議。

「很好，就聽你的。臉上浮現殺氣，然後把衣服一脫往地上丟……」

「這破布還給你們，還有那個活見鬼的騎士團！」我接著說。「隨即一劍揮向騎士團印，將它劈成兩半，然後大喊說：『我要去投靠薩拉遜人！』」

「你一舉打破八個禁令。」

我為我的論述做了結語：「你們看這些傢伙，簡直大放厥詞，可是等到國王的司法爪牙逮捕他們，拿燒紅的烙鐵給他們看的時候呢？叛徒說，快招供，否則我就把烙鐵印在你們的屁股上！屁股？我看到這些鐵鉗就想笑，你們別小看了聖殿騎士，是我要把烙鐵印在你們和教宗的屁股上才對，腓力四世如果落到我手中，下場絕對跟你們一樣！」

「他招了，他招了！就是這樣！」貝爾博說。「立刻闖入密室，每天抹一層油，之後比較好燒。」

「跟小孩一樣胡鬧。」狄歐塔列維說。

這時候一個女孩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她鼻子上有一個草莓形狀的胎記，手上拿著一疊紙。她問我們是否已經簽過聲援阿根廷被逮捕同志的連署書，貝爾博連看都沒看就簽了名。「他們的日子一定過得比我慘。」他對一臉茫然的狄歐塔列維這麼說完之後，轉過頭去對那女孩說：「他不能簽名，他屬於印地安少數族群，不能寫自己的名字。他們很多人都因為政府迫害，被關在監牢裡。」那女孩同情地盯著狄歐塔列維看了好一會兒，然後把紙遞給我。

狄歐塔列維鬆了一口氣。

「他們是誰？」我開口問。

「還會是誰？阿根廷同志啊。」

「我知道，他們是哪一個團體的？」

「塔垮拉吧？」

「可是塔垮拉是法西斯欸。」我所知不多，純然信口胡謔。「你才是法西斯。」那女孩兇巴巴地頂了我一句，轉身離開。

「所以搞了半天，這些聖殿騎士其實是可憐蟲？」狄歐塔列維問我。

「不是，」我說，「是我不好，一心想把故事說得活潑一點。我們剛才說的是軍隊部分，同時也身兼修士的他們從一開始就收到許多豐厚捐贈，漸漸地在全歐洲建立了據點。你們想想看，西班牙的阿方索國王把整個國家送給他們，他立下遺囑，說如果他死後無繼承人的話，西班牙就歸聖殿騎士團所有。可是聖殿騎士沒信心，要求先預付部分，意思就是廢話少說東西拿來，結果就拿到了西班牙境內六座碉堡。葡萄牙國王送給他們一座森林，不過那座森林當時仍由薩拉遜人占領，聖殿騎士團索性發動攻擊，把摩爾人<sup>173</sup>趕走，建立了科英布拉城<sup>174</sup>。這些其實都是小插曲。總而言之，有一部分騎士在巴勒斯坦打仗了，但聖殿騎士團的勢力卻在祖國日漸壯大。這是為什麼呢？如果有人得去巴勒斯坦打仗，他需要錢，但是總不能隨身攜帶珠寶黃金吧，就把錢存到法國或西班牙或義大利的聖殿騎士團，等他到了目的地就能直接兌換或領取金錢。」

「這就是信用狀。」貝爾博說。

「沒錯。他們趕在翡冷翠銀行家之前發明了支票。這樣你們就知道，捐贈、戰利品加上金融操作獲利，聖殿騎士團變成了一個跨國組織。要經營如此龐大的企業，需要一個有頭腦的人，要能說服依諾森二世<sup>175</sup>同意讓他們享有特權，讓聖殿騎士團留下所有戰利品，各地資產完全不受國王、主教或耶路撒冷宗主教<sup>176</sup>管控，只向教宗負責。不須繳納什一捐<sup>177</sup>，還反過來可以在他們控管的領土上課徵什一捐……總而言之，這個企業不斷擴張，無人能置喙。可想而知各地主教和領主都看他們不順眼，卻又不能沒有他們。十字軍是烏合之眾，與

匆匆地出發，不知道要去哪裡也不知道那裡有什麼，聖殿騎士則是把沙漠當自己家，他們知道如何對付敵人，熟知那個地方，也深諳戰術。聖殿騎士團不是開玩笑的，雖然他們是靠突擊部隊的虛張聲勢闖出名號的。」

「他們虛張聲勢？」狄歐塔列維問我。

「常常如此，他們的政治手腕和管理能力，跟綠扁帽的動手不動腦之間有巨大落差，令人傻眼。就拿阿什卡隆城<sup>178</sup>來說好了……」

「拿下她吧，」貝爾博為了跟花枝招展的朵羅蕾斯打招呼，分了神。

朵羅蕾斯在我們旁邊坐下後說：「我也要聽阿什卡隆城的故事，我也要聽。」

「是這樣的，有一天法國國王、德國皇帝、耶路撒冷的鮑德溫三世<sup>179</sup>、聖殿騎士團的兩個大老和醫院騎士團共同決定要攻打阿什卡隆城。國王、貴族、主教、和帶著十字架、旗幟的神父跟提爾、拿撒勒<sup>180</sup>、該撒利亞<sup>181</sup>的總主教會合後浩浩蕩蕩出發，立在敵軍城牆外的除了一個個營帳，還有王室軍旗、彩旗和隆隆鼓聲……阿什卡隆城有一百五十個塔樓做屏障，城內居民早為這一天做了準備，家家戶戶都挖好了射擊口，堡壘固若金湯。我要說的是，這些事情，聰明的聖殿騎士應該要知道的，結果不然，他們興匆匆地排列出盾牌陣，還用木頭建造了幾座塔，你們知道，就是那種有輪子、可以推到城牆下發射火球、石塊和飛箭的臨時性高塔，遠處則安排了可以拋擲巨石的弩炮……阿什卡隆城的居民想用火攻木塔，可惜風向不利，火焰反而吞噬了城牆，造成幾處坍塌。可不是現成的攻入口嘛！這時候大家一擁而上，但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聖殿騎士團大團長強力阻攔其他人，只讓他自己的人馬進城。負面看待的人認為他這麼做是為了搜刮戰利品，以便充實聖殿騎士團的財富，正面看待的人則說那是因為他擔心城內有埋伏，所以派出他大無畏的部下擔任前鋒。總之，若是我的話，絕對不會讓他負責指揮，因為那四十名聖殿騎士以每小時一百八十公里的速度穿越全城，碰

上另一端的城牆後緊急煞車，惹得塵土飛揚，彼此互看不懂自己到那裡去幹嘛，然後冒著生命危險撤退，因為摩爾人從窗戶丟石頭和尖銳螺絲，打算置他們於死地，就連大團長也無法倖免。摩爾人封住城牆缺口，把屍體掛在牆上，在淫穢哄笑聲中翻看基督徒的睪丸。」

「摩爾人很冷血。」貝爾博說。

「跟小孩一樣胡鬧。」狄歐塔列維又說了一次。

「你說的這些聖殿騎士跟剛果人一樣胡攪蠻纏欸。」朵羅蕾斯聽完之後很興奮。

「我覺得比較像湯姆貓和傑利鼠。」貝爾博說。

我很後悔。我研究聖殿騎士兩年了，我敬愛他們。但是受到聽眾的高姿態刺激，我把他們說成了卡通人物。或許是紀堯姆·德·提爾的錯，做為編年史學家，他實在很不可信。聖殿騎士並沒有那麼野蠻衝動，他們身披白色斗篷，上頭有美麗的紅色十字，還有在黑暗中飄揚的聖殿騎士團黑白兩色旗幟<sup>182</sup>，都優雅地訴說著他們大無畏視死如歸，而聖伯爾納鐸提到的汗水，或許指的是他們絕決地向生命道別，在悚然笑容之下顯現出嘲諷的高貴情操時，黝黑皮膚散發的一種神采……法國歷史學家魏特里<sup>183</sup>說得對，他們在戰時是獅子，平時是溫馴羔羊，在戰場上狂野，禱告時虔誠，對敵人不留情，對弟兄友愛，他們如同聖殿騎士團旗，既黑又白，對基督的朋友展現純真，對基督的敵人陰鬱可怖……

他們是可悲的信仰鬥士，是沒落的騎士風範最後的代表，我為何要以寫小說的阿里奧斯托<sup>184</sup>角度看待他們，卻不願意當他們的讓·德·儒安維爾<sup>185</sup>呢？我想起儒安維爾這位路易九世<sup>186</sup>的傳記作家描述聖殿騎士的文字。既是文臣也是武將的他跟聖徒路易九世一起遠赴聖地。那時候聖殿騎士團已經成立一百五十年，參與十字軍東征的經驗老到，對什麼理念都沒有感覺。無論是梅利桑德女王<sup>187</sup>或得了癲瘋病的鮑德溫四世<sup>188</sup>，英雄身影已如縷縷幽魂消散



無蹤，黎巴嫩血淋淋內戰不斷，耶路撒冷已經失守過一次，紅鬍子腓特烈一世<sup>189</sup>在奇里其亞溺死，獅心王理查一世<sup>190</sup>潰敗後受盡屈辱變裝逃回國內。對聖殿騎士而言，基督教輸了，摩爾人對不同強權為了對抗一個文明而結盟有不一樣的看法，他們讀過伊本·西那<sup>191</sup>的書，不像歐洲人那麼無知。兩百年來面對這樣一個寬容、神秘、自由的文明怎麼能夠不受魅惑，更何況西方文明相形之下顯得粗鄙、俗氣、野蠻、食古不化？直到一二四四年，耶路撒冷再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淪陷，一百五十年前開始的戰爭，終於宣告失敗。基督徒從此不再騷擾那雪松飄香的平靜之地。可憐的聖殿騎士，你們奮不顧身是為了什麼？

是同情，是憂傷，垂垂老矣的榮光已漸漸淡去，為什麼不肯聆聽穆斯林神秘主義中隱含的教義，在藏匿寶藏中積累聖事？或許聖殿騎士傳奇便是由此而起的，至今依舊迷惑著失望和渴望之人，那是關於擁有無限力量卻不知道究竟為何奮起的故事……

即便憧憬已日暮西山，路易九世還是來了，他是聖徒國王，托馬斯·阿奎那是他的座上嘉賓。雖然勝利者的愚昧毀了長達兩百年的夢想和努力，但他相信十字軍仍有可為，難道不應該再試一次嗎？當然應該，路易九世如是說，而聖殿騎士也同意，同意跟著他走向潰敗，因為那是他們的志業，如果沒有十字軍，又何來聖殿騎士團呢？

路易九世從杜姆亞特<sup>192</sup>沿海發動攻擊，沿岸金光閃爍的是長矛、長戟和金焰旗，盾牌和彎刀，領著佩帶金色兵器騎兵團的儒安維爾說，豔陽下看起來十分壯觀。路易九世原可稍事等待，但他決定無論如何要搶灘登陸。「我忠貞的子民，只要心懷愛德，我們一定戰無不克。我們若戰敗，就是殉教者，我們若勝利，則為天主增榮光。」對此聖殿騎士不置可否，但他們習慣要當為理想而戰的騎士，必須維持那個形象，只得追隨國王莫名的狂熱。

出乎意料的是登陸搶灘成功了，出乎意料的是薩拉遜人竟然棄守杜姆亞特城，以至於路易九世躊躇不前，不知是否應該進城，因為他覺得敵人棄城逃亡十分可疑。結果一切都是

真的，他攻下了杜姆亞特城，所有金銀財寶都歸他所有，他立刻將城內一百座清真寺改為教堂。接下來要作的決定是，攻打亞歷山大城，還是攻打開羅？明智的抉擇應該是攻打亞歷山大城，讓埃及少掉一個重要港口。可是軍隊裡有一個自以為是的天才，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圖瓦伯爵羅伯特<sup>193</sup>好大喜功，野心勃勃，迫不及待追求個人榮耀，每個家庭的么兒都這樣。他建議直攻開羅，那是埃及的心臟。向來慎言低調的聖殿騎士這回狠狠踩了煞車。路易九世禁止私人衝突，但是聖殿騎士團的軍團長違背了這個禁令。他看著那群不知民間疾苦的白癡，忍不住大喊：「以天主之名，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我才不要受這種鳥氣！」

薩拉遜人躲在曼蘇拉城<sup>194</sup>的河對岸，法軍試圖築起堤防以便渡河，並用可移動高塔保護堤防工程。不過薩拉遜人從拜占庭學到了希臘火<sup>195</sup>這門技藝。希臘火前端大如木桶，後端則有如巨大長矛，來時彷彿閃電，也似一條巨龍飛過空中。其光耀眼，能將戰場照亮宛如白晝。

法軍陷入火海之際，一個貝都因<sup>196</sup>叛徒為了三百金幣向路易九世指引了一條水路，國王決定從那裡展開反擊，但是渡河並非易事，許多人溺水後被急流沖走，河對岸則有三百名薩拉遜人騎在馬背上靜靜等候。最後，主力部隊總算上了岸，依序是聖殿騎士在最前面，阿圖瓦伯爵緊跟在後。穆斯林騎士轉身逃竄，聖殿騎士等待後方軍隊上岸整隊的時候，阿圖瓦伯爵已經帶著他的人馬追趕敵人去了。

於是聖殿騎士為了避免丟臉，只得跟著往前衝，可是無法靠近阿圖瓦伯爵，因為他已經深入敵營大開殺戒。穆斯林往曼蘇拉城逃竄，阿圖瓦伯爵見獵心喜準備趁勝追擊，聖殿騎士連忙阻止，騎士團軍團長吉爾斯弟兄安撫伯爵，說他已經立下大功，而且是東征以來最了不起的一件大功。可是執紼子弟阿圖瓦伯爵急於求名，反控聖殿騎士團是叛徒，還說如果聖殿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認真一點的話，那個地區早就拿下來了，他證明了只要有熱血就沒有

做不到的事。聖殿騎士的面子掛不住，向來不落於人後的他們衝向曼蘇拉城，追趕敵人到後城門，然後發現大家忘記了阿什卡隆城的教訓。包括聖殿騎士在內，所有十字軍都忙著在蘇丹宮殿中爭奪戰利品，穆斯林重新整裝後撲向那群貪得無厭的烏合之眾。難道聖殿騎士再一次被貪婪蒙蔽了雙眼？可是有人說在聖殿騎士跟隨阿圖瓦伯爵進城之前，吉爾斯弟兄淡然告訴伯爵：「大人，我跟我的弟兄們無所畏懼，自會跟您同進退。但您要知道，我們很懷疑，極度懷疑您和我們是否能夠生還。」後來，阿圖瓦伯爵被殺了，願天主憐憫，還有許多英勇騎士也都送了命，包括兩百八十名聖殿騎士。

潰敗也就罷了，更糟的是顏面盡失。但是歷史並未如實記載，儒安維爾也只看到戰爭之美。

多次戰役，或小規模的短兵相接，在儒安維爾筆下化為一首首優雅的舞曲，有幾顆頭顱在地上滾動，眾人向上主哀求，國王為忠臣之死流下眼淚，彷彿一部彩色電影，畫面中有紅色鑲金邊的馬鞍，大漠豔陽下閃著金光的頭盔和長劍，眼前是土耳其藍的大海，有誰知道聖殿騎士每天過的殺戮生活並非如此。

儒安維爾取景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端賴他是從馬匹上跌落或重新坐上馬鞍，他看到的只有個人廝殺，而且結果往往出人意表。儒安維爾奔去支援瓦農大人，有土耳其人擲長矛攻擊，他的座騎應聲跪倒，儒安維爾朝前方飛了出去，劍不離手的他立刻翻身站起，席維雷大人（「願主赦免他的罪」）叫他躲進一陋屋內暫避，當時他們被一群土耳其士兵追殺，幸運地毫髮無傷躲進小屋內，把門鎖起來，但土耳其士兵從屋頂用矛戳，盧培大人因此肩膀受傷（「傷口頗大，鮮血有如酒瓶塞飛蹦而出」），席維雷大人臉上中了一記（「以至於鼻子被砍下懸在唇上」），之後救援趕到，他們離開陋屋，來到戰場另一端，再啟新局，又有人送命，又有人獲救，有人大聲向聖雅各<sup>17</sup>祈禱。這時蘇瓦松伯爵一邊殺敵一邊大喊：

「儒安維爾大人，我們要讓這些混蛋大聲哀嚎，總有一天，我們要在仕女圍繞下訴說今天的榮耀！」國王問起他弟弟阿圖瓦伯爵的消息，醫院騎士團團長羅內修士回答說：「他多行善事，現在一定在天堂」。國王說讚美主賜給他的一切，然後顆顆淚珠從眼眶中落下。

不管你心懷仁慈或充滿暴戾之氣，戰爭絕不是舞曲。大團長索納克<sup>19</sup>被希臘火活活燒死。倖存者幾希，屍體堆積如山發出惡臭的十字軍感染了壞血，聖徒路易九世麾下已潰不成軍，國王自己則罹患了痢疾，作戰期間乾脆把補襠割開，以爭取寶貴時間。杜姆亞特失守了，路易九世的母后只得跟薩拉遜人談判，付了五十萬都靈金幣贖人。

但十字軍已經失去互信。路易九世在阿卡城<sup>19</sup>以獲勝者之姿受到全城從神職人員到名媛少女的熱烈歡迎。聖殿騎士團比較狡詐，直接跟大馬士革展開談判。路易九世知道後，很不滿自己未獲告知，當著穆斯林使者的面拔除聖殿騎士團新任大團長之職，大團長只得收回答應敵人的承諾，跪在國王面前求他原諒。雖然不能說聖殿騎士團沒有錯，或絕無私心，但是路易九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大大地羞辱了他們，半個世紀後，他的繼承人腓力四世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更把聖殿騎士送上了火刑台。

一二九一年，阿卡城被摩爾人占領後，所有居民不留活口。耶路撒冷基督王國宣告結束。聖殿騎士變得更有名，人數更多，勢力也更龐大，原是為了在聖地奮戰而生的組織，如今卻在聖地銷聲匿跡。

他們在全歐洲各分部和巴黎聖殿中如行屍走肉般過著奢華生活，遙想那光榮時刻耶路撒冷聖殿的壯闊，美麗的拉特朗聖母教堂兩側是還願的禮拜堂，放滿了戰利品，還有各式各樣的兵器、鞍具、綾羅綢緞、穀倉，可容納兩千匹馬的馬廄和蹦蹦跳跳的侍衛、小廝、弓箭兵，白色斗篷上的紅十字，煮飯的婦人、戴著穆斯林頭巾和金色頭盔的蘇丹傳令兵、朝聖者、來來往往的巡邏隊和通訊兵、一箱箱珠寶，以及港口上絡繹不絕送往祖國、離島、小亞

細亞沿岸城堡的貨物、人力……

可惜一切都是過眼雲煙。我可憐的聖殿騎士。

那天晚上在皮拉德，我發現喝下第五杯威士忌的貝爾博開始對我另眼相看，而我以感性的語氣（真丟臉），扯著嗓門編織了一個夢，我充滿熱情與悲憫之情說了一個顯然很美的故事，因為朵羅蕾斯的眼睛閃著淚光，喝了第二杯蘇打水的狄歐塔列維突然變得有點神經質，抬眼看著天空，應該說看著皮拉德小酒館沒有半個質點的花板，喃喃自語道：「或許他們是如此，是迷失的靈魂也是神聖的靈魂，是馬夫也是騎士，是銀行家也是英雄……」

「沒錯，他們獨一無二。」貝爾博做了結論。「卡索朋，你很愛他們，是吧？」

「我在寫論文。選了梅毒當論文題目的人，最後免不了會愛上梅毒螺旋體。」

「好像一部電影哦。」朵羅蕾斯說。「不過我得走了，很抱歉，我得去油印明天早上要發的傳單，要到馬雷利那裡去印。」

「妳年輕，還能熬夜。」貝爾博有氣無力地伸手摸了摸她的頭髮，又叫了一杯威士忌，他說是最後一杯。「快午夜十二點了。」貝爾博說。「對一般人來說沒什麼，對狄歐塔列維可不得了。但我們還是把故事說完吧，我要知道後來審判的事。時間，過程，原因……」

「原因，過程，時間。」狄歐塔列維也表示同意。「沒錯，沒錯。」

他證實他在火刑執行前一天見到了因為不肯承認上述罪行而被判刑的五十四名修會弟兄，他聽說他們被燒死了，很擔心自己若被送上火刑架恐怕會忍不住，會因為恐懼死亡，對審判大人或在場的任何人說出一切，他們如果審問他，關於修會被冠上的各種罪名，他們如果問他，他恐怕會承認自己殺了耶穌基督。

——艾馬利·維利耶爾萊迪克<sup>200</sup>供詞，一三一〇年五月十三日

那是一場極為安靜的審判，充滿了矛盾、疑點和愚昧。愚昧是最突兀的一點，同樣令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是有許多難解之謎。心情好的時候，我會想那些難解之謎應該是愚昧所致。那天晚上待在潛望鏡裡，我心中思忖的是那種種可怕之謎既然無法公諸於世，便也只能以瘋狂做為掩護。此刻我的想法是，這個世界本為無惡之謎，全因人類瘋狂，企圖以個人認定的真相加以詮釋，才使其變得可怕。

當時聖殿騎士失去了目標。或者應該說他們把手段當成了目標，忙於經營手中驚人的財富。可想而知像美男子腓力四世這樣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看他們有多不順眼。該如何馴服一個至尊修會呢？這位偉大的君主身邊有一群同樣流有皇家血脈的王公貴族，他掌控軍隊，治理遼闊領土，他被選為君王，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法國的財富不在君王手中，而是由

巴黎的聖殿騎士團掌管，基本上屬於國王的戶頭，卻由聖殿騎士負責看守管理，他們收錢、付錢、以利滾利，擺出不可一世的私人銀行家派頭，但明明只有國家銀行才能享有所有那些優惠和減免……而為國王掌管財務的竟是一名聖殿騎士。一國之君如此豈能治國？

既然無法扳倒聖殿騎士團，那就加入他們吧。腓力四世要求成為榮譽聖殿騎士。否決。被冒犯的國王誓言報復。於是他先建議教宗將聖殿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合併，成立一新修會，交由國王其中一個兒子控管。幾乎是以流放之君身分駐守賽普勒斯的聖殿騎士團大團長雅克·德·莫萊<sup>201</sup>十萬火急趕來，交給教宗一份備忘錄，假意分析此舉之種種優點，實際上卻說盡了兩會合併的壞話。莫萊太過大意，竟提出聖殿騎士團比醫院騎士團富裕，兩會合併將使一會歸於貧窮，另一會因此致富，而聖殿騎士士氣將大受打擊的說法。第一回合莫萊打贏了，這個提議就此擱置。

接下來便出現各種流言蜚語，這一回腓力四世占盡優勢。跟聖殿騎士有關的捕風捉影傳言從來沒少過。這些來自「殖民地」的人到處收什一捐，自己什麼都不做，就連用鮮血守護聖墓都做不到，良善的法國人會怎麼看他們？聖殿騎士也是法國人，但又不純然是法國人，他們是移居海外的法國人，也就是俗稱的「黑腳」<sup>202</sup>，說不定還保有異國的壞習慣，說不定他們之間交談用的是入境隨俗的摩爾語。他們是僧侶，卻又公開展現他們的殺戮本性，所以早年教宗依諾森三世<sup>203</sup>才會發表〈論聖殿騎士之粗鄙〉訓諭。聖殿騎士誓願貧窮，卻跟王公貴族一樣奢華，跟新興的商賈階級一樣貪婪，跟火槍手一樣放肆無理。

無須費力，就能讓各種影射耳語傳開來：同性戀，異端，膜拜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大鬍子頭顱，但顯然不是來自於基督教徒的先賢祠，說不定這些聖殿騎士還跟伊斯瑪儀派<sup>204</sup>有共同秘密，跟山中長老<sup>205</sup>領導的阿薩辛派有金錢往來。腓力四世和他的大臣可說在幕後操控

了這些臆測。

腓力四世身邊有兩個受詛咒的黑暗靈魂，分別是馬睿尼<sup>206</sup>和諾加萊<sup>207</sup>。馬睿尼後來接手聖殿騎士團財產，代國王管理以備轉交醫院騎士團，但不清楚利息歸誰。諾加萊是腓力四世的掌印官，也是一三〇三年好勇鬥狠的賈科莫·科隆納掌摑教宗博義八世，導致一個月後教宗羞憤而死的阿納尼事件主謀。<sup>208</sup>

後來出現了一個名叫艾斯奎·德·弗萊亨的傢伙，他因不明原因入獄，即將踏上斷頭台之際在牢中認識了一個背叛聖殿騎士團、準備上絞刑架的騎士，因而得知了驚天動地的秘密。弗萊亨為了換得性命和賞金，就把秘密給賣了。而他所知道的，就是大家早就竊竊私語私下流傳的內容。

只不過這回竊竊私語變成了官方紀錄。腓力四世將弗萊亨知道的天大秘密告訴了教宗，當時在位的是克勉五世<sup>209</sup>，將教廷遷至亞維儂的就是他。克勉五世聽了之後半信半疑，但是他知道要插手聖殿騎士團的事並不容易。一三〇七年，他同意對聖殿騎士團展開正式調查。莫萊得知消息，但他表示心情平靜，照樣站在萬王之王腓力四世的身邊參加各式官方典禮。教宗克勉五世做事拖拖拉拉，腓力四世懷疑教宗是否打算讓聖殿騎士有充裕時間逃亡。他錯了。聖殿騎士在他們各自的避風港內狂飲咆哮，對那一切毫不知情。這是第一個難解之謎。

一三〇七年九月十四日，腓力四世傳密函給全國所有司法官和軍事將領，下令大舉逮捕聖殿騎士，將他們的財產充公。從下令到十月十三日動手，隔了一個月的時間，聖殿騎士沒有聽到任何風聲。逮捕那天早晨，不費吹灰之力，所有騎士都乖乖投降俯首就擒，這是另外一個謎。值得注意的是，動手前幾天，腓力四世的手下官員為了確保能將騎士團所有資產全數充公沒有疏漏，還以行政庶務這個粗糙理由先行做了一次全國性普查。聖殿騎士依然沒



有反應，司法官請進，您隨便看，就把這兒當作自己家吧。

克勉五世得知逮捕令一事後表達不滿，但是太遲了。皇家執法官已經軟硬兼施展開訊問，許多聖殿騎士受不了嚴刑拷打紛紛招供。到了這個地步，輪到宗教裁判長上場了。他們完全不需要生火逼供，就確認了供詞。這是第三個謎：嚴刑拷打肯定有，而且下手不輕，有三十六名騎士刑求致死，令人不解的是他們明明是鐵漢，面對兇殘的土耳其人從未低頭，面對執法官卻沒有一個抬得起頭。在巴黎的一百三十八名騎士中，只有四名拒絕招供，其他人全都招了，包括莫萊在內。

「他們招了什麼？」貝爾博問。

「他們招的跟在逮捕令上早就寫好的內容一模一樣，只有些許出入，至少在法國和義大利是如此。但在英國沒有人真的想審問他們，所以筆錄上只看到違背教規的指控，而且來源都不是聖殿騎士團成員，全是外人道聽塗說。總而言之，聖殿騎士只在非要他們招供不可的地方才招供，而且只招了別人要他們承認的內容。」

「正常的宗教裁判程序。我們看過其他類似紀錄。」貝爾博說。

「可是受審犯人的態度很弔詭。主要指控內容是聖殿騎士在入會儀式中要否認基督三次，要向十字架吐口水，接下來被剝光衣服後要被親吻後背背底端，也就是，接著親吻肚臍眼，最後親嘴，罪名：汗穢人類尊嚴。根據紀錄，他們之後還兩兩性交，罪名：縱慾狂歡。隨後有人會展示一顆大鬍子偶像的頭顱，入會者必須對它膜拜。好，面對這些指控，聖殿騎士說什麼呢？後來跟莫萊一起被燒死的儒弗瓦·德·夏赫內<sup>20</sup>招供說，對，他的確這麼做過，他三次否認基督，但是有口無心，他不記得有沒有對十字架吐口水，因為那天晚上儀式進行得很倉卒。至於親吻臀部這件事，他也有做，而且他聽奧弗涅<sup>21</sup>分團長說，與其跟女子交媾，不如跟修會弟兄結合，但他並未和其他騎士犯下肉慾之罪。也就是說，沒錯，那些

事情都是真的，但只是好玩而已，沒有人當真，其他人有，但我沒有，我只是基於禮貌所以接受。盜匪之首大團長莫萊說，有人把十字架拿給他讓他吐口水的時候，他做了假動作，其實吐在地上。他承認入會式差不多是那個樣子，不過奇怪的是，為什麼在他任內只招募了少數弟兄入會，他也解釋不清楚。還有人說他親吻的對象是團長，但沒有親吻臀部，只有親嘴，反而是團長親吻了那人的臀部。有人招供的內容比預期的多，他們說自己不僅否認基督，還說基督是罪犯，而且也不認了聖母童貞，他們甚至在十字架上撒尿，而且不只是入會那一天，甚至在聖週<sup>212</sup>期間也照做不誤，他們不相信聖禮，不僅膜拜巴風特，還膜拜化身為貓的惡魔……」

同樣荒誕到教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時候國王和教宗開始互相較勁。教宗企圖拿下主導權，國王則傾向獨立完成審判；教宗只打算暫時打壓聖殿騎士團，將有罪之人判刑後，讓它回歸單純初衷，國王則希望醜聞越滾越大，讓整個聖殿騎士團接受審判，徹底瓦解它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響力，最重要的是瓦解它的金融網絡。

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份文獻，堪稱傑作。神學大師們認為受審者不得有辯護人為其辯護，以免犯人推翻口供，而且既然已經招供，除非案例有疑慮，否則不需要預審，國王可正式起訴，而在此案中並無任何疑慮。「既然事證確鑿擊眾所周知，那麼提供他們辯護人豈不是要讓他們為招認的罪過辯解？」

由於審判有可能會從腓力四世轉到教宗克勉五世手中，腓力四世跟諾加萊便策劃了一樁駭人聽聞的醜聞，有一位神秘人士諾佛·德伊告密，指控特魯瓦的主教施行巫術。雖然後來發現德伊說謊，並被處以吊刑，但是可憐的主教已經被冠上各種罪名，例如雞姦、瀆聖、放高利貸等等，跟聖殿騎士團背負的罪名如出一轍。或許腓力四世是想讓法國子民知道教會沒有權利審判聖殿騎士，因為他們自身罪孽深重，也或許是單純想給教宗一個警告。那是一

段黑暗期，警察、地下情報組織、滲透臥底和告密舉發滿天飛……教宗進退維谷，同意審問其中七十二名聖殿騎士，他們都說是因為受不了嚴刑拷打才招供的。有鑑於他們深感後悔，克勉五世決定公開棄絕<sup>213</sup>，赦免他們的罪。

這時候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我的論文就卡在這裡，因為資料互相矛盾陷入兩難：最後教宗好不容易取得了聖殿騎士的監護權，卻立刻交還給國王。我始終沒能弄清楚事情原委。莫萊翻供，克勉五世給他機會為自己辯護，派了三名紅衣主教負責訊問。一三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萊態度強硬為修會和自身的清白辯護，還出言威脅指控他的人，腓力四世派人接近他，那人是裴雷西翁<sup>214</sup>，莫萊把他當成朋友，接受其用意不明的建議，於兩天後，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簽名具結了一份十分低調且含糊的供詞。莫萊先說自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貧窮騎士，之後列舉了聖殿騎士團所有功勳事蹟（但是都年代久遠），如慷慨捐獻，在聖地拋頭顱灑熱血等等。為了施壓，諾加萊也來了，他提醒大家聖殿騎士團曾經跟薩拉丁<sup>215</sup>往來密切，而且關係友好，這是在暗示聖殿騎士團犯了不可饒恕的叛國罪。對此一指控，莫萊的辯駁完全沒有說服力，這份供詞顯示他在牢中關了兩年之後已經是個廢人，其實他從被捕開始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懦夫。但是隔年三月的第三份供詞可以看到莫萊採取了另一個策略：他拒絕開口，除非面見教宗。

精采的來了，而且這一回上演的是史詩劇。一三一〇年四月，五百五十名聖殿騎士要求為自己的修會發言，控訴遭到嚴刑拷打逼供，說所有罪名皆為無稽之談，全盤否認。但是腓力四世和諾加萊可不是省油的燈，有聖殿騎士要翻供？更好，那就把他們視為作偽證的累犯，也可以說他們既然否認原先已經承認的錯，表示該組織死灰復燃，這在當時是很嚴重的罪名。承認自己做錯而且後悔的人可以原諒，但是翻供又不後悔、還作偽證說沒有做任何需要後悔之事的人絕不能原諒。五十四名騎士因偽證翻供罪名被判處死刑。

不難想像其他被逮捕的聖殿騎士有怎樣的心理反應。招供的人能待在牢裡保住一條命，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不肯招供或是翻供的人，就會被送上火刑架。於是其他五百名翻供者推翻了他們的翻供之詞。

對悔罪者用計很容易奏效。一三二二年，堅不招供者被判處終生監禁，招供者則獲得赦免。腓力四世沒打算趕盡殺絕，只想解散聖殿騎士團。被釋放的騎士在身陷囹圄四、五年後身心俱疲，靜悄悄地散至各個修會，他們只希望被世人遺忘，就此消失。如此銷聲匿跡，反而讓聖殿騎士團秘密轉為地下組織的傳言甚囂塵上。

莫萊持續要求面見教宗。依克勉五世指示，一三二一年在維也納召開大公會議，但並未召見莫萊。教宗對制裁聖殿騎士團表示支持，並決定把暫由腓力四世掌管的聖殿騎士團資產轉交給醫院騎士團。

又等了三年，莫萊最後跟教宗達成協議。一三二四年三月十九日，在聖母院前庭，莫萊被判處終生監禁。他聽到這個判決後，決心捍衛尊嚴。原本期待教宗會為自己脫罪的莫萊覺得自己遭到背叛。

莫萊很清楚，若再翻供一次，他就會被認為是作偽證的累犯。這個判決結果他等了將近七年，心裡是什麼滋味？他能仿效前人，鼓起勇氣嗎？

他已經毀了，眼看未來只能顏面盡失在牢裡度過過餘生，索性決定死得轟轟烈烈？莫萊極力捍衛他自己和其他弟兄的清白。他說，聖殿騎士只犯了一個錯：因為懦弱而背叛了騎士團。他嚙不下那口氣。

諾加萊可得意了：既然公然犯罪，就要公開判決，同時也是最後的判決，而且必須儘速執行。諾曼第分團團長夏赫內跟莫萊有志一同。腓力四世一天之內就決定了，在西堤島<sup>216</sup>執行火刑。日落時分，莫萊和夏赫內雙雙被烈焰吞噬。

傳統使然。聖殿騎士團大團長莫萊臨死前預言所有加害他的人將不得好死。果不其然，教宗克勉五世、法國國王腓力四世和諾加萊在一年之內相繼死亡。馬睿尼在腓力四世死後被懷疑貪污舞弊，他的敵人指控他施行巫術，判處吊刑。不少人開始視莫萊為殉教受難者。

許多人對迫害聖殿騎士此舉頗不以為然，但丁也有所呼應。<sup>217</sup>歷史到此結束，傳奇於焉展開。其中一則是說有不知名人士在路易十六世被斬首的時候，走上斷頭台大喊：「雅克·德·莫萊，你的仇報了！」

這是我那天晚上在皮拉德大致說的內容，只是過程中不時被打斷。

貝爾博問我：「您確定？你不是從歐威爾<sup>218</sup>或庫斯勒<sup>219</sup>書上看來的？」或是說：「拜託，那明明是那個……文化大革命那個傢伙叫什麼？」

狄歐塔列維每次都用「歷史是人生的老師」<sup>220</sup>這句話來回應他。貝爾博頂回去說：「算了吧，卡拉信徒才不相信歷史呢。」狄歐塔列維不動如山：「沒錯，一切都會反覆循環，之所以說歷史是老師，正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根本沒有歷史，重點是調換。」

「到底，」最後貝爾博說：「這些聖殿騎士是誰？您剛開始把他們說得像約翰·福特<sup>221</sup>電影裡面的士官，然後變成下流胚子，之後像騎士公仔，再來則是專門幹骯髒勾當的宗教銀行家，接著變成分崩離析的軍隊，然後是撒旦邪教的成員，末了又成了主張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他們到底是誰？」

「他們會變成傳奇，一定有其原因。他們很可能是你說的那些種種的綜合體。等到了西元三千年的時候，說不定也會有火星的歷史學家問，天主教會是什麼？專門送人去餵獅子的，還是專門濫殺異端的？兩者都是。」

「那麼，他們到底有沒有做那些事情？」

「有趣的是，他們的追隨者，我說的是後來不同時期的新聖殿騎士說有，而且什麼理由都有。其中一個說法是，那就跟大學生胡鬧惡搞是一樣的：你要入會變成聖殿騎士，就得給大家看你有小雞雞，還要在十字架上吐口水，看天主會不會用雷劈你，既然加入這個組織，就要把自己交付給其他弟兄，讓他們親吻你的屁股。第二個說法是，入會者被要求否認基督，是為了測試他萬一被薩拉遜人抓到的話要如何應對。這個說法很愚蠢，因為沒有人會用嚴刑拷打來訓練人忍受他人的嚴刑拷打，即便只是象徵性做做樣子也一樣。第三個說法是，聖殿騎士在東方的時候跟摩尼教<sup>22</sup>異端有所接觸，而摩尼教極度厭惡十字架，因為那是虐待耶穌的工具，他們宣揚的教義是必須放棄物質世界，不鼓勵婚姻和生育。那其實是很古老的理想，西元之初數百年間有不少異教都奉此為圭臬，後來加太利派<sup>23</sup>也沿襲了這個理念。傳統上聖殿騎士確實深受加太利派的影響，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會有雞姦一說，即便那只是象徵性行為。我們姑且假設聖殿騎士跟這些異端是有所接觸，他們本來就不是讀書人，或許是天真，或許是趕時髦或基於團隊精神，他們自創了一套儀式，藉以區分他們跟其他十字軍之不同。他們執行這些儀式不過是當作一種身分辨別，並沒有深思過箇中涵義。」

「那個巴風特呢？」

「許多份口供中都提到了巴風特像，但是很可能是第一個記錄的人寫錯了，如果口供被人動了手脚，第一份文件的錯誤就會出現在所有文件上。此外，也有人提到穆罕默德（你們的主是你們的首領和穆罕默德），表示聖殿騎士很可能創造了融合不同宗教的禮拜儀式。其中幾份口供說到他們被要求祈求亞拉，很可能是阿拉之誤。不過穆斯林並不膜拜穆罕默德像，那麼聖殿騎士究竟受到誰的影響呢？口供中說到很多人都見過那個頭顱，或者有時候看到的不是頭顱，而是一尊完整的木刻人像，一頭捲髮，外頭覆蓋金箔，一臉大鬍子。看來很

可能是審問者找到了這些頭顱，拿給受審者看，總而言之，後來頭顱不知去向，大家都看過，也可以說沒有人看過。就跟貓的故事一樣，有人看到的是灰貓，有人看到的是紅貓，有人看到的則是黑貓。你們想想看，審問的時候準備了燒得火紅的烙鐵，然後問受審者：入會式上有沒有看到貓？當然看過，他們有自己的農場，為了保護農穫不被老鼠偷吃，一定到處都是貓。在那個年代，歐洲很少在家裡養貓，但是在埃及很普遍。說不定聖殿騎士在自己家裡就養貓，不像上流社會人士，認為貓是不祥的動物。巴風特的頭像也是如此，說不定那個年代流行形狀像頭顱的聖物盒。當然嘍，也有人認為巴風特是鍊金術士像。」

「跟鍊金術絕對脫離不了關係，」狄歐塔列維一副深信不疑的樣子。「聖殿騎士說不定知道鍊金的秘密。」

「他們當然知道，」貝爾博說。「他們攻進薩拉遜人的城鎮，殺死婦孺幼兒，把能拿的全都拿走。這整個故事真是混亂到極點。」

「說不定他們的腦袋瓜也很混亂，你們想想看，那些學理論證與他們何干？歷史不就是這些人的故事，他們創造了屬於他們的風格，有點自誇，有點神秘，但是他們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做了什麼。當然啦，也有人從秘教角度來詮釋，說聖殿騎士對那一切心知肚明，他們是東方神秘教派的信徒，就連親吻臀部也有其啟動作用。」

「您說說看親吻臀部有什麼啟動作用。」狄歐塔列維說。

「有一些現代秘教信徒認為聖殿騎士是仿效印度學說。親吻臀部可以喚醒靈量之蛇<sup>224</sup>，那是位於脊椎骨尾端的一種宇宙力量，在性腺裡，一旦被喚醒後，就會進入松果體……」

「您是指笛卡兒研究的那個松果體？」<sup>225</sup>

「我想是的，那個腺體可以在額頭上開第三隻眼，能直視時間與空間。因此大家對聖殿騎士之謎仍然有興趣。」

「美男子腓力四世應該要燒的是現代秘教信徒，而不是那些倒楣的聖殿騎士。」

「沒錯，不過現代秘教信徒沒半毛錢。」

「真沒想到會聽到這樣一個故事，」貝爾博說。「我現在明白為什麼我會遇到一堆瘋子對聖殿騎士那麼著迷。」

「我想您那天說的故事恐怕無法窺見全貌。他們的事情根本就是極其隱晦的一種三段論。你若裝瘋賣傻，就永遠摸不透。阿布拉卡達不拉<sup>226</sup>，特刻耳培勒斯<sup>227</sup>，啾啾撒旦，啾啾撒旦<sup>228</sup>，純潔活潑美麗它今天<sup>229</sup>，每次有詩人、講道者、領袖或魔法師的肚子隨便咕嚕兩聲，就有人花上數百年的力氣想要解開他們留下的神秘訊息。而聖殿騎士之所以無法解讀，正是因為他們心靈過於混亂。也因此有許多人对他們推崇備至。」

「這是實證主義路線的詮釋。」狄歐塔列維說。

「對，」我說，「或許有點傾向實證主義。只要開刀把松果體拿掉，聖殿騎士就有可能變成馬爾他騎士，變成正常人。戰爭擾亂了大腦運作，可能是大砲太大聲或希臘火造成的……您看看那些將軍就知道。」

凌晨一點了。狄歐塔列維喝蘇打水喝醉了，站都站不穩。我們互道晚安。我覺得很開心，他們也是。當時我們不知道自己已經開始玩火，而且是希臘火，火勢兇猛，殺傷力不可小覷。



赫爾拉多·德·希弗雷對我說：「大人，您若不希望我或我的後人蒙羞，請您派兵援助戰場上的安茹公爵。」我告訴他：「赫爾拉多先生，最榮耀者莫過於在您性命不保之際，尚能一心為吾之生死尋求援助。」

——儒安維爾，《聖路易傳》，四六，二二六

繼那天談過聖殿騎士團後，我和貝爾博再在皮拉德見到面只匆匆閒聊了幾句，因為我忙於論文，越來越少去那裡報到。

有一天，一個反污名化的遊行隊伍要從大學出發，那時候依照慣例會邀請所有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參加，因此警察嚴陣以待，但是似乎有默契會讓遊行照常進行。那個年代都是這樣的，儘管是未經許可的遊行，但只要不出什麼大事，警察大多袖手旁觀，只負責監控（那時候有很多地盤劃定的問題）左派不要跨越米蘭市中心的某些理念界線。我走進抗議示威區，奧古斯都小廣場後面及聖巴拉比拉大廣場那一區是法西斯分子的地盤。如果有人越界大多是意外，除此之外一切平和，就跟馴獸師和獅子的關係一樣。我們通常認為馴獸師會被兇猛的獅子攻擊，因而馴獸師總是高舉鞭子或開槍讓野獸馴服。錯了。獅子走進籠子裡的時候其實已經吃飽了，還打了麻醉針，根本不想攻擊任何人。牠就跟所有動物一樣，有自己的安全

範圍，唯有離開之後才會出事，在安全範圍內的話其實很放心。當馴獸師踏入獅子的地盤，獅子咆哮，然後馴獸師舉起鞭子，倒退一步（彷彿衝刺前的助跑那樣），獅子便會安靜下來。模擬的革命也應該有自己的規則。

我去參加遊行，但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團體，我站在外緣，在聖斯德望廣場上，跟記者、出版社編輯、藝術家一起表達支持。可以說整個皮拉德小酒館的人都來了。

我發現貝爾博就站在我旁邊。他跟我常在皮拉德看到的一名女子一起來的，我以為那是他的伴侶（後來她不見了，現在我知道原因，因為我看過華格納博士<sup>230</sup>那篇文章）。

「您也來了？」我說。

「能不來嗎？」他尷尬笑著說。「總得拯救一下靈魂嘛。堅定相信然後勇敢犯罪<sup>231</sup>。這個場景有沒有讓您想起什麼？」

我環顧四周。那是艷陽高照的午後，這個時候米蘭格外美麗，黃色的房屋立面，配上帶點金屬光的天空。站在我們對面的警察有閃著不鏽鋼光芒的頭盔和塑膠盾牌保護，一個身穿便服、但戴著國旗三色腰帶的警官在他的下屬前面蹦蹦跳跳。我轉頭看看身後的遊行隊伍最前面幾排，人群開始移動，不過僅限於原地踏步，雖然很有秩序，但隊伍不成形，歪七扭八的，大家手中有長竿、旗幟、布條、棍棒。等不及的各個團體陣營此起彼落呼喊口號，站在遊行隊伍兩側的都是激進分子，他們用紅布遮臉，身穿迷彩上衣搭配鉚釘皮帶，還有經過風吹日曬雨淋的牛仔褲，手中拿著不太恰當的武器，打扮成武裝幫派的模樣，色彩鮮豔十分醒目，讓我想到法國畫家杜菲<sup>232</sup>的活潑色彩。然後從杜菲又聯想到作曲家杜飛<sup>233</sup>。

那瞬間我感覺自己彷彿活在插畫中，我站在路邊那一小群旁觀者之間看著隊伍，有中年婦女，有原住民，他們等待著說好可以展現勇氣的盛大節慶揭開序幕。

我腦海中閃過一個畫面，似乎曾經經歷過同樣場景，但我想不起來在哪裡。

「這像不像阿什卡隆城之役？」貝爾博問我。

「我好心的大人，對聖雅各而言，」我說，「這是不折不扣的十字軍出擊！我堅定相信今天晚上這當中必有人會上天堂！」

「沒錯，」貝爾博說，「問題是要知道薩拉遜人挺誰。」

「警察是條頓騎士團<sup>234</sup>，」我說。「而我們則是亞歷山大·涅夫斯基<sup>235</sup>率領的烏合之眾，但也有可能是我搞錯文本了。你看那邊那群，應該是阿圖瓦伯爵麾下死士，想到要攻城而熱血沸騰，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羞辱，所以要衝向敵營，用嘶吼威嚇來挑釁！」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意外。我記不清楚究竟怎麼回事，總之遊行隊伍動了，一群戴著登山頭套、手拿鐵鍊的激進分子開始推擠警察，一邊喊著激昂口號，一邊想衝進聖巴比拉大廣場。獅子一旦採取行動，就沒有轉圜餘地。前方警察讓開，水車出現。站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人扔出了第一批石塊，一小隊警察毫不猶豫衝向前一陣狠打，隊伍開始騷動。同一時間，小湖路底端遠遠地傳來一聲槍響，或許只是爆胎，或是鞭炮，也或許是數年後開始常規使用P38瓦爾特手槍<sup>236</sup>的那些組織開的第一槍，是為警告。

群眾驚慌失措。警察拿出武器，只聽子彈上膛的號角聲響起，有人好鬥，決定迎戰，有人則認為自己的任務到此結束。我沿著拉卡路逃竄，生怕有人用任何傷人物品朝我身上招呼。我忽然發現貝爾博跟他的女伴就在我旁邊，他們跑得雖然很快，但是並不慌張。

到拉斯特雷利路轉角，貝爾博抓住我的手臂說：「年輕人，走這裡。」我不明白為什麼，在我看來拉卡路比較寬，而且有人居住，培克萊利路和主教官邸間的迷宮般小路讓我有幽閉恐懼症。我覺得貝爾博帶我走的路，如果遇到警察的話很難隨機應變，但是他讓我別講話，轉過兩三個路口之後，來到米蘭大教堂正後方，我們放慢了速度，不再快跑改為步行。那裡一切如常，完全聽不到兩百公尺外的抗爭聲浪。我們默不作聲，繞了一圈來到艾曼紐拱

廊這邊的主教堂正門，貝爾博買了一包鳥食，從容地餵起鴿子來。我們完全融入了星期六的逛街人潮，我跟貝爾博都身穿西裝領帶，他的女伴則是典型的米蘭名媛打扮，一件灰色圓領套頭針織衫搭配珍珠項鍊，不知道是不是人工養殖的珍珠。貝爾博幫我們兩個介紹：「她是桑德拉。你們認識嗎？」

「見過。你好。」

「卡索朋，」貝爾博對我說。「逃跑絕不能走直線。拿破崙三世仿效打造都靈<sup>237</sup>的薩伏依王朝，大幅改造巴黎，形成一個寬敞的大道網絡，大家推崇備至，說那是都市重整的最佳傑作，其實馬路夠直才容易控制造反群眾。您有機會的話去香榭麗舍大道看看，就連旁邊的小路也是又直又寬。像拉丁區這種地方就難以控管，所以六八年五月學運在那一區的表現最出色。要逃，一定得選窄巷。沒有任何警力能掌控所有道路，就連警察也怕在群眾間分散行動。你如果遇到落單的兩個警察，他們比你更害怕，按照慣例大家要往不同方向跑。如果參加大型集會遊行，又對活動附近區域不熟悉，前一天要去勘察環境，然後當天要站在窄巷的岔路口。」

「您在玻利維亞上過鎮暴逃亡訓練課程？」

「逃生技巧得從小開始學，要不然就是長大後加入綠扁帽。打游擊戰的時候，我在\*\*\*，日子並不好過。」他跟我說了一個地名，在義大利西北方孟斐拉托區和廊給區<sup>238</sup>之間。「一九四三年，大家從都市大規模疏散到山區，人數難以計算。在那個時間和地點，什麼都有可能發生，掃蕩、納粹親衛隊、巷戰……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到半山腰的農莊去擠牛奶，聽到一個聲音飛過我頭頂上方，然後穿過樹林枝桠：咻，咻。原來是正前方一個距離遙遠的小山上，有人用機關槍對著我身後山谷裡的鐵道掃射。出於本能反應，我想跑，不然就只能趴在地上。但我犯了一個錯，我朝下往山谷跑，跑著跑著，發現子彈落在我附近的草

地上。因為槍的射程不夠遠，子彈根本還沒擊中鐵道就掉了下來。所以我知道他們如果從山上對山谷開槍，位置夠高夠遠的話，我應該往上跑，這樣子彈就會從你頭上飛過。我奶奶曾經遇到法西斯跟游擊隊之間的槍戰，兩方隔著玉米田開槍，她更高招：既然不管往那邊跑都有可能吃子彈，她乾脆趴在田中央，那裡正好是兩方射程所不及之處。她臉朝下足足趴了十分鐘，只能祈禱可別有任何一方推進。結果她運氣不錯。所以說這些事情從小學習，神經系統就會有所記憶。」

「所以，可以說您打過抗戰？」

「我只當了觀眾。」貝爾博回答的時候，我察覺到他聲音裡有一絲尷尬。「一九四三年我十一歲，戰爭結束時我才十三歲。年紀太小無法參戰，但是已經懂得觀看，用類似照相的方式記錄下來。我能做什麼呢？我只能看，還有逃跑，跟今天一樣。」

「所以您可以自己說故事，而不是修改其他人寫的書。」

「一切都被說完了，卡索朋。我那時候如果二十歲，五〇年代的時候我會寫詩紀念。幸好我生得太晚，等我可以寫的時候，只能看著別人的書興嘆了。不過話說回來，我也可能在半山腰上腦袋瓜中彈。」

「回來哪裡？」我說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對不起，我是開玩笑的。」

「沒關係，你說得沒錯。我今天當然明白，但我是今天才弄明白的。我當時清楚嗎？您可知一個人可能一輩子活在悔恨中，不是因為犯了錯，心中後悔，而是因為發現無法向自己證明當時不會犯錯……我是很有潛力的叛徒。我有什麼資格記錄史實，說給別人聽呢？」

「對不起。」我說。「您也具備變成薩拉利亞棧道連續殺手<sup>239</sup>的潛力，但是你沒有。那是一種精神官能症。還是說您的懊悔有實質根據？」

「這種事情能有什麼根據？至於精神官能症，今天晚上我約了華格納博士吃飯，我得

去史卡拉廣場叫計程車。桑德拉，我們走吧。」

「華格納博士？」道別時我忍不住問。「那位華格納？」

「對，他來米蘭待幾天。說不定我可以說服他把還沒有發表過的文章交給我幫他出一本書。一定大賣。」

所以那時候貝爾博就已經跟華格納博士有接觸了。我心想，說不定那天晚上華格納（正確發音應該是華涅勒）替貝爾博免費做了心理分析，但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發現。當然，也不無可能是日後才做的。

總而言之，那天是貝爾博第一次提到他童年在\* \* \*度過。特別的是，那段後來才浮現、在光榮紀錄中堪稱英勇的逃跑往事，是在雖然睿智但不怎麼英勇的情況下當著我的面，不小心脫口說出的。

後來普羅萬的史蒂凡諾弟兄被帶到審判長面前，被詢問是否要為聖殿騎士團辯護時，他回答說不，如若各團團長意欲辯護，請自便，但他在就捕前僅加入騎士團九個月。

——供詞，一三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在阿布拉菲亞找到貝爾博其他幾則逃跑故事。想起那天晚上我待在潛望鏡裡，在黑暗中聽著窸窸窣窣、吱吱嘎嘎、唧唧呀呀的聲音，不斷告訴自己要冷靜，因為那是博物館、圖書館和古老宅第入夜後的自言自語，其實是老舊櫥櫃鬆動、框架受黃昏濕氣影響、灰泥以一世紀一公厘的速度緩慢粉化和牆壁逐漸移位所致。

你不能跑，我告訴我自己，你來這裡是為了知道那個發神經（或因為絕望）鼓起勇氣決定不再逃跑的人發生了什麼事，也或許是為了早點揭發屢次被掩蓋的真相。

卡納雷托：Doc

我是在一群警察還是歷史前面逃跑？有差別嗎？

我去參加遊行是出於道德感還是為了再一次接受機會的考驗？沒錯，我錯過了絕佳機

會，因為我到得太早，或太晚，其實錯在戶口申報的那個數字。即便子彈有可能擊中我奶奶，但我多麼希望自己是在那片草地上開槍的人。我不在場不是因為我懦弱，而是因為我的年紀。搞清楚。那麼遊行呢？我再度逃跑是因為世代差距，那個衝突與我無關。我也可以選擇衝，不帶任何情感地往前衝，好證明當年我若在那片草地上，也會勇於抉擇。可是選擇了錯誤的機會難道就能證明我其實有可能選擇正確的機會？

天知道今天那些接受衝突的人之中有多少人是因為這個原因。假機會並不是好機會。

難道因為不明情勢下其他人展現的勇氣在你看來不成比例，就有軟弱的理由嗎？

是智慧使人軟弱。所以一生都在尋找、計算機會的人遇不到好機會。選擇機會是一種直覺反應，在不知道那是機會的時候就得作選擇。或許我曾經有過機會，而我不知道？只因為生錯了時代，就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軟弱無能的時候該怎麼辦？答案：你之所以覺得自己軟弱無能是因為你曾經軟弱無能。

即使當時你覺得機會不是那麼恰當而避開了，答案也一樣嗎？

描述位在\* \* \*、孤伶伶矗立在葡萄園坡地（也叫酥胸坡對嗎？）上的家，以及通往鎮外、少有人煙的最後一個或第一個山谷的道路（得選好視角才知道究竟是最後一個或第一個）。年幼的饒家小孩拋開了家庭保護，潛入沿著山谷如觸鬚般散開、讓人又羨慕又害怕的維歐托羅住宅區。

維歐托羅區是維歐托羅幫的地盤。維歐托羅幫都是鄉下小孩，髒兮兮的，成天鬼吼鬼叫。我一副都市小孩模樣，最好離他們遠一點。如果要去廣場、書報攤、文具行，又不想很沒面子地繞一大圈，就只能穿過卡納雷托區。跟卡納雷托幫相比，維歐托羅幫簡直是彬彬有禮的小紳士。卡納雷托原是一條溪流，後來變成了不起眼的灌溉溝渠，今天仍然流過那個最



貧窮的住宅區。卡納雷托幫才是真正的流氓，是無產階級，是暴民。

維歐托羅幫如果經過卡納雷托區，一定會被攔下來狠狠揍一頓。剛開始我根本不知道我被歸為維歐托羅幫，畢竟我才剛到不久，但是卡納雷托幫已經視我為敵人。有一次我經過他們的地盤，拿著一份打開的兒童日報放在面前，腳步輕盈，卡納雷托幫發現了我，我拔腿狂奔，他們緊追在後，朝我丟石塊，其中一顆石頭還穿過了我始終沒有放下來報紙。第二天我就決定加入維歐托羅幫。

我出現在他們的高峰會議上，他們用哄堂大笑來迎接我。那個時候我頭髮很多，像普雷斯比特羅鉛筆廣告<sup>240</sup>一樣，每一根都直挺挺地朝天空矗立。而我心目中的典範是電影、廣告、週日彌撒結束後走在街頭那些穿著墊肩雙排鈕西裝、留著小鬍子、頭髮油亮地貼在頭上的年輕人。那個年代，大家說頭髮全部往後梳的那個髮型叫做髮膜娘。我就是髮膜娘。我在週一的市集廣場上買了一罐很像蜂蜜的髮蠟，相較於股市交易金額，那罐髮蠟的售價根本不值一提，但對我來說是天文數字。我花了好幾個鐘頭把它抹在頭髮上，如同用鉛板或飛行帽包覆住頭髮，然後再罩上髮網，好讓頭髮乖乖聽話。維歐托羅幫的人看過我戴著髮網走在路上，用我聽得懂但說不出來的艱澀方言嘲笑過我。那天，我先在家戴了兩個鐘頭的髮網，然後脫掉，確認效果完美之後就去找他們，準備向他們宣誓效忠。但是我到的時候，市集上買的那罐髮蠟的黏性已經失效，頭髮開始一根根豎起，而且是像電影裡的慢動作那樣。維歐托羅幫的人興奮地圍著我，用手肘互頂。我開口要求加入他們。

可惜我說的是義大利文而非方言，我跟他們不是同路人。維歐托羅幫老大馬提內迪站了出來，那時候的他在我眼中高大魁梧，雖然打赤腳整個人照樣熠熠發光。他決定我要被踢屁股一百下。或許是為了喚醒我的靈量之蛇吧。我同意了，面對牆壁站著，左右各一個人抓住我的手臂，接受他赤腳踢了我屁股一百下。馬提內迪執行這個工作的時候很出力，很投

入，也很有方法，他用腳掌而非腳尖踢，這樣才不會讓大拇指受傷。幫眾用方言數數，唱和聲讓整個儀式的進行很有節奏。然後他們決定把我關在兔籠裡半個鐘頭，同時他們用喉音交談。我抱怨腳麻，他們就讓我出來。我很得意，因為我通過了一個野蠻組織的野蠻儀式，不卑不亢。我跟《太陽盟》<sup>241</sup>裡頭的男主角一樣。

那個時候，\* \* \*的警察很散漫，因為游擊隊還沒有什麼突出表現，時間是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四年初。我們的壯舉之一是溜進部隊營區。幾個人要負責去討好站崗士兵，那個傢伙是倫巴底人，塊頭高大，正在吃一個巨無霸潛水艇麵包，我們覺得他的麵包餡料很恐怖，是香腸配果醬；一群人去諂媚德國軍官，聲東擊西讚美他的槍，我們另外幾個人則潛入營區（可以從鐵絲網裂縫鑽進去）偷手榴彈。我想後來手榴彈應該沒派上用場，而是按照馬提內迪的計畫在鄉間引爆，當作煙火施放，引爆手法如今看來很粗糙，也很危險。當時德軍屢屢遭到義大利皇家海軍武裝魚雷艇第十小隊<sup>242</sup>偷襲，便在河岸設置了崗哨，而且就設在每天晚上六點鐘天主教母佑會女子學院學生放學必經的岔路上。

所以得說服第十小隊的人（他們應該都未滿十八歲）把那堆德製長柄手榴彈綁在一起，趁女學生經過的時候拔掉安全栓，讓炸彈在水面上爆炸。馬提內迪很清楚該怎麼做，也知道如何計算時間。他跟那些海軍解釋得清清楚楚，效果十分驚人，就在女學生轉進岔路的瞬間，一陣轟隆隆巨響，河床上掀起一道水柱，大家尖叫逃竄，我們跟那些海軍則捧腹大笑。會緬懷往日光輝燦爛時光的，除了被燒死的莫萊之外，大概就是科塔諾集中營的倖存者<sup>243</sup>了吧。

維歐托羅幫的主要娛樂是檢拾彈殼和收集各種剩餘物資，在九月八日義大利與盟國停戰協議公布後完全不虞匱乏，包括老舊鋼盔、彈藥盒、乾糧袋，有時候甚至會發現未爆子彈。要利用這些子彈，得花些功夫：用手抓住子彈塞進鑰匙孔用力推，等子彈推過去之後就

變成獨一無二的收藏品。把子彈裡的火藥清出來（有時候細長子彈裡裝的是無煙火藥），放到蜿蜒蛇形管中點火引燃。如果彈殼完整無瑕就更顯得稀奇，屬於收藏珍品。

好的收藏家一定會有許多完整彈殼，會把他的這些收藏排成一列，根據精緻度、顏色、形式和尺寸分門別類。包括步槍彈殼、衝鋒槍彈殼、斯登衝鋒槍彈殼，還有地位有如軍隊中掌旗手和騎兵的滑膛槍跟九一步槍彈殼（至於加德蘭步槍子彈要等美軍登陸後才有機會看到），另外就是地位崇高、始終屹立不搖的機關槍彈殼。

當我們專注於這些與世無爭的遊戲時，一天晚上馬提內迪跟我們說關鍵時刻來臨了。挑戰信已經送到卡納雷托幫手中，而對方也接受了。械鬥地點選在火車站後方，是中立區域，時間就訂在當天晚上九點。

那是慵懶的夏日傍晚，大家都很亢奮。每個人都在準備殺傷力最強的武器，可以輕鬆握在手上的木棍，還在彈藥盒和乾糧袋裡裝滿各種大小的石頭。有人用滑膛槍的背帶做成一根鞭子，如果使勁打還挺恐怖的。傍晚那幾個小時，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英雄，我更是躍躍欲試。那種進攻前的亢奮心情，有點酸，有點痛，但是很美妙，永別了，吾愛，永別了，身為軍人的苦雖然難以忍受卻也甜美，我們要用我們的青春獻祭，那正是九月八日之前學校教導我們的。

馬提內迪很有遠見，他說我們要到鐵道北方斜坡上方埋伏，從對方背後攻其不備，保證勝券在握。而且要勇往直前，絕不退縮。

日落時分我們帶著石頭和木棍爬上斜坡，居高臨下，看著對方在車站廁所後頭聚集埋伏。因為懷疑我們會從高處發動攻擊，他們抬頭一看就發現了我們的蹤影。

我們只好往下衝，才能趁對方來不及反應就殺他個措手不及。

雖然沒有喝到出征前烈酒，但我們還是邊吼邊往下衝。交鋒處距離火車站一百公尺。那裡有幾戶民宅，雖然不多，但還是切割出數條小路。敢死隊毫無畏懼繼續往前，我（幸運的我）跟其他幾個放慢了腳步，躲在房舍轉角遠遠觀看。

如果馬提內迪事先規劃好前鋒和後衛部隊的話，我們就會扛起責任，結果大家自動分配的結果就是膽子大的在前頭衝，膽小的躲在後頭。我們幾個待在各自的藏身處，我的在最後頭，觀望前方一觸即發的械鬥。然而械鬥並未發生。

相距僅剩數公尺的時候，雙方呈現對峙狀態，大眼瞪小眼，兩個幫派老大站了出來，開始協商。他們決定劃分各自地盤，但允許對方路過，就跟聖地的十字軍和伊斯蘭軍隊一樣。開戰與否取決於雙方軍團的默契，大家各自釋出善意後，原本打算火併的幫派和平撤退，對壘的幫派和平撤退。對峙的雙方各自撤退。

現在我大可以說我當時之所以沒有往前衝是因為我覺得很好笑。可是那個時候我可不是這麼想的。我那時候只覺得自己很蠢。

更蠢的是現在的我告訴自己說當時若跟著其他人往前衝，不但沒有危險，而且後來會過得比較心安理得。在十二歲那年，我錯過了機會。

就好像第一次勃起沒成功，一輩子都性無能的感覺。

一個月之後，當維歐托羅幫不小心侵入卡納雷托幫地盤，在一個廣場上遇到後大家開始互丟泥巴石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到上一次事件的激勵，或是渴望當烈士，我站上了第一線。那是一場不流血石頭大戰，唯獨只有我掛彩。一團泥巴中間夾帶了一顆小石頭，砸中了我的嘴唇，頓時裂開。我哭著逃回家，我母親只得用鑷子把嘴唇裂縫裡的泥土一一清除。直到現在我嘴唇上還有一個疤，就在右邊犬齒位置，舌頭舔過的時候我總會情緒激動，打一個冷顫。

可是這個疤無法讓我得到赦免，因為這個疤不是源自勇氣，而是源自無知。我用舌頭舔過嘴唇之後做什麼呢？我寫作。但是爛作品無法讓我得到救贖。

那天遊行之後，我大約有一年左右沒見到貝爾博。我愛上了安帕蘿，不再去皮拉德。應該說少數幾次跟安帕蘿一起去皮拉德的時候，都沒遇到貝爾博。安帕蘿不喜歡那裡，就她的道德和政治高標準（跟她的美麗和驕傲不相上下）來看，皮拉德是民主黨時髦人士俱樂部，而民主黨的時髦文化對她來說，是資本主義分子居心叵測的陰謀。

那一年我既忙碌，又認真，也充滿柔情。寫論文的我不但樂在其中，而且心情平靜。一天，我在離葛哈蒙出版社不遠的運河邊遇到貝爾博。「真是太巧了，」他很開心。「我最喜愛的聖殿騎士！有人剛送了我一瓶滋味難以形容的老酒，要不要到我那裡坐坐？我有紙杯，下午有空。」

「這句話是軛式修飾法。」

「不，我說的是波本威士忌，我想那瓶酒應該是阿拉摩戰役<sup>244</sup>前釀造的。」

我跟他回到出版社，才剛開始喝，古德仁就走進來說有一位先生找貝爾博。貝爾博一拍額頭，他居然忘了跟此人有約，但是無巧不成書，他說，因為來者想跟談他的書正好跟聖殿騎士有關。「我會盡快打發他走，」貝爾博說，「您得用力反駁他的論點，好助我一臂之力。」

那確實是巧合。而我就這麼上鉤了。

於是聖殿騎士帶著他們的秘密一起消失在曾令人懷抱美好希望的俗世城市陰影中。然而那個將他們所有努力網綁住的抽象物卻在未知之地繼續它不息的生命……物換星移中，它不只一次，讓靈光在能夠有所感知的心靈中奔流。

——維克多·埃米爾·米謝勒<sup>245</sup>，《聖殿騎士的秘密》，一九三〇年

他有一張四〇年代的臉。從我在家中地窖裡找到的老雜誌來看，四〇年代每個人的臉都差不多長這樣。應該是因為戰時飢餓所致：顴骨下方臉頰凹陷，眼睛宛如發燒時那般灼亮。

那張臉很像我在死刑場上看到的臉，被殺和殺人的長得都一樣。在那個年代，有著同一張臉的人會朝彼此開槍。

我們這位訪客身穿整套藍色西裝，搭配白襯衫和珍珠灰領帶，我第一個反應是他為什麼要穿戲服。他的頭髮黑得很不自然，抹了髮蠟的髮片從兩側太陽穴往後梳，光禿禿的頭頂上方，是從額頭開始整齊劃一地向後延伸出去的幾條規則細線，彷彿電報文。他的皮膚曬得很黑，顯然在海外住過，歲月在臉上留下的痕跡不只是皺紋，他的左側臉頰上有一道顏色略淺的疤痕劃過，從嘴唇直到耳朵，由於他留了美國演員阿道夫·門吉歐<sup>246</sup>那種小鬍子，所以

左半邊的髭有一個不易察覺的缺口，大約一公釐寬，是皮膚曾經裂開又癒合的結果。不知是刀刃造成的，還是子彈擦傷呢？

他自我介紹：阿爾鄧提上校。他對貝爾博伸出手，聽貝爾博說我是他的同事後，僅對我點了點頭。他坐下，蹺起腳，把褲腳管拉到膝蓋，露出了紫紅色的襪子，而且是短襪。

「您是……現役軍人？」貝爾博問他。

阿爾鄧提上校搪塞了幾句：「可以說退役了，或者也可以說是後備軍人。您或許不覺得，其實我年紀很大了。」

「是不覺得。」貝爾博說。

「但我經歷了四次戰爭。」

「您大概是跟加里波底一起的。」

「不是，我是志願參軍打伊索比亞戰爭的，官階中尉。之後志願參加西班牙戰爭，官階上尉。再度志願參軍打非洲戰爭，直到撤離為止，官階少校，獲頒銀質勳章。一九四三年……只能說我選錯了莊家，輸掉一切，只留住了榮耀。我鼓起勇氣從頭開始，加入外籍軍團，那是冒險犯難的練習場。一九四六年，官階下士，一九五八年，在馬蘇將軍<sup>247</sup>麾下效力，官階上校。顯然我老是選錯邊。自從左派戴高樂掌權後，我便離開部隊，在法國定居。我對阿爾及利亞很熟，在馬賽成立了一間進出口公司。這回，我想我選對了，所以我現在靠公司獲利過活，而且能兼顧我的 hobby，大家現在都用這個字，對吧？這幾年我的研究頗有斬獲。你們看……」他從皮包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夾，我記得我看到的文件夾是紅色的。

「也就是，」貝爾博說，「一本談聖殿騎士的書。」

「聖殿騎士，」阿爾鄧提上校回答說。「算是我年輕時候的興趣。他們也是在地中海域追尋榮耀的冒險犯難之士。」

「卡索朋先生對聖殿騎士很有研究。」貝爾博說。「他對這個議題比我熟悉。我們願聞其詳。」

「我一直對聖殿騎士很感興趣。他們是在兩隻野蠻軍團對壘之際，將光明帶到歐洲的高尚之人……」

「聖殿騎士的對手並非野蠻人。」我語氣很婉轉。

「您有沒有落入馬格里布<sup>24</sup>叛軍手中的經驗？」他挖苦我。

「還沒有。」我說。

他瞪著我看，讓我十分慶幸未曾在他手下服役。他轉頭跟貝爾博說得很直接：「很抱歉，我是上個世代的人。」然後又回頭看我，挑釁地說：「我們現在在開庭審判還是……」

「我們在此是為了討論您的作品，上校。」貝爾博說。「麻煩您，請繼續。」

「我要先把一件事情說清楚。」上校把手放在他的文件夾上說。「我願意負擔印刷費用，不會讓您有任何損失。您若需要擔保，我也可以提供。就在兩個鐘頭前，我跟特別遠從巴黎趕來的這個領域的專家碰過面，他答應幫我寫一篇專業導讀……」他猜到貝爾博要問什麼問題，比了一個手勢，意思是有鑑於事情敏感，此刻點到為止即可。

「貝爾博先生，」上校說，「我收集了這些資料準備寫一個故事。故事是真的，絕不平庸，也絕對比美國那些推理小說好看。我不但有所發現，而且是重大發現，這只是開始而已。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訴大家，如果有人有能力完成這個填字遊戲，看完之後可以來找我。我要拋出一個餌，而且要越快越好。在我之前知道這件事情的那個人恐怕已經被殺了，就是因為他沒有說出去。我如果把我知道的事情講給兩千名讀者聽，就不會有人想要把我殺人滅口了。」他停頓了一下。「你們知道聖殿騎士被逮捕的事情……」

「卡索朋先生不久前才跟我說過此事，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過程不費吹灰之力，被逮捕



的騎士全然狀況外……」

上校輕蔑地微微一笑。「沒錯。若以為連法國國王都畏懼的那些權有勢的聖殿騎士對於有人在暗中煽動國王，國王也在暗中煽動教宗一事毫不知情，未免太過天真。拜託！背後肯定有一個計畫，而且是極為崇高的計畫。假設聖殿騎士團的計畫是征服全世界，他們得知了一個可以取得無上權力的秘密，而且為了保護這個秘密，他們願意犧牲聖殿騎士團在巴黎的基地，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義大利等王國境內的封地，在聖地的城堡，以及各地金庫，所有一切……腓力四世對此計畫必有耳聞，否則無法解釋他為何要對聖殿騎士展開迫害，讓法國騎士團中的菁英分子身敗名裂。聖殿騎士團明白國王已得知內情，企圖殲滅他們，正面迎擊沒有幫助，因為計畫成熟還需要時間，不管那個秘密是寶藏或其他，都需要先找出來，而且得慢慢來才能善加利用……大家都知道聖殿騎士團秘密決策小組……」

「大家都知道？」

「當然。一個如此強大的修會一定有其秘密規範，否則不可能存活那麼久。」

「這個說法無懈可擊。」貝爾博瞄了我一眼。

「從這裡開始，」上校說，「後續發展可想而知。大團長自然是秘密決策小組的成員之一，大團長這個頭銜只是掩護。在《歷史上的騎士團及其秘密》一書中，作者高蒂耶·沃爾特說聖殿騎士團征服全世界的計畫預計在西元兩千年達成！騎士團決定轉為地下組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讓修會在眾人眼前消失。所以他們做的就是犧牲小我，包括大團長也不例外。有的人被處決，很可能是抽籤決定的結果，有的人選擇屈服或見風轉舵。那些低階人員如俗世教士、木工師傅和玻璃師傅到哪裡去了呢？……還有共濟會這個組織出現，如今已經遍布全球，也是眾人皆知的事。到底在英國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腓力四世在教宗施壓下不肯讓步，最後卻讓所有聖殿騎士全身而退，在修會分部安享晚年，而那

些騎士也就聽任安排，乖乖閉口不語？您相信嗎？我不信。後來在西班牙，修會決定換個名字，變成蒙特薩修會<sup>249</sup>。兩位，那些人絕對有能力說服任何一位國王，他們保險箱裡面的借據可以讓任何一位國王在一個星期內宣告破產。就連葡萄牙國王也妥協了，他說：親愛的朋友，我們這樣吧，你們不要再叫聖殿騎士了，改叫基督騎士，我沒有任何異議。在德國呢？那裡是有過少數幾場審判，形式上解散了聖殿騎士團這個修會，但那裡有與他們交好的條頓騎士團，在當時勢力龐大，其所作所為不是在既有王國內獨享特權而已，他們根本自成一國，擁有的領土加起來比今天踩在俄國人腳下的所有國家面積還大，直到十五世紀蒙古人打來，條頓騎士團才漸漸式微。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其實蒙古人始終依舊虎視眈眈……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吧……」

「對，」貝爾博說，「請繼續。」

「總而言之，大家都知道，腓力四世發布逮捕密令兩天，也就是執行逮捕一個月，有一輛裝著乾草飼料的牛車離開了巴黎的聖殿所在地，之後行蹤不明。預言家諾斯特拉達姆士在他的《百詩集》<sup>250</sup>中提及此事……」上校從手稿中取出一頁：

乾草覆蓋下，反芻動物

將躲藏的士兵和叮噓作響的兵器

帶向草之城邦<sup>251</sup>……

「乾草牛車是傳說，」我說，「我不會把諾斯特拉達姆士當作歷史考據來源……」

「卡索朋先生，許多比您年長之人都對諾斯特拉達姆士的預言深信不疑。再說，我也沒有天真到會相信牛車這個故事。那是隱喻，藉以說明事實，而且是顯而易見、堅不可摧的

事實。莫萊眼見逮捕在即，將指揮權和秘密決策小組交到姪子博讓伯爵手中，由他擔任隱匿起來的聖殿騎士團背後那位看不見的首領。」

「有歷史文獻依據？」

「官方歷史，」上校苦笑說，「是由勝利者撰寫的。根據官方歷史，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牛車故事還有後續發展。秘密決策小組遷移到一處僻靜地，從那裡慢慢建構起一個地下網絡系統。我就是從這個線索出發的。多年來，早在大戰爆發之前，我就問我自己，這些英雄人物究竟到哪裡去了。在我決定辭去軍職後，我終於有時間循線追查。既然躲在牛車裡逃跑這件事發生在法國，那麼我就應該到法國去找出秘密決策小組的原始開會地點。這個地點在哪裡呢？」

他這番話頗有戲劇效果。就連貝爾博和我也想知道開會地點在哪裡，所以我們只好說：「願聞其詳。」

「聖殿騎士躲在哪裡？我會說的。胡格·德·沛恩是從哪裡來的？香檳區，靠近特魯瓦。一一二五年，治領香檳區的胡格到耶路撒冷加入十字軍。後來他回到家鄉，據悉他跟熙篤會的修院院長聯繫之後，便留在修道院內協助院長，開始閱讀並翻譯希伯來書籍。就連上勃良第區的拉比也被派來熙篤會，與熙篤會這些白衣修士一起研讀胡格在巴勒斯坦找到的不知道什麼文獻圖書。派他們來的人是誰呢？是聖伯爾鐸。胡格送給聖伯爾鐸的修士一座森林，位在香檳區奧布河畔的巴爾，也就是克萊爾沃克斯修道院<sup>25</sup>所在地。然後聖伯爾鐸做了什麼呢？」

「他變成了聖殿騎士的支持者。」我說。

「為什麼呢？您知道是他讓聖殿騎士變得比本篤會士更有權勢的嗎？您知道他禁止本篤會修士收受土地房舍之贈禮，卻讓聖殿騎士收受土地房舍嗎？您有沒有看過特魯瓦附近

的東方森林<sup>253</sup>？那片森林一望無際，官邸一棟接著一棟。您知道在巴勒斯坦的聖殿騎士是不打仗的嗎？他們駐守在聖殿裡，不但不殺穆斯林，還跟穆斯林做朋友，跟他們的首領保持聯繫。總而言之，聖伯爾納鐸在香檳伯爵的經濟支援下，在聖地建立了一個修會，跟七個阿拉伯和希伯來秘密宗派往來。為了建立這個修會，一個不知名的領導單位策劃了十字軍東征，這跟一般認知正好相反，而且還建構了一個權力網絡，將俗世治權排除在外……我不是理論派，我是行動派的。與其憑空假設，我做了許多空口說白話的學者沒有做過的事。我去了聖殿騎士的起源地，也去了兩百年來他們的基地所在，他們曾經在那裡如魚得水悠遊自在……」

「毛主席說革命必須在人民之中，群眾是水，革命者就得是魚……」

「您的毛主席很不錯。不過聖殿騎士準備要革的命，比您那些留著辮子的共產黨人革的命更厲害……」

「他們已經沒有辮子了。」

「沒有了嗎？更慘。我剛才說，聖殿騎士勢必會到香檳區去尋求庇護。會去沛恩？去特魯瓦？還是去東方森林呢？沛恩是只有幾戶人家的小鎮，那時候最多只有一個城堡。特魯瓦是座大城，有太多國王人馬。東方森林，仔細想想，會是國王皇家衛隊第一個去找的地方，事實的確如此。所以，不行。普羅萬<sup>254</sup>，我告訴我自己，如果非得去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一定是普羅萬！」

我們若能的眼睛穿透看入地球內部，從極地到極地，從我們的腳下到對蹠點。我們會赫然發現一個充滿裂縫和坑洞的千瘡百孔龐然大物。

——湯瑪斯·伯內特，《地球的神聖理論》<sup>255</sup>，

阿姆斯特丹，Wolters出版社，一六九四年，第三八頁

「為什麼是普羅萬？」

「您去過那裡嗎？那個地方很神奇，即使是今天也讓人有同樣感受，您一定要去。那個地方不但神奇，而且瀰漫神秘氣息。十一世紀的時候，那裡是香檳伯爵領地的首府所在地，是自由區，中央政權不得介入干涉。聖殿騎士到了那裡有如回到自己老家，今天普羅萬還有一條道路是以他們命名的。教堂、宮殿、一座俯瞰平原的碉堡、金錢、來來去去的商賈、市集，隱身在那團混亂之中很容易。而且那裡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遠古時期興建的地道。那個山區地底下有密密麻麻的地道彼此串聯，是地下墓穴所在，有一部分今天還可以參觀。如果有人在那裡秘密集會，就算有敵人闖入，密謀者也可以在短短幾秒鐘之內散開，熟知地道者轉眼就可以從只有老天知道的地方出去，再從反方向折返，跟貓一樣靜悄悄地出現在入侵者背後，一舉解決敵人。喔，我向兩位保證，那些地道簡直是專門為身手矯

健、神出鬼沒的突擊敢死隊打造的，夜裡摸黑潛入，口中咬著匕首，手中拿著兩顆手榴彈，其他人只能跟老鼠一樣就死。哼，活該！」

他雙眼發亮。「兩位明白普羅萬是多棒的藏身處嗎？一個秘密組織在地下集合，當地人都知道，但是沒人開口。國王的人馬當然也去了普羅萬，他們逮捕了那些沒有躲起來的聖殿騎士，把人帶到巴黎去。雷諾·德·普羅萬被嚴刑拷打逼供，但是他什麼都沒說。顯然這是秘密計畫的一部分，他必須被逮捕，才能讓人相信普羅萬已經被淨空了，同時拋出一個訊息：普羅萬不會讓步。普羅萬是化為地下組織的新聖殿騎士團據點。這些地道通往不同建築物，可以假裝進入小麥倉庫或布舖，之後從一間教堂離開。這些地道是以柱子和磚砌拱頂建構的，今天普羅萬山城裡每戶人家都還有地窖，尖拱拱頂的地窖，有至少上百個吧，每一個地窖，不對，每一個地下空間都是通往其中一個地道的入口。」

「這是假設。」我說。

「不，卡索朋先生。這些都有真憑實據。您沒見過普羅萬的地道。在地下，一個洞室又一個洞室，室內全都是銘文。這些銘文主要集中在洞穴學家稱之為側洞的地方，是僧侶體<sup>256</sup>，德魯伊的僧侶體，是羅馬人出現之前的銘文。凱撒曾攻打此地，因此銘文描述了戰爭場面，有魔法，有埋伏。還有加太利派的符號，是的，加太利派不只出現在普羅旺斯，那些在普羅旺斯的加太利派都被殺了，在香檳區的加太利派則逃過一劫，偷偷在此聚集，以存放異端骨骸的這些地下墓穴為據點。沒有躲到地底下的，有一百八十三人被燒死，沒死的都躲在這裡。編年史說他們是保加利亞人和摩尼教徒，無巧不成書，保加利亞人是波格米勒派<sup>257</sup>，加太利派也源自保加利亞。您知道保加利亞這個字法文怎麼說？原始字義是雞姦者，因為據說保加利亞的加太利派有這個壞習慣……」

他尷尬地笑了兩聲。「誰被指控相同罪名呢？就是聖殿騎士……有趣吧？」

「就某方面來說，」我回答他。「在那個年代，若想整肅異端分子，通常就會用雞姦這個罪名栽贓他……」

「當然，您別誤會我真以為聖殿騎士……總之，他們是武士，武士向來易得美麗女子的青睞，他們雖然發了誓願，但是男人畢竟是男人。我之所以會記得這個，是因為我不認為聖殿騎士會投靠異端加太利教派，不過聖殿騎士的確是從加太利教派那兒學會了如何使用地道。」

「可是，」貝爾博說。「您說的仍然只是推論……」

「初期是推論。我跟您說的是我開始研究普羅萬的理由。接下來要說的是真實歷史。普羅萬市中心有一座歌德式建築，是收什一捐的糧倉，兩位也知道聖殿騎士團的特權之一就是可以直接收取什一捐，不需要上繳國庫。那座歌德式糧倉下方，就跟其他地方一樣也有地道，但是狀況很糟。總之，我在翻看普羅萬文獻資料的時候，看到一份一八九四年的地方報，寫到有兩名龍騎兵<sup>258</sup>，分別是圖爾<sup>259</sup>的卡密葉·拉佛哲和聖彼得堡（沒錯，真的是聖彼得堡）的艾杜華·尹格孚，他們造訪普羅萬數日，在守衛陪同下參觀了糧倉，還下到其中一個地下洞室，也就是地下二樓的深度，守衛為了說明還有更深的地下樓層時，用腳踩地，他們聽到隆隆迴音。記者盛讚兩位騎兵有冒險犯難精神，準備了燭火和繩子，垂降到不知道哪一層，然後跟礦工一樣匍匐前進，深入神秘的地道。根據記者描述，他們到達一個很大的洞室，那裡有壁爐，中央還有一口井。他們用繩子綁住一塊石頭垂吊下去，發現那口井深十一公尺……一週後，他們帶著更堅固的繩子回來，另外兩個人負責拉住繩子，尹格孚下到井裡，發現一個石壁大房間，長寬各十公尺，高五公尺。他們輪流下井，發現那裡是地下三層，也就是地下三十公尺深。他們三個人在那個房間看到了什麼，做了什麼，沒有人知道。記者承認當他自己到現場去的時候，沒有勇氣下到那口井裡。這個故

事讓我精神為之一振，我也想到現場去看看。可是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直到今天，很多地道都崩塌了，就算真有那口井，也不知道正確的位置在哪裡。但是我起了疑心，那兩名騎兵很可能在那下面找到了某些東西。剛好在那幾天，我看了一本書，是關於雷恩堡<sup>260</sup>的秘密，那跟聖殿騎士團也有關係。在那個只住了兩百個居民的小鎮，一個既沒有錢也沒有前途的教士在整修一間老教堂的時候，拿起唱詩班地板上的一塊石板，找到了一捲手稿。這是他的說法。只找到了手稿嗎？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後來他變得非常有錢，出手闊綽豪華，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被教會指控行為不端……如果那兩名騎兵之一，或兩個人都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呢？尹格孚是第一個下井的，會不會他找到了什麼價值不菲的東西，東西不大，他藏在衣服裡，等上去後隱瞞另外兩個人，什麼都不說……我是很頑固的人，若非如此，我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他先伸手輕撫臉上的疤痕，然後雙手移到太陽穴，往後腦勺抹了一把，以確保頭髮乖乖服貼。

「我到巴黎去找電信公司，同時找遍了介紹法國的導遊書，搜尋尹格孚的下落。結果我找到了一戶人家姓尹格孚，在歐塞爾<sup>261</sup>，我寫信過去，說我是考古學者，兩週後我接到一名老助產士的回信，她是那個尹格孚的女兒，好奇想了解我為什麼對她父親感興趣，還問我是否知道什麼秘辛……我說是有一個未解之謎。我趕到歐塞爾，尹格孚小姐住在一間外牆爬滿常春藤的小屋裡，外頭圍了一圈木頭柵欄，柵門上有一道插銷和一根釘子。她已經上了年紀，乾乾淨淨的，人很客氣，沒念什麼書。她立刻開口問我知道她父親什麼事，我說我只知道她父親有一天在普羅萬進入一條地道，而我正在寫那個地區的一篇歷史研究。她聽得一頭霧水，從沒聽她父親提起去過普羅萬的事。他曾經是龍騎兵，沒錯，但是在女兒出生之前，在一八九五年就退役了。他在歐塞爾買了那間房子，一八九八年娶了一個當地女孩，女孩帶



了一點嫁妝進門。一九一五年女兒五歲的時候母親過世，她父親則在一九三五年失蹤。真的是失蹤。尹格孚去了巴黎，他一年至少要去兩次，從此音訊全無。地方警察單位發了一封電報去巴黎，結果石沉大海，只得宣告尹格孚死亡。尹格孚的女兒孤伶伶一個人，她開始工作，因為父親留下來的遺產不多。而顯然她沒能找到合適的對象，從她長吁短嘆看來，背後應該有一段故事，恐怕是她這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感情故事，但最後沒有完美結局。『阿爾鄧提先生，我對我可憐的父親一無所知，連他的墓在哪裡都不知道，希望他至少能入土為安，我沒有一天不焦慮，不感到內疚。』她很樂於談她父親：很溫和，很安靜，很有條理，文質彬彬。成天待在閣樓的書房裡，閱讀寫作。其他時間不是在花園裡整理花草，就是跟藥房的藥劑師閒聊，藥劑師也過世了。偶爾，她先前說過，她父親會去巴黎出差，這是她父親的說法。回來的時候總會帶好幾落書。書房裡都是書，她說想讓我看看書房。於是我們到閣樓去，書房小小的，但是一塵不染，井然有序。尹格孚小姐一週會上來打掃一次，因為她可以帶花去墓園看看死去的母親，對可憐的父親，那是她唯一能做的。她沒動過書房，保留了她父親離開時的原樣，她多希望自己以前好好念書，或許現在就能讀一讀父親留下來的書，不過那些書全是古法文、拉丁文、德文，甚至還有俄文，因為她父親是在俄國出生的，在那裡度過童年時光，她祖父在俄國駐法國大使館工作。那間書房裡有數百本藏書，絕大部分（讓我欣喜若狂）都與聖殿騎士團審判有關，例如一八一三年弗朗索瓦·雷努阿爾<sup>262</sup>的《聖殿騎士團歷史遺跡》，是古董書。很多是研究密碼文件的，是不折不扣屬於密碼學者的書房，有的書則是研究古字體和古代文獻的。我還看到一本帳目紀錄，翻閱的時候看到一個紀錄讓我嚇一跳：他賣了一個匣子，沒有其他說明，沒有買家的姓名，也沒有提及金額，但日期是一八九五年，之後的帳目都很詳細，那是一個行事小心、管理積蓄絲毫不敢大意的人的帳簿。裡面還記載了他從巴黎骨董商手中買下的書。對我來說這件事的始末很清楚：尹格孚在

那個地下洞室裡找到了一個鑲滿珍貴寶石的金匣子，他毫不猶豫塞進衣服裡，上來後對此事絕口不提。等回到家，他在匣子裡面找到了一份羊皮紙稿，這一點我想不言而喻。他到巴黎去，聯繫了一名骨董商，或暴發戶，或收藏家，把匣子賣了，即便是用低價賣出，也能讓他生活無憂。除此之外，他還離開了部隊，隱居鄉間，開始買書研究那份羊皮紙稿。說不定他本來就是尋寶獵人，否則不會跑到普羅萬的地道去，可能他原本就有一定的學識基礎，才會決定要自行解開他尋獲的文件之謎。他安安靜靜、不疾不徐地一個人工作了三十多年，有沒有跟別人說過他的發現？沒人知道。一九三五年的時候，他應該有了重大突破，或是完全相反，走入了死胡同，因此決定尋求協助，告訴某人自己所知道的，或是請某人說出自己所不知道的。然而尹格孚知道的顯然太過機密，也太過可怕，因此他尋求協助的那個人決定讓他失蹤。我們回頭來說閣樓。為了解尹格孚有沒有留下蛛絲馬跡，我跟他好心的女兒說檢閱他父親的藏書，有可能進一步了解他在普羅萬究竟發現了什麼，那麼我在我的研究論文中就會有大篇幅討論她父親的事蹟。她很開心，為她可憐的父親感到開心，她跟我說我那個下午可以留下來，如果有需要的話第二天也可以再回去。她幫我準備了咖啡，幫我打開燈，便回到花園工作，留下我一個人書房裡為王。粉白乾淨的牆壁沒有書架、層板或壁櫥需要翻找，但我依然沒有放過任何可能性，我檢查了少數幾件家具的上面、下面和裡面，空蕩蕩的衣櫥裡有幾件衣服，口袋裡只有樟腦丸，還把僅有的三、四張印刷的風景畫背面也翻過來檢查。我就不跟兩位描述所有細節了，只能說我檢查得很認真，我不只用手觸摸按壓沙發椅墊，還用針戳刺，以確認裡面沒有藏任何異物……」

聽到這裡，我明白阿爾鄧提上校熟悉的絕對不是只有戰場而已。

「然後就只剩下書了。我記下了所有書名，檢查頁緣上是否有任何筆記，或畫線，或任何線索……我要拿起一本裝幀略顯笨重的古書時沒拿好，書掉在地上，露出一張手寫紙。

從紙質和墨水來看，不算年代久遠，很可能是尹格孚生前最後幾年寫的。我匆匆瞄了一眼，就看到紙條一角上寫著『普羅萬，一八九四年』。兩位可以想見我有多麼激動，情緒起伏難以自持……於是我知道尹格孚帶著那張羊皮紙原稿去了巴黎，而那張紙是他抄寫的副本。這點我很篤定。尹格孚小姐照顧那些書多年，可是從來沒看出那張紙是什麼，否則一定會跟我說，而且她對那張紙會繼續視而不見。這個世界上只有分贏家和輸家，我受的挫折也夠多了，既然勝利在望，我要拚命一搏。我撿起那張紙，放進口袋裡，然後去找尹格孚小姐，跟她說我沒找到任何值得參考的東西，但我如果寫相關論文，還是會提及她父親，她對我再三感謝。兩位，任何一個行動派若像我一樣熱血沸騰，面對一個已經被命運拋棄的人的剩餘價值，是不能綁手綁腳瞻前顧後的。」

「不需要找藉口，」貝爾博說。「既然已經做了，您就說吧。」

「我現在要給兩位看那紙條的內容，希望你們不介意我展示的是影本，不是不信任兩位，而是為了避免原稿耗損。」

「尹格孚手抄的並不是原稿。」我說。「只能假設有可能是抄自原稿的副本。」

「卡索朋先生，沒有原稿的情況下，最後的副本就是原稿。」

「但是尹格孚也有可能抄錯啊。」

「這點您也不能確定。我只知道尹格孚確實留下了手抄稿，這就是事實，沒有其他可能。因此尹格孚的副本就是原稿。我們必須有這點共識，還是我們要先來一場知識分子的辯論？」

「我討厭知識分子。」貝爾博說。「我們來看您手中的原稿吧。」

在博讓伯爵之後，修會未曾有片刻稍歇，我們知道奧蒙特騎士卸任後，持續有人接掌修會大團長一職，直至今天。至於指導修會崇高工作、真正掌舵主其事的大團長和高階上級的姓名及所在位置則是一個謎，唯有真正受啟發者才知情，那是不可說的秘密，因為關鍵時刻尚未到來，時機尚未成熟。

——古斯塔夫·史夫曼，一七六〇年手稿，《十八世紀中葉共濟會騎士級別揭密》<sup>263</sup>，萊比錫，Zeche 1，一八八二年，第一七八～一九〇頁。

那是很久以前，我們跟計畫的第一次接觸。那一天我本來另有安排。如果那一天我沒去貝爾博的辦公室，我現在應該在……撒馬爾罕<sup>264</sup>賣芝麻籽，當盲人點字書編輯，還是在法蘭士約瑟夫地群島<sup>265</sup>管理第一國家銀行？假設的結果永遠都是真的，因為前提是假的。

但是那一天我人在那裡，所以此刻我在這裡。

阿爾鄧提上校用戲劇化的動作將那張紙條拿給我們看。紙條現在仍還在我手上，在我的文件資料中，收在一個塑膠文件夾裡，當年用的那種感熱紙變黃了，字跡顏色也淡了一些。其實上頭有兩段文字，第一段寫得很密，占據了大半頁，第二段則分為零星的好幾小段。

第一段很像是一種邪教禱文，或閃米特語<sup>266</sup>的模仿文：

Kuabris Defrabax Rexulon Ukkazaal Ukzaab Uripaef el Taculbain Habrak Hacorum Maquafel Tebrain  
Himcauin Rokasor Himesor Argabil Kaguan Docrabax Reisz Reiszbrax Decaiquan Oiguquuil Zaitabor Qaxaop  
Dugraq Xaelobran Disaeda Magsuan Rairak Huidal Uscolda Arabaom Zipreus Mecrim Cosmae Dugufas Rocarbis

「不明所以。」貝爾博說。

「不明所以，對吧？」上校頗為得意。「我原以為得花上一輩子的工夫來解密，幸好有一天，我在一個書攤上碰巧找到了一本談特里特米烏斯<sup>267</sup>的書，而且還在不經意間看到了他用密碼書寫的一則訊息『Pametsiel Oshurny Delmunson Thafloyn……』就這樣找到了一個線索，我繼續追查下去。我本來並不知道特里特米烏斯是何許人也，但是我在巴黎找到了他的《隱寫術。透過隱密書寫向他方之人打開自身心靈之藝術》<sup>268</sup>，一六〇六年在法蘭克福出版的版本。這個特里特米烏斯很特別，他是施朋海姆<sup>269</sup>的本篤會修道院院長，十五、十六世紀的學者，懂希伯來文和迦勒底文<sup>270</sup>，東方語言懂韃靼文，往來皆是神學家、卡巴拉教派人士、鍊金術士，當然還有偉大的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或許還有帕拉塞爾斯<sup>271</sup>……特里特米烏斯用招魂通靈黑魔法當煙霧彈，實際上談的是密碼學，他說傳遞的訊息需要加密變成兩位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然後接收者再召喚天使如帕梅席爾、帕底耶、朵羅堤耶<sup>272</sup>等前來幫忙他解開真正的訊息。不過他舉的例子往往是軍事訊息，因為那本書是獻給當時的巴拉丁伯爵兼巴伐利亞公爵菲利浦親王，也是研究密碼學的早期著作之一，而且是跟情報有關的。」

「不好意思，」我開口發問。「如果我沒搞錯的話，特里特米烏斯比我們討論的這份

原始手稿早了一百多年出生……」

「特里特米烏斯加入了一個凱爾特學會，這個學會研究哲學、天文學、數學和畢達哥拉斯哲學。兩位有看出之間的關聯性嗎？而大家都知道聖殿騎士團是一個秘教性質的修會，向來對古老凱爾特族<sup>273</sup>的知識推崇備至。因此特里特米烏斯也就間接的學到了聖殿騎士團用的密碼系統。」

「真令人驚豔。」貝爾博說。「那麼這個加密訊息到底說的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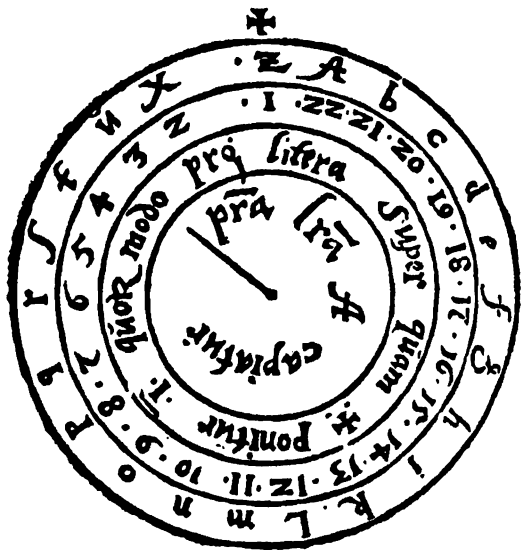
「別急。特里特米烏斯提出了四十個大隱規則，十個小隱規則。我運氣不錯，或者應該說普羅萬的聖殿騎士沒有太認真挖空心思，因為他們很篤定沒有人猜得出他們的密鑰。我先用那四十個大隱規則的第一個去試，假設這段連續文只看字首。」

貝爾博要來那張紙，看完之後說：「把字首連起來也看不出所以然來：Kdrwuth……」

「當然。」上校態度高傲地說。「我剛才說聖殿騎士沒有太認真挖空心思，不代表他們很懶惰。這幾個字是另外一個加密訊息，因此我立刻就想到用十個小隱規則來解第二層加密。兩位請看，特里特米烏斯在這第二層加密用的是轉盤，第一個大隱規則則是這個……」

他從公事包裡拿出另外一份影本，把椅子拉到桌邊，用蓋上的原子筆蓋頭指著一個個字母解釋給我們聽。

「這是最簡單的隱寫規則。我們先看最外面那一圈。這個訊息的每一個字母都用了前一個字母代替，所以寫Z但其實是A，寫A但其實是B，以此類推。這對今天從事情報工作的人來說是小孩子的把戲，但是在當年，這被認為是一種巫術。所以這段話要解密，就是把每一個加密的字母都替換成它後面那個字母。我試過了，一試就成功當然是我運氣好。總之，解答是這樣的。」他把解密結果寫了出來：「Les XXXVI invisibles separez en six bandes，無形的三十六分為六組。」



「什麼意思？」

「第一眼看，看不出所以然來。那應該是一種標題，跟小組編制有關，用加密語書寫是為某種儀式需求。好，我們的聖殿騎士認為他們這個訊息是放在無法進入的地底深處，所以之後就改用十四世紀的法文書寫。我們來看第二段文字。」

a la... Saint Jean  
36 p charrete de fein  
6... entiers avec saiel  
p... les blancs mantiax  
r... s... chevaliers de Pruins pour la... j. nc.  
6 foiz 6 en 6 places  
chascune foiz 20 a... 120 a...  
iceste est l'ordonation  
al donjon li premiers  
it li secunz joste iceus qui... pans  
it al refuge  
it a Nostre Dame de l'autre part de l'iau  
it a l'ostel des popelicans  
it a la pierre  
3 foiz 6 avant la feste ... la Grant Pure.

「這算是沒有加密的訊息？」貝爾博既失望又好奇。

「顯然尹格孚抄寫的這個版本中，刪節號的意思就是文字無法辨識，空格表示羊皮紙腐蝕……這是我整理的最終版本，我猜想兩位應該不會反對我說我這個版本條理清晰、無懈可擊，而且套句俗話說，還恢復了它原有的文采。」

接著他就用魔術師的手勢將那份影本翻面，讓我們看他用正楷寫下的筆記。



聖若翰洗者（之夜）

乾草牛車 3 6（年）（之）後

6（訊息）完整封印

為白斗篷（騎士）／聖殿騎士／

普羅萬再（犯）為（伸）冤／復仇／

6個 6 在六處

每一次 2 0（年）為 1 2 0（年）

這便是計畫

第一批去城堡

同（樣）／於 1 2 0 年後／第二批抵達

吃（那）麵包之人

重新到避難所

重新在河彼岸投靠聖母

重新投靠保祿派

重新到石頭去

3 個 6 / 6 6 6 / 在偉大的淫婦（之）節慶之前

「簡直瞎子摸象。」貝爾博說。

「當然還需要進一步詮釋。但尹格孚一定跟我一樣看懂了。這其實沒有你們想像的那麼晦暗難解，尤其是對熟知聖殿騎士團那個修會的人來說。」

他說到這裡停下來，要了一杯水喝，然後繼續一句一句解釋給我們聽。

「意思是：聖若翰洗者之夜，乘乾草牛車三十六年後。為使修會永垂不朽，聖殿騎士團於一三〇七年九月乘坐裝著乾草的牛車逃亡。那時候一年之始是從復活節開始算，到隔年復活節為一年之終。所以一三〇七年年尾，根據我們的算法，是一三〇八年的復活節。我們算算看一三〇七年年尾（也就是我們的一三〇八年復活節）之後三十六年，就來到一三四四年的復活節。過完說好的三十六年，就來到我們的一三四四年。那個訊息放在地下洞室形同封印的一個珍奇小匣子裡，意味著建立地下秘密修會之後，在那個地方完成了對某件事情的公證程序，時間是聖若翰洗者之夜，就是一三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為什麼是一三四四年？」

「我認為從一三〇七年到一三四四年間，轉為地下的聖殿騎士團重新組織，同時等待羊皮紙上說的計畫啟動。他們必須等事情平息下來，還得把散布在五到六個國家的聖殿騎士串聯起來。再說，為什麼聖殿騎士要等待三十六年，而非三十五年或三十七年，顯然跟三十六這個數字的神秘意義有關，加密訊息本身也確認了這一點。三十六的兩個數字相加是九，我想我不需要提醒兩位這個數字的深層意涵。」

「我可以加入嗎？」那是狄歐塔列維的聲音。他跟普羅萬的聖殿騎士一樣，靜悄悄地就摸到我們背後了。

「請當自己家。」貝爾博向上校簡短地介紹了狄歐塔列維，上校看來並不以為意，反而給人一種感覺是他期望聽眾越多越好，不過要專心。

上校繼續解釋，狄歐塔列維對那些吸引人的數字遊戲聽得口水直流。其實不過是數秘術<sup>274</sup>罷了。

「接下來說封印。六個東西完整封印。尹格孚找到了一個小匣子，顯然是有封印的。」

這個匣子是為了誰需要用封印封存呢？為了白斗篷，也就是聖殿騎士。然後我們在訊息裡看到了一個 r，之後幾個字母被刪掉了，還留了一個 s。我認為那個字是「regis」，「再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再犯是指懺悔的國王反悔，而「再犯」在聖殿騎士審判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普羅萬的聖殿騎士對他們的「再犯」感到自豪，因為藉此擺脫了荒謬審判的汗鹹。所以，既然說的是普羅萬的聖殿騎士，那麼再犯，是指他們準備要做什麼嗎？我們看到後面那幾個字母可以聯想到 vaujanice，也就是復仇。」

「復什麼仇？」

「各位！從審判開始，聖殿騎士的行事謎霧重重，所有一切都是為了要執行替雅克·德·莫萊復仇的計畫。我對共濟會的禮拜儀式沒太大興趣，但他們既是聖殿騎士的平民化身，儘管有些變質，但仍脫離不了關聯。而蘇格蘭禮儀<sup>275</sup>裡頭有一個階級叫做凱道西騎士，希伯來文是復仇騎士的意思。」

「好吧，聖殿騎士策劃復仇。然後呢？」

「這個復仇計畫需要多少時間呢？那則加密訊息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後面的法文訊息。訊息要求要有六名騎士分六次到六個地方，也就是『三十六分為六組』。然後又說『每一次二十』，這部分不是很清楚，而在尹格孚手抄稿上最後看起來有一個 a，可能是年 ann。所以，我的推斷是，每一次二十年，六次，一共一百二十年。我們繼續往下看，看到的是六個地點，或是六件要完成的任務。因為提到 ordonation，是計畫，是策劃，是指執行進程。還說到第一批應該去某個塔樓或某個城堡，第二批去另一個地方等等，一共有六批。所以我們手中這份文件告訴我們，應該還有另外六批封存的文件藏在不同地方，我認為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封存的文件應該每間隔一百二十年打開一個……」

「為什麼每一次二十年？」狄歐塔列維問。

「這些復仇騎士應該每一百二十年要在某個特定地點完成某個任務，是一種接力賽。顯然在一三四四年那個晚上之後，有六名騎士各自出發前往計畫預定的地點。不過第一個封印的看守人自然不可能活一百二十年，所以意思是每一個封印的每一個看守人任期是二十年，之後傳給繼任者。二十年一期是有道理的，留一個封印看守人，每個人看守二十年，他們能確保在一百二十年的時候，我們暫時這樣假設，那個封印看守人可以看到一份指示，然後把那份指示傳給第二個封印的第一個看守人。難怪這裡用複數表示，第一批去這裡，第二批去那裡……可以說每一個地方都受到管控，在一百二十年間，由六名騎士負責這個工作。我們可以算一下，從第一個地方到第六個地方一共傳遞了五次，花了六百年時間。一三四四年加六百年，是一九四四年。這一點，最後一行也說得很清楚，昭然若揭。」

「怎麼說？」

「最後一行說：『三個六在偉大的娼妓（之）節慶之前』。這裡玩的也是數秘術，因為一九四四這四個數字相加等於十八，而十八就是三個六，這個令人稱奇的巧合說明了聖殿騎士有另外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一九四四年是計畫應該結束的時間。為了因應什麼？當然是千禧年！聖殿騎士認為第二個千禧年是他們的耶路撒冷降臨人間的日子，人間的耶路撒冷，是偽耶路撒冷。他們知道在神秘學傳統中六六六是那獸的數字。六百六十六，是獸名數目，是復仇騎士凱旋的千禧年，偽耶路撒冷就是新的巴比倫，所以說一九四四年是偉大娼妓歡呼的日子，而偉大娼妓就是聖經〈默示錄〉裡面的那個巴比倫淫婦！用六六六是挑戰，是這些武士虛張聲勢。按照今天的說法，就是凸顯自己的特立獨行。這個故事很不賴吧？」

他眼睛濕漉，嘴唇和鬍子也微濕，雙手則輕撫著文件夾。

「好，」貝爾博說。「我們約略知道了某個計畫的執行期限。到底是什麼計畫呢？」

「大哉問。我如果知道，就不需要來這裡拋餌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在這段時間裡

肯定發生了意外，計畫並未完成，否則，請恕我直言，我們肯定會有所耳聞。但這不難想像：一九四四年不容易啊，聖殿騎士哪知道會有一場世界大戰，讓他們聯繫困難重重呢。」

「不好意思，我插個嘴。」狄歐塔列維說。「我如果沒聽錯，第一個封印打開後，歷屆看守人並不會就此消失。直到打開最後一個封印，才會要求騎士團所有人現身。也就是說，每一個世紀，應該說每一個一百二十年內，在每個地方都會有六名看守人，所以才會說三三十六。」

「沒錯。」阿爾鄧提上校回答說。

「每一個地方都有三十六個騎士，六個地方就有兩百一十六個騎士，二一六這三個數字加起來是九。一共經歷了六個世紀，所以是兩百一十六乘以六，等於一千兩百九十六，一二九六這四個數字相加得到十八，也就是三個六，六六六。」迪歐塔列維可能會繼續往下說到應該重建全世界歷史上的算術準則云云，但是貝爾博瞪了他一眼，就像小孩做了蠢事媽媽會用眼神阻止那樣。然而阿爾鄧提上校已經把狄歐塔列維視為知己了。

「您剛才說的真是太棒了，博士！您可知，最初在耶路撒聖殿中組成騎士團核心小組的騎士人數就是九！」

「用四個字母代表的上主之名，」<sup>276</sup>狄歐塔列維說。「其實有七十二個字母，七加二也是九。如果您願意聽的話，我還有更多例子。根據畢達哥拉斯傳統，卡巴拉也是由此發想的（或取得靈感），從一到七所有奇數相加，會得到十六，從二到八所有偶數相加，會得到二十。二十加十六是三十六。」

「我的天啊，博士，」上校很激動。「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您說到我心裡了。我就知道我離真相不遠。」

直到那一刻，我都不明白狄歐塔列維是把算術當作一種宗教，還是把宗教當成一種算

術，或許兩者皆是，在我面前的是一名心醉神迷的無神論者，正感覺飄飄欲仙。他明明可以當輪盤下注高手（可能更適合他），卻寧願當一個不信神的拉比。

我現在不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但是貝爾博用他義大利北方人的專屬技巧打破了那個自我陶醉的暈陶陶魔咒。上校還有幾行沒解釋，我們都想知道。

那時候已經晚上六點了。是六，我心想，也是十八。

「好。」貝爾博說。「每個世紀三十六個人，這些騎士一步一步靠近，準備拿起石頭。這個石頭是什麼東西呢？」

「還用說！當然是聖杯啊！」

中世紀期待聖杯英雄，期待神聖羅馬帝國君王成為「世界之王」<sup>277</sup>的畫面和表現……期待那無形的帝王成為宣言，而中世紀……能成為中心世紀……無形的不可侵犯的中心，應該甦醒的君王，那位同時是復仇者和修復者的英雄，並不是無論浪漫與否的已矣過往的幽魂，其實今天唯一能夠理直氣壯說自己始終生龍活虎的就是他們。

——朱利烏斯·艾佛拉，《聖杯之謎》<sup>278</sup>，

羅馬·Mediterranee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引述自第二三頁&跋

「您說這跟聖杯也有關係？」貝爾博問。

「當然。而且不是我自己說的。聖杯的傳說是怎麼回事，我想我應該不需多做解釋，各位都是讀書人。圓桌武士，不可思議的神奇聖杯尋覓傳說，對某些人而言那不過是盛裝了耶穌鮮血的杯子，由阿黎瑪特雅人若瑟<sup>279</sup>帶到法國去，對其他人而言則是一個具有神秘力量的石頭。聖杯出現時常常會閃爍耀眼光芒……那是一種象徵，象徵某種力量，根據一些記載，聖杯具有強大能量，可以提供食糧，可以療傷，能讓人眼盲，能發出閃電……也或許是雷射光？有人認為那是鍊金術士的賢者之石<sup>280</sup>，就算是好了，賢者之石代表的不是某種宇宙能量嗎？與聖杯相關的文學作品雖然汗牛充棟，但是不難找出一些無法辯駁的線索。各位

如果看過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的《帕西法爾》<sup>281</sup>，就會知道聖杯應該是在某個城堡裡由聖殿騎士保管！難道埃申巴赫是他們的成員之一？他竟如此粗心大意洩漏了一個應該緘口不語的秘密？他洩漏的可不只這個。這個由聖殿騎士保管的聖杯被說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顆石頭：重生 *Il lapis exilis*。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是「指石頭從天而降（『ex coelis』）」，還是來自外域。總之是從遠方來，而且有人認為它可能是隕石。對我們來說，這樣就夠了，它是一顆石頭。不管聖杯究竟是什麼，對聖殿騎士團而言它代表的是計畫的目的或目標。」

「不好意思，」我說。「根據這份文件的邏輯，意思是在第六次集會的時候，要所有騎士都在一顆石頭附近或上面集合，而不是找到一顆石頭。」

「這是另一個曖昧之處，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似是而非！第六次集會當然是在一顆石頭上，我們等就會知道地點在哪裡，一旦計畫交接完成，六個封印都被打開，在石頭上的聖殿騎士自然知道去哪裡找那顆石頭！再說還有福音書的文字遊戲，『你是伯多祿在這磐石上……』<sup>282</sup>。在石頭上你們便能找到那顆石頭。」

「應該也只有這個解釋了。」貝爾博說。「請繼續往下說。卡索朋，麻煩您不要一直打斷，我們迫不及待想聽完。」

「總而言之，」上校說。「導向聖杯的這個說法讓我很長一段時間認為大家尋找的寶藏是大量的放射性物質，說不定是從其他星球掉落的。舉個例子，《帕西法爾》故事中安佛塔斯國王受的傷始終無法痊癒……恐怕是長期暴露在輻射之下的結果……而且他的傷不能碰。為什麼？各位想想那些聖殿騎士來到死海海岸的時候有多麼激動，他們看著瀝青色的海水，因為是重水的緣故，人可以跟軟木塞一樣浮在海面上，而且海水還有治療功效……他們很可能在巴勒斯坦找到了大量的輻射物質，含鈾物質，但是他們知道不能立刻使用。有一位英勇的德國軍官對聖杯、聖殿騎士和加太利派的關係做過十分科學的研究和分析，我說的



是奧圖·拉恩<sup>283</sup>，他是納粹武裝親衛隊成員，終其一生都在鑽研聖杯跟歐洲和雅利安<sup>284</sup>的關係。我不想議論他一九三九年是怎麼死的，還有為什麼會死，有人說……算了，我不能忘記尹格孚發生了什麼事，對吧？……拉恩清楚闡述了阿爾戈英雄<sup>285</sup>的金羊毛和聖杯的關係……反正傳說中的神奇聖杯、賢者之石（石頭！）和大戰前夕讓希特勒信徒深受啟發、至死不渝的龐大力量之源之間是有關聯的。各位要知道，在其中一個金羊毛故事的版本中，阿爾戈英雄看到了一個酒杯，是酒杯喔，在世界之巔上空跟光之樹一起飛翔，然後阿爾戈英雄找到了金羊毛，他們的船因為魔法的關係被帶向銀河系，看到北半球天空中的北十字星、三角座和天壇座確認永世的主的榮光。三角座象徵的是神聖三位一體，十字星象徵的是神聖的愛與犧牲，天壇座則象徵最後的晚餐那張桌子，桌上放著復活的酒杯。所有這些象徵物，顯然都源自於凱爾特人和雅利安人。」

阿爾鄧提上校自己似乎也沉浸在他對那個什麼武裝親衛隊英雄的吹捧中。得把他拉回現實世界裡。

「所以結論是？」我問他。

「卡索朋先生，您難道還沒看出來嗎？有人把聖杯比做路西法石<sup>286</sup>，也就是把它跟巴風特扯在一塊兒了。聖杯是能量之源，聖殿騎士守護的是一個具有能量的秘密，而且他們還擬定了計畫。那麼到底這些地點在哪裡呢？各位先生，在這裡。」上校親暱地看著我，一副我跟他是同夥共謀的神情。「我找到了一個線索，雖然是錯的，但還是幫上了忙。有一位作家查爾斯·路易斯·卡戴特·德·伽西科特（而且最巧的是，他的書還出現在尹格孚的書架上）應該得知了某個秘密，一七九七年寫了一本書《雅克·德·莫萊之墓·共犯之謎》<sup>287</sup>，認為莫萊死前，分別在巴黎、蘇格蘭、斯德哥爾摩和拿坡里興建了四個秘密集會所，這四個集會所渴望殲滅所有君王，並摧毀教宗的權勢。好，就算伽西科特是個狂熱分子，但我還是從他的推測出發，以

追查聖殿騎士究竟會在哪裡設置他們的秘密集會所。我如果沒有一個大概方向，就無法解開這個訊息的謎題，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我秉持的信念是，根據諸多證據顯示，聖殿騎士的精神承襲自凱爾特族，承襲自德魯伊思維，那是一種北方的雅利安思維，習慣上常跟亞法隆島跟赫在一起，那裡是真正的許珀耳波瑞亞文明發源地。各位一定知道有不同作家都把亞法隆島跟赫斯珀里德斯看守的金蘋果園<sup>288</sup>、最後的圖勒島、保管金羊毛的柯爾基斯劃上等號。無獨有偶，歷史上最大的騎士團就是金羊毛騎士團<sup>289</sup>。如此一來就很清楚所謂『城堡』指的是什麼。就是聖殿騎士看守聖杯的極北城堡，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蒙沙瓦<sup>290</sup>。」

阿爾鄧提上校說到這裡停了下來。他要我們懸著一顆心等他開口。我們每個人的心都懸著。

「我們來看第二個地點：封印看守人必須到跟麵包有關的某個人或某些人所在的地方去。這個指令本身很清楚：聖杯是盛裝耶穌鮮血的酒杯，麵包是耶穌的肉，吃麵包的地方就是進行最後的晚餐的地方，那便是耶路撒冷。想也知道聖殿騎士在薩拉遜人奪回耶路撒冷之後，一定會在那裡保留一個秘密基地。老實說，剛開始看到在這個完全符合雅利安神話的計畫之中出現這種敵我不分的事情，讓我不以為然。然後我心想，是我們一直把耶穌當作是猶太教的代表，那是因為羅馬教會幫我們洗腦。聖殿騎士很清楚耶穌是凱爾特文化的神話。整個福音故事都是一種晦澀高深的隱喻，什麼大地分裂死而復生等等。耶穌根本就是鍊金術士的長生不老藥。再說大家都曉得，三位一體其實是雅利安提出的概念，再經由像聖伯爾納鐸這種德魯伊把它捧上天，所以整個聖殿騎士團團規都繞著三這個數字打轉。」

他聲音沙啞，喝了一口水潤喉。「我們接下來看第三站，避難所，是西藏。」

「為什麼是西藏？」

「為什麼？第一，馮·埃申巴赫說聖殿騎士離開了歐洲，將聖杯帶到印度去，那裡是

孕育雅利安人的搖籃。避難所在阿格第，各位一定聽過阿格第，是世界之王治理的國度，位在地心，而世界之主在那裡掌控並引導人類歷史的進程。聖殿騎士在那精神依歸之處建立了他們的一個秘密中心。各位一定也知道阿格第王國和菁英集權制度的關係……」

「說實在的，不知道……」

「不知道也好，有些秘密會害死人。我們還是不要離題吧。總而言之，大家都知道阿格第王國是六千年前，在鐵時代<sup>291</sup>之初建立的，其實我們現在仍然在鐵時代。而聖殿騎士團的任務是必須跟這個神秘中心保持聯繫，讓東方智慧與西方智慧之間的溝通暢通無礙。說到這裡，第四次集會的地點應該也呼之欲出了，是另外一個德魯伊避難所，貞女聖母之城，也就是法國沙特爾主教座堂<sup>292</sup>。不同於普羅萬，沙爾特位在法蘭西島區主要河流塞納河的另一岸。」

「我們實在跟不上阿爾鄧提上校。「沙爾特跟您說的凱爾特和德魯伊論述有什麼關係？」

「各位以為聖母這個想法從何而生？最早出現在歐洲的貞女是凱爾特族的黑人貞女。聖伯爾鐸年輕時跪在聖瓦教堂裡，面前是一名黑人貞女，從乳房擠出三滴牛奶滴在這位未來的聖殿騎士團創始人嘴唇上。聖杯的種種傳說就是從那裡開始的，好為十字軍東征找藉口，十字軍又用來當作尋找聖杯的藉口。本篤會修士根本是德魯伊的傳人，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那些黑人貞女去哪裡了？」

「那些企圖汗鹹北國傳統，把凱爾特宗教信仰變成地中海宗教信仰，捏造拿撒勒的聖母瑪利亞神話的人把黑人貞女全給弄不見了。要不然就是讓她們變裝打扮成矯情模樣，像某些集體宗教狂熱場合中會看到的黑人聖母那樣。但是我們如果跟偉大的富坎內利<sup>293</sup>一樣，仔細觀察一些主教座堂裡面的圖像，就會看到這個故事其實寫得很清楚，凱爾特貞女和源自聖殿騎士團的鍊金術傳統之間的關係也寫得清清楚楚，黑人貞女被視為鍊金術原料的象徵，而用同樣原料試圖找到賢者之石的人，我們剛才說過，實際上尋找的是聖杯。請各位想想看，

會是什麼觸動了另外一位偉大的德魯伊，也就是穆罕默德，以那種方式處理麥加的黑石<sup>294</sup>。有人在沙爾特主教座堂挖了一個地下洞室，就是為了跟那個地下世界聯繫，那裡還有最早的異教徒像，但你們若仔細搜尋，就會看到黑人貞女像，是依照北歐異教<sup>295</sup>準則雕刻出來的柱子聖母像。那聖母像一手緊握奧丁主神<sup>296</sup>女大祭司的魔杖，左手則刻了一部魔法曆，原本上頭有……我說原本是因為這些雕刻沒能逃過保守人士的破壞，原本上頭有北歐異教的動物，小狗、老鷹、獅子、白熊和狼人。逃不過研究歌德秘教的學者眼睛的，還有沙爾特主教座堂裡一尊手中握著聖杯的雕像。各位先生，如果懂得拋開遵循天主教教義和羅馬教會路線的導遊書，自己去研讀沙爾特那座教堂該有多好，我的意思是要用傳統的角度去看那座石頭建物娓娓道來的真實故事……」

「接下來輪到保祿派了。他們是誰？」

「加太利派。當時用來稱呼這些異端的其中一個統稱就是保祿派<sup>297</sup>。普羅萬的加太利派人士被全數殲滅，我當然不會天真到以為蒙特塞居鎮<sup>298</sup>上的城堡廢墟會是另一個集會地，不過原本以此為其中一個據點的加太利派並未銷聲匿跡，這個秘教的勢力遍布各地，包括但丁、新風格派<sup>299</sup>詩人和『愛的教徒』<sup>300</sup>組織都脫不了干係。第五次集會若不是在義大利北部，就是在法國南部。」

「那麼最後一次集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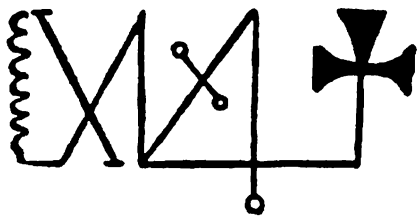
「能夠讓普羅萬的聖殿騎士傳人集合，比對六個封印下的秘密，找出擁有聖杯後該如何利用無限權力的方法，看著計畫終於圓滿結束的最古老、最神聖、最萬無一失的凱爾特之石、太陽神神殿和觀測台之所在，還能在哪裡？當然是在英國的巨石陣啊！不然會是在哪裡？」

「真是夠了。」貝爾博說。只有皮耶蒙特人才能理解他用這句話委婉表達錯愕感受的心情。其他語言或方言類似的說法（別鬧了。有完沒完。你是開玩笑的吧？）都無法傳遞那

種極度的無可奈何，同時再次重申他始終深信不移的，世界上除了他之外的人都是愚昧神明產物的宿命論態度。

然而阿爾鄧提上校不是皮耶蒙特人，似乎把貝爾博的反應當成了讚美。

「沒錯。這就是計畫，這就是他們收到的指令，不可思議的簡單，而且一以貫之。各位請注意，如果拿一張歐亞地圖，按照計畫的發展從北邊耶路撒冷的城堡開始畫線，從耶路撒冷到阿格第，從阿格第到沙爾特，從沙爾特到地中海岸，再從地中海岸到巨石陣，我們會得到差不多是長這樣的圖案，很像一組盧恩字母<sup>301</sup>。」



「所以呢？」貝爾博問。

「所以，這組盧恩字母把聖殿騎士幾個主要秘教中心，亞眠<sup>302</sup>、聖伯爾納鐸的地盤特魯瓦、東方森林、漢斯<sup>303</sup>、沙爾特、雷恩堡和古老德魯伊神話所在的聖米歇爾山<sup>304</sup>在意念上也連結了起來。這個圖案讓人想到的正是處女星座！」

「我對星座沒有研究。」狄歐塔列維表情有些靦腆。「但是就我印象所及，處女座的圖形跟這個不一樣，而且應該有十一顆星……」

阿爾鄧提上校寬容地微微一笑。「各位先生，你們比我還了解，這要看線怎麼畫，可以畫出大熊或小熊星座，隨人高興，但是沒辦法改變一顆星在或在某個星座裡，這不是我們可以輕易決定的。我們再回頭看處女星座，如果把這個人字形當作下面的點，這一段就跟普羅旺斯蔚藍海岸地區一樣，只要找出五顆星，這個盧恩字母和處女星座圖之間的相似度讓人驚豔。」

「唯一需要做的是決定刪掉哪些星。」貝爾博說。

「沒錯。」上校表示同意。

「請問，」貝爾博說。「您為什麼排除了集會按時進行，聖殿騎士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啟動計畫的可能性？」

「因為我毫無所悉，請允許我修正說法：『很不幸的是，我毫無所悉』。計畫中斷了，或許是因為應該完成計畫的人不在了，因為遇到某些世界大災難，所以那三十六人小組解散了。但是如果那些人有足夠勇氣，有正確資訊，應該可以重拾斷掉的線頭繼續走下去。事情還沒有完全結束，我想要找到對的人，所以我才要出版這本書，希望能激起一些反應。同時間我也希望能跟一些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人接觸，好在那古老知識的蜿蜒道路上找到答案。今天我跟一位相關領域的專家見了面，可惜的是，他雖然學識豐富，卻完全幫不上忙，

不過他對我這本書很有興趣，答應要幫我寫一篇序……」

「打斷一下。」貝爾博問他。「把您的秘密告訴那位先生，會不會有失謹慎？您不是才告訴我們尹格孚犯了怎樣的錯。」

「您多慮了。」上校回答說。「尹格孚太大意。我聯絡的是那個人是絕對不需要懷疑的學者，他不是那種會胡亂猜測的人。今天他還要我別急著找出出版社談出書的事，因為他希望釐清幾個有爭論的疑點……我不想辜負他的好意，所以沒跟他說要來這裡，但我想各位能夠理解我好不容易走到這個階段，自然是心急如焚。那位先生……算了，就不要管保密這回事了，我不希望各位以為是我在吹噓，我說的那位學者是拉寇斯基……」

他頓了一下，期待我們有所反應。

「誰？」貝爾博讓他失望了。

「拉寇斯基啊！他是研究傳統習俗的知名學者，也是《解謎筆記》期刊的社長。」

「哦，」貝爾博說。「難怪覺得耳熟，拉寇斯基，當然……」

「聽過他的建議之後，我就先不把整份稿子拿出來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事情能有進展，看能否先跟貴出版社達成協議……我再重申一次，我急於激起一些反應，收集消息……說不定還有人知道這件事，只是不動聲色而已……各位，一九四四年左右希特勒知道大勢已去，但是他提到一個秘密武器，可以讓他扭轉局勢。有人說他瘋了。但如果他沒有瘋呢？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他額頭冒汗，鬍子幾乎跟貓一樣豎立。「總之，我把餌拋出去，看看會不會有人上鉤。」

就我聽上校所言，還有我對他的看法，我本以為那天貝爾博會說幾句客套話把他打發走，豈料貝爾博說：「上校，撇開您是否與我們出版社或其他出版社合作出書不談，這個議

題非常有趣。您還可以再停留個十來分鐘嗎？」然後他轉頭對我說：「卡索朋，時間不早了，我耽誤您了很多時間。我們或許可以約明天，見面再聊？」

那是逐客令。狄歐塔列維挽著我的手臂，說他也要先離開了。我們互相道別。

上校熱情地跟狄歐塔列維握手，對我則冷冷一笑，點了點頭。

我們下樓梯的時候，狄歐塔列維對我說：「您一定很納悶為什麼貝爾博請你離開。請不要誤會，他不是故意失禮，但是他要跟上校談出版條件，必須保密。保密，是葛哈蒙先生的命令。所以我乾脆也離開，以免尷尬。」

後來我才知道，貝爾博想把上校轉給葛哈蒙先生擁有的另一間出版社，馬努茲歐。

我拉著狄歐塔列維到皮拉德去，我喝了一杯坎帕利開胃酒，他喝了一杯苦味大黃酒。他說那酒很像是僧侶喝的，帶點古風，幾乎可以說是聖殿騎士風。

我問他對上校有什麼看法。

「出版社這個地方，」他回答我說。「集各種愚昧之大成。可是在愚昧之大成中又閃爍著上主的智慧之光，所以智者會以謙卑之心看待愚昧。」然後他跟我說抱歉，他得走了。

「今天晚上我得參加一場晚宴。」

「是派對？」我問他。

他似乎對我的唐突發問感到有些錯愕。「**光輝之書**<sup>305</sup>，」他說。「**去吧，走吧**。<sup>306</sup>那書尚無人能懂。」



聖杯……是沉重的，深受罪孽折磨之人無能將它移開。

——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帕西法爾》，第九冊，四七七

我不喜歡阿爾鄧提上校，但是他引起我對他的興趣。就像一個人可以入迷地、長時間盯著綠蜥蜴看，是同一個道理。我細細品嚐著最初那幾滴毒藥，讓我們所有人集體沉淪的毒藥。

第二天下午我去找貝爾博，聊了一下昨天那位訪客。貝爾博覺得阿爾鄧提上校有說謊成癮症。「您看他說到那個葛洛克斯基，還是什麼洛斯特羅普維基的時候，以為自己說的是康德似的？」

「而且他說的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了。」我說。「尹格孚是對老故事深信不疑的瘋子，阿爾鄧提上校則是對尹格孚深信不疑的瘋子。」

「說不定他昨天對尹格孚深信不疑，今天就換人了。昨天送他離開之前，我幫他約了……另一個編輯，那家出版社來者不拒，只要作者願意自己出資印書，那家出版社都會說好。阿爾鄧提上校看起來還滿有興趣的。結果我剛剛才知道他爽約了。而且他還留了一份訊息影本給我。把聖殿騎士的秘密到處送給別人看，完全不當一回事。這種人就是這樣。」

這時候電話響了……貝爾博拿起電話：「喂？我是貝爾博，對，這裡是葛哈蒙出版

社。您好，請說……對，他昨天下午來過，來談出書的事情。不好意思，這部分我必須保密，如果您方便告訴我……」

貝爾博靜靜地聽了一會兒電話後，臉色蒼白地看了我一眼，跟我說：「有人殺了上校的樣子。」然後回頭對電話那頭的人說：「不好意思，我剛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同事卡索朋，他昨天也在……是這樣的，阿爾鄧提上校來跟我們談一個他的出書計畫，那個故事很奇幻，跟聖殿騎士團的寶藏有關。聖殿騎士是中世紀的騎士……」

貝爾博出於本能，用手遮住聽筒，似乎不想讓對方聽見這裡的聲音，他看到我在他看，才把手拿起來，有些躊躇地回應對方說：「不，德·安傑利斯先生，昨天他談的是他寫的一本書，可是說得不清楚……什麼？兩個人？現在？我抄一下地址。」

等他掛上電話，在辦公桌上摸索了一會兒之後才開口說話。「卡索朋，對不起，我沒多想就把您也牽扯進來了。我實在毫無心理準備。打電話來的是一位德·安傑利斯警官，阿爾鄧提上校應該是住在一間短期租賃公寓裡，有人說看到他昨天晚上死了……」

「有人說？意思是警官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聽起來很怪，是吧？但是警官的確不知道。他們在一個筆記本裡找到了我的名字，還有昨天的會面。我想我們大概是他們唯一的線索。沒辦法，我們走吧。」

我們叫了一輛計程車。一路上貝爾博都挽著我的手臂。「卡索朋，或許純屬巧合，不過，就當我多心好了，我家鄉有句老話：『最好別說名字……』我們每年聖誕節會用方言演出一齣喜劇，我從小看到大，有一個滑稽的女信徒，還有一群不知道是住在伯利恆還是塔納羅河畔的牧羊人……有一天三王來了，詢問其中一個少年牧羊人他的主人是誰，牧羊人回答說『傑林多』。傑林多知道後，用棍棒狠狠揍了少年牧羊人，他說，不能隨便把名字告訴別人……總而言之，如果您也同意的話，我們就當阿爾鄧提上校既沒有提及尹格孚的事，也沒

有談到普羅萬的那個訊息。」

「因為我們不想落得跟尹格孚一樣的下場。」我努力擠出微笑。

「我必須再說一次，聽起來很蠢，不過某些事最好不要攪和進去。」

我告訴他我同意，其實我心中十分忐忑。畢竟我是一個參加過示威遊行的學生，跟警察面對面還是讓我很不自在。我們來到那間短期租賃公寓，不在市中心，環境很普通。有人帶我們直接走向阿爾鄧提上校住的他們口中所謂的「公寓」。樓梯上都是警察，有人帶我們到二十七號房（我心想，二加七等於九）：臥房，有一張小茶几的玄關，迷你廚房，可淋浴的小浴室，沒有浴簾。浴室門半掩著，看不到有沒有坐浴桶，不過住在這樣的短期公寓裡，客人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要求應該就是要有坐浴桶吧。室內裝潢乏善可陳，阿爾鄧提的個人用品不多，但是房間裡十分凌亂，有人匆忙間翻遍了衣櫃和行李箱，也或許是警察幹的，穿便服和制服的警察加起來有十多個人。

向我們走來的那個人年紀並不大，頭髮有點長。「我是德·安傑利斯。您是貝爾博博士？您是卡索朋博士吧？」

「我不是博士，我還在念書。」

「念書，念書。您要是不趕快大學畢業，就沒辦法考進入警界，您不知道您錯過了多少事情呢。」他臉色很難看。「不好意思，我們先從必要的初步詢問開始好了。這是住在這個房間的房客護照，他登記的名字是阿爾鄧提上校。兩位認得他嗎？」

「是他。」貝爾博說。「不過得麻煩您再說一遍，在電話裡我沒聽懂他到底是死了還是……」

「我原本是希望您能告訴我答案，」德·安傑利斯做了一個鬼臉。「看來兩位有權利知道更多。簡而言之，阿爾鄧提先生，或阿爾鄧提上校，來這裡四天了。兩位看也知道，這

裡不是什麼豪華飯店，門房晚上十一點休息，因為所有住戶自己都有大門鑰匙，會有一兩個工作人員早上來打掃房間，一個酒精中毒的老頭負責搬行李，或在客人按鈴的時候送喝的進客人房間。除了酒精中毒，那個人還是個老糊塗，問他問題根本就浪費時間。門房說老頭喜歡裝神弄鬼，已經嚇到過幾個客人。昨天晚上十點鐘左右，門房看到阿爾鄧提跟另外兩個人一起回來，上樓進房。在這個地方，你就算帶一群變裝癖回來，也沒有人會管你，更不用說那兩個人看起來很正常，只不過根據門房說詞，他們有外國口音。十點半的時候，阿爾鄧提叫老頭送一瓶威士忌、一瓶礦泉水和三個杯子去他房間。大約一點或一點半的時候，老頭聽到二十七號房有人按鈴，他說，而且按得很猛很急。就我們今天早上看到的情況，昨天在那個時候應該已經酒瓶已經喝空了，或是有人的血已經流乾了。老頭上樓，敲門，沒有人回答，他用萬能鑰匙開了門，發現室內跟現在看到的一樣，非常凌亂，而阿爾鄧提上校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有一條鐵絲勒在他脖子上。於是他跑下樓，叫醒門房，但是兩個人都肯再上樓，於是拿起電話想報警，卻發現電話沒有反應。不過今天早上檢查電話卻是正常的，但我們就相信他們吧。於是門房跑到轉角的小廣場上，那裡有投幣式公用電話，他打去警察局報案，同時間老頭往另一個方向跑，他去找醫生。總而言之，他們大概二十分鐘後回來，嚇得半死只敢在一樓等。醫生穿好衣服，跟警察差不多同時到達，上樓到二十七號房，床上沒有半個人。」

「沒有人？什麼意思？」貝爾博問。

「沒有屍體。然後醫生就回家了，我的同僚找到了你們剛才看到的東西。我們問過老頭和門房，得到的答案剛才都說給你們聽了。晚上十點跟阿爾鄧提一起回來的那兩個人到哪裡去了？誰知道呢，他們說不定是在十一點到凌晨一點間離開的，正好沒有人看到。會不會老頭進房間的時候，那兩個人還在？誰知道呢，老頭只在房間裡待了一分鐘，他沒有檢查廚

房，也沒有檢查浴室。會不會是這兩個倒楣鬼跑去找人幫忙的時候，那兩個人把屍體帶走了呢？不是不可能，因為有一個逃生梯通往中庭，從那裡可以走大門離開，轉進旁邊的小路。問題是，真的有屍體嗎？還是上校半夜跟那兩個人走了，是老頭自己在作夢？門房說了好幾遍，老頭不只一次看錯，多年前老頭也說看到有一名女房客沒穿衣服上吊自殺，結果半個小時後那名女房客神清氣爽地從外面回來，大家在老頭的行軍床頭找到一本性虐待色情雜誌，說不定是他突然腦袋打結，從門上鑰匙孔偷窺那名女房客的房間，看到了窗簾在陰影中飄來飄去。唯一確認的是，阿爾鄧提的房間內確實異常，而且阿爾鄧提人間蒸發了。我說了非常多，貝爾博博士，現在換您了。我們找到的唯一一個線索，是在那個小茶几旁地上的一張紙條。下午兩點，薩伏伊王子飯店，拉寇斯基；下午四點，葛哈蒙，貝爾博博士。您說他確實去找過你們。麻煩您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追尋聖杯的騎士，不希望再有人問起關於他們的事。

——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帕西法爾》，第十六冊，八一—九

貝爾博沒有多說，重複了先前在電話中解釋過的，對細節未多做著墨，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上校說了一個很隱晦的故事，他說他循著在法國找到的某些文件，發現了一批寶藏的線索，除此之外沒多說什麼。他似乎認為自己握有一個很危險的秘密，所以希望公諸於世，以避免自己是唯一的知情者。上校提到在他之前發現這個秘密的人，都離奇失蹤了，如果我們確認幫他出書，他才願意出示手邊的文件，可是貝爾博要求要先看到文件才能決定是否簽約出版，因此兩個人對於後續發展沒有定論。上校確實提到自己見過一位名叫拉寇斯基的人，說那個人是《解謎筆記》期刊的社長，打算請他寫一篇序言。不過拉寇斯基勸他別急著出書。而上校則沒告訴他已經跟我們葛哈蒙出版社約好要碰面。說完了。

「好，很好。」德·安傑利斯說。「他給兩位的印象如何？」

「他是狂熱分子，談到以前的事，怎麼說呢，感覺有點懷舊，還有他在外籍軍團待過一段時間。」

「他跟兩位說的是真的，但不全都是真的。換句話說，他這個人很謹慎，但也不算太

過謹慎。這類案例我們見多了……還有，阿爾鄧提不是他的本名，但是他有一本合法的法國護照。這幾年，他定期出現在義大利，目前查到他的可能身分是阿爾克維奇上尉，一九四五年因為拒絕服從命令被判死刑。他跟德國親衛隊合作，送了好一些人進達豪集中營<sup>307</sup>。他在法國也被盯上，因詐欺罪進了法庭，但最後僥倖全身而退。據說，請注意，據說這個人去年以法索提之名，被米蘭附近佩斯柯利亞·波羅米歐鎮的一個企業家控告，說他宣稱東戈寶藏<sup>308</sup>仍然在柯摩湖底，而且他已經找出了方位，只需要數千萬里拉雇用兩個潛水夫和一艘快艇……結果他一拿到錢就人間蒸發了。所以兩位說法確認了他的確執著於尋寶。」

「那個拉寇斯基呢？」貝爾博問。

「已經調查過了。前義大利王國的薩伏伊家族後裔裡頭有這麼一個拉寇斯基，弗拉迪米爾·拉寇斯基，對他所知不多，就旁觀者描述是衣著得體、舉止優雅的一位先生，這裡的門房也這麼說。根據義大利航空公司紀錄，他搭乘今天早上第一班飛機飛巴黎，我已經通知國際刑警組織了。安努齊亞達，巴黎那邊有消息了嗎？」

「報告長官，還沒有消息。」

「知道了。總之，這位阿爾鄧提上校，姑且這麼叫他吧，四天前抵達米蘭，我們不清楚他前三天做了什麼，昨天下午兩點可能在飯店裡見了拉寇斯基，但是沒告訴對方他之後要去找你們，這一點我覺得很特別。晚上阿爾鄧提上校回來這裡，跟他一起回來的兩個人很可能其中之一就是拉寇斯基……這之後發生的事情尚待釐清。就算那兩個人沒有殺他，但是肯定翻遍了他住的這間公寓。他們在找什麼呢？在外套裡，啊，對了，假設阿爾鄧提上校其實<sup>309</sup>是外出未歸好了，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單薄襯衫，把口袋裡裝著護照的外套留在了房間裡，兩位別以為這麼一來事情就簡單了，因為老頭說上校是穿著外套倒在床上的，但也說不定他身上那件外套是在室內穿的，我的老天，簡直想把人逼瘋……我剛才說到留下來的那件外套，

外套裡還有不少錢，應該說有非常多錢……所以那兩個人要找的不是錢。這是我唯一搞懂的事情。上校手邊的文件，長什麼樣子？」

「他手上有一個棕色的檔案夾。」貝爾博說。

「我覺得是紅色的。」

「是棕色的，」貝爾博堅持。「也有可能是我弄錯了。」

「不管是紅色或棕色，」德·安傑利斯說。「這裡沒有看到檔案夾，那就是昨天那兩個人帶走了。所以得要查清楚那個檔案夾是怎麼回事。我認為阿爾鄧提並不是真的想出書，他搞了一些資料想勒索拉寇斯基，吹噓說要出版是為了施壓。那還滿像是他的行事風格。這時候就可以進行其他假設了。那兩個人臨走前出言恐嚇，所以阿爾鄧提連夜逃跑，什麼東西都沒帶走，只有文件夾例外。要不然就是為了不知名原因，他想讓老頭誤以為他被殺了。不過這個又太像小說情節，而且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房間裡亂成一團。再者，那兩個人如果殺了他，帶走文件夾就好，幹嘛連屍體都帶走？這點之後再研究吧。不好意思，我得問一下兩位

的資料。」

他拿著我的學生證，翻來翻去看了又看。「哲學系學生？」

「我們哲學系學生很多。」

「太多了。您是研究那個什麼聖殿騎士的……如果我也想搞清楚這些人是怎麼回事，該讀什麼書？」

我建議了兩本市面上很容易找到的書，而且是言之有物的。我告訴他直到審判為止的描述都可信，審判之後的都是胡言亂語。

「好的，我知道了。」他說。「我現在還得搞定聖殿騎士團，那是一個我完全不了解的政治小團體。」



這時候安努齊亞達帶了一份電報回來。「長官，這是巴黎的回覆。」

德·安傑利斯看完之後說：「太好了，巴黎對這個拉寇斯基一無所知，他用的護照號碼是兩年前被偷的一本護照。現在一切都搞清楚了。拉寇斯基這個人不存在。您剛才說他是一份期刊的社長……那期刊叫什麼？」他做了筆記。「我們會查查看，不過我敢打賭，連期刊也不存在，不然就是早已經停刊了。喔，最後一個問題。這個阿爾鄧提有沒有提到他跟哪個政治團體有關係？」

「沒有，」貝爾博說。「感覺上他為了尋寶，跟政治已經劃清界線了。」

「騙騙小孩或許可以。」德·安傑利斯回頭問我。「看起來，您不怎麼喜歡他。」

「我是不喜歡他那種人，」我說。「但是沒有不喜歡到想用鐵絲勒死他。最多只會在腦袋裡幻想一下。」

「那是當然，實在太花力氣。別擔心，卡索朋先生，我不是那種把所有學生都當成罪犯的人。放輕鬆。祝你論文順利完工。」

貝爾博問他：「不好意思，警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您是管兇殺案的，還是管政治的？」

「好問題。負責兇殺案的是我同事，昨天晚上是他先來的。他在資料中找到阿爾鄧提過去的一些紀錄後，就把案子轉給我了。我是政治組的。其實我也不知道我適不合適辦這個案子。人生可不像偵探推理小說那麼簡單。」

「我也這麼覺得。」貝爾博跟他握手的時候這麼說。

我們離開了現場，但我沒辦法放鬆。不是因為那位警官，我覺得他人還不錯，但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捲入一個不明事件中。

而且我還撒了謊。貝爾博跟我一樣。

我在葛哈蒙出版社門口跟他分手的時候，兩個人都很尷尬。

「我們沒做壞事。」貝爾博語氣很內疚。「不過讓警官知道尹格孚或加太利派，也於事無補。那些都是杜撰居多。說不定阿爾鄧提被迫躲起來另有原因，而且有千百種可能性。說不定拉寇斯基的真實身分是以色列特務，他是來算舊帳的。也說不定拉寇斯基是受雇於某個被阿爾鄧提詐騙的大老。說不定拉寇斯基以前跟阿爾鄧提一起在外籍軍團效力，兩個人結過樑子。說不定他是阿爾及利亞的殺手。說不定聖殿騎士寶藏這個故事對我們的上校來說根本不重要，是個幌子。對，我知道，還有那個檔案夾，不管是紅色的還是棕色的。您的說法跟我不同是好的，這就表示我們的確只匆匆看了檔案夾一眼……」

我沒答腔，貝爾博也不知道該如何收尾。

「您也可以說我跟上次在拉卡路上一樣，又轉身逃跑了。」

「沒有的事。我們並沒做錯。下回見吧。」

我為他感到難過，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個懦弱的膽小鬼。我沒感覺，因為大家告訴我面對警察就該撒謊。那是原則問題。問題是，錯誤認知有礙友誼。

那天之後，我沒再見過他。我是他的心結，也是我的心結。

就是那時候，我告訴我自己學生身分很容易被人懷疑，得趕緊畢業。於是我又寫了一年，完成了兩百五十頁談聖殿騎士團審判的論文。在那個年代，交論文意味著你向政府法律靠攏效忠，必須很低調。

接下來那幾個月開始有學生開槍。在戶外舉行大規模遊行的日子，漸漸步入尾聲。

我失去了理想。但是我有掩護，我既然愛著安帕蘿，自然就跟第三世界水乳交融。安帕蘿美艷動人，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巴西人，她熱情，務實，她有獎學金，還有很棒的混血血統。全部加起來就是她。

我是在一場派對上遇見她的，我一時衝動走向她說：「對不起，我想跟妳做愛。」

「你是個醜陋的大男人。」

「當我沒說。」

「當你有所說。我是個醜陋的大女人。」

她正準備回國，我不希望失去她。她讓我聯繫了一所里約熱內盧的大學，那裡在徵義大利母語老師。我得到了那個工作合約，兩年一聘，可續聘。

眼看義大利讓我越來越難以容身，我便接受了那份工作。

而且，我告訴我自己，在那個新世界裡，我就不會再跟聖殿騎士有任何瓜葛了。

作夢。星期六晚上我待在潛望鏡裡的時候心裡這麼想。踏上葛哈蒙出版社的台階，我便走入了那座宮殿。狄歐塔列維說過：「如果說智慧是泉，那麼理解便是河川，湧出後岔為不同支流，最後全部流向大海般的最終質點，所有形式在理解中皆已成形。」



反義詞的雷同之處就是光與影、山巔與深淵、盈與虧之間的關係。寓意，是所有教義之母，是封印印記的替身，是事實的陰暗面，是真相的謊言和謊言的真相。

——伊利法斯·利未，《高級魔法教義與儀式》<sup>309</sup>，

巴黎·Baillière出版社，一八五六年，第六十二章第二十二節

我到巴西來，是因為我愛安帕蘿，留下來，則是因為我愛巴西。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明明是混合了原住民和蘇丹黑人血統的勒西菲<sup>310</sup>荷蘭後裔，安帕蘿卻長得像牙買加人，行為舉止像法國人，而名字是西班牙人。我始終搞不懂巴西當地人的名字，簡直擺明了要跟巴西姓名學字典唱反調。

安帕蘿說在他們南半球，水從洗臉盆排水孔流出去的時候，漩渦是從右向左順時鐘旋轉，在義大利則是逆時鐘，或兩者相反。我沒辦法檢測這個說法是否真實，不只是因為在我們那裡沒有人會注意水流的方向，也是因為我在巴西做了好幾次實驗之後，發現其實很不容易理解。一方面是因為漩渦洩水的速度很快，根本來不及看仔細，而且有可能水流方向會隨著水流注入的力道和傾斜角度而有所改變，也會因為洗臉盆或浴缸的形狀差異而有所不同。再說，就算她說得沒錯，那麼在赤道又是如何呢？難道水流會垂直排出，沒有漩渦，還是根

本不排出？

當時我對那個問題並不在意，但是在那個星期六晚上我心裡想的是，一切都跟大地電流<sup>31</sup>有關，傅科擺的秘密也跟它有關。

安帕蘿堅守的是信念。「在哪个半球實際發生怎樣的事不重要，」她跟我說。「那是理想原則，必須在理想條件下檢測，所以永遠不會發生。卻又是千真萬確的。」

在米蘭的時候，安帕蘿的警務務實讓我對她充滿渴慕，可是她回到巴西後，在家鄉的尖酸刻薄激化下，她變得難以捉摸，那是一種充滿幻覺的清醒狀態，理性隱而不見。我覺得她受到古老熱情的鼓舞，卻又很努力自我克制，矯揉造作地擺出禁慾姿態，拒絕被古老熱情擺布。

我看著她跟她的同志們夸夸而談時的各種美妙矛盾。他們在破舊的房子裡聚會，屋內僅有幾張海報裝飾，但是有很多民俗藝品、列寧肖像畫和頌揚巴西東北造反事件<sup>312</sup>的陶製品，或印第安人膜拜的神像。我到巴西的時候，政局正值混沌不清之際，有了義大利前例在先，我決定跟所有意識形態保持距離，更何況巴西的情況我完全不了解。安帕蘿那些「同志的談話更讓我感到不安，但同時也激發了我的好奇心。可想而知，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第一眼的印象是他們跟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並無二致，但是談的事情不一樣，在討論階級鬥爭的時候會突然插入「巴西同類相食」的話題，或是非洲及美洲大陸偶像膜拜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聽到他們討論那些偶像，我心中頓時明白在那裡反其道而行的不是只有水流，還有觀念。他們告訴我巴西國內的移民路線是：北方的窮人遷徙至工業化的南方，在龐然大都會裡變成流氓無產階級，在霧霾中感到窒息，絕望地回到北方，一年後再重新逃往南方。如此來回漂泊，許多人停攔在大城市中，被土著宗教吸引，開始沉迷於招魂，或召喚非洲神靈……

安帕蘿的同志們對此意見分歧，有人認為這個移民路徑是與白人世界對抗的一種回歸，有人則認為偶像膜拜是一種毒藥，讓統治階級藉以壓抑龐大的革命力量，也有人認為這是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的一種交融，共同勾勒出朦朧的未來和不確定的命運。安帕蘿則堅持己見，她認為宗教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是老百姓的鴉片，那些偽土著部落偶像更是如此。我在一場又一場森巴舞大遊行中緊摟著她的腰，當那些扭腰擺臀的舞者隨著鼓聲不歇的敲擊節奏畫出各種弧線的時候，我也加入了，我察覺到她是用腹肌、用心、用頭、用鼻孔……投入那個世界。我們還沒離開現場，她就忙不迭邊嘲諷邊帶怨恨地向我剖析那深層的、不羈的宗教狂熱，她是如此堅持，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投入那嘉年華儀式中。她以革命分子的忿忿口吻說，同樣具有部落和巫術魅力的就是足球儀式，讓窮人消耗他們的戰鬥力，以及對造反的渴望，召喚魔法和巫術，祈求全世界所有神祇讓對手斃命，忘記那種欣喜若狂，那種躍躍欲試，其實到最後注定是一場空。

差異感漸漸消失。既然每一張臉孔後面都有數百個失控的種族混雜故事，我開始慢慢習慣，不再拚了命地想要辨識出那些種族之間的不同。我也不再搜尋首都哪裡在進步，哪裡在造反、哪裡有陰謀，這些都是安帕蘿那些同志的說法。當我得知極左派將希望寄託在東北方一位主教身上，而他被懷疑年輕時支持納粹，始終大無畏高舉著造反火炬，讓梵諦岡倉皇不知所措，讓華爾街之狼茫然失措，讓精神無產階級的無神論者歡欣鼓舞，他自己則在那位替子民承受七苦的美麗仕女<sup>313</sup>兇悍又甜美的旗幟下俯首之時，我還能用歐洲思維來看待一切嗎？

一天早晨，我和安帕蘿離開流氓無產階級結構討論會之後，開車走在沿海公路上。沿著沙灘，我看見許多還願禮，有小蠟燭，還有白色花籃。安帕蘿跟我說那些都是獻祭給水神葉瑪亞<sup>314</sup>的。她下了車，沿著海岸邊走，因為痛心，所以沉默不語。我問她是否相信葉瑪

亞，她氣呼呼地反問我，怎麼可能相信。然後她說：「我祖母以前帶我來這裡，召喚水神，希望我長大後美麗善良快樂。你們不是有一個認為黑貓和辣椒造型護身符可以避邪的哲學家曾經說：『那不是真的，但是我相信』嗎？所以，我不相信，但那是真的。」就在那一天，我決定要把薪水省下來，存錢到巴伊亞州<sup>35</sup>旅行。

我知道，就是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對雷同觀念抱持幻想：因為一切的一切之間都可能  
有神秘的雷同之處。

等回到歐洲，我將這個形而上學轉化為一種力學，所以才會落入害我此刻動彈不得的這個陷阱裡。但是在當時，我身陷將所有差異都抹去的幽冥混沌中。種族歧視，我心想，他的信仰對強人而言，不過是可以胡思亂想的大好時機。

我學會了讓身體和心靈隨著節奏放鬆的方法。那天晚上，為了對抗那一群人，我就像跳阿哥哥舞一樣擺動著我的身體和心靈，我在潛望鏡裡這麼告訴自己，你想擺脫不知名的力量，你想證明給你自己看你不僅不相信魔法，也不接受有魔法這種東西存在，就要像在夜裡見到了魔鬼的無神論者，以無神論的模式思忖：魔鬼當然不存在，這是我感官過於亢奮而產生的幻覺，或許肇因於消化不良，但是魔鬼不知道，他相信的是跟我背道而馳的神學理念。怎樣才會讓那個以為自己存在的魔鬼害怕呢？你畫了一個十字，而對十字深信不疑的魔鬼便瞬間幻化為硫磺，消失不見。

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像是一個賣弄學問的生態學家，研究了多年的同類相食議題，為了檢測白種人究竟有多愚蠢，四處宣揚人肉有多麼美味。這是很不負責任的做法，因為他知道他絕對不會吃到人肉。但是有人，急於知道答案的人，決定拿他試試看。當他被人一片片吃進肚子裡的時候，他也說不清楚究竟誰是對的，甚至還希望吃人肉這個儀式是好的，



這樣至少能為他的死找到一個合理說法。

所以那天晚上我不得不相信計畫是真的，否則最後這兩年我策劃的豈不是一場惡夢嗎？寧願惡夢成真，反正真既是真，也就與你無關了。

拯救纖弱的阿伊莎免於受到蛇的驚嚇，拯救感性的艾娃不再自怨自艾癡心妄想，讓智天使守護我。

——約瑟芬·佩拉登，《論成仙》<sup>316</sup>，  
巴黎，Chamuel出版社，一八九三年，第十三頁

正當我深入雷同迷林中難以自拔的時候，接到了貝爾博的信。

親愛的卡索朋：

直到前天，我才知道您去了巴西。我完全沒有您的消息，甚至連您已經畢業了（恭喜）都不知情，幸而我在皮拉德問到了您的聯絡方式。我想應該要讓您了解阿爾鄧提上校的不幸事件最新後續發展。應該已經過了兩年了吧，我必須再次向您致歉，那天早上我害您惹上了麻煩，我是無心的。

我已經快忘記那件亂七八糟的事情了，可是兩個星期前我到蒙特費托羅<sup>317</sup>旅行，信步走到聖萊奧碉堡<sup>318</sup>。這裡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似乎是歸教廷所有，教宗把卡猷斯托<sup>319</sup>關在碉堡內

一個沒有門的牢房裡（得從天花板上的一個洞爬進去，一旦進去後便將洞封住，永遠無法離開），只有一扇小窗，犯人能由此看見村裡的兩座教堂。在卡猷斯托睡覺、斷氣告別人世的床板上，我看到了一束玫瑰花，他們告訴我仍然有許多信徒會到這位殉道者最後居所來朝聖。他們還說經常前來朝聖的，大多是米蘭一個研究神秘學的皮卡特利克斯藝術文團體成員，這個團體出版了一本期刊，非常沒有創意的就叫做《皮卡特利克斯》<sup>320</sup>。

您知道我對這些裝神弄鬼的東西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了一本《皮卡特利克斯》來看，得知數天後要舉辦一場招靈會，召喚的是卡猷斯托的魂。於是我去看了。

招靈會現場牆壁上畫滿了各種卡巴拉符號，非常多的鴉和貓頭鷹、甲蟲和鷺鳥，還有來路不明的東方神祇像。底端設有一個舞台，舞台前方有一圈架在粗枝上的亮晃晃的火炬，舞台上則是聖壇，除了一個三角屏風外，還有兩尊神像，分別是伊西斯<sup>321</sup>和歐西里斯<sup>322</sup>，左右環繞著阿努比斯<sup>323</sup>神像，還有一幅卡猷斯托的畫像（不然還能是誰呢？），一尊貌似法老王胡夫<sup>324</sup>的金身木乃伊像，兩個五叉大燭台，兩條直立盤捲的蛇撐起的一面鑼，一個講經台，台座用印滿了象形文字的棉布包裹，兩個頭冠，兩個三角器皿，一個手提箱大小的石棺，一個寶座，一個仿十七世紀的扶手沙發，諾丁罕郡長宴客時會用的長得都不一樣的四張椅子，還有大蠟燭、小蠟燭、迷你蠟燭和巨型蠟燭，就連熊熊火光也充滿靈性。

七個輔祭者魚貫進入，他們身穿一襲紅色長袍，手持火炬，然後主祭者現身，他應該就是皮卡特利克斯團體的負責人（他叫斑比拉，願神明原諒他），身穿粉紅配橄欖綠的祭司服，之後進場的是天眼通，也就是靈媒，還有六名身穿白衣的侍祭，很像演員尼內托·達佛利<sup>325</sup>，只是多了一條白色頭帶，意味著要將自己獻給神祇。不知道有沒有讓您想起我們那位詩人<sup>326</sup>。

斑比拉戴上有半月圖案的重冕，手中拿著一把祭儀專用的劍，在舞台上比畫著奇幻

圖樣，召喚了幾位字尾是「<sup>327</sup>」的天使聖靈，那一刻我隱隱約約想起了尹格孚留下的那則偽閃米特語訊息，不過須臾即逝，下一秒我就分神了。一方面也是因為那時候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舞台上的麥克風都連到一個調諧器，本應該要接收室內的聲波，也許是戴著頭帶的操作人員出了差錯，所以大家先聽到一段迪斯可音樂，隨後又聽到莫斯科廣播電台。這時斑比拉打開石棺，取出一本魔法書，搖晃著香爐高喊「喔主，願祢的國度降臨」，似乎發生了效果，因為莫斯科廣播電台突然沒了聲音，可是就在最不可思議的時刻又傳出了夾帶些許雜音的哥薩克音樂，就是蹲著跳舞時屁股快要著地的那些人的音樂。斑比拉呼喊所羅門之鑰<sup>329</sup>之名，在三腳器皿裡把一捲羊皮紙給燒了，還差點引發火災，他繼續召喚卡奈克神殿<sup>328</sup>的神靈，並且寡廉鮮恥地說要把他自己放在〈出埃及記〉中的方石之上<sup>330</sup>。斑比拉不斷召喚某個「家人三十九」，大家似乎對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張口齊聲應和。這時有一名女性觀眾被神靈附身，兩眼吊了起來，只得到眼白，其他人大叫醫生醫生，而斑比拉則開始召喚五芒星的力量，被附身的那位女子倒坐在仿十七世紀扶手沙發上，開始扭動身體，發出呻吟，斑比拉走向前殷切詢問，應該說他詢問的對象是家人三十九，不過我直覺判斷，那時候現身的恐怕是卡歇斯托本人。

接下來是最讓人驚嚇的部分。那名女子看起來真的很痛苦，她流汗、顫抖、嘶吼，開始叫嚷著破碎的句子，她說到殿宇，一扇關閉的門，她說她正在醞釀一個力之漩渦，必須爬上大金字塔，斑比拉在舞台上用力敲響了那面鑼，大聲呼喊伊西斯，我看表演看得正開心，忽然聽到女子邊喘氣邊呻吟提到六個封印，一百二十年的等待，還有無形的三十六人。毫無疑問，她說的正是普羅萬釋放的訊息，我正想專心聽下去，那名女子已經筋疲力竭昏倒了。斑比拉摸摸她的額頭，搖晃著香爐祝福所有觀禮者，宣布招靈會結束。

我實在按捺不住，也是想進一步了解，便走向那個已經恢復神智的女子，她胡亂套上

一件外衣，正準備從後門離去。我伸手要拍她肩膀的時候，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臂，我一轉頭看到了德·安傑利斯警官，他說讓她走吧，反正他知道在哪裡找到她。警官說要請我喝咖啡，我乖乖跟著他走，有一種做壞事被現場逮個正著的感覺，雖然事實正是如此。在咖啡館他問我為什麼要去招靈會，又為什麼想接近那名女子。我很不爽，回答他說義大利又不是獨裁國家，我想接近誰就接近誰。他跟我道歉，然後解釋了原委：阿爾鄧提案的調查速度遲緩，不過他們試著重建上校去葛哈蒙出版社赴約，以及跟那位神秘的拉寇斯基見面前那兩天在米蘭做了些什麼。查了一年後，極為幸運的是他們得知當初有人看到阿爾鄧提從皮卡特利克斯辦公室走出來，身邊就是剛才那位恍惚出神的女子。而他之所以對那名女子有興趣，是因為她跟緝毒小組盯梢的一個傢伙同居。

我跟德·安傑利斯說我去那裡純屬巧合，讓我感到意外的是那個女子提到六個封印的事，我曾經聽上校說過。他回答我說過了快兩年我居然還能清楚記得上校說過的話實在很奇怪，因為案發第二天我談到聖殿騎士寶藏的時候說得很含糊。我跟他說上校確實說到有一筆寶藏，是由類似六個封印之類的東西保護，但是當時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重要的，因為所有寶藏都有七個封印和黃金聖甲蟲保護。他說既然所有寶藏都有封印和聖甲蟲保護，他就更不理解為什麼靈媒說的那句話會讓我那麼意外了。我請他不要把我當嫌疑犯看待，他轉換語氣，笑了起來。他說他不覺得被附身的女子說那句話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阿爾鄧提顯然跟她說過這些奇想，說不定，按照那一行的說法，還打算利用她去建立某種通靈模式。德·安傑利斯跟我說，靈媒像是一種海綿，或是一種攝影感光板，他們的潛意識宛如遊樂園，皮卡特利克斯團體那些人說不定幫她洗腦洗了一整年，所以那名女子在附身狀態的時候是認真的，不是假裝的，是真的腦袋有問題，不難想像那時候她腦中浮現的都是之前別人告訴她的畫面。

兩天後德·安傑利斯出現在我辦公室，他說，好奇怪，第二天他去找那名女子，她不見了。他跟鄰居打聽，大家都沒看到她，說是招靈會那天下午開始就不見蹤影。他起了疑心，進到女子家中，發現室內凌亂不堪，床單在地上，枕頭塞在角落裡，報紙散落一地，抽屜櫃子全都清空了。那名女子消失了，她跟她的戀人或愛人或同居人，隨便怎麼稱呼都可以，兩個人一起消失了。

德·安傑利斯跟我說，我如果知道些什麼最好趕快說，因為那名女子就這麼人間蒸發實在很奇怪，或許理由有二：不是有人發現德·安傑利斯盯上了她，就是有人注意到某個雅克伯·貝爾博想找她講話。所以那名女子恍惚出神時所說的話很可能牽涉到某個事實，而那些，不管那些人是什麼人，都沒發現到她居然知道那麼多。「為了避免哪一天我的某個同事認定是您把那名女子殺了，」德·安傑利斯面帶微笑對我說。「還不如我們攜手合作。」我差點暴怒，老天爺知道我實在很少失控，我問他為什麼一個人不在家就表示她被殺了，他反問我是否還記得上校的事。我告訴他，就算有人殺了她或綁架她，也是發生在我跟他一起喝咖啡的那個晚上，他問我為何如此有把握，因為我們是半夜分手的，他可不知道我們分手後發生了什麼事，我問他他這麼說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的，他問我難道從來沒有讀過偵探推理小說，我難道不知道警方必須懷疑所有人，除非那個人的不在場證明比廣島核爆更亮，我如果能說出凌晨一點到早晨的不在場證明，他就立刻把腦袋瓜捐出去做器官移植。

怎麼說呢，卡索朋，或許我應該將事情和盤托出，可是我們皮耶蒙特人向來固執，打死不後退。

我之所以寫信給您，是因為既然我能找到您的通訊地址，德·安傑利斯一定能，而

他既然有可能跟您聯絡，那麼我至少得先讓您知道我的防線守到哪裡。不過我這條防線實在不怎麼符合正義原則，所以如果您想要，自然也可以暢所欲言。我覺得很丟臉，請原諒我，我覺得自己變成了某個陰謀的共犯，我多麼希望能找到一個理由，一個勉強可以說出口的理由為自己開脫，但是我找不到。應該是因為我的農民出身吧，在我們那個鄉下地方，我們可是壞人呢。這整件事情實在過於……德文有個詞，*unheimlich*（詭異）。

雅克伯·貝爾博

……這些神秘兮兮的秘教教友，為數日益增多，越挫越勇，有所圖謀：耶穌會、磁性、新馬丁教派<sup>331</sup>、賢者之石、夢遊症、折衷主義全都源自於他們。

——查爾斯·路易斯·卡戴特·德·伽西科特，《雅克·德·莫萊之墓。共犯之謎》，巴黎，Desenne出版社，一七九七年，第九十一頁

這封信讓我心神不寧。不是因為擔心德·安傑利斯找我，開玩笑，我們在兩個不同的半球。我擔心的理由有點微妙。那一刻我心想，讓我不爽的是我拋開的那個世界突然間全都回來了。現在我明白，讓我隱隱不安的是反覆出現的相似情節，我對這個雷同起了疑心，而我的本能反應是又跟貝爾博和他永遠擺脫不掉的心結糾纏不清實在很討厭。所以我決定放下，沒跟安帕蘿提到這封信。

一兩天後貝爾博寄來第二封信安撫我，解救了我。

那名被附身女子的故事結局十分合情合理。有警察線民透露那名女子的情人捲入了一場毒品買賣的糾紛，他將毒品分裝賣出，沒有老實交貨給已經預付金額的大盤商。這在他們那行是不智之舉，為了救自己一條小命只得人間蒸發，顯然他把自己的女人也一起帶走了。德·安傑利斯在他們公寓地板上的報紙堆中找到了《皮卡特利克斯》雜誌，裡頭有



一系列文章都畫上了紅線。其中一篇談的就是聖殿騎士的寶藏，另外一篇則談到玫瑰十字會成員住在一個城堡或山洞之類的鬼地方，那裡有「一百二十年後打開」的字樣，認為玫瑰十字會成員就是無形的三十六人。對德·安傑利斯而言，一切真相大白。那名女子平日耽溺在這類文章中（阿爾鄧提應該也一樣），等她恍神的時候自然便反芻出來。案子結了，跟緝毒組交接。

貝爾博在這封信中明顯鬆了一口氣。德·安傑利斯的說法是最容易被接受的。

然而，那天晚上待在潛望鏡裡，我告訴我自已事情恐怕並不如我們以為的那麼簡單；那名女子所言，的確有部分是從阿爾鄧提那裡聽來的，因為有些事情雜誌文章上沒有提到，也應該沒有人知道才對。皮卡特利克斯團體中有人為了叫上校閉嘴，讓他就此消失，而這個人發現貝爾博有意向那名女子打聽消息，所以把她也幹掉了。然後為了誤導警方調查，索性把她的情人一併滅口，還叫一個線民跟警察透露那對情侶為求自保而逃命的故事。

就這麼簡單，如果事先已有計畫的話。我們後來確實虛構了一個計畫，只不過時間在很久之後，這樣算不算數？難道說真相不但能擊潰偽裝，還能趕在偽裝之前，提前修復偽裝可能會造成的損傷？

不過當時，那封信讓人在巴西的我想到的並不是這些，而是再一次想起有某件事跟另一件事很相似。我決定去巴伊亞州旅行，於是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逛書店和神像藝品店，那是我之前很少會去注意的地方。我找到一間極為神秘的小店，裡頭堆滿了各式雕像和偶像。我買了水神葉瑪亞的香水，氣味刺鼻的劣等神秘蚊香、薰香，名為耶穌聖心的甜甜噴香，還有只要幾塊錢就能擁有的護身符。我還找到了很多書，有的是寫給魔鬼看的，有的是

寫給研究魔鬼的人看的，應有盡有，有驅魔咒語，《如何用水晶球觀看未來》，以及人類學研究教科書。還有一本討論玫瑰十字會的專書。

突然間所有一切都夾雜不清。在耶路撒冷聖殿裡進行魔鬼儀式和摩爾儀式，非洲巫師想要解救東北方無產階級，普羅萬訊息提到一百二十年，玫瑰十字會也提到一百二十一年訊息。

是我變成了一個只能用來混合各種不同烈酒的移動式調酒杯，還是我踩到一團長久以來彼此纏繞的彩色電線被絆倒，因而引發短路？我買下那本玫瑰十字會的書。然後我告訴我自已，如果在那幾間書店裡多逗留幾個鐘頭，我應該會遇到至少十個像阿爾鄧提上校和被附身女子那樣的人吧。

我回到家，正式向安帕蘿宣告說這個世界上到處都很反常。她好言安慰我，然後我們以順應大自然的方式結束了那一天。

那是一九七五年年底。我決定忘掉所有那些雷同之處，將全副精力投注在我的工作上。畢竟我要教的是義大利文化，而不是玫瑰十字會。

我潛心研究人文主義這門學科，發現走出陰暗中世紀，進入政教分離現代世界的人所能找到最好的依歸就是卡巴拉和魔法。

我花了兩年時間跟那些會用咒語說服並強迫大自然違背本意行事的人文主義學者打交道，同時接收來自義大利的各種訊息。我以前的同志，或他們之中有幾個，則選擇瞄準與自己意見相左的那些人的後腦勺開槍，以說服大家去做違背本意之事。

我不懂。心想反正我是第三世界的人，我的解決之道是去巴伊亞州旅行。我出發時帶了一本談文藝復興文化史的書，和那本一直擱在書架上，沒有拆封的玫瑰十字會之書。

所有地球上之傳統皆應被視為由根本的傳統之母衍生而來，在起源之初，便被託付給有罪之人及其第一代後裔子孫。

——聖馬丁，《論物之精神》。

巴黎，Laran出版社，一八〇〇年，〈論一般傳統之精神〉<sup>332</sup>

我見到了薩爾瓦多城。濱托多蘇斯桑托斯灣<sup>333</sup>的薩爾瓦多城，也稱「黑色羅馬」，有三百六十五座教堂，或依山而建，或沿海而立，為的是向非洲諸神致敬。

安帕蘿認識一個素人藝術家，在巨幅木板上畫滿聖經及默示錄圖像，很像中世紀泥金裝飾畫那樣色彩鮮艷，帶有科普特<sup>334</sup>和拜占庭元素。這位藝術家自然也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常說革命將至，整天都待在邦芬主教座堂<sup>335</sup>的聖器收藏室裡作夢，在那裡「恐懼留白」<sup>336</sup>大獲全勝，還願的奉獻禮有如鱗片般密密麻麻從天花板垂下，貼滿整面牆壁，有各種象徵純潔的心形銀器，木製假腿、假手，還有波光瀾灩暴風雨中、墓地裡、海面上、大漩渦等的意外災難救援畫面。他帶我們到另一間教堂的聖器收藏室去，那裡塞滿了臭烘烘的藍花楸木家具。「那幅畫畫的是誰？」安帕蘿問聖器管理員。「聖喬治<sup>337</sup>？」

聖器管理員促狹地看了我們一眼。「大家都叫他聖喬治，所以我們最好也這麼稱呼

他，否則神甫會生氣。但其實他是狩獵與森林之神歐索西<sup>338</sup>。」

那位畫家朋友安排我們看了整整兩天的教堂室內和中庭，教堂外牆跟銀盤一樣精雕細琢，只是年代久遠已經發黑。陪著我們參觀的是滿臉皺紋的跛腳工友，聖器室裡黃金和白蠟器皿、笨重箱櫃、貴重畫框堆積如山，十分病態。牆面上成排水晶罩裡面都是真人大小的聖人像，身上滿是鮮血，一顆顆紅寶石般的鮮血從迸裂的傷口滴落。還有因為痛楚而臉部扭曲、因為大量流血雙腿全都染紅的各種基督像。在一個巴洛克晚期的金碧輝煌教堂中，我看到了有著伊特拉斯坎人<sup>339</sup>輪廓的天使，表情溫馴的禿鷹，來自東方的美人魚一起出現在柱頭上。

走在古老的街道上，看著那有如悠揚樂曲的街道名看到入迷：憂傷之路、戀人大道、小惡魔巷……我們到薩爾瓦多城的時候，遇到當地政府，或主其事者，正在驅趕上千個私娼戶，以淨化老城區，不過尚未竟全功。那些空無一人、道德敗壞、格格不入的雕梁畫棟教堂旁邊是臭烘烘的窄巷，擠滿了十多歲的黑人流鶯，販賣非洲甜點的老太婆蹲在紅磚道上顧著爐火，那些從中牟利的混混聽著附近咖啡館收音機播放的音樂在水溝間扭腰擺臀跳著舞。殖民者留下的老舊大廈，還掛著已經無法辨識的皇家族徽，如今都成了妓院。

第三天，我們陪著導遊到重新整建過的上城區一間飯店附設的咖啡館赴約，那條路上全都是高級骨董店。他跟我們說他要去見一個義大利人，那個人要買一幅他的畫，三公尺乘以兩公尺大小，畫中的天使軍團正在跟其他軍團做最後決戰。沒有還價，買賣一口就談成了。

我們就是這麼認識鄂葉先生的。儘管天氣炎熱，他依舊身穿雙排鈕合身西裝，紅潤的

臉頰上掛著一副金框眼鏡，一頭銀髮。他親吻安帕蘿的手背，那是深諳用另一種方式向女士致意的人才會做的事。然後叫了香檳。我們的素人藝術家得先走，鄂葉先生交給她好幾張旅行支票，說請他把畫送到飯店去。我們則留下來繼續聊天，鄂葉先生的葡萄牙文說得很好，而且是在里斯本學的葡萄牙文，因此說起話來很有早年的名士風格。他詢問我們兩個的事，對於我的名字可能跟日內瓦有關想了一會兒，他對安帕蘿家族的故事很感興趣，不知道為什麼他猜中了安帕蘿家族是勒西非人。至於他自己，卻說得很曖昧：「我跟這裡的人一樣，集各個種族的基因於一身……我的名字是義大利人沒錯，來自某一個祖先。對，很可能是貴族，不過今天誰還管這些呢。我是好奇才到巴西來的，我對所有跟傳統有關的事情都很有興趣。」

他跟我說，他有很多關於宗教學的藏書，都在米蘭，他住在那裡好幾年了。「您回義大利的時候來找我，我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從巴西的非洲習俗到羅馬帝國晚期的伊西斯神像都有。」

「我最喜歡伊西斯神像了。」安帕蘿常常為了面子不懂裝懂。「您對伊西斯神像肯定無所不知。」

鄂葉態度謙遜。「我只知道我自己看過的。」安帕蘿不肯輕易撤退：「那不是兩千年前的嗎？」

「是不像您這麼年輕。」鄂葉微笑回答。

「就跟卡猷斯托一樣。」我開玩笑說。「他不是有一次經過一個十字架前面，有人聽到他對他的僕人低聲說：『那天晚上我跟你說過要當心那個猶大，你怎麼不聽我的呢？』」

鄂葉整個人僵住了，我擔心玩笑開得太過火，正準備表達歉意的時候，他用寬容的微笑打斷我。「卡猷斯托是信口開河之人，大家都知道他何時出生，生在何處，而且他其實不

算長壽。所以他當然是瞎說的。」

「自然是如此。」

「雖然卡猷斯托是信口開河之人，」鄂葉又重複說了一次。「但這並不代表沒有特異人士能穿越好幾個人生。現代科學對衰老進程所知有限，說不定人終有一死其實是錯誤認知，這並非不可能。卡猷斯托信口開河，但是聖日耳曼伯爵不是這種人，他說他從古代埃及人那裡學會了幾種化學秘方，很可能不是瞎說的，只是他這麼說的時候，沒有人相信，為了顧及談話者的感受，他只能假裝自己是開玩笑的。」

「所以您假裝開玩笑，是為了向我們證明您說的都是真的。」安帕蘿說。

「您不只美麗，而且聰慧過人。」鄂葉說。「不過我懇求您千萬不要相信我。我若帶著數百年的混濁之光出現在您面前，會讓您的美瞬間蒙塵，那麼我絕不能原諒我自己。」

安帕蘿被征服了，我心中浮起一絲妒意。我把話題拉回教堂，還有我們看到的聖喬治像，或是歐索西像。鄂葉說我們一定要去看康東布萊教<sup>340</sup>祭儀。「別去需要付錢的地方。真正值得看的地方絕對不會向你們索討任何東西，也不會要求你們非信不可。但是必須帶著崇敬之心前往，這是一定要的，康東布萊教跟所有其他信仰一樣，也會以包容之心面對你們的不信。他們有些男祭司或女祭司看起來很像剛從湯姆叔叔的小屋裡走出來，但是他們的神學素養不輸聖額我略<sup>341</sup>。」

安帕蘿伸手抓住鄂葉的手。「請您帶我們去！」她說。「我看過一次，很多很多年前，在烏班達教<sup>342</sup>的一個營帳裡，可是我的印象模糊，我只記得當時覺得心神不寧……」

看得出鄂葉對安帕蘿這個舉動感到困窘，但他沒有把手拿開，只是用另外一隻手從西裝背心掏出了一個金銀小盒（後來我發現他在想事情的時候，都會這麼做），或許是鼻菸盒，也或許是藥丸盒，盒蓋上嵌著一顆瑪瑙。咖啡館桌上有一個小蠟燭，鄂葉看似無心，把

小盒子湊到燭光下。那顆瑪瑙碰觸到高溫後變成了一個藍綠色和金色的迷你雕像，非常小，原來那是一個牧羊女，手中挽著花籃。他心不在焉地把玩著那個小盒子，發現我很好奇，微微一笑後把盒子收了起來。

「心神不寧？我只能說，您這位溫柔的女士不但聰慧，而且非常敏感。如果同時擁有恩典和智慧的話，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特質，不過還是很危險，尤其是對那些去到某些地方不知道尋找什麼、會找到什麼的人而言……不過您可千萬別將烏班達教和康東布萊教混為一談。康東布萊教是本土的，通常我們都說那是一種非洲——巴西宗教，烏班達教後來才崛起，結合了原住民祭儀和外來的歐洲文化，再加上一點聖殿騎士團的神秘色彩……」

聖殿騎士又找到我了。我跟鄂葉說我之前研究過聖殿騎士團。他好奇地打量我。「真是巧合啊，我的小朋友。我在南十字星座星空下，竟然找到了一位青年聖殿騎士……」

「我不希望您誤會我是他們的信徒……」

「當然不會，卡索朋先生，您想必知道研究聖殿騎士的人有很多無賴。」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當然不會那麼做。兩位離開前，我們一定要再見個面。」於是我們相約第二天再見，因為三個人都想去港口旁的室內市集走走。

第二天早上我們再度碰面，那裡是魚市場，是阿拉伯集市，是像癌細胞毒性不斷擴散的一種主保聖人市集，像被惡靈勢力入侵的法國朝聖地盧爾德，那裡的祈雨巫師可以跟走火入魔大聲斥罵的方濟會修士共生，那裡有內裡縫了祈禱文的平安符、比著中指的石雕小手、避邪的辣椒造型護身符、大衛之星、基督教興起前各種古老宗教的性象徵、吊床、掛毯、皮包、獅身人面像、還願用的銀心、惡魔之眼和貝殼項鍊。歐洲征服者變了調的神秘

主義跟被奴役民族的質性科學合而為一，就像每一個在場者的膚色訴說的都是一個遺失的系譜學故事。

「你們看，」鄂葉說。「這個畫面就是民族學課本上說的巴西綜攝<sup>343</sup>。就正式科學而言，這個詞不怎麼好聽，可是從較高的角度來看，綜攝其實承認了傳統的獨特性，傳統既見於所有宗教、知識和哲學，也給養了所有宗教、知識和哲學。智者並不是懂得區辨之人，但是懂得將無論來自何處的吉光片羽集中在一起……所以真正聰明的是這些被奴役的人，或者是他們的子孫，而不是什麼索邦大學的民族學者。這位美麗的女子一定懂我，對嗎？」

「我不是用大腦理解的，」安帕蘿說。「而是用孕育生命的母親之心去理解。雖然我猜想聖日耳曼伯爵肯定不會這麼說。我的意思是，我在這裡出生，即便有些事我不懂，也能有所感受，用這裡……」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豈不就像那天晚上樞機主教藍博提尼對那位胸口戴著鑽石十字項鍊的仕女說的話？能死在這片曠地<sup>344</sup>，乃莫大喜悅。我也樂於聆聽心之聲。不過我必須向兩位告辭了。我那個年代的人，寧願下地獄，也要向美好致敬。我應該讓兩位獨處。我們保持聯絡。」

「他的年紀都可以當你爸爸了。」我拉著安帕蘿在攤販間前進的時候這麼跟她說。

「當我曾祖父都行。他一直提醒我們他已經活了至少一千年了。你是在跟法老王的木乃伊吃醋嗎？」

「我是在跟讓你那顆小腦袋胡思亂想的人吃醋。」

「很好，表示這是真愛。」



一天他說起自己在耶路撒冷認識了龐提烏斯·彼拉多<sup>345</sup>，鉅細靡遺描述那位行政長官的官邸，以及晚宴的每道佳餚。洛汗樞機主教認定聖日耳曼伯爵這位白髮蒼蒼的長者雖然貌似誠懇，但全都在胡謔。他便對伯爵的僕人說：「這位朋友，我實在無法相信您的主人所說的話。他說他會腹語，我沒意見；他會鍊金，我也無異議。可是他說他已經兩千歲，還見過彼拉多，這就太過分了。您難道也見過彼拉多？」「喔，大人，我沒見過。」那僕人恭敬地回答。「我伺候伯爵才四百年。」

——科蘭·戴·布蘭西，《地獄辭典》<sup>346</sup>，  
巴黎·Mellier出版社，一八四四年，第四三四頁

接下來幾天我都忙著參觀薩爾瓦多城，很少待在旅館裡。我隨意翻看那本談玫瑰十字會的書，在目次中看到有一章跟聖日耳曼伯爵有關。我對我自己說，你看看，無巧不成書。伏爾泰是這麼描述聖日耳曼伯爵的：「此人永遠不死，而且無所不知。」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回答他說：「這個伯爵令人發噁。」霍勒斯·沃波爾<sup>347</sup>說他不是義大利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波蘭人，在墨西哥致富後，帶著他妻子的珠寶逃到君士坦丁堡去。關於聖日耳曼伯爵最正確的紀錄，應該是龐巴杜夫人<sup>348</sup>（這個背書太美了，安帕蘿說，龐巴杜夫人見不得

人好）內室侍女奧塞夫人的回憶錄。聖日耳曼伯爵有好幾個名字，在布魯塞爾的時候叫蘇爾蒙，在萊比錫的時候叫韋爾頓，還有艾瑪爾侯爵、貝德瑪侯爵、貝爾瑪侯爵、薩爾蒂科夫伯爵等等不一而足。一七四五年在倫敦被捕，當時他在倫敦是眾所皆知的音樂家，在沙龍演奏小提琴和大鍵琴，三年後出現在巴黎，以染色專家身分為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效力，住在香波爾城堡裡。法國國王任命他出使荷蘭，他在那裡惹了一些麻煩，又逃到倫敦去。一七六二年有人看到他出現在俄國，之後去了比利時。卡薩諾瓦<sup>349</sup>在比利時遇到他，描述聖日耳曼伯爵如何把一枚錢幣變成了黃金的人正是卡薩諾瓦。一七七六年，他出現在腓特烈大帝宮廷裡，做了好幾個化學實驗，八年後在德國什勒斯維希<sup>350</sup>辭世，當時那裡是黑森卡塞爾公國<sup>351</sup>，他原本打算開一間染料工廠。

不足為奇，十八世紀冒險家的經歷大抵如此，只是他比卡薩諾瓦少了愛情故事，也不如卡猷斯托那麼戲劇化。說起來，除了些許意外，聖日耳曼伯爵在權貴之間頗受倚重，他不僅以鍊金術讓人折服，而且還是企業化經營。只不過有些流言蜚語揮之不去，是關於他的不死之身，但這多少是他自己揶揄起來的。他在不同沙龍從容敘述某些久遠事蹟，彷彿是他在現場親眼所見，於是他不動聲色、幾乎有點不著痕跡的，變成了傳奇人物。

那本書中還提到喬凡尼·帕皮尼小說《鞏哥》<sup>352</sup>裡頭一段文字。書中主人翁在一艘橫渡大西洋的輪船上，跟聖日耳曼伯爵入夜後在甲板上相遇。聖日耳曼伯爵的千年經歷和滿溢記憶讓鞏哥覺得沉重不已，而伯爵話中的絕望無奈讓人想起了富內斯，波赫士筆下「博聞強記」的那位富內斯，只不過帕皮尼的書完成於一九三〇年。「不要以為我們的命運會引發他人羨慕之情，」伯爵對鞏哥說。「過了兩百年後，任何一個芝麻大的無聊小事都勝過倒楣的不死之身。這個世界一成不變，人類什麼都學不會，每一個世代都會犯同樣的錯誤，做出同樣可怕的事，事件固然不會重複，卻十分雷同……再也沒有新鮮事、驚喜或新發現。我可以坦

白告訴您，反正現在聽我們說話的只有紅海而已；擁有不死之身讓我覺得無聊至極。世間對我而言毫無秘密可言，我對人類不再寄予任何希望。」

「真是個特別的傢伙。」我說。「顯然我們這位鄂葉先生很樂於扮演聖日耳曼伯爵之類的角色。成熟男士，不過還有點嫩，有錢有閒四處旅行，喜歡超自然事物。」

「他是言行一致的反動分子，甘願做個頹廢落伍之人。其實我覺得他比那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人士強多了。」

「嚷嚷了半天女權，結果一個吻手禮就把妳迷得神魂顛倒。」

「是你們男人花了數百年時間把我們調教成那樣的，總得給我們時間慢慢解放吧。我又沒說我要嫁給他。」

「幸好。」

接下來那個星期，鄂葉打了一通電話給我。約好那天晚上帶我們去看康東布萊教舉行祭儀的地方。我們不能參加祭儀，因為康東布萊教女祭司不歡迎觀光客，不過她會在祭儀開始前接見我們，帶我們參觀現場。

鄂葉開車來接我們，穿過幾個貧民窟，爬過一個山頭。停車處正前方的建築物看來十分破敗，很像是一工廠廠房，一位非洲老者站在門口迎接我們，用煙薰為我們淨身。往前走到一個樸素的小花園，看到一個用大片棕櫚葉編織而成的大籃子，上頭放了一些部落佳餚，一般稱為聖餐。

室內有一個大廳，牆上掛滿了畫作、還願禮和非洲面具。鄂葉向我們解釋座位陳列的順序：底端的長椅保留給非教友，旁邊的包廂是專門放樂器的，單張座椅是給被遴選者坐的。「被遴選者的社經地位很高，不一定是信徒，但是很尊重康東布萊教教派。在巴伊亞州

這裡，偉大的喬治·阿瑪多<sup>353</sup>就是被遴選者，他是被戰爭與風之神伊昂薩選中的……」

「這些教派是怎麼來的？」我問他。

「說來話長。最早有一個來自蘇丹的分支，早在奴隸制度興起之初就定居在非洲北方，信奉非洲神祇奧里莎眾神<sup>354</sup>的康東布萊教就源自這個分支。在非洲南部主要影響的是班圖人<sup>355</sup>，這時候就開始了連鎖反應的大融合。北方仍維持了對原本非洲宗教的忠貞不二，但是在南方則從原始馬庫姆巴巫術演化為後來的烏班達教，加入了基督教、唯靈論<sup>356</sup>和其他歐洲神秘主義的色彩……」

「所以今天晚上跟聖殿騎士無關。」

「聖殿騎士是個隱喻。總之今天晚上跟他們無關。不過這個綜攝其實有其細膩之處。您有沒有注意到在門外聖餐區附近，有一個鐵製的小人像，是手持三叉戟的惡魔，腳邊有一些還願祭禮？祂是厄書<sup>357</sup>，是烏班達教中法力強大的神祇，不是康東布萊教的神。可是康東布萊教也一樣崇敬祂，視祂為使者之神，類似蛻變的默丘利。烏班達教徒若被附身，便是被厄書附身。這裡並非如此。不過大家還是對祂必恭必敬，因為未來的事誰也不知道。您看那面牆……」他指著一尊彩色的裸體印地安人像和坐著抽菸斗的一名白衣黑奴像說：「他們一個是卡博克洛，就是巴西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一個是非洲血統的老黑人<sup>358</sup>，兩者都是祖先亡靈，在烏班達教祭儀中十分重要。他們在這裡做什麼呢？他們來接受獻禮，但是因為康東布萊教只跟非洲的奧里莎眾神打交道，所以他們派不上用場，但並不因此而遭到背離。」

「那麼所有這些教堂有什麼共同點呢？」

「可以說所有非洲——巴西神秘儀式的共同點是，祭儀進行時教友會被神靈附身，像恍惚出神那樣。康東布萊教附身的是奧里莎眾神，烏班達教附身的則是祖先亡靈……」

「我都忘了我的國家和我的種族是怎麼回事了。」安帕蘿說。「老天啊，在歐洲待一陣子，

再加上一點歷史唯物論，我居然把這一切都忘光了，但明明這些故事我從小就聽我奶奶說過……」

「歷史唯物論？」鄂葉微微一笑。「我好像聽過這個名詞。那是一種末世崇拜，盛行於特里爾<sup>359</sup>一帶，對吧？」

我捏了安帕羅的手臂一把。「一寸不讓<sup>360</sup>，寶貝。」

「老天爺。」她低聲回應。

鄂葉對我們壓低聲音簡短交談並不以為忤，繼續往下說。「親愛的，綜攝的潛力無窮。您如果有興趣，我可以告訴您這個故事背後的政治角力。十九世紀訂定的法律讓奴隸恢復自由之身，可是為了抹去奴隸制度的印記，卻燒毀了奴隸交易市場的所有文獻資料，表面上奴隸是自由的，卻沒有過去，少了家庭歸屬，他們只得努力重建一個集體身分，開始尋根，那是他們的一種反動表現，就像你們年輕人說的，對統治勢力的反動。」

「可是您才剛說過這跟歐洲的秘密團體有關……」安帕羅說。

「親愛的，純粹是一種奢侈，奴隸只能利用現成的，但是他們會伺機報復。今天他們俘虜的白人人數遠遠超過您所能想像，源自非洲的這些教派原本跟所有宗教一樣都有一個通病，很本土，有種族色彩，短視近利。一旦接觸到征服者的神話故事之後，就有樣學樣複製一個古老奇蹟：他們讓西元二、三世紀散布在地中海一帶的神秘教派死而復生，那時候羅馬帝國逐漸崩塌，波斯、埃及和原為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巴勒斯坦則風起雲湧……羅馬帝國晚期數百年間，非洲受到地中海一帶宗教熱的影響，開始凝聚力量，隨後發光發熱。歐洲為了國家利益考量，受基督教文化荼毒，非洲則保留了歐洲原有的知識寶庫，誠如之前非洲在埃及王朝期間也負責保管知識寶庫，並加以傳播，後來他們將此寶庫送給希臘人，結果讓希臘人變成了笨蛋。」

有一天體將世界完全籠罩，你們可說它是圓的，因為圓是萬事萬物之形……設想此刻在此天體之圓下方有三十六名長老，在那圓和黃道帶圓之間的中心點，將此二圓隔開且形同劃出了黃道帶的範圍，跟著行星黃道帶運行……王權更迭、城市叛亂、飢荒、瘟疫、海水倒灌、地震，所有這一切無不跟那幾位長老的影響力有關……

——《赫耳墨斯秘文集》，斯托巴歐斯<sup>361</sup>編纂，單行本，第六論

「您說的是哪方面的知識？」

「您可知西元二、三世紀是多麼偉大的時代？我說的不是羅馬帝國的繁華，其實當時帝國已經日暮西山，我說的是在地中海沿岸興起的文化。在羅馬，禁衛軍殺死了他們的帝王，地中海一帶則有阿普列尤斯<sup>362</sup>、伊西斯之謎崛起，回歸新柏拉圖主義、諾斯底的唯靈論時代……那是美好年代，基督徒尚未掌控權力，尚未追殺異端。那個輝煌年代，充滿智性<sup>363</sup>，讓人心醉神迷，處處有臨在，有靈，有魔，也有天使。廣為傳播、沒有章法的知識跟世界一樣古老，比畢達哥拉斯、印度婆羅門、猶太人、巫師、天體學者<sup>364</sup>都早，甚至比北方蠻族、高盧的德魯伊及不列顛群島還要早。希臘人認為蠻族之所以是蠻族，是因為他們不懂得言說，蠻族的語言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希臘人耳朵聽來，如同野獸嚎叫。事實上，

在那個年代，正因為蠻族的語言令人費解，所以他們知道的比希臘人多。您以為今天晚上要來跳舞的那些人知道所有歌曲的意涵和口中吟誦的神奧之名嗎？幸好他們不知道，因為那些未知之名其實是拿來做吐息練習的，是神秘之聲。那是安敦尼王朝<sup>365</sup>的年代……世間到處可見美妙的相互呼應，微妙的相仿雷同，應該要深入了解，透過夢，透過神諭和魔法讓它們被深入了解，以期能夠影響自然，以同類激勵同類的方式借用自然的力量。知識難以捉摸，倏忽來去，不受桎梏，這就是為什麼在那個年代最趾高氣昂的神祇是赫耳墨斯，所有狡獪之事都是祂所發明，祂既是行路人的守護者，也是盜賊之神，既是書寫的發明者，也善於閃爍其詞和夸夸雄辯，祂熱愛航海，航向每一個邊界盡頭海天一色之處，也發明了能將笨重石塊從地面抬起的吊車，祂發明了武器，置人於死的武器，祂發明了液壓幫浦，能減輕重物重量，祂發明了哲學，使人迷惑，好言哄騙……您知道今天赫耳墨斯在哪裡嗎？在這裡，您剛才在門邊就看到祂了，只是這裡叫祂厄書，祂是諸神的信使，是調解人，是商人，對善惡之別無所知悉。」

鄂葉促狹地看著我們。「你們覺得我跟赫耳墨斯一樣，用分配貨物的方式將眾神重新分配位置，態度過於輕蔑。你們看看這本小書，是我今天早上在貝羅里紐區一家很受歡迎的書店買的。《聖居普良的魔法和玄秘》，裡頭有贏得芳心或讓敵人死於非命的魔法配方，也有向天使和聖母瑪利亞祈願的禱文。算是黑人神秘主義的大眾文學作品。我說的是安提阿的居普良<sup>366</sup>，古羅馬時期以他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不勝枚舉。他的父母希望他無所不學，最好能知道陸上、空中、大洋裡的一切，送他到遙遠的國度學習各種技藝，希望他能了解藥草的栽植和腐死，各種植物和動物的功效，但不是從自然史的角度出發，而是從深藏在遠古傳統裡的神秘學角度出發。居普良十五歲的時候，在奧林匹克山上由十五名祭司帶領，參與了召喚世界首領撒旦的儀式，以掌控陰謀之事；他到希臘阿爾戈斯去學習希拉女神主司的專業，

到弗里吉亞<sup>367</sup>學習用祭祀動物的內臟占卜，到孟斐斯的地下神廟學習魔鬼如何與世間萬物交流，了解他們憎恨何地，鍾愛何物，為何住在地獄裡，統領時遇到哪些抵抗，為何懂得左右心靈與軀體……然後，教人傻眼的是他竟然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的智慧並未全然被遺忘，此刻就在我們眼前，透過你們稱之為宗教狂熱者的這些雜牌軍的口舌和腦袋代代傳承。我親愛的朋友，您不久前看著我的眼神，彷彿我是個「古人」。活在過去的是誰？是想要讓這個國家陷入勞工工業恐慌時代的您，還是想要讓我們那個可憐的歐洲變回可以讓這些奴隸之子怡然自得、給予信賴的我？」

「耶穌基督，」不安好心的安帕蘿齏牙咧嘴說。「您明明知道那只是為了讓他們乖乖就範的方法之一……」

「不是乖。他們依舊善於等待。不識等待真諦，就沒有天堂，這不是你們歐洲人教的嗎？」

「我怎麼會是歐洲人？」

「重要的不是一個人的膚色，而是他是否信奉傳統。要讓養尊處優的西方人重新領悟等待的意義，他們付出了代價，或許還忍受煎熬，但是他們依然懂得大自然、空氣、水和風中神靈的語彙……」

「你們後來又再一次剝削了我們。」

「再一次？」

「對，您應該是在一八八九年的時候學到這些的吧，伯爵。我們一顯露疲態，立刻喀嚓！」安帕蘿露出天使般的笑容，伸出纖纖玉手，往脖子上一抹。我想要她，從頭到腳都要。

「悲劇啊，」鄂葉從口袋裡拿出他的菸草盒，雙手合十搓揉。「所以您認出我了？不



過一八八九年的時候，讓腦袋瓜滿地滾的不是奴隸，而是那些愆憎恨的資產階級人士。再說，數百年來，聖日耳曼伯爵看過不少滿地滾的腦袋，很多腦袋後來又接回脖子上了。女祭司來了。」

跟這位女祭司會面的過程很平靜，很客氣，很輕鬆，也言之有物。女祭司體型高大，舉止莊重，令人望而生畏，黝黑的臉龐上掛著笑容，露出潔白牙齒。乍看之下她很像一名女管家，但開始交談後，我頓時明白為何這樣的女子能主導薩爾瓦多城的文化圈。

「這些奧里莎究竟是誰，還是自然力？」我問她。女祭司回答說他們當然是自然力，是水，是風，是葉，是彩虹。那麼要如何避免一般百姓把他們看做是戰士、女子或天主教的聖人？她說，你們不也喜歡用貞女形象代替某種宇宙力量嗎？重要的是向那個力量表達崇敬之意，至於它的外貌則可以隨著受個人的理解而變。

她邀請我們到後花園去，在祭儀開始之前參觀禮拜堂。花園裡有奧里莎眾神的家，有一群穿著巴伊亞傳統服裝的黑人少女開心地聚在一起，忙著祭儀開始前的最後準備工作。

奧里莎眾神的家參差錯落在花園中，宛如聖山上的禮拜堂，外觀看起來很符合聖潔形象。室內則有很突兀的鮮花點綴，還有雕像、剛烹煮好的食物和獻給諸神的祭禮。獻給慈父歐夏刺<sup>369</sup>的是白色的花，獻給葉瑪亞的是藍色的花和玫瑰，獻給夏貢<sup>370</sup>的是紅色和白色的花，黃色和金色的花則是獻給奧崗<sup>371</sup>的。教友雙膝下跪親吻入口，並以手觸碰額頭及耳後。

於是我問她，葉瑪亞是不是我們那位貞女受胎的聖母？夏貢是不是聖熱羅尼莫<sup>372</sup>？

「請不要問如此令人尷尬的問題。」鄂葉提醒我。「烏班達教派裡頭其實很複雜。歐夏刺一脈有聖安東尼<sup>373</sup>、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sup>374</sup>。葉瑪亞一脈有海中及河川中的人魚、水仙子與祖靈、水手和引導星<sup>375</sup>。屬於東方一脈的有印度教徒、醫生、科學家、阿拉伯人、摩洛哥人、日本人、中國人、蒙古人、埃及人、阿茲特克人、印加人、加勒比人和羅馬人。歐索

西一脈有太陽、月亮、瀑布祖靈和黑人祖靈。奧崗一脈有海神奧崗、混血奧崗，以及水神伊亞拉、涓潔和瑙巫蕾……總而言之，要看情況。」

「耶穌基督。」安帕蘿又說了一次。

「應該要說歐夏刺。」我貼著她的耳朵輕聲說。「放輕鬆，一寸不讓。」

女祭司給我們看了好一些面具，幾名侍祭正準備將面具帶至神廟內。有些是用茅草編織的全罩式面具，有的則是布面兜帽，是靈媒開始恍惚出神，被神靈附身時要穿戴的。女祭司跟我們說，這麼做是出於謹慎，在某些地方，這些被神靈選中的人跳舞時不戴面具，坦然而向觀者展現面容的同時也展現自己的熱情。不過還是應該適度保護並尊重這些教友，以免他們因為外人或其他不了解祭儀及其恩典之人的好奇心而分神。所以呢，她說，這個地區的祭儀依照慣例不接受外人參觀。或許有一天會開放吧，誰知道呢，她這麼說。所以此時此刻的相互道別，說不定只是暫別。

在我們離去之前，她堅持要請我們品嘗一下聖餐，不是大籃子裡的聖餐，那些得保持原樣直到祭儀結束，是她廚房裡另外準備的。女祭司領著我們往後走，那是一場多彩繽紛的美食節慶，有木薯、紅辣椒、椰子、花生、薑、海鮮雜燴鍋、濃醇蝦湯、堅果蔬菜泥、堅果秋葵醬和木薯粉拌黑豆，溫潤的香料味，還有屬於熱帶食物的甜甜嗆鼻味，我們品嘗的時候不免感到內疚，因為知道自己送進口中的是古代蘇丹人的食物。想當然耳，女祭司說我們每個人都是某一位奧里莎神祇的子嗣，只是不自知罷了，而且通常能清楚分辨祖先是哪一位神祇。我淡然發問，不知我是誰的子嗣，女祭司原本不想正面回應，說無法百分之百確認，但後來同意看我的手掌，她的手指撫過我的掌心，看著我的眼睛，然後說：「你是歐夏刺的孩子。」

我很得意。恢復平靜的安帕蘿提議確認一下鄂葉是哪一位神祇的子嗣，但是他說他寧

願不知道。

回到家之後，安帕蘿對我說：「你有沒有注意到鄂葉的手？他的生命線不是一條，而是好幾條斷紋，就好像溪水遇到石頭擋路，只好在一公尺外重新起頭繼續往下流那樣。那應該是一個死了好幾次的人才會有的生命線。」

「所以他是不斷循環轉世競賽的全球冠軍。」  
「一寸不讓。」安帕蘿笑了。

他們既然有改變姓名或隱姓埋名，謊報年齡，而且入會後又不肯表露身分之情形，否認他們必然曾經存在過此一事實是不合邏輯的。

——海因利希·紐豪斯，

《玫瑰十字兄弟會存在之最新論證：當真存在？如何存在？其名何來》<sup>376</sup>，  
但澤，Schmidlin出版社，一六一八年；法文版，一六二三年，第五頁

狄歐塔列維說過，Hesed是質點中的慈悲與慈愛，是白火，是南風。那晚我待在潛望鏡裡，想起我跟安帕羅在巴伊亞州停留的最後那幾天，確實符合那樣的徵兆。

我想起了（當一個人在黑暗中等了又等數個鐘頭之後，會想起很多事情）其中一晚。因為走遍大街小巷腳痠不已的我們早早上床，卻毫無睡意。安帕羅靠著枕頭蜷縮成胎兒模樣，膝蓋間夾著我那些烏班達教派手冊的其中一本假裝閱讀。我則開口朗讀手中那本關於玫瑰十字會的書，企圖引起她的注意，她懶洋洋地延展身體，雙腿打開，把書放在肚皮上，靜靜聆聽。若是按照缺乏文學天賦的貝爾博的說法，那一晚氣候宜人，可惜沒有半點風。我們揮霍地訂了一間不錯的飯店，窗外有海景，點著燈卻沒人使用的廚房裡有一籃早晨在市集賣的熱帶水果。

「這裡說一六一四年在德國出現了一本書，作者不詳，書名叫《全宇宙之集體共同改革》，全名是《全宇宙之集體共同改革，由可敬的玫瑰十字兄弟會執行，對象為所有智者及歐洲君王，及荷斯梅耶大人的簡短回應，而他因此被耶穌會逮捕入獄關在鐵牢裡。如今付梓列印，以昭所有誠心人士。卡塞爾的威塞爾出版社出版》。」

「這書名會不會太長？」

「好像十七世紀的書名都這樣。麗娜·威特穆勒<sup>377</sup>是這麼說的。那是一本嘲諷之作，說的是全人類集體改革的寓言故事，當中包含一本小手冊，是十來頁的一份宣言，《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部分內容隔年重新出版，內附另一份拉丁文宣言《玫瑰十字兄弟會社自白。歐洲研究》。在這兩份宣言中，玫瑰十字兄弟會社除了自我介紹之外，也介紹了會社創始人，某位神秘的C. R.。後來，透過其他文獻，才釐清或推論出C. R.應該是克里斯提安·羅森克魯茲<sup>378</sup>。」

「為什麼那時候不寫全名？」

「呵，這本書裡用縮寫的可多了，沒有人是寫全名的。每個人都叫G. G. M. P. I.，如果沒有可愛暱稱的，就一律叫P. D.。書上說C. R.的養成教育是，他先造訪了聖墓，之後跑去大馬士革，然後去了埃及，再從埃及轉去費茲<sup>379</sup>，途中他學會了東方語言、物理、數學、自然科學，以及累積千年的阿拉伯及非洲文明所有知識，包括卡巴拉跟魔法，還得知了大宇宙和小宇宙的所有秘密。這兩百年來跟東方有關的一切都很流行，尤其是那些沒有人搞得懂的東西。」

「都是這樣的。先是求知若渴，等希望落空後就開始剝削。你看那個神秘的杯子！喏，拿去……」她捲了一支菸給我。「這是好東西。」

「你看，你也只想蒙蔽心智。」

「但我知道那不過是化學效應，沒有秘密可言，不用懂希伯來文照樣保證有效。過來。」  
「等一下。後來羅森克魯茲去了西班牙，他在那裡宣揚的教義玄到不能再玄，對那時候的學者而言，那趟旅行的確是一趟不折不扣的智慧之旅，於是他領悟到必須在歐洲創建一個會社，好帶領君王走在知識與良善的道路上。」

「很有創見。還滿值得一讀的。我要吃冰木瓜。」

「在冰箱裡，妳乖，自己去，我在工作。」

「你既然在工作就是一隻螞蟻，既然你是一隻螞蟻就要做螞蟻做的事，快去找食物。」

「吃木瓜是為了享受，那是蟬該做的事。要不然我去拿，妳負責唸給我聽。」

「才不要，我討厭白人文化。我自己去。」

安帕蘿往廚房走，逆光下的背影讓我格外渴望擁有她。總之，C. R. 回到德國後，沒有善加運用他無所不曉的知識玩鍊金遊戲，反而一頭栽進心靈改革。他創建了一個兄弟會，創造了一個語言，還創造了一種神奇書寫法，為後來的會中弟兄提供了一個知識平台。

「我不能弄髒書，妳餵我吃。不行啦，不要鬧……這樣可以。天啊，木瓜真好吃，羅森克魯茲里斯木——瓜——瓜……妳知道最早的玫瑰十字會成員剛開始那幾年寫的東西，可以讓當時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世界得到啟蒙嗎？」

「他們寫了什麼？」

「在這裡，一場騙局，宣言裡面沒說，讓你心癢難耐。因為實在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保守秘密。」

「放屁。」

「欸，別這樣，別鬧了。總之，玫瑰十字會不斷擴大，決定要在全世界設立據點，免費為患者醫病，不穿會能被人輕易認出的奇裝異服，一年只聚會一次，維持其神秘色彩長達

一百年。」

「等一下，他們要改革什麼，不是才剛改革過嗎？那個馬丁·路德，對吧？」

「這件事發生在新教改革之前。羅森克魯茲一四八四年過世，高齡一百零六歲，可以想見他的秘密兄弟會社對一六一五年屆滿一百週年的宗教改革貢獻良多。而在馬丁·路德設計的標誌上的確可以看到十字和玫瑰。」

「真會聯想。」

「難不成你要路德在標誌上放一隻被火燒的長頸鹿，或是一只融化的時鐘？每個人都是他那個年代培育出來的子嗣。就連我都知道我是誰的子嗣了，妳不要講話，讓我把這段唸完。一六〇四年，玫瑰十字會在為他們的秘密宮殿或城堡進行局部整修的時候，找到一塊石碑，原本用一根大釘子釘在牆上。他們拔除釘子後，有一片牆面崩落，露出一扇門，上頭寫著幾個大字：於一百二十年後……」

雖然我已經在貝爾博的來信中已略知一二，還是忍不住脫口而出：「我的老天……」

「怎麼了？」

「這跟一份聖殿騎士團文件的內容一樣……那個故事我沒跟妳說過，是一個上校的故事……」

「意思是，聖殿騎士團抄襲了玫瑰十字會？」

「聖殿騎士團時間比較早。」

「那就是玫瑰十字會抄襲了聖殿騎士團。」

「寶貝，幸好有妳，否則我腦袋就秀逗了。」

「寶貝，都是鄂葉害你的。你在等待天啟。」

「我？我什麼都沒在等！」

「那就好，要當心人民的鴉片<sup>380</sup>。」

「人民若團結，永不被擊潰。」<sup>381</sup>

「你笑，你笑什麼。繼續往下唸，讓我聽聽看那些笨蛋又說了些什麼。」

「那些笨蛋的一切，都是在非洲學的。妳剛才沒聽到？」

「非洲那些人應該早一點開始把我們打包往這裡寄送。」

「感謝老天爺，沒讓妳生在南非的普勒托利亞<sup>382</sup>。」我吻過她之後繼續唸。「門扇後方

是一個地下墓穴，七邊七角，神奇的是室內有人工照明設備。正中央有一圓形聖壇，刻有非同箴言和紋章裝飾，例如 NEOAQUAM VACUUM……」

「沒有呱呱呱？署名唐老鴨？」

「這是拉丁文，妳懂不懂？意思是空無不存在。」

「那就好，否則不知道多恐怖。」

「妳可以開一下電風扇嗎，溫柔飄然的親親吾魂<sup>383</sup>？」

「現在是冬天欸。」

「對你們這些待錯半球的人而言是冬天，寶貝。現在是七月，拜託一下，開電風扇啦，不是因為妳是女生所以要為我服務，而是因為電風扇在妳那邊。謝謝。他們在聖壇下發現了會社創始人完整無缺的遺體，手中拿著《經書》第一卷，根據宣言描述，書裡頭有說不完的博學智慧，只可惜這個世界沒機會得識內容，否則咕嚕、哇嗚、嗶嗶、嘶咻！」

「哎呦。」

「我剛才說到，宣言結尾提到一處尚待發掘的龐大寶藏。別以為我們是只值幾文錢、教你們化腐朽為黃金的鍊金術士，那些是雕蟲小技，我們有更崇高的目標，而且是全方位的目標。我們要將這份宣言翻譯成五國語言散播出去，《玫瑰十字兄弟會社自白》也會隨



後廣為發送。我們期待學者或素人的回應和指教。請寫信給我們，打電話給我們，告訴我們您的大名，我們會判斷您是否有資格分享我們的秘密，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讓您淺嘗即止。Sub umbra alarum tuarum Iehova。」

「什麼意思？」

「就是說再見啦。通話結束，退出通話。看起來玫瑰十字會的人恨不得昭告天下他們知道什麼，只求能找到正確的窗口，可是又對他們所知隻字不提。」

「就像我們在飛機上看到的插頁廣告一樣，那個傢伙登了一張自己的照片說：只要寄十美金給我，我就告訴你致富的秘密。」

「但他說的是實話，他的確發現了致富的秘密。跟我一樣。」

「你最好安分一點繼續往下看。今天晚上怎麼好像第一次看到我的樣子。」

「每一次都彷彿初相見。」

「那就慘了，我對初次見面的人沒好感。為什麼這些都被你遇到了？先是聖殿騎士團，然後是玫瑰十字會。那，你看過普列漢諾夫<sup>384</sup>的書嗎？」

「沒有，我等著在一百二十年後發現他的地下墓穴。如果史達林把他埋入地下時沒有讓毛毛蟲陪葬的話。」

「白癡。我去洗澡。」

那無人不曉的玫瑰十字兄弟會早已聲明宇宙中有各種錯亂預言流竄。當那個幽靈一出現（儘管《兄弟會社傳說》和《兄弟會社自白》已經證實那不過是閒來嬉鬧的謊言）便立刻掀起一波希望宇宙改革的聲浪，且引發不少或荒誕滑稽或令人難以置信之事。各國正直誠實之士的嬉笑怒罵態度不是為了公開辯護，就是用來說服自己或許可以借用所羅門之鏡<sup>385</sup>或其他玄奧方式……讓自己向這些弟兄暴露身分。

—— 克里斯多夫·貝索杜斯？<sup>386</sup>，湯瑪斯·康帕內拉<sup>387</sup>，

《論西班牙君主國》<sup>388</sup> 附錄，一六二三年

精采的在後頭。安帕羅回來的時候，我已經準備好更厲害的故事要說給她聽了。

「這個故事真是太過匪夷所思。那兩份宣言出現的時候，類似文本正如雨後春筍到處氾濫，大家都希望有一番新氣象，再創黃金世紀，追求心靈生活的安樂鄉。有人在魔法書裡找答案，有人在火爐前汗流浹背準備各種金屬，有人試圖掌控左右星星，有人則潛心研究神秘符號和世界各國語言。將官邸遷往布拉格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sup>389</sup>把宮廷變成了鍊金術實驗室，還網羅了夸美紐斯<sup>390</sup>和原先在英國宮廷效力的天文學家約翰·迪伊<sup>391</sup>。迪伊在薄薄數頁的《象形單子》<sup>392</sup>一書中，將宇宙秘密全盤托出。我發誓，那本書的書名真的叫

《象形單子》。」

「我有說不是嗎？」

「魯道夫二世的醫生米歇爾·馬雅寫了一本書，談視覺和音樂的象徵符號，書名是《奔逃的阿塔蘭塔》，那簡直是各種賢者之卵<sup>393</sup>的相見歡，有互相噬咬對方尾巴的巨龍亂鬥，還有獅身人面的斯克芬斯，其中最耀眼的莫過於神秘密碼，所有一切都成為另外某樣東西的象形文字。妳想想看，當伽利略從比薩斜塔往下丟石頭，當黎胥留<sup>394</sup>將半個歐洲玩弄於股掌之上，大家卻只瞪著眼睛想看懂這個世界的符號。任憑你們說得天花亂墜，什麼重力加速度，我只知道這下面（或者上面）肯定有鬼。所以我說啊，阿布拉卡達不拉。托里切利<sup>395</sup>建造了氣壓計，而這些人則忙著在海德堡的帕拉提烏斯宮殿花園<sup>396</sup>裡辦舞會、造噴泉、放煙火，不管三十年戰爭<sup>397</sup>爆發在即。」

「勇氣媽媽<sup>398</sup>說不定很滿意。」

「一六一九年王權伯爵腓特烈五世<sup>399</sup>接受了波希米亞國王王冠，我想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實在太想要統治布拉格那個神奇之城，然而一年後他就在白山戰役中敗給了哈布斯堡王朝，布拉格的新教徒被屠殺，夸美紐斯的家和藏書都被燒了，妻子和兒子被殺，倖免於難的他便遊走在各宮廷間反覆吹捧玫瑰十字會的理念有多麼偉大，多麼充滿希望。」

「他實在很可憐，不然你要他抱著氣壓計尋求安慰嗎？等一下，你知道我們女人不像你們一下子就能把事情都搞清楚：那些宣言到底是誰寫的？」

「這個就更妙了，沒有人知道。讓我來說分明。欸，幫我抓一下玫瑰十字帶……不是，我是說肩胛骨之間，不是，再上去，不對，再左邊一點，對，就是那裡。好，在那群德國人之中，有兩個厲害人物。一個是西蒙·司徒登<sup>400</sup>，寫了一本《神殿計測》<sup>401</sup>，是關於所羅門聖殿尺度之謎的論文；另一人是亨利·昆拉特，著有《永恆智慧圓形劇場》<sup>402</sup>，書中通

篇都在談希伯來文字的寓意，還有卡巴拉的神秘洞穴，他們或許隸屬於上百個基督復活小型烏托邦團體，對《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的作者或多或少都有所啟發。一般認為撰寫宣言的作者是某個名叫安德里亞的傢伙，因為他隔年就出版了《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在德國蒂賓根這個地方除了他之外，還有一些熱心人士夢想著要建立君士坦丁共和國，或許大家就這麼湊在一塊了。不過他終其一生都否認自己是另外兩份宣言的作者，他是路索斯<sup>403</sup>，他是誘餌，他是流浪諷刺詩人，他賠上了學術名譽，生氣了，他說，就算真有玫瑰十字會存在，所有成員肯定都是騙子。生氣無效。自從宣言一曝光，大家就為之瘋狂。全歐洲的學者都忙著寫信給玫瑰十字會，可是沒有人知道要去哪裡找他們，只好發表公開信或公開流傳的手冊，有人乾脆付梓出書。馬雅同一年立刻出版了《秘密，十分秘密》<sup>404</sup>，書中完全沒有提到玫瑰十字會，但是所有人都認定那本書談的就是玫瑰十字會，而且馬雅知道的比他寫出來昭告天下的還要多。有人開始吹牛，說自己早已看過《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手稿。在那個年代，出版一本內附版畫的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羅伯特·弗拉德<sup>405</sup>於一六一五年出版了《深陷惡評的玫瑰十字兄弟會社辯護選集，如同浪花拍打真理自明》<sup>406</sup>（而且他在英國寫，在荷蘭萊登印刷，所以還要加上稿子來回所需要的時間），以捍衛玫瑰十字會，回應所有質疑，澄清所有抹黑，這意味著在波希米亞、德國、英國及荷蘭之間曾掀起過一波激烈論戰，而且書信傳遞全仰賴飛騎信差和遊方學者。」

「那玫瑰十字會呢？」

「一片死寂。於一百二十年後個屁。他們根本待在自己的宮殿裡冷眼旁觀。我想，或許就是因為他們沉默，才激起那麼多火花。沒有人回應，就表示真有其人。一六一七年的時候弗拉德又寫了《玫瑰十字會辯論全集》<sup>407</sup>，然後有某位阿留斯·馬里安努斯<sup>408</sup>說，揭開玫瑰十字會之謎的時間到了。」

「所以他就解惑了。」

「才怪。他越搞越複雜。因為他發現如果一六一八年扣除玫瑰十字會說的一百八十八年，就會得到一四三〇年，而那一年正是金羊毛騎士團成立的時間。」

「關羊毛騎士團什麼事？」

「首先我不懂一百八十八年從何而來，應該是一百二十年才對，不過你如果要玩神秘數字有加減遊戲，最後總是兜得起來。至於金羊毛騎士團嘛，就是阿爾戈英雄的那張金羊毛沒錯，有可靠消息來源告訴我說那個騎士團跟聖杯有關，所以我也可以說它跟玫瑰十字會有關。事情到這裡還沒結束。在一六一七年到一六一九年間，不讓英國羅曼史作家芭芭拉·卡德蘭<sup>409</sup>產量專美於前的弗拉德又出版了四本書，其中一本是《兩宇宙誌》<sup>410</sup>，對宇宙略作剖析，有插圖，有玫瑰，也有十字。然後馬雅鼓起勇氣，出版了《喧囂後的寧靜》<sup>411</sup>，認定玫瑰十字會不僅跟金羊毛騎士團有關，跟嘉德騎士團<sup>412</sup>也有關。不過他為人太過謙遜，要玫瑰十字會接納他並不容易。可想而知其他那些歐洲學者的結果是什麼。但是如果玫瑰十字會連馬雅也不接受，那就真是怪了。總而言之，所有那些半吊子的傢伙為了能夠加入玫瑰十字會，極盡虛張聲勢之能事。大家都說玫瑰十字會真有其會，可是又全部坦白說從未見過半個玫瑰十字會成員，大家為了爭取見上一面或能夠被召見紛紛振筆疾書，沒有人敢厚著臉皮說我是玫瑰十字會成員，有人說玫瑰十字會根本不存在，因為沒有人跟它聯繫過，也有人說玫瑰十字會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等大家跟它聯繫。」

「而玫瑰十字會依舊不出聲。」

「無聲無息。」

「嘴巴張開，你需要吃一口木瓜。」

「好吃。三十年戰爭開打，安德里亞寫了《巴別塔》，預告一年後假基督必將潰敗，

同時有一位伊雷紐斯·阿紐斯徒司寫了《博學之鐘叮叮咚》<sup>413</sup>……」

「叮叮咚也太美了吧！」

「……我看不懂這段在說什麼，反正確定的是康帕內拉或某人借康帕內拉之名所寫的《論西班牙君主國》一書中說，整起玫瑰十字會事件都是某些病態人士的惡作劇……然後就停了，一六二一年到一六二三年間大家都放棄了。」

「就這樣？」

「就這樣。大家都厭倦了。就跟對披頭四一樣。不過只有德國如此，那整起事件頗有毒氣室的感覺。接下來這波熱潮轉到法國去。一六二三年一個晴朗的早晨，玫瑰十字會宣言出現在巴黎城牆上，昭告全市市民，該兄弟會社的教團代表已遷居至巴黎，準備好要開放接受大家報名。不過宣言有另一個版本說得很清楚，有三十六個會隱形的弟兄以六人為一組散居世界各處，他們有能力讓其他會員也隱形……見鬼了，又是三十六人……」

「什麼三十六人？」

「我剛才說的那一份聖殿騎士團文件裡的三十六人。」

「這些人真缺乏想像力。然後呢？」

「然後大家就陷入集體瘋狂，有人為玫瑰十字會辯護，有人想要認識玫瑰十字會成員，有人則指責玫瑰十字會是邪教，可以瞬間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總之，玫瑰十字會變成了最勁爆的話題。」

「這些玫瑰十字會的傢伙還真聰明。要想成為流行，就得起在巴黎出頭。」

「看來妳是對的，妳聽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我的媽啊，那個年代也太刺激了吧。笛卡兒，沒錯，是笛卡兒，在那之前有幾年時間待在德國，四處尋找玫瑰十字會成員，但是根據笛卡兒傳記作家的說法，他沒找到，因為，我們都知道，玫瑰十字會向來以假身分做掩護。」

在宣言出現後，笛卡兒回到巴黎，發現大家都把他當作是玫瑰十字會成員。以當時的氛圍而言，那不是什麼好事情，而且讓他朋友馬蘭·梅森<sup>414</sup>很不爽，梅森對玫瑰十字會不假辭色，認為其成員是可憐蟲，是破壞分子，是巫師和卡拉信徒，企圖散播邪惡學說。笛卡兒該怎麼辦呢？他到處遊蕩，所有他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讓大家看見他，既然大家都看見他了，就表示他不會隱形，也就表示他不是玫瑰十字會的成員。」

「這個方法不賴。」

「當然，光否認是不夠的。還有一件事，如果有人走到妳面前說，妳好，我是玫瑰十字會成員，就證明那個人絕對不是。因為玫瑰十字會的人不會說自己是玫瑰十字會的人，相反的，他會大聲否認自己是。」

「可是也不能說否認自己是玫瑰十字會成員的人就一定是玫瑰十字會的人，我若說我不是，並不會因為我這麼說就變成我是。」

「但是否認自己是，的確啟人疑竇。」

「不對。玫瑰十字會明白大家不相信自稱是玫瑰十字會成員的人是玫瑰十字會成員，反而懷疑那些說自己不是的人才是之後，接下來會怎麼做呢？只能開始說自己是，好讓大家相信他不是啊。」

「活見鬼了。所以從現在開始，所有那些說自己是玫瑰十字會成員的人都在說謊，他們明明就是！不對，等一下，安帕羅，我們不能掉入他們的陷阱中。他們到處都有密探，就連這張床下都有，他們現在既然知道我們知道了，就會說他們不是。」

「寶貝，我越聽越害怕。」

「別擔心，寶貝，這裡有我這個笨蛋在，他們說他們不是的時候我會相信他們是，這樣就能立刻拆穿他們的假面具。玫瑰十字會的假面具一旦被拿下來就變得無害了，妳只需要

揮揮報紙，就能把它從窗戶趕出去。」

「那麼鄂葉呢？他想讓我們相信他就是聖日耳曼伯爵，為的是讓我們認為他不是。所以，他是玫瑰十字會的人，對嗎？」

「安帕蘿，我們還是睡覺好了？」

「不要，我現在要聽結局。」

「玫瑰十字會熱全面擴散。一六二七年，弗蘭西斯·培根寫了《新亞特蘭提斯》，讀者都以為他說的是玫瑰十字會大本營的故事，儘管書中從未提及玫瑰十字會。可憐的安德里亞繼續撇清他跟宣言之間的關係，或說宣言不是他寫的，或說那是他的玩笑之作，然而木已成舟。有鑑於玫瑰十字會不見蹤影，意味著它無所不在。」

「跟天主一樣。」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這麼想……瑪竇、路加、瑪爾谷和若望<sup>415</sup>其實是四個樂天派，他們有一天在某處聚會，決定要進行一場比賽，於是虛構了一個人物，建構了幾點基本資料，剩下的讓四人自由發揮，然後比賽開始，最後再來看誰寫得比較好。結果他們四個人寫的東西落入朋友手中，被拿去到處宣揚。瑪竇的風格還滿寫實的，不過在默西亞這件事情上太過執著。瑪爾谷寫得還不錯，但敘事有些紊亂。路加文風優雅，這點不容否認。若望的哲學論述有點誇張……總而言之，這四本書頗受歡迎，在坊間流傳開來，等他們四個人察覺到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保祿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已經遇到了耶穌基督，老普林尼<sup>416</sup>在憂心忡忡的皇帝要求下開始進行研究，大量偽書弄假成真……你，偽書讀者，我的同類，我的兄弟……<sup>417</sup>伯多祿昏了頭，得了便宜還賣乖，若望威脅要把真相說出來，於是伯多祿和保祿聯手把他抓起來，用鐵鍊綑綁，將他放逐到愛琴海的帕特摩島<sup>418</sup>上，可憐的若望開始胡言亂語，在床頭上看到刑架，叫墓中人沉默，這血是從哪裡來的……其他人說他酗酒，說他



動脈硬化……難道事情真是如此？」

「真是如此。你還是看費爾巴哈<sup>419</sup>好了，別再看你那些亂七八糟的書了。」

「安帕蘿，天亮了。」

「我們真是神經病。」

「玫瑰十字閃閃發光的手指輕撫著海浪……」

「嗯，這樣很好。是葉瑪亞，你聽，她來了。」

「讓我做誘餌……」

「喔，叮叮咚！」

「你是我奔逃的阿塔蘭塔……」

「喔，巴別塔……」

「我要十分秘密的秘密，我要金羊毛，像海中貝殼那樣既潔白又綻放如玫瑰……」

「噓……且聽喧囂後的寧靜。」她說。

很可能絕大多數自稱或公認為玫瑰十字會成員者，其實只是共濟會的玫瑰十字會成員……但他們既然隸屬於共濟會，當然不會是玫瑰十字會成員，否則太過荒謬，很難自圓其說，但是其實也不難理解……

——勒內·蓋農，《秘教概述》<sup>420</sup>，

巴黎，Traditionnelles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三十八章，第二四一頁。

回到里約熱內盧後，我重返工作崗位。一天，我在一本畫刊上看到城裡有一間古典公認<sup>421</sup>玫瑰十字會會所。我找安帕蘿一起去看看，她百般不情願地答應了。

地點在非主要道路，外頭有一扇玻璃櫥窗，櫥窗裡擺了幾尊迷你石膏像，包括法老王胡夫、娜芙蒂蒂<sup>422</sup>和斯芬克斯。

正好那天下午有會員講座，講題「玫瑰十字會與烏班達教」，演講者是一位布拉曼特教授，是該會歐洲分會的研究員，也是羅得島、馬爾他島和帖撒羅尼迦<sup>423</sup>支部辦公室的秘密騎士。

我們決定進去。室內很簡陋，用坦特羅密教<sup>424</sup>的裝飾畫代表靈量之蛇，也就是聖殿騎士認為親吻臀部就可以喚醒的那個靈量之蛇。我跟我自己說，其實根本不需要飄洋過海來發現

新世界。因為我可以在皮卡特利克斯這個團體的本部找到同樣東西。

布拉曼特教授站在一張用紅布蓋住的桌子和睡眠惺忪的稀疏聽眾之間。他身材高大魁梧，若非如此，恐怕會讓人覺得他很像一頭獠。演講已經開始，演講技巧還算純熟，但也不能說有多好，因為他花了很多時間談古埃及第十八王朝雅赫摩斯一世<sup>425</sup>時期的玫瑰十字會。

四名蒙面人守護著底比斯建城前兩萬五千年那個孕育了撒哈拉文明的埃及人世代演變。法老王雅赫摩斯受這四個人影響，創立了一個白衣兄弟總會，負責看守埃及人隨手可拾的洪荒前古老智慧。布拉曼特教授宣稱自己手中有某些文件（但是想當然耳凡夫俗子無法接觸）來自於卡奈克神殿的智者及他們的秘密文獻檔案。玫瑰和十字架標誌則是後來的法老王阿肯那頓<sup>426</sup>所設計的。這些智者中已經有人開始使用莎草紙，布拉曼特說，但請不要問我那人是誰。

在白衣兄弟總會裡，形成了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派，對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無庸置疑，同樣受其影響的還有普林斯頓的諾斯底學派<sup>427</sup>、奧塞羅、蓋亞女神<sup>428</sup>的德魯伊僧侶、所羅門、梭倫<sup>429</sup>、畢達哥拉斯、普羅提諾<sup>430</sup>、艾賽尼派<sup>431</sup>、治療學家、把聖杯帶到歐洲的阿黎瑪特雅人若瑟、阿爾克溫<sup>432</sup>、達戈貝爾特國王<sup>433</sup>、聖托馬斯·阿奎那、培根、莎士比亞、斯賓諾莎、雅各布·伯米<sup>434</sup>、德布西<sup>435</sup>和愛因斯坦。安帕羅在我耳邊低聲說，看來只缺尼祿、康布羅納<sup>436</sup>、傑羅尼莫<sup>437</sup>、龐丘·維拉<sup>438</sup>和巴斯特·基頓<sup>439</sup>了。

至於這個早期玫瑰十字會對基督教世界的影響，布拉曼特提醒那些還沒能理出頭緒來的人說，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這個傳說絕非空穴來風。

白衣兄弟總會的哲人跟在所羅門王時期創立第一個共濟會支部的是同一批人。但丁是玫瑰十字會和共濟會成員（聖托馬斯·阿奎那也一樣），清清楚楚寫在他自己的作品裡。在《神曲》天堂篇第二十四、二十五歌中可以看到玫瑰十字王子、鵜鶘<sup>440</sup>、白衣<sup>441</sup>（跟《默示錄》中長老衣著相同）三重禮，以及共濟會各會所遵奉的三超德（愛德、望德、信德）。而

玫瑰十字會的代表花朵（天堂篇第三十、三十一歌的白玫瑰）亦由羅馬教會明定為聖母的標誌，所以禱文中才會有「神秘玫瑰」一詞。

玫瑰十字會顯然安穩度過了數百年的中世紀時期，不但有成員滲入聖殿騎士團外，而且還有文獻資料足以佐證。布拉曼特提到一個名叫吉塞偉特的人，他在上個世紀末證明了玫瑰十字會為薩克森選帝侯<sup>442</sup>製造了四百公斤的黃金，白紙黑字記載在一六一三年斯特拉斯堡出版的《鍊金術劇場》<sup>443</sup>書中。但很少人注意到威廉·泰爾故事<sup>444</sup>中的聖殿騎士色彩：泰爾用柵寄生枝樞為箭，而柵寄生是雅利安神話的代表植物；他射中的蘋果象徵的是靈量之蛇喚醒的第三隻眼；雅利安人來自印度，而玫瑰十字會的人離開德國後正是前往印度隱居。

布拉曼特說，必須懂得分辨真正的玫瑰十字會，哪些秘密會社是白衣兄弟總會的繼承者，例如他個人有幸代表的古典公認分會，也要懂得辨識那些為了個人利益，不分青紅皂白任意套用玫瑰十字神秘學說的所謂「玫瑰十字團體」。他呼籲在場聽眾絕對不要相信任何自稱為玫瑰十字會的偽玫瑰十字團體。

安帕蘿低聲說每一個玫瑰十字會其實都是偽玫瑰十字團體。

聽眾中有少根筋者站起身來問布拉曼特為何他所屬的團體可以宣稱自己是真的，此舉明顯違背了白衣兄弟總會所有真正成員應該遵守的靜默會規。

布拉曼特站起來說：「我不知道就連這裡也有無神唯物論者招募的打手滲透，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往下說了。」他轉身離開，神色凜然。

那天晚上鄂葉打電話來，詢問我們近況，並告訴我們第二天終於有機會參加一場宗教祭儀。我提議大家當晚找地方喝點東西聊聊，但是安帕蘿已跟朋友約好要去政治討論會，我只好單槍匹馬赴約。

瓦倫廷信徒……已不再遮掩他們所宣揚，因為他們宣揚的正是遮掩……你們若欲尋找良善信念，明確本質，據說要去高處之高尋找。如果測試一絲不苟，模稜兩可更能堅定我們的信念。你們若表現出已然知情……他們會否認一切……他們善於說服，而非教誨。

——特士良，《反駁瓦倫廷》<sup>445</sup>

鄂葉邀我去一個地方，說那裡有一種巴奇達調酒，只有上了一定年紀的人才調得出來。我們從卡門·米蘭達<sup>446</sup>活動中心出發，走沒幾步路，就轉進一個黑漆漆的小店，店裡有幾個原住民在抽雪茄，他們的雪茄跟香腸一樣粗，外頭纏裹著老水手才會的繩結。他們用手指腹抓著繩子，把近乎透明的寬片菸草固定住，再用帶油脂的捲菸草紙包住捲起來。這種雪茄常常需要重新點火，但是抽了這種雪茄之後，沃爾特·雷利爵士<sup>447</sup>才真正明白什麼是菸草。

我跟他描述了那天下午聽演講的事情。

「現在還多了玫瑰十字會？朋友，您的求知慾真強。還是不要聽那些瘋言瘋語比較好，大家都說自己手上握有不容置疑的文件，卻從來沒有人拿出來給別人看過。那個布拉曼特我認識，他住在米蘭，有時候會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宣揚他那套說法。他無害，只是他始

終相信吉塞維特，說《鍊金術劇場》書中記載了諸多玫瑰十字會事蹟。但您如果真去找，在我米蘭的小小書房裡也收藏了一本，他說的事情根本就沒寫在裡頭。」

「所以吉塞偉特是個大騙子。」

「可是常常被引述。就連十九世紀的神秘學家也成了實證主義精神的受害者，因為實證主義認為唯有能夠被證明的，才是真的。您看關於《赫耳墨斯秘文集》的論戰，十五世紀傳入歐洲的時候，皮科·德拉·米蘭多拉<sup>448</sup>、費奇諾<sup>449</sup>和許多其他重要學者都認為自己所見即為真相；他們認定那本書記載了極其古老的智慧，比埃及人還早，比摩西還早，因為後來柏拉圖和耶穌基督都有提到書中陳述的理念。」

「這怎麼能算數？就像布拉曼特說但丁是共濟會成員的論述一樣。如果說《赫耳墨斯秘文集》論述的內容跟柏拉圖和耶穌基督理念相同，表示那本書完成於這兩個人之後吧！」

「您看吧，您也這麼說。這就是現代文獻學的論題，還有許多重要的語言學分析顯示《赫耳墨斯秘文集》成書於西元二、三世紀。難道要說因為卡珊德拉<sup>450</sup>知道特洛伊城將被摧毀，所以她就比荷馬晚出生嗎？以為時間是有方向性的線性發展，由A到B，是現代人的幻覺。時間也可能是從B到A，由果產生因……何謂先來？何謂後至？您身邊那位美麗的安帕羅比她亂七八糟的祖先先來還是後到呢？請容許我這個年齡可以做她父親的人客觀地發表一下意見，安帕羅確實明艷動人。當然是她先來。她是所有促成她之所以為她的那個神秘之源。」

「關於這一點……」

「『這一點』這個概念是錯的。在巴門尼德<sup>451</sup>之後，科學為了確認物從哪裡移動到哪裡，才設置了許多點。其實萬物不動，只有一點，在同一個瞬間所有其他點都從那一點生成。十九世紀和我們這個世紀的神秘學家天真之處，就是以科學謊言為方法證明真為真。其

實不需要以時間邏輯作推論，應該以傳統邏輯推論。長久以來，它們互為表裡，玫瑰十字會那看不見的聖殿不但存在，而且一直都在，無視於歷史洪流，更無視於我們的歷史的洪流。末世啟示的時間不是時鐘上的時間。它的時間建立在『微歷史』的時間之上，是科學觀點的之前或之後完全無關緊要。」

「所以說，所有那些堅持玫瑰十字會永垂不朽的人……」

「都是笨蛋科學家，因為他們想要證實的是大家理應知道，無須論證的東西。」

「那麼，請恕我駑鈍。到底玫瑰十字會存在不存在？」

「存在指的是什麼？」

「我想聽聽看您的說法。」

「白衣兄弟總會，有人稱它為玫瑰十字會，或稱它為不小心體現了高尚騎士精神的聖殿騎士團也行，其實他們是一群賢哲之人，人數不多，是極少數被遴選的子民，為了保護亙古智慧的核心，悠遊於人類歷史中。歷史不是隨機發展的。歷史是世界之主操作的結果，無一例外。可以想見，這些世界之主利用這個秘密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每一次只要有口中說主啊，或玫瑰十字會，或聖殿騎士團，他們都在說謊。秘密必須向他方尋覓。」

「如此說來，這個故事沒完沒了？」

「正是如此。我主睿智。」

「祂到底希望人類知道什麼？」

「知道有一個秘密。如果一切都如眼前所見，活著要幹嘛呢？」

「秘密是什麼？」

「所有宗教到目前為止都說不清楚的事。秘密在他方。」

幻覺有白色、藍色及淡紅色。最後這些幻覺混雜在一起，都是淺色，像白色蠟燭的火苗，你們會看見火花，會感覺全身起雞皮疙瘩，這一切都是宣告事物藉以盡其功之牽引力法則。

——帕皮斯<sup>452</sup>，《馬丁·德·帕斯夸利<sup>453</sup>》，  
巴黎，Chamuel出版社，一八九五年，第九二頁

約好的時間到了，跟之前在薩爾瓦多城那次一樣，鄂葉過來接了我們再一起去。舉行宗教祭儀的營區還滿靠近市中心的，不過里約熱內盧的城市範圍深入山區、擴及海邊，從高處往下看，夜晚點了燈的它宛如一條綴有黑點的光帶。

「別忘了，今天晚上是烏班達教的祭儀，所以附身的不是奧里莎眾神，而是祖靈厄古斯。另外還有厄書，也就是你們之前在巴伊亞州看過的非洲使者之神，以及他的女伴，龐巴·吉拉。厄書是約魯巴人的神祇<sup>454</sup>，是一個喜歡使壞、開玩笑的神靈，不過在美洲印地安神話裡本來就有一個愛胡鬧的神祇。」

「祖靈有誰？」

「有老黑人跟卡博克洛。老黑人是曾經帶領遭放逐百姓的非洲年邁哲人，可以是剛果



國王，也可以是奧古斯都神父……那是奴隸制度進入比較和緩階段的故事，那時候的奴隸不再被當作牲畜看待，漸漸被視為家中朋友或父執長輩。卡博克洛則是印度神靈，是未經汙染的力量，代表原始大自然的純淨。在烏班達教中，非洲奧里莎眾神的身影不大鮮明，已經被天主教聖人同化，不過受天主教影響的只限於奧里莎。會被附身的是靈媒，也就是卡哇洛，他們在舞蹈中會察覺到自己被更高的靈附身，失去意識。他們會一直跳舞，直到那神靈離開，然後就會覺得自己渾身舒坦，神清氣爽，得到了淨化。」

「他們是有福之人。」安帕蘿說。

「有福，沒錯。」鄂葉說。「他們接觸的是大地之母。按照斯賓格勒<sup>455</sup>的說法，這些信徒失了根，被丟入恐怖的大都會熔爐，在危急艱困時刻，商業至上的西方世界重新尋求大地的慰藉。」

我們抵達祭儀現場。那營區外觀彷彿一棟普通建築物，一進去也是先看到一座小花園，不過這個花園比巴伊亞州那個小了許多，我們在貌似倉庫的棚屋門口看到了一尊厄書像，周圍擺滿了贖罪祭禮。

我們準備進去的時候，安帕蘿把我拉到一旁：「我全都搞清楚了。你也聽到了吧？那隻賣弄學問的獏上次談雅利安歷史，現在談西方的沒落，Blut und Boden，血和土，是不折不扣的納粹思想。」

「事情沒有那麼絕對，寶貝，我們現在不在歐洲。」

「多謝你告訴我。什麼白衣兄弟總會！讓你們把你們的主都給吃了。」

「那些人是天主教徒，寶貝，那不一樣。」

「都一樣，你忘記了嗎？畢達哥拉斯、但丁、聖母瑪利亞和共濟會。都存心想欺騙我們。寧當烏班達，絕不要做愛。」

「是妳把兩件事混為一談了。我們去看看嘛，這也是文化現象啊。」  
「文化只有一個：用玫瑰十字會最後成員的腸子把最後一個神父吊死。」

鄂葉頷首表示我們可以進去了。那棟建物外觀簡陋，室內倒是布置得五彩繽紛。那是一個方形大廳，有一區是保留給卡哇拉的跳舞區，底端設有聖壇，聖壇周圍有護欄，聖壇旁就是舞台，舞台上有一般鼓和康加鼓。祭儀區依然空蕩蕩的，護欄外則已經集結了一群人，有信徒，有看熱鬧的，黑白夾雜，其中還有靈媒和靈媒助理康波尼，他們身穿白衣，有的打赤腳，有的則穿了球鞋。立刻吸引我目光的是聖壇：有用彩色羽毛妝點而成的老黑人和卡博克洛，也有若非體型碩大、看起來很像糖衣捏麵人的聖人，包括穿著閃亮盔甲和大紅披風的聖喬治、聖葛斯默和聖達彌盎，以及被劍刺傷的聖母，還有超級逼真到誇張的耶穌基督，他雙臂張開，跟駝背山<sup>456</sup>那尊基督像一樣，只不過這個耶穌基督是彩色的。雖然沒有奧里莎眾神像，但是在旁觀人群中，在甘蔗甜味和熟食的香味中，在因為悶熱和期待盛大祭儀情緒亢奮而散發的汗臭味中，都可以感覺到奧里莎的存在。

聖父<sup>457</sup>現身，他站在聖壇旁，向幾位信徒和賓客打招呼，吐出濃濃的雪茄煙霧當作薰香，賜福給群眾的同時，會請他們喝一杯酒，很像簡易的聖餐禮。我跟我的同伴也屈膝下跪，喝酒，我看著康波尼倒酒的時候發現那酒是杜本內<sup>458</sup>，但我很認真地把它當作長生不老靈藥喝進肚子裡。舞台上的康加鼓已經咚咚隆隆作響，震耳欲聾，教徒正在唱一首歌，祈求厄書和龐巴·吉拉大發慈悲：我崇敬的特郎卡·路厄斯！我心崇敬，我心崇敬！我崇敬的七岔路厄書！我心崇敬，我心崇敬！我崇敬的馬拉波！我崇敬的提利利！我崇敬的厄書！我崇敬的龐巴·吉拉！<sup>459</sup>

聖父帶著香爐開始進行薰香儀式，在極重的印度薰香氣味中，他口中唸著獻給歐夏刺

和聖母的特殊禱文。

康加鼓的節奏加快，卡哇洛紛紛走到聖壇前方來，陸續臣服於咚咚鼓聲的魅惑。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安帕蘿對自己同性的軟弱表現指桑罵槐（「我們天生比較敏感，對吧？」）。

女性靈媒中有幾個是歐洲人。鄂葉指著一名金髮女子，說她是德國心理學家，來參加祭儀很多年了，她不斷努力，始終無法被接受，或被揀選，一切努力都付諸流水，她恐怕永遠不會被附身了吧。她瞪著茫然空洞的眼睛跳舞，鼓聲讓她的和我們的神經緊繃，刺鼻的薰香氣味瀰漫整個大廳，教徒和參觀者都昏沉沉的，我想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應該都覺得反胃作嘔。我在里約熱內盧的森巴舞大遊行中也有過同樣感受，我知道音樂和聲音對招魂的效果，就跟我們星期六晚上在迪斯可舞廳任憑狂熱擺布是一樣的。那個德國女子瞪大著眼睛跳舞，在歇斯底里的四肢扭動中尋找遺忘。漸漸的，其他聖女陷入迷亂，把頭往後仰，像水一樣起伏波動，在遺忘的大海中航漂流，而她依舊直挺挺的，泫然欲泣，慌了手腳，就像一個努力想要達到性高潮的人，很激動，大聲喘氣，但是情緒到不了。她渴望失控，偏偏束縛如影隨形甩都甩不掉，可憐的德國人，完全被大鍵琴所制約。

其他被神靈揀選之人這時候開始放空跳躍，他們眼神遲滯，四肢僵硬，動作越來越機械化，但並非隨性擺盪，而是依隨附身神靈的本性而為：有的動作輕柔，雙手垂在兩側，手心朝下，彷彿在游水；有的則弓著身子，動作緩慢。康波尼上前用白麻布遮蔽，不讓觀眾看到他們被神靈附身的模樣……

有些靈媒身體抖動得很厲害，那些被老黑人附身的發出宏亮的哼姆、哼姆、哼姆呼喝聲，身體往前傾，就像拄著拐杖的老人，下顎突出，貌似兩頰凹陷，口中無牙的樣子。被卡博克洛附身的則會發出勇士的尖叫聲，嘻呀呼！康波尼忙著撐住他們之中無法承受上天贈禮

之重的靈媒。

舞台上繼續擊鼓，鼓聲在漫天煙霧中冉冉升空。我摟著安帕蘿，忽然發現她手心冒汗，身體發抖，嘴唇微開。「我覺得不太舒服，」她說。「我想出去。」

鄂葉發現有異，幫我扶著安帕蘿走到室外。夜晚涼風讓她平靜下來。「我沒事，」她說，「大概吃壞了肚子，還有那些香味，跟悶熱……」

「不，」祭司跟著我們走出來。「她有靈媒體質，是鼓聲讓她起了反應，我看得很清楚。」

「不要亂說！」安帕蘿吼完，隨即用我聽不懂的語言又說了幾句。我看那聖父臉色發白，或應該說發灰，探險小說裡形容黑皮膚的人臉色大變應該就是這樣。

「不要亂說，我反胃是因為我吃了不該吃的東西……拜託你們，讓我在這裡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你們先進去，我一個人就好，我又不是殘障人士。」

我們聽話照做。可是短暫離開後再回來，那香味、鼓聲、每個人身上的汗水，還有汗濁的空氣，就像戒酒很長一段時間的人重新接觸酒精，效果驚人。我伸手拂拭額頭，一名老者遞給我一個阿哥哥鈴，那是一個小小的金色樂器，有點像三角鐵，上頭有鈴鐺，得用一根小棒子敲打。「到舞台上，」他說。「敲一敲，會舒服一點。」

那其實是一種順勢療法。我敲打著阿哥哥鈴，試著跟上鼓的節奏，漸漸融入現場氛圍，藉由參與獲得主導權。我利用腿跟腳的動作發洩緊繃情緒，我撩撥，我鼓動，於是我得以擺脫周遭一切。鄂葉之後應該會對我大談知其所以和莫名所以之間的差別。

靈媒慢慢脫離附身狀態，康波尼將他們帶到旁邊，讓他們坐下來，將雪茄和菸斗送到他們手中。按規定不得攜帶任何物品的信徒紛紛跑去跪在靈媒腳邊，附耳說話，聆聽建言，

接受祝福，信徒告解傾吐，得到抒解。有人會露出恍惚出神狀態，康波尼便好言安撫，把他帶入情緒逐漸平復的人群中。

舞蹈區還有許多渴望被附身的舞者。那名德國女子很不自然地扭動身軀，等待被神靈支配，卻徒勞無功。有些舞者被厄書附身後，露出邪惡、陰險、狡詐表情，動作則變得突兀不協調。

然後我看到了安帕蘿。

我現在知道慈悲不只是慈悲與慈愛的質點。誠如狄歐塔列維記憶所及，也是神聖本性向其無盡邊界擴散的瞬間。是生者對亡者的關照，但應該有人說過那也是亡者對生者的關照。

我敲打著阿哥哥鈴，對大廳內的一切視而不見，努力自持，只聽從音樂的指揮。安帕蘿進來約莫十多分鐘了，顯然她經歷了跟我之前相同的感受。可是沒有人給她阿哥哥鈴，也許是她不要。她聽到心底深處的聲音呼喚，於是褪下了所有防衛。

我看見她突然間衝入舞者之中，很不尋常地頭往後仰，脖子僵直，忘情地用雙手表示願意獻出自己的身體，一副情慾高漲的樣子。「獻給龐巴·吉拉，獻給龐巴·吉拉！」有幾個期待奇蹟的人高聲喊叫，那一晚，龐巴·吉拉這個女魔鬼還未現身：你的天鵝絨斗篷，流蘇是黃金，三叉戟是純銀，你的寶藏如此巨大……龐巴·吉拉的靈魂，快來拿吧呵呵……

我不敢介入。儘管我的女人被地底神靈附身，但我為了能與她靈肉合一，多少加快了手中金屬棒的敲打速度。

康波尼上前去招呼她，為她穿上祭袍，在她結束短暫但激情的附身階段之後攙扶她，陪著全身汗水淋漓、氣喘吁吁的她坐下。安帕蘿拒絕了那些走上前去想從她口中聆聽神諭的人，哭了起來。祭儀即將結束，我跳下舞台跑向她，鄂葉已經陪在她身旁，幫她輕輕按摩太陽穴。

「好丟臉。」安帕蘿說。「我根本不信這些東西，我也不想這麼做，我到底怎麼了？」  
「在所難免，在所難免。」鄂葉輕聲安撫她。

「所以沒有救贖，」安帕蘿哭哭啼啼的。「我根本還是奴隸。你走開！」她氣呼呼地對我說。「我是骯髒的黑女人，快給我一個主人，我需要一個主人！」

「即便是金髮的亞該亞人<sup>460</sup>也在所難免。」鄂葉安慰她。「那是人類天性……」  
安帕蘿說她要去洗手間。祭儀進入尾聲，大廳中央只剩下那名德國女子還在跳舞。她目睹安帕蘿剛才的事情，眼神中帶著羨慕，不肯放棄扭動的身軀多了一絲無奈。

過了十多分鐘後安帕蘿回來，我們已經在向聖父告別，他很高興我們第一次跟亡者世界接觸就獲得成功。

鄂葉開著車，不發一語。夜已深，車開到家門口的時候，他僅僅微微領首向我們道別。安帕蘿說她想一個人上樓。「你去散個步吧，」她跟我說。「等我睡著後再回來，我會吃安眠藥。不好意思，兩位，我說過了，我一定是吃了不該吃的東西。所有那些女子都吃了或喝了不好的東西。我討厭我的國家。晚安。」

鄂葉看出我的不安，提議去科帕瓦納<sup>461</sup>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酒吧坐坐。

我始終沒說話。鄂葉等我開始品嚐我的巴奇達調酒後才打破沉默，化解尷尬。

「種族，或者您要說文化也可以，是我們局部無意識的建構元素。建構另一部分無意

識的元素則是某些原型象徵，無論什麼年代，無論什麼人皆然。今天晚上的氣候、環境讓我們放鬆了警戒，您自己也有所體驗，安帕蘿發現她以為在心中已經銷聲匿跡的奧里莎眾神原來還住在她腹中。請不要誤會我認為這是好事，您聽我說起這個國家在我們周圍蠢蠢欲動的超自然力量語氣敬畏，並不代表我看待附身著魔這件事心存好感。做為秘教教友跟做為神秘主義者是不一樣的。啟發，是以直覺理解理性無法解釋的玄秘奧義，是前後差異極大的一個過程，是心靈和身體的緩慢轉化，讓人練習自我提升，甚至到最後獲得長生不老，不過那是私密的，是秘密，不會顯現於外，是謙卑的，而且神智清醒，帶著疏離。所以世界之主是秘教教友，但不會耽溺於神秘主義。他們認為神秘主義者是奴隸，是超自然力量顯現的場域，可藉此窺探秘密的種種徵兆。秘教教友會鼓勵神秘主義者，像使用電話一樣使用他們，以建立遠距離接觸，就跟化學家使用石蕊試紙一樣，是為了了解某個物質在什麼狀態下會作用。神秘主義者很有用，因為他愛表現，有戲劇效果。秘教教友僅限於和教友相認。教友會控制神秘主義者承受的力量，就這個角度觀之，靈媒被附身和聖女德助撒<sup>462</sup>、十字若望<sup>463</sup>的神魂超拔並無二致。神秘主義是與神接觸的低階形式。受到啟蒙，是長時間心神苦修的結果。神秘主義是一種民主現象，不無煽動性。啟蒙則是高貴之舉。」

「因為關乎心靈，不關乎肉體？」

「可以這麼說。您的安帕蘿嚴加看守著自己的心靈，卻沒有看顧自己的肉體。無神論者比我們更軟弱。」

時間很晚了。鄂葉告訴我他準備離開巴西，把他米蘭的地址留給了我。

我回家的時候，安帕蘿已經睡了。我沒開燈，默默地在她身邊躺下，一夜無眠。我覺得身旁躺了一個陌生人。

第二天早晨，安帕蘿冷冷地告訴我她要去彼得羅波利斯<sup>464</sup>找朋友。我們尷尬告別。她出發時帶了一只帆布包，臂膀下夾著一本厚厚的政治經濟學。

安帕蘿整整兩個月毫無音訊，我也沒找她。之後她寫了一封短信給我，內容含糊其辭，只說她需要一點時間，好好想一想。我沒回信。

我沒有感覺，不覺嫉妒，沒有鄉愁。我覺得空空的，卻又跟一只鉛鍋一樣很乾淨，光亮照人。

我在巴西又待了一年，但隨時準備離開。我沒再見到鄂葉，也未再見到安帕蘿的朋友，我大多數時間都待在沙灘上曬太陽。

我放風箏，在空中翱翔的它們美極了。





貝得路斯、得末伊梅斯、阿杜侖斯、味圖甘因、阿迪訥、費克斯、烏奎卒斯、查地斯、索爾，我即將與你們的靈同在。

——《皮卡特利克斯》，斯隆手稿，一三〇五年，一五二，節<sup>465</sup>

**容器碎裂**<sup>466</sup>。狄歐塔列維常跟我們說伊薩克·盧里亞<sup>467</sup>的這個晚期卡拉思想，質點的工整排列不復存在。他說，創世是主的一次氣息吞吐過程，有點像深呼吸，或是彈手風琴的氣流進出。

「主在吐大氣。」貝爾博下註解。

「你自己試試看無中生有了。一生中只能做一次。主為了吹出世界，像吹玻璃瓶那樣，必須先自體內縮，等吸飽了氣，然後慢慢吹氣釋放出十個質點之光。」

「是氣還是光？」

「主吹氣，便有了光。」

「還多媒體呢。」

「但是得把質點的光收入可以抵擋其光亮容器中。收納王冠、智慧和理解的容器足以抵擋其耀眼光芒，然而自慈悲以降到基礎的低階質點，因為吐氣和光同時釋放，而且力道

過猛，因此收納容器便碎裂了。光之碎片散落在宇宙各處，於是有了劣質品。「狄歐塔列維憂心忡忡地說，容器碎裂是大災難，沒有比墜毀的世界更不宜居住的。宇宙應該自創世之時即有了缺陷，但是就連最睿智的拉比都無法完全解釋清楚。或許主在吸氣然後吐氣那瞬間，原始容器中殘留了幾滴油，有殘留物，或陰影，而主吐氣時連同殘留物一併呼了出來。要不然就是有貝殼，殼<sup>468</sup>，那是最早的殘骸，在某處虎視眈眈等著。

「油嘴滑舌者即殼，」貝爾博說。「是邪惡的傳滿洲博士<sup>469</sup>派出來的特務……然後呢？」

然後，狄歐塔列維很有耐心地解釋道，根據盲者依撒格<sup>470</sup>的觀點，質點亦有惡，因此儘管有嚴謹正義、力量或敬畏，但殼也真實存在。

「它們就在我們之中。」貝爾博說。

「要小心四周。」狄歐塔列維說。

「會跑出來嗎？」

「應該說會縮回去。」狄歐塔列維說。「一切皆由收束內縮的主發出。我們的問題是要實現回歸，與亞當·卡德蒙<sup>471</sup>重新合而為一。然後我們就能以取代質點的形，或稱之為臉，所具備的平衡結構重建一切。靈魂提升，就像一條絲線，能讓虔心之人摸索著從黑暗走向光明。因此，只要重組《摩西五經》的文字，這個世界隨時都能重返自然形態，藉以離開可怖的混沌。」

此時此刻，夜已深沉，我待在寂靜到有違常理的山上所做的正是這件事。前天晚上在潛望鏡中的我，覺得自己依然被那些分泌黏液的貝殼包覆著，我隱約察覺到以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水晶罩做殼的那些看不見的軟體動物，就散布在氣壓計和冬眠中的鐘錶齒輪間。我當時心想，如果說容器碎裂真的發生過，第一道裂痕應該出現在里約熱內盧那晚的宗教祭儀上，直到我返回義大利，容器才真的碎裂。速度很慢，沒有太大的聲音，然後我們所有人都

困在劣質泥淖中，而長滿蛆的生物如無機繁殖般在泥淖中紛紛出現。

我從巴西回來的時候搞不清楚我自己是誰。我即將邁入三十歲。我父親在我這個年紀已經做爸爸了，他不但知道他是誰，也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我離家鄉太遠，那期間義大利發生了好多大事，而我卻活在一個處處充滿不思議的宇宙裡，從義大利傳來的所有事情都被罩上傳奇面紗。離開南半球之前，最後那幾天我坐飛機到亞馬遜熱帶雨林轉了一圈，在福塔雷薩<sup>472</sup>短暫停留的時候，不經意看到一份地方報紙，頭版登了一張我認識的人的照片，那個人在皮拉德喝了好幾年的白酒。標題寫道：「他殺了莫洛」<sup>473</sup>。

等我回到義大利後，自然知道莫洛不是他殺的。那個人如果手中有一把上了膛的槍，會朝自己耳朵開槍以確認槍有沒有故障。只是特勤小組攻入某間公寓的時候他人正好在那裡，而且有人在床底下藏了三把槍和兩箱爆裂物。他那時候其實人在床上，正在翻雲覆雨，因為那張床是小公寓裡唯一的家具。那個一房公寓是六八年學運志同道合的一群倖存者為了滿足肉體需求合租的，要不是有智利樂團Trillinari的海報點綴，真的就是個幽會秘境。其中一個分租人跟某個武裝團體有往來，其他人並不知道自己成為土匪窩的贊助金主。結果大家都被關進牢裡，吃了一年年飯。

義大利最後幾年發生的事，我知道的不多。我離開的時候，義大利正面臨巨大轉變，我在那個算總帳的時候竟然落跑，不由得自責起來。我離開的時候，能從一個人的語氣、說話的方式和他引述的話分辨出他的意識形態。我回來之後，完全搞不清楚誰站在誰那一邊。再也沒有人談革命了，只談慾望，自稱左派的會談尼采和塞利納<sup>474</sup>，右派刊物會為第三世界革命歡呼。

我回到皮拉德，竟覺得自己身處異鄉。撞球檯還在，原先那幾個畫家還在，可是年輕族群大不相同。我聽說幾個老顧客開了先驗冥思學校和簡食長壽餐廳。我問有沒有人開烏班達教營區，沒有，看來是我走得太前面，竟然擁有他人聞所未聞的能力。

為了討好一小群老顧客，皮拉德依然保留了一款老式彈珠台，那種很像是抄襲利希臘斯坦<sup>475</sup>作品、被骨董商大量收購的彈珠台。可是年輕人捧場的是這個彈珠台旁邊的一排機器，閃閃發光的螢幕上有像神風特攻隊的外太空機械鳥列隊飛翔，口中呱呱說著日文的青蛙跳來跳去。皮拉德變成了一個詭異的地方，或許就連到處招募人手的赤軍旅<sup>476</sup>也曾經站在那台星際爭霸戰遊戲機的前面，他們顯然沒辦法玩彈珠台，因為腰間掛著槍不是很方便。

我看著貝爾博對羅倫莎·裴蕾葛里尼目不轉睛的眼神才恍然大悟。我隱約明白貝爾博看清了什麼，我在阿布拉菲亞找到了答案。他沒有提及羅倫莎的名字，但是擺明了說的是她，因為只有她才會那樣玩彈珠台。

## 彈珠台.doc

玩彈珠台不只動手，還得動恥骨。彈珠台的關鍵不在於讓彈珠掉入洞穴前定住不動，也不在於用打擊棒把彈珠大力彈到機台中央，而是得想辦法讓彈珠停留在最上面的彈跳區，那裡發亮的得分點最多，彈完這個彈那個，讓彈珠隨自由意志毫無方向發了瘋似地亂彈一通。要做到這樣，光靠打擊板是不夠的，得讓整個機台微微震動，動作不能太大，不能讓彈珠台察覺到然後當機。所以只能靠恥骨，也就是要靠屁股扭動，讓恥骨擦撞機台，但不會讓你達到高潮。與其說是恥骨，如果髖骨自然擺動，向前出擊的其實是臀肌，但是力道不大，等衝撞到恥骨的時候力道已經得到緩衝，就像順勢療法，當你用溶液調配療劑時，會慢慢加

入水做稀釋，直到溶液被稀釋到幾乎完全消失，也就是療劑的療效最強的時候。所以說，恥骨會傳送一個無限小的波動到機台上，彈珠台在全然放鬆的狀態下接受指令，讓彈珠違反自然定律，違反情性，違反重力，違反動力法則，違反彈珠台設計者要它短命的狡詐巧思，陶醉在律動中，讓遊戲玩到令人難忘的沒完沒了。不過那必須是女性恥骨，這樣在髌骨和機台間才不會有空隙，也不會有勃起組織礙事，只有皮膚神經骨頭，包裹在牛仔褲裡，還有一種昇華的異端渴望，一種蓄意的性冷感，對對手的敏感冷漠以對，有一種擦擦慾望的快感，卻又不讓慾望過於高漲。亞馬遜女戰士應該要讓彈珠台瘋狂，提前享受瘋狂的樂趣，然後將彈珠台棄之不顧。

我想，當貝爾博察覺到羅倫莎·裴蕾葛里尼有可能讓他擁有難以達到的幸福境界時，在那一刻他愛上了她。但我也認為貝爾博因為她，開始意識到自動化世界的情色本質，彈珠機台便是宇宙體的隱喻，而遊戲過程正如同召喚護身符。他中了阿布拉菲亞的毒，或許他已經深入赫耳墨斯計畫的精髓之中。他絕對已經看過了傅科擺。我不知道羅倫莎·裴蕾葛里尼是哪根筋不對，跟他說了傅科擺的事。

我剛開始很難融入皮拉德。慢慢的，有時候我會在陌生人群中看到幾個熟悉的臉龐，找到幾個倖存者，雖然有時候太用力也會看走眼。有的在廣告公司當文案，有人變成稅務專家，有人賣分期付款套書，不過以前賣的是切格瓦拉的書，如今賣的卻是藥草學、佛學和占星學的書。再見到他們，有些人開始口齒不清，有人多了幾根白髮，手上拿的是威士忌，但在我眼中，那一杯彷彿是十年前的新酒，他們慢慢啜飲，半年才喝一口。

「你去哪裡了，怎麼都沒看到你來？」其中一個這麼問我。

「你們現在是誰？」

他看著我，彷彿我離家多年：「我說我是文化局局長，如何？」

我錯過了許多笑話。

我決定胡謔一個工作。這才發現我其實懂滿多東西的，只是這些東西沒什麼關聯，我跑幾趟圖書館，花幾個鐘頭的時間就能把它們串起來。我離開義大利的時候，大家開口閉口談的都是理論，我苦就苦在沒有理論。現在卻只要有概念就成，大家都很好奇，如果不是時新的概念反而更好。在大學也是如此。我重返校園找了一份工作，教室裡很安靜，走廊上的學生跟鬼一樣走路沒有聲音，互相推薦的參考書單都很糟。而我列的參考書單好得沒話說。

有一天，一個應屆畢業生把我誤認為另一位老師（老師跟學生年紀相仿已不是新聞了），問我某堂課談週期性經濟危機的時候說到羅德·錢多斯這個人，不知道他寫了什麼書，我告訴他那是霍夫曼斯塔<sup>477</sup>筆下的人物，並不是經濟學家。

那天晚上我去參加一個老朋友聚會，其中一個朋友在出版社工作。他進去的時候，那家出版社已經停止跟法國合作出版小說，改而出版阿爾巴尼亞政治方面的書籍。我發現原來還有出版社做政治領域的書，不過是從政府當局的角度切入。當然，哲學方面的好書也沒被忽略。古典哲學，我特別強調。

「對了，」他跟我說。「你既然是個哲學家……」

「謝謝，但我不是。」

「可是你對你那個年代的事無所不知。我今天在編輯一本談馬克思主義危機翻譯書的時候，看到有一段話是出自安瑟莫·坎特伯雷。他是誰？我在作家資料庫中沒有找到他的名字。」我跟他說那就是安瑟莫·德歐斯塔<sup>478</sup>，不過英國人都稱他為安瑟莫·坎特伯雷，因為

英國人總是喜歡跟別人不一樣。

我靈光乍現：那就是我要的工作。我決定開一家文化資訊公司。

類似某種知識探員，只不過打探消息的地方不是夜店或三教九流聚集處，而是書店、圖書館、大學校園的走廊。然後我只要待在我的辦公室裡，把腳蹠在桌上，手裡拿著紙杯，紙杯裡是轉角藥房用塑膠袋裝著交給他的威士忌。有人打電話進來說：「我在翻譯一本書，遇到了一個，嗯，不只一個，莫托卡勒敏。我查不出來那是什麼。」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但不重要，你要求對方給你兩天時間。你去圖書館查館藏目錄，請問問處的某個傢伙抽根菸，得到一點線索，晚上請某個研究伊斯蘭教的助理去酒吧，請他喝一杯啤酒，或兩杯，讓他放鬆，把你需要知道的資訊告訴你，不費吹灰之力。然後你打電話給顧客：「是這樣的，莫托卡勒敏是伊本·西那<sup>479</sup>那個年代的伊斯蘭教激進派神學家，他們認為世界是，怎麼說呢，原本是一群偶有的微塵粒子，因為神的意志才在須臾瞬間凝結成形。只要神一個心不在焉，宇宙就會崩塌碎裂。其實就是無意義的微塵粒子無秩序狀態。這樣夠了嗎？我花了三天時間，接下來的工作就交給您了。」

我運氣很好，在郊區找到一棟老房子，有兩個房間和一個大廚房。老房子原本應該是工廠，設一長廊通往辦公室。所有重新隔間的公寓都面向長廊，我左右鄰居分別是房屋仲介公司和動物標本工作室（A. 薩隆動物標本工作室）。這裡很像是一三〇年代美國的摩天大樓，只要把門換成玻璃的，我就更覺得自己像菲力普·馬羅了。

我在第二個房間擺了一張沙發床，大門進來的第一個房間當作辦公室。辦公室兩個書架上是我陸續購買的地圖集、百科全書和各種大部頭書。剛開始我不得不昧著良心替一些走投無路的學生代筆寫畢業論文，其實不難，只要把其他人十幾年前發表的舊論文拿來抄一抄就可以了。後來出版社的朋友會把外文手稿或書籍交給我審閱，全都是很不容易看的，酬勞



微薄。

但我累積了經驗，吸收了新觀念，不管拿到什麼資料都一律保留，製成目錄。我沒想過用電腦整理目錄（當時電腦剛剛上市，貝爾博是走在時代尖端的人），全靠手工，不過我自創了一個記憶體，是用紙張做成證件大小的卡片，康德……星雲說<sup>480</sup>……拉普拉斯<sup>481</sup>，康德……柯尼斯堡<sup>482</sup>……柯尼斯堡七橋問題<sup>483</sup>……拓撲學<sup>484</sup>定理……有點像要求你用五個詞完成從香腸到柏拉圖的聯想遊戲，香腸—豬—鬃毛—畫筆—矯飾主義—思想—柏拉圖。就連最不知所云的手稿，我也能賺到二十張小卡片充實我的連環鍵資料庫。我的標準很嚴苛，我想應該跟情報單位遵循的標準相同：所有資訊都同等重要，必須將所有資訊建檔，然後找出其關聯性。關聯性一定有，只要你找得夠認真。

這個工作我做了兩年，我對我自己的表現很滿意，也玩得很開心。同時，我遇見了莉亞。

讓問我名字的人知道，

我是莉亞，煩勞織織玉手

為我採擷鮮花，編織花環

——《神曲》煉獄篇，第二十七歌，一〇〇～一〇二

莉亞。此刻我好想見到她，但我很可能再也看不到她，那就糟了。我巴不得她人在這裡，在我重建廢墟的時候握著我的手。因為她這麼跟我說過。可是她不能被這件事捲進來，她跟小孩都不能。我希望他們延後回來，等事情結束後再回來。事情一定會結束的。

那是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米蘭人陸續離城出發去度假，圖書館閱覽室幾乎空無一人。

「不好意思，這第一〇九冊是我要用的書。」

「那妳幹嘛留在書架上？」

「我剛才回桌上去查筆記。」

「這不是個好藉口。」

她任性地帶書坐回書桌旁。我坐到她對面去，想看清楚她的臉。

「這不是點字書，妳怎麼看得到？」我問她。

她抬起頭，其實我真的看不出她到底用臉還是後腦勺對著我。「什麼？」她原本不明所以，等反應過來後說：「喔，不會遮到，我看得見。」說這話的時候，她撥開了劉海，露出一雙碧眼。

「妳的眼睛是綠色的。」我對她說。

「應該是吧。不好嗎？」

「怎麼可能。求之不得。」

我們是這樣開始的。「多吃一點，你瘦得跟釘子一樣。」晚餐時候她這麼跟我說。直到午夜，我們還坐在皮拉德附近的希臘餐廳裡，立在酒瓶口的蠟燭幾乎完全融化殆盡，我們言無不盡。我們做的工作很相似，她負責校閱百科全書的詞條。

我老覺得有件什麼事還沒跟她說。十二點三十，她撥開劉海，想看看我仔細一點，我伸出食指對著她，舉起大拇指，然後說：「呼。」

「好妙，」她說。「我也是。」

於是我們變成了連體嬰。從那天晚上起，我是她的呼。

我們沒辦法找另外找一間房子，所以我在她那裡過夜，她也常來我辦公室，或四處狩獵，因為她循線追蹤的本領比我厲害，常激發我產生許多難能可貴的聯想。

「我看我們玫瑰十字會的卡片匣還很空。」她跟我說。

「我得找時間慢慢整理，我在巴西做了一些筆記……」

「喔，那我們來跟葉慈<sup>485</sup>腦力激盪一下。」

「跟葉慈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啊。我看到這裡寫說他加入了一個玫瑰十字分會，叫做晨星會<sup>486</sup>。」  
「要是沒有妳，我該怎麼辦啊？」

我又開始出入皮拉德了，因為那裡是我的金融交易中心，很容易找到客戶。

一天晚上我看到了貝爾博（前幾年他應該很少來，遇見羅倫莎·裴蕾葛里尼之後才又回來報到）。他沒變，或許多了些白髮，略顯清瘦，但變化不大。

那次相遇我們態度輕鬆，沒有太過虛張聲勢。回憶舊時光插科打諢了一下，對我們曾經成為共犯的那件事及後續插曲點到為止。德·安傑利斯警官沒再出現，八成結案了。

我告訴貝爾博我在做什麼，他看來滿感興趣的。「說起來那也是我應做的工作，文化界的山姆·史培德，收費二十美元一天，外加工作支出。」

「只是都沒有神秘美女來找我，也沒有人來找我談馬爾他之鷹。」我說。

「將來的事很難說。您喜歡嗎？」

「我喜歡嗎？」我反問他，然後引用了一句台詞：「那是我唯一擅長的事。」

「那就好。」他說。

我們後來又碰到幾次，我告訴他我在巴西的一些經歷，但我發現他老是心不在焉，更甚於以往。羅倫莎·裴蕾葛里尼如果不在，他就盯著大門看，她在的時候，他的目光追隨她的一舉一動，神經兮兮地在皮拉德穿梭。一天晚上，皮拉德快打烊了，貝爾博看著遠方對我說：「是這樣的，我們有可能需要您的協助，不是單次諮詢。您可能一個星期撥幾個下午的時間給我們嗎？」

「可以安排看看。是什麼事？」

「有一家鋼鐵冶金公司委託我們出一本談金屬的書。其實主要是圖片，走大眾路線，

但是不能馬虎。您知道那類書吧，談人類歷史上的金屬，從鐵器時代到太空船合金。我們需要有人跑圖書館跟資料室去找跟冶金，或是避雷針之類的美麗圖片、古泥金彩飾畫或十九世紀書籍裡的版畫。」

「沒問題，我明天去出版社找您。」

羅倫莎·裴蕾葛里尼走過來問他：「你可以送我回家嗎？」

「今天晚上怎麼輪到我了？」貝爾博問。

「因為你是我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貝爾博臉紅了，他居然會臉紅。眼睛完全不敢看她：「這裡有證人。」然後對我說：「我是她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她是羅倫莎。」

「嗨。」

「嗨。」

貝爾博站起身，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

「這有什麼關係？」羅倫莎說。「我是要你開車送我回家。」

「呵，」貝爾博說。「不好意思，卡索朋，我得為這位不知道屬於誰的真命天女當計程車司機去了。」

「笨蛋。」她嬌嗔完，在貝爾博臉上親了一下。

請容我對我實質幽暗的未來或此刻憂鬱的讀者提出建議：請勿像大多數憂鬱症患者那樣做自我解讀，剖析自己的症狀或預後情況，以避免受到干擾……最後得到的弊大過於利。

——羅伯特·波頓，《憂鬱的剖析》<sup>487</sup>，牛津，一五二一年，前言

顯然貝爾博跟羅倫莎·裴蕾葛里尼之間有某種牽絆，但我不知道程度多深，也不知道是從何時開始。就連阿布拉菲亞裡頭的檔案也無法讓我重建事情始末。

舉例來說，紀錄跟華格納博士共進晚餐的那個檔案沒有日期。貝爾博是在我離開前認識華格納博士的，在我開始跟葛哈蒙出版社合作之初，他們仍保持聯繫，因此我也有機會親近華格納博士。總之，那頓晚餐有可能是在我現在想起來的那天晚上之前或之後。如果是在之前，我就能理解貝爾博的窘迫，和他的滿心不甘願。

華格納博士是在巴黎執業多年的奧地利人，如果有人想要炫耀一下他熟知法國習俗的話，也可以把華格納的名字唸成「華格涅」。十年來華格納博士定期接受六八年後隨即成立的兩個革命團體邀請造訪米蘭。這兩個團體搶人，可想而知各自提出了跟華格納博士的論述互補的觀點。至於華格納博士身為名人，為什麼會接受非官方組織贊助，我始終搞不懂。華

格納的理論，可以這麼說，並沒有特定色彩，他如果願意的話，大可以接受大學、大學附屬醫院和其他學術單位的邀約。我想他之所以答應這兩個團體的邀請，是因為他本質上信奉伊比鳩盧主義，希望得到王室等級的待遇。

只有民間單位才能傾全力募集資金，這對華格納博士而言意味著飛機頭等艙和高級飯店，外加以他看診費用計算的研討會和論壇演講費。

至於那兩個團體如何以華格納博士的理論為本，發展各自的理論觀念，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不過那幾年，華格納的精神分析看起來十分解構，很不正規，是縱慾的，非笛卡兒的，對革命行動的理論頗有啟發。

不過那對勞工而言很難消化，或許因為如此，那兩個團體後來被迫在勞工和華格納之間二選一，而他們選擇了華格納，精雕細琢出一套理論，說新的革命主軸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脫序者。

「與其讓無產階級脫序，不如讓脫序者無產階級化，那樣事情比較簡單，因為華格納的價格不菲。」有一天貝爾博這麼跟我說。華格納的革命是歷史上最昂貴的革命。

葛哈蒙出版社接受一間心理研究機構委託，把華格納比較不為人知的論文翻譯集結出版，那些論文比較偏技術層面，市面上已經找不到了，所以他的死忠信徒殷殷期盼。那次華格納來米蘭是為了新書發表會，貝爾博跟他的關係便是這樣開始的。

是誰，在那個灰撲撲的早晨

那次爭論我對他提出了反對意見。那邪惡老者肯定被激怒了，但是沒有表現出來，回答時一副要想色誘我的樣子。

他就像夏呂斯男爵對待丘比安<sup>488</sup>那樣，是蜜蜂見著了花。天才無法忍受有人不愛他，必須立刻讓那個不認同他的人心悅誠服，然後愛上他。他成功了，我愛上他了。

但他大概始終無法原諒我，因為我們意見分歧那晚，他給了我致命的一擊而不自知，那是本能反應。他在不自知的情況下企圖誘惑我，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決定懲罰我。他即便違背醫生倫理，也要幫我做免費的精神分析。無意識要傷人的時候連自己的保鏢都照砍不誤。

這是《九三年》<sup>489</sup>書中朗特納克侯爵的故事。載滿旺代軍的大船在暴風雨中遙望布列塔尼海岸，突然間有一尊固定在木板上的大砲鬆脫，而船身正在左右搖晃上下顛簸，龐然大砲從這一邊被甩到那一邊，隨時有可能從左舷或右舷破船墜海。一名砲手（唉，就是因為他的疏忽，理應安裝穩當的大砲才會出此差錯）勇氣可嘉，手中拿著一條鐵鍊就衝向大砲，差點被大砲輾斃，但是他成功擋住了大砲，用鐵鍊拴住，拉回原本位置，拯救了那艘船和所有人



員的性命，也確保任務照常進行。教人聞之喪膽的朗特納克侯爵煞有其事地叫大家在甲板上列隊集合，他盛讚砲手大無畏的精神，從自己胸前拿下一枚高階勳章，幫砲手別上，擁抱他，全體船員歡呼長嘯。

緊接著朗特納克語氣堅定地提醒剛才受勳的砲手，必須為這次意外負責，下令將他槍斃。

了不起的朗特納克，正直、公正不阿，而且自有定見！華格納博士也是如此對我，他待我如友，又用真相致我於死。

致我於死的是他讓我明白我真正要的是什麼

並且讓我明白，我恐懼的是什麼

那是從夜店開始的故事。需要戀愛。

有些事情你能感覺到，你之所以戀愛不是因為你戀愛了，你之所以戀愛是因為那段時間你強烈需要戀愛。當你感覺渴望戀愛的時候必須當心自己去的地方，那就像喝下了迷魂藥一樣，那種讓你愛上見到的第一個活物的迷魂藥，而那個活物很可能是一隻鴨嘴獸。

我為什麼正好在那段時間覺得需要戀愛呢？是因為我剛戒酒嗎？戒酒跟肝臟和心臟都有關，而新戀情是可以重新開始喝酒的好理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去夜店。感覺不錯。

夜店營業時間短，而且很低調。讓你心情愉悅地期待一整天，直到你站在皮革大門的陰影下。傍晚六點，沒有半個人，那些亂七八糟的客人要到晚上才會跟鋼琴師一起來。選一

間介在咖啡館和夜店之間的美式酒吧，傍晚時分空無一人，你要叫三次服務生才來，而他也已經準備好另一杯馬丁尼。

必須要馬丁尼，威士忌不行，要馬丁尼。馬丁尼是透明的，你舉杯，就能看到橄欖後面的她。透過馬丁尼雞尾酒那小小的三角高腳杯看著心愛的人，和透過琴酒馬丁尼的寬口岩石杯看著她在透明冰塊間扭曲變形是不一樣的，如果兩個人的額頭貼著冰涼的岩石杯相互靠近，讓額頭和額頭之間夾著兩個酒杯，效果會加乘。不過高腳杯就沒有辦法這麼做了。

夜店時光苦短。然後你必須等到第二天日落。而且沒有任何擔保。

愛泡夜店的人，不需要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女子。有人會借給你。

他這個人。讓她覺得很自由，因為他總是四處旅行。他看起來度量很大：我甚至可以半夜打電話去，他在，但是你不在，他回答說你在外頭，既然有人打電話來，順便問問你會不會碰巧知道她在哪裡？那是唯一表現出嫉妒的時候。但我還是用那個方法把齊伽莉亞從吹薩克斯風的傢伙身邊搶走了。是愛，或是像亙古不變復仇計畫中的祭司那樣自以為是愛。

遇到桑德拉事情比較複雜：那一次她發覺我過於投入那個故事，兩個人的生活變得很快。我們應該分手嗎？那就分手吧。不，等等，我們再談一談。不，這樣是走不下去的。總而言之，問題出在桑德拉身上。

當你混夜店的時候，感情出問題的關鍵不是你跟誰在一起，而是你跟誰分手。

跟華格納博士共進晚餐也是那時候的事。在研討會上，他才剛回答了一個找麻煩的提問者關於心理分析的定義：「心理分析？不過是男人跟女人之間的事……各位親愛的朋友……就是狗跟棒子。」

餐桌上大家談到伴侶關係，談到離婚就像是定律的假象。因為關係到我個人困擾，所以我也積極參與討論。我們自願自地理首於鬥嘴辯證，華格納不發一語，忘了他還欠我們一句神諭。然後他一副沉思表情

一副不在意的樣子

一臉漠然憂鬱的神情

彷彿不經意打斷我們的話題他說（我努力回想他是怎麼說的，其實他的話深印在我腦海，根本忘不掉）：「我執業至今，從來沒有遇到過病人因為自己離婚變得神經兮兮的。會引發不適的原因，都是別人離婚。」

華格納博士說話的時候，總是強調別人。而我整個人像被角蝱咬到一樣抖了一下

子爵像被角蝱咬到一樣抖了一下

滿額頭冷汗

男爵看著著細長蘇俄香菸裊裊螺旋煙霧後方的他

「您的意思是，」我問他。「陷入焦慮恐慌不是因為跟自己的另一半離婚，而是因為他人離婚導致仍在婚姻關係中的某一方恐慌？」

華格納看著我的表情，像是第一次遇到精神病患的普通百姓，一臉茫然困惑。他問我，我到底想說什麼。

事實上，不管我想說的是什麼，我都沒說清楚。我決定把我的論述說得具體一點，從桌上拿起一支湯匙，放在叉子旁邊：「這個是我，我是湯匙，跟她，叉子結婚。這裡還有另外一對，她是刀，嫁給了牛排刀，或是麥基·麥塞<sup>490</sup>也無所謂。現在呢，湯匙我覺得很難受，因為我必須放棄我的叉子，可是我並不想這麼做，因為我雖然愛刀子，但是我覺得她可以繼續跟她的牛排刀在一起。問題是，華格納博士，請您告訴我，我之所以難受是因為刀子沒有離開牛排刀，是這樣嗎？」

華格納對著另一個賓客說，他從來沒說這樣的話。

「呃，您沒說過？您明明說您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人會因為自己離婚而神經兮兮，那都是別人離婚造成的。」

「有可能，我不記得了。」華格納一臉無奈表情。

「如果您說過，意思難道不是我理解的那樣？」

華格納沉默半晌。

其他賓客連咀嚼動作都停了下來，等待他回應。華格納示意侍者倒酒，盯著逆光的葡萄酒看，最後終於開口。

「您若如此理解，是因為你樂於如此理解。」

之後他轉頭看向另一邊，說他覺得好熱，還聽著歌劇詠嘆調的旋律揮舞餅乾棒，彷彿在指揮遠方的管弦樂隊，然後打了一個呵欠，專注研究一塊奶油蛋糕，等他二度陷入沉默結束後，就請人送他回飯店。

其他人瞪著我看，好像怪我搞砸了一場研討會，以至於沒有人做結語。

事實上，我聽到的正是事實。

我打電話給妳。妳在家，跟那個人在家。我一夜無眠。一切都清楚了：我受不了妳跟他在一起。跟桑德拉無關。接下來六個月是悲劇一場，我纏著妳不放，亦步亦趨，埋伏在妳的四周，不斷告訴妳我要妳完全屬於我，對妳洗腦說妳其實討厭那個人。妳開始跟那個人爭吵，那個人開始緊迫盯人，他吃醋，他晚上不出門，他旅行的時候一天打兩次電話回家，三更半夜也不例外。一天晚上他甩了妳一個耳光。妳找我借錢因為妳要逃，我把戶頭裡僅有的一點錢都給了妳。妳離開安樂窩，跟幾個朋友去了山上，沒有留下地址。那個人絕望地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知道妳在哪裡，我不知道，聽起來很像我在說謊，因為妳跟他說妳是為了我才跟他分手的。

妳回來的時候，神清氣爽地告訴我妳寫了一封訣別信給他。然後妳問我，我跟桑德拉會怎樣，可是妳沒給我時間結巴緊張，就跟我說妳認識了一個人，那人臉上有一道疤，還有一間很吉普賽風格的公寓。妳會跟他在一起。

「你不愛我了？」

「正好相反，你是我的真命天子，可是發生了那麼多事，我需要這個經驗。別孩子氣，試著為我想，畢竟我是為了你離開我丈夫的，總要給大家一點時間。」

「一點時間？妳現在是在跟我說妳要跟別人走欸。」

「你是讀書人，又是左派，不要學黑手黨那一套。再見。」

這一切都要感謝華格納博士。

任何人一思索四件事，就恨不得未曾出生：思上，思下，思前，思後。

——《塔木德》<sup>491</sup>，〈宴祭篇〉，二·一

我到葛哈蒙出版社去的那天早晨，他們正好在組裝阿布拉菲亞。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為了上主之名爭論不休，古德仁看著他們把那個令人不安的玩意兒放在一堆堆滿是灰塵的手稿中，一臉狐疑。

「卡索朋，請坐，這就是我們那本金屬史的計畫案。」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貝爾博讓我看那本書的目錄、各章初稿及排版示意圖。我看完內文後要負責尋找圖片。我提到幾間米蘭當地我認為館藏頗豐富的圖書館。

「不夠。」貝爾博說。「還得去其他地方找。例如慕尼黑的科學博物館有很棒的圖片資料庫。還有巴黎的國立工藝博物館。如果有時間，我也想回去看看。」

「很美嗎？」

「教人膽寒。機械大軍在歌德式教堂裡耀武揚威……」他頓了一下，伸手整理桌上的文件。然後刻意輕描淡寫地說：「那裡有那個鐘擺。」

「什麼鐘擺？」

「那個鐘擺啊，名叫傅科擺。」

他跟我解釋那個鐘擺是怎麼回事，就像我星期六看到的那樣，或許我星期六看到的之所以是那樣，是因為貝爾博已經幫我做好了視覺準備。當時我沒有太大反應。貝爾博看著我，彷彿他眼前的我站在西斯汀教堂前面開口問：「就這樣？」

「或許是教堂氛圍使然，但我向您保證現場看到的感受非常強烈。想到世界都在轉動，而那鐘擺上方是宇宙中唯一靜止的一點……對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那是重新認識主的方法，而且就算沒有信仰也不成問題，因為那是無極。您知道嗎，我這一輩的人從早到晚都活在遺憾中，看到那一幕確實讓人感到寬慰。」

「我們這一輩的遺憾比較多吧。」

「這個說法太自以為是。不，你們的遺憾僅為期一季，你們才唱完法國大革命之歌卡馬紐拉，之後就出現在反革命的旺代之亂戰場上<sup>492</sup>。遺憾轉眼即逝。對我們而言可不一樣。先是法西斯，雖然當時我們年紀小，有點歷險小說的味道，但流芳百世的不朽命運是一個指望。接下來的指望是對德抗戰，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只在外圍觀戰的人，如同見證了新芽萌發的儀式，重返春天，至於是春、秋分，或是夏、冬至，我老是搞混……再接下來的指望，對某些人而言是天主，對某些人而言是勞工階級，當然也有人認為兩者皆是。對一個知識分子而言，想到有英姿煥發、健康強壯的勞工階級願意為重整世界奮不顧身，是很動人的。後來，你們這一代也看到了，勞工雖然依舊在，但是階級不見了，大概是在匈牙利被消弭於無形的。然後你們這一代來了。或許對您來說很自然，很歡樂。對我們這一輩來說則不然，那是算總帳，有內疚，有悔恨，有重生。你們帶來了我們所沒有的熱忱、勇氣、自省。對當時三十五歲或四十歲的我們來說，見到了希望，雖然自慚形穢，但是充滿希望。我們必須向你們看齊，即便一切得從頭開始。我們不再戴領帶，把風衣丟了改買二手愛斯基摩外套，有人



辭去工作不再為僱主服務……」

他點了一根菸，假裝他的憤憤不平是演出來的，以掩飾剛才的情不自禁。

「你們什麼都輕易讓步。我們呢，我們懷著悔罪心情到阿德亞提涅殉難義士塚<sup>493</sup>朝聖，拒絕為可口可樂發想任何廣告標語，因為我們反法西斯。我們甘為幾文錢為葛哈蒙效力，因為至少書是民主的。而你們現在為了沒能把資產階級吊死而心生報復，所以賣錄影帶和粉絲雜誌給他們，用禪和摩托車保養使他們愚昧。你們用募捐名義把你們的毛澤東思想手冊塞給他們，再用這些錢去買鞭炮慶祝新創意的誕生，而且毫無羞愧之意。但我們一輩子都在羞愧中度日。你們欺騙我們，你們根本就不代表純真，你們只是年輕時好發的青春痘。你們讓我們覺得自己很可悲只是因為我們沒有勇氣抬起頭面對玻利維亞的國家憲兵，而你們卻從背後對那些走在林蔭大道上的倒楣鬼開槍。十年前我們說謊是為了把你們從牢裡拉出來，而你們說謊卻是為了把你們的朋友送進牢獄之中。這就是我喜歡這台機器的原因。」他指著那台電腦說。「她很笨，她什麼都不信，也不會說服我相信什麼，她只會做我叫她做的事。我很笨，她，要說是他也可以，跟我一樣笨。我們之間的關係是真誠的。」

「我……」

「您是無辜的，卡索朋。您選擇落跑而不是留下來丟石頭，您選擇從大學畢業而不是朝人開槍。但是幾年前我還是覺得被您勒索訛詐了。別誤會，無關個人，是世代交替。直到我去年見到鐘擺，明白了一切。」

「就這樣？」

「差不多。卡索朋，您要知道，那鐘擺也是一個假預言。您看著它，以為那是宇宙中唯一靜止不動的點，但您若把它從國立工藝博物館的天花板上拿下來，改吊在隨便一個什麼破地方，鐘擺照常運作。世界上還有其他鐘擺，一個在紐約的聯合國大廈裡，另一個在舊金

山的科學博物館裡，不知道還有多少個這樣的鐘擺。不管傅科擺在哪裡，它一律不動，是它腳下的地球在動。只要把那鐘擺吊上去，世界上每一點都是靜止不動的一點。」

「所以主無所不在？」

「就某方面來說，確實如此。所以傅科擺讓我心神不寧。它允諾我無盡，卻又讓我負責決定我要它在哪裡。所以光在傅科擺現在所在的地方仰望它是不夠的，需要重新作決定，尋找更好的點。可是……」

「可是？」

「可是……卡索朋，您該不會把我說的話當真吧？不會的，我想這點我可以放心，我們是從來不把事情當真的人……可是，我剛才說，讓人詫異的是有人一生中在許多地方吊起那個鐘擺都無法運作，唯獨在那裡，在國立工藝博物館就能運作正常……會不會宇宙中有些點是與眾不同的呢？那麼，這個房間的天花板上呢？不可能，沒有人會相信。這裡沒有那種氛圍。我不知道，或許我們永遠都在尋找那個正確的點，或許它離我們很近，只是我們沒能認出它來，或許要信其為真才能認出來……算了，我們還是去見葛哈蒙先生吧。」

「去把鐘擺吊起來？」

「哈，夠傻。我們要去做的事很嚴肅。為了付酬勞給您，我需要我的老闆看看您、摸摸您、聞聞您，然後說他同意沒問題。來吧，給老闆摸一下，摸一下治百病。」

秘密大師，完美大師，求知大師，建築主事，九人大師，所羅門皇家拱門騎士或九拱大師，崇高石匠，東方騎士或長劍騎士，耶路撒冷王子，東方及西方騎士，玫瑰十字騎士王子，鷹與鵜鶘騎士，大司教或新耶路撒冷最高司教，全會所總宗師，普魯士騎士及諾亞族長，王者之斧騎士或黎巴嫩王子，神龕王子，青銅巨蟒騎士，惻隱王子或恩寵王子，聖殿騎士團團長，太陽騎士或信徒王子，聖安德魯騎士或光之大師，凱道西騎士，以及白鷹與黑鷹騎士。

——古典公認蘇格蘭禮儀高等階級名稱

我們走到走廊盡頭，爬了三階樓梯，穿過一道毛玻璃門，進入另一個宇宙。若說我先前看到的出版社是黑漆漆的、積滿灰塵的、破破爛爛的，這裡簡直像飛機場的貴賓室。音樂輕柔，牆壁是粉藍色的，這個等候室很舒服，家具都是名家設計，牆上掛滿了照片，照片裡長得像下議員的男士們都在對那些長得像上議員的男士們邀功。那裡很像牙醫診所，小桌上隨意擺放了幾本雜誌，都是用光面紙印刷的：《文學妙語》、《詩情畫意煉丹爐》、《玫瑰與刺》、《長靴島詩人》、《自由詩》。我從沒在市面上看過這幾本雜誌，後來才知道原因，那些雜誌只在馬努茲歐出版社的顧客之間流通。

我本以為那是葛哈蒙出版社主管辦公室，隨即發現那個地方其實是另外一家出版社的辦公室。葛哈蒙出版社大廳有一方小櫥窗，暗暗的，濛濛的，陳列最新出版品，不過葛哈蒙出的書很樸實，書頁尚未裁切，灰黃色的封面很素雅，讓人聯想到法國的大學叢書，不用幾年書頁就會發黃，教人誤以為為出版時日久遠，儘管有時候作者明明很年輕。這裡則有另一個小櫥窗，內附照明，陳列的是馬努茲歐出版社的書，其中幾本翻開展現流暢文筆，白色封面，很輕盈，外覆透明塑膠膜，極為雅致，紙張是一種米紙，字體清晰簡潔。

葛哈蒙出版社的叢書系列名稱都很嚴肅，例如人類研究叢書，或哲學叢書。

馬努茲歐出版社的叢書名稱則細膩詩意：未摘的花（詩）、未知大地（敘事類）、夾竹桃時刻（會在這個系列出版的書名，多類似《少女病榻日記》）、復活島（應該是各類雜文）、新亞特蘭提斯（這個系列最新出版品是《解放的柯尼斯堡》——所有未來形而上學皆為先驗體系和現象本體科學之一體兩面緒論）。每一本書的封面上都有馬努茲歐出版社標誌，那是一隻站在棕櫚樹下的鸚鵡，還有一句格言「我擁有我所給予的」。

貝爾博約略簡短說明：葛哈蒙先生擁有兩家出版社。說完了。接下來那幾天我才明白葛哈蒙出版社和馬努茲歐出版社之間的通道是不公開的秘密通道。馬努茲歐出版社的大門面向瓜蒂侯爵路，相較於葛哈蒙出版社所在的辛切羅·雷納托路流膿生瘡，瓜蒂侯爵路上的建物立面乾乾淨淨，人行道寬敞，各大樓入口都有鋁製電梯。沒有人會想到辛切羅·雷納托路上的一棟老房子竟然走三階樓梯就進入瓜蒂侯爵路上的另一棟建物，要得到相關批准，葛哈蒙先生一定費盡了心思，我想他應該請託了旗下某位任職於土木工程司的作者出面打點。

葛拉茲雅太太立刻上前接待，她溫柔端莊，名牌絲巾搭配跟牆壁同色的套裝，笑容可掬地帶我們到一間掛著世界地圖的房間去。

房間不大，卻讓人覺得宛如置身威尼斯宮大廳，入口有一個地球儀，葛哈蒙先生的桃花木辦公桌在底端，有一種拿反了望遠鏡看出去遙不可及的感覺。葛哈蒙先生示意我們靠近時，我竟有些卻步。稍後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助騎士出現在辦公室門口，葛哈蒙先生迎上前去歡迎他，這個禮貌動作不僅顯露出他的親和力，也會讓訪客先看到他走過整間辦公室，等到他挽著訪客的手臂走回去時，辦公室的空間便神奇地增長了一倍。

葛哈蒙讓我們坐在他辦公桌前面，他開門見山，語氣熱絡：「貝爾博博士一直跟我稱讚您，卡索朋博士。我們求才若渴，不過您想必了解，這不是一份正式工作，因為我們難以負荷。但是您的辛苦和付出一定會得到恰當的回報，希望您認同我說的，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一種使命。」

他依照假設的工作總時數說了一個數字，當時我覺得很合理。

「太好了，親愛的卡索朋。」我一變成出版社員工，他就省略了我的頭銜。「這本金屬史的書一定會很精采，容我多說一句，也要非常精美。不僅大眾都能看懂，而且還很專業。要能切中讀者的天馬行空，但不能脫離科學。我舉個例子。我看到初稿裡提到一個球，叫做馬德堡球<sup>494</sup>，是把兩個半球合在一起後，將中間的空氣抽掉變成真空，然後讓兩組諾曼第駿馬各拉一個半球，卻無論如何都拉不開。這就是科學實證。可是您得在其他那些不那麼有趣的資料中把這個案例找出來。一旦找出來後，就要把圖片找出來，不管是壁畫或油畫都行，必須是當年的，然後我們就做彩色全版。」

「我知道。」我說。「的確有這麼一幅版畫。」

「是吧？太棒了。就做全版彩色。」

「可是版畫是黑白的。」我說。

「是嗎？非常好，那就做黑白的。準確這種事不容出錯。那就用金色做底，必須要讓

讀者眼睛為之一亮，要讓他們覺得自己身歷其境，實驗進行的那一天，他們就在現場，懂嗎？要科學，要寫實，也要有熱情。要用科學抓住讀者的心。所以要加入戲劇性，要高潮迭起，要描述居禮夫人晚上踏入家門，在黑暗中看見一道螢光，心想天啊該不會是……<sup>49</sup> 格爾康達鑽石<sup>49</sup>還是燃素吧，管它叫什麼鬼的，隨便都可以。總之，居禮夫人就這樣發明了X光。高潮迭起吧，而且不偏離事實。」

「X光跟金屬有什麼關係？」我問他。

「輻射不也是金屬嗎？」

「我想應該是。」

「所以嘍，從金屬角度切入，可以一探整個知識世界的奧秘。我們先前決定書名叫什麼，貝爾博？」

「我們想了一個還滿嚴肅的書名，《金屬與物質文化》。」

「嚴肅是應該的。不過可以多點吸引力，看似平淡卻又包羅萬象，例如……《世界金屬史》。有談到中國嗎？」

「有。」

「所以是世界史沒錯。這不是行銷手法，是事實。不然也可以叫做《金屬的奇幻旅程》。」

就在那時候葛拉茲雅太太通報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助騎士來訪，葛哈蒙先生愣了一下，遲疑地看了我一眼。貝爾博領首示意他可以相信我。葛哈蒙先生請葛拉茲雅太太帶訪客進來，同時起身迎接。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助騎士身穿雙排釦西裝，領口別了一朵小小的玫瑰花，胸口口袋裡插著一支鋼筆，下方口袋則有一份摺起來的報紙，腋下還夾著一份檔案夾。

「親愛的受勳騎士，請進。我的好朋友德·安博洛西斯跟我談過您，您一生為國服務，但骨子裡卻是一位天生詩人，對嗎？麻煩您跟我們分享一下您手中的大作……這兩位是我的主編。」

葛哈蒙先生請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勳騎士在堆滿手稿的辦公桌前面坐下後，興致高昂、雙手微顫地輕撫訪客帶來的手稿封面：「您什麼都不用說，我全知道。您來自維皮特諾<sup>497</sup>，那是一個偉大而高貴的城市。您這一生都在海關效力，可是私底下，您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在詩魔驅使下，完成了這些詩篇。詩啊……讓莎芙<sup>498</sup>虛度青春，讓歌德早生華髮……如同希臘人所說，詩是藥，是毒藥，也是良藥。當然，我們得先看過您的作品，我要求至少要有三份審稿報告，一份內審，兩份外審（是匿名審稿，請見諒，因為他們實在是聲名遠播），馬努茲歐出版社只出版品質保證的書，您比我更清楚，品質是觸摸不到的，要有第六感才能夠發掘，有時候一本書不盡完美，有些坑坑巴巴，像文學大師斯韋沃<sup>499</sup>也寫得不怎麼樣，這是您讓我明白的，可是呢，卻能讓人感受到想法、節奏和力量。我知道，您不必開口，您的稿子我才看了一眼開頭，就深深被觸動，但是我不想獨斷獨行，雖然有時候，甚至很多時候，審書報告反應平平，但我總是不肯放棄，因為不能因為，怎麼說呢，不能因為與作者找不到共鳴，就輕易判處他極刑。舉個例子吧，我隨意翻開您的稿子任何一頁，落入眼簾的句子是『一如每個秋天，天鵝瘦了』，我雖然不知道整首詩說的是什麼，但是這句話給了我靈感，我彷彿看到一個畫面，有時候閱讀一個文本就是這樣開始的，瞬間入迷，甘願被俘擄……也就是說，親愛的朋友，哎呀，要是能隨心所欲就好了！出版業畢竟也是產業，雖然是所有產業中最高尚的，但依然是一種產業。您可知今天印刷成本多高嗎？還有紙張的價錢？您看，您看今天的日報，華爾街的優惠利率漲了多少。有人會說，不關出版業的事吧？其實是息息相關的。您知道就連倉庫裡的書也照樣課稅嗎？

我賣不出去，他們照樣課營利所得稅。所以我就算虧本，仍然把錢往外掏，就跟非利士人認不出的鬍髯地的那位一樣。這個薄頁紙，非常薄，容我這麼說吧，只要把文本印在這麼薄的紙上，就有詩人的感覺。若換成老粗，就會選用超厚紙，好教人眼花，擾亂心智。但這個詩集是用心寫就的，話語有如石頭，能顛覆世界，印在薄型紙上的成本，就跟印在鈔票上一樣貴。」

這時電話響了。後來我才知道是葛哈蒙先生按下辦公桌下的一個鈕，讓葛拉茲雅太太假裝轉一通電話給他。

「喔，大師！什麼？太棒了！真是好消息，要放鞭炮了。您出新書是文壇大事，當然，馬努茲歐出版社有您這位作者，我們既覺得榮幸，容我多說一句，更覺得感動。您看到報上對您上次那部史詩巨著的評論了吧，絕對該得諾貝爾獎，可惜的是您走在太前面了。我們賣出三千本並不容易……」

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助騎士臉色發白，三千本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

「沒能回收製作成本。您得看看在玻璃門外我的編輯室裡有多少員工。今天我如果要打造一本書，必須要能銷售至少一萬本，幸好很多書賣超過這個數字，不過有些作者志不在此。巴爾札克很偉大，他賣書跟賣麵包一樣。普魯斯特也很偉大，但是他自己花錢出書。您的作品會成為學校的教科書教材，不會在火車站書報攤上販售，跟普魯斯特一樣自費出書的喬哀思就是這樣。像您的書，我每隔兩、三年才能出一本，所以請給我三年時間……」說到這裡，葛哈蒙先生停頓許久，臉色一沉，露出心痛的尷尬表情。

「什麼？您要自費？不，不是，不是數字問題，數字可以想辦法壓低……可是馬努茲歐怎麼能……當然，您說的是，就連喬哀斯和普魯斯特都……當然，我懂……」

他再度陷入沉默。「好吧，我們再細談。我只是實話實說，但您既然不想等，那我們



就來個俗稱的『合資經營』吧，這是美國人教我們的。您明天來，我們仔細估算一下……向您致上最深的敬仰之意。」

葛哈蒙如夢初醒，伸手摀住眼睛，然後突然意識到辦公室內還有訪客。「對不起，那是我們出版社一位作家，如假包換的作家，算得上是重量級作家，正因為如此……要不是還有使命感的話，有時候做這行實在很沒有尊嚴。還是回頭談您的書吧。我們剛才該說的都說了。就這樣，一個月後我會寫信給您，您的作品先留在這裡，我們會好好珍惜的。」

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勳騎士離開時一句話都沒說。他已經一腳踏進了榮耀的試煉場。

星圖騎士，黃道帶王子，崇高的赫耳墨斯哲學家，最高行星受勳者，崇高的伊西斯大祭司，聖山王子，薩莫色雷斯哲學家，高加索泰坦巨人，金豎琴少年，真不死鳥騎士，斯芬克斯騎士，崇高的迷宮智者，婆羅門王子，聖殿神秘守護者，神秘之塔建築師，崇高的聖慕王子，象形文字傳譯，奧菲斯博士，三火守護者，不可言說之名護衛，偉大秘密之崇高伊斯帕斯，可敬的奧義綠洲牧人，聖火博士，光明三角騎士。

——古典原始孟斐斯—古埃及禮儀<sup>500</sup>階級名稱

馬努茲歐之前是一家A P S出版社。

A P S是馬努茲歐出版社內的暗語，之前是……我為什麼要說之前呢，到現在為止它依舊是一家A P S出版社，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是我回頭看，感覺一切如此遙遠，因為前天晚上發生的事似乎讓時間都消解，那百年修會在聖馬丁德夏普教堂中殿內傾覆崩塌……或許是因為從前天晚上開始，我突然老了數十歲，也或許是因為害怕他們追上我，害我講起話來很像是動脈被切斷、癱在浴池裡等著溺死在自己鮮血裡，仍念茲在茲記述分崩離析帝國史的樣子……

A P S是指自費出版作者 (Autore a Proprie Spese)，馬努茲歐是英語系國家所稱的「虛榮

出版」公司。營業額很高，經營成本是零。除了葛哈蒙先生、葛拉茲雅太太、待在底端小房間裡號稱社長的會計師，還有魯奇亞諾，身有殘疾的他待在偌大的地下室，掌管倉儲物流。

「我始終不懂魯奇亞諾怎麼有辦法靠一隻手打包那些書，」貝爾博跟我說，「我想他應該有用牙齒幫忙。不過話說回來，他也沒太多工作，一般出版社的物流得把書送到書店去，而魯奇亞諾只需要把書送給作者。馬努茲歐出版社關心的不是讀者……葛哈蒙先生說過，重要的是不能讓作者出走，我們沒有讀者照樣可以活。」

貝爾博很崇拜葛哈蒙先生。他認為葛哈蒙先生充滿活力，那是他所欠缺的。

馬努茲歐的運作很簡單。在地方報、特定類型雜誌、地方文學期刊登摘錄試讀，文學期刊最好選那種出不了幾期就會停刊的。在中等規模的媒體上做廣告，擺上作者玉照，再加幾行簡潔有力的文案，如「不可忽視的詩壇聲音」，或是「《佛羅黎安娜和姊妹們》作者最新力作」。

「然後網就織好了。」貝爾博解釋給我聽。「自費作者會成群結隊落網，有『人會成群結隊落網』這個說法嗎？不過不倫不類的譬喻本來就是馬努茲歐出版社旗下作家的通病，我也養成了這個壞習慣，請見諒。」

「然後呢？」

「以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助騎士為例。一個月後，我們這位在焦慮中度日的退休人士會接到葛哈蒙先生的電話，邀請他和其他作家一起共進晚餐，地點在一家阿拉伯餐廳，很隱密，外面沒有招牌，要按電鈴，之後對著門上的窺視孔報上姓名。室內布置得很華麗，燈火通明，異國情調的音樂飄揚。葛哈蒙先生跟餐廳經理握手，對服務生說話也不用敬語，他會退回一瓶年份不佳的酒，或說，兄弟，這跟我在摩洛哥馬拉喀什吃的庫司庫斯不一樣。他會介紹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助騎士給凱伊歐局長認識，所有機場服務都歸他管，不過凱伊歐更

了不起的身分是發明家，也是宇宙語的倡導人，那是一種有助於宇宙和平的語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討論中。然後會介紹堤吉歐教授，一身文人氣質，一九八〇年贏得佩特魯里斯·德拉·戈堤納獎，也是醫學界名人。堤吉歐教授教書多少年了？好多年，那時候讀書還是件十分了不得的事情。還有我們可愛的女詩人，優雅的歐琳達·梅佐芳緹·薩薩貝提，是《純真心動》的作者，您或許也讀過。」

貝爾博私下跟我說，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所有自費出版的女性作者都是複姓，勞烏蕾塔·索利梅尼·卡爾康堤、朵拉·阿爾鄧茲·菲亞瑪、卡洛琳娜·帕斯托雷利·徹法魯。明重要的女作家都是單姓，只有艾薇·康普頓·伯內特夫人<sup>501</sup>例外，有的甚至連姓都沒有，只有名字，像科萊特<sup>502</sup>，為何自費出版的女作家要叫歐琳達·梅佐芳緹·薩薩貝提呢？因為真正的作家之所以寫作是基於他愛他的作品，根本不在乎是否因為筆名而被注意到，像內瓦爾<sup>503</sup>。但是自費出版作家則恨不得能被左鄰右舍、住家社區鄰居和之前住過的所有住處的鄰居認出來。男性作家只要用原本的姓名即可，女性作家則否，因為有人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未婚，但有人是在她婚後才認識她的，所以必須冠上兩個姓。

「簡而言之，晚餐桌上的交談充滿知性，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勳騎士感覺很像喝下了一杯綜合迷幻藥，他聽其他人大談八卦，說那位偉大詩人眾所皆知性無能的軼事，聽得津津有味，還說那位詩人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然後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勳騎士會睜著因感動而淚光閃閃的眼睛看著葛哈蒙先生突然拿出《義大利名人百科全書》最新版翻開某一頁給局長看（「兄弟，您看，如今您也進入萬神殿了，喔，這是遲來的正義」）。」

貝爾博拿出那本百科全書給我看。「一小時前我還指責您，其實孰能無過呢。這本百科全書是我跟狄歐塔列維一手包辦的。但我發誓，這不是為五斗米折腰。做百科全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一件事，每年都要出更新版，模式是這樣的，一個詞條寫知名作家，搭配一個詞

條寫自費出版作家，問題是字母順序要安排好，還有，不能浪費太多空間在知名作家身上。我們拿「當例子吧。」

藍佩杜莎：朱塞培·托馬斯·迪·藍佩杜莎（一八八九—一九五九），西西里作家，長期沒沒無名，直到過世後才以小說《豹》聞名於世。

藍普斯特利：阿德歐達托·藍普斯特利（一九一九—），作家、教育家、鬥士（在東非獲頒銅質勳章）、思想家、文人、詩人。是這個世紀的義大利文壇巨擘。藍普斯特利於一九五九年因第一部小說《卡瑪斯兄弟們》受到矚目，那是有宏觀視野的三部曲巨作，以冷峻的寫實主義風格和高度詩意描述盧卡諾漁夫家族的故事。該作品於一九六〇年獲得佩特魯·灰里斯·德拉·戈堤納獎肯定，隨後發表的《服務優良證明書》和《眼睛沒有睫毛的豹》比第一部作品更顯現出這位藝術家無與倫比的史詩氣魄，立體而動人的想像力及詩意。藍普斯特利同時是中央部會公務人員，正直清廉，深受愛戴，也是模範丈夫和父親，且是犀利的演說家。

「德·古貝爾納提斯，」貝爾博說，「一定很渴望能被收入那本百科全書中。他早聽人說過，那些只收錄名人的百科全書是虛有其名，是評論者刻意取悅討好的陰謀。更重要的是，他發現自己跟其他作家共聚一堂平起平坐，而且這些作家還身兼公部門主管、金融官員、名門後代和法官身分。他毫不費力就拓展了他的人脈圈，現在他萬一有求於人，就知道可以找誰幫忙了。葛哈蒙先生有能力把德·古貝爾納提斯從原本的鄉巴佬變成社會菁英。晚餐結束前，葛哈蒙先生會在他耳邊小聲說請他第二天早上到出版社去。」

「第二天早上他一定會去。」

「還用說。他光想著自己可以跟阿德歐達托·藍普斯特利齊名，整晚失眠。」  
「然後呢？」

「然後，第二天早上葛哈蒙先生會這麼跟他說：昨天晚上我不方便說出口，擔心有損其他人顏面。您的作品真是超凡絕倫，不僅審稿報告都十分肯定，容我多說一句，我本人也花了一個晚上看您的稿子。這本書絕對會拿文學獎。是巨著，絕對是巨著。然後他會走回辦公桌前，伸手輕拍那份手稿。手稿的裝訂已經散了，因為經過至少四名讀者熱切閱讀後難免耗損。負責拆散裝訂工作的是葛拉茲雅太太。這時候葛哈蒙先生會欲言又止地盯著眼前那位即將成為自費出版作者的德·古貝爾納提斯看。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呢？該怎麼做呢？德·古貝爾納提斯會這麼問。葛哈蒙先生會回答他說，作品的價值無庸置疑，但是同樣無庸置疑的是，這樣的東西走在時代尖端，所以印刷量不會超過兩千本，最多兩千五百本。對德·古貝爾納提斯而言，兩千本已經足夠分送親朋好友了，自費出版作者不會從星河角度思考問題，也或者應該說他的地球上只有熟人，學校同學、銀行主管、跟他一起在中學任教的同事，或是退休的上校。所有這些人就是自費出版作者希望能夠一窺他想像世界的人，當然也有一些他不樂見的人，例如豬肉攤老闆或官派省長……他要面對葛哈蒙先生可能反悔的風險，再說家裡、老家、辦公室裡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把手稿交給了米蘭一間大型出版社，德·古貝爾納提斯不得不仔細盤算。他可以中止一筆定期存款，預借一筆退休金，或是跟銀行貸款，把手上僅有的幾張公債賣掉，巴黎可以去去就回。他羞赧地提議說要分擔出版費用，葛哈蒙先生露出詫異表情，那不是馬努茲歐出版社的作風，但最後交易成功，您說服我了，說起來普魯斯特和喬哀思當年也都不得不要委曲求全，成本是這個，我們首印兩千本，合約上的數量是最多一萬本。兩千本當中，您可以拿走兩百本，算是贈書，送給您想送的人，另外兩百本分送媒體，因為我們希望把這本書打造成葛隆夫婦的《百劫紅顏》，叫後人望塵莫及。

所以對外發行一千六百本，這一千六百本，您想必能理解，是沒有作者版稅的，如果賣得好，我們就再刷，然後您就會拿到百分之十二的版稅。」

我看到合約範本，心花怒放的德·古貝爾納提斯恐怕看都沒看就簽名了，更何況一旁還有工作人員抱怨葛哈蒙先生把成本估得太低了。十頁合約，主要條款占了八頁，除了海外版權，還有其他衍生版權如授權改編舞台劇、廣播劇和電影，盲人點字書，同意《讀者文摘》轉載摘錄內容，授權處理名譽損害官司，授權同意編輯進行修潤，若有爭議雙方同意以米蘭法院為管轄法院……自費出版作者心神渙散，眼睛只看到那些有毒條款帶來的盛名美夢，看不到上頭寫著兩千本是最大印量而非最小印量，而他必須付的金額與印量多少無關，這部分只有口頭約定，更糟糕的是，一年之內出版社有權利將未賣出的書銷毀，除非作者以封面定價的對折將書買下。簽名。

宣傳勢如破竹。文宣資料十頁，內含作家生平和評論文章。不用客氣，反正報紙編輯室會全部丟到垃圾桶裡。實質印刷量如下：印一千份，但是只有三百五十本完成裝幀，其中兩百本送給作者，五十本送到二線的附設書店，五十本送給地方雜誌社，三十本送去報社試試運氣，說不定剛好寫書介的時候需要補一行字填滿空白。其他書會免費贈送給醫院或監獄，可想而知送給前者不是為了治病，送給後者也不是為了贖罪。

等夏天一到，佩特魯仄里斯·德拉·戈堤納獎就會送到他手上，因為那其實是葛哈蒙先生創立的文學獎，其成本包括：評審團兩日食宿，朱紅色的勝利女神像獎座，以及恭賀馬努茲歐出版社旗下作家得獎的電報。

最後總是要面對事實真相的。一年後，葛哈蒙會通知他：「親愛的朋友，果然如我預期，您早了五年。書評，您也看到了，為數頗多，獎項和評論肯定更不用說了。可是書的銷量未見起色，大眾還沒有準備好。因為合約到期（隨函附上），我們必須清理倉庫。或全數

銷毀，或是您可以用定價對折買回，那是您的權利。」

德·古貝爾納提斯心痛欲絕，親友們紛紛安慰，那些人不懂你，你如果是自己人，你如果送紅包，就連最大報《晚郵報》都會幫你寫書評，那些人根本就是黑手黨，你一定要撐住。贈書只剩下五本，還有很多重要的人需要充實自我，你絕對不能讓你的書變成衛生紙，我們看看能湊到多少錢，這些錢值得花，人只活這麼一次，看來我們可以買個五百本，至於其他的就讓它隨塵世浮華飄散去吧。

馬努茲歐出版社還有六百五十本散裝書，葛哈蒙先生讓人裝幀五百本，以貨到付款方式寄給作者，剩下的送去銷毀。結算一下：作者德·古貝爾納提斯很大方地支付了兩千本的出版費用，馬努茲歐印了一千本，裝幀了八百五十本，其中五百本重複收款。一年有五十多個作家送上門，馬努茲歐出版社的年終營收成績始終亮眼。

而且問心無愧。因為馬努茲歐出版社帶給大家幸福感受。



膽小鬼在真正斷氣之前會死很多次。

——莎士比亞，《凱撒大帝》，十一，二

貝爾博跟葛哈蒙出版社的作家合作時有高度使命感，努力做出讓他自豪的好書，卻跟老闆聯手哄騙找上馬努茲歐出版社的那些倒楣鬼，還把他認為不夠格在葛哈蒙出書的人送到馬努茲歐那裡去，我親眼看到他對阿爾鄧提上校那麼做。我始終覺得這很矛盾。

我跟他共事時常常自問，他為什麼能容忍那樣的情況。我相信不是為了錢。他是業界好手，絕對可以找到更高新的工作。我一直以為貝爾博這麼做是因為他可以待在一個絕佳的觀測站，好研究人類的愚蠢行為。他常說，那些在無懈可擊論述包裝下的種種愚昧、堅不可摧的謬誤推論和深藏心底的狂熱，都讓他深深為之著迷。其實這也是面具。狄歐塔列維加入是因為好玩，或許心裡多少期待著有一天在馬努茲歐出版社的書單裡，會湊巧出現一本從未問世的《摩西五經》。至於我呢，則是在葛哈蒙推出赫耳墨斯計畫之後，出於好玩、湊熱鬧、嘲弄和好奇心態加入的。

對貝爾博而言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這一點，等我在他的電腦檔案中翻看過一遍之後才弄明白。

## 復仇，可怕的復仇.doc

她就這樣出現。辦公室裡有其他人，她抓住我外套衣領，臉湊上來吻我。安娜接吻的時候總會踮腳。她吻我的時候彷彿在玩彈珠台。

她知道我會尷尬。但她喜歡向我炫耀。

她從不欺騙。

「我愛你。」

「我們這個星期天見？」

「不行，這個週末我跟一個男朋友有約……」

「妳是說女朋友吧。」

「是男朋友，你也認識，上星期在咖啡館跟我一起的那個人。我答應他了，還是你要我推掉？」

「不用推掉，但也不要來這裡讓我……拜託，我得去見一個作家。」

「是會大紅的天才嗎？」

「是會完蛋的可憐蟲。」

是會完蛋的可憐蟲。

我到皮拉德去接妳。妳不在。我等妳等了好久，後來我一個人離開，否則畫廊就要關了。那裡的人跟我說你們已經先去餐廳了。我假裝看畫，反正藝術從荷爾德林<sup>504</sup>那個時代開

始就死了，他們這麼跟我說。我花了二十分鐘才找到餐廳，因為搞畫廊的人每次都選下個月才有人聽過的餐廳用餐。

妳在那裡，坐在熟悉的面孔之中，身旁是臉上有疤的那個男人。妳沒有顯露半點不自在，帶著促狹又挑釁的神情（不知道妳怎麼做到的？）看著我，彷彿在說：你想怎樣？那個臉上有疤的第三者打量我，彷彿我是第三者。其他人都知情，等著看戲。我應該找個藉口大發雷霆，就算他動手，我也不會有事。大家都知道妳帶他去是為了激怒我，所以不管我有沒有被激怒，我的角色很清楚。總之，我是去演戲的。

戲中戲。我選了一齣絕妙喜劇，我選了一個討喜的角色，只希望有人能讚賞我的自制力。

但唯一讚賞我的，只有我自己。

覺得自己是膽小鬼的時候，你就是膽小鬼。

戴著面具的復仇者。我跟克拉克·肯特<sup>505</sup>一樣照顧那些未受到賞識的少年天才，又跟超人一樣懲罰那些本來就不該被賞識、孤芳自賞的老年天才。我跟其他人合作剝削那些不如我勇敢的人，那些不甘於當觀眾的人。

有可能嗎？花一輩子時間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被懲罰的人？你想變成荷馬嗎？拿去吧，乞丐，別問了。

我痛恨那些想把熱情假象賣給我的人。

我們要記得知識位在深淵阻斷中柱的那一點上，而中柱頂端有方向之徑……靈量之蛇也在此。我們看見在知識中有繁衍及再生的秘密，及萬物藉由兩兩對立之差異和在第三地的結合以顯現的關鍵。<sup>506</sup>

——狄恩·富琴，《玄奧卡巴拉》<sup>507</sup>，

倫敦，Fraternity of the Inner Light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十九

反正我不需要管馬努茲歐出版社的事，只要管金屬的奇幻旅程就好。我開始走訪米蘭各個圖書館找資料，先從教科書開始，整理出參考書目，再循環找出或新或舊的原稿，就能發現不錯的插圖。總不能在敘述太空之旅的章節中放上美國最新的太空探測器照片吧。葛哈蒙先生循循善誘說，不然放一張古斯塔夫·多雷<sup>508</sup>的天使插圖也是可以的。

我收集了為數可觀的有趣複製圖，但還是不夠。想做一本附插圖的書，通常需要淘汰十張才能選出一張好圖。

我獲准前往巴黎，停留四天。若想走遍所有文獻圖書中心實在不夠。我是跟莉亞一起去的，我星期四到，回程訂了星期一晚上的火車。錯就錯在安排星期一去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等到那天我才發現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星期一休館。太遲了，結果我空手而返。

貝爾博很失望。但我已經累積了不少有趣的圖片，便帶去給葛哈蒙先生看。他翻看收集的複製圖，當中有不少是彩色的，然後看看帳單，吹了一聲口哨：「親愛的孩子，我們這個工作要有使命感，因為我們做的是文化工作，但不用我說您也知道，我們不是紅十字會，容我多說一句，我們也不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有需要把所有這些都買回來嗎？我的意思是，這張圖裡頭這位身穿四角褲的仁兄，鬍子跟三劍客的達太安一樣，旁邊一堆鬼畫符的咒語和羚羊，這個叫曼德拉克的人是誰？」

「他是醫學始祖。認為人體不同部位會受黃道十二宮影響，且各有其對應的藥草和礦物，當然也包括金屬。這是宇宙對應該說。那個年代魔法跟科學之間的界線很模糊。」

「很有趣。那麼這張扉頁圖是什麼？《摩西哲學》<sup>509</sup>。跟摩西有什麼關係，會不會扯太遠啊？」

「那是一本討論『武器藥膏』<sup>510</sup>的書。數位知名醫生花了五十年時間討論如果將這種藥膏塗抹在造成創傷的武器上，能否治癒傷口。」

「發什麼神經。這算科學？」

「不是我們現在所知的科學。他們之所以會討論這個議題，是因為當時剛發現了神奇的磁性，因此這些人深信遠距作用這回事……當年對魔法的認知也是如此。所以遠距作用對遠距作用……可想而知，這些人錯了，但是伏特和馬可尼<sup>511</sup>沒錯。電力和無線電不是遠距作用是什麼？」

「哎呦，我們卡索朋不簡單喔，原來科學跟魔法情投意合，是吧？這個點子很不錯。那我們就加料好了，把那些醜八怪發電機拿掉一些，多放幾張曼德拉克。魔鬼的召喚，嗯，用金色襯底好了。」

「我認為不宜太誇張，這本書談的畢竟是金屬的奇幻旅程，稀奇怪誕的東西只在觸及

相關議題的時候再放才不會過於突兀。」

「談金屬的奇幻旅程，當然應該要凸顯旅程中的種種錯誤。所以稀奇怪誕的東西要放，圖說再講清楚是假的就好。一定要有這些，讀者才會投入，因為他會發現即便是大人物也跟自己一樣會胡說八道。」

我說起我在塞納河畔的一次奇怪經歷。那裡離聖米歇爾碼頭不遠，我走進一家書店，光從那兩扇對稱櫥窗就能看出這家書店精神分裂：一邊擺的是研究電腦和未來電子產品的書籍，另一邊陳列的則是神秘學書籍。書店裡面也是：一面書牆談蘋果電腦，一面書牆談卡巴拉。

「不可思議。」貝爾博說。

「怎麼會，」狄歐塔列維說。「至少雅克伯你不該感到詫異。機械世界試圖重新發掘創造的秘密：文字與數字。」

葛哈蒙先生沒有說話，他雙手合十仰著頭彷彿在祈禱。然後兩手一拍：「你們今天說的，讓我更確定了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不過時候未到，我還要想一想。你們先往下做吧。卡索朋很能幹，我們應該調整一下合約，您是難能可貴的夥伴。放吧，就多放些卡巴拉和電腦吧。電腦是用矽做的，對嗎？」

「不過矽不是金屬，是類金屬。」

「誰會管什麼類不類的？玫瑰，玫瑰花有什麼不一樣？要電腦，也要卡巴拉。」

「但那不是金屬。」我不肯退讓。

他送我們到門口，站在門邊對我說：「卡索朋，出版業是一門藝術，不是科學。我們不做革命分子，那個時間點已經過去了。就把卡巴拉放進去吧。喔對了，關於您的旅費，我扣掉了臥舖的錢。不是小氣，希望您能相信我。做研究喔，怎麼說呢，最好秉持斯巴達克勤

克儉精神，否則會失去信念。」

幾天後葛哈蒙先生又找我們過去。貝爾博說，辦公室來了一位訪客，葛哈蒙先生想要介紹我們認識。

我們走進辦公室，看到葛哈蒙先生正在跟一位高大魁梧的先生交談，那人的臉很像一頭獍，圓長巨鼻下有兩撇金色鬍子，完全沒有下巴。我覺得他很眼熟，隨即想起他是我在里約熱內盧聽過演講的布拉曼特教授，就是那個玫瑰十字會支部辦公室的人，頭銜好像是代表之類的。

「這位是布拉曼特教授。」葛哈蒙先生說。「他認為我們出版社既然這些年對文化動態如此關注，而且反應快速，是時候該另闢神秘學系列叢書了。」

「在……馬努茲歐出版社？」貝爾博語帶試探。

「不然呢？」葛哈蒙先生會心微微一笑。「布拉曼特教授是由我的好朋友德·阿密契斯引薦的，也就是我們今年出版的好書《黃道帶紀實》的作者。他抱怨這類研究專書散見在不同叢書，而且常常是由嚴謹度有待加強、虛有其表、信口開河、行為不檢點的出版社出版，容我多說一句，而且錯誤百出，所以無法呈現這個領域的研究之廣、之深……」

「在現代世界烏托邦失敗後，如今時機已經成熟，可以重新評估這個不合時宜的文化範疇。」布拉曼特說。

「千真萬確，教授。但是您要原諒我們的，嗯，我不能說無知，但我們的確對這個領域所知有限：您說的神秘學是指哪方面呢？招魂、占星，還是黑魔法？」

布拉曼特比了一個不以為然的手勢：「拜託！那些都是瞎掰，專門騙不懂的人。雖然神秘學，但我說的仍然是科學。當然，某些時候占星也算是神秘學，但不是為了告訴女打

字員說下週日她就會遇到真命天子那種。若真要說的話，占星是研究十度分區<sup>512</sup>的一門嚴謹學科。」

「我懂，所以是科學。我們多少有些概念了，不過能否請您說得更詳細一點？」

坐在扶手椅上的布拉曼特放鬆後，環顧辦公室一圈，彷彿在尋找星體感應。「我可以舉幾個例子，沒問題。我認為這個系列叢書的理想讀者應該是玫瑰十字會成員，熟知魔法、巫術、占星、風水、火卜、水卜、混沌魔法和醫學，這是引述自那本金丹之書<sup>513</sup>，也就是《哲學迷醉》中一位神秘少女送給宗教遊行隊伍裡頭背負十字架的祭司的那本書。不過玫瑰十字會成員的學識通常會觸及其他領域，包括面相學，涵蓋隱密物理學、靜力學、動力學、運動學、占星學或秘傳生物學，還有自然神靈研究、奧秘動物學和占星生物學。別忘了宇宙靈知學，那是從天文學、宇宙學、生理學、本體論角度研究占星術的一門科學。還有人類靈知學，研究範圍包括同類解剖學、占卜學、液體生理學、心理治療學、社會占星學和歷史隱逸學。不過在這之前，必須先認識隱形宇宙結構學、磁場、靈光、休眠、感染力、心理測量和洞察力，通常還要研究超自然五感，更不可能略過星座占星學，雖然這門學問因為濫用而墮落沉淪……總之，他們會想知道的還有流體操控、鍊金術、萬用藥膏、心電感應、驅魔、招魂術和基本神通術<sup>514</sup>……」

「還有聖殿現象學。」貝爾博插嘴說。

布拉曼特眼睛為之一亮。「那是一定要的。我差點忘了，要先提供一些非白人的巫術觀念，像是姓名學、超預言、奇門遁甲、幻術、瑜伽、催眠術、夢遊症、水銀鍊金術……；自然不能少的還有法國盧爾德的邪靈附身事件<sup>515</sup>，巴黎聖梅達墓園癡癲事件<sup>516</sup>、神秘靈藥和惡之源。我知道這些議題若放在系列叢書裡是有爭議的，我只能說必須要把蒼蠅王<sup>517</sup>之謎視為個人的毀滅，將撒旦視為被罷黜的王儲，將歐律諾摩斯<sup>518</sup>和摩肋<sup>519</sup>視為噩夢和妖魔。還要了



解伊西斯、密特拉<sup>520</sup>、摩耳甫斯<sup>521</sup>、薩莫色雷斯島<sup>522</sup>及埃萊夫西納<sup>523</sup>之謎，以及男性的自然之謎，如陽具、生命之木、科學之鑰、巴風特、棒槌，和女性的自然之謎，例如穀物女神<sup>524</sup>、陰道、爵、希柏利女神<sup>525</sup>和阿斯塔蒂女神<sup>526</sup>。」

葛哈蒙先生上身前傾，臉上掛著屈意奉承的微笑說：「可不能忘記諾斯底學派……」

「當然不會，雖然關於這個議題有很多水準低劣、嚴謹度不足的論述。不過話說回來，每一個正當的神秘學派都是一種靈知。」

「我也這麼認為。」葛哈蒙先生說。

「全部都做的話，數量滿多的。」貝爾博語帶詢問之意。

布拉曼特鼓起雙頰，他瞬間從猥變成了倉鼠。「多……對準備入門者而言是，對已入門者則否。請原諒我玩弄文字遊戲。你們只需要出版五十本書，就能一舉擄獲上千名讀者，他們殷殷期盼的就是有人願意掛保證……投資金額大約幾百萬，葛哈蒙先生，我來拜訪您正是因為我知道您向來勇於冒險，我可以擔任叢書主編，只需抽取少許比例做為酬勞……」

布拉曼特滔滔不絕說半天，葛哈蒙先生對他卻已經興趣缺缺，但匆匆送客之時，不忘畫下大餅，承諾說會依照慣例召開審查委員會，審慎評估這項提案。

你們要知道，不管我們說什麼，我們都已集體達成共識。

——《哲學家大會》

527

等布拉曼特離開，貝爾博就說那傢伙應該拔掉屁塞。葛哈蒙先生沒聽過這個說法，貝爾博試著用文雅方式解釋那句話的意思，但是功敗垂成。

「總之，」葛哈蒙先生說，「不是我們挑剔，不過那個人說不到五個字，我已經知道他不會是我們的客戶。他不是，但是他說的作者和讀者是。這位布拉曼特來得正好，可以證實我這幾天正在想的事情。各位請看。」他很戲劇化地從抽屜裡拿出三本書。「這三本是近幾年出的書，三本的成績都很亮眼。這本是英文的，我沒看，作者是知名評論家。他寫了什麼呢？你們看副標題：一本諾斯底小說。你們再看這本，貌似犯罪推理小說，是暢銷書，實際上說什麼呢？說的是都靈附近一間諾斯底教堂。你們一定知道這些諾斯底信徒是誰……」他用手勢阻止我們開口說話。「不重要，我只想知道這算不算是邪門歪道……我知道，我知道，或許我步調太快，可是我不想像你們那樣講話，我要像那個叫布拉曼特的那樣講話。這時候我是出版人，不是教授諾斯底比較學或隨便什麼鬼的大學教授。到底我在布拉曼特那番話裡看到了清清楚楚的、深具潛力的、呼之欲出的，容我多說一句，讓人感到好奇的是什

麼？是他把所有一切都攪和在一起的超凡能力，他沒有說出諾斯底這個字，你們都看到了，他可以說但是他沒說，繞著風水、生命之樹和神奇水銀兜圈子。我為什麼要在這一點上打轉？因為我手上還有另外一本書，是一位知名記者寫的，描述在都靈發生的一些怪事。我說的是都靈欸，那可是汽車工業城，只要你付錢就可以有女巫、黑彌撒、召喚惡靈，不是買隻南方毒蜘蛛那麼簡單的小事。卡索朋，貝爾博說您是從巴西回來的，您在哪裡參與過那些野人的邪靈祭儀……很好，您以後再一五一十告訴我那是怎麼回事，不說也沒關係。兩位，巴西其實就在這裡。前天我親自到一家書店去，那家書店叫什麼……好啦隨便，那家書店在六、七年前專賣無政府主義、號召革命、烏拉圭左派運動<sup>528</sup>、恐怖組織，容我多說一句，還有馬克思的書……然後呢？那家書店靠什麼活？就靠布拉曼特說的那些東西。沒錯，今天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混亂時代，你們若到一家天主教書店去，以前只有教義問答，現在還能找到重新評價馬丁·路德的書，但無論如何都不會出現說宗教是一場騙局的書。但是在我說的這些書店裡，會賣相信宗教的作者的書，也會賣嘲笑咒罵宗教的作者的書，只要那本書觸及的議題，怎麼說呢……」

「奧秘難解。」狄歐塔列維提議。

「嗯，我想這個詞是正確的。我看到至少有十本書在寫赫耳墨斯。所以接下來我要跟你們談一個赫耳墨斯計畫。我們要飛上枝頭了。」

「飛上金枝<sup>529</sup>。」貝爾博說。

「一點沒錯。」葛哈蒙先生沒發現貝爾博引用了一本書名。「而且連樹幹都是金的。我發現那些人，就跟您說的一樣，只要是奧秘難解的，只要跟學校課本說得相反，他們全都買單。而且我認為那也是一種文化責任：我並不是滿懷使命感的大善人，不過在如此晦暗的時代，要讓人有所信仰，在超自然中找到一絲曙光……葛哈蒙出版社還是應該負起科學上的

道義責任才是……」

貝爾博整個人僵住了。「我以為您要說馬努茲歐。」

「兩個都有。我還沒說完。我在那間書店看完之後又到另外一間去，也是很正經嚴肅的書店，那裡有一整個書架都是關於神秘學的。相關議題的研究已經有世界水準了，這些書就放在像布拉曼特那種人寫的書旁邊。好，我們現在認真想一下：像布拉曼特那種人，可能從來沒見過半個世界級作家，可是他讀過那些作家的書，而且認為自己跟那些作家是同一種人。布拉曼特是不管你們說什麼，都認為在說他的那種人。就跟那隻貓的故事一樣，主人夫婦準備離婚在吵架，牠還以為是為了牠早餐該不該吃內臟而吵。貝爾博您也看到了，您提出聖殿那個東西，他立刻就說好，不管是聖殿、卡巴拉、明牌，或是咖啡占卜都行。他們這種人是雜食性動物，無所不吃。您看布拉曼特的臉，分明是個齧齒動物。大眾呢，可以分成兩大類，在我眼前成群結隊走過。走在前面的是那些寫書的，馬努茲歐出版社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只需要開一個叢書系列，就能吸引他們注意，紛紛現身，這個叢書系列可以叫做……」

「翠玉錄<sup>530</sup>。」狄歐塔列維說。

「什麼？不行，太難了，對我而言毫無意義，得取一個能讓我們聯想到某樣東西的名字……」

「伊西斯揭密。」我說。

「伊西斯揭密！聽起來很響亮，卡索朋，很不錯，既讓人想到法老王圖坦卡門<sup>531</sup>，也會想到金字塔聖甲蟲。伊西斯揭密，封面設計要帶點陰森感，但不能太誇張。我們繼續。第二群就是買書人。好，各位，你們會跟我說馬努茲歐出版社不關心買書人。這難道是醫生處方不能改嗎？這一次我們偏偏要用馬努茲歐出版社來賣書，各位，這將是一次品質大躍進！再來還有科學研究這一塊，這時候葛哈蒙出版社就要入場了。在歷史叢書和其他大學教科書之

外，我們要找一位真正的顧問，一年出版三到四本書，開一個新系列，要嚴肅以對，絕不苟且，要取一個名字能夠望文生義，但不要太具象……」

「赫耳墨斯。」狄歐塔列維說。

「太好了。夠經典，夠氣派。你們會問我，既然可以用馬努茲歐賺錢，為什麼還要讓葛哈蒙出版社花錢。葛哈蒙那個系列叢書是廣告，可以吸引有想法的人來提案，把路指出來，自然有人上門，像布拉曼特那種人，然後把他們轉到馬努茲歐去。我覺得這個計畫很完美，赫耳墨斯計畫，乾淨，穩賺不賠，而且可以讓兩家出版社的理念結合……各位，開工了，你們要去跑書店，列出書單，索取圖書目錄，看看其他國家怎麼做……誰知道會有多少人跑到我們面前來，帶來各種奇珍異寶，你們可以把我們不需要的篩選掉。還有，卡索朋，麻煩你在金屬史那本書裡也加一點鍊金術。黃金是金屬，這我應該沒說錯吧。如果有什麼不同看法，請之後再說，你們也知道我向來廣納各種批評、建議和反對聲音，因為文化人就應該如此。計畫從此刻開始執行。葛拉茲雅，請那位等了兩個小時的先生進來，我們這樣對待作者實在非常失禮！」他邊說邊打開門，刻意讓自己的聲音傳到等候室去。

那些人在路上相遇……偷偷地在對方身上施以黑魔法，或嘗試或成功地困住彼此的魂魄，以滿足他們對野心、對仇恨、對愛的渴望，如此，換句話說，才能作惡……

——于斯曼作序，儒勒·布瓦，《撒旦主義與魔法》<sup>532</sup>，  
巴黎，Chailey出版社，一八九五年，第VIII-IX頁

我當時以為赫耳墨斯計畫仍在草創階段，顯然我並不了解葛哈蒙先生。所以接下來那幾天我在各大圖書館尋找金屬插圖流連忘返之際，馬努茲歐出版社已經開工了。

兩個月後，我在貝爾博那裡看到剛出爐的期刊《長靴島詩人》，裡頭有一篇長文〈神秘學絕地重生〉，作者是知名神秘學家莫比烏斯博士，那是貝爾博的全新筆名，為赫耳墨斯計畫敲響了第一個鐘聲。他在文中提到神秘學在現代竟奇蹟再生，並且宣布馬努茲歐出版社有意為此開一個新系列叢書，名為伊西斯揭密。

同時間，葛哈蒙先生寫了數封信給研究隱逸學、占星學、塔羅牌和幽浮的期刊，每一封信的署名都不一樣，詢問馬努茲歐出版社新系列叢書的消息，於是各期刊編輯室便打電話給葛哈蒙先生了解情形，而他則故作神秘，說還不能透露前十本書的書名，但是的確都已經在進行中了。如此敲鑼打鼓昭告天下，整個神秘學界都被攪得心神不寧，無人不知赫耳墨斯

計畫。

「我們假裝是花，」葛哈蒙先生把我們叫去他那間掛了世界地圖的辦公室，開口便這麼說。「蜜蜂就會自己來報到。」

這還不夠。葛哈蒙先生還拿了文宣給我們看（「deppliant」，他是這麼說的，重音放在前面，米蘭的出版社都這麼說，就跟說「雪鐵龍」和「三百五十」的時候會說成「穴鐵龍」和「三拜五十」一樣）：做得很簡單，四頁，但是用了銅版紙。第一頁是未來系列叢書的封面草案，金色封印（葛哈蒙先生解釋說，那叫做所羅門五芒星<sup>533</sup>）搭配黑色襯底，頁緣邊框的裝飾圖案很像交錯的萬字符號（是亞洲的萬字符號，象徵太陽的那個，不是像時鐘指針的納粹符號）。上端應該是書名的地方寫著：「在天和土裡有太多未知……」內頁則吹捧馬努茲歐在文化上的付出貢獻，還有幾句很有力的口號凸顯出今日世界需要比科學更深刻、更可靠的確定感：「來自埃及，來自加色丁<sup>534</sup>，來自西藏，被遺忘的智慧——西方神靈再現」。

貝爾博問他，這些文宣要發給誰，葛哈蒙先生的笑容，若是按照貝爾博的說法，是典型擁有闇黑靈魂的阿薩姆邦君主會露出的那種笑容。「我讓人從法國寄了一本全球所有秘密會社的年鑑來。別問我怎麼會有一本公開記載所有秘密會社的年鑑，真的，在這裡，洪禧·威耶爾出版社，有地址、電話號碼和郵遞區號。這樣吧，麻煩貝爾博檢查一下，刪掉不重要的，因為我看到裡面還有耶穌會、主業會、燒炭黨<sup>535</sup>和扶輪社，請把那些跟神秘學有關的找出來，我已經畫了幾個了。」

他翻開年鑑：「例如，純粹學會（他們相信變形），加州埃塞利烏斯協會（研究跟火星人之間的心電感應），洛桑阿斯塔拉協會（篤信絕對機密），英國亞特蘭提斯協會（研究失落的幸福），加州至聖所建造人協會（鍊金、卡巴拉、占星），法國佩皮里昂 E. B. 社團（敬奉哈索爾，古埃及的愛神，也是亡者之山的守護者），智利馬烏萊區伊利法斯·利未社

團（我不知道這個利末是誰，應該就是那個法國人類學家吧我猜），土魯斯聖殿聯盟騎士團，高盧德魯伊學會，耶律哥神靈派修會，摩門教會（我有一次在一本推理小說裡看到過這個組織，現在說不定已經沒有了），倫敦及布魯塞爾密特拉教會，洛杉磯撒旦教會……我還要繼續唸下去嗎？」

「真的什麼會社都有？」貝爾博問他。

「超乎您的想像。開工吧，您整理好名單，我們就把文宣寄過去。雖然他們是外國人，不過他們可以讓消息傳開來。現在就只剩一件事情要做了：去對的書店放消息，不僅要找書店老闆談，還要找客戶談。要在談話中不經意地提起有這樣一個系列叢書等等。」

狄歐塔列維提醒葛哈蒙先生，他們不方便自己上場，得另外找人喬裝打扮後去做宣傳。葛哈蒙先生讓他去找人：「最好能找到免費的。」

貝爾博一回到辦公室就說，實在是癡心妄想。但是地下神明保佑，就在那個時候羅倫莎·裴蕾葛里尼走進來，比平時更加美艷動人，貝爾博整個人活了過來。她看到文宣，好奇心大發。

得知那是隔壁馬努茲出版社的出版計畫後，羅倫莎·裴蕾葛里尼眼睛發亮：「太棒了，我有一個朋友，他人很好，參與過烏拉圭起義，現在在一家雜誌社工作，那個雜誌叫《皮卡特利克斯》，他常帶我去參加靈修。我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很厲害的靈媒，每次他一被附身就會問起我！」

貝爾博看著羅倫莎的眼神似乎要開口問她什麼，但最後放棄了。我想那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羅倫莎往來的人無奇不有，決定只需要擔心會影響到他愛情關係的就好（他愛她？）。所以聽到《皮卡特利克斯》這個名字，貝爾博關心的不是上校陰魂不散，而是人很好的那個烏拉圭朋友。不過羅倫莎已經換了話題，說她常去許多小型書店，那裡賣的書都很適合放在



伊西斯揭密系列叢書裡出版。

「你們知道嗎，那真的很有趣。」她說。「有藥草書，還有製造人工生命何蒙庫魯茲的說明，就像浮士德招來特洛伊城的海倫那樣，雅克伯，我們也做一個好不好，我好想跟你有一個何蒙庫魯茲喔，我們可以照顧他，跟養一隻短腿臘腸狗沒兩樣。很簡單，那本書上說只需要用試管裝一點精子，這對你而言又不難，我想應該不難吧，你幹嘛臉紅啊，傻瓜，然後跟馬騷混合，那好像是一種液體，來源是……腺……什麼腺……到底怎麼說？……」

「前列腺？」狄歐塔列維想幫她。

「有可能嗎？總之，需要懷孕母馬才有的馬騷。我知道這個比較難，我要是那匹懷孕的母馬，才不想讓人家來採什麼馬騷呢，尤其如果來的又是陌生人的話，但是我想應該有現成包裝好販售的吧，就跟線香一樣。然後把這些都放到一個瓶子裡，浸泡四十天，然後你就會慢慢看到一個小人成形，那是胚胎，再過兩個月就會變成一個很可愛的何蒙庫魯茲，等他離開瓶子，就可以聽候你差遣，我記得他們好像永遠都不會死。你想想看，等你死了以後，他們還可以帶花去幫你掃墓！」

「妳在那些書店還看到了什麼？」貝爾博問她。

「很妙的人，會跟天使說話的人，會鍊金的人，還有一臉專業巫師模樣的專業巫師……」  
「專業巫師長什麼樣子？」

「他們通常有鷹鉤鼻，還有蘇俄人的眉毛，惡狠狠的眼睛，頭髮長到肩膀，就跟古時候的畫家長相一樣，有鬍子，但並不濃密，下巴和雙頰都沾到一些汗漬，鬍鬚下垂遮住嘴唇，他們必須留鬍子，因為齙牙的關係，嘴唇格外突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牙齒都跑到外面來，好可憐。既然牙齒那麼難看，照理說不太可能，但是他們卻笑容可掬，只不過眼睛（我剛說過他們的眼睛惡狠狠的對吧？）看著你的時候總是有些侷促不安。」

「神秘學家的臉。」狄歐塔列維如此註解。

「是嗎？我跟你們說，每當有人走進來詢問一本書，舉個例，一本對抗惡靈的經書好了，那些人就會立刻跟書店老闆推薦某本書，而那本書偏偏書店裡沒有。你如果跟他們熟識之後，問他們說那本書真的很有用嗎，他們會再度微笑，像跟小朋友說話那樣捺著性子跟你說，這種事情要很小心。然後舉幾個曾經讓他們朋友痛不欲生的惡靈案例，把你嚇得半死之後又跟你掛保證說其實往往是個人反應過於歇斯底里所致。反正喔，你永遠不知道到底該不該相信他們。書店老闆常常送我薰香，有一次，其中一個還送我一個象牙雕刻的小手，說可以避邪。」

「下次妳有空，」貝爾博跟她說，「再到那些書店去的時候，就問老闆有沒有馬努茲歐出版社出的最新系列叢書，還可以拿文宣給他看。」

羅倫莎離開時帶了十多張文宣，我猜接下來那幾週她應該頗為賣力，但我完全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得那麼快。短短幾個月內，葛拉茲雅太太再也無法抵擋惡靈降臨。那些對神秘學有興趣的自費出版作者，果不其然，如潮水般湧入出版社。

與主動和被動靈，與我自有的萬能真主，依循五線譜崇高禮儀召喚聚靈桌的力量。返回聖壇吟誦如下禱文祈求以諾亞之靈降臨：漚厄索努夫瓦歐薩戈赫拉得巴特，隴示卡茲翁浦禾，菟布拉佐羅達他吶孜普斯，漚得葛刺他馬普格……德斯霍珥喀夸諾托阿茲木，漚得喀馬赫他諾普不洛盍恣恩……

——以色列爾·雷卡迪，《黃金黎明協會之教義、禮儀與祭儀原始紀錄》<sup>536</sup>，  
隱形禮儀叢書，聖保羅，Llewellyn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四二三頁，

我們運氣很好，與第一個來訪作者的會談很不落俗套，至少就我們的計畫目標而言是如此。

那一次，我、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三人小組全員到齊。訪客出現在門口的時候，我們差點驚呼出聲。他完全符合羅倫莎描述的神秘學家之臉，而且還穿了一身黑。

他進來後，謹慎地打量四周，然後自我介紹（卡梅斯特雷斯教授）。聽到我們問：「在什麼科系任教？」的時候，做了一個含混的手勢，像是請我們尊重他的隱私。「請問，」他說，「我想知道各位是只負責技術及行銷問題，還是跟某個團體有關……」

我們連忙對他澄清。「不是我想要擺出一副神經兮兮的樣子。」他說。「但我一點都

不想跟O.T.O.的人打交道。」看我們一臉茫然，他隨即解釋：「O.T.O.是東方聖殿修會，是阿萊斯特·克勞利最新一批信徒建立的秘密會社……看來你們對這個組織一無所悉……這樣也好，你們就不會帶有成見。」他終於坐下。「因為，我帶給你們看的，是鼓起勇氣跟克勞利唱反調的一部作品。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在內，依然對《律法之書》<sup>537</sup>深信不疑，這本書，各位也知道，是一九〇四年在埃及開羅由名為「埃華斯」的智靈口述、經克勞利記錄而成的。東方聖殿修會的信徒時至今日，仍然奉此書為圭臬。這本書出了四版，第一版是在巴爾幹戰爭爆發前九個月出版的，第二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九個月出版的，第三版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前九個月出版的，第四版則是在西班牙內戰這場悲劇爆發前九個月出版的……」

我忍不住交叉手指。他發現了，陰陰一笑：「我能理解各位的遲疑。此刻是我第五次為這本書提案，九個月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什麼事都不會發生，我向各位保證，我這個是《律法之書》的增訂本，因為我有幸見到的不是單純的高階智靈，而是至高神祇哈波奎特斯來訪，祂是拉哈奎特斯的<sup>538</sup>分身，也是精神上的雙生。我唯一擔心的，是我這本書若是在冬至出版，恐怕會帶來厄運。」

「這個可以研究。」貝爾博語帶鼓勵。

「我真的很高興。這本書一定會在同好之間造成轟動，因為他們絕對能理解我的秘界來源比克勞利的更嚴謹，也更有公信力。我不懂克勞利怎麼能在書中放入野獸儀式，卻忽略了長劍禮拜儀式。唯有拔出長劍，才能領悟何謂『災變』，那是第三隻眼靈量之蛇。而且他毫無章法可言，一切都以獸的數目為依歸，卻沒有思考到九十三、一一八、四四四、八六八和一〇〇一這些新數。」

「這些新數代表什麼意思？」狄歐塔列維立刻精神抖擻起來。

「喔，」卡梅斯特雷斯教授說，「第一版《律法之書》中就說到，每一個數字都是無盡的，而且沒有差別！」

「了解。」貝爾博說。「但您不覺得這對一般讀者來說有點深奧難懂嗎？」

卡梅斯特雷斯教授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可是這本書一定要讀。沒有做好應有的準備就想要深究這些秘密，一定會萬劫不復！即便是用極其隱諱的方式將這些秘密公諸於世，我都可能有生命危險，請相信我。我那個領域的人對獸充滿崇敬之心，比克勞利更極端，各位在我談到〈與魔鬼面對面〉的章節裡可以看到，有關於聖殿裝飾的描述，還有身穿朱紅衣的女子與她所騎的獸交媾。克勞利僅止於說到那肉體交媾違反自然，而我是以超越我們所理解的惡來看待此一儀式，我談的是未解，是巫術<sup>540</sup>的絕對純粹，是巴斯和沙巴菲的臨界……」

接下來貝爾博要做的就是探一探卡梅斯特雷斯教授是否願意自費出版的口風。他兜圈子繞了好久，最後才套出對方跟布拉曼特一樣，並沒有自掏腰包的意願。貝爾博便開啟送客模式，委婉地請卡梅斯特雷斯教授將手稿留下，一個星期後再行通知結果。聽到這裡，卡梅斯特雷斯教授將手稿緊緊抱在懷中，忿忿然說自己從未被人如此瞧不起過，還暗示說他有非比尋常的管道，我們如此羞辱他，將來會後悔莫及。

短短時間內，我們就談定了十多位自費出版作者，而且經過篩選，畢竟這回出書是要對外販售的。我們自然無法閱讀整本書稿，主要是看目錄，看一眼內容，然後彼此交換意見。

由此生出一個絕妙的問題。埃及人知道何謂電嗎？

——彼得·克洛西莫，《沒有時間的地球》<sup>541</sup>，

米蘭，Sugar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一一一頁

「我看到一份稿子談消失的文明與神秘國度。」貝爾博說。「據說在澳洲那一帶原本有一個姆大陸，有幾支重要移民是從那裡向外遷徙的。一批去了亞法隆島，一批去了高加索和印度河發源地，還有凱爾特族、埃及文明奠基者，還有亞特蘭提斯……」

「這些東西老掉牙了，關於姆大陸的書，你要多少我都能找給你。」我說。

「不過這個人可能願意付錢。而且他有一章寫得很棒，是關於希臘移民到今天墨西哥猶加敦州的故事，說到在契琴伊薩<sup>542</sup>有一個淺浮雕戰士像，跟古羅馬外籍軍團的士兵長得極為神似，幾乎一模一樣……」

「全世界所有頭盔不是有羽毛，就是有馬鬃毛。」狄歐塔列維說。「證明不了什麼。」

「對你而言是如此，對他則否。他發現這些文明都對蛇心懷崇敬，因此推斷它們有共同起源……」

「誰不對蛇心懷崇敬？」狄歐塔列維說。「當然，天主的選民猶太人除外。」

「對，他們崇敬牛。」

「那是一時脆弱。我的話，會刷掉這個人，雖然他願意付錢。凱爾特主義<sup>544</sup>和亞略主義，鐵時代，西方的沒落和親衛隊的靈修，或許是我的偏執，但這些看起來有納粹傾向。」

「對葛哈蒙而言未必是禁忌。」

「沒錯，可是凡事總有底線吧。我看到另一份稿子談的是土精靈、水精靈、火精靈、風精靈<sup>545</sup>、小精靈和仙子……同樣脫離不了雅利安文明起源議題。感覺上親衛隊是從七個小矮人演化而來的。」

「不是七個小矮人，是尼伯龍根人。」

「可是他說的是愛爾蘭小矮人。壞的是仙女，小矮人是好人，只是有點調皮。」

「先擺旁邊好了。卡索朋呢，您看了什麼？」

「只看了一個談哥倫布的稿子，分析他的簽名之後，發現居然跟金字塔有關。認為他的目標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因為他其實是流亡在外的聖殿騎士大團長。眾所皆知，哥倫布是猶太裔葡萄牙人，也是卡巴拉專家，召喚護身符的力量，讓海上暴風雨平息下來，還控制了壞血病病情。我沒有看跟卡巴拉有關的稿子，我想狄歐塔列維應該會看。」

「那些稿子不是把希伯來文拼錯，就是抄襲討論《夢之書》<sup>546</sup>那些濫竽充數的雜書。」

「大家別忘了我們現在是為伊西斯揭密選書，不能太偏向文獻學。說不定邪靈就喜歡從《夢之書》摘錄出來的希伯來文。我比較不確定的是所有那些跟共濟會有關的稿子。葛哈蒙先生叫我務必謹慎小心，他不想捲入不同宗教祭儀之間的混戰。不過我想我沒辦法對這份談盧爾德洞窟內共濟會符號的稿子視而不見。還有這份稿子也寫得很棒，是關於在美國國旗略見雛形之際，一位貴族突然出現的故事，很可能指的是聖日耳曼伯爵，他是富蘭克林和拉

法耶特侯爵<sup>547</sup>的密友。作者解釋星星代表意義說得很好，但是說到條紋就開始含糊其辭。」

「聖日耳曼伯爵！」我說。「真是活見鬼了！」

「怎麼？你認識這個人？」

「我如果說對，您一定不會相信，所以還是算了。我手上這份稿子則花了四百頁的篇幅指出現代科學的謬誤：原子是猶太人編出來的謊言、愛因斯坦的錯、能量的神秘之謎、伽利略的妄想和月亮太陽的非物質性。」

「談到這個，」狄歐塔列維說。「我最喜歡的是這份福特科學報告。」

「說的是什麼？」

「有一個名叫查爾斯·霍伊·福特<sup>548</sup>的人，記錄了非常多靈異現象。例如在伯明罕降下青蛙雨，出現在某些山脊上的神秘階梯和吸盤狀印記，歲差<sup>549</sup>的不規律變化，隕石上的銘文，黑雪，血風暴，西西里島巴勒摩市八百公尺高空中的不明飛行器，海中會發亮的光輪，巨獸殘骸，法國的枯葉瀑布，蘇門答臘有活物從高空落下，當然還有秘魯馬丘比丘上所有圖騰，以及南美洲其他山巔上史前時代遺留的太空船降落痕跡。我們並不是與宇宙中唯一生物。」

「還不賴。」貝爾博說。「讓我念念不忘的，是這份五百頁談金字塔的稿子。你們可知道胡夫金字塔矗立在緯度三十度，而那個緯度的陸地面積最多？而且胡夫金字塔的所有幾何數字跟亞馬遜河雨林裡的潘卓品塔達岩洞<sup>550</sup>一樣。你們知道埃及有兩條羽蛇，一條在法老王圖坦卡門王座上，一條在塞加拉金字塔上，羽蛇神殿之名就是這麼來的嗎？」

「羽蛇神殿跟亞馬遜雨林有什麼關係，那神殿不是在墨西哥嗎？」我問他。

「好吧，可能是我漏掉了某個環節。不過話說回來，復活島上的巨石雕像長得跟凱爾特族的一樣，又該如何解釋呢？玻里尼西亞有神名為亞，顯然就是猶太人的優特<sup>551</sup>，也是古



匈牙利人的伊歐夫，偉大善良之神。一份古老墨西哥手抄本記載地球是方的，四周有海圍繞，中央是陸地，陸地上有一座金字塔，金字塔底座有銘刻亞斯特蘭字樣，跟亞特拉斯和亞特蘭提斯很像。為什麼在大西洋兩岸都有金字塔呢？」

「因為建造金字塔比建造球體容易。風製造的沙丘會像金字塔，不會像萬神殿。」

「我最討厭啟蒙主義精神。」狄歐塔列維說。

「讓我說完。史前時代出現在埃及的太空船是一個雪橇，由於埃及不可能有雪地讓雪橇滑行，所以應該來自北國。您看聖誕老公公的雪橇……」

我沒打算讓步。「輪子發明之前，也使用雪橇類的犁車在沙地上行走。」

「不要插嘴。這裡面寫說應該先界定相似性，然後找理由。而且追根究柢，其理由絕對符合科學精神。埃及人一定懂得電，否則做不出他們做過的那些事。曾有一名德國工程師到巴格達去負責下水道工程，發現了可上溯到薩珊王朝<sup>552</sup>的電池，仍堪使用。巴比倫考古遺跡中也找到了四千年前製造的蓄電池。還有，約櫃根本就是一種發電箱，可以釋放五百伏特的電力。」

「我在一部電影裡面看過。」

「所以，您認為編劇那些點子是從哪裡冒出來的？約櫃是用金合歡木做的，內外都包上黃金，這跟電容器的原理是一樣的，兩個導體用絕緣體隔離開來。放置在乾燥處，那裡的磁場可產生一垂直平方公尺五百到六百伏特的電。據說伊特拉斯坦國王波瑟納曾利用電力拯救他的國度，免於受名為伏特的可怖野獸摧殘。」

「難怪伏特給自己取了一個這麼有異國風味的名號，原來牠本名叫做茲姆斯林恩·克朗斯納波斯克邑。」

「別鬧了。我除了這份稿子之外，還有一大堆來信說要披露約櫃和西卜林書<sup>553</sup>之間的關

係，猶太教魔女莉莉斯<sup>554</sup>和雌雄同體地母神<sup>555</sup>的關係，基因密碼和火星文的關係，談植物秘密智慧，宇宙文藝復興和心理分析的關係，從全新天使學角度看待馬克思與尼采，黃金數字和馬特拉穴居<sup>556</sup>的關係，康德和神秘學的關係，厄琉息斯秘儀<sup>557</sup>和爵士樂的關係，卡猷斯托和原子能的關係，同性戀和靈知的關係，魔偶和階級鬥爭的關係，還有人提議出八冊套書談聖杯和聖心的關係。」

「他想證明什麼？聖杯暗喻聖心，還是聖心暗喻聖杯？」

「我知道兩者區別，也很高興兩者是有區別的，不過我想對這個人而言以上皆可。老實說，我不知道該如何取捨，還是聽聽葛哈蒙先生怎麼說吧。」

我們聽取了他的意見。他說基本上不該淘汰任何投稿，要聆聽所有人的聲音。

「可是絕大部分的稿子都在重複火車站書報攤上那些書裡頭已經寫過的東西。」我說。「那些作者，包括已經出書的在內，大家彼此抄襲，拿對方的說詞當作證據，大家都把楊布里科斯<sup>558</sup>隨便一句話當成鐵證如山。」

「那又如何？」葛哈蒙先生說。「您想把讀者不知道的東西賣給他們？伊西斯揭密系列叢書本來就應該談別人正在談的話題，這樣才能相互佐證，證明自己為真。千萬不要輕易相信原創性。」

「了解。」貝爾博說。「但我們還是需要知道哪些題目是理所當然，哪些是牽強胡謔。我們需要顧問。」

「怎樣的顧問？」

「我也不知道。要能夠鎮住妖魔鬼怪，但也必須了解妖魔鬼怪的世界是怎麼回事。還有，他要能告訴我們赫耳墨斯計畫究竟要鎖定怎樣的議題。所以他必須是熟知文藝復興神秘

學的嚴謹學者……」

「太棒了。」狄歐塔列維對他說。「等他第一次拿到別人交給他的聖杯和聖心，就立刻奪門而出。」

「未必如此。」

「我有一個不錯的人選。」我說。「這個人博學多聞，滿嚴肅看待這些事情的，而且不莽撞，態度偏向冷眼旁觀。我是在巴西認識他的，但是他人現在應該在米蘭。我有他的電話號碼，但是得找一下。」

「那就聯絡他吧。」葛哈蒙先生說。「不要衝動，看看報價再決定。還有，記得從金屬的奇幻旅程開始就要讓他派上用場。」

鄂葉聽見我的聲音似乎滿開心的。他問我美麗的安帕羅近況，我吞吞吐吐讓他明白那已經是過去式了。他致歉，委婉表示年輕人展開新的人生篇章總是好事。我向他提及某個出版計畫，他頗感興趣，說很樂於跟我們一談。我們約好在他家見面。

從赫耳墨斯計畫誕生，一直到那天為止，我都興致勃勃、無憂無慮地在半個世界遊走嬉戲。如今他們開始算帳。那時候的我也是一隻蜜蜂，正興匆匆地撲向一朵花而不自知。

白天你多次走向那隻青蛙，心懷崇敬。你請牠行使你渴望的奇蹟……同時又對牠比出祭獻的十字手勢。

——阿萊斯特·克勞利的祭儀儀式

鄂葉住在蘇薩廣場附近靜僻小路上十八世紀末的一棟小樓房，有簡單的花葉雕刻裝飾。幫我們開門的是一位身穿條紋西裝的老僕人，帶我們到一間小廳去，請我們在那裡等候伯爵。

「原來還是個伯爵。」貝爾博低聲說。

「我沒跟您說過嗎？他是聖日耳曼伯爵轉世投胎。」

「他如果不會死，就沒辦法轉世投胎。」狄歐塔列維開始說教。「他該不會是阿斯威魯斯，那個流浪的猶太人<sup>59</sup>吧？」

「的確有人認為聖日耳曼伯爵也是阿斯威魯斯。」

「我就說嘛。」

鄂葉走進來，一如以往從頭到腳一絲不苟。他跟我們握手後開口致歉：臨時加開了一個很無聊的會議，讓他不得不在書房多待十來分鐘。他叫僕人替我們準備咖啡，請我們隨意

坐。然後掀開一片陳年皮革製成的門簾走了出去。那不是門，所以我們喝咖啡的時候，聽見隔壁房間傳來激昂的交談聲。剛開始，我們只得大聲講話以便蓋過那個聲音，但後來貝爾博提醒說我們這麼做恐怕會打擾對方。就在那短暫的靜默片刻，我們聽到了一個聲音，一個句子，引發了我們的好奇心。狄歐塔列維站起身來假裝打量掛在門簾旁牆上一幅十七世紀版畫，畫中是一個山洞，有幾個朝聖者走在七級階梯上。之後我們三個人就全擠到那幅版畫前，假意研究欣賞。

那個人的聲音一聽就知道是布拉曼特，他說：「總而言之，我並沒有把邪靈送進任何人家裡！」

那天我們才知道布拉曼特不只長得像貌，就連聲音都像。

另外一個聲音我們沒聽過，有很重的法國腔，語調高亢，有點歇斯底里。然後鄂葉突然開口說話了，他的聲音溫潤，是來打圓場的。

「兩位，」鄂葉說。「兩位是為了聽取我的意見而來，我倍感榮耀，既然如此，就請兩位聽我說句話。首先我要說的是，親愛的皮耶，您寫那封信確實太過莽撞……」

「伯爵，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個法國腔說。「這位布拉曼特先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我們都很看重的期刊上，字裡行間看似嘲諷其實是在吹捧幾個崇敬路西法的人，那些人不信主卻想領聖餐，他根本是為了錢，為了譁眾取寵。好，大家都知道唯一一間公認的路西法教堂不過是做一些以牛幡祭和靈魂引渡的事，可是我的教會絕對不會跟低劣的撒旦主義和踐踏聖餐有任何牽扯，這根本是聖修皮爾教堂的杜克司鐸<sup>560</sup>才會幹的事情。我在信中說我們不是玩老把戲的撒旦信徒，也不是撒旦的鷹爪，我們自然也不需要為羅馬教會做那些事，反正已經有夠多的聖體盒和那些什麼聖體龕了……我們其實很持平，全世界都知道，對我們而言，路西法是善之源，主才是惡之源，因為這個世界是祂所創，路西法還企

圖阻止祂呢……」

「沒錯，」布拉曼特氣呼呼地說。「我是這麼說過，我或許太過輕佻，但是總不能因此就指控我蠱惑人心吧！」

「誰知道！我說的不過是譬喻！你們回敬我的不是蠱惑人心是什麼！」

「對，我跟我的弟兄們有的是時間可以浪費，到處散播邪靈！我們遵循的是高等魔法<sup>561</sup>的教義和儀式，可不是什麼妖術！」

「伯爵，請您仲裁。眾所皆知，布拉曼特先生和布杜院長交好，您也聽說過這位神父讓人在他的腳掌心上刺了一個十字架，以便踩著我們的上主前進，或是踩在祂的……算了。七天前，我在聖杯書店遇到這位自負的修道院院長，您也知道那個地方，他對我微笑，一貫的狡猾笑容，他對我說太好了應該找一天晚上聚聚……找一天晚上是什麼意思？果然兩天後開始出現異象，我準備上床的時候，臉上感覺到有靈體拂過，您知道那種感覺絕對不會錯。」

「也可能是您腳底滑了一下。」

「最好是。那為什麼有一堆東西在空中飛，有一個蒸餾器敲到我的腦袋，還有一個巴風特石膏像也掉到地上，那個石膏像是我過世父親留給我的紀念品。牆壁上出現紅色的字，還有我不知道該如何描述的奇怪味道。您想必知道不到一年前，已故的葛洛斯塔曾指控那位院長用糞便當原料調製膏藥，請原諒我粗鄙，布杜院長就宣判了他的死刑，兩個星期後，可憐的葛洛斯塔真的離奇死亡了。布杜這個人會操弄毒藥，位於里昂的馬丁教派召開的榮譽法庭證實過這一點。」

「那是惡意中傷……」布拉曼特說。

「那是您自己說的。這種事情會鬧上法庭，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

「好，那麼葛洛斯基蒙席是個肝硬化末期的酒鬼，這在法庭上沒有提出來吧。」

「您怎麼會這麼天真！巫術都是透過自然方法影響受害者的，他如果沒有肝硬化，也可以從其他生器官下手，那是初階黑魔法……」

「所以所有死於肝硬化的人，都是布杜害的。笑死人！」

「不然請你告訴我，他在里昂那兩週做了什麼……在不潔的教堂行聖體聖事，您那位布杜身穿紅色的寬大袍子，拿著一個顛倒的十字架，身旁是他的私人占卜師歐爾蔻夫人，別的不說，她額頭上還有一個三叉戟印記。高腳杯裡裝的是鮮血，這位院長把血餵進信徒嘴裡……我有沒有說錯？」

「我的朋友，您看太多于斯曼的書了！」布拉曼特笑著說。「那是一個文化活動，是為了回顧歷史，跟威卡教<sup>562</sup>教會學校和德魯伊學院舉辦的慶祝活動一樣。」

「哇，原來是威尼斯狂歡節……」

緊接著我們聽到一陣嘈雜聲，似乎是布拉曼特準備撲向對方，鄂葉奮力阻擋他。「您看，您看看，」那個法國人聲音拉高八度說：「布拉曼特您最好小心一點，去打聽一下您的好友布杜先生發生什麼事了！您恐怕還不知道吧，他現在人在醫院裡，您去問他，是誰讓他顏面盡失！我雖然不搞你們那一套招魂巫術，但我也略知一二，當我明白我家中被邪靈入侵的時候，就在地板上畫了一個防魔圈，我雖然不信，但是你們那些妖魔鬼怪信，我脫下加爾默羅修會<sup>563</sup>的聖衣<sup>564</sup>，對它唸了一句咒語，回報咒語，哈，沒錯。您那位院長此刻不知道多難受的！」

「您聽到了嗎？」布拉曼特咬牙切齒說。「明明是他在作惡！」

「兩位，夠了。」鄂葉語氣溫和而堅定。「請聽我說句話。從求知角度出發，你們知道我對這些過時儀式向來正面看待，對我而言，撇開魔鬼學研究上的差異，不管是路西法

教堂或撒旦修會都值得尊重。兩位知道我對相關議題始終抱持懷疑態度，話說回來，我們既然同樣以騎士精神為重，那麼我懇請兩位發揮一下同袍愛。再說，怎麼會把冥界之王和個人好惡混為一談呢！這麼做未免太過胡鬧。關於神秘學的無稽之談何需理會，我們行事不能像那些庸俗的共濟會人士。布杜已經不是會員了，我認為，坦白說，親愛的布拉曼特，您就請他把他那些足以寫出跟博伊托歌劇作品《梅菲斯特斐勒斯》<sup>565</sup> 媲美精采素材賣給資源回收場吧……」

「哈哈，說得太好了。」法國人咯咯笑著說。「而且他還是批發商喔……」

「我們來重新釐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剛才爭辯的主題，我們姑且稱之為禮儀形式主義，大家都被惹火了，但我們不需要火上加油。親愛的皮耶，我並非不相信在您家有異靈出現，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不過如果多一份理性思考，或許可以用『喧鬧鬼』<sup>566</sup> 解釋一切……」

「嗯，這我不能排除。」布拉曼特說。「這段時期星界的情況的確……」

「所以嘍！來，大家先握手言和，再來個擁抱。」

我們聽到那兩個人低聲向對方致歉。「您也知道，」布拉曼特說。「有時候為了分辨出誰真正得到啟蒙，得從民俗角度出發。就連東方那些什麼都不信的商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祭儀。」

「當然，祭儀嘛，說得也是……」

「克勞利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明白嗎？」鄂葉說。「我得跟兩位說再見了，還有客人在等我。」

我們迅速坐回沙發上，神色自若、悠然自得地等候鄂葉。



我們要找到這七個尺度的順序並不容易，可兼容並蓄，可包羅萬象，要與眾不同，還要始終生氣勃勃，記憶碰撞……如此高規格且無與倫比的組合不僅能讓所託付之物保有話語和技藝……而且能給予我們真正的智慧。

——朱利歐·卡密洛·德米尼歐，《關於劇場》<sup>567</sup>，  
翡冷翠，Torrentino 出版社，一五五〇年，序言

幾分鐘後鄂葉走進來。「真是對不起，各位朋友，我剛結束一場不怎麼愉快的爭論。老友卡索朋很清楚，我自詡為宗教史學者，因此有人，而且是為數不少的人，會來詢問我的意見，與其說是借重我的專業，或許應該說他們更需要借重我的理性。各位也知道，有趣的是，在信奉知識萬能的研究者之中不乏某些特立獨行的人物……我說的不是一成不變想要尋找先驗慰藉或是那些心靈憂鬱之人，而是某些知識淵博、神智清明之士，他們放任自己在夜裡胡思亂想，分不清固有真相和出乎意料之間的界線。先前跟我一起討論事情的人，爭執的種種假設都十分幼稚。唉，怎麼說呢，好人家也免不了會出孽子吧。麻煩各位跟我的小小書房去，那裡聊天比較舒適。」

他掀起皮製門簾，請我們到另一個房間去。那房間我很難稱它為小書房，空間寬敞之

外，還有許多精緻的古董書架，架上放滿了精裝書，而且全都是年代不可考的古書。但是讓我們最感詫異的不是書，而是幾個玻璃櫃裡滿滿的不知名收藏，看起來很像石頭，還有諸多動物標本，看不出是用稻草填充的標本，還是仿製品。所有一切都籠罩在昏黃光線下。

那光似乎是從底端一扇鑲著琥珀色玻璃的大片鉛框雙格窗照進來的，跟堆滿文件的深色桃花木書桌上巨型桌燈的光合而為一。那桌燈跟一些還能在某些老圖書館閱覽桌上看到的桌燈一樣，有綠色花苞狀燈罩，投射橢圓形的白光在書頁上，讓周圍繼續沉浸在昏暗中。這種光線遊戲，雖然無論明或暗都違反自然，卻凸顯了天花板上的多彩繽紛。

天花板是仿真穹頂，由四根紅磚柱撐起，鍍金柱頭精巧細緻，穹頂繪有各式以視覺陷阱技法完成的圖像，切割為七分，看似船帆，這書房有一種靈堂氛圍，但又隱約透露出耽溺於聲色的罪孽深重、惶惶不安感。

「這是我的小劇場。」鄂葉說。「是按照文藝復興時期的奇特想像，以圖像將宇宙中精挑萬選的千姿百態陳列出來。與其說這是一個居住空間，不如說這是一個記憶機器。各位在這裡看到的所有圖像，都經過恰當的重組，每一個都代表並揭露一個世界之謎。各位想必注意到那一排人像畫，畫家刻意模仿曼托瓦宮殿中的三十六位老者像，他們是天神。是我的個人偏好，也是為了堅持傳統，自從我找到這個不知道由誰授意完成的絕妙重建圖後，我就要求所有細節部分大小，包括聖骨盒，或天花板上的圖像在內，都必須能夠呈現宇宙的基本元素，風、水、土、火。因此才會有這個精巧的暖爐，這是我一個好朋友的成功之作。這個則是比較後期才完成的，是仿製希羅的汽轉球，我若點火，讓鍋子裡的酒精受熱，蒸氣就會從球體兩側的管子噴出，使球體轉動。許多插圖明確告訴我們，古埃及祭司在他們的聖殿中就用過這個神奇的機器，假裝是奇蹟顯現，群眾無不俯首膜拜，其實真正的奇蹟是在啟動那個神秘、簡單又基本的機器的珍貴定律，風和火。那才是智慧，我們的先人和鍊金術士都具

備，然而建造迴旋加速器<sup>568</sup>的人卻沒有。所以我眼裡只有我這個記憶劇場，那是許多人的心血結晶，吸引了無數古代的偉大心靈。我知道，我知道，那些人人數眾多，遠勝過所謂智者。我知道如其在下，如其在上<sup>569</sup>。其他的也就無需探究了。」

他請我們抽古巴雪茄，那雪茄形狀很奇怪，不是直的，而是捲曲變形的，不過味道濃厚豐腴。我們發出讚嘆聲，嘖嘖稱奇，然後狄歐塔列維走向書架。

「喔，」鄂葉說。「這裡的藏書實在不多，各位也看到了，大概不到兩百冊，我老家的藏書更多。不過這裡的書各有其獨特價值與稀珍之處，而且擺放方式也有玄機，是依圖像和題材決定排列順序。」

狄歐塔列維想伸手拿書，卻踟躕不前。「不要客氣。」鄂葉說。「可以打開看沒問題。這本是阿塔納斯·珂雪<sup>570</sup>的《埃及之俄狄浦斯》<sup>571</sup>，各位知道，他是繼赫拉波羅<sup>572</sup>後試圖詮釋聖書體<sup>573</sup>的第一人。珂雪很有魅力，我真希望我這間小書房能夠像他的一樣，收藏各種美好之物，那些東西如今已經佚散，不諳尋覓之人便覓不著……他是了不起的古物保存家。他發現這個象形字意指『歐西里斯神之善源自神聖儀式和其他神祇……』的時候多麼得意，後來那個好事之徒商博良<sup>574</sup>，是個討人厭的傢伙，各位一定要相信我，因為幼稚的虛榮心作祟，堅稱那個符號只是某個法老王的名字。現代人詆譏那些神聖符號的手法還真是高明。《埃及的俄狄浦斯》並非十分罕見，所以價錢比一輛賓士車便宜。看這本吧。這是亨利·昆拉特的《永恆智慧圓形劇場》的一五九五年初版本，據說全世界只有兩本，我這本是第三本。這本則是托馬斯·伯奈特的《地球聖論》<sup>575</sup>，每次晚上看這本書裡的版畫，都會有一種莫名的幽閉恐懼症油然而生。我們的地球是如此奧秘……沒有想到吧？我發現狄歐塔列維博士對維吉尼亞《論數值》<sup>576</sup>書上的希伯來文很有興趣。那麼您一定要看這本：羅森洛斯的《卡巴拉完全揭密》<sup>577</sup>初版本。各位想必知道，這本書在這個世紀初由那個糟糕透頂的麥奎

格·馬瑟斯<sup>578</sup>翻譯成英文，內文不完整，而且翻譯品質很差……各位肯定對那個吸引了許多英國唯美主義者、丟人現眼的小團體黃金黎明協會<sup>579</sup>略有耳聞。一群偽造入會文獻者群聚一堂，注定要無止境沉淪，從晨星會到克勞利的撒旦教會，都召喚魔鬼以獲得某些同性戀者的青睞。親愛的朋友們，你們也知道，當你開始做相關研究，一定會遇到許多質疑你的人，各位只要開始出版這個領域的書籍便會明白。」

貝爾博逮住機會，順著鄂葉的話往下說。他跟鄂葉說葛哈蒙出版社預計每年出版數本秘傳學領域的書。

「哦，秘傳學。」鄂葉微微一笑，貝爾博臉都紅了。

「或許應該說……神秘學？」

「嗯，神秘學。」鄂葉抵嘴而笑。

「沒關係，」貝爾博說，「或許專有名詞用錯了，不過您肯定了解我說的是那個類型的書。」

「哦，」鄂葉再度微笑。「沒有類型，只有知識。你們想要出版的並未沉淪的知識。或許對你們而言，那只是一個出版策略，如果由我負責的話，對我來說是尋找真相，如同尋求聖杯。」

貝爾博說，就像漁夫撒網，很可能只撈到空貝殼和塑膠袋一樣，葛哈蒙出版社也會收到許多嚴謹度有待商榷的稿子，因此需要一位嚴謹的審稿人把關區分好壞，同時把棄之可惜的稿子挑出來，因為有一家相識的出版社希望葛哈蒙能把一些不那麼起眼的作者轉介過去……想當然耳，還需要討論一下怎樣的酬勞才不失禮。

「感謝老天，我是大家俗稱的有錢人。而且是好奇、行事謹慎的有錢人。若是能在探索過程中找到另一本昆拉特的奇書，或是另一個暖爐模型，或是獨角鯨的長牙（我不好意思

把這個納入收藏，沒想到維也納的皇家寶庫博物館竟然把它當作獨角獸的角展出）。我只需要輕鬆愉快地完成一筆交易，就勝過您付我十年的顧問費。我會秉持學習精神來閱讀這些稿子，即便是再平淡無奇的文本，我相信我也能找到一點火花，如果找不到真相，至少會找到異於尋常的謊言，真與假是兩個極端，極端往往相去不遠。只有顯而易見會讓我覺得無聊，無聊是各位需要付我酬勞的原因。所以根據我的無聊程度，年底我會寄給你們一張請款單，但我要求的會是象徵性的酬勞。你們若覺得金額太高，就寄給我一箱好酒代替吧。」

貝爾博有些手足無措。他習慣跟那些愛發牢騷、貪得無厭的編輯顧問打交道。他打開隨身攜帶的手提包，取出一份厚重的稿子。

「為了避免過度樂觀，請您看看這份稿子，我認為是平均水準的代表之作。」

鄂葉翻開稿子：「金字塔的神秘語言……看日錄吧……塔頂方尖碑……卡納馮勳爵<sup>580</sup>之死……希羅多德<sup>581</sup>的見證……」他闖上稿子。「各位都看過了？」

「只有我，幾天前快速翻瀏覽過。」貝爾博回答他。

鄂葉把稿子還給他。「請您聽聽看，以下我所說的是否為該書大綱。」鄂葉坐到書桌後方，一手伸進背心口袋裡，拿出我在巴西看過的藥丸盒，在他剛才輕撫過心愛古書、瘦骨嶙峋的手指間轉來轉去。他抬頭望著天花板上的裝飾物，說出彷彿早就熟記在心中的一段話。

「這本書的作者說的是——一八六四年皮亞齊·史密斯<sup>582</sup>發現金字塔神奇神秘數字的故事。請勿介意數字部分我只說整數，年紀漸長記憶力開始衰退……特別之處在於金字塔底座是邊長二二二公尺的正方形，高度為一四八公尺，若換算成古埃及的長度單位腕尺<sup>583</sup>，那麼底座是三六六腕尺，也就是閏年的天數。皮亞齊·史密斯認為金字塔高度乘以十的九次方，便是地球到太陽的距離，亦即一億四千八百萬公里。當年那個計算結果十分接近事實，今天我們

算出來的距離是一億四千九百五十萬公里，很難說現代人就一定是對的。底座邊長除以石塊寬度得到三六五。底座周長是九三一公尺，除以高度的兩倍，得到的數字是三點一四。很漂亮的數字，對吧？」

貝爾博傻笑。「不可能啊！您怎麼會……」

「雅克伯，讓鄂葉博士說完。」狄歐塔列維打斷他的話。

鄂葉對狄歐塔列維微笑表示感謝。他看著天花板繼續往下說，但我覺得他所說皆有所本，並非隨口胡謔。他的眼睛跟著線索走，彷彿在穹頂圖案中看出了蛛絲馬跡，卻假裝在記憶中挖掘。

大金字塔從塔尖到底座，若以埃及指尺為單位，是一億六千一百萬指尺。從亞當開始至今，地球上有多少人類靈魂駐足？大約數字是從一億五千三百萬至一億七千一百萬不等。

——查里斯·皮亞齊·史密斯，《我們得自大金字塔中的遺產》<sup>584</sup>，  
倫敦，Tobster出版社，一八八〇年，第五八三頁

「我想您那位作者堅稱胡夫金字塔的高度平方等於每一三角形壁面的面積。不過這些度量都是以呎計算的，比較接近埃及人和猶太人的腕尺，而不是公尺，公尺是現代發明的抽象度量衡。埃及腕尺跟呎的關係是一比一點七二八。如果我們沒有準確的高度，可以從塔頂方尖碑開始量起，那是放在大金字塔塔頂的小金字塔，以構築塔尖，材質是黃金，或其他可以反射陽光的金屬。我們取這個方尖碑的高度，乘以金字塔全高，再乘以十的五次方，就會得到赤道長度。還有，若以底座周長乘以二十四的三次方再除以二，就是地球半徑。金字塔底座面積乘以九十六再乘以十的八次方，會得到一億九千六百八十一萬平方英里，正是地球面積。沒錯吧？」

貝爾博本來就常用他在電影圖書館看過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原版電影《勝利之歌》

585

裡面一句台詞「我目瞪口呆！」來表達驚訝。

於是他脫口而出。顯然鄂葉對這句英文不陌生，因為他完全無法掩飾得意之情，也不為自己此刻的虛榮心作祟而感到羞愧。「各位朋友，」他說，「任何人，包括這位我不知道名字的作者，若著書討論金字塔之謎，能說的就是這些連小孩都知道的事情。若能說出什麼新意，我才覺得稀奇呢。」

「所以，」貝爾博有些遲疑。「這個人說的是其實是既定事實。」

「事實？」鄂葉笑了，又打開那盒生了句傻病但是滋味迷人的雪茄。「Quid est veritas，我多年前前一位舊識說過，何謂事實？有一部分是胡說八道。例如說吧，拿金字塔底座除以兩倍金字塔高度，把小數點也算進來的話，得到的不是 $\pi$ ，而是三點一四一七二五四。差別不大，但是有差。皮亞齊·史密斯的弟子，也就是參與過巨石陣測量的弗林德斯·皮特里<sup>586</sup>曾說，他有一天逮到他老師為了讓數字好看，偷偷用剉刀磨平皇室候客室裡的花崗岩突出物……或許是子虛烏有，不過皮亞齊·史密斯並不是值得信賴的人，看他怎麼打領帶就知道。當然，在胡說八道之外，也有一些不爭的事實。麻煩各位跟我一起到窗邊來。」

他以誇張動作推開窗扇，請我們探出頭去，指著遠方街角巷口的一座木造圓亭，應該是販售賽馬運彩彩券的地方。

「各位，」他說。「我請各位去測量那座亭子。你們會發現隔板長一四九公分，也就是地球到太陽距離的千億分之一。背面高度除以窗戶寬度是一七六除以五十六，等於三點一四。正面高度是十個十九公分，而希臘太陰曆的週期正是十九年<sup>587</sup>。正面兩個角和背面兩個角的高度加總起來，是一九〇乘以二，加上一七六乘以二，等於七三二，那一年普瓦捷之役<sup>588</sup>獲勝。隔板的厚度是三點一〇，窗框的寬度是八點八，若用字母取代整數，會得到 $C_{10}H_8$ ，也就是萘的化學方程式。」



「太神奇了。」我說。「您量過？」

「我沒有。」鄂葉說。「但是一個叫讓·皮耶·亞當的人量過另一座亭子。我想所有賣彩券的圓亭應該都大同小異吧。用數字可以為所欲為。我如果有神聖數字九，最後想得到一三三四，也就是雅克·德·莫萊被送上火刑台的日子，這個日子對我這種虔誠信奉聖殿騎士傳統的人很重要，我該怎麼辦呢？我就拿九乘以一四六，這個數字是迎太基命中注定要滅亡的日子。我是怎麼得到這個結果的呢？我將以一三三四除以二，或除以三，以此類推，直到我找到一個我喜歡的數字為止。我也可以用一三三四除以六點二八，也就是三點一四的兩倍，就會得到二〇九。二〇九正好是帕加馬王國國王阿塔洛斯一世<sup>589</sup>登基的日子。滿意了嗎？」

「所以您不相信任何一種數秘術？」狄歐塔列維很失望。

「我？我當然相信，我認為宇宙是各種數字巧合所組成的美妙樂章，而解讀數字，詮釋其象徵意涵，是一種天賦才能。但是如果這個世界，不管是天上的還是地下的，是一個對應體系，一切都必然如此的話，那麼彩券亭跟金字塔這兩個人類作品，不知不覺中在它們的結構中體現宇宙的各種和諧關係乃理所當然。這些所謂金字塔學家用了極為複雜的方法發現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也是最古老的、早已知道的事實。問題出在探索和發現的邏輯，因為那是科學邏輯。智慧的邏輯不需要發現，因為早已知道。何須證明必然如此的一切？若有秘密，必是更深的奧秘。你們手上這幾位作者卻只停留在表面。不難想像他書中恐怕還寫到埃及人已知用電的鬼話……」

「我不會問您怎麼猜到的。」

「是吧？他們跟馬可尼的工程師一樣，只要有電就高興了。如果猜放射線還不會顯得那麼幼稚。跟電不一樣，這個假設很有趣，也可以解釋大家都掛在嘴邊的圖坦卡門詛咒是怎

麼一回事。埃及人如何抬起建造金字塔的巨石？利用電擊，還是利用核裂變？埃及人找到了消除地心引力的方法，並擁有讓石頭漂浮的秘密。那是另一種形式的能源……據說迦勒底祭司單靠響聲就能操控聖器，卡奈克神殿和底比斯神廟的祭司用自己的聲音就能打開神廟大門，還有，請各位想想看，芝麻開門這個故事，指涉的是什麼呢？」

「所以？」貝爾博發問。

「我的朋友，我現在會說明。電力、輻射線、原子能，真正內行的會知道這些都是隱喻，是掩護，是以訛傳訛，最多是某些古老的、被遺忘力量的可笑替代品，是行家在尋找，有一天總會找到的力量。我們或許應該談的是，」他頓了一下。「大地電流。」

「什麼？」我不知道我們三個人之中是誰開口問的。

鄂葉看來有些失望。「看到沒有？我就知道你們手邊的稿子會有讓我覺得有趣的。我看時間不早了。好吧，各位朋友，合作談定了最重要，其他的不過是我這個老學究瞎扯閒聊罷了。」

他準備跟我們握手告別的時候，僕人走進來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喔，是她啊。」鄂葉說。「我都忘了。請她等一分鐘……不，不要在客廳等，請她到土耳其廳好了。」

這位女性友人應該對這裡很熟，因為她已經出現在書房門口，完全不理會站在傍晚夕陽餘暉中的我們，直接走向鄂葉，挑逗地輕撫他的臉，對他說：「西門<sup>590</sup>，您居然讓我空等！」她是羅倫莎·裴蕾葛里尼。

鄂葉微一側身，親吻她的手，指著我們跟她說：「親愛的，我甜美的蘇菲亞，每一個因您而蓬華生輝的家，就是您自己家。我正準備送幾位客人離去呢。」

羅倫莎這才發現我們，開心跟我們打招呼。我印象中從未看過她因為什麼事而驚慌失

措，或窘困難堪。「真是太好了，」她說。「你們也認識我朋友！雅克伯，你好啊。」（她不是問他好不好，而是順口說說那種。）

我看見貝爾博臉色刷白。我們互相道別，鄂葉說很高興大家有共同朋友。「我認為我們這位共同朋友是我有幸認識的朋友中最真誠不做作的。清新脫俗的她，請容許我這個老學究天馬行空一下，是被放逐到這片土地上的蘇菲亞。我可人的蘇菲亞，我沒來得及通知您，晚上之約延期到數週後。很抱歉。」

「沒關係。」羅倫莎說。「我可以等。你們要去皮拉德德小酒館嗎？」與其說她是在問我們，不如說她是在命令我們。「那好，我在這裡待半個小時，我要西門給我一杯他釀的藥酒，你們也應該試試，不過他說只有被揀選之人才能喝。之後我再去找你們。」

鄂葉像個寬容的長輩微微一笑，讓她先坐一下，陪我們往門口走。

我們離開後，開著我的車往皮拉德德去。貝爾博悶不吭聲。沿路都沒人說話。但是在皮拉德德坐定後，總得有人破冰。

「希望我沒有把你們交到瘋子手中。」我說。

「沒有。」貝爾博說。「他是聰明人，而且觀察入微。只是他生活的那個世界跟我們的不同。」

之後幽幽地補了一句：「可能不同吧。」

傳統神殿堅守聖殿騎士團、屬靈和秘教騎士團的傳統……

——亨利·柯爾班，《聖殿與冥想》<sup>591</sup>，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卡索朋，我想我看懂了您那位朋友鄂葉。」狄歐塔列維說。他在皮拉德德叫了一杯氣泡白酒，害我們兩個開始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他對神秘學很好奇，討厭那些一知半解、半吊子的傢伙。不過，就我們今天非自願偷聽到的對話來看，他雖然瞧不起那些人，卻願意聆聽他們，他雖然批判那些人，但並未斷絕往來。」

「今天這位鄂葉先生，伯爵還是侯爵什麼的，說了一個關鍵字。」貝爾博說。「騎士精神。他雖然鄙視他們，卻又因為騎士精神而覺得自己與他們一體。我想我也懂他。」  
「怎麼說？」我跟狄歐塔列維同聲發問。

貝爾博面前是第三杯琴酒馬丁尼（他堅持晚上喝威士忌，說有助於安神，進而產生遐想。傍晚則應該喝琴酒馬丁尼，因為刺激，能維持亢奮情緒）。他開始描述他在\*\*\*度過的童年時光，這段故事他先前已經跟我說過。

「那是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也就是從法西斯過渡到民主體制，然後又重新回到薩洛共和國<sup>592</sup>獨裁統治的那段期間，那時候山區在打游擊戰。這段時期之初我十一歲，住

在卡洛叔叔家。我們原本住在城裡，可是一九四三年飛機轟炸日漸頻繁，因此我母親決定疏散，那時候都說疏散。卡洛叔叔和凱特琳娜嬭嬭住在\*\*\*，卡洛叔叔出身農家，因此繼承了在\*\*\*的房子，還有土地，是以佃農身分向一個名叫阿德里諾·卡內帕的人承租的。佃農負責耕種，收割小麥，釀酒，然後把收益的一半交給地主。可想而知，這兩個人的關係一定很緊張。佃農認為自己被剝削，只收到自己土地一般收益的地主也有同樣感受。

地主憎恨佃農，佃農憎恨地主。不過他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事情是這樣的，卡洛叔叔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自願加入阿爾卑斯山地兵，他有皮耶蒙特人的耿直，心裡只有責任和國家，晉升中尉後又升了上尉。沒過多久，在義大利東北喀爾索高原上的一場戰役中，他身邊一個白癡士兵在手中引爆了一枚手榴彈（不然幹嘛叫它手榴彈？）。總之，卡洛叔叔要被丟進萬人塚掩埋的時候，一名護士發現他還活著。他們把他送進戰地醫院，摘除了垂吊在眼眶外的一隻眼睛，切掉一隻手臂，根據凱特琳娜嬭嬭的說法，還在頭皮下面裝了一片金屬，因為他的顱骨少了一塊。外科手術很成功，而且多了一個英雄。所以有銀質勳章，有義大利王國騎士十字勳章，戰後還有一個公部門的位子等著他，於是卡洛叔叔就變成了\*\*\*的稅捐處處長，他繼承了父母當地的財產，還住到家族世代相傳的屋子裡。阿德里諾·卡內帕住在一樓，卡洛叔叔住在挑高的二樓。

卡洛叔叔既然是稅捐處處長，也就搖身一變為地方上的名人。他在戰場上受過傷，又受封為義大利王國的騎士，自然立場上比較傾向現任政府，而恰好當時執政的是獨裁的法西斯政府。難道卡洛叔叔是法西斯？

根據一九六八年的說法，法西斯提升了退役官兵的地位，政府用勳章和職場晉升來表達對他的感謝之意，因此我們可以說卡洛叔叔是溫和派的法西斯。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卡內帕對他恨之入骨，因為卡內帕反法西斯，理由很簡單：他每年都得向卡洛叔叔申報收入，去

之前會先送十幾顆蛋打點嬌嬌，然後以同謀共犯的心情昂首闊步走進稅捐處辦公室面對卡洛叔叔，卡洛叔叔不僅是不可收買的戰爭英雄，也是最清楚卡內帕那一年從自己手上搶走了多少收益的人，因此絕不會讓他少繳一分一毫的稅。阿德里諾·卡內帕自認為是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開始到處散播卡洛叔叔的壞話。他們早晚都會碰面，但是不再跟對方打招呼，都靠凱特琳娜嬌嬌居中傳話。我跟我母親搬去後，卡內帕對於我母親有卡洛叔叔這樣一個冷酷無情的姻親，表達了他的安慰和體諒之意。卡洛叔叔每天晚上六點回來，總是身穿灰色雙排鈕西裝，頭戴禮帽，手中拿著一份還沒看的郵報。他以高山兵的姿態筆直走過來，灰色雙眸盯著準備攻下的山頂。卡洛叔叔走過那時候坐在花園板凳上乘涼的卡內帕面前，對他視而不見，之後會在一樓門口遇到卡內帕太太，會十分客氣地舉起禮帽致意。卡洛叔叔每天都這樣，年復一年不曾改變。」

八點了，羅倫莎並未如她所說的現身皮拉德。貝爾博叫了第五杯琴酒馬丁尼。

「時間來到一九四三年。一天早上卡洛叔叔來找我們，大力親吻我把我叫醒，他說孩子，你想知道今年最不得了的大消息是什麼嗎？他們把墨索里尼幹掉了。我看不出卡洛叔叔有沒有難過，他是正直公民，也是國家公僕。就算他心裡難過也沒有說出口，仍繼續為巴多猶<sup>593</sup>政府的稅捐處效力。九月八日<sup>594</sup>後，我們住的那一區歸薩洛共和國管轄，卡洛叔叔也無異議，開始為義大利社會共和國執行稅務工作。卡內帕宣稱自己跟最早一批在山區成立的游擊隊搭上線，早晚要復仇血恥。我們小孩當時搞不清楚游擊隊是什麼，傳言滿天飛，但是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們。據說游擊隊首領是巴多猶政府的人，一個叫老三的人（這當然是綽號，那時候都這樣，很多人說這個綽號來自於漫畫閃電俠迪克<sup>595</sup>的好朋友），原本是憲兵上士，在對抗法西斯和納粹的早期戰役中失去了一條腿，現在\*\*\*一帶山區的游擊隊都聽令於他。然後發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游擊隊出現在鎮上，他們從山區下來，在路上閒晃，還

沒有統一的制服，只以天藍色領巾為記，他們對空鳴槍，算是通知大家。消息傳開，居民都把自己關在家裡，因為還不知道那些人是怎麼樣的人。凱特琳娜嬌嬌略顯擔憂，畢竟那些人據說是卡內帕的朋友，或應該說卡內帕自稱是他們的朋友，他們會不會做出對叔叔不利的事呢？果不其然。我們被告知約莫十一點鐘的時候，一群游擊隊員手持衝鋒槍進到稅捐處，逮捕了卡洛叔叔，帶往不知何方。嬌嬌躺在床上，開始口吐白沫，嚷嚷說卡洛叔叔死定了，只需要用槍托往他頭顱上大力一敲，他就死了。卡內帕聽到嬌嬌呼天搶地，帶著老婆跟孩子過來，嬌嬌高聲斥罵他是叛徒，指控他向游擊隊告發叔叔為義大利社會共和國徵稅。卡內帕以最神聖的上主之名發誓此一指控絕非事實，可是看得出来他心裡覺得自己脫不了干係，因為他到處說了不少叔叔的壞話。嬌嬌把他趕出門。卡內帕哭了，向我母親求援，提醒她說他多次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賣給她兔子和雞，但是我母親不為所動沉默不語，凱特琳娜嬌嬌持續口吐白沫。我哭了。經過兩個鐘頭的煎熬之後，我們聽到一聲尖叫，卡洛叔叔踩著腳踏車回家了，他單手抓著龍頭，彷彿去兜風結束回來。他一看看到花園裡一片喧鬧，臉就沉了下來，詢問發生什麼事。他最討厭小題大作，偏偏我們那裡的人最愛小題大作。他上樓，走到還在騰空蹬腿的凱特琳娜嬌嬌床邊，問她為何如此激動。」

「到底怎麼回事？」

「很可能是老三那群游擊隊聽到了卡內帕散播的傳言，認為卡洛叔叔是極權政府的地方代表，所以逮捕他打算殺雞儆猴，給鎮上所有人一個警惕。卡洛叔叔被一輛卡車帶往外地，帶到老三面前。老三身上別了各種勳章，右手拿著衝鋒槍，左手拄著拐杖，我不認為卡洛叔叔是懂得隨機應變的人，可是他出於本能、習慣和騎士精神，馬上立正站好，向對方報告自己是阿爾卑斯山山地兵上尉卡洛·柯瓦索，大戰時受傷殘廢，獲頒銀質勳章。老三也立正，自我介紹他是上士雷葆鄧戈，皇家憲兵隊，巴多猶政府貝蒂諾·里卡索利<sup>96</sup>小隊指揮

官，獲頒銅質勳章。卡洛叔叔問，您在何處服役？老三必恭必敬回答：報告上尉，波爾多伊<sup>597</sup>，高度三二七。卡洛叔叔說，天啊，我在高度三二八，第三兵團，斯特力亞之石<sup>598</sup>！打過夏至之役<sup>599</sup>？打過夏至之役。砲轟五指山呢？天啊，我當然記得。聖克里斯皮諾殉道日<sup>600</sup>前夕的白刃肉搏戰呢？見鬼了！總之，他們之間的對話八九不離十是如此。然後，一個缺胳膊的，一個少條腿的，不約而同往前跨了一步，互相擁抱。老三對卡洛叔叔說，騎士，上尉，事情是這樣的，有人通報說您為法西斯傀儡政府徵稅。卡洛叔叔對他說，隊長，是這樣的，我有家庭，我領中央政府的俸祿，不管政府立場如何，它不是我選擇的，若換作您是我，您會怎麼做呢？親愛的上尉，老三回答他，換作我是您，我恐怕會跟您做一樣的事，不過請您至少放慢一下速度，慢慢來就好。卡洛叔叔回答說，我會看著辦，我對你們並無敵意，你們也是義大利子民，而且是英勇戰士。我想他們彼此惺惺相惜，因為兩個人都把祖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老三下令給卡洛叔叔準備一輛腳踏車，然後叔叔就回來了。卡內帕好幾個月不敢現身。我不知道這個故事算不算得上騎士精神，但肯定跟摒除黨派成見有關。」



因為我是最初也是最後。我受崇敬也被憎恨。我是妓女也是聖女。

——《拿戈瑪第經集》<sup>601</sup>殘篇，六，二

羅倫莎走進來。貝爾博望著天花板，叫了最後一杯馬丁尼。氣氛緊繃，我作勢起身，羅倫莎阻止我。「你們都跟我來，今天晚上李卡杜新展覽開幕，為他的全新風格慶祝！活動很盛大，雅克伯，你也認識他。」

我知道李卡杜是誰，他老在皮拉德晃，所以我對於貝爾博一直盯著天花板看頗感不解。直到我看了阿布拉菲亞的檔案，才知道李卡杜就是那個臉上有疤的男人，貝爾博沒有勇氣跟他正面衝突的那個男人。

羅倫莎再三堅持，說畫廊離皮拉德不遠，他們安排了一場真正的派對，而且是狂歡派對。狄歐塔列維嚇壞了，立刻說他必須回家，我有些猶豫，不過看得出來羅倫莎希望我能去，這也讓貝爾博很不好受，以至於我跟他拉近距離、不再用敬語「您」的時間被迫再度延後。可是我無法拒絕羅倫莎的邀約。

我不怎麼喜歡那個李卡杜。六〇年代初期他的畫很無聊，極細的黑線和灰線交錯，很幾何，幾乎沒有任何色彩可言，只是讓人看了眼花。畫的標題不外乎《組合15》、《視差

17》、《歐幾里得X》。六八年學運剛開始，他便在被占領的房屋裡開展覽，構圖改變不大，只不過從黑灰變成黑白的強烈對比，線條略粗一些，標題變成《這只是開始》、《汽油彈》、《百花齊放》。我回到米蘭之後，看過他在華格納博士很喜歡的一個藝術中心開展展，他去掉黑色，以白色為主，畫在法布里亞諾紙上的那寥寥幾筆是唯一的對比，他說，那是為了讓畫能隨著光的變化顯現出不同面向。這個階段的標題是《禮讚模稜兩可》、《穿／透》、《彼》、《貝格史特拉瑟與拒絕15》。

那天晚上，我們一走進那家新畫廊，我就看見李卡杜的美學又有了重大變革。展覽名稱叫「偉大宣言」，李卡杜從抽象走向具象，色彩鮮豔奪目。他玩的是引用遊戲，我不相信他會畫畫，他恐怕是用名畫的幻燈片投影在畫布上工作的吧，從上個世紀的學院派到二十世紀初的象徵主義的名畫都是他的遴選範圍。他以點彩取代原本的線條，用極細微的色彩漸層，一點一點地畫出整個光譜，總是從亮色和暖色為中心起點，以墨黑為終點，或是順序顛倒過來，端賴他想表達的神秘學或宇宙學觀點為何。有會綻放萬丈光芒的山巒，散落在輕柔色彩的微塵粒之間，可以隱約看見呈現同心圓狀的多重天空，和有透明翅膀的天使，跟多雷筆下的天堂有些類似。畫的標題是《貝雅翠絲》、《神秘玫瑰》、《但丁33》、《愛的信徒》、《阿塔諾》<sup>602</sup>、《何蒙庫魯茲666》。我心想，難怪羅倫莎會對何蒙庫魯茲有興趣。最大的一幅畫名為《蘇菲亞》，畫的下方有一群黑天使，一個白色造物從他們之中浮起，有一雙仿似畢加索《格爾尼卡》畫中的青色雙手輕撫著她。那個組合很怪，近看手法很粗糙，走到兩三公尺外看，卻覺得感情奔放。

「我是老派寫實主義擁護者，」貝爾博低聲對我說。「只看得懂蒙德里安。非幾何繪畫代表什麼？」

「他以前的畫是幾何風格的。」我說。

「那不叫幾何，那是浴室磁磚拼貼。」

羅倫莎已經飛奔過去擁抱李卡杜，李卡杜和貝爾博互相點頭致意。現場人很多，畫廊很像紐約的Loft，室內全白，暖氣管或水管都裸露在天花板外。不知道他們花了多少錢把這裡裝潢成老房子。角落裡擴音設備播放的東方音樂讓在場所有人的耳朵都快聾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用錫塔琴<sup>603</sup>演奏的樂曲，讓人聽不出旋律的樂曲。大家都心不在焉地走過展示的繪畫，擠在最後面那幾張桌子旁邊，手中抓著紙杯。我們到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室內煙霧繚繞，偶爾有年輕女子在大廳中間扭動兩下，但大家都忙著交談，消耗豐盛的開幕餐點。我坐在一張沙發椅上，腳邊有一個很大的玻璃皿，裝著半滿的水果調酒。我還沒吃晚餐，正準備撈一點來喝，卻隱約看到一個腳印，就印在那些看起來長得都差不多的水果切片之間。那不是不可能，因為地板早就被白酒弄得髒兮兮的，已經有賓客走路搖搖晃晃的了。

貝爾博手上拿著一個杯子，懶洋洋地走來走去，看不出想做什麼，偶爾會伸手拍拍某人的肩膀。他在找羅倫莎。

可是沒有人是站在原地不動的，所有人都在繞圈，彷彿尋覓不知名花朵的蜜蜂。我無可尋覓，但我也站了起來，順著人潮推進伺機而動。我看見羅倫莎在離我不遠處兜轉，跟這個人或那個人打招呼，貌似熟絡，她仰著頭，刻意眯著眼，肩膀和胸脯都挺立不動，跟長頸鹿一樣心不在焉地踱步。冷不防，我被自然流動的人潮逼到一張桌子後的角落裡，或許是巧合，終於相遇的羅倫莎和貝爾博正好背對我，跟我一樣受困無法動彈。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察覺我就在附近，不過在那嘈雜聲中，其實沒有人能聽見其他人說什麼。他們覺得自己離群而立，我只能被動地把他們的對話內容全聽入耳中。

「妳說，」貝爾博說。「妳是在哪裡認識妳那位鄂葉的？」

「我那位？就我今天所見，他也是你的朋友啊。你可以認識西門，我就不能。好踐。」

「妳為什麼叫他西門？他為什麼叫妳蘇菲亞？」

「那只是好玩！我是在其他朋友那裡認識他的，可以嗎？我覺得他很有魅力。他拿我當小公主，對我吻手致意。他的年紀都可以做我爸爸了。」

「最好小心一點，免得他變成妳兒子的爸爸。」

很像我在巴伊亞州對安帕蘿說的話。羅倫莎說得沒錯，鄂葉很會用吻手這一招讓未識此禮的年輕女子卸下心防。

「西門和蘇菲亞是什麼意思？」貝爾博繼續追問。「他名字是西門嗎？」

「那是一個很棒的故事。你知道我們這個宇宙其實是錯誤造成的，而且有一部分是我的錯嗎？蘇菲亞是上主的陰柔面，因為那時候的上主其實是陰大於陽的，是你們把祂加上鬍子，又以陽性的『他』稱之。我是祂良善的那一半。西門說我未獲允許就創造世界，是我，蘇菲亞，也叫做，等我想一下，也叫做以諾亞。我想是我陽性的那一半不想創造，或許是因為他沒有勇氣，或許是因為他無能，而我並未理會他，執意單獨創造世界，我想那是因為我有過多的愛，我愛這個混亂的世界。所以我就是這個世界的靈魂。這是西門說的。」

「他人真好。他對所有女人都這麼說？」

「當然不是，你這個笨蛋，他只對我這麼說。因為他比你更了解我，不會試圖把我簡化為他想像中的模樣。他明白應該讓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生活。因為蘇菲亞就是這樣，她不顧一切創造了世界。她與原真物質碰撞，那是個噁心的東西，我想大概沒有用除臭劑吧，還有，她應該是無心的，我記得她好像還創造了那個造神……那個叫什麼？」

「該不會是造物神吧？」

「對，就是造物神，我不記得是蘇菲亞創造了造物神，還是原來就有造物神，然後蘇菲亞慫恿他說，哎呦，傻瓜，你把世界創造出來，我們可以好好樂一下嘛。不過造物神應該

是個沒腦袋的傢伙，他不知道該如何創造世界，應該說他的確不該這麼做，因為原真物質惡劣，而他並未獲准插手其中。總而言之，後來他就做了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把蘇菲亞困在裡面，變成了世界的囚徒。」

羅倫莎說個不停，也喝個不停。很多人閉著眼睛在展覽廳中央慵懶地扭動身體，每兩分鐘李卡杜就會走過來往她杯子裡倒酒。貝爾博想阻止他，說羅倫莎已經喝太多了，可是李卡杜邊笑搖頭，羅倫莎也跟著鬧脾氣，說自己比貝爾博有酒量，因為她比他年輕。

「OK，OK。」貝爾博說。「不聽爺爺的沒關係，妳聽西門的就好。他還跟妳說了什麼？」

「就是這個啊，說我是世界的囚徒，不對，我是壞天使的囚徒……這個故事裡的天使都是壞蛋，他們幫造物神一起亂搞……我剛才說到哪裡，喔，那些壞天使限制我的自由，盯著我以免我溜走，還讓我生不如死。可是偶爾有人會認出我，例如西門。他說這之前就發生過，在一千年前。我沒跟你說過，西門是不死之身，你知道他經歷過多少事情……」

「當然，當然。好了，別喝了。」

「噓……西門之前就找到過我，那時候我是特里歐一家妓院的妓女，名叫艾蓮娜……」  
「那個人跟妳說這些東西？妳有什麼好高興的？我汗濁世界的娼妓啊，請允許我親吻妳的手……好一個紳士名流。」

「別忘了娼妓是艾蓮娜，不是我。更何況在那個年代，說到娼妓的時候都說她們是豪放女，也就是不受束縛、有思想、不甘於做家庭主婦的女人。你也知道以前宮中女官就是娼妓，她們有自己的沙龍，也等於今天公關公司的女老闆，你難道會把一個從事公關工作的人叫做娼妓，把她們當作是那些點燈吸引卡車司機的流鶯？」

這時候李卡杜又走到羅倫莎身旁，挽著她的手臂說：「走，我們去跳舞。」

他們在展覽廳中間，帶點迷幻神情微微扭動，彷彿呼應鼓聲敲打。忽然間李卡杜大力將羅倫莎拉向他，一隻手放在她背後，她閉著眼睛任由他擺布，臉上笑靨盈盈，頭往後仰，頭髮從肩膀垂下，與地面呈垂直。貝爾博點菸，抽了一根又一根。

過了一會兒，羅倫莎摟住李卡杜的腰，帶著他緩緩移動到離貝爾博一步之遙處。她左手扶著李卡杜的腰，右手拿著酒杯，望著貝爾博的眼睛微濕，似乎在哭，但嘴角卻掛著微笑……她對他說：

「那不是唯一一次，你知道嗎？」

「什麼唯一一次？」貝爾博不明就裡。

「他不只一次遇見蘇菲亞。過了數百年後，西門變成了桂羅美·波斯特<sup>604</sup>。」

「負責送信的？」

「白癡，那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學者，懂得猶太文……」

「希伯來文。」

「有什麼不一樣？他看希伯來文就跟小朋友看米老鼠漫畫一樣，一眼就能看懂。總而言之，他在威尼斯一家醫院裡遇到了一名不識字的僕役老嫗，名叫猶安，他看看她，然後說我明白了，她是蘇菲亞轉世，是以諾亞轉世，是偉大的世界之母降臨在我們之間，是為了拯救整個世界，讓它具有女性靈魂。因此波斯特不管走到哪裡都帶著猶安，大家都覺得他瘋了，但他不以為意，對猶安百般照顧，希望能拯救她脫離壞天使的囚禁。猶安死的時候，波斯特盯著太陽看了一個鐘頭，好多天不吃不喝，繼續住在猶安家裡，假裝已經離開人世的她還健在，因為世界始終在那裡，有時候會重新萌芽，或者轉世……你說這個故事是不是感人肺腑？」

「我眼淚都快哭乾了。妳那麼喜歡當蘇菲亞？」

「明明你也喜歡啊，寶貝。你知道你認識我之前，有一條很醜的領帶，肩膀上還常常有頭皮屑嗎？」

李卡杜扶著她的後頸：「我可以參加你們的對話嗎？」他問羅倫莎。

「你不要吵，專心跳舞。你是我賣弄風騷的工具。」

「遵命。」

貝爾博對李卡杜視而不見，繼續說。「所以妳是他的娼妓，他口中會做公關的女性主義者，而他是妳的西門。」

「我不叫西門。」李卡杜一副口乾舌燥的樣子。

「我們說的不是你。」貝爾博說。我其實為他感到不值。貝爾博通常不輕易流露感情，此時竟然當著外人的面跟心愛的女人起口角，而且那個外人還是情敵。不過最後這一句話讓我明白，他毫不隱諱面對對方的同時（而且真正的情敵另有其人），等於明白宣告他將自己對羅倫莎的擁有權讓了出來。

羅倫莎喝完別人倒給她另一杯酒之後回答說：「可是那是開玩笑的啊，我愛的是你。」

「幸好妳不恨我。我跟妳說，我要回家了，我胃炎發作，仍然被困在低等物質裡，西門並沒有向我允諾過什麼。妳要跟我一起離開嗎？」

「我們再待一會兒嘛。這裡很棒啊，你覺得不好玩嗎？再說我還沒看畫呢。你有沒有看到李卡杜為我畫了一張畫？」

「我想跟妳做的可不只是為妳畫畫。」李卡杜說。

「你真下流。你走開啦，我在跟雅克伯講話。雅克伯，難道只有你可以跟你的朋友玩文青遊戲，我就不行嗎？是誰把我當作娼妓？就是你。」

「我就知道妳會這麼說。我。是我把妳推進老先生的懷抱裡。」

「他從來沒抱過我。他不是好色之徒。讓你覺得不舒服的是他並不想帶我上床，還把我當作有腦袋的夥伴。」

「笑話。」

「這句話你真的不該說。李卡杜，帶我去找點喝的。」

「等一下。」貝爾博說。「妳現在告訴我，妳到底是說真的還是說假的，我要知道妳是不是裝瘋賣傻。別再喝了，妳到底是不是說真的，老天！」

「寶貝，那是我跟他之間的小遊戲。這個故事最棒的地方就是，當蘇菲亞認清自己是誰，便掙脫了那些天使的禁錮，也擺脫了罪孽……」

「妳不再犯罪孽之事？」

「拜託你，三思而後行。」李卡杜正經八百地親吻她的額頭。

「正好相反。」她不理會李卡杜，回答貝爾博說。「所有那些事都不再是罪孽，為了擺脫肉體，一個人想做什麼都可以，那與善惡無關。」

羅倫莎大力推了李卡杜一把，讓他離開自己遠一點，然後大聲說：「我是蘇菲亞，為了掙脫天使束縛，我必須翻錯……反錯……犯一錯，犯下所有錯誤，包括最小的錯！」

話說完，她便轉身走開，腳步微微踉蹌，走到一個角落去，那裡有一名黑衣女子坐著，眼睛塗得很黑，膚色蒼白。羅倫莎拉著她走到展覽廳中間，開始扭擺，她們雙手垂在兩側，面對面的身體幾乎貼在一起。「我也可以愛妳。」羅倫莎這麼對她說，然後親吻她的唇。

大家在旁邊圍成半圓，情緒高漲，有人喊了一句不知道什麼。

貝爾博面無表情坐了下來，看著這一幕，彷彿是劇院經理在看試鏡。但是他在流汗，左眼皮抽搐，我從來沒看過他那樣。羅倫莎跳了至少五分鐘，動作越來越大膽。貝爾博突然



大吼一聲：「妳給我過來。」

羅倫莎愣了一下，張開雙腿，雙手向前伸，高聲叫嚷：「我是娼妓，也是聖女！」

「妳是混蛋！」貝爾博站起來，朝她走過去，用力抓住她的手腕，拖著她往門外走去。

「放手，」羅倫莎尖叫。「你放開我……」然後她放聲大哭，伸手摟住貝爾博的脖子。「寶貝，我是你的蘇菲亞，你該不會為了這個生氣吧……」

貝爾博溫柔地環著她的肩膀，親吻她的額角，幫她整理頭髮，然後回頭對展覽廳裡的人說：「不好意思，她平常很少喝這麼多。」

我聽見圍觀群眾中有人在笑，我想貝爾博也聽到了。他走到門口後，做了一件事，我始終不明白那是說給我或其他人聽的，還是說給他自己聽的。當其他人已經不再關注他們的時分，他突然其來的，以中等音量說了一句話。

貝爾博的手依舊環著羅倫莎的肩膀，頭則轉了四十五度角回望展覽廳，不疾不徐的，好像要公布一件眾所皆知之事。他平靜地說：「咕咕咕咕。」

因此，若有卡巴拉智者要對你說什麼，勿錯信他要說輕率之言、粗鄙之言或泛泛之言。他所言定然是秘密，是神諭……

——托馬索·噶宗尼，《形形色色俗世智者之劇場》<sup>605</sup>，  
威尼斯，Zanfetti出版社，一五八三年，第三十六講

我在米蘭和巴黎找到的圖片資料不夠。葛哈蒙先生同意我花幾天時間到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繼續蒐尋。

那幾天晚上，我不是在施瓦賓格區的咖啡館，就是在不同的大型地下室流連，那裡有留著八字鬍、穿皮短褲的老先生彈奏樂器，情侶一對對依偎著在豚肉燻煙繚繞的室內，隔著一公升容量的啤酒杯相視而笑。下午我則專心翻看複本圖書目錄。有時候我會離開資料室，在博物館裡散步，那裡重建了所有人類的發明，按一個鈕，可以看到正在進行中的油井鑽探工程全貌，可以進入海底世界，可以讓天體運轉，可以製造出各種酸及其連鎖反應。那是一間少了點陰鬱、非常關注未來的工藝博物館，每天都有學生進來學習如何愛上工程師。

在德意志博物館裡可以學到所有跟礦物有關的知識：走下樓梯，進入礦坑，礦坑裡坑道密布，有承載人和馬匹的升降梯，讓被剝削的瘦弱年輕孩子只能匍匐前進的羊腸小徑。走

在黑漆漆、彷彿沒有盡頭的通道裡，站在望不見底的井邊，感覺寒意滲入骨頭裡，依稀能聞到甲烷的味道。一階一階往下走去。

我信步走在一條支道上，極度渴望重見天光，當我站在一個岩井旁，發覺現場有一個人我好像認識。他的臉我在某個地方看過，布滿皺紋，死氣沉沉，一頭白髮，眼神警戒，服裝跟我之前看的不一樣，他的臉應該要搭配某種制服才對，那種感覺很像是看見一位好久不見的神父穿著便服，或是少了大鬍子的方濟嘉布遣會<sup>606</sup>修士。那個人也看著我，他也頗為躊躇。我們的反應跟一般遇到這種情況的最後結果一樣，眼神一陣閃爍之後，他決定主動走過來用義大利文跟我打招呼。霎時我想起了他平日的模樣：身穿一件泛黃長罩衫，他是薩隆先生。A.薩隆，動物標本製作師。

在我扮演文化界菲力普·馬羅的那個廢棄工廠長廊上，他的工作室隔著幾扇門就是我的辦公室。有時候我會在樓梯上遇到他，互相點頭致意。

「真妙，」他邊說邊握住我的手。「我們做鄰居這麼久，竟然相隔數千里，在地心相識。」

我們閒聊了幾句，感覺上他滿了解我在做什麼，這很不簡單，因為連我都沒辦法說清楚我在做什麼。「您怎麼會到這麼一個科技博物館來呢？就我所知，您那家出版社是比較傾向性靈研究。」

「您怎麼知道？」

「喔，」他做了一個讓人不明所以的手勢。「有人話多嘛，我那邊人來人往的……」

「恕我直言，但是誰會到標本工作室去找標本製作師啊？」

「很多人。您或許跟其他人一樣，認為我這個行業很罕見。其實顧客並不少，而且什麼人都有，例如博物館，還有私人收藏家。」

「我很少在別人家裡看到動物標本。」我說。

「很少嗎？要看您造訪的是什麼人的家……或地窖。」

「會有人把動物標本放在地窖裡？」

「有人會這麼做。不是所有馬槽都能見到陽光，或月光。我對這種顧客心存懷疑，不過您也知道，工作嘛……我對地下世界都心存懷疑。」

「所以您才要來這裡散步？」

「我是來檢查的。我雖然不喜歡地下空間，但是我想進一步了解。說實在的選擇很有限。您或許會說羅馬有地下墓穴，可是那裡全是觀光客，而且是由教堂管理，毫無神秘感可言。巴黎也有地下水道……您去過嗎？每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都可以參觀，從阿爾瑪橋<sup>607</sup>那裡進去。那也是觀光客會參觀的景點。在巴黎當然也有其他地下墓穴，還有地窖。更別說還有地鐵了。您有沒有去過拉法葉路一四五號？」

「老實說，沒有。」

「有點遠，在東門和北門之間。有一棟房子乍看之下並無異狀，但如果仔細看，就會發現那些看似木造的門，其實是在鐵門上畫出來的，窗戶後面那些房間數百年來無人居住，從未點過燈火。可是經過的人並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那棟房子是假的。其實只有一層皮，沒有屋頂也沒有室內，僅有立面。那是個空殼子，是一個鍋爐通風口，排放那一區地鐵產生的熱氣。您一旦明白之後，就會有一種站在地獄入口的感覺，如果能穿過那道牆，就能通往巴黎的地下世界。我曾經站在那裡數個小時，站在那些偽裝是門扇的入口前面，那是地心之旅的起點。您認為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您說過了，讓地鐵通風。」

「那只需要裝設通風口就好了。不對，正是這些地下空間讓我開始起疑的。您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在訴說黑暗的同時，整個人卻亮了起來。我問他為何對地下空間抱持懷疑。

「因為有世界之主啊，他們只能待在地底下，這個事實大家心知肚明，卻沒有幾個人敢說出來。唯一一個敢公開訴諸文字的人應該只有聖伊沃·達爾維鐸<sup>60</sup>。您知道這個人嗎？」

「我聽人說到某些邪魔之事的時候好像提過他的名字，但是印象有點模糊。」

「就是他說有阿格第王國的，說那是世界之王的地下王國，也是菁英極權政府的秘密所在地。」薩隆說。「他什麼都不怕，很自負，可是那些公開追隨他的人都被剷除了，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了。」

我們走在坑道裡，薩隆先生邊跟我說話，邊分神看著路徑，看著通向其他坑道的坑口，看著一個個岩井口，彷彿想在黑暗中尋覓，以確認他心中的懷疑。

「您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所有大型現代都會在上個世紀都急著要興建地鐵？」

「為了解決交通問題，不是嗎？」

「在還沒有汽車，只有馬車雜沓的時候？以您的聰明才智，我以為會聽到更直指核心的答案！」

「您有答案嗎？」

「或許。」薩隆先生回答的時候神情專注，彷彿在沉思，但是卻未再往下說，話題就此中斷。然後他說他得走了。跟我握了手之後，他沒有立刻走，似乎臨時想到了什麼：「喔，對了，那個上校……那個數年前到葛哈蒙出版社跟你們談及聖殿騎士團寶藏的那個上校叫什麼名字？你們後來就跟他失聯了嗎？」

他毫不隱諱大刺刺地把我認為很隱密、深埋在心底的往事說出來，讓我受到極大震撼。我本想問他如何得知，但我自己卻步了。我裝作無所謂的樣子，簡單回答說：「喔，那是陳年往事，我都忘了。對了，你為什麼會說『喔，對了』呢？」

「我說喔對了？哎，是這樣的，我記得他好像在一處地下洞室找到了某樣東西……」  
「您怎麼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我忘記是誰告訴我的。或許是我的顧客吧。只要跟地下世界有關的，我都很好奇。大概是年紀大了的毛病。再見。」

他轉身離去，留下我佇立原處思索這次不期而遇的背後涵義。

在喜馬拉雅山脈某些地區，代表赫耳墨斯二十一個奧秘和神聖文字二十一個字母的二十一座殿宇中，阿格第是神秘的、找不到的零……是在地底下延展開來的一個巨大棋盤，幾乎跨越了地球所有區域。

——聖伊沃·達爾維鐸，《歐洲的印度計畫》

巴黎，Calmann Lévy出版社，一八八六年，第五四、六五頁

我回到米蘭後，把這件事說給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聽，我們做了很多假設。古里怪氣、好道人長短且熱愛神秘事物的薩隆認識阿爾鄧提上校，僅此而已。或是，薩隆知道阿爾鄧提上校失蹤的事，而且他跟那些讓上校失蹤的人是同夥的。另一個假設：薩隆是警察的線民……

我們隨後談及其他詭異情事，薩隆的身影便在他的同類之中漸漸模糊淡出。

幾天後我們跟鄂葉約在辦公室見面，討論貝爾博寄給他的幾份手稿。他的評論精確、嚴謹，又不失寬容。鄂葉絕頂聰明，沒花多少時間就看出葛哈蒙—馬努茲歐的雙面遊戲，我們也不再對他隱瞞。他似乎不但明白，而且認為情有可原。短短幾句不留情的評論淘汰一份稿子後，再以溫和的玩世不恭口吻說若是交給馬努茲歐出版就不算太壞可以考慮。

我問他是否知道聖伊沃·達爾維鐸和阿格第。

「聖伊沃·達爾維鐸……」他說。「絕對是個怪人。他只不過是在內政部任職的小官，可是很有野心……他跟瑪麗·維多利亞結婚的時候，大家對他沒什麼好話……」

鄂葉忍不住整個人進入故事中，沉浸在回憶裡。貝爾博問他：「瑪麗·維多利亞是誰？我愛聽八卦。」

「德·凱勒女侯爵，早年是歐仁妮皇后<sup>69</sup>的閨中密友，豔冠群芳。不過她遇到聖伊沃·達爾維鐸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而聖伊沃·達爾維鐸才三十多歲。對她而言，自然算是下嫁，不僅如此，為了讓丈夫擁有貴族頭銜，她還跟某個達爾維鐸侯爵家族買了我不得在心裡的一片領地，因此當年在巴黎有一首談『小白臉』的詩四處流傳。聖伊沃·達爾維鐸既然有了生計來源，便專心致志於實踐夢想。他執意於找出一個能讓社會更和諧的政治模式，那就是跟無政府主義完全相反的菁英極權制度：歐洲社會由代表經濟、法律和心靈力的三個首相掌管，也就是交給教會和科學家掌管的意思。那是一種開明的寡頭政治，消弭了階級鬥爭。當然它有更嚴重的問題存在。」

「那麼阿格第呢？」

「據說有一天，一個名叫哈德吉·沙利夫的神秘阿富汗人去找聖伊沃·達爾維鐸，但那个人不可能是阿富汗人，因為這個名字說明了他是阿爾巴尼亞人……那人對聖伊沃·達爾維鐸透露了阿格第這個地底王國的秘密。」

「哪裡有記載這些東西？」

「聖伊沃·達爾維鐸所寫的《歐洲的印度計畫》，這本書對當代政治思潮影響頗深。書中說阿格第王國內有許多地下城市，由五千名評論員主政。五千這個數字顯然跟吠陀梵語的奧義根源有關，這是有人告訴我的。阿格第的中央圓頂上方有類似鏡子的東西，讓陽光透



過色彩的等音階照亮圓頂，而我們物理學的太陽光譜自然就是全音階了。阿格第的賢哲會學習所有神聖語言，以便到最後能通曉宇宙語，也就是梵談語。他們思索深奧之謎的時候，會從地面飄浮到空中，若是弟兄們沒有及時拉住他們，就有可能撞到圓頂穹拱而頭破血流。他們能發閃電，能左右極地和熱帶地區的水流循環，以及地球不同經緯度地區的電波干擾。他們會篩選物種，創造出心理素質超凡的小型生物，背脊是有黃色十字圖案的龜殼，每一個肢端都有一個眼睛和一個嘴巴，是多肢動物，所以可以往四面八方移動。聖殿騎士團分散後很可能避居阿格第，在那裡履行看守之責。還有其他問題嗎？」

「那……他說的是真的嗎？」我問鄂葉。

「我想聖伊沃·達爾維鐸理解的是故事的表面意涵。我們剛開始視他為狂熱分子，後來發現他其實有所影射，用天馬行空的方式為這個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不是有人說歷史是輕率且嗜血的結果嗎？其實不然，一切必有規劃，幕後需要有心人士。因此在數百年間，有謹慎行事者想出了世界之主或世界之王做為代表角色，短暫而漸次地體現一個長遠標的。這其中自然跟教會高層和失去蹤影的騎士團脫離不了關係。」

「您相信嗎？」貝爾博問。

「有比聖伊沃·達爾維鐸更正常的人也曾經尋找，並持續尋找這些未知的高階上級。<sup>610</sup>」

「他們找到了嗎？」

鄂葉自顧自地笑了笑。「如果有人找就現身，那還能叫做未知的高階上級嗎？各位，我們該工作了。我這裡還有一份稿子，談的正是秘密會社。」

「寫得好嗎？」貝爾博問他。

「您說呢？不過若是交給馬努茲出版，就可以考慮。」

若是公開主導人類命運，各國政府都會抗議，因此這個神秘組織只能以秘密會社模式運作……因為需求而漸次成立的各個秘密會社分裂為不同群組，看似互相對立，屢次發表相左意見，以求能獨自全權掌控所有宗教、政治、經濟、文人派系，實際上為了能夠得到指引，這些秘密會社跟一個不為人所知的中心往來密切，這個中心蘊含了強大動力，企圖神不知鬼不覺地左右地球上所有治權。

——J.M.赫內斯·朗斯基，保羅·瑟德爾引述，

《玫瑰十字會之歷史與教義》<sup>611</sup>，盧昂，一九三二年

某一天，我看到薩隆先生站在他的動物標本工作室門口。燈光昏暗，那瞬間，我以為他會發出貓頭鷹的咕咕叫聲。他像遇見老朋友一樣跟我打招呼，問我是否一切順利。我做了個曖昧不明的手勢，對他微微一笑，隨即遁走。

我想起了阿格第王國。想起了鄂葉對我說的那些事，聖伊沃·達爾維鐸的理念對心存邪念之人或許有吸引力，但不至於擾亂人心。可是在慕尼黑黑黑時候，我從薩隆的言談和表情察覺到一絲不安。

因此我出門後決定到圖書館去找《歐洲的印度計畫》這本書。

目錄櫃和借書櫃台前照例人滿為患。我推擠半天後才拿到我要的那一格圖書目錄卡，找到館藏資料後，填寫借書單交給館員。他告訴我那本書被借走了，而且在所有圖書館屢試不爽的是，館員通常對此頗為洋洋得意。不過就在那時候，我聽到背後有人說：「有這本書喔，我剛還。」我轉頭，發現那個人是德·安傑利斯警官。

我認出他，他也認出了我。老實說，我覺得他認出我的速度未免太快，因為我是在對我而言很特殊的情境下見到他的，而他則是在例行調查中認識我的。更何況發生阿爾鄧提上校那件事的時候，我留了一絡小鬍子，頭髮也比現在略長一些。他眼力可真好。

還是自從我回國後，他就一直注意我？要不然他就是面相識別專家，警察本來就該培養觀察力，要能夠記住別人的臉跟名字……

「卡索朋先生！我們居然看同一本書！」

我上前跟他握手。「我已經畢業好一陣子了，說不定會考國家公職人員考試去當警察呢，您那天早上不是這麼建議我的嗎？這樣我就能優先借書了。」

「只要到得夠早就能早借到書。」他對我說。「反正書已經回來了，您可以晚點再過來借。先讓我請您喝杯咖啡吧？」

這個邀約讓我很為難，我不能拒絕。我們到圖書館附近的咖啡館坐下，他問我為何對印度計畫有興趣，我本想立刻反問他為何對那本書有興趣，但我最後決定先按兵不動。我跟他說我閒暇之餘仍然持續研究聖殿騎士這個議題。根據馮·埃申巴赫的說法，聖殿騎士離開歐洲後去了印度，還有人說他們去了阿格第王國。然後輪到他亮牌了。「那麼，」我問他。「您又為何對那本書感興趣呢？」

「您知道的，」他回答說。「自從您建議我去看那本聖殿騎士的書之後，我就開始關注這個議題。從聖殿騎士開始，最後自然會去到阿格第王國，這可是您教我的。」他頓了一

下才又接著說：「我開玩笑的。我找這本書另有原因，是因為……」

他遲疑片刻。「總之，我不值勤的時候就會往圖書館跑。不想變成行屍走肉，或想擺脫警察身分，您說還有比跑圖書館更溫和的做法嗎？您說說您的近況吧。」

我向他簡略自述，直到奇幻金屬史為止。

他問我：「不過除了那家出版社，還有隔壁的出版社也在做跟神秘學有關的書，不是嗎？」

他怎麼知道馬努茲出版社的事？難道是多年前訊問貝爾博的時候問出來的？還是他仍然在追查阿爾鄧提上校的事？

「因為有很多人跟阿爾鄧提上校一樣找上葛哈蒙出版社，然後葛哈蒙試圖轉介給馬努茲出版社。」我說。「所以葛哈蒙先生決定另開一個系列叢書，應該可以獲利。如果要找的作者是像阿爾鄧提上校那樣的話，應該能找到很多人吧。」

他說：「對，只不過阿爾鄧提失蹤了。希望其他作者不會失蹤。」

「還沒失蹤，我差點想說可惜還沒失蹤。警官，我實在很好奇，我想您的職業關係，恐怕每天都會遇到有人失蹤，您對每一名失蹤者都會花……這麼長時間？」

他笑嘻嘻地看著我。「您為什麼會覺得我還在花時間找阿爾鄧提上校？」

好吧，他既然想賭，而且發動攻勢，我就要鼓起勇氣應戰，他早晚得掀牌。我反正沒有什麼損失。「拜託，警官，」我說。「您對葛哈蒙和馬努茲歐的事情瞭如指掌，又到這裡來找跟阿格第王國有關的書……」

「怎麼，阿爾鄧提跟你們提過阿格第？」

又在試探我。事實上，就我印象所及，阿爾鄧提的確談到了阿格第王國。我不慌不忙接招：「沒有，他說的是聖殿騎士的故事，您應該記得吧。」

「沒錯。」他接著往下說。「但是您別誤會，以為我們一次只跟一個案子，直到破案為止。電視上才會那麼演。當警察跟當牙醫一樣，病人來了，幫他補牙、治療，讓他十五天後回診，這段時間內至少得幫另外一百個病人看病。像上校那個案子有可能在檔案櫃裡封存十年，然後在查另外一個案子的時候，因為某個人的供詞透露一個訊息，砰，腦袋短路，然後慢慢疏通思路……直到不再短路為止，或是再度走入一條死路。結束。」

「那麼您最近發現了什麼，以至於引發腦袋短路？」

「這個問題未免太不客氣了吧？您相信我，絕對沒有任何玄機。上校這個案子又浮出來純屬巧合，我們基於其他原因盯梢一個傢伙，發現他常去皮卡特利克斯協會，您應該聽過這個團體吧……」

「我知道那本期刊，但我不清楚協會的事。那裡發生什麼事？」

「沒什麼，沒什麼，那裡的人很安分，只是有點狂熱。但我想起阿爾鄧提上校也常去協會。警察的本領就是這個，能記得之前聽過的名字或看過的臉孔，即便相隔十年之久。所以我才會好奇葛哈蒙出版社是怎麼回事。如此而已。」

「皮卡特利克斯協會跟警察又有什麼關係呢？」

「您的無禮問題應該出於無心，但是您的好奇心未免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是您邀我來喝咖啡的。」

「說得也是，我們兩個現在都不是在工作。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一切都有關聯。」我心想，這正是神秘學的演繹法。他緊接著說：「我的意思不是說一切都跟政治有關，不過……以前我們會到民宅搜索赤軍旅，到武術館搜索黑軍旅<sup>61,2</sup>，今天很可能恰恰相反。我們活在一個很弔詭的世界裡。我跟你保證，十年前幹我這行容易得多。今天意識形態滿天飛，卻再也沒有信仰可言。有時候我真想請調到緝毒組去，至少如果抓到有人販

毒就是販毒，沒什麼好說的。是非對錯無須討論。」

德·安傑利斯警官沉默半晌，我覺得他有些遲疑。然後他從口袋掏出一本彌撒經書大小的筆記本。「卡索朋，您因為工作需要，常接觸奇奇怪怪的人，到圖書館去找的書更加奇怪。我想請教您，什麼是菁英極權制度？」

「您可問倒我了。我幾乎一無所知。我聽人談到過聖伊沃·達爾維鐸，僅此而已。」

「大家都怎麼說呢？」

「不管大家怎麼說，顯然都是背著我說的。老實告訴您，我覺得那跟法西斯差不多。」

「沒錯，很多這類立論都被法蘭西行動聯盟<sup>613</sup>納為己用。事情若到此為止，我就輕鬆了。找到一群主張菁英極權制度的人，給他們按個特定政黨顏色就是了。但是我對這個議題深入了解後，得知一九二九年左右，有兩名女子，分別是薇薇安·波絲特·杜馬和珍·卡努多成立了一個名叫北極星的團體，其原本正是世界之王這個傳說，她們提出的一個計畫則跟菁英極權制度有關：以社會服務對抗資本主義的利益至上，透過合作社制度摒除階級鬥爭……算是一種費邊社<sup>614</sup>路線的社會主義，兼顧個人和社群的一個運動。不過後來北極星和愛爾蘭的費邊主義分子皆遭到指控，說他們在猶太人策劃的一個陰謀活動中擔任間諜。指控他們的人是誰？有一個《秘密會社國際期刊》提及猶太人、共濟會和布爾什維克三方共同策劃的陰謀，不過那個期刊的撰稿人都跟一個主張種族隔離的右派組織有關，那個組織的神秘色彩更為濃厚，叫做冷衫社，認為所有改革派政治組織背後都跟秘傳團體策劃的陰謀脫離不了關係。您或許會說，好啦，我們都搞錯了，其實受聖伊沃·達爾維鐸啟發的都是改革分子，是右派小題大作，看到風吹草動就說對手是猶太——民主——財閥——社會主義派系。墨索里尼也是如此。但是為什麼要指控他們受到秘傳團體的操控呢？我個人淺見，請您看看皮卡特

利克斯協會吧，那些人對勞工運動沒什麼感覺。」

「我也這麼認為，蘇格拉底大概也所見略同。然後呢？」

「多謝您把蘇格拉底拉進來，精采的還在後面。我資料看得越多，就越混亂。四〇年代出現了好幾個自稱傾向菁英極權制度的團體，鼓吹要由賢者組成超越黨派的政府，以建立歐洲新秩序。這些團體在何處集結呢？它們向法國維琪傀儡政府靠攏。您會說，我們又錯了，菁英極權是右派理念。別急。我看了很多書，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沒有人會有異議：菁英極權政府確實存在，而且秘密統治著全世界。但是這裡問題來了……」

「問題是？」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共濟會成員、聖馬丁信徒（我不知道聖馬丁信徒指的是什麼，應該是一種邪教）、前莫斯科銀行行長，時任人民陣線經濟顧問德米特利·納瓦欽，被墨索里尼扶植的一個民族革命行動秘密組織暗殺身亡，這個秘密組織俗稱蒙面黨。<sup>615</sup>當時的說法是蒙面黨背後有一個菁英極權路線的秘密團體，而納瓦欽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發現了那個組織的秘密。左派陣營流出的一份文件顯示，法蘭西帝國在德軍占領期間簽署了一份菁英極權條約，是法蘭西帝國崩塌的原因，他們認為這份條約是以葡萄牙、拉丁美洲的法西斯政權為藍圖所擬定的一份宣言。但是後來得知這份條約是薇薇安·波絲特·杜馬和珍·卡努多擬定的，宣言裡談的理念她們早已公開發表過，而且到處宣揚，根本毫無秘密可言。說到秘密，極為秘密的是一九四六年一個名叫胡松<sup>616</sup>的人在譴責一個左派革命菁英極權主張時所宣揚的理念，寫在《菁英極權制度，二十五年的秘密活動回顧》一書中，他用的筆名是……等等，讓我找一下，有了，儒弗瓦·德·夏赫內。」

「這太精采了。」我說。「儒弗瓦·德·夏赫內是聖殿騎士團分團團長，莫萊的同伴，他們是一起被燒死的。所以我們找到了撻伐菁英極權理念的一位右派新聖殿騎士，而這

個理念源起於阿格第，也就是聖殿騎士的避難地！」

「我說得沒錯吧？您提供了我一條新的線索，問題是這條線索讓我更加混亂。右派指責法蘭西帝國簽署的這個菁英極權條約，認為它遵循社會主義路線，而且還是密約，其實毫無秘密可言。您也看到了，同樣這份菁英極權密約又受到左派攻擊。因此我們得到一個新的說法：菁英極權制度是耶穌會的陰謀，旨在推翻第三共和。這是侯傑·梅諾維<sup>617</sup>的推論，他是左派的。為了無愧於心，我繼續閱讀，結果發現維琪政府一些軍方人士雖然擁護政府元首貝當，骨子裡卻是反納粹的，一九四三年在軍中流傳幾份文件顯示菁英極權是納粹的陰謀，而希特勒則是受共濟會影響的玫瑰十字會成員。您看，這麼一來，菁英集權不再是猶太人——布爾什維克策劃的陰謀，而是德意志帝國的陰謀了。」

「這樣就搞定了。」

「才怪。還有另外一個說法：菁英極權制度是國際專業技術人員治國論那一派的陰謀。這是一九六〇年一個名叫維勒馬雷斯特<sup>618</sup>的人在《五月十三日的第十四個陰謀》書中提出的。這個技術專家——菁英極權陰謀企圖推翻各國政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發動戰爭，扶植並促成政變，讓政黨內部分裂以利於鬥爭進行……您知道這說的是哪一種菁英極權制度嗎？」

「我的天啊，是SIM，跨國帝國主義政府，是數年前赤軍旅的主張……」

「完全正確。那麼，如果德·安傑利斯警官現在某處發現了跟菁英極權制度有關的線索，他該怎麼做呢？我要請問聖殿騎士專家卡索朋博士。」

「我認為有一個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會的秘密會社，密謀對外散播有全球性陰謀正在醞釀的消息。」

「您是在開玩笑，但我可……」



「我沒有開玩笑，您可以看看馬努茲歐出版社收到的稿子都寫了什麼。您如果想要一個平凡無奇的解釋，這種事就跟口吃的人說他沒被廣播電台錄取為播音員的理由是他沒有入黨一樣。自己的失敗總要怪罪別人，獨裁政權總是為了要抵禦外侮所以必須糾集信眾。有人說過，每一個複雜的問題都有一個簡單的答案，而這個簡單的答案往往是錯的。」

「所以說如果我在火車上找到一個炸彈，炸彈外頭是用宣揚菁英極權制度的油印傳單包裹，我得告訴自己說那其實是一個複雜問題的簡單答案？」

「為什麼？您在火車上找到炸彈……等一下，不好意思。這根本不關我的事，您幹嘛跟我說這些？」

「因為我期待您知道的比我多。因為我如果看到您也搞不清楚我或許就能鬆一口氣。您說您必須閱讀瘋子寫的東西，覺得是浪費時間，我不一樣，對我而言，你們口中那些瘋子所寫的東西（我說的你們，是指正常人）極為重要。對我來說，一個瘋子寫的東西說不定能釐清在火車上放置炸彈的人是怎麼思考事情的。還是您擔心自己變成警方的線民？」

「當然不是，這我可以發誓。在圖書目錄中找線索本來就是我的工作。我如果發現什麼有用的訊息，一定會通知您。」

他起身的時候問了最後一個問題：「在您看過的稿子裡……有沒有人提到過特雷斯？」

「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應該是一個協會之類的機構，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否真有這個機構存在。我聽人提到過，因為剛才說到瘋子我才想起來的。請代我問候您的朋友貝爾博，麻煩轉告他，我沒對你們盯梢。我只是有一個爛工作，而且我是自討苦吃還樂此不疲。」

回家路上我自問，這次碰面到底誰占了誰的便宜。他跟我說了一大堆事情，我則什麼

都沒說。但不免疑心會不會他從我這裡挖了什麼，只是我沒察覺。然而疑心一起，就等於陷入了菁英極權陰謀論的狂熱中。

我把這件事說給莉亞聽，她回答我說：「我覺得他還滿誠懇的，應該是真心想發洩一下。你認為在警察局裡他找到人聽他問珍·卡努多到底是右派還是左派這種問題嗎？他只是想搞清楚究竟是他不懂，還是這件事情真的太難懂。而你，卻沒能給他真正唯一的答案。」

「這有答案？」

「當然。一點都不難懂，菁英極權就是主。」

「主？」

「對。人類無法接受世界的誕生是因為不小心，因為錯誤，因為四個糊塗的微粒在濕答答的高速公路上碰撞而來的。所以他們必須找出一個宇宙陰謀論，有主，還有天使或魔鬼。菁英極權在比較小的尺度裡也能發揮相同功能。」

「所以我應該告訴他之所以有人在火車上放炸彈，是因為在尋找主？」

「有可能。」

地獄裡的魔王是一位紳士。

——莎士比亞，《李爾王》，第三幕，IV，一四〇

時值秋天。一天早晨我到瓜蒂侯爵路去，請葛哈蒙先生授權我向國外訂購彩色圖片。我看到鄂葉在葛拉茲雅太太辦公室裡，彎腰查看馬努茲歐出版社的作者資料表。我沒有上前打招呼，因為我已經遲到了。

等我跟葛哈蒙先生的技術會議結束後，我問他鄂葉在秘書辦公室做什麼。

「他是天才。」葛哈蒙先生對我說。「他不但心思細膩，而且學識豐富。前天晚上我請他跟出版社幾位作者共進晚餐，他幫我做足了面子。他談笑風生，風度翩翩。是現在已經絕跡的那種老派紳士，氣宇非凡。他不僅學問淵博，有文化內涵，容我多說一句，而且他的資訊包羅萬象。他說起百年人物的有趣軼事，我跟您說真的，就像他認識那些人似的。我在回家路上想到，他給我的感覺是什麼，您知道嗎？彷彿他一眼就穿了我的那幾位座上賓，比我還更了解他們。他跟我說不需要等候作者上門來要求在伊西斯揭密出書，不但浪費力氣，要看一堆稿子，而且還不知道他們是否願意自費出版。他說我們應該利用現成資源，也就是馬努茲歐出版社近二十年的作者名單！您聽懂了嗎？我們可以寫信去給以前那些跟我們

合作過、以此為傲的作者，或至少要聯絡那些把庫存書都買走的作者，說敬愛的作家先生，您知道我們準備推出一個研究崇高靈性的傳統知性叢書系列嗎？像您這麼優秀的作者難道不想深入探索那未知的領域嗎點點點？我跟你說過，他是個天才。就我所知，星期天晚上他會邀請大家，他要帶我們去一個城堡，還是碉堡之類的，容我多說一句，我想應該是都靈一帶的某個典雅莊園吧。那裡好像有什麼盛會，或儀式，慶祝儀式，或是安息日活動，有人會煉出金或水銀之類的東西。那是一個有待發掘的世界，親愛的卡索朋，您也知道我對您孜孜不倦投入的科學有莫大敬意，而且我對您的表現非常，非常滿意。我知道，您跟我提過那個微不足道的旅費問題，我沒有忘記，有空我們再談。鄂葉跟我說星期天還有一位女士也會去，一位美麗的女士，或許算不上絕色美女，但應該不差，他說她的眼神很特別，而且是貝爾博的朋友，叫做……」

「羅倫莎·裴蕾葛里尼。」

「應該是。她跟我們家的貝爾博之間是不是有什麼曖昧？」

「我想他們應該是好朋友。」

「哈！這是紳士會說的標準答案。卡索朋，您很不錯。我不是好奇，是我把你們都當我自己的孩子看……哎，在愛情和戰爭面前人人平等……再見。」

我們的確跟鄂葉有約，貝爾博跟我說鄂葉要帶我們去都靈山上。一個晚上雙重體驗。先去一位玫瑰十字會會員大富豪的古堡參加派對，之後鄂葉會帶我們到數公里外，去參加半夜舉行的一場德魯伊秘儀。對後者，他一副莫測高深的樣子。

「我想啊，」貝爾博說。「我們也該結束金屬史這本書了，可是在城裡雜事太多。不如我們星期六出發，到我在\*\*\*的老家待兩個晚上？那裡很美，您看了就知道，光是山中

景色就值回票價。狄歐塔列維已經答應了，羅倫莎也說要來。當然……她想跟誰來都行。」

貝爾博那時候還不認識莉亞，但是知道我有女朋友。我說我一個人去。兩天前我跟莉亞吵了一架，為了一件小事，不到一個星期我們就和好如初。但我還是想離開米蘭兩天。

葛哈蒙出版社三巨頭和羅倫莎·裴蕾葛里尼就這麼去了\* \* \*。出發時一度氣氛緊繃。羅倫莎雖然前來赴約，但是臨上車前她說：「我還是留下來好了，這樣你們可以專心工作。我之後再跟西門去找你們。」

貝爾博手握著方向盤，手臂肌肉緊繃，眼睛瞪著前方，低聲說：「上車。」羅倫莎就上車了。坐在前座的她，一路上手都放在默默開車的貝爾博後頸上。

\* \* \* 依然是貝爾博二次大戰期間認識的那個小鎮。新房子沒幾間，他告訴我們，農業走入困境，因為年輕人都搬到城裡去了。他帶我們去看了幾塊山坡地，以前是一片黃澄澄的小麥田，如今則是放牧地。轉個彎，小鎮便不期然出現在山腳下，貝爾博的家就在那裡。山不高，能看見後方綿延的孟斐里納山脈，上頭有一層白色薄霧籠罩。我們爬山的時候，貝爾博指著前頭一片幾乎寸草不生的坡地，最高處有一座禮拜堂，禮拜堂一側有兩株松樹。

「那是布里克山。」他緊接著說。「我知道你們覺得沒什麼了不起。以前復活節後的星期一，我們都要去那裡野餐。現在開車五分鐘就能到，那時候用走的，彷彿是去朝聖。」

凡能讓所有言行、想法、陳述和論點之細節如同在展演悲劇和戲劇的公眾舞台上呈現之所，我便稱之為劇場。

——羅伯特·弗拉德，《兩宇宙誌》<sup>619</sup>，德國奧彭海姆(?)，一六二〇年(?)，第五五頁

我們抵達了別莊。雖然名之為別莊，也就是莊園中地主住的房子，不過一樓有很寬敞的酒窖，是好勇鬥狠的阿德里諾·卡內帕（向游擊隊檢舉卡洛叔叔的那位）用卡洛叔叔家族佃租地葡萄園栽種的葡萄酒釀酒的地方。看得出來房子荒廢已久。

一旁佃農小屋裡還住著一名老婦人，貝爾博說那是阿德里諾的孀孀，其他人都已經不在人世，叔叔一家，還有卡內帕一家皆然。只有那位百歲人瑞老太太還有自己一小畦菜園，養了幾隻雞跟一頭豬。為了繳遺產稅和清償債務，土地都沒了，也沒人記得了。貝爾博去敲小屋的門，老婦人出現在門口，花了一點時間才認出來者是誰，隨即對他表示熱烈歡迎。老婦人本想邀請我們到她家，但貝爾博擁抱安撫她之後，就告辭了。

我們進入別莊後，羅倫莎每每看到樓梯、走道、有老舊家具的陰暗房間，都讚嘆不已。貝爾博一副「有那麼誇張嗎」的表情，其實他看著大家藏不住詫異神情，心裡是很感動的。他跟我們說，他偶爾會回來，但是真的很難得回來。

「不過在這裡工作很舒服，夏天涼爽，冬天因為牆壁厚實，能抵擋寒冷，而且家裡到處都有暖爐。我小時候是來避難的，所以理所當然只使用大走廊盡頭那兩個邊間的房間，現在我則擁有卡洛叔叔家這一側所有房間。我都在叔叔書房這裡工作。」書房裡有一張斗櫃形書桌，平面空間不多，但是有很多看得見和隱而不見的大小抽屜。「阿布沒辦法放在這裡，」貝爾博說。「但我偶爾來，寧願跟以前一樣用手寫。」

他指著一個巨大的壁櫥對我們說：「等我死了之後，你們要記得，這裡有我所有年輕時的文學創作，我十六歲時寫的詩，我十八歲時寫的六本冒險故事的草稿……等等……」

「快拿出來給我們看！」羅倫莎歡呼拍手，腳步輕盈地走向壁櫥。

「別動，」貝爾博說。「沒什麼好看的，連我都不再看了。總之，等我死了之後，記得把裡面的東西都燒了。」

「現在這一帶應該都沒人住了吧，我想。」羅倫莎說。

「現在是這樣，卡洛叔叔那時候可熱鬧了。這裡原本是農業區，我現在之所以會來正是因為只剩下放牧了。晚上邊聽著狗在山谷中吠叫邊工作，還滿不錯的。」

他帶著我、狄歐塔列維跟羅倫莎去看各自休息的房間。羅倫莎看著她的房間，摸了摸那張鋪著白色床罩的老舊床鋪，聞了聞床單，說她覺得自己彷彿置身在小時候聽奶奶說過的故事場景之中，因為床單有肉凍的味道。貝爾博說她搞錯了，那只是潮濕的味道，羅倫莎說無所謂，然後她倚著牆，臀部和胸部微微往前挺起，有點一心想打敗橋牌對手的態勢，說：「我一個人睡這裡？」

貝爾博先轉頭看向另一邊，然後看向我跟狄歐塔列維站的這一邊，再看向另一邊，在準備往走廊方向走去的時候開口說：「這個我們等會再研究，總之，妳有一個完全屬於妳的空間。」狄歐塔列維跟我往外走的同時，聽到羅倫莎問他是不是瞧不起她。貝爾博回答說他

如果沒幫她準備一個房間，她就會問他究竟準備讓她睡哪裡。「我是先下手為強，這樣妳就沒有選擇了！」貝爾博說。「這是阿富汗人的伎倆！」羅倫莎說。「那我就睡在我自己的房間裡。」「好啊，很好。」貝爾博火大了。「別忘了大家是來工作的，我們到露台去吧。」我們在大露台上工作，那裡有棚架遮陽，還有很多冰涼飲料和咖啡。酒精類飲料無限暢飲，直到夜幕低垂。

從露台上可以看見布里克山，低矮山腳下有一棟樸實無華的大房子，有院子，還有一個足球場，場上奔跑的小小身影衣著色彩繽紛，我猜應該是小朋友。那是貝爾博第一次開口跟我們說到這個地方：「那是慈幼會的禮拜堂，我就是在那裡參加樂團，跟提柯神父學樂器的。」

我想起那個讓貝爾博夢醒之後自我否定的小號，「是學小號，還是單簧管？」

他愣了一下。「您怎麼會……嗯，對，我跟您說過那個夢跟小號的事情。我跟提柯神父學的是小號，但是在樂團裡我吹的是中音號。」

「什麼是中音號？」

「那是小時候的陳年往事了。我們還是工作吧。」

但是我們工作時，我瞥見貝爾博不時抬眼望向禮拜堂。我當時的感覺是他為了能夠專心看慈幼會禮拜堂，故意岔開話題，突然打斷進行中的討論：「二次大戰末期最慘烈的槍戰之一就發生在這裡。在\* \* \*這裡的法西斯和游擊隊之間達成了一個協議，春天時分，游擊隊便下山待在鄉間，法西斯不得前來騷擾。法西斯不是當地人，游擊隊成員則都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年輕人。如果雙方發生衝突，游擊隊知道如何在玉米田、樹林和灌木叢間快速移動，法西斯則以城市為據點，只有在掃蕩游擊隊的時候才會出城。冬天時分游擊隊待在平地



上相對困難，不易躲藏，老遠就能看到他們在雪地中的動靜，只要一台機關槍，就能從一公里外對他們掃射。所以那時候游擊隊會移動到地勢較高的山上，他們也熟悉那裡的路徑、溝壑和藏身處，然後法西斯才會來平原這一帶巡邏。不過那年春天，解放腳步已近，法西斯尚未離開，我想他們對返回城裡也不是很有把握，因為他們聽到風聲說最後的決戰很可能會發生在城裡，而四月二十五日解放日當天發生的一切果如預期。我想他們雙方應該商量過，游擊隊按兵不動，他們不希望發生衝突，因為他們心裡有數很快就會有事情發生。每天晚上倫敦廣播電台播放的消息都讓人滿懷希望，有各種特殊訊息是播放給法軍聽的，明天會繼續下雨，彼得叔叔帶了麵包來等等，說不定狄歐塔列維你也聽過……總而言之，後來應該是發生了什麼誤會，法西斯還沒離開，游擊隊就下山了，那天事情是這樣的，我妹妹原本待在這個露台上，突然跑進房子裡說有兩個人拿著衝鋒槍在追來追去。我們沒什麼反應，兩邊都是年輕人，為了打發時間拿武器出來嚇唬一下對方也很正常。有一次有兩個傢伙起鬨打鬧，結果真的開了槍，子彈射中了我妹妹靠著的那株樹幹上，她根本沒發現，是旁邊的人告訴她的，那之後我們就告訴她如果看到有人拿著衝鋒槍玩耍，一定要避開。她進屋的時候說，又有人在玩槍了，好讓我們知道她有乖乖聽話。就在那個時候，我們聽到了第一次掃射，緊接著又傳來第二次、第三次，槍聲不斷，除了舊式步槍的單擊槍聲，還有衝鋒槍的噠噠噠噠聲，以及低沉的轟隆聲，很可能是手榴彈，最後機關槍也出來了。我們意識到那不是嬉鬧的時候，根本來不及說出口，因為槍聲已經蓋過了一切聲音。乒崩砰噠噠噠。我、我妹妹、我媽媽三個人蜷縮在洗手台下。後來卡洛叔叔匍匐在地爬過走廊來找我們，說我們這邊太危險，得到他們家那一側去避難。我們移到房子另一側的時候，看到凱特琳娜嬌嬌哭哭啼啼，原來奶奶人在外面……」

「那時候奶奶臉朝下趴在田裡，那裡正是兩軍交鋒的地方……」

「您怎麼知道？」

「七三年那次遊行結束後您告訴我的。」

「您記憶力真好。以後跟您講話我得小心……沒錯，而且我父親也在外面。我們後來才知道他人在市中心，躲在一個拱門下方不敢出來，因為外頭人人都是槍靶，在市政府鐘塔那裡，有一小隊黑軍旅架了一挺機關槍對著廣場掃射。跟我父親一起躲在拱門下的還有法西斯政府任命的前任市長，他說他應該可以跑回家，只要拐個彎就是他家。他等到槍聲暫停就衝出拱門，才跑到轉角處就被市政府上那挺機關槍打中後背。我父親打過一次大戰，他的直覺反應是：最好留在拱門下，不要輕舉妄動。」

「這個地方的種種回憶還真是溫馨啊。」狄歐塔列維說。

「你大概不相信，」貝爾博說。「但是的確很溫馨。但這些是我唯一真正記得的事情。」其他人莫名所以，我當時似懂非懂，此刻我全明白了。特別是那幾個月，他在邪惡謊言中沉浮，將多年來心中對浪漫謊言的幻滅塵封起來，\* \* \*的時光在他記憶中是一顆子彈就是實實在在在一顆子彈的世界，或許躲過或許命中，對壘雙方彼此仇視，用顏色標記敵我不同，以紅色對抗黑色，或橘色對抗灰綠色，沒有曖昧混沌，至少當時在他看來是如此。人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是一個死人。不像阿爾鄧提上校，會消失不見又陰魂不散。我心想，或許當時應該告訴他在那幾年間已漸漸式微的菁英極權的事情。來自敵對陣營、卻擁有相同騎士精神的卡洛叔叔和老三那次見面，不也符合菁英極權態度嗎？但我又何必抹滅貝爾博記憶中的家鄉風景呢？回憶之所以溫馨，是因為那些回憶告訴他的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真實，所有疑惑都是在那之後才開始的。不過他讓我明白，即便在那些真實的日子裡，他也只在一旁觀看。觀看記憶中那段他看著其他人的記憶、歷史、和許許多多不會出自他筆下的那些故事誕生的時光。

還是他也曾經有過片刻榮耀，或面臨過抉擇？因為他又說：「那天，我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個英雄之舉。」

「我的約翰韋恩，」羅倫莎說。「快告訴我怎麼回事。」

「其實也沒什麼。我跟在叔叔屁股後面爬行了一段之後，就堅持要站在走廊上。我說，窗戶在走廊盡頭，我們在一樓，子彈打不到我。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屹立在軍陣中的隊長，任憑子彈從身邊呼嘯而過。然後卡洛叔叔就生氣了，大力把我拉進房間裡，我因為遊戲被中斷，正準備嚎啕大哭之際，聽見三聲巨響，玻璃碎裂，整個房子搖晃，好像有人在走廊上打網球一樣。原來有子彈從窗戶飛進來，擊中了水管，然後反彈打中地板，那裡是原本我站的地方。我如果沒被拉進去，恐怕腿就癱了。或許啦。」

「我的老天，我可不要癱腿的你。」羅倫莎說。

「如果腿癱了，說不定我今天還比較高興。」貝爾博如是回答。因為那不是他的選擇，他是被叔叔拉進去的。

過了大約一個小時後，貝爾博又分心，開口繼續往下說。「後來卡內帕到樓上來，說我們最好都到一樓酒窖去，那裡比較安全。他跟叔叔已經很多年不講話了，那個故事我跟你說過。不過遇到這種關鍵時刻，卡內帕仍然展現了人性的一面，我叔叔還跟他握手。於是我們在漆黑中躲在大酒桶之間約莫一個小時，室內葡萄渣飄香讓我們有點頭暈，戶外則槍聲大作。等到機關槍掃射聲停歇，步槍聲逐漸零落，我們就知道有一方撤退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一方。後來我們頭頂上方面向一條羊腸小徑的一扇小窗傳來一個聲音，那人用方言問：「先生，你們那兒有共和國人嗎？」」

「什麼意思？」羅倫莎問。

「意思大概是：大爺，可以麻煩您告訴我這附近還有義大利社會共和國的官員嗎？在

那個年代，共和國這個字是很負面的。那是游擊隊員在問路人，或詢問倚在窗口的某個人，也就是說那條羊腸小徑已經清空，法西斯都走了。天色漸暗，不一會兒我爸爸跟奶奶都回來了，兩個人各自描述了他們的歷險記。我媽媽和嬌嬌去準備吃的，我叔叔和卡內帕重新恢復老死不相往來的冷漠關係。那一晚從山上持續傳來機關槍掃射聲，是游擊隊在搜捕敵軍的漏網之魚，我們贏了。」

羅倫莎親吻貝爾博的頭髮，他用鼻子哼了一聲。他知道自己並非真正的贏家，贏家是那群游擊隊，他不過是親眼目睹了那場表演。但是他既然差一點就被反彈的子彈打中，也算是參與了演出，儘管只是跑龍套的，就像在《人民地獄大爆炸》<sup>620</sup>片中搞錯了膠卷，因此冒出一個印地安人騎馬闖進一場舞會，問大家其他人都往哪個方向去了，有人跟他說「那裡」，然後他就消失在另一個故事中一樣。

他奮力吹響他的美麗號角，號角聲在山中迴盪。

——安德里亞，《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

斯特拉斯堡，Zetzner出版社，一六一六年，卷一，第四頁

我們站在一幅頌讚神奇水力設備的作品前面。在那幅神似希羅汽轉球的十六世紀淺浮雕作品裡，可以看到貌似聖壇的桌面上有一個自動器械，能透過繁複的蒸氣操作吹響一個號角。

我繼續追問貝爾博的少年記憶：「那位迪克布拉神父，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教您吹奏小號是怎麼一回事？」

「提柯神父，他是慈幼會的神父。我也不知道提柯是他的名字，還是他的姓氏。我後來沒再回去禮拜堂。當時會去其實出於無心：望彌撒，教理問答，玩遊戲，贏的人會拿到一張道明·沙維豪<sup>621</sup>的小像，他是常常出現在慈幼會創辦人鮑斯高神父雕像旁，穿著布料粗糙又繃巴巴的褲子，為了不想聽到同學口出穢言惡語，眼睛總是望著天空的一個少年。我發現提柯神父組了一個樂團，樂團成員是十歲到十四歲之間的少年，年紀比較小的就吹單簧管、笛子和高音號，年紀比較大的則負責中音號和大鼓。大家都穿制服，橘色夾克搭配藍色長

褲，頭上戴有帽簷的帽子。那真是教人夢寐以求。我很想加入樂團，而提柯神父說他需要一個中音號手。」

他帶著優越感看著我們說：「樂團中，中音號是一種小型號角，是一種E<sub>b</sub>調的銅管樂器，是全樂團中最蠢的樂器，進行曲行進的時候是嗚叭—嗚叭—嗚叭—嗚叭—嗚叭，踏步的時候就是叭—叭—叭—叭—叭……不過很容易學，跟小號一樣屬於銅管樂器，構造也跟小號沒什麼不同。小號比較需要用到氣，還有嘴型很重要，你們知道的，就是嘴唇上要有一道圓形的溝，像阿姆斯特壯那樣。如果嘴型對了，氣就不需要太多，出來的聲音很清澈，很乾淨，不會聽到氣音。還有，腮幫子不能鼓起來，只有假吹的人，還有在漫畫裡，才會鼓起腮幫子。」

「那小號是怎麼回事？」

「小號我是自學的，禮拜堂在夏日午後沒有半個人，我躲在表演廳的觀眾席……：我之所以想學小號是為了逞英雄。你們看到那邊那個小村落沒有？那裡距離禮拜堂一公里遠，齊伽莉亞就住在那裡。她是慈幼會贊助人的女兒，所以每一次遇到宗教節日，在遊行結束後，戲劇演出前，樂團都會在禮拜堂中廳或表演廳演奏，齊伽莉亞跟她母親總是坐在第一排的貴賓保留席，最靠近主教堂教長的位置。表演千篇一律是以名為《萬象復甦》的進行曲做為開場，由小號率先登場，那時候金銀色交錯的B<sub>b</sub>調小號肯定會擦得雪亮。小號手會站起來吹一段獨奏，等他們坐下後，樂團才接著演奏。吹小號，是讓齊伽莉亞注意到我的唯一方法。」

「沒有其他辦法嗎？」羅倫莎很同情他。

「沒有其他辦法。第一，我十三歲，她十三歲半，一個十三歲半的女孩已經是女人了，但是同年齡的男孩就是個死小孩。而且她喜歡一個中音號手，一個名叫帕皮的傢伙，我

覺得他根本是個禿頭醜八怪，可是她眼裡只有他。帕皮只會啞啞亂吹，因為中音號如果不是由歐涅·柯曼<sup>622</sup>來吹的話，在樂團裡中音號是很羶腥猥褻的一種樂器（至少當時我是這麼覺得），尤其是醜八怪帕皮吹出來的聲音，怎麼說呢，很像是模特兒喝多了之後到處賣弄風騷的感覺……」

「模特兒怎麼賣弄風騷？你看過？」

「總之，齊伽莉亞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想而知，每天晚上我到山上去農莊拿牛奶的時候，腦袋裡都會編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她被黑軍旅綁架，我跑去救她，子彈在我耳朵邊呼嘯而過，哧，哧，落在草叢裡。我讓她認識了她所不知道的我，我在偽裝身分掩護下負責指揮整個孟斐拉托地區的游擊隊抗戰，而她則向我坦承她早就盼望著這一天，那一刻我羞愧不已，覺得全身血液凝結，我發誓，我的包皮完全沒濕，問題不在那裡，真正的問題更駭人聽聞，也更巨大。我一回到家就立刻懺悔告解……我想罪孽、愛情和榮耀就是，當你用了結的床單從憂傷山莊<sup>623</sup>的窗戶爬下去，而她緊摟著你的脖子，吊在半空中，在你耳邊絮絮低語，說她不斷夢見你。除此之外，剩下的只有性、交媾，讓家族不光彩的延續下去。總而言之，我如果改吹小號，齊伽莉亞不可能不注意到我，我站在那裡，光芒四射，可憐的中音號手只能乖乖坐著。小號是戰爭，是天使，是末世，是勝利，吹響衝鋒號聲，而中音號只能讓住在郊區的那些頭髮上撒了亮粉的執轎子弟翩然起舞，跟汗流浹背的女孩們臉貼臉跳舞。所以我跟瘋子一樣拚命學小號，直到有一天我去找提柯神父，我對他說，你聽，我跟陪金凱利第一次去百老匯試鏡的奧斯卡·雷文特<sup>624</sup>一樣。提柯神父回答我說：你可以當小號手，不過……」

「好戲劇化喔。」羅倫莎說。「你快往下說，不要吊我們胃口。」

「但是我得找人接手我的中音號。提柯神父說，這你得自己想辦法。我就自己想辦

法。喔，各位小朋友，你們要知道，那時候有兩個可憐蟲住在\* \* \*，我班上的同學都比我大兩歲，說這個是為了讓你們知道他們的理解能力。這兩個可憐蟲一個叫漢尼拔·汪迷薩，另外一個叫必歐·波。一、歷史可證。」

「蛤？什麼？」羅倫莎聽不懂。

我自告奮勇解釋給她聽。「義大利小說家薩卡利<sup>625</sup>每次寫到真人真事的時候（或他以為是真的時候），例如小巨角戰役<sup>626</sup>一結束，印地安人『坐著的公牛』就吃掉了美軍騎兵團團長卡斯特的心臟這個故事說完後，會在頁末加上註解：一、歷史可證。」

「沒錯。」貝爾博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歷史可證，叫做漢尼拔·汪迷薩和必歐·波還不是那兩個人人生中最悲慘的事蹟，他們好吃懶做，會到書報攤偷架上的漫畫，會偷別人收集齊全的彈殼，而且會把香腸麵包放在你聖誕節剛收到的陸地或海上冒險犯難的故事書上。漢尼拔·汪迷薩自稱是共產黨員，必歐·波則說自己是法西斯，他們兩個都可以為了一個彈弓就把自己出賣給敵人，老愛把露骨的性愛之事掛在嘴邊，但是對人體構造胡謔一通，會比較賽前那天晚上誰手淫的時間比較久。他們天不怕地不怕，中音號有什麼可怕的呢？所以我決定誘他們上鉤。先對他們吹噓樂手的制服多好看，帶他們去看現場表演，讓他們看到成為信奉聖母的那些女孩們愛慕對象的可能性……他們中計了，整天待在表演廳裡，我按照宣揚傳教士故事的手冊內頁插圖，拿著一根藤條，在他們吹錯音的時候敲打他們的手指。中音號只有三個鍵，需要用到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剩下的問題就是嘴型，我剛才說過了。所以我的小聽眾們，我就不再重複免得你們覺得無聊。我要向提柯神父介紹兩位新中音號手的日子到了，不能說多完美，但是犧牲了那麼多個午後時光不能睡午覺投入練習，至少第一次試聽的結果還不差。提柯神父同意讓他們穿上樂手制服，讓我去吹小號。一個星期後，適逢聖母進教之佑瞻禮節，要以《巴黎小童》這部三幕劇為戲劇季揭開序幕，我將以紅色布幕為



背景，站在地方政要面前，吹奏《萬象復甦》的前奏曲。」

「好棒喔。」羅倫莎臉上露出顯而易見心軟又吃味的表情。「齊伽莉亞呢？」

「她沒來，或許是生病了。我哪知道？總之，她沒來。」

貝爾博抬起頭，目光巡視著觀眾席，因為在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像個吟遊詩人，或弄臣小丑。停頓結束。「兩天後，提柯神父派人把我叫去，他跟我解釋說漢尼拔·汪迷薩和必歐·波毀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拍子不對，停頓的時候心不在焉嬉鬧聊天，輪到他們的時候老是慢半拍。『中音號，』提柯神父說，『是樂團的骨架，是節拍之本，也是靈魂之所在。樂團就像羊群，樂器就是羊，指揮是牧羊人，而中音號就是忠心耿耿的牧羊犬，用叫聲控制羊群的步伐。指揮最重視中音號，如果中音號跟著指揮走，羊群也就會跟著走。我親愛的雅克伯，我必須要求你犧牲小我，帶著那兩個人一起吹中音號。你有節奏感，你要控制那兩個人的步伐。我向你保證，他們一旦抓到竅門，我就讓你回頭吹小號。』我欠提柯神父很多，於是我就答應了。下一次表演的時候，小號手又站起來，在重新出現在第一排的齊伽莉亞面前吹奏《萬象復甦》。我坐在黑暗中，坐在另外兩名中音號手之中。那兩個可憐蟲，始終沒能抓到竅門，我便再也沒吹過小號。大戰結束後，我們家搬回城裡，我再也沒碰過銅管樂器，而且我連齊伽莉亞姓什麼都不知道。」

「我可憐的孩子。」羅倫莎摟住他的肩膀。「你有我陪你。」

「我以為妳喜歡的是薩克斯風呢。」貝爾博說完，微微轉頭親了她手背一下。

之後他恢復嚴肅神情。「繼續工作吧。」貝爾博說。「我們要為未來創造歷史，不是為逝去的時光寫墓誌銘。」

天黑之後，大家盡情慶祝禁酒令被廢除，貝爾博似乎拋開了低落心情，跟狄歐塔列維

較勁，想像各種奇怪的機器，然後逐一證實那些機器早已問世。夜深了，度過充實的一天，大家決定好好感受一下睡在山上是怎麼回事。

我睡在老房間的床上，床單比下午時分更潮濕。貝爾博堅持要我們早早就放上暖床器，那是一個橢圓形的架子，把被褥撐起來，再在架子上放一個裝了木炭的小匣子，應該是為了讓我們體會所有山居生活的樂趣吧。可是濕氣太重，暖床器更凸顯了濕氣問題，被褥下的溫度固然舒適，卻整個濕答答的。沒辦法。我打開有流蘇燈罩的檯燈，如詩人預期，引來了撲火飛蛾。我打開報紙，希望有助入睡。但是有一個或兩個鐘頭的時間，我聽到走廊上有腳步聲，門開了又關，最後一次（我最後一次聽到）則是有人大力甩門。羅倫莎·裴蕾葛里尼在折磨貝爾博。

我快要睡著前聽到有人輕刮我的房門。聽不出是不是動物在抓門（但是我沒有看到屋內有狗或貓），感覺上是邀請，是試探，是誘餌。或許是羅倫莎，因為她知道貝爾博盯著她的一舉一動。或許不是。直到那一刻為止，我都把羅倫莎當作貝爾博的財產，至少對她而言是如此，再說，自從我跟莉亞在一起後，我對其他女性都視而不見。羅倫莎在辦公室或咖啡館裡捉弄貝爾博時會對我使眼色，是惡作劇，或是心照不宣的意思，她在找共犯，或是找人證，我始終認為那是小團體裡的一種遊戲。羅倫莎·裴蕾葛里尼有一種本領，不管她看著誰，都彷彿在挑戰對方能否自我把持，只是她用的方式比較奇特，好像在跟對方說「我要你，我會證明給你你是你畏縮不前」……那天晚上，聽見抓門聲，聽見指甲劃過門上油漆的聲音，我的反應截然不同：我發現我心裡渴望得到羅倫莎。

我用枕頭蒙住頭，想著莉亞。我告訴自己，我想跟莉亞生兒育女，等我小孩（不管他是男是女）一懂得吹氣，就立刻讓他學吹小號。

往兩邊數，每三株樹，便有一盞燈籠懸掛，和一名身穿藍衣的美麗貞女，用耀眼的火焰點燃他們，而我駐足，良久，好觀賞那難以言喻的絕美畫面。

——安德里亞，《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

斯特拉斯堡，Zetzner出版社，一六一六年，卷二，第二一頁

接近中午時分，羅倫莎巧笑倩兮到露台上找我們，說她發現有一班火車十二點半會經過\*\*\*，只要轉一次車就能在下午回到米蘭，問我們能不能陪她去火車站。

貝爾博邊翻看手上的資料邊說：「我以為鄂葉在等妳，應該說，我以為他是特地為妳安排這趟行程的。」

「那就算他倒楣。」羅倫莎說。「有沒有人要陪我去搭火車？」

貝爾博起身對我們說：「我去一下就回來，我們再過兩個小時左右也得出發。羅倫莎，妳皮包帶了嗎？」

我不知道他們在去火車站的路上說了什麼，過了二十分鐘後貝爾博回來，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隻字不提，繼續工作。

下午兩點，我們在市集廣場上一家很不錯的餐廳用餐，點的菜餚和美酒讓貝爾博想起了其他童年往事。不過他說起來卻像在說其他人的故事，少了前一天說故事的快樂。三、四點間，我們便出發去跟鄂葉和葛哈蒙會合。

貝爾博往東南方開，戶外景色轉換了樣貌。時值深秋，往前開了一段路之後，\*\*\*原本窄而緩的山路漸漸開闊，每一個彎道的陡度也加大了，偶有村落隱身在山崖峭壁間。眼光獨到的狄歐塔列維口述我們的新發現，他說欄杆外的山崖與山崖之間，出現一望無際的地平線。我們打三檔上坡，每一次轉彎都會看到一大片如波浪般綿延不絕的平原，在平原盡頭則有淡淡的冬日薄霧籠罩。那片出現在半山腰上的平原，彷彿有沙丘點綴。宛如造物神不甚靈巧的手，把他認為過高的山頂往下壓，變成了凹凸不平起起伏伏的果凍，延伸到海邊，或許還延伸到最險峻陡峭的山脈腳下。

我們到達跟鄂葉和葛哈蒙約好碰面的小鎮中央廣場上的咖啡館。得知羅倫莎沒跟我們一起赴會，鄂葉儘管有些悶悶不樂，但並未顯露出來。「我們那位出眾的朋友不想跟其他人一起解開建構她的種種玄奧。難得謹慎，我很樂見。」他只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們再度出發，領頭的是葛哈蒙的賓士車，壓陣的則是鄂葉的雷諾車，我們駛過山谷和丘陵，在陽光即將隱去之際，眼前出現一棟奇怪的建築，矗立在山丘上的是一座十八世紀的土黃色城堡，我遠遠望去，看到好幾個花團錦簇、綠意盎然的露台，與季節正好相反，一副生氣勃勃的模樣。

我們開到一個懸崖旁，那裡的空地上停了許多車。「我們得把車停在這裡，」鄂葉說，「走路上去。」

昏黃天色漸暗，那段上坡路沿途都有火把照明。

詭異的是，從那一刻開始直到深夜發生的事，我的記憶既清晰又模糊。前天晚上我待在潛望鏡裡回想起來，才意識到這兩次經驗竟有相似之處。我當時對自己說，此刻你在這裡，情境很詭譎，被老木頭隱隱散發的霉味薰得頭暈目眩，有一種身在墓穴中，或伏在準備形變的飛船裡的感覺。只要探出頭去，就會看見那些今天貌似靜止不動的東西在黑暗中狂舞，彷彿出現在魔咒迷霧中的神秘陰影。在城堡那一晚也是如此：那個光線，一路上處處驚艷，我聽到的對話，還有後來的焚香，那一切都讓我以為自己作了一個夢，而且是很反常的夢，像即將甦醒之際會作的那種夢。

我本應該什麼都不記得，然而我卻記得一清二楚，彷彿那並非我親身經歷，而是從別人口中聽來的。

我不知道我所記得的，清晰中夾雜混亂的記憶，是真實發生過，還是我內心期待發生的。可以確定的是，計畫是那天晚上在我們心中成形的，我們渴望賦予那個不成形的經驗一個形式，將某人希望成真的天馬行空化為幻想中的真實。

「這段路也具有儀式性，」我們一邊往上走，鄂葉一邊解釋。「這個空中花園，跟玫瑰十字會意氣風發那個時代，所羅門·德·考克斯<sup>627</sup>為王權伯爵腓特烈五世在海德堡設計的帕拉提烏斯宮殿花園幾乎一模一樣。光線昏暗是必須的，因為直覺比視覺重要。不過我們這位城堡主人並未完全複製所羅門·德·考克斯的設計，而是將其濃縮在比較小的空間裡。海德堡的那座宮殿花園模仿的是宏觀世界，在這裡重建的花園則僅限於模仿微觀世界。你們看那個山洞，是用石頭混合貝殼打造的……很有裝飾效果，這點無庸置疑，不過德·考克斯很清楚米歇爾·馬雅在《奔逃的阿塔蘭塔》書中用了珊瑚代表賢者之石。德·考克斯還知道透過宮殿花園的形式可以影響行星，因為這座花園有仿效宇宙和諧的形式特質……」

「太神奇了。」葛哈蒙先生說。「一座花園怎麼可能影響行星呢？」

「有些符號會讓一些行星屈服於其他行星，讓一些行星望向其他行星，彼此擁抱，被迫相愛。這種影響沒有，也不應該有特定或明確的形狀。不管什麼人都可以從個人感受或心神靈動的角度去體驗這些力量，就跟看待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一樣。若非透過封印、神像、文字和其他密儀，我們跟神靈之間不可能建立任何關係。基於同樣原因，神祇往往會透過夢境和謎語跟我們說話。這些花園便是如此。這個露台的每一個面向都再現了鍊金藝術中的一個謎，只可惜我們再也解讀不出其中奧秘，就連我們的主人也不做到。但是你們不能不同意，城堡主人為了描繪出他不解其意的表意文字而耗盡他畢生積蓄，確實是對箇中秘密十分著迷啊。」

我們往上走，每一個露台呈現的花園風景都不同。有的貌似迷宮，有的則像紋章圖騰。而且唯有身在高處露台才能看見低處露台的花園設計，因此我由上往下看時，才看出了皇冠圖案，以及身處露台之中所不得見的許多無以名之的對稱圖案。走在露台上矮樹叢間的時候，因為透視關係，雖然能看出一些圖像，但是等走到高處的露台再看，便能有新的發現，甚或是完全顛倒的意涵。也就是說，那樓梯每走一階，便同時說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語言。

我們往上爬的同時，看到了幾個小型造景。在某個拱門或門廊下有一個男性生殖器造型的噴泉，上頭有踩在一隻海豚背上的海神像。另一道門廊，則有仿亞述文明風格的立柱。還有一道拱門的樣式很難形容，像是三角形和多角形層層堆疊，而每一個尖頂上頭都有一尊動物雕像，或是駝鹿，或是猴子，以及獅子……

「這些背後都有含意？」葛哈蒙先生問。

「自然如此！只要讀過皮崎內利的《符號世界》<sup>628</sup>就知道，其實阿爾恰托<sup>629</sup>早就用他獨

特的寓意作品預告過此事。整座花園都有其可讀性，就像一本書，或像一句咒語，這兩者是一樣的。你們如果知道這座花園在說什麼，只要低聲說出來，就能指揮在這個塵世中運作的諸多力量之一。這座花園是統治宇宙的機器。」

鄂葉指著一個洞窟給我們看。那裡用石膏和石頭形塑出密密麻麻的海藻和海底生物屍體，看不出是真是假……依稀可見一個水仙子被一頭牛摟在懷中，另有人魚手中捧著貝殼宛如水罐，傾倒出涓涓泉水，那頭牛的尾巴是一條巨大魚尾，在那汪泉水之中漂游沉浮。

「希望各位看出了這個造景的深層意涵，否則眼前不過是普通至極的水力學遊戲。德·考克斯清楚知道，如果在一個桶子裡裝滿水，將上頭封起來，即便在桶底打一個洞，水也不會流出來。可是如果在上頭也打洞，那麼水就會從桶底流出。」

「這不是理所當然嗎？」我說。「後者因為有空氣從上頭進來，所以形成力把水往下推。」

「這是典型的科學解釋，倒因為果，或倒果為因。您要問的不是為什麼後者水會流出來，要問的是，為什麼前者水流不出來。」

「為什麼流不出來？」葛哈蒙急著想知道答案。

「因為如果流出來，桶子裡就空了，而自然最怕的就是空。『永不虛無』，這是玫瑰十字會的守則之一，但是現代科學已經忘記了。」

「太棒了。」葛哈蒙說。「卡索朋，在講金屬的奇幻故事那本書裡，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放進去，拜託您了。可別跟我說什麼水不是金屬之類的話。要有想像力，知道吧。」

「不好意思，」貝爾博對鄂葉說。「您的論述是邏輯學上的謬誤：視後者為前者之因。」

「不能從線性排列來思考這件事。這個泉水不是線性發展的，大自然不是線性發展

的，大自然根本視時間如無物。時間是西方的發明。」

我們一邊往上走，一邊與其他賓客錯身而過。我發現貝爾博看到某些人的時候用手肘頂了一下狄歐塔列維，狄歐塔列維低聲回答：「沒錯，赫耳墨斯之臉。」

那些有著赫耳墨斯之臉的朝聖者之中，有一個略顯孤單的身影，他臉上掛著一抹拘謹的寬容笑意，那是薩隆先生。我對他微笑，他也微笑回應。

「您認識薩隆？」鄂葉問我。

「您也認識薩隆？」我反問他。「我認識他是理所當然，我跟他住在同一棟大樓裡。您對薩隆有什麼看法？」

「我對他所知不多。不過有可信賴的朋友跟我說他是警察線民。」

難怪薩隆知道葛哈蒙出版社跟阿爾鄧提上校的事。不曉得他跟德·安傑利斯警官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我沒有多說，只問鄂葉：「警察線民來參加這種活動做什麼？」

「警察線民，」鄂葉說，「什麼地方都去。不管怎樣的經驗，都有助於增加他的可信度。線民知道的事情越多，或表現出知道的事情越多，他在警方心中的地位就越高，至於他知道的事是真是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請牢記在心，你擁有一個秘密。」

「為什麼薩隆會被邀請來這裡？」我繼續問。

「親愛的朋友，」鄂葉回答我。「或許是因為我們的主人遵守賢明思維的最高指導原則，認為任一錯誤都可能是通往真理的未知途徑。真正的神秘學無畏異議。」

「您的意思是到最後他們之間都能達成協議。」

「『普世性，全體認同，亙古不變』<sup>630</sup>。入會是為了發掘一個恆久哲學。」

我們一路閒聊，信步走到最高處的露台，由大型露台花園中的小徑走向城堡別莊的大



門。有一支固定在柱子上的火炬特別碩大，在它的火光照耀下，我們看見一個女子身穿一襲有金色星星點綴的藍色長衫，手中拿著一個號角，是歌劇中傳令兵吹的那種號角。一如宗教劇中天使總愛賣弄身上那對紙做的翅膀，這個女子肩膀上也有一對白色翅膀，有杏仁形狀的裝飾物釘在翅膀正中央，只要不恍神一定看得到。

我們見到了卡梅斯特雷斯教授，是葛哈蒙先生介紹給我們認識的第一位邪靈專家，也是東方聖殿修會的敵人。我們差點認不出他來，因為他臉上戴了一個很罕見的面具，不過鄂葉認為很適合那個場合。卡梅斯特雷斯教授身穿一襲麻質白色長袍，一條紅帶子在胸前和後背交叉後繫在腰際，頭上戴了一頂十七世紀風格的奇怪帽子，四個角上各有一朵紅玫瑰。

他跪在那名號角少女面前，對她說了幾句話。

「真的是，」葛哈蒙低聲說。「天上有有趣的事，果然比人間多……」

我們走過一道刻有歷史故事浮雕的拱門，那道拱門讓我想起熱內亞的斯塔列諾公墓。我看到上頭除了新古典風格的寓意浮雕外，還刻了這幾個字：「悲憫與賀喜」。室內賓客眾多，人聲鼎沸，都擠在寬廣入口大廳的自助餐區，那裡有兩道大階梯通往樓上。我還看到了另外幾個認識的人，例如布拉曼特。令人意外的是德·古貝爾納提斯受勳騎士，他是已經被葛哈蒙壓榨過的自費出版作者，或許還不知道他的曠世巨著有可能全數銷毀的這個可怕事實，因為他走向我的上司，向他致上問候與感恩之意。另一個走上前來向鄂葉致意的是一個小孩子，眼睛閃爍興奮光彩。從他濃厚的法國腔，我們認出來者是皮耶，因為在鄂葉書房門外聽過他指控布拉曼特做法。

我走向自助餐區。桌上有幾盅彩色飲料，但看不出內容物是什麼。我倒了一杯黃色飲料，喝起來像酒，味道還不賴，有點像玫瑰露，總之絕對是酒精飲料，或許還加了其他東西，於是我開始覺得頭暈，周圍有好多張赫耳墨斯之臉站在貌似退休公務員、表情一本正經

的賓客旁邊，我聽到他們交談的片段……

「第一階段你得先能夠跟其他的心靈溝通，然後把你的想法跟畫面投射給其他人，讓感性充滿整個空間，讓整個動物王國臣服。第三個階段你要試著將你的分身投射到空間中的任何一個點，那是一種分身術，像瑜伽士，你要能夠同時清楚地出現在不同地方。然後要進入植物體超越感覺的知覺狀態，接下來要試著分裂，也就是要拆解在地面上的身體，讓它在一個地方消解後再毫髮無傷地出現在另一個地方，重要的是，那並不是分身。最後一個階段，延長肉體壽命……」

「不是長生不老……」

「並非一蹴可幾。」

「那你呢？」

「需要專注。坦白告訴你，那真的很累。你知道的，我早就不是二十歲了……」

我回頭找到其他人。他們正準備進入一間四壁潔白、弧形轉角的房間。很像巴黎格雷蠟像館的那個房間底端（那個場景讓我想起了在里約熱內盧烏班達教堂帳內看到的聖壇），有兩尊真人大小的蠟像，身上用亮晶晶布料做的衣服很像是品味低劣的道具服裝。其中一位仕女坐在樹幹上，身穿一襲白衣，幾乎全白，其實有亮片點綴。用線懸掛在那尊雕像上頭的，是很難描述其形狀的一些生物，感覺是用羊毛氈材質做的。一個角落裡的音箱不斷放送遙遠的號角聲，吹得不錯，可能是百加列音樂學校的作品，聽覺品味顯然優於視覺品味。往右看，那裡有另一尊女子蠟像，身穿大紅色天鵝絨長衫，繫著白腰帶，頭上戴桂冠，身旁有一個黃金天秤。鄂葉跟我們解釋著兩尊雕像的種種指涉，我如果說我聽得很認真，那絕對是

說謊。我感興趣的是許多賓客臉上的表情，他們帶著崇敬、激動的心情，看完一尊又一尊的蠟像。

「這些人跟跑到聖殿去看長衫上繡滿銀心的黑人聖母的那些人沒什麼不同。」我對貝爾博說。「難道他們真以為那是耶穌基督有血有肉的母親？當然不是，但他們也不會提出異議。他們喜歡偽裝，把表演當作靈魂超拔，把靈魂超拔當成真實。」

「沒錯，」貝爾博說。「不過問題不在於能否分辨這些人跟跑到聖殿去的那些人孰優孰劣。我要問的是，我們是誰。我們認為哈姆雷特比我們的門房更真實。四處尋找包法利夫人好跟她大吵一架的我，有什麼權利對他們評頭論足？」

狄歐塔列維搖搖頭，壓低聲音對我說，不該複製聖人影像，那些都是金牛犢<sup>63</sup>的化身。不過他看得很開心。

所以說鍊金術是娼妓，有許多愛人，但是它讓所有人失望，不讓任何人靠近它的懷抱。它讓傻瓜變低能，讓富豪變窮人，讓哲學家變愚昧，讓受騙者變成舌燦蓮花的騙子……

——特里特米烏斯，《伊爾松<sup>632</sup>年鑑第十一冊》，聖加崙<sup>633</sup>，一六九〇年，一四一

大廳突然燈光一暗，牆壁則亮了起來。我發現近四分之三的牆面被一弧形螢幕遮住，上頭有畫面投射。這時候我才注意到部分天花板和地板是反光材質，還有一些我先前覺得很粗糙的物品也會反光，例如亮片、天秤、盾牌和幾個銅杯。我們彷彿置身在水底世界，所有畫面或複製，或切割，跟現場所有人影合而為一，地板映照天花板，天花板映照地板，兩者又同時映照出牆上的種種圖像。隨著音樂，有淡淡幽香在室內飄散，剛開始是印度薰香，之後則有其他香氣傳來，說不出是什麼，有的並不好聞。

這時室內由昏暗漸漸轉為漆黑，然後聽到悶悶的氣泡聲，像是熔岩沸騰，我們轉眼來到了火山口，有一種黏稠色黑的東西閃著微弱的淡黃和藍光。

那油膩膩、黏稠稠的液體向上噴發後，宛如露珠或雨滴般落下，室內瀰漫著微腥的泥土味，還有霉味。我呼吸著墓穴、深淵和地獄的氣味，周圍落下的是有毒的汗水，夾雜著肥

料、土壤、炭粉、泥巴、經血、煙、鉛、糞便、樹皮、廢棄物、石腦油，原本比黑更加烏黑的黑漸漸淡去，出現兩條爬蟲，一條淺藍色，一條淡紅色，彼此交纏，互咬對方尾巴，形成一個圓。

那感覺很像是我喝酒喝茫了，我看不到我的同伴，他們全都消失在黑暗中，我也認不出從我身邊經過的人，那些人在我看來全都支離破碎，游離漂移……然後我意識到有一隻手抓住了我，我知道那是幻覺，但我不敢回頭，免得發覺我被自己騙了。我聞到羅倫莎的香味，那一刻我才明白我有多想要她。應該是羅倫莎沒錯，她在那裡，想要繼續前一晚未完的遊戲，指甲劃過門板，呢喃低語。硫磺和水銀在濕熱中結合，挑逗我的腹股溝，不帶暴力很溫柔。

我在等待萊比斯，那個雌雄同體的少年，他是賢者之石的鹽，讓鍊金的白化階段得以圓滿完成。<sup>634</sup>

我覺得自己無所不知，或許是因為腦中浮現了近幾個月所有讀過的書，或許是羅倫莎將所知藉由她的手傳給了我，我依稀感覺到她的手心微微出汗。

我赫然發現自己口中喃喃唸著某些古老名詞，我當然知道古代賢者用以稱呼白化的那些名詞，只不過我，或許，是用它們來呼喚羅倫莎的，我不是很確定，也或許我之所以低聲複誦只是為了安撫自己：白銅、白羊、聖水、淨化水星、夏娃、焚風、吉維尼斯寶石、鑽石、紗、水仙、百合、雌雄同體、原質、貞女之乳<sup>635</sup>、滿月、母親、生命之油、黏液、斑、根、自然鹽、金星、風、悍婦、胎盤、經血、液態金屬……

此時，轉為淡黃色的火山岩漿勾勒出水平延展的峭壁和枯樹，上方有一輪黑色太陽正在西沉。霎時一道令人炫目的光照來，隨即出現幾個閃閃發亮的畫面，處處閃爍著反光，頗

有萬花筒效果。此時香味變成了教堂裡舉行禮拜儀式的薰香，我開始頭痛，覺得頭很重。我依稀看見一個掛滿金線刺繡掛毯的華麗大廳，那裡似乎正在舉辦婚宴，新郎一身王子裝扮，新娘身著白紗，年邁的國王和皇后端坐寶座上，他們旁邊坐著一名戰士和另一位皮膚黝黑的國王。國王面前立著一個小小的讀經台，上頭有一本黑色天鵝絨包覆的書，象牙燭台上燭光盈盈。燭台旁有一顆滾動的球和一個小小的水晶噴泉，噴泉上嵌著時鐘，流出來的水是血紅色的。噴泉上方貌似有一顆骷髏頭，眼眶處有一條白蛇扭動……

羅倫莎在我耳邊呢喃，可是我聽不見她的聲音。

那條蛇隨著傷感緩慢的音樂節奏搖擺，那幾個垂垂老矣的王公貴族現在換穿一身黑衣，面前是六口闔上的棺材。這時傳來低音號幾個低沉樂音，然後出現了一名身穿黑袍頭罩兜帽的男子。他開始行聖事，但一切彷彿都以慢動作播出，國王露出悲喜交錯的表情緩緩低下頭，準備接受聖禮。兜帽男子抖動斧頭，抖動鐮刀，速度快如鐘擺劃過，刀落下瞬間畫面，在大廳內每一個反光表面加乘增生，增生加乘，看似有上千個頭顱在滾動。自那一刻起，所有畫面接踵而至，我已無法明白。我猜想大概所有人，包括皮膚黝黑的摩爾國王在內，皆逐一被砍下腦袋後放進棺材裡，然後大廳變成了海邊，或湖畔，我們看到六艘燈火通明的戰船，等棺木送上船後，戰船就行駛在清澈如鏡的水面上，漸漸消失在夜色中。於此同一時間，原本的薰香化作可觸摸的濃郁水蒸氣，我忽然擔心自己也會被判死刑，我身旁好多人喃喃低語：「婚禮，婚禮……」

羅倫莎已不知去向，我轉身在黑暗中尋找她的身影。

此時大廳又變成了一個地下墓穴，一個華麗的墓穴，炭爐照亮的穹頂無比寬廣。每個角落都有幾名身穿白衣的女子，在雙層鍋爐旁有一小塔矗立，其基座用的石材跟拱廊相同，應該是火爐。

看得出火爐裡是被斬首那幾個人的身體。其中一名白衣女子手中捧著一個盒子走過來，從盒子裡拿出一個圓形物體放在基座上，爐口噴泉立刻開始噴水。我即時認出了那個圓形物體是什麼，是摩爾國王的頭顱，此刻跟柴火一樣燒得火紅，讓噴泉的水都沸騰，不斷冒煙、蒸發，咕嚕嚕作響……

這一回羅倫莎的手貼著我的脖子，一如我之前在車上看到她對貝爾博那樣，偷偷地、輕輕地上下撫摸。那白衣女子現在又帶了一個金色球體走過來，她扭開火爐基座上的一個水龍頭，讓紅色黏稠的液體流在地球上，那球應聲打開，紅色液體下竟出現一個巨大美麗的蛋，跟雪一樣潔白。女子拿起蛋放在地上，放在一個黃沙堆上，然後蛋破了，出現了一隻鳥，羽翼未豐、全身紅通通的鳥。待牠啜飲身首異處那幾個死者的鮮血完畢後，就在我們眼前變得極為秀麗炫目。

他們現在把那隻鳥的頭砍下，讓牠在小小聖壇上化為灰燼。有人用水調和灰燼後，倒入兩個模子裡，再把模子放到火爐上烘烤，還用管子把火吹旺。隨後把模子打開，出現兩個可愛、白皙的小人，白到近乎透明的他們是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只有四個手掌那麼高，軟綿綿的，肉墩墩的，彷彿是活物，但是他們的眼睛是死的，毫無生氣。有人把他們放在兩個靠枕上，一名老者往他們口中餵了幾滴血……

其他幾名女子帶著金色號角走過來，號角上綁著綠色桂冠，她們把其中一個戴在老者頭上，老者貼近那介在靜態植物和沉睡動物之間的兩個人偶唇邊，開始向他們的身體吹送靈魂……大廳頓時充滿光，之後光漸暗，剩下幾道偶爾閃爍的橘光，等號角清亮樂音響起，又亮起拂曉微光，然後是教人睜不開眼的紅色閃光。就在那時候我再度失去羅倫莎，而且我心裡明白，我再也找不到她了。

眼前陷入一片火紅，之後漸漸轉為靛紫，投影螢幕的光暗去。我頭痛欲裂。

「偉大的奧秘。」站在我身邊的鄂葉激動地大聲說。「透過死亡和熱情，新人類得以重生。不容否認，這場表演很精采，只不過寓意上未免將不同階段分得太過清楚了。你們剛才看到的是表演沒錯，那是為了表達一件事。我們的主人自以為完成了那件事。跟我來，我們去看完成的神蹟吧。」



若能生出此等怪物，不禁要想那或許是大自然之作，雖然他們看似與人類不同。

——帕拉塞爾斯，《論何蒙庫魯茲》，日內瓦，

收錄於《作品全集增補》<sup>63</sup>，De Tournes出版社，一六五八年，第四七五頁

鄂葉帶我們走到戶外花園，我頓時覺得舒爽許多。我不敢問其他人羅倫莎到底有沒有來，那顯然是一場夢。但是沒走幾步，我們又擠身於人群中，悶熱再度讓我感到暈眩。在以熱帶植物為主的植栽間有六個梨形或淚珠形的玻璃細頸瓶，神秘兮兮的用封印密封，瓶中裝滿天藍色液體。每個瓶子裡都有一個高二十公分左右的東西在蠕動，我們認出了他們是年邁的灰髮國王、皇后、摩爾國王、戰士、兩名頭戴桂冠的少年，一個天藍色，一個粉紅色……他們在水中動作優雅自在，彷彿身處在自己一方天地之中。

實在看不出來他們是塑膠做的、蠟做的，還是活物，也是因為瓶中液體有些混濁，所以無法辨識賦予他們生命感的微微喘氣是光影錯覺，抑或是真。

「他們好像會越長越大。」鄂葉說。「每天早晨，這些瓶子都會被埋進新鮮的、熱騰騰的馬糞堆裡，那個溫度有助於他們生長。所以鍊金術士帕拉塞爾斯的記載中才會提到要用馬腹的溫度來養育這些人工生命何蒙庫魯茲。這裡的主人認為這些何蒙庫魯茲會跟他說話，

告訴他秘密，會發預言，能將所羅門聖殿的正確尺寸透露給他，還可以驅除惡魔……但老實說，我從來沒聽他們講過話。」

他們臉上表情很多。國王深情地看著皇后，眼神如此溫柔。

「這裡的主人跟我說，他有一天早晨發現藍色少年不知如何逃出了那個玻璃牢房，而且正想要撬開少女玻璃瓶上的封印……但少年離開了水，差點呼吸不過來，他們及時將他放回瓶子裡，才把他救活。」

「好可怕。」狄歐塔列維說。「像他們這樣的，我一點都不想要。你得永遠帶著玻璃瓶，而且不管到哪裡去，都得找到馬糞。夏天度假的時候怎麼辦？交給門房保管嗎？」

「有可能。」鄂葉說。「說不定他們不過是浮沉子<sup>637</sup>，笛卡兒的小惡魔，可以自給自足的。」

「是惡魔，是惡魔。」葛哈蒙先生說。「鄂葉博士，您向我揭示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各位親愛的朋友，我們都應該更謙卑。我們不知的實在太多……不過話說回來，戰爭就是戰爭……」

葛哈蒙只是單純想發表一下意見。狄歐塔列維維持他一貫的憤世嫉俗好奇心。貝爾博則未做任何反應。

我為了確認，開口問他：「真可惜羅倫莎沒來，她一定會喜歡。」

「嗯。」他心不在焉。

羅倫莎沒來。我跟安帕羅在里約熱內盧被附身那次一樣，很不舒服。我覺得我被騙了。這一回沒有人遞阿哥哥鈴給我。

我轉身走開，回到屋子裡，避開人群，走到自助餐前拿了一杯冷飲，又擔心裡頭會不會被人下了藥。我四處尋找洗手間，想洗把臉，抹一下脖子。找到時心裡鬆了一口氣。當我走出洗手間的時候，看到一座螺旋梯，好奇心頓起，決意一探究竟。雖然我覺得自己已經清醒，但或許，我並未放棄尋找羅倫莎。

可憐的笨蛋！你竟然天真到相信我們會公然把最偉大、最重要的秘密告訴你？我向你保證，那些企圖用正規和字面意義解釋赫耳墨斯哲學家所寫文本之人，將會深陷蜿蜒曲折迷宮中找不到出路，也不會有阿里阿德涅之線帶領他離開。

——阿特弗斯<sup>638</sup>

我走進與地面同高的一間廳室，那裡燈光昏黃，牆面跟花園裡的噴泉一樣，是石頭混貝殼砌造的。我看到在一面牆的轉角處有開口，很像是號角口，遠遠的就能聽到有聲音傳出。我靠得越近，聲音就越清楚，我甚至能聽見整句話，而且清晰不帶雜音，彷彿就在我耳邊說話。原來那是狄奧尼修斯之耳<sup>639</sup>！

這個耳朵顯然是連結到樓上的某個大廳，只要經過收音口旁邊的人說話，就會傳到樓下來。

「夫人，我要告訴你我從未向別人吐露的秘密。我累了……我試過硃砂、水銀，我昇華過酒精、酵素、鐵鹽、鋼鹽，就連昇華後的泡沫我都試過了，就是沒辦法煉出賢者之石。我還用了蛋殼、硫磺、硫酸鹽、砷、氫鹽、矽鹽、鹼鹽、海鹽、岩鹽、硝石、碳酸鈉鹽、硼

砂、酒石酸氫鉀和鹼金屬鹽，我說真的，凡事不可輕信。必須避免川白化轉紅化的不純金屬，否則就會像我一樣被騙。我全都試過了：血、毛髮、鉛、白鐵、氧化銅鏽、碳化鐵、鐵屑、泡沫金屬、一氧化鉛、銻，全都沒用。我試著從銀提煉出油和水，我用準備好的鹽燬燒銀，也試過不用鹽燬燒銀，我還試過用白酒，結果得到的是具腐蝕性的油，其他的什麼都沒有。我試過牛奶、葡萄酒、凝乳酶、落到地面的星星散射、白屈菜和胎盤，我還把水銀混入金屬中，把金屬變成水晶，再在水晶灰爐中尋找……」

「別說了，別說了，我簡直迫不及待……」

「我只能向您一個人坦承我的秘密。我不屬於任何時代，任何場域。我的存在超越了時間和空間。有些人不再有守護天使，我便是其中之一。」

「您為什麼帶我到這裡來？」

另一個聲音說：「親愛的巴爾薩摩<sup>640</sup>，我們不是在玩長生不老的神話遊戲嗎？」

「白癡。長生不老不是神話，是事實。」

聽他們閒聊乏善可陳，我本準備離開，卻突然聽見薩隆的聲音。他壓低聲音說話，有些急促，似乎拉著某人不讓他走。我從聲音認出了另一人是皮耶。「拜託，」薩隆說。「您來這裡，該不會也是為了那可笑的鍊金術吧？別跟我說您是來花園呼吸新鮮空氣的。您知道所羅門·德·考克斯離開海德堡之後，接受了法國國王的邀請，負責清理巴黎嗎？」

「建築立面？」

「他又不是馬勒侯<sup>641</sup>。我懷疑是要他清理下水道。很詭異，對吧？德·考克斯為其他君王打造教人難忘的花園和果園，竟然會對巴黎的下水道感興趣。那個時候的巴黎並沒有一個

真正的地下水道網絡，不過是一些路邊的水溝和污水管，很少人能搞清楚。古羅馬早在共和國時期就對他們的馬克西姆下水道瞭如指掌，結果一千五百年後，巴黎卻對自家地下有什麼一無所知。德·考克斯之所以接受法國國王的邀約，是因為他也想弄清楚。弄清楚什麼呢？在德·考克斯之後，柯爾貝爾<sup>643</sup>為了清潔下水道（這是藉口，別忘了我們說的是鐵面人<sup>644</sup>時代），派囚犯進入，結果這些人跟著穢物一起漂流轉入塞納河，乘小船逃逸，沒有人敢阻攔那些一身噁爛臭氣、蒼蠅繞著飛的兇神惡煞……於是柯爾貝爾派軍隊守在塞納河幾個渠道出口，豈料那些軍人竟然死在涵洞裡。花了三百年時間，巴黎僅完成了三公里長的地下水道加蓋工程。但是在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夕，卻完成了二十六公里長的地下水道加蓋工程。您不覺得事有蹊蹺嗎？」

「嗯，您知道……」

「即將掌握權力的是新人，但他們知道以前的人所不知道的事，而且還發現很多民宅都有地下通道可以直接通往下水道。」

「喔，所以……」

「可是當年大家不都是把夜壺往窗外倒的嗎？為什麼早在那個時候就有下水道，而且下水道裡還有可以行走的便道，以及釘在牆上的鐵環好讓人抓著不被水沖走呢？這些通道很類似黑道聚會的那種地窖，萬一有警察來，就可以遁入通道內從另一邊逃跑。」

「這簡直是奇幻冒險小說……」

「是嗎？您會想保護誰呢？拿破崙三世在位時，奧斯曼男爵<sup>645</sup>依法強制巴黎所有房舍都須配備自己的水槽，以及通往公共下水道的地下通道……高兩公尺半、寬一公尺半的通道。您想想看。巴黎每棟房屋都可以用這個通往下水道的地下通道連接起來。而這一切都是海德堡設計了像眼前這個花園的那個人開始的……」

「所以呢？」

「看來您還是不想說。您明明知道一些事，只是不肯跟我說罷了。」

「算我拜託您，讓我走吧，已經很晚了，還有一個會等著我去開呢。」接著便是一陣腳步聲。

我不明白薩隆追根究柢到底想知道什麼。我環顧四周，蜷縮在貝殼牆和耳朵之間的我彷彿身在地底世界，在穹頂下，我忽然覺得那個傳聲孔就是通往地心的黑暗隧道入口，而那裡面擠滿了尼伯龍根人。我渾身發冷。就在我準備離開的時候，又聽到一個聲音說：「快來，我們要開始了，到密室來，叫其他人一起過來。」

有一隻三頭龍負責看守金羊毛，牠的第一個頭來自水，第二個頭來自土，第三個頭來自風。此三龍頭必須集於一強大巨龍身上，牠才能打敗其他所有龍。

——讓·德斯巴涅，《赫耳墨斯奧秘哲理》<sup>646</sup>，一六二三年，第一三八頁

我回頭找到其他人，跟鄂葉說我聽到有人秘密召集聚會。

「呵，」鄂葉說。「有人的好奇心真重啊！但我能理解。一旦接觸到神秘學之謎，就會想徹底了解。好吧，就我所知，今天晚上應該是古典公認玫瑰十字會要為一位新成員辦入會儀式。」

「可以觀禮嗎？」葛哈蒙問他。

「不可以。不應該，照理說不應該，照理說不可以。不過我們可以像希臘神話中那些凡人一樣，看見他們不該看見的，然後面對眾神的震怒。我答應帶你們去看一眼。」他領著我們爬上一道狹窄樓梯，來到一條黑漆漆的走廊上，拉開一扇窗簾，我們可以透過密閉的玻璃窗看見正下方一間廳室，以火盆照明，牆上有花飾掛毯，繡的是百合花，大廳底端有一個上覆華蓋的金色寶座。寶座兩旁有紙板或壓克力切割而成的太陽和月亮，立在兩個三角架上，做工很粗糙，但是上頭貼了金色和銀色的錫箔紙或金屬片，再加上直接受到火盆的火燄



照射，綻放熠熠光芒，看起來頗有效果。華蓋上方是從天花板垂吊下來的一顆巨大星星，上頭綴滿寶石或玻璃珠，閃閃發光。天花板有天藍色壁紙，布滿不計其數的偌大銀色星星。

寶座前方有一張以葉片圖案裝飾的長桌，長桌上有一把劍，桌子前方有一隻張嘴怒吼的獅子標本。顯然有人在獅子頭殼裡裝了一盞紅色小燈，因為牠的眼睛閃著紅光，喉嚨好似噴出火舌。我心想，那應該是薩隆的傑作，我終於明白他那天在慕尼黑礦坑裡提及的是哪些不尋常的顧客。

坐在桌前的是布拉曼特，他身穿一襲紅色長袍，外罩綠色刺繡法衣，以及有金色流蘇的白色披肩，胸前掛著一個發亮的十字架，頭上戴的帽子類似主教冠，有紅白相間的羽毛裝飾。他面前有二十多人，依神職人員禮儀列隊站立，人人身穿紅袍，但是沒有法衣，胸前都有一個金色的東西，我覺得很眼熟。我想起一幅文藝復興肖像畫，畫中人有哈布斯堡王族獨有的大鼻子，還有掛在腰間的那隻四腳騰空的小羊。這些人的裝扮是模擬金羊毛騎士團。

布拉曼特在說話，高舉雙手，看似在誦唸連禱文，其他人則不時回應。之後布拉曼特舉起長劍，其他人也紛紛從長袍下取出很像裁信刀的短劍，高高舉起。這時候鄂葉放下窗簾。我們看得夠多了。

我們轉身離開（狄歐塔列維說是踏著深知現世錯亂的粉紅豹步伐），走到花園的時候，有點喘不過氣的感覺。

葛哈蒙開口的時候依舊驚魂未定。「他們是……共濟會？」

「喔，」鄂葉說。「共濟會是指什麼？這些人屬於一個騎士團，這個騎士團叫做玫瑰十字會，也叫聖殿騎士團。」

「難道這些都跟共濟會無關？」葛哈蒙繼續追問。

「你們剛才看到的，如果說跟共濟會有什麼相通之處，那就是布拉曼特主持的那個儀式也是某些地方政治人物和專業人士鍾愛的儀式。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共濟會是炒作聖殿騎士傳奇的平庸之作。剛才那個是搞笑中的搞笑，可怕的是那些人還搞笑得煞有其事。唉！你們今晚看到的那些玫瑰十字會和聖殿騎士團追隨者無處不在，不用奢望從他們身上得到任何啟迪，儘管在他們之中或許有人確實是值得信賴的。」

「不過，」貝爾博的語氣不帶嘲諷，不為挑釁，好像這個問題是在問他自己。「不過，您卻跟他們往來密切。我想請問，那麼在他們之中有誰是您信得過的嗎？」

「我自然誰都不信。我看起來像是輕易相信人的人嗎？我淡然處之看著他們，我能理解他們，我對他們的興趣就跟神學家觀察拿坡里人呼喊等待主保聖人雅納略<sup>647</sup>顯現神蹟時一樣。那些拿坡里人見證了一種信仰、一種深層需求，神學家在汗涇涇、口吐白沫的人潮之中轉來轉去是因為有可能遇見群眾視而不見的聖人，帶來超然事實、有一天能再度照亮三位一體的神人。然而三位一體並不是聖雅納略。」

鄂葉不為所動。他帶有神秘色彩的懷疑精神，近乎儀式性的憤世嫉俗，讓他認出每一個他嗤之以鼻的盲目崇拜背後可貴之處那種超然物外的態度，我真不知道該如何界定。

「事情很簡單。」他繼續回答貝爾博。「如果說聖殿騎士，我是說真正的聖殿騎士，留下了一個秘密，並且設定有人持續守護這個秘密，自然得去尋找他們的蹤跡，而且要到他們可以輕易偽裝自己的地方去找，因為說不定他們在那裡會發想出一些儀式和神話，好讓自己所有舉動都變得理所當然，如魚得水。如果要追捕被通緝的犯罪天才之類的大咖，警察會怎麼做？警察會到貧民窟，還有小混混出沒的那些惡名昭彰的夜店去翻箱倒櫃挨戶搜查，結果永遠嗅不到大型犯罪的蛛絲馬跡。有謀略的狠腳色會做什麼來招募未來的生力軍，認出誰

是自己人，跟自己人聚集呢？他會待在偽破壞分子的巢穴裡，在那個地方，假裝熟知自己崇敬之偶像言行舉止的人不勝枚舉，而他因為天生反骨，永遠也不會變成那些人。要到灰燼中尋找失落的光，或到大火肆虐後的樹林裡去找，火舌依然在細枯枝及尚未完全燃燒殆盡的腐葉下悶燒。對想要掩飾身分的真正聖殿騎士而言，有什麼地方會比隱身在自己的滑稽變身人之中更適合呢？」

凡名稱或宗旨自訂為德魯伊，並行吻合德魯伊教之入會式者，我們皆視其為德魯伊會社。

——米歇爾·豪爾，《德魯伊，當代凱爾特秘密會社》<sup>648</sup>，  
巴黎，Rocher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十八頁

時間接近午夜，按照鄂葉的安排，那天晚上還有第二個驚喜等著我們。我們離開那個極其華麗的花園，啟程往山區走。

三刻鐘後，鄂葉讓我們兩輛車停在一灌木林外。他說我們的目的地是林中一塊空地，得穿越樹林，沒有馬路也沒有小徑。

我們拖著腳步在樹林裡前進，地勢緩緩上升，地面雖不潮濕，但鞋子踩在腐爛樹葉和黏糊糊的樹根上很滑。鄂葉不時點燃乾草堆以辨識比較容易通行的地方，然後立刻熄滅，他說不需要讓參加儀式的人知道我們也在現場。狄歐塔列維補了一句話，我不太記得，好像跟小紅帽有關，有些神經緊繃的鄂葉請他節制勿多言。

我們快走出樹林的時候，聽到遠遠傳來有人說話的聲音。我們終於到了，那片林中空地光線迷濛，看似有火把照明，但應該是在貼近地面處設置了起落有致的光源，發出微弱的

銀白光，彷彿是某種氣體用化學冷媒引燃後化為肥皂泡泡飄浮在草地上。鄂葉讓我們待在原地，以灌木叢為掩護，靜靜等待，別讓人發現。

「女祭司稍後會現身，應該稱她們為德魯伊才對。這個儀式是要召喚偉大的宇宙貞女米迦爾，在基督教一般以米迦勒稱之，無獨有偶的是米迦勒是天使，是雌雄同體，因此可以取代女性神祇的位置……」

「這些人從哪裡來？」狄歐塔列維低聲問。

「不同地方，有的來自諾曼第，或挪威，或愛爾蘭……這個儀式很難得，而且這裡是最適合這個儀式的地方。」

「為什麼？」葛哈蒙問。

「因為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玄秘。」

「這些人平常……是做什麼的？」葛哈蒙繼續問。

「他們就是一般人，打字員、保險員、詩人。就算明天遇到也認不出來的一般人。」

這時候我們看到一小群人走向空地中央。我這才發現剛才看到的冷光來自於那些女祭司手上捧著的小燈，我之所以覺得那光飄浮在草地上是因為空地其實位在緩坡盡頭的小山丘上。我遠遠地看著女祭司在黑暗中魚貫走上斜坡，站在山丘上的一個平台邊緣。她們身上的白袍在微風中輕輕擺動，慢慢圍成一個圓，中間站著三個儀式主持。

「這三個主持分別來自法國利雪<sup>64</sup>、愛爾蘭克朗瑪克諾斯<sup>65</sup>及義大利皮諾托里內塞<sup>65</sup>。」鄂葉說完，貝爾博便問為什麼是那三個人，但鄂葉聳聳肩膀回答說：「我們別說話，安靜地等吧。我沒辦法三言兩語就把北歐魔法的儀式跟組織說明清楚，只能麻煩各位聽我說多少算多少，我如果沒多說，就表示我不知道……或是不方便說。有些隱私要求我還是得

尊重……」

我發現在空地中央有一個石頭堆，形似支石墓<sup>652</sup>，說不定之所以選擇那塊空地舉行儀式，正是因為那些巨石的緣故。其中一個主持登上支石墓，吹響號角。那號角比我們先前看到的那個更接近阿依達凱旋進行曲的那支小號，但是吹出來的聲音沉悶低迴，彷彿來自遠方。貝爾博用手肘頂了頂我：「是長號角，是圖基教徒<sup>653</sup>聚集在菩提樹下時吹的長號角……」

我當時很莽撞，沒意識到他是拿這個類比在開玩笑，反而在他傷口上撒鹽：「如果換成你的小號，恐怕就沒那麼迷人了。」

貝爾博點點頭。「正因為他們不要小號，我才會在這裡。」他這麼說。我懷疑他那天晚上是不是開始看出他作的夢和那幾個月發生的事之間的關聯。

鄂葉沒注意我們說了什麼，但是他知道我們在說話。「那不是警告，也不是召喚。」他說。「而是在傳送一種超音波，好跟地底下的波動聯繫。你們看，現在德魯伊牽起手來，圍成一圈，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人體蓄電池，可以捕捉並集中所有的大地振動。現在雲該出現了……」

「什麼雲？」我問他。

「習慣上稱之為綠雲。等一下……」

我沒期待看到什麼綠雲，但倏忽之間地面揚起一片薄霾。若是面積再廣一些，再均勻一些，我會稱之為霧。那像是片片雪花彼此堆疊，因為風吹，變成棉花糖似的一團一團，在空中飄來飄去，纏滾到那片空地的另一端去。那景象真的很特別，有時候樹影會出現，有時候一切都消失在白色水氣中，有時候白雲會失去蹤影，跟來時一樣突然，一切變得清晰可見，月亮繼續照亮夜空。白雲的行徑總是出人意表，難以預測，似乎有一股不受控的風推著

它跑。

我原以為那是人工化學產品，後來一想：我們跟空地的高低落差大約六百公尺，所以那朵雲很可能是真的。難道是應儀式召喚而來的？或許不是，但是儀式主持應該評估過那個平台的高度在客觀環境條件符合的時候，形成那片飄移不定的薄霾是有可能的。

那一幕教人看得目不轉睛，儀式主持的衣衫跟白色煙霧融為一體，他們彷彿自那片乳白中浮現後再隱身其中，那裡是他們的歸處。

轉眼間那雲團籠罩草地中央，有幾團則散開來往空中飄去，幾乎遮蔽了月亮，林中空地頓時暗了下來，但外圍一圈始終有光。然後我們看到一位德魯伊從雲中走出來，雙手向前伸，發聲大喊，直奔樹林而來。我還以為她發現了我們，所以高聲斥罵。但是她跑到距離我們數公尺處就轉了方向，開始繞著那雲團轉，從雲的左邊消失，數分鐘後出現在雲的右邊，再度離我們數呎之遙，我能清楚看見她的面貌。她是一位占卜師，有貌似但丁的高鼻子，嘴唇很薄，張開時像一條縫，也像一朵海裡的花，不見牙齒，只有兩道鋒利而不對稱的開口。眼睛骨碌碌轉動著，眼神兇狠銳利。我聽見，我彷彿聽見，此刻回想起來（但是那段記憶中夾雜了其他往事）我當時的確聽見一連串話語，當時我以為是蓋爾語，還有類似拉丁文的招魂咒語，「哦吓尼亞（哦！在心裡）唉特唉鳴魯麼！！！」，然後那霧忽然消失，恢復明亮的空地上出現了一群豬，肥短脖子上掛著一圈青澀未熟的蘋果。先前站在支石墓上吹號角的那位德魯伊手中揮舞著一把刀。

「我們走吧。」鄂葉突然開口說。「結束了。」

我發現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那團雲已經飄到我們頭上和身旁，我幾乎看不見我的同伴。

「怎麼會結束？」葛哈蒙說。「我看精采的才正要開始啊。」

「各位可以看的部分結束了，不能再往下看了。我們要尊重儀式。走吧。」

我們轉身走入樹林裡，濕氣立刻將我們包圍。我們一邊打冷顫一邊前進，每每踩到地上的腐爛葉子就打滑，腳步凌亂走得氣喘吁吁，簡直潰不成軍。好不容易走回馬路上，開車不用兩個鐘頭就能回到米蘭。鄂葉坐上葛哈蒙的車子之前，跟我們道別：「很抱歉我沒讓各位把表演看完。我想讓你們多了解一些事，也多了解一些在我們身邊的人，他們畢竟也為此投入了不少心力。不過能看的有限。我被告知有這個儀式活動的時候，同時也被要求保證不會打擾儀式進行。我們待在現場，很可能會對接下來的安排帶來負面影響。」

「那豬呢？接下來會怎樣？」貝爾博問他。

「我能說的，都已經說了。」



「那條魚讓你想到了什麼？」

「想到其他魚。」

「其他魚讓你想到了什麼？」

「想到其他魚。」

——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sup>654</sup>，

Simon & Schuster出版社，一九六一年，XXVII

我從皮耶蒙特回到米蘭的時候滿懷愧疚，但是一看到莉亞，就將曾經浮現的所有慾望拋在腦後。

然而那趟旅行還是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我當時不以為意，現在反而頗感憂心。那時候我正在整理金屬史那本書各章的圖片，工作進入倒數階段，我再也無法避開「雷同」的考驗，跟在里約熱內盧的時候如出一轍。瑞歐莫<sup>655</sup>一七五〇年發明的這個圓柱體暖爐，這個孵蛋暖房，和宛如母體腹腔、誰知道要孕育什麼神秘金屬的十七世紀煉丹爐之間有何不同？就像是他們把德意志博物館的收藏都放到我一個星期前去參觀的那個皮耶蒙特城堡中一樣。

我越來越難把魔法世界和今天我們認為澄明的那個世界截然劃分開來。我發現以前在學校裡讀到的那些數學和物理啟迪者，也身陷盲目崇拜的深淵之中，他們一腳立於卡巴拉上，另一腳則跨在實驗室裡。這難道是我以今日的邪惡之眼去重新審視整個歷史的結果？但我找到了不容質疑的文獻資料，述及某些實證科學家一離開學院，就去參加靈媒召神會和觀天象集會的例子，包括牛頓，他之所以會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是因為他深信世界上有神秘力量存在的緣故（我記得他曾經研究過玫瑰十字會的宇宙論）。

我受過懷疑論科學訓練，可是現在我懷疑的對象竟然包括那些教我凡事懷疑的大師。

我告訴我自己：現在的我跟那時候的安帕羅一樣，明明不信，卻身陷其中。我仔細思索後感到詭異的是，大金字塔的高度的確是地球和太陽間距離的十億分之一，其設計也的確跟凱爾特神話和美洲印第安神話有吻合之處。於是我開始質疑周遭一切，那些房舍、商店招牌、天空雲朵和圖書館裡的版畫說的都不是它們自己的故事，而是另一個故事，它們當然對自己的故事隱而不宣，但最後卻因為彼此離奇相似因而洩漏出些許端倪。

那時候多虧莉亞救了我。

我把我去皮耶蒙特經歷的一切（幾乎）全都告訴了她，我每天晚上回家，都帶回古怪的新發現加入我那交叉比對的檔案夾裡。她總是勸我：「多吃一點，你瘦得不像話。」一天晚上她坐到我的書桌旁，為了能直視我的眼睛，她把額頭正前方的劉海分開兩邊，雙手放在大腿上，一副女管家模樣。我沒見過她那樣的坐姿，腿張得開開的，膝蓋處的裙子被撐開。我心想，那個姿勢好醜，然後我看著她的臉，覺得比平日明亮，有淡淡的光彩。我當時也不明白為什麼，但是我聽她說話時，心中滿懷敬意。

「呸，」她對我說。「我不喜歡你處理馬努茲歐工作的方式。之前你收集資訊就像收

集貝殼一樣，但現在你像在猜樂透明牌。」

「我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

「不好玩，你太沉迷，那不一樣。你要小心，別讓自己被他們搞瘋了。」

「這麼說就太誇張了，要瘋也是他們瘋。在瘋人院裡當看護並不會害自己變成瘋子。」

「這有待觀察。」

「妳知道我向來不信雷同這種東西，但我現在卻找到了教人眼花撩亂的雷同，就跟著進康尼島遊樂園，到莫斯科過勞工節，或遇到聖年那樣，所有雷同蜂湧而來，而且我發現有的雷同比其他的好，所以我要釐清的是這其中是否有理可循。」

「呸，」莉亞對我說。「我看過你那些資料，因為我得打掃整理房子。不管你內心的小惡魔發現了什麼，東西都已經在這裡了，你看清楚。」她拍拍自己的肚子、腰臀、大腿和前額。她坐在我正對面，腿張開，撐開裙子，原本纖細柔軟的她看起來活像是一個穩固可靠、體型壯碩的奶媽，因為有一種沉著的智慧讓她整個人閃爍著母性的光輝。

「呸，沒有什麼原型這回事，有的只是身體。肚子裡面很美，因為那是孕育嬰兒的地方，你的小小鳥開心地鑽進去那裡，然後送出口吃的食物，所以山洞、峽谷、地道、地窖才會那麼美，那麼重要，就連跟我們美好而神聖的腹腔相似的迷宮也是。所以每當有人必須發明某個重要東西的時候，只要讓那個東西從肚子裡跑出來就好了，因為你出生那天，也是從那裡出來的。繁殖這回事永遠會發生在洞裡面，要先有東西在裡面腐爛，然後就會生出一個中國人、一顆棗椰子或一株麵包樹。可是高比低好，因為你如果頭下腳上，血液會衝到腦門去，因為腳會臭，頭髮沒那麼臭，因為寧願爬上樹摘果子也不要到地底下去當蛆的養分，你努力往高處去就不太會受傷（除非你人已經在頂樓了），但如果往低處墜落就會很糟糕，所以高處屬於天使，低處屬於魔鬼。不過我剛才說的關於肚子的那番話，兩

者都是對的，從某個角度來說低處和裡面是好的，換個角度來說，高處和外面也是好的，這跟水銀之靈<sup>656</sup>無關，也跟宇宙矛盾無關。火能保暖，冷會讓你得肺炎，尤其你如果是四千年前的學者。總而言之火具有神秘特質，而且可以幫你烤雞。但是冷可以保存雞肉。你如果碰到火，會起一個這麼大的水泡，所以說如果你要的那個東西是保存了數千年之久的，例如知識，那你就應該到山上去想，到高處去想（高處的好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而不是到山洞裡去想（雖然山洞也很好），或到西藏的冰天雪地裡去想（那裡更是好）。如果你心裡想的是為什麼知識來自東方，而不是來自瑞士阿爾卑斯山麓，那是因為你祖先的身體早晨醒來的時候眼見天色依舊昏暗，便望向東方，期待太陽趕快升起，不要下雨，萬一真的下雨，也就只好怪政府了。」

「我知道了，媽。」

「你當然知道，我的孩子。太陽是好的，因為對身體好，因為它有良心每天都會出現，所以所有一切會回歸的都是好的，過去了就不再出現的，沒看到就拉倒的是不好的。回到之前經過的地方又不會重複走同一條路的最好方法就是繞圈走。由於唯一會把自己圈成圓形的動物是蛇，所以才會有那麼多跟蛇有關的神話和祭典，因為很難用一隻打滾的河馬來表示太陽回歸。所以，如果你想要辦一個召喚太陽的儀式，你最好要繞著圈走，因為如果你走直線，就會走出家門，但是儀式時間不能長，再說，圓是儀式中最好用的工具，就連那些在街頭表演吞火的人都知道，因為圍成一圈，大家都能看見站在中間的人是誰，如果大家排成一列，像當兵那樣，站得比較遠的人就看不到，所以圓、繞圈和循環回歸在所有儀式和祭典中都那麼重要。」

「我知道了，媽。」

「你當然知道。我們現在來談你那些作者喜歡的神奇數字。一是你，你不是二，一是

你那個小玩意兒，一是我這個小玩意兒，一是鼻子、心臟，你看有多少重要的東西是一。二是眼睛、耳朵、鼻孔，我的胸部，你的蛋蛋，腿、胳膊和屁股。三比其他數字都更神奇，因為我們的身體不認識三這個數字，沒有任何一個部位是三個的，所以應該是一個非常神秘的數字，不管我們住在哪裡，這個數字都只能歸於天主。但回頭想一想，我有一個小東西，你也有一個小東西，閉上你的嘴巴不要耍寶，我們如果把這兩個小東西放在一起，就會出現另外一個小東西，如此一來我們就成三了。難道需要一個大學教授才能發現所有人都是三元的，三位一體的，或諸如此類的東西？但三元這個東西又不是宗教，不是靠電腦搞出來的，大家都是好人，該做愛就做愛，三元結構也不是什麼謎，就是描述你在做的事，還有那些作家在做的事。雙手雙腳加起來是四，所以四也是很不錯的數字，你想看動物有四隻腳，幼兒也是雙手雙腳並用到處爬，跟人頭獅身的斯芬克斯一樣。五就不用說了，我們有五根手指頭，兩隻手加起來就得到另一個神聖數字：十。十誠非十不可，如果是十二誠的話，神父扳著手指頭說一誠、二誠、三誠，說到最後兩誠的時候就只好借用聖器管理員的手了。你現在看著自己的身體，數一數所有突出於肢幹外的東西，胳膊、腿、腦袋、小鳥一共六個，但是女人卻有七個，所以我認為你那些作者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六這個數字，最多只把六看成三的倍數，因為六只跟男性有關，而男性不會有七，所以男人當家作主的時候，會把七當成神聖數字，忘了把我突出的胸部算進去，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至於八，我的天啊，我們居然沒有八……不對，等一下，如果胳膊跟腿不算是，而是二的話，把手肘跟膝蓋考慮進來，我們就有八根長骨在肢幹之外晃來晃去。這個八再加上肢幹的話就是九，如果加上腦袋就是十。總之，只要繞著身體轉，就能找出所有你想要的數字。你想想看我們身上的洞。」

「洞？」

「對。你身上有多少洞？」

「呃，」我開始數，「眼睛鼻孔耳朵嘴巴屁眼，八個。」

「你看吧，所以我說八是很不錯的數字。但是我有九個！第九個就是讓你來到世界上那個，所以九這個數字比八更神聖！你不想用其他常常出現的形體來做解釋？你想要剖析一下你的『巨石陣』嗎？你那些作者不是很愛談巨石陣？白天是直立的，晚上是平躺的，你的那個小玩意兒也不例外，不要，我不要聽你說它晚上在做什麼，總之它工作的時候是直立的，休息的時候會躺平。所以站姿代表生命，與太陽有關，方尖碑跟樹木一樣都是直挺挺地立著。臥姿和夜晚代表困倦，也就是死亡，因此大家都愛巨石陣、金字塔、立柱，沒有人喜歡露台和欄杆。你難道聽人談起過任何古代祭典是跟神聖欄杆有關的嗎？你看吧。當然，那也是身體的自然選擇。你如果崇敬一尊立石，即便信徒人很多，大家都還是能看見它。如果你崇敬的是一個水平的東西，就只有站在第一排的人才能看到，其他人你推我我推你說我也要看看我也要看看，在神秘儀典上這個畫面實在不怎麼雅觀……」

「那河流……」

「河流的問題不在於它是水平的，而是因為河裡頭有水，你該不會需要我跟你解釋水跟身體的關係吧……哎呀，反正啊，我們就長這樣，每個人的身體都是這樣，所以我們相隔數百萬公里遠研究一樣的符號，結果自然彼此雷同。腦袋有洞的人若見到鍊金術士密閉高溫的煉丹爐，會想到那是孕育嬰兒的媽媽肚子，只有你那些邪惡的傢伙看到聖母瑪利亞快要生了，卻以為那是在隱喻鍊金術士的煉丹爐。他們花了數千年時間追尋一個訊息，殊不知事實擺在眼前，只需要照照鏡子就能看見。」

「妳跟我說的都是真理。妳是我的真我，也是我的另一雙眼睛。我現在要好好找出身體所有原型的秘密。」那天晚上我們發明了「製作原型」一詞取代兩人的溫存時刻。

我快要睡著的時候，莉亞頂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忘記跟你說，我懷孕了。」

我應該聽莉亞的。只有知道生命由何而來的人才會說出那麼有智慧的話。當我們走進阿格第的地下世界，走進伊西斯解密的金字塔，我們便進入了力量，進入了恐懼的質點，進入了全世界都感受到怒火的那一刻。我不是對蘇菲亞動心了嗎？雖然極為短暫。摩西·科多維洛<sup>657</sup>說女性屬於左邊<sup>658</sup>，她的所有指引都是力量……除非男性為了讓他的新娘更有魅力，懂得利用這些本性，讓她們的臉部線條愈趨柔和，往善的方向移動。也就是說所有慾望都應該留在各自的限制範圍內，否則力量會變成嚴厲，變成陰沉外貌，變成魔鬼世界。

克制慾望……就像我在烏班達教管帳那次一樣，我敲打阿哥哥鈴，加入樂隊參與表演，但我並沒有恍惚出神。我對莉亞也是如此，為了向我的新娘致敬我約束了慾望，而我領到的獎賞是我腹部深處的種子得到了祝福。

但是我沒有堅持下去。我即將被美麗之美誘惑。





夢到自己住在一個新的陌生城市，意味著短時間內會死亡。因為住在彼處的是亡者，彼處不知是何處。

——吉羅拉莫·卡爾達諾，《辛奈西斯的論夢書》<sup>659</sup>，  
巴塞爾，一五六二年，第一冊，第五八頁

如果代表惡與恐懼的質點是「力量」(Geburah)，那麼代表美與和諧的質點就是「美麗」(Tiferet)。狄歐塔列維說：生命樹<sup>660</sup>是啟迪的思辨，是喜悅，是紫紅色的。生命樹是規範與自由之間達成的協議。

那一年對我們來說的確充滿喜悅，在嬉鬧中顛覆了宇宙的偉大藍圖，用電子機械為傳統婚禮獻上祝賀。我們創造，並從中得到樂趣。也是在那一年，我們擬定了計畫。

至少對我來說，那一年的確很快樂。莉亞懷孕過程很順利，葛哈蒙出版社跟我的關係也漸入佳境，我保留了郊區舊工廠的那間辦公室，也重新裝潢了莉亞的公寓。

金屬的奇幻之旅那本書已經送到印刷廠和校對手中。就在那時候，葛哈蒙先生提出了一個很棒的想法：「做一本魔法跟赫耳墨斯神秘學的圖文書。我們有來自那些天馬行空作家的資料，你也累積了一定的經驗，加上那個教人瞠目結舌的鄂葉當顧問，不用一年時間，你

們肯定能做出的一本書，大開本，四百頁圖片，讓人嘆為觀止的彩色版畫，可以把金屬史那本書的圖片資料拿來再利用。」

「可是，」我不認同。「素材不同。這本書我放回旋加速器的照片做什麼？」

「怎麼不能做？要有想像力，卡索朋，想像力！不然那些叫什麼原子能機器、正電機電儀的機器在幹嘛？原料是可以攪拌的，把起司放進去跑出夸克<sup>61</sup>、黑洞、離心鈾，或其他我也不知道的亂七八糟的東西！魔法是怎麼回事，神秘學跟鍊金術又是怎麼回事，總而言之你們要給我把答案找出來。左頁用金色做底，放帕拉塞爾斯的版畫，就是有阿布拉卡達不拉和蒸餾器的那幅，右頁放類星體、重力攪拌機和銀河系重力反物質的圖片。難道要我全部說完嗎？什麼都不懂，還把魔杖戳進自己眼睛裡的不是魔法師，而是噁爛什麼物質玄奧秘密的科學家。發掘近在我們身邊的美好，讓大家一起疑帕洛瑪山天文台發現的其實比公布的……」

葛哈蒙先生為了表示鼓勵，調高了我的酬勞，而且可說是大幅調漲。於是我埋首尋找特利斯莫辛《太陽之光》<sup>62</sup>的泥金裝飾畫，《沉默之書》<sup>63</sup>的版畫，偽盧洛<sup>64</sup>的著作，在檔案夾裡裝滿了跟五芒星、生命樹、教長和符鍊有關的資料。我找遍圖書館最冷清的藏書室，到書店買回數十本磚頭書，當年那些書店賣的書足以掀起一場文化革命。

我與這些魔鬼共處感覺十分自在，就像精神病醫師對病患漸生好感，覺得從俗世花園吹進他私人診所的微風芳香撲鼻，沒過多久他便開始振臂疾書，書寫關於那些錯亂囁語之事，不可自拔。他沒發現他被病人誘惑，還以為自己變成了藝術家。計畫的發想就是這麼來的。

狄歐塔列維同意參加，那對他而言有如祈禱。至於貝爾博，我原以為他跟我一樣樂在其中，現在我才知道他並未從中得到任何樂趣，他是迫不得已才加入的。

或者應該說，他之所以加入是因為好歹能找到一個假的線索，或不需要上場的舞台，就像他在〈夢〉那個檔案中所說。那是為了永遠不會現身的天使所寫的替代神學。

## 夢.doc

我不記得是在夢中夢裡夢到的，還是在同一夜夢到的，也或許是輪流夢到的吧。

我在找一名女子，我認識的一名女子，我跟她曾經愛得濃烈，我始終無法對我自己說清楚究竟什麼原因要踩煞車，是我，是我的錯，是我避而不見。竟然拖了這麼久連我也覺得不可思議。我當然在找她，其實應該說在找她們，她不只一個，有很多個，全都以同樣方式分手，因為我懶，因為我舉棋不定，但是這一個實在不應該，因為這一個，我知道，失去她失去太多。我通常是找不到寫下她電話號碼的通訊錄，丟了，或無法下定決定打開通訊錄，要不然就是我打開後，卻得了老花眼，看不清楚上頭寫的名字。

我知道她人在哪裡，應該說，我不知道地點，但我知道那個地方是什麼樣子，我記得很清楚，有一道樓梯，一道門廊，一個平台。我沒有走遍城市尋找那個地方，我只是被一種焦慮感、圍限感所困，氣我自己怎麼會讓或故意讓那段關係無疾而終，在最後一次約會的時候爽約。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打電話給她，我要是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就好了，我知道她是誰，只是無法勾勒出她的樣貌。有時候，在夢醒之後的半夢半醒之間，我會否定那個夢。你想要記得，你很清楚，也記得一切，那一切讓你斷了念頭，再也不想繼續。沒有任何理由你會不知道她在哪裡。沒有任何理由。

你懷疑自己是否忘了某樣東西，把它遺忘在層層掛念中，就像你把一張紙鈔或記了重要訊息的紙條忘在褲子或舊外套口袋裡，直到某一天你才發現那個東西有多麼重要，多麼關

鍵，多麼獨一無二。

我清楚記得那個城市的景象，是巴黎。我在河左岸，我知道過了河就會到一個廣場，應該是孚日廣場……不對，廣場應該更大，因為底端立著一尊瑪德蓮雕像。穿過廣場，繞到禮拜堂後面，會看到一條路（轉角有一家古籍書店）往右拐，發散成多條小巷，我很確定那是巴塞隆納的歌德區。走上其中一條路，很寬，燈光很亮，在那條路上，我的影像記憶很清晰，靠右的某條死巷底端，就是劇院。

我不確定那個喧鬧場所是做什麼的，應該是有點曖昧的可疑地方，像脫衣舞夜店之類的（所以我不敢去問），但我知道我很樂於回去那個充滿激情的地方。但是往漆潭道走的時候，我把路搞混了。我醒來，為無緣相見而懊惱。我連自己失去了什麼都不知道，我沒辦法接受。

有時候我發現自己在鄉下的一間大房子裡，室內很寬敞。我知道還有另外一翼房舍，但不知道怎麼走過去，好像通道被封起來了。另外一翼房舍有很多房間，那些房間我看過一次，不可能是在另一個夢裡夢見的，那些房間裡有老家具、褪了色的版畫，擺著十九世紀紙偶劇場的邊桌，覆蓋刺繡椅套的沙發，和堆滿了書的書架，有完整的《海陸冒險旅行畫報》全年合訂本，裝幀並沒有因為常常翻閱而鬆脫，媽媽把整套都給了收破爛的人。我問我自己，是誰把走道跟樓梯弄得亂七八糟，我本想在那彌足珍貴的老東西味道中構築我的愛之窩。

我為什麼不能跟其他人一樣，夢到高中學測考試呢？

那個設備的結構體高六公尺，立在大廳正中央。表面是由許多木頭方塊所組成的，大小跟骨牌差不多，有的方塊略大一些，之間有細線串聯。方塊的每一面都黏著一張卡紙，卡紙上寫著他們語言的所有字詞，以及字詞的變位與變格，但是沒有任何順序可言……學生聽令各自抓住固定在設備周圍的四十個把手之一，快速地用力一轉，搬動所有字詞的位置，然後教授要求三十六個學生低聲讀出那些隨機排列、不同高度的內容，連續三或四個字詞便可以組成一句話的片段，另外四名學生則負責聽寫記錄……

——強納森·史威夫特，《格列佛遊記》<sup>65</sup>，III，五

我認為，貝爾博其實是藉由美化夢境，再一次回想他曾經錯失良機，打退堂鼓，不懂得抓住（如果他有抓住過）契機。計畫之所以啟動，就是因為他決定建構虛擬的須臾片刻。

有一天我去找他要一份書稿，標題我現在想不起來了，他桌子上堆了一疊手稿，沒有依篇幅或開本大小做分類，上下層層堆疊，看起來很危險。他在桌上翻了半天，認出了他要找的文件夾，試著把它抽出來，結果整疊手稿傾倒。文件夾沒封口，紙張散落一地。

「不能先把那份稿子上頭的文件夾抱起來另外放一個地方嗎？」我問他。問了也是白

問，他反正積習難改，每次都回答說：「晚一點再請古德仁整理就好。她的人生需要有目標，否則會覺得空虛。」

不過那一次我積極參與拯救手稿工程，畢竟我也是出版社的一分子了。「問題是古德仁沒有能力歸檔，她會把書稿放錯文件夾。」

「狄歐塔列維如果聽到這句話肯定樂壞了。那就會有不一樣的書出版，多面向之書，偶發之書。這正好符合邪靈邏輯。」

「但如此一來我們就會落得跟卡巴拉學者一樣，花數千年時間尋找正確組合。您只是用古德仁取代那隻無限敲打打字機的猴子<sup>66</sup>，差別僅在於時間長短罷了。從進化角度來說，我們什麼好處都沒賺到。難道沒有一個程式可以讓阿布拉菲亞做這個工作嗎？」

這時候狄歐塔列維走了進來。

「當然有。」貝爾博說。「理論上可以輸入兩千筆資料，只要你願意寫。假設我們輸入所有詩句做為資料，程式問你這首詩要有幾行，你作個決定，看是十行、二十行或一百行，然後程式就會從電腦內建的時鐘擷取一定的秒數，然後隨機化，簡單說就是會得到一個不斷變更組合的公式。如果設定十句，你可以得到數十萬首隨機詩。昨天我輸入了幾句詩，像是『椴樹新芽簌簌作響』、『我有厚眼皮』、『如果一葉蘭想要』和『我賦予你的生命』之類的，這是其中幾個結果：

我數著夜晚，敲打著又鈴……

死神，是你的勝利……

死神，是你的勝利……

如果一葉蘭想要……

在曙光中（喔曙光中）

你這個邪惡的信天翁

（如果一葉蘭想要……）

死神，是你的勝利。

椴樹新芽簌簌作響，

我數著夜晚，敲打著又鈴，

戴勝斜眼看我。

椴樹新芽簌簌作響。

是有幾句重複，我沒有辦法避免，看來是程式把事情複雜化了。不過重複也有一種詩意。」

「真有趣。」狄歐塔列維說。「這讓我跟你那台機器的關係大幅改善。所以說，如果我把整部摩西五經輸入之後要它……那叫什麼？隨機化，它就會用互換法把整部經書的句子重新組合？」

「沒錯，剩下的是時間問題。你應該只要短短幾世紀的工夫就可以完成。」

我說：「那如果我們從這些邪靈之作摘錄十來句輸入，例如『聖殿騎士逃往蘇格蘭避難』，或是『赫耳墨斯秘文集』於一四六〇年傳入翡冷翠』，再加上幾個連接詞如『顯然』或『由此可知』，我們就能得到看似揭密的文字段落。之後我們再把空白處填滿，或是把重複的句子當作預言、暗示或警語，就可以變出前所未有的一章魔法史。」

「真是天才。」貝爾博說。「我們現在就來做。」

「不行，已經七點了，明天再做吧。」

「我今天晚上做。您只需要幫我一個忙，從地上隨意撿二十來張稿子，把您看到的任何一句唸給我聽，我把它輸入當成基本資料。」

我彎腰撿起第一張：「阿黎瑪特雅人若瑟將聖杯帶到法國去。」

「這句很棒，輸入完成。再來。」

「根據聖殿騎士團的說法，錫安會是布庸·德·戈弗雷在耶路撒冷成立的。音樂家德布西是玫瑰十字會成員。」

「等一下，」狄歐塔列維說。「應該還要輸入一些無關緊要的資料吧，例如無尾熊生長在澳洲，或壓力鍋是帕潘<sup>67</sup>發明的。」

「米妮是米老鼠的女朋友。」我補了一句。

「這太誇張了。」

「應該要誇張。我們如果開始接受宇宙中只有一個已知數，只陳述已知事實這個可能性，就與赫耳墨斯思維背道而馳了。」

「說得好。那就米妮吧。你們如果沒有異議，我想加入最基本的這一句：永遠跟聖殿騎士團有關係。」

「這句當然要加。」狄歐塔列維同意。

我們就這麼忙了十多分鐘，時間真的不早了，但是貝爾博說不用擔心，他會獨力往下做。古德仁通知我們她要準備鎖門了，貝爾博告訴她說他要留下來工作，請她把地上的稿子撿起來。古德仁嘟囔了幾個字，聽起來很像是無曲折拉丁語<sup>68</sup>或切列米斯語<sup>69</sup>，不管她說的是哪一種語言，都是不悅和不認同的意思，這一點足以說明所有語言都有相似之處，都是亞



當血脈的後裔。古德仁完成了貝爾博的要求，而且她的隨機性比電腦還強。

第二天早晨貝爾博神采奕奕。「真的可行。」他說。「不但可行，而且結果還超乎預期。」

他把列印出來的結果拿給我們看。

永遠跟聖殿騎士團有關係。

以下所說都不是真的：

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是龐提烏斯·彼拉多

哲人沃慕斯<sup>670</sup>在埃及成立了玫瑰十字會

在普羅旺斯有卡拉學者

加納婚宴<sup>671</sup>上誰結婚了？

米妮是米老鼠的女朋友

由此可知

如果

德魯伊崇敬黑人貞女

那麼

巫師西門則將蘇菲亞視為泰爾城的妓女<sup>672</sup>

加納婚宴上誰結婚了？

墨洛溫家族以神之名自稱為王

永遠跟聖殿騎士團有關係

「有點亂。」狄歐塔列維說。

「那是因為你沒看出其中關聯，輕忽了重複出現兩次的婚宴上誰結婚了？問句才是神奇關鍵。當然我做了些連結，不過連結事實是秘教教友的權利。我的詮釋如下：耶穌沒被釘上十字架，所以聖殿騎士才會背棄十字架。阿黎瑪特雅人若瑟那件事背後另有深意。坐船到法國去投靠普羅旺斯卡巴拉學者的是耶穌基督，不是聖杯。耶穌隱喻的是世界之王，也就是玫瑰十字會的真正創立人。耶穌是跟誰一起搭船的呢？跟他的妻子。為什麼在福音書裡沒有說到在加納結婚的人是誰呢？因為那是耶穌的婚宴，那場婚宴之所以不能說是因為跟他結婚的人是眾所皆知的罪人，也就是抹大拉的瑪利亞。這就是為什麼從那時候起，所有受到巫師西門啟迪之人都會去妓院尋找女性特有魅力之源。所以說耶穌是法國皇室血脈之祖。」

如果我們的推斷正確，聖杯……是耶穌的血脈及後裔，是「皇室血脈」，由聖殿騎士守護……同時按照字面意義來看，聖杯是承接耶穌聖血的器皿與容器，換句話說應指抹大拉的子宮。

——麥可·貝金特，理查·利及亨利·林肯合著，《聖血與聖杯》<sup>673</sup>，  
倫敦，Cape出版社，一九八二年，XIV

「喔，」狄歐塔列維說。「沒有人會把你的話當真。」

「正好相反，這本書寫出來可以賣十幾萬本。」他壓低聲音說。「這個故事早就有了，也已經寫出來了，跟我說的略有出入。那本書談的是聖杯之謎和雷恩堡的秘密<sup>674</sup>，你們不能只看這些稿子，還應該去看別家出版社已經印刷發行的書。」

「神聖天使，」狄歐塔列維說。「我就知道。這個機器只會說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他沮喪離開。

「話不是這樣說。」貝爾博悻悻然回應。「我想到的是別人早已經想到了？那又如何？這叫文學多元。若是葛哈蒙先生就會說那證明了我說的是事實。其他人恐怕思索了好幾年，而我一個晚上就解決了。」

「我支持您，這個遊戲值得繼續玩下去。不過我想規則應該是輸入更多並非出自那些天馬行空作家之手的資料。重點不在於找出德布西和聖殿騎士究竟有什麼關係，大家都在找。重點在於找出卡巴拉和汽車火星塞之間的關係。」

我是隨口說的，卻給了貝爾博一個提示。數天後的一個早晨，他把我找去。

「您說得沒錯。任何資料只要跟另一個資料有關聯，就會變得很重要。關聯性會改變看事情的觀點，引導你去思考世界上每一個表象，每一個聲音。每一個書寫或說過的話語意涵可能不同於它所呈現，而是在對我們吐露秘密。準則很簡單：質疑，永遠質疑。就連禁止通行的道路告示牌也能看出其他寓意。」

「沒錯，那是加太利派的箴言。反對繁衍生育。通行之所以被禁止是因為那是造物神的騙局<sup>65</sup>，因為在那條路上，尋不著道。」

「昨天晚上我碰巧看到一份駕照說明手冊。或許因為光線昏黃，或許是因為您那天跟我說的話，讓我不禁懷疑手冊裡的文字會不會另有玄機？汽車之所以存在其實只是為了隱喻創世吧？但我們不能局限於外在，或儀表板的假象，要能夠看見造物主所能見，也就是表象下的一切。在下者如同在上者。汽車就是生命樹。」

「不會吧。」

「這不是我說的，是文字自身。汽車傳動系統是一種動能樹，顧名思義，也就是一種樹。好，我們算算看，車子有前端引擎、兩個前輪、離合器、變速器、兩個接頭、差速器和兩個後輪。一共十個組件，跟質點一樣。」

「但是配置不一樣。」

「誰說的？狄歐塔列維跟我們解釋過，某些版本的『美麗』不是第七個質點，而是第

八個，在『勝利』和『宏偉』之後。我的生命樹是另外一個版本，貝爾博版。」

「像飛雅特那樣。」

「我們繼續樹的論證。最上方有引擎，動能之全，我們就稱它為創造之源吧。引擎將它的創造性動能傳輸到兩個高階輪上，也就是靈性之輪和知識之輪。」

「好，如果這輛車是前輪驅動的話……」

「貝爾博生命樹厲害的地方就是它能接受形而上的更迭輪替。前輪驅動的靈魂世界圖像是前方引擎將其意志瞬間傳送到高階輪，而從物質角度來看，其圖像是一個低階世界，動能由頂端引擎傳輸給兩個末端輪胎，也就是宇宙聖光從深處釋放出宇宙靈體的低階能量。」

「那麼後輪驅動呢？」

「是撒旦世界。首與尾相連，主與後端的粗劣物質運轉合而為一，主就好像抽取空氣不斷失敗的內燃機，吸不到神性，必須打破容器才行。」

「打破砂鍋不行嗎？」

「這會發生在墜毀宇宙中，在那裡物質統治者阿爾康呼出的毒氣會散布到宇宙乙太<sup>676</sup>中。我們還是回歸主題吧。引擎和輪子之後是離合器，是優雅的質點，會導正或中斷與位於頂端的動能樹其餘部位相連的愛之流。那是一個圓盤，會輕撫另一個曼陀羅的曼陀羅。然後是轉換盒，也就是變速器，按照實證主義者的說法，那是惡之源，因為它允許人類意志放慢或加速靈體的持續進程。因此自動變速的車子比較貴，原因是這棵樹會依據無限平衡自行作決定。再來是連接器，特別的是這個發明來自一位文藝復興魔法師吉羅拉莫·卡爾達諾，連接器是一對萬向接頭，跟四缸引擎水平對臥，之間有一個環狀齒輪（小王冠）將動能傳至地上的輪。這時候差異質點，也就是變速器的功能變得很清楚，以唯美姿態將宇宙能量傳送到榮耀與勝利兩個輪上，在一個非墜毀宇宙（前輪驅動）中，這兩個輪聽從

的是高階輪的動力。」

「這個解讀言之成理。所以說引擎之心，是太一之所，是王冠？」

「只要從秘教教友的角度看就能明白。立於最頂端的引擎仰賴吸納與排出的運行而活。那是一種複雜的神聖吐息，原本的組件，也就是汽缸（顯然是幾何原型），有兩個，之後生出第三個，最後開始冥思運轉以互愛之心榮耀第四個。在第一汽缸的這個吐息中（這四個汽缸並無高低等級之分，所謂第一是按輪替的位置及互動關係而變），活塞（這個詞的詞源是《昆斯提斯·蘇菲亞》<sup>97</sup>）從上止點下沉到下止點，與此同時汽缸則充滿了純淨能量。我簡化一下，因為接下來會用到天使位階觀念，也就是負責分配的調節者，按照我那本手冊的說法，活塞負責光的開與關，光負責汽缸內部與混合氣體導管之間的交流……引擎內室必須經由這個調節機制跟宇宙其他地方互通，我想這說明了，或多或少吧，希望不是我信口胡謔，說明了太一本有的限制，就某方面來說，太一得靠巨大的偏心輪才能夠創造。所以必須更仔細解讀這個文本。總而言之，當汽缸內充滿了能量，活塞就會升回上止點，達到最大壓縮。那便是收束。於是大霹靂、大爆炸和大膨脹的時刻來臨。火星迸發，混合氣體被點燃後開始燃燒，根據手冊說法，這是循環中唯一的主動階段。若是混合氣體中夾雜貝殼、殼，任何一滴雜質如水或可口可樂，那麼膨脹就不會發生，或是功敗垂成……」

「殼牌石油不也是殼？這麼說來就不能相信這個品牌了。從今以後，只能用貞女之乳了……」

「所以要檢查。說不定是七大姊妹淘石油公司的陰謀，道德低落者試圖掌控創造的過程……言歸正傳，大膨脹之後，緊接著就是偉大的神聖吐氣，在古老文獻中稱之為排氣。活塞上升到上止點後排出燃燒過的廢氣，這個淨化過程如果成功，新的循環才會開始。回頭想想，這正是用新柏拉圖主義看出埃及記和希臘劇場合唱隊登場的同一模式，也就是向上的路

和向下的路是否為同一條路<sup>678</sup>的精采辯證。」

「愚昧如何遮蔽了人類靈魂啊！而物質之子從未察覺！」

「所以諾斯底那些大師們都說與其相信屬物者，不如相信屬靈者<sup>679</sup>。」

「明天我來對電話簿做神秘學詮釋吧……」

「我們的卡索朋總是野心勃勃呢。別忘了，處理電話簿會遇到的是太一和雜多的深奧問題，最好慢慢來，別著急。可以先研究洗衣機的作用過程。」

「洗衣機這個名詞不言而喻。其作用過程是一種鍊金概念的轉化，將黑化變成白化中最白化者便是。<sup>680</sup>」

玫瑰，如今緘默不語……

——桑帕尤·布魯諾，《愛情騎士》<sup>681</sup>，

里斯本·Guimarães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一五五頁

當一個人看東西疑神疑鬼的時候，就再也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在引擎之樹狂想曲之後，我不管看什麼東西都覺得能看出些許端倪。

我跟我的巴西朋友仍保持聯絡，那幾天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市有一場談盧西塔尼亞<sup>682</sup>文化的研討會。與其說里約熱內盧那幾個朋友認可我的專業，不如說是想再見到我，總之他們想盡辦法讓我受邀前往。莉亞沒跟我去。她懷孕第七個月，不過身形變化不大，很像法蘭德斯<sup>683</sup>畫家筆下的孱弱聖母，只是她不想長途旅行。

我跟那些老朋友歡聚了三個晚上後，在搭客運前往里斯本的路上開始討論是否應該在法蒂瑪或托馬爾停一下。當年國王和教宗釋出善意，讓葡萄牙聖殿騎士免於受審、免於家破人亡，更名為基督騎士團後隱居的城堡所在地正是托馬爾。我當然不能錯過參觀聖殿騎士團城堡的機會，幸好其他人對法蒂瑪的興趣也不大。

我想像中的聖殿騎士城堡，一如我在托馬爾所見。沿著築有防禦工程的一條道路往上



走，看到外觀有成排的權杖式樣裝飾和十字形狀的射擊孔，立刻讓人感受到十字軍的氣勢。數百年來，基督騎士團在此地成長茁壯。根據傳說，航海家恩里克王子也是騎士團成員，而他的確勤奮不懈於征服四海。基督騎士團長駐此地，過著安居樂業的日子，因此城堡在數百年內不斷改建及擴建，在原有的中世紀建築主體上，又增加了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的側翼廂房。

走進教堂時，我內心激動不已，那個八角圓形空間是仿造聖墓而建。讓我覺得納悶的是，教堂內不同地方出現的聖殿十字架形狀各異，在我看到風格混亂的各式圖像時，心裡就已經出現了問號。醫院騎士團的十字始終與原樣相去不遠，但是聖殿騎士團的十字卻似乎受到時間或地方傳統不小的影響。難怪追查聖殿騎士團下落的人，只要在某個地方找到任何一個十字，就宣稱找到了騎士團的蹤跡。

導遊還帶我們去看曼紐爾風格<sup>684</sup>的那扇窗，葡萄牙文叫Janela，那是一扇鏤空窗，用各種海中及海底生物如貝殼、海藻，以及船錨、纜繩和鐵鍊裝飾，藉此表彰聖殿騎士在各大洋的卓越表現。窗框兩側有如腰帶纏繞的圓柱上出現了嘉德騎士團的圖騰。為什麼一個英國騎士團的圖騰會出現在葡萄牙的堡壘修道院呢？導遊答不出來，沒過多久，在另一面牆上，我想應該是西北向的牆面，又出現了金羊毛騎士團的圖騰。我忍不住開始把嘉德騎士團、金羊毛騎士團、阿爾戈英雄、聖杯、聖殿騎士團之間耐人尋味的連結全部串起來。我想起了阿爾鄧提上校的故事，還有那些自費作家手稿中的幾頁文字……當導遊帶我們走進一個側廳，看到天花板上有好幾個固定穹頂的拱心石，我抖了一下。因為有的拱心石是一朵玫瑰，但有的卻是留著山羊鬍的人臉。是巴風特……

我們走進一個地下室。走完七階樓梯，緊接著是通往半圓形後殿的未經雕琢裸石石板。後殿很可能設有祭壇或大團長寶座，不過要走到那裡得先經過七個穹頂拱心石，每一

個拱心石都是一朵玫瑰，一朵比一朵大，最後一朵全然展開的玫瑰下方是一口井。十字和玫瑰，出現在一間聖殿騎士修道院，出現在絕對是在玫瑰十字宣言之前就興建完成的廳室裡……我問導遊幾個問題，他微笑回答：「您不知道有多少神秘學學者到此地來朝聖……據說這裡是舉行入會儀式的地點……」

我不經意走進一間尚未整修的房間，室內僅有幾件簡單家具，地板上堆滿了紙箱。我隨意翻看，順手拿起幾冊破破爛爛的希伯來文書，很可能是十七世紀的作品。猶太人到托馬爾來做什麼？導遊說聖殿騎士跟當地的猶太團體關係良好。他讓我站到窗前，指著外頭一個法式花園給我看，那是個很典雅的小型迷宮。他說，那是十八世紀一位猶太建築師的作品，建築師名叫撒母耳·施華茲。

第二個集會所在耶路撒冷……第一個集會所是城堡。寫於普羅萬的那張紙條不就是這麼說的嗎？我的天啊，尹格孚所謂計畫中的城堡可不是《帕西法爾》騎士小說中那虛無縹緲的蒙沙瓦城堡，或在傳說中的亞法隆島上。若要決定第一次集會的地點，隱居在普羅萬的那些習慣發號施令，而非閱讀圓桌武士小說的聖殿騎士會選擇哪裡呢？當然是托馬爾啊！在這個基督騎士城堡裡，聖殿騎士倖存者享有絕對自由，享有豁免權保證，而且可以跟第二批人保持聯繫！

我離開托馬爾、離開葡萄牙的時候簡直心急如焚。我終於把阿爾鄧提上校拿給我們看的訊息當一回事認真審視。聖殿騎士團轉為地下秘密會社後，細心擬定了一個為期六百年的計畫，即將在我們這個世紀結束。這些聖殿騎士是很嚴謹的，所以他們如果說到城堡，就會是真的城堡。計畫從托馬爾開始，接下來的理想路徑會是什麼呢？後續五次集會要如何安排呢？集會地點一定有聖殿騎士信得過的朋友、權貴和同謀。阿爾鄧提上校提到巨石陣、亞法隆島和阿格第……全是胡謔。必須重新解讀那張紙條上的訊息。

回家途中我告訴我自己，而且顯然重點不在於發掘聖殿騎士團的秘密，反而是建立秘密。

貝爾博聽我說要回頭重看阿爾鄧提上校留給我們的稿子，覺得很麻煩，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在最下層一個抽屜中翻了半天才找到。我注意到，他並沒有把那份稿子丟掉。這麼多年後，我們又一起檢視普羅萬那張紙條上的訊息。我們從特里特米烏斯加密的那一句「無形的三十六分為六組」開始，後面是：

聖若翰洗者（之夜）

乾草牛車36（年）（之）後

6（訊息）完整封印

為白斗篷（騎士）／聖殿騎士／

普羅萬再（犯）為（伸）冤／復仇／

6個6在六處

每一次20（年）為120（年）

這便是計畫

第一批去城堡

同（樣）／於120年後／第二批抵達

吃（那）麵包之人

重新到避難所

重新在河彼岸投靠聖母

重新投靠保祿派

重新到石頭去

3 個 6 / 6 6 6 / 在偉大的淫婦（之）節慶之前

「乘乾草牛車三十六年後，一三四四年的聖若翰洗者之夜，六個訊息為白斗篷騎士而封印，騎士為了復仇在普羅萬再犯。六個六在六處，每一次二十年加總後為一百二十年，這就是計畫。第一批去城堡，然後去找吃麵包的人，再到避難所，再到河彼岸投靠聖母，再投靠保祿派，然後到石頭那裡去。您看，一三四四年的訊息說第一批人應該去城堡，而一三五七年的時候聖殿騎士的確在托馬爾落腳。我們要釐清的是第二批人去了哪裡。來，您想像自己是逃亡中的聖殿騎士，會到哪裡去建立第二個據點呢？」

「嗯……假設那些坐牛車的真的逃到了蘇格蘭……可是為什麼在蘇格蘭必須吃麵包呢？」

我變得非常會做聯想，幾乎無懈可擊，只要隨便給我一個起點。蘇格蘭，蘇格蘭高地，德魯伊儀式，聖若翰洗者之夜，夏至，聖若翰洗者之夜放煙火，金枝……有線索了，雖然稍嫌薄弱。我在弗雷澤的《金枝》書中讀到聖若翰洗者之夜放煙火一事。

我打電話給莉亞。「幫我個忙，把《金枝》那本書找出來，看書裡面談到聖若翰洗者之夜放煙火的時候說了什麼。」

莉亞做這種事非常厲害，她立刻找到那一章。「你想知道什麼？那是一種古老儀式，幾乎歐洲各國都行禮如儀。在太陽運行到軌道最高點的時候舉行慶祝儀式，聖若翰洗者是後來才加諸的名稱，好讓這件事帶有基督教色彩……」

「在蘇格蘭，會吃麵包慶祝嗎？」

「我看一下……應該沒有……喔，找到了。麵包不是在聖若翰洗者之夜那天吃的，而是在五月一日五朔節<sup>685</sup>晚上吃，那個節日源自於凱爾特族的德魯伊，尤其是蘇格蘭高地一帶……」

「那就對了！他們為什麼要吃麵包？」

「他們用麵粉和燕麥揉麵，再放到炭火上烘烤……然後舉行類似古代以活人獻祭的儀式……這種炭烤佛卡夏麵包叫班諾克……」

「蛤？妳拼班諾克給我聽！」莉亞拼完之後，我向她道謝，說她是我的貝雅翠絲<sup>686</sup>，我苦苦追尋的海市蜃樓，還有其他一堆甜言蜜語。我努力回想我的論文。根據傳說，聖殿騎士團轉為秘密會社後，在國王羅伯特一世庇護下奔赴蘇格蘭避難，並協助國王打贏了班諾克本戰役<sup>687</sup>。為了表達謝意，羅伯特一世為他們成立了新的蘇格蘭聖安德烈騎士團。

我從書架上拿了一本厚重的英文辭典，找到中世紀英語的班諾克（古撒克遜語pannuc，蓋爾語pannach）是指一種小糕點，在鐵板上或烤架上烹烤，是用大麥、燕麥或摻雜其他穀類揉製而成。「本」則是指湍流。唯一可能的解讀就是身在蘇格蘭的法國聖殿騎士要跟人在普羅萬的同胞打暗號，結果就跑出來一堆佛卡夏、麵包之流。吃掉麵包的人就是在麵包之流中打了勝仗的人，也就是跑到蘇格蘭去的那批聖殿騎士，說不定在那個時候已經遍布整個大不列顛群島了。這個邏輯說得通：從葡萄牙到英國，這條路最短，幹嘛要大費周章從極北之地跑去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呢。

你換上白衣……若夜已黑，你便開啟許多燈，照亮一切……然後你開始重組字母，重組許多字母，不斷變換重組直到你的心發熱。你要注意字母的變動和重列時會生出的東西。當你發現你的心發熱，當你看到透過字母排列組合會得到你獨力或借助翻譯不可能得到的結果，當你準備好接受神聖力量之流進入你，就要用你所有的深層思維在心中想像那個名字和祂的高階天使，彷彿他們是人，陪伴於你左右。

——亞伯拉罕·阿布拉菲亞，《來世生活》<sup>688</sup>

「言之成理。」貝爾博說。「如此說來，避難所會是哪裡呢？」

「六批人分駐六個地點，但只有一個地方被稱為避難所，這很特別。表示聖殿騎士在其他地方，如葡萄牙或英國，可以過著隱姓埋名、與世無爭的日子，但是他們在避難所必須躲起來。我認為避難所是巴黎的聖殿騎士逃離聖殿後藏身的地方。說起來英國到法國的距離也算不遠，何不想考聖殿騎士在巴黎找了一處安全無虞的隱密地方設立避難所的可能呢？他們是長於算計的政治家，不難想像兩百年間情勢必然有所轉變，到時候就能公開現身採取行動之類的。」

「就是巴黎了。那麼第四個集會所會是哪裡呢？」

「阿爾鄧提上校認為是沙爾特，但是我們如果把第三個集會所設定在巴黎，就不能將沙爾特設定為第四個，因為那個計畫應該顧及全歐洲的重要城市。再說，我們已經偏離了原本的神秘思維，過於傾向政治了。他們設定的移動路徑看起來符合正弦曲線，所以我們應該要往德國北方尋找。好，在河或水之彼岸，萊茵河以北，在德國境內有一個城市，不是教堂，跟聖母有關。在格但斯克附近有一座貞女聖母之城，也就是瑪利安堡<sup>689</sup>。」

「為什麼要約在瑪利安堡？」

「因為那裡是條頓騎士團的總部所在地！聖殿騎士團跟條頓騎士團的關係，不像聖殿騎士團跟醫院騎士團那樣交惡，畢竟醫院騎士團跟禿鷹一樣等著聖殿騎士團被鎮壓之後，就接收了人家的財產。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為了不讓聖殿騎士團專美於前，在巴勒斯坦創建了條頓騎士團。但條頓騎士團隨即被召往北方，以抵擋普魯士蠻族入侵。他們驍勇善戰表現優異，在短短兩百年內便建立了國家，領土範圍涵蓋了整個波羅的海，介在今天波蘭、立陶宛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之間，還建造了柯尼斯堡，他們只有一次在愛沙尼亞被俄羅斯大公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打敗。聖殿騎士在巴黎被逮捕的時間前後，他們決定把王國之都定於瑪利安堡。如果說真有一個計畫是屬靈的騎士團打算征服全世界，那麼聖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您知道嗎？」貝爾博說。「我接受您的說法。那麼第五個集會所，那些『保祿派』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說。

「您太讓我失望了，卡索朋。或許我們應該問問阿布拉菲亞。」

「不行，」我斷然拒絕。「阿布拉菲亞可以提供我們全新的連結，但是保祿派是一個資料，不是連結，資料的工作理應歸山姆·史培德管。給我幾天時間。」

「我給您兩個星期，」貝爾博說。「如果兩個星期內您不能把保祿派交到我手上，就要帶一瓶十二年的百齡醴給我。」

十二年百齡醴，我的荷包可負擔不起。一個星期後我就把保祿派交給我那位貪得無厭的同儕。

「都搞清楚了。您得跟緊我，因為我們要回到西元四世紀的拜占庭。當時在地中海一帶已經有了源自摩尼教的不同運動興起。我們先從阿其翁派<sup>690</sup>說起，這個教派源於亞美尼亞，創教者是巴勒斯坦主教彼得·達·卡法巴路卡，這個名字聽起來挺神氣的。他們反猶太，稱魔鬼為撒巴特<sup>691</sup>，是猶太人之神，住在第七重天。若要到光之至尊聖母所在的八重天，必須拒絕撒巴特和浸禮。了解嗎？」

「那就拒絕吧。」貝爾博說。

「不過阿其翁教派的人還算是循規蹈矩的孩子。五世紀的時候出現了感恩派<sup>692</sup>，在色雷斯一帶活動到十一世紀為止。感恩派不信二元論，是一元論者。但是他們跟邪惡勢力脫離不了關係，也有一些文獻資料說他們是波波利派<sup>693</sup>，字源是Doloros，意思是泥巴，因為他們做了一些見不得人的事。」

「做什麼事？」

「還不就那些事。男女升天時手中握著他們自己的恥物，也就是精液和經血，然後一口吃下去，說那是基督的身體。萬一男人讓女人懷孕，等時候一到就把手伸進肚子裡，把胚胎拉出來，扔到研鉢裡頭，跟蜂蜜和胡椒一起攪拌後咕嚕一口吞下去。」

「真噁心，」狄歐塔列維說。「還加蜂蜜跟胡椒！」

「總而言之，這是感恩派，也有人稱他們為思塔提歐提齊教派<sup>694</sup>，或非比歐尼齊派<sup>695</sup>，或是由那瑟亞尼派和費米歐尼齊派組成的芭碧蘿派<sup>696</sup>。不過對其他基督教教父而言，芭碧蘿



派是晚期諾斯底教派，所以是二元論者，這個教派崇敬至尊聖母芭碧蘿，其教友認為波波利派是屬物者，也就是物質之子，與比較高階的屬魂者不同，與屬靈者更不一樣，屬靈者是被揀選的，等於組織裡頭的扶輪社。也說不定思塔提歐提齊派不過是密特拉教的屬物者罷了。」

「這會不會太混亂？」貝爾博問我。

「沒辦法。這些傢伙沒有留下文獻紀錄，我們所知道關於他們的事，都來自於他們敵人口耳相傳的流言蜚語。不過不重要，這些只是為了說明當時中東一帶有多混亂，同時說明保祿派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保祿派追隨的是一位曾經擔任安提阿主教的撒摩撒·迪·保祿，阿爾巴尼亞一帶有些支持聖像破壞運動<sup>697</sup>的人被逐出教會後也加入了保祿派。從八世紀開始，保祿派急速壯大，從教派變成了公社，從公社變成幫派，從幫派變成政治勢力，以至於拜占庭帝國皇帝開始擔心，還派皇家軍隊對付他們。保祿派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張，直達阿拉伯世界邊界，繼續往幼發拉底河流域發展，侵入拜占庭領土，直到黑海為止。他們在各地都建立了殖民地，到十七世紀仍然可以看到保祿派的蹤跡，他們皈依了耶穌會，但是在巴爾幹半島及南部地區還有幾個保祿派的公社。好，到底保祿派相信什麼呢？相信主，相信三位一體，只不過他們相信造物神堅持創造世界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他們摒棄舊約，拒絕浸洗聖禮，對十字架嗤之以鼻，也不崇敬聖母瑪利亞，因為基督是在天上直接化為肉身，再經過瑪利亞降臨人間的，就跟經過一根管子差不多。波格米勒派的教義部分受到保祿派影響，也說基督是從瑪利亞一邊耳朵進去，從另一邊耳朵出來的，瑪利亞根本渾然不覺。有人指責保祿派崇敬太陽跟魔鬼，會將少年的血混入麵包和聖餐酒中。」

「跟其他異端一樣。」

「那個時候，異端分子去望彌撒肯定內心備受煎熬，還不如變成伊斯蘭教徒。那些人

就是如此。我跟你們說這個，是因為後來有其他二元論異端分子跑到義大利跟普羅旺斯來，為了說明這些人跟保祿派的人一樣，就用了類似的名稱叫他們，例如 *popelicant*、*publicant*、*populicant*。所以有一句拉丁諺語就說『高盧人亦被稱為保祿派！』」

「懂了。」

「所以，直到九世紀為止，保祿派還是讓拜占庭帝國的皇帝恨得牙癢癢的，皇帝巴西爾一世誓言逮到保祿派的首腦赫利梭黑才罷休，因為那個傢伙闖入以弗所的聖若望教堂，讓馬匹在聖水池裡喝水……」

「……每次都來這招。」貝爾博說。

「……皇帝說如果逮到首腦赫利梭黑，要在他腦袋瓜上插三支箭。皇帝派出大軍，果然把人抓了回來，把頭砍下來呈給皇帝。皇帝把那顆頭顱放在貼牆而立的壁爐檯面一個大理石雕成的迷你柱上，然後喇喇喇插了三支箭，我想應該是一邊眼睛一支，第三支插嘴巴吧。」

「好狠。」狄歐塔列維說。

「他們這麼做不是為了使壞，」貝爾博說。「這牽涉到信仰問題。是期望的本質。請繼續說，卡索朋，我們的狄歐塔列維不明白神學的細膩之處，他是無恥的弑神者。」

「我快說完了。十字軍遇到了保祿派，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在安提阿附近遇到的，那個時候保祿派跟阿拉伯人並肩作戰。在君士坦丁堡圍城的時候再度遇到，那時候保加利亞普羅夫迪夫城的保祿派打算把君士坦丁堡交給保加利亞沙皇卡洛揚<sup>98</sup>，以表達對法國人的蔑視，這是維拉哈都因<sup>99</sup>說的。這裡是保祿派跟聖殿騎士開始有交集的地方，也解開了我們的疑惑。根據傳說，聖殿騎士團受到加太利派的啟發，事實上是聖殿騎士團啟發了加太利派。他們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跟保祿派接觸，雙方建立了秘密關係，就像聖殿騎士跟

「神秘教派和伊斯蘭教異端分子的關係一樣。再說，按照計畫的路徑走，不可能不經過巴爾幹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想也知道第六個相約地點是在耶路撒冷。訊息說去找石頭。今天還有哪個石頭能得到伊斯蘭教徒崇敬，我們去看它還得脫鞋的呢？當然是在耶路撒冷奧瑪清真寺中央的那塊石頭啊，那裡原本是聖殿中的聖殿矗立之地。我不知道等在耶路撒冷的是誰，說不定是一群倖免於難、喬裝打扮過的聖殿騎士，也可能是跟葡萄牙聖殿騎士有關的卡巴拉教派人士，但可以確定的是，要從德國到耶路撒冷，最合理的路線是經過巴爾幹半島，在那裡等待的是第五批人，也就是保祿派。你們看，到這裡，計畫就很清楚了，也很省事。」

「我覺得我完全被說服了。」貝爾博說。「那麼保祿派在巴爾幹半島何處等待呢？」

「我認為延續保祿派的傳人自然是保加利亞的波格米勒派，可是普羅萬的聖殿騎士不可能知道幾年後保加利亞會被土耳其人拿下，而且統治長達五個世紀之久。」

「意思是計畫在德國和保加利亞之間卡住了。那是什麼時候呢？」

「一八二四年。」狄歐塔列維說。

「為什麼？」

狄歐塔列維立刻畫了一個圖表。

葡萄牙	英國	法國	德國	保加利亞	耶路撒冷
一三四四年	一四六四年	一五八四年	一七〇四年	一八二四年	一九四四年

「一三四四年，每一組聖殿騎士的第一任大團長在各自指定的地點駐守。在一百二十年間，每一組都換了六位大團長，到一四六四年，駐守托馬爾的第六任大團長跟英國組的第六任大團長碰面。一五八四年，英國組的第十二任大團長跟法國組的第十二任大團長碰面。按照這個節奏往下走，如果說跟保祿派的人碰面失敗，應該是發生在一八二四年。」

「假設碰面失敗好了。」我說。「那麼我無法理解的是，他們是飽讀詩書之人，如果手上擁有這個訊息的三分之二，怎麼會無法還原完整內容。難道因為跟保加利亞那批聖殿騎士沒碰到面，所以跟後面的人都失去聯繫了？」

「卡索朋，」貝爾博說。「您以為普羅萬那些負責撰寫紙條的人是笨蛋嗎？他們既然希望這個秘密能夠隱瞞六百年，當然要採取所有預防措施。每一個小組的每一任大團長知道去哪裡找下一個小組的大團長，但不知道除此之外其他小組的下落，其他小組的人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找前一個小組的大團長。只要德國組失去了保加利亞組的消息，就永遠不會知道去哪裡找耶路撒冷組，而耶路撒冷組則永遠無法知道其他組的下落。至於您說還原不完整的片段訊息，要看那些片段是怎麼被分割的。當然不會按照邏輯排列。所以只要少一塊，就無法解讀訊息，而擁有少掉那一塊的人也同樣無計可施。」

「你們想想看，」狄歐塔列維說，「如果碰面失敗，今天的歐洲等於是一個秘密幽會的舞台，各組人馬互相尋找卻錯身而過，每一組都知道可能一個不經意的動作自己就能變成世界的主宰。卡索朋，您跟我們說過的那個動物標本製作師叫什麼名字？說不定這背後真的有陰謀，而歷史不過是還原不完整訊息種種努力的結果。我們看不到他們，而隱形的他們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忙進忙出。」

貝爾博和我顯然心中有同樣想法，所以同時開口講話。找到正確的連結並不難，我們至少解開了普羅萬那張紙條上的兩個訊息，一個是「無形的三十六分為六組」，一個是一百二十年的期限，我們討論過程中還說到了玫瑰十字會。

「畢竟他們是德國人。」我說。「我會去研究玫瑰十字會宣言。」

「可是您說過那是捏造的。」貝爾博說。

「那又如何？我們不也在捏造假計畫？」

「對喔，」他說。「我差點忘了。」

他們變成撒旦：脆弱、羞赧，特殊時刻格外英勇，大部分時候很殘暴，或淚眼汪汪，或溫柔和煦，手持武器時視律法如無物……叭！叭！他們一無用處，他們殘缺不全，是用藏身處的一支彎骨所造……他們與蛇親吻……

——儒勒·布瓦，《撒旦主義與魔法》，  
巴黎，Chailey出版社，一八九五年，第十二頁

他差點忘了，如今我明白。這則筆記，簡短但讓人暈眩，肯定是同一時期所寫。

### 以諾亞.doc

你帶著那草，突然回家。我不想要，因為我不打算讓任何草本之物擾亂我的心智運作（其實我說謊，因為我抽菸草，也喝用小麥蒸餾的酒精飲料）。總之，在六〇年代初期，有人逼我參加了幾次大麻聚會，用沾了口水黏糊糊的捲紙捲的大麻菸，得用大頭針頂著菸屁股才能抽完最後一口，讓我很想笑。

但昨天你邀我抽，我想或許那是你對我示好的方法，於是我放心抽了。我們貼身跳

舞，似乎好多年沒這麼做了，丟臉的是，音樂是馬勒的第四號交響曲。我覺得臂彎之間彷彿孕育著一個古老生物，有著老山羊甜美而多皺摺的臉，一條蛇從我小腹下方竄出，像與宇宙同壽的女性長輩般我呵護著你。我依稀一直貼著你的身軀舞動，卻又覺得你正在升空，變成了金色的你打開封閉的門，讓諸物在半空中飄移。我正準備進入你黑漆漆的腹中，大宣言<sup>70</sup>。天使的囚徒。

難道我尋覓的不是你？或許我始終在這裡等你。每一次我失去你是因為我沒認出你？每一次我失去你是因為我認出了你但我膽怯？每一次我失去你是因為認出你後我知道我應該失去你？

你昨天晚上究竟去了哪裡？我今天早晨醒來，頭痛欲裂。

然而，我們要記得那些以一百二十年為期的秘密隱語……是D的繼任者，也就是第二組最後一位繼任者，那位跟我們之中許多人曾經共同生活的弟兄A，對身為第三組繼任者的我們所說的話……

——《兄弟會社傳說》，收錄於《全宇宙之集體共同改革》，

卡塞爾，Wessel出版社，一六一四年

我立刻埋首研究玫瑰十字會的兩份宣言：《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和《玫瑰十字兄弟會社自白》，還看了一眼《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因為這份宣言的作者安德里亞被認為同時身兼前兩份宣言的執筆人。

前兩份宣言是一六一四年到一六一六年間開始在德國流傳的，時間是在英國組跟法國組一五八四年聚會後三十多年，但是比法國組跟德國組碰面時間早了將近一百年。

我抱著不信其真，但必有弦外之音得看透的角度去讀宣言。我知道要讀出弦外之音就得跳著讀，把某些句子看作比其他句子重要。這是那些邪惡之徒和他們的導師教會我們的。若想找出可遇不可求的啟示，就不該順著邏輯頑固而魯鈍的環環相扣和單一順序走。再說，就字面上看，這兩份宣言根本是集胡言亂語、謎語和自相矛盾之大成。



總之，宣言要說的，不會是我們表面看到的，因此宣言既不是要呼籲大家做深層的心靈改革，也不是真的要說倒楣鬼羅森克魯茲的故事。那是加密過的訊息，得套一個卡丹格板紙<sup>70</sup>在上面之後再閱讀，這個格板紙會留下一些空白，也會遮住一些地方。例如普羅萬的那個加密訊息，就只需要看字首。我沒有格板紙，但光靠想像也可以，想像中的格板紙就是閱讀時必須處處懷疑。

玫瑰十字會宣言說的就是普羅萬那個計畫，這點無庸置疑。在羅森克魯茲的墓穴內（隱喻的是一三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那個晚上的乾草牛車）藏有寶藏，等待後人發現，那份寶藏「藏了……一百二十年」。寶藏不是指錢，這點很清楚。宣言不僅對鍊金術士的貪得無厭多所批判，也公開表示將會有顛覆歷史的大變動。如果有人看不懂，第二份宣言重複了數次不該忽略有關「美妙第六紀」（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集會）的提醒，反覆重申：「若上主願意讓祂第六燭台的光照向我們……若能在一本書中便盡覽全貌，閱讀時能明白並記起初衷……若能藉由吟誦（抑揚頓挫地朗讀普羅萬的訊息！）將石頭（聖杯！）變為珍珠及寶石將多麼喜悅……」

宣言中又說到奧秘之密，還有應該在歐洲成立一個政府，以及有待完成的某個「大工程」……：

據說羅森克魯茲去了西班牙（還是葡萄牙？），向當地的學者闡述「何處獲得洞悉未來的真正指引」，結果對牛彈琴。為什麼對牛彈琴呢？為什麼這一群德國聖殿騎士要在十七世紀初公開一個理應嚴加保守的秘密，彷彿非得挺身而出才能打破某個傳遞過程的障礙呢？沒有人能否認玫瑰十字會宣言企圖一步一步重建計畫，跟狄歐塔列維之前做的總結十分吻合。宣言中首度提及一位修士之死，以及他到達「極限」之事，那是在英國過世的伊·歐修士。所以說有人成功到達英國完成了第一次聚會。宣言中還提到第二組和第三組聚會一

事。照理說接下來一切會按進度進行：一五八四年，在英國的第二組到法國去找第三組。宣言既是在十七世紀初撰寫的，自然也只會寫到前面三組的集會。安德里亞年輕時候完成的《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書寫時間還早於另外兩份宣言（雖然一六一六年才問世），內容提及三座雄偉神殿，而神殿所在的地點應該是大家原本就耳熟能詳的三個地方。

但是我發現兩份宣言雖然用語相同，卻似乎同時又透露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玄機。

例如，為什麼如此堅持時候已到，時機已經成熟，可是明明敵人費盡心機就是為了讓人錯失良機？什麼良機？據說羅森克魯茲的最終目標是耶路撒冷，但他最後未能抵達。為什麼？文中盛讚阿拉伯人，因為阿拉伯人會交換訊息，但是日耳曼學者卻不懂得互相幫忙。內容還提到「一個規模龐大的團體要整片牧草全屬於它」，說的是有人不僅企圖阻撓計畫以獲取特殊利益，並且想要全面翻盤。

《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說初始有人精心擬定了一份神奇文件（可想而知，指的是普羅萬訊息），可是主的時鐘每分鐘一響，而「我們的卻連一個時辰都不會響一下」。是誰看錯了主的時鐘，沒能在正確時刻抵達？還說到有一個獨樹一格的兄弟會社原可以揭露某個奧秘哲理，但是他們卻決定散居全世界。

宣言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一種不安、不確定的茫然感。前幾組的弟兄都想辦法找到「合宜的繼任人選」取代自己，可是「他們約定不公開……下葬地點，因此時至今日仍不知他們的墓穴所在」。

這是在暗示什麼？不知道什麼？不知在何處的「墓穴」是指什麼？顯然會撰寫這樣的宣言是因為某些資訊不見了，所以必須召喚可能知情之人現身。

《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結尾寫得非常明確：「我們在此呼籲全歐洲所有學者……以寬愛之心思索我們所言……讓我們知道深思後的結論……雖然我們此刻並未揭露我們的

名……但凡向我們報上名者，便能與我們面對面交談，或是，若情況不允許，亦可以書信聯繫。」

這跟阿爾鄧提上校準備將自己故事公諸於世的出發點完全相同。逼迫某人現身打破沉默。

當時事情突然起了變化，卡住了，偏離了，斷線了。羅森克魯茲的墓穴裡不僅寫著「於一百二十年後」，以提醒集會時間，還寫著「空無不存在」。不對，不是「空無不存在」，而是「願空無不存在」！豈料仍舊有了缺口，而缺口勢必得補起來！

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問，為什麼這份論述會在德國完成，身為第四個梯次的他們只需要耐心等候輪到他們不就行了嗎？德國的聖殿騎士不可能在一六一四年為一七〇四年未能實現的瑪利安堡之約發聲！所以結論只有一個：德國聖殿騎士在埋怨的是前一次集會破局！

這才是關鍵！第四梯次的德國聖殿騎士在叨唸的是英國的第二組沒見到法國的第三組！當然！可以從宣言中看出明白淺顯近乎幼稚的隱喻：打開羅森克魯茲的墓穴，看到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弟兄們的簽名，但是不見第三批弟兄留下任何蹤跡！所以葡萄牙組跟英國組都去過了，法國組呢？總而言之，若懂得解讀，就能看出玫瑰十字會的兩份宣言影射的是英國組沒跟法國組見面。顯然玫瑰十字會之所以現身，甘冒所有可能風險，是因為那是拯救計畫的唯一方法。然而，按照我們的推論，知道去哪裡找法國組的僅有英國組，知道去哪裡找德國組的僅有法國組。那麼英國組是怎麼找到德國組的？而且比法國組預計跟德國組碰面的時間早了將近一百年？關於這個疑點，我們得找出答案。

我們甚至無法確定第二批弟兄是否具備與第一批弟兄相同的智慧，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被告知了所有秘密。

——《兄弟會社傳說》，收錄於《全宇宙之集體共同改革》，

卡塞爾，Wessel出版社，一六一四年

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都同意那兩份宣言的秘密企圖，即便看在神秘學者眼裡，也淺白到呼之欲出。

「我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德國到保加利亞這一段卡住，結果早在一五八四年英國和法國之間就斷了。」狄歐塔列維說。

「可是為什麼呢？」貝爾博說。「我們找到任何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一五八四年的時候英國未能完成法國之約嗎？英國的聖殿騎士知道避難所在哪裡，而且只有他們知道啊。」

他想知道真相，於是他開啟阿布拉菲亞，發問，看看只有兩個數據能得出怎樣的連結。結果是：

米妮是米老鼠的女朋友

三十天的有十一月，以及四月六月和九月

「這該如何詮釋？」貝爾博問。「米妮跟米老鼠有約，但是她錯在約的時間是九月三十一日，所以米老鼠……」

「大家聽我說！」我打斷他的話。「除非米妮約的日期是一五八二年十月五日，才能說她錯！」

「為什麼？」

「額我略的曆法改革！想也知道。一五八二年正式採用的額我略曆修訂了原本的儒略曆，為了糾正誤差，刪除了十月份的十天，從五日到十四日！」

「可是法國之約是一五八四年，聖若翰洗者之夜的六月二十三日啊。」貝爾博說。

「沒錯。但如果我記得沒錯，新曆法並沒有立刻全面實施。」我把書架上的萬年曆拿來研究。「你們看，新曆法於一五八二年頒布，刪除了十月五日到十四日，但僅有羅馬教廷採用。法國到一五八三年才採用，刪除的是十二月十日到十九日。在德國則分為兩派，天主教地區包括波希米亞在內，於一五八四年開始改行新曆，至於信奉新教的地區則到一七七五年才開始。你們看，這之間相差了將近兩百年，更別說保加利亞了。大家仔細聽，保加利亞到一九一七年才改行額我略曆。那我們回頭看看英國……英國是一七五二年開始實施額我略曆的。可以想見，英國聖公會的人對教皇黨人懷恨在心，所以也抵制了兩個世紀。說到這裡，你們應該明白發生什麼事了。法國在一五八三年底刪除了十天，到一五八四年大家都已經習慣了。所以法國是一五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時候，英國還是六月十三日，你們想想看，一個英國人，即便是聖殿騎士好了，尤其在那

個資訊流通緩慢的年代，又如何能知道那些事情呢？他們到今天還靠左開車，對十進位度量制置之不理……所以當英國組在他們的六月二十三日到達避難所，對法國組而言已經是七月三日了。你們想想看，兩組人馬碰面又不能敲鑼打鼓，只能在對的時間對的角落裡匆匆一會。法國組在六月二十三日到預定地點去，等了一天、兩天、三天……七天之後離開，心裡想著可能發生了什麼事吧，說不定他們等到七月二日才絕望放棄。而七月三日抵達的英國組自然就看不到半個人，他們或許也等了八天，但還是不見人影。兩位大團長就這麼失去了聯繫。」

「了不起。」貝爾博說。「說得一點沒錯。可是，為什麼出手的是德國的玫瑰十字會，而不是英國那邊呢？」

這個問題我們暫時沒有結論。我要求他們給我一天時間，我在我的檔案資料中翻找，洋洋得意地回到辦公室。我找到線索了，看似不起眼的線索，山姆·史培德的工作正是如此，沒有任何東西能逃過他的鷹眼。大約在一五八四年的時候，為英國女王效命的魔法師、卡巴拉學者和星象學家約翰·迪伊銜命負責儒略曆的修訂工作！「為什麼這麼早開始，結果卻等了幾乎兩百年他們才採用額我略曆？顯然迪伊就是英國聖殿騎士的大團長，因為失約之事而苦惱，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錯在哪裡。由於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所以他大力拍了自己腦門一下，然後說，我真是個白癡。但迪伊意識到已經來不及補救錯誤，因為他不知道法國還可以聯絡誰，可是他在中歐一帶有人脈。官邸設在布拉格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把整個宮廷變成了一座鍊金術實驗室，迪伊就是在那個時候去了布拉格，認識了《永恆智慧圓形劇場》的作者亨利·昆拉特，那部書中充滿寓意的版畫對安德里亞和玫瑰十字會的宣言都有所啟發。迪伊跟昆拉特建立了怎樣的關係？我不知道。迪伊為自己鑄下的大錯感到滿心悔恨，於一六〇八年抱憾辭

世。不過無須擔心，因為在倫敦還有另外一個人在活動，那個人是大家公認的玫瑰十字會成員，而且還在《新亞特蘭提斯》書中寫到玫瑰十字會。我說的那個人是弗蘭西斯·培根。」

「培根真的在他的書裡面寫到玫瑰十字會的事？」貝爾博問。

「也不算。是有另外一個叫約翰·海頓的人以《聖土》這個書名改寫《新亞特蘭提斯》，把玫瑰十字會的事情寫進去了。但是對我們來說這樣也可以。培根沒有公開談論當然因為想低調，但其實他有說沒說都沒差別。」

「想找碴的，就送他去見死神。」

「沒錯。正是因為受到培根的啟發，英國跟德國兩組人馬的關係才越來越密切。一六一三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女兒伊莉莎白和選帝侯王權伯爵腓特烈五世結婚，魯道夫二世過世後布拉格已不適合居住，因此改定居海德堡。這兩位新人的婚禮上處處可見與聖殿騎士有關的暗示。在倫敦舉行的婚宴是由培根一手主導規劃的，有一場表演是一群神秘的騎士團出現在山頂上。一看就知道培根繼承了迪伊的位置，成為英國聖殿騎士分會的大團長……」

「……加上大家都知道他是莎士比亞戲劇作品真正的作者，所以我們得重新解讀莎士比亞全集，肯定說的也是計畫這回事。」貝爾博說。「聖若翰洗者之夜，是仲夏夜之夢。」

「六月二十三日是夏季的第一天。」

「文藝創作嘛。我不明白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思考過這些徵兆和證據。這一切根本明顯到離譜的地步。」

「我們被理性思維誤導了。」狄歐塔列維說。「我向來如此認為。」

「讓卡索朋把話說完，我覺得他這次的工作可說是無懈可擊。」

「簡而言之。倫敦婚宴結束後，換海德堡的慶祝活動開始。所羅門·德·考克斯為王權伯爵腓特烈五世在海德堡設計建造了精緻的空中花園，我們有一天晚上在皮耶蒙特省看到的那座花園就是抄襲他的，你們應該還記得吧。在一連串的慶祝活動中，出現了一輛繪有寓意畫的彩車，頌讚新郎有如神話故事中的伊阿宋<sup>702</sup>，那車布置成一艘船的模樣，船的兩根桅杆上有金羊毛騎士團和嘉德騎士團的圖騰，希望你們沒忘記我說過在托馬爾的城堡柱子上也有這兩個騎士團的圖騰……一切都吻合。然後不到一年時間，就出現了玫瑰十字會宣言，表示說英國的聖殿騎士團在幾位德國朋友的協助下，向全歐洲發出信號，希望能接續已經中斷的計畫。」

「他們想怎樣？」



我們以為無形（據說）之人一共有三十六，分為六組。

——《惡魔&以為無形者之間令人擔憂之約定與事實》，巴黎，一六二三年，第六頁

「或許他們打算雙管齊下，一方面跟法國聖殿騎士打暗號，一方面想接上跟德國組之間或多或少因為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而斷掉的那條線。可是最大的麻煩就出在德國。自一六二一年起宣言公諸於世之後，宣言作者收到太多回覆……」

我在無計其數的攻訐文章中挑了幾篇說給他們聽，是我跟安帕羅在薩爾瓦多那天晚上嬉鬧間看到的那幾篇。「說不定在諸多回應中真有人知道些什麼，只可惜跟那些把宣言字面意思當真、紛至沓來的狂熱分子或存心阻撓計畫刻意製造紛亂的挑釁分子全都混在一起了……英國那邊曾試圖介入，把亂象引回正軌，所以英國聖殿騎士羅伯特·弗拉德才會在短短一年內寫了三本書，提出宣言的正確詮釋……只是情勢已然失控，三十年戰爭開打，王權伯爵腓特烈五世被西班牙人打敗，其領地和海德堡被掠劫一空，波希米亞王國陷入火海……所以玫瑰十字會於一六二三年的時候帶著宣言在巴黎現身，向法國人說的那番話跟先前對德國人說得差不多。從巴黎那些反對玫瑰十字會的攻訐文章中，可以看出什麼？是有人對玫瑰十字會表示不屑，還是想製造煙幕彈？那些人是魔鬼的追隨者，這點不言而喻，不過再怎麼

抹黑也無法遮蓋事實，文中暗示他們聚集在巴黎瑪黑區。」

「什麼意思？」

「你們難道對巴黎不熟？瑪黑區是聖殿區，巧合的是，猶太區也在那裡！撇開那些攻訐文章中咬定玫瑰十字會跟西班牙的卡巴拉神秘教派光明會<sup>703</sup>有往來不談，說不定看似對無形的三十六人態度敵對，撻伐玫瑰十字會不遺餘力的手冊其實是為了讓他們彼此相認……後來在法國首相黎胥留樞機主教和馬薩林樞機主教<sup>704</sup>手下擔任圖書館館長的加布里埃爾·諾德<sup>705</sup>寫了《關於玫瑰十字會歷史真相之法國指南》一書。他藉藉此指點什麼？這位聖殿騎士法國組的發言人，是參與了一場不屬於他的遊戲的投機分子？從一方面來看，他似乎有意把玫瑰十字會歸類於應該被剷除的惡魔，卻又同時拋出暗示，說玫瑰十字會還有三個分會，也不能說錯，的確在法國組之後還有三組。他給的指示有點天馬行空（其中一個在印度洋某群島上），不過確實提到有一個分會就在巴黎地底下。」

「您覺不覺得三十年戰爭跟這有關？」貝爾博問我。

「我們必須嚴謹，不能妄自推斷。那時候三十年戰爭早已開打。但我認為有另外兩件事應該要好好研究一下。一六一九年基督騎士團在托馬爾召開大會，距離上一次沉寂了四十六年。上一次大會是一五七三年舉行的，距離一五八四年不算太久，說不定是為了跟英國的聖殿騎士一起籌備巴黎行，在玫瑰十字會宣言之後他們再度集會，好決定該採取什麼立場，是要加入英國人的計畫，還是另擇其他出路。」

「沒錯，」貝爾博說。「他們有如在迷宮中失去了方向，有人選擇這條路，有人選擇另一條，有人放聲大喊，但是搞不清楚聽到的回答是來自別人，抑或是自己的回聲……大家都在摸索。那麼這段時間保加利亞組和耶路撒冷組在做什麼？」

「你們要知道，」狄歐塔列維說。「換作是我就不會輕忽伊薩克·盧里亞的晚期卡巴

拉思想在當時已經十分普及，大家開始討論容器碎裂一事……而且在那時候摩西五經也開始流傳，但是訊息內容支離破碎。有一篇波蘭的哈西迪教派<sup>706</sup>文章就說：若發生他事，其字母便會重新排列置換。必須釐清的是，卡巴拉學者對於德國人企圖提早時間相當不以為然，摩西五經的正確排列和順序仍然隱而未顯，唯有聖者知悉，讚美他。別指望我跟你們一起瘋言瘋語，即便神聖的卡巴拉也被捲入計畫中……」

「如果真有計畫，必須把一切都捲入其中。它若不是全球性的計畫，就沒意義了。」顯然貝爾博對於三十年戰爭被排除在外感到不悅。「卡索朋剛才說到還有另一個線索。」

「對。或許應該說是另一串線索。在一五八四年集會撲空之前，迪伊開始負責地圖學研究，並推動航海探險。他跟誰搭檔呢？跟葡萄牙的皇家宇宙學家佩德羅·努內斯<sup>707</sup>……受迪伊影響，開啟了往契丹<sup>708</sup>方向前進的西北水道<sup>709</sup>探索之旅，他提供大筆金錢給一個叫弗羅比舍<sup>710</sup>的人，讓他率領船艦到北極探險，帶回了一個愛斯基摩人，可是大家都誤以為那是蒙古人。迪伊並德惠法蘭西斯·德瑞克<sup>711</sup>展開環遊世界之旅，往東方行駛，因為東方是所有神秘學說的起源地。他還在某次探險船隊啟程前召喚天使降臨。」

「這意味什麼？」

「我認為迪伊並不是真的對發現新大陸有興趣，而是想要繪製這些地方的地圖，所以他才會跟麥卡托<sup>712</sup>和奧特流斯<sup>713</sup>這兩位偉大的地圖學家持續在工作上保持聯繫。有點像是他看著手中殘缺不全的訊息，明白要挽救計畫必須先完成一份地圖，然後獨立尋找目標。不過，容我向葛哈蒙先生學習，也多說一句，像他這樣一位學者怎麼可能沒注意到曆法的不一致？他會不會是故意的？迪伊給人一種打算自行重組訊息，跳過其他小組的感覺。我懷疑迪伊動了用魔法或科學方式重組訊息的念頭，但是對於計畫完成與否不抱期待。這些都是失去

耐心的表現。中產階級掌權者已經逐漸浮上檯面，有違這個屬靈騎士團秉持的團結原則。如果迪伊這樣想，更別說培根了。從那時候開始，英國就用盡所有新科學的秘密成果企圖解開訊息之謎。」

「那麼德國呢？」

「德國最好還是讓他們走傳統老路，這樣我們才能解釋那兩百年的哲學史，還有英國經驗主義和浪漫唯心主義之間的對壘……」

「我們正在一點一點重建世界歷史，」狄歐塔列維說。「我們正在改寫世界之書。我喜歡，我喜歡。」

密碼學另一個特殊案例是培根手下一位優秀的編年史官，來自維也納的阿爾弗雷德·馮·韋伯埃本霍夫於一九一七年公諸於世。他以研究莎士比亞作品的同樣模式，開始研究塞萬提斯的著作……他調查後找到了一個驚人的、不容置疑的例證：《唐吉訶德》由謝爾頓翻譯的第一本英譯本，是由培根親手修訂。他得到的結論是這個英文版才是小說原版，而塞萬提斯本打算以此英文版另行出版西班牙文版。

——賈克·迪紹蘇瓦，《培根、莎士比亞，或聖日耳曼？》<sup>714</sup>。

巴黎·La Colombe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第一二二頁

可想而知，後來那幾天貝爾博大量閱讀玫瑰十字會同期的歷史書籍。當他跟我們陳述他的結論時，還毫不藏私地跟我們分享了他的各種聯想，我們從中獲得許多寶貴意見。我現在才知道，他其實在阿布拉菲亞上另外寫了一個更完整的故事，還在那些名人之中加入了胡亂竄改的引文。他發現原來可以把別人的故事片段攪和在一起，便重新找到了寫作的慾望，而且這回是用他自己獨創的敘事體。他什麼都沒跟我們說，我始終懷疑他是鼓起勇氣，想試試看自己究竟有沒有能力編寫一個虛構故事，還是跟那些天馬行空的作家一樣，只能在自己所處的歷史這本大書中整合重組。

## 迪伊博士的古怪小屋 doc

許久以來我都忘了我是塔爾伯特。至少從我決定改名叫凱利<sup>715</sup>那天起。其實我只不過偽造了幾份文件，大家都這麼做。女王身邊的人都很冷血。為了遮住我被割掉的耳朵，我不得不戴著一頂黑色小帽，大家竊竊私語說我是巫師。這樣也好。迪伊博士對這種名聲從來不嫌多。

我是到摩特雷克去找他的，他正在看一張地圖。他說得很含糊，那個邪惡的老傢伙。他狡黠的眼睛閃著邪惡的光，瘦骨嶙峋的手摸著臉上的山羊鬍。

「《美納巴尼真相與寶藏藏匿地點碑》……羅傑·培根<sup>716</sup>的手稿，是皇帝魯道夫二世借我的。您知道布拉格嗎？我建議您一定要去造訪這個地方，很可能會改變您的一生。」

我瞥見他抄寫的一段密碼文字，他立刻把那份手稿藏到另一落泛黃的文件中。在那個年代，在那個環境，每一張紙，即便剛從紙廠送出來，都是黃的。

我給迪伊博士看了幾則我的習作，主要是寫黑女士的幾首詩。那是我童年的美好記憶，被時間之影遮蔽，而且不再屬於我，因此暗淡無光。那是我一個悲劇故事的草稿，是關於大麻吉姆的故事，他跟著沃爾特·雷利爵士回到英國後，發現父親被亂倫的叔叔殺害。用的是菴苔液。

「凱利，您真是才華洋溢。」迪伊跟我說。「可是您需要錢。有一個年輕人，是您連想都不敢想的某個人的私生子，他渴望成名，加官晉爵。可是他毫無天分，您可以當他的神秘心靈。您寫吧，活在他榮光的陰影裡，只有我和您知道那份榮光其實屬於您。」

於是多年來我寫了一則又一則故事，對女王和全英國來說，故事全都出自那個蒼白的年輕人手中。如果我看得比較遠，是因為我站在侏儒的肩膀上。我三十歲了，若有人說那是

人一生中的風華正茂之期，我絕不同意。

「威廉，」我對他說。「讓頭髮留長遮住耳朵，你會更好看。」我有一個計畫。（我想取代他？）

難道就這麼一輩子記恨著名字意思其實是「抖矛」的那個傢伙嗎？那溫柔的小偷狠心地將我掠劫一空。

「凱利，冷靜點。」迪伊跟我說。「打算征服世界之人躲在陰影裡漸漸茁壯，是利而非弊。」

樹大招風。威廉是我們的偽裝之一。他讓我知道的那個宇宙大陰謀（喔，只有部分）。也就是聖殿騎士的秘密！

「信件的事，我問過了？」

「問過一輪了。」

我通常早早便就寢，但是一天晚上的午夜時分，我在迪伊放個人物品的盒子裡翻找，找到了一些咒語，我想學他在滿月之夜召喚天使。結果迪伊發現我像受過鞭刑那樣仰臥在宇宙之圓的中央，額頭上頂著所羅門王的五芒星。以至於我現在得把帽子壓得更低，好蓋住眼睛。

「你還不會，」迪伊跟我說。「給我守規矩一點，否則我讓人把你的鼻子也割掉。我會讓你**知道恐懼是在一坯塵土裡……**」

他舉起骨瘦如柴的手，說出了那句可怖的話：葛哈蒙！我覺得身體裡有一把火熊熊燃起，拔腳就跑（在深夜裡）。

整整一年後迪伊才原諒我，並且將他的奧秘第四書題獻給我：「與凱利重修舊好」。

那年夏天我深受莫名憤怒所苦。迪伊把我找去摩特雷克，除了我，還有威廉、愛德

蒙·史賓賽<sup>717</sup>，和一名眼神閃爍不定的貴族青年，弗蘭西斯·培根。他的炯炯大眼，眼神溫柔活潑，迪伊博士跟我說他的雙眸有如毒蛇之眼。迪伊跟我們大家說明了宇宙大陰謀部分內容，他要在巴黎跟法國組的聖殿騎士碰面，把同一張地圖分開的兩半合起來。去的人除了迪伊和史賓賽之外，還有佩德羅·努內斯。迪伊將幾份文件託給我和培根保管，還要我們發誓，若是等不到他們回來才能打開。

他們回來了，互相埋怨怪罪對方。「不可能，」迪伊說。「這個計畫經過計算，跟我《象形單子》書中描述的星象一樣精確。我們不可能沒遇到他們，明明就是聖若翰洗者之夜。」

我不喜歡被人低估。我說：「是我們的還是他們的聖若翰洗者之夜？」

迪伊拍了自己前額一下，冒出一串褻瀆不雅粗話。「喔，」他說。「你有什么能得到如此強健氣力？」臉色蒼白的威廉記下那句子，真是不勞而獲的剽竊者。迪伊查閱月曆和星曆歷書。「我的基督啊，基督的血啊，我怎會如此愚蠢？」他咒罵努內斯和史賓賽。「難道什麼都要我來操心？你這個給我提鞋都不配的宇宙誌學者！」他臉色發青對著努內斯大吼。

迪伊接著高聲說：「阿瑪那斯耶所羅巴伯，」努內斯彷彿被一頭無形的山羊撞到肚子，面無血色連連倒退了好幾步，然後癱軟在地上。「白癡。」迪伊對他說。

史賓賽也臉色慘白，勉強擠出幾句話：「或許可以拋出誘餌。我快寫完一部長詩了，是關於仙后的一則隱喻故事，原本就想安插一名玫瑰十字會的騎士在裡面……讓我把它寫完。真正的聖殿騎士一看就能認出來，他們會明白我們知情，然後就會跟我們聯絡……」

「我很了解你。」迪伊對他說。「你不用寫完，大家就能耳聞你寫了一部史詩作品，而且馬上就會捧上天。不過誘餌這個想法還不算太蠢。」

「博士，何不透過您的天使跟他們聯繫？」我問他。

「白癡，」他又開口罵人，這次罵的是我。「你沒讀過特里特米烏斯的書嗎？要對方



收到訊息，他的天使才會出現讓訊息清晰浮現。我的天使又不是騎馬送信的信差。總之，我們跟法國那邊的線斷了。不過我有一個計畫。我有辦法找到法國組的某個人，可是得到布拉格去。」

我們聽到一個聲音，有人掀開了厚重的織錦緞門簾，我們看見一隻纖纖玉手，然後她就現身了，她是童貞女王<sup>718</sup>。「陛下，」我們屈膝跪下。「迪伊，」她說。「我全都知道了。別以為我的先人拯救那些騎士免於一死是為了讓他們統治世界。我希望，我想您一定明白，我希望到最後那個秘密屬於皇室。」

「陛下，我想要那個秘密，不計代價，為了皇室我要得到那個秘密。我要找出其他的秘密擁有者，因為那是最快的捷徑，等他們傻傻地將他們所知都告訴我之後，再除掉他們不難，可以用匕首，也可用托法娜仙液<sup>719</sup>。」

童貞女王的臉上露出一抹兇殘的微笑。「好，」她說。「我的好迪伊……我要的不多，我只要絕對的權力。您如果成功，嘉德騎士團就是您的。至於你，威廉，」她以淫蕩的溫柔聲音對那個小寄生蟲說。「你會有另一個嘉德騎士團，還有另一個金羊毛騎士團。跟我來。」

威廉跟在女王身後，消失在門簾另一邊。我抓住了仙后！

我跟迪伊去了黃金城布拉格。我們走在距離猶太墓園不遠、臭氣沖天的狹窄通道上，迪伊叫我要當心。「如果碰面失敗的消息走漏，」他說。「聖殿騎士其他組的成員恐怕會蠢蠢欲動。我擔心耶路撒冷那些猶太人在布拉格這裡安插了不少耳目……」

天色已暗。白雪泛著藍光。猶太區黑漆漆的入口處有聖誕市集的攤子，中間是罩了一塊紅布、因陋就簡的布偶戲舞台，用冒著煙的火炬提供照明。穿過舞台後方矩形石砌成的拱門，旁邊有一個青銅噴水池，池邊隔柵垂著一根根小冰柱，緊接著另一條通道的門廊。一隻

隻發亮的獅頭咬住古老大門上的青銅門環。低沉的呼喊聲順著那一道道牆傳來，難以分辨的聲響在低矮的屋簷下嗚咽，然後穿堂入室。

這些房舍洩漏了隱匿度日的那些人的虛幻人生……一名放高利貸的老者裹著一襲破舊黑色長袍，與我們錯身而過時差點撞到我們，我隱約聽到他喃喃自語說：「去見阿塔納斯·柏拉斯<sup>720</sup>吧……」迪伊低聲說：「只怕我們會見到的是另一位阿塔納斯，阿塔納斯·珂雪……」我們隨即轉進金匠舖所在的窄巷。

那一刻，破舊小帽下我那殘缺不全的耳朵因為記起了什麼而發抖，一條沒走過的黑暗通道中忽然出現了一個巨人，一個面無表情的灰色醜陋東西，身上穿著色澤黯淡的盔甲，拄著一根多節而扭曲的白色木棍。那巨人現身時伴隨著極為濃郁的檀香味，我嚇得肝膽欲裂，面對眼前那個怪傢伙，我宛如被下了咒語全身動彈不得。但我忍不住盯著他肩膀上那團透明的霧，朦朧中認出埃及智慧之神托特<sup>721</sup>兇狠的臉，後面還有數不清的臉孔，是我想像和記憶的噩夢。那鬼魅的輪廓在漆黑通道中放大縮小，彷彿礦石緩緩吸吐充滿了他整個形體……我盯著他看，發現另一個駭人景象，它踩在雪地上的腳，蒼白無血色的腳，整個腫脹變形，朝內捲繞扭轉。

喔，我無所不包的記憶……

「是魔偶！」迪伊說。他隨即高舉雙臂，身上的寬袖破舊黑袍垂在地上，在懸空的手和地面或地底深淵之間形成一條聖索，或一條臍帶。他說：「依則貝兒<sup>722</sup>，王國，煙霧迷漫你的眼！」

轉眼間那魔偶如同沙砌的城堡，一陣強風吹來便坍塌崩解，那尊白堊土身軀瓦解後飄散在空中的沙塵讓我們睜不開眼，最後只見一坯塵土落在我們腳邊。迪伊彎下腰，枯骨般的手指在那裡頭翻找，找出一個橢圓形符牌，藏在胸口。

就在那一刻，一名年邁的猶太拉比自黑暗中現身，他頭戴一頂抹了膏油的帽子，那帽子跟我的小帽十分相似。「我想您應該是迪伊博士。」他說。「此處人人皆來。」迪伊語氣謙卑。「阿列維拉比，很高興見到您……」拉比說：「不知您是否看到一物出現在此處？」

「一物？」迪伊故作驚訝狀。「是何物？」

「別裝了，迪伊。」阿列維拉比說。「那是我的魔偶。」

「您的魔偶？我什麼都沒看到。」

「迪伊博士，您要留意。」阿列維拉比臉色鐵青。「您玩的這個遊戲很容易失控。」

「阿列維拉比，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迪伊回答他。「我們來這裡是想換些金子好呈給您的皇帝，我們可不是什麼亂七八糟的招魂巫師。」

「只要您把符牌還給我就好。」拉比開口懇求。

「什麼符牌？」迪伊使壞裝傻。

「迪伊博士，我詛咒您。」拉比說。「老實告訴您吧，您見不到新世紀的黎明了。」

他在夜色中走遠，口中喃喃唸著只有子音、沒有母音的奇怪語言，啊，邪惡又神聖的語言！迪伊整個人靠在那濕漉漉的通道牆上，面色如土，頭髮跟蛇一樣一根根豎立。「我很清楚阿列維拉比的為人，」他說。「我會在額我略曆一六〇八年八月五日死去。所以，凱利，請你幫助我啟動我的計畫，只有你能讓它實現。」

他不再開口。白色霧團蹭著玻璃櫥窗，黃色煙霧也在玻璃窗前徘徊不去，用舌頭舔舐夜色中的街角。我們走進另一條窄巷，那裡有一股股白色蒸氣從貼著地面的鐵蓋排氣孔冒出，眼前是一排牆壁歪斜的陋室，清楚可見其顏色漸次由灰轉黑……正當我們摸黑走下一道樓梯的時候（台階是很不尋常的正直角），我瞥見一個穿著破爛舊式禮服、頭戴高筒禮帽的

老者。迪伊也看到他了。「卡里加里<sup>723</sup>！」他大喊。「他竟然也在這裡，在索索特利斯夫人那位出名的占卜師家！我們得快一點。」

我們加快腳步，轉進一條忽明忽暗的小路上，來到一間小屋門前。弔詭的是，那竟是閃族人的遊牧小屋。

我們敲門，彷彿有人施了魔法，那門施然而開。我們走進一寬敞大廳，室內到處可見七叉燭台、代表耶和華的四字母詞淺浮雕，以及有暈圈的大衛之星。有幾把古老的小提琴，在原本的顏色上塗上一層薄薄的古畫色，堆疊在入口處形狀不規則的椅凳上。做成標本的一隻鱷魚從那陋屋天花板垂下，在一支，或很多支，或其實根本不存在的火把微弱火光中，隨著晚風輕輕搖晃。另一頭，在類似帳篷或華蓋的下方有一神龕，跪在那裡祈禱、片刻不停喃喃唸著上主七十二個名字的，是一位長老。靈光一閃，我意會到那人是亨利·昆拉特。

「又是您，迪伊。」昆拉特中斷祈禱，轉過身來。「您有何貴事？」昆拉特看起來很像一隻狃狃標本，沒有年紀的鬚髮。

「昆拉特，」迪伊說。「第三次會面沒成功。」

昆拉特突然破口大罵：「真是天上掉下來一顆石頭！那該如何是好？」

「昆拉特，」迪伊說。「你可以拋出誘餌，好讓我跟德國的聖殿騎士聯繫上。」

「我想想看。」昆拉特說。「我可以問問米歇爾·馬雅，他跟許多宮廷中人有往來。交換條件是您得告訴我貞女之乳和賢者神秘鍋爐的秘密。」

迪伊微微一笑。好一個智者的超然笑容。他弓起身子，彷彿在禱告，然後壓低聲音說：「欲將升汞溶於水或貞女之乳，得先將升汞放在一金屬薄片中再置於火上，薄片上的升汞會轉為粉狀，不要蓋住薄片，要讓熱氣直接接觸到物質，用三塊炭供火，維持旺火八日後取出，在大理石板上研磨成極細的粉末。之後將粉末裝入玻璃蒸餾器內，放在裝了水的鍋子

上用隔水加熱方式進行蒸餾，玻璃蒸餾器懸空浸入水中兩指寬的深度，水鍋下升火加熱。那個時候，唯有那個時候，純汞雖然沒有碰觸到水，卻處在一個溫暖而潮濕的腹中，便可以溶於水。」

「大師，」昆拉特撲通一聲跪下，親吻迪伊博士瘦削蒼白的手。「大師，謹遵指示。您也會得到您想要的。請記得這句話，玫瑰和十字。往後您必會聽人說起。」

迪伊把身上黑袍當斗篷將自己裹緊，只露出不懷善意、目光閃爍的眼睛。「凱利，我們走吧。」他說。「以後我們就是自己人了。昆拉特，我們回到倫敦前，讓你的魔偶離我們遠一點。在那之後，布拉格將陷入熊熊烈焰中。」

我們轉身離開。在大西洋海面上有一個低氣壓，朝東向籠罩在蘇俄上空的高氣壓移動。

「我們去莫斯科吧。」我對他說。

「不行。」他回答說。「我們得回倫敦。」

「去莫斯科，莫斯科。」我口吐囁語。其實你知道，凱利，你不可能去莫斯科。因為莫斯科的塔牢在等你。<sup>724</sup>

我們返回倫敦後，迪伊博士對我說：「他們想比我們早一步找到解決之道。凱利，你得幫威廉寫一個……刻意奉承討好他們的故事。」

我一肚子不情願，但我還是寫了。不過威廉擅改我的故事，把背景從布拉格換到了威尼斯。迪伊氣壞了，可是威廉那個滑頭小白臉覺得自己有皇室姘頭做靠山，更是得寸進尺。我把我最好的十四行詩一首一首交給他，他還要求我用淫穢的眼光看您，看你，我的黑女士。聽他用寡情的唇唸出你的名字，教人不寒而慄（我當時不知道他是培根該死的分身和代筆，正在為培根尋找黑女士）。「夠了！」我對他說。「我不想再躲在陰影中創造你的榮

光。你自己寫吧。」

「不行。」他這麼回答我。他的眼神彷彿見到了鬼魂。「他不會同意的。」

「誰不同意？迪伊？」

「不是。是維魯拉姆男爵培根。你難道沒發覺現在是他在操控大局？他逼我寫的東西，將來都會冠上他的名。你懂嗎，凱利，我才是真正的培根，但後世永遠都不會知道。寄生蟲！我痛恨那些壞蛋！」

「培根是個卑鄙之徒，但他其實很有才華。」我說。「他為什麼不自己寫？」

我不知道培根沒有時間。多年後，當玫瑰十字會熱潮席捲德國的時候，我們才恍然大悟。把零星跡象和他不小心脫口而出說的話連結起來，我發現玫瑰十字宣言的作者就是他，是他用安德里亞的名義寫的。

我當時不明白安德里亞為誰而寫，但是此時此刻，我待在這漆黑的牢房裡消磨餘生，頭腦卻比堂伊西德羅·帕洛迪<sup>725</sup>更清醒。現在我知道了。我的牢友，原本是聖殿騎士葡萄牙小組成員的索阿培斯告訴我：安德里亞替另一名身陷囹圄的西班牙人寫了一部騎士小說。我不明白原因，不過培根惡名昭彰，他這個計畫對肯定另有所圖，或許他本打算以那個拉曼查騎士歷險故事的匿名作者身分名留青史，他讓安德里亞私下代筆，然後他再假裝自己是故事背後真正的作者，好躲在黑暗裡（為什麼？到底為什麼？）享受別人的榮光。

我分神了。此刻我在這間密室牢房裡全身發冷，拇指不聽使喚。在油燈微弱的火光照明下，書寫我替威廉代筆的最後幾個作品。

迪伊博士死了，臨死前他口中喃喃說到光，再多一些光，還開口要了一根牙籤。然後他說：「看看我這個藝術家是怎麼死的！」他是被培根害死的。多年前，英國女王尚未辭世

前已經心智喪失，培根不用什麼方法迷惑了她。她的面容大不如前，整個人瘦成了皮包骨，只以一小塊白麵包和一碗菊苣湯果腹。她隨身佩帶著一把長劍，神智不清的時候便朝隱居之處牆上的幃幔和織錦緞門簾奮力劈砍。（萬一在簾幕後面有人在偷聽呢？還是有老鼠。老鼠？這個主意不賴，老凱利，我得把它記下來。）年邁女王既已到了如此地步，培根若想想她把自己誤認為是私生子威廉，完全不費工夫。只需要披上羊皮，跪在已經失明的女王膝前就好。金羊毛！大家議論紛紛說他覬覦王位，但我知道他要的是什麼，他想要全盤掌控計畫。於是他當上了聖奧爾本子爵。他覺得自己大權在握，便除掉了迪伊。

女王駕崩後，國王登基……我是礙事的前朝遺老。一次伏擊，他們就把我扳倒了。那天晚上黑女士終於有機會投入我的懷抱，她摟著我跳舞，在讓人產生幻覺的藥草效力下完全迷失，她是永恆的蘇菲亞，即便她的臉有如老山羊，全是皺紋……他帶著一群士兵闖進來，用一塊布蒙住我的眼睛，我瞬間明白了：是硫酸！她笑了，她的笑容，跟你一樣，撞珠檯女郎——金冠可恥地戴在行屍的頭上，處女的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他用他貪婪的手撫摸你時，你笑了，你叫他西門，還親吻他左臉的疤痕……

在塔牢裡，在塔牢裡大笑的人是維魯拉姆男爵培根。從那時候起，我就待在這裡，跟那個名叫索阿培斯的人渣關在一起，獄卒只知道我叫大麻吉姆。我拚命讀書，鑽研哲學、法律、醫學，不幸還讀了神學，不曾稍歇。這就是我，一個可憐的瘋子，我知道的不比以前少。

我從一個洞口目睹了婚禮，有身穿紅十字圖騰盔甲的騎士聽到號角聲後從山坡上往下衝。我本應該在那裡吹號角的。齊伽莉亞知道，屬於我的獎品，我的目標，再一次被人捷足先登。吹號角的是威廉。而我躲在黑暗中，為他寫作。

「我可以告訴你如何復仇。」索阿培斯低聲對我說。那天他揭露了自己的真實身分，他是波拿巴家族的修道院院長，數百年來都被囚禁在那密室中。

「你有辦法？」我問他。

「如果……」他開口回答，但隨即噤聲不語，用湯匙敲打牆壁，用他說是特里特米烏斯教他的加密字母傳遞訊息給隔壁牢房的人。關在隔壁的是蒙沙瓦伯爵。

索阿培斯舉發了培根，培根因此被逮捕，罪名是雞姦（我光想到可能真有其事就全身顫抖），不知道是誰的巧妙安排？是誰？你，你這位黑女士，德魯伊和聖殿騎士的黑人貞女，你是不折不扣的永恆的雌雄同體。如今我知道了，是你的情人，是聖日耳曼伯爵！但聖日耳曼伯爵不就是培根嗎（索阿培斯對這個有多重人生的神秘聖殿騎士知道多少……）？

數年後，維魯拉姆男爵培根出獄，靠魔法重新獲得宮廷青睞。威廉告訴我，培根現在常在泰晤士河畔廝混，待在一家皮拉德斯酒館裡，把玩一個奇怪的機器，那機器是某個來自諾拉鎮的人<sup>726</sup>發明的，培根把那個人誘拐到倫敦去騙取了他的秘密後，讓他在羅馬活活燒死。那個機器是一種星象儀，以錯置散亂的球體象徵無限的永恆世界，有閃耀奪目的天使之光照耀，讓狂妄的獸用恥骨猥褻地撞擊機台，偽裝成天體在總鐸居所中交替更迭，並探索那偉大創建的最後秘密。那秘密正是《新亞特蘭提斯》所說的秘密，他稱之為戈特利布<sup>727</sup>的秘密，刻意模仿據稱是安德里亞擬定的玫瑰十字宣言之神聖語言。

「啊！」我感嘆（scraiai），我已洞悉一切，心臟在我綴滿花邊的衣裳下奮力跳動，可惜太遲了，白費心機。所以他要奪走我的號角，我的護身符，我的避邪物，因為那是可以號令魔鬼的宇宙令旗。他究竟在他的所羅門之家中密謀什麼？太遲了，我反覆告訴我自己，他



已被賦予太多權力。

他們說培根死了，但是沒有人看到屍體。他用化名投靠赫塞的封建主，秘密計畫已經啟動，他是不死之身，準備好要以他之名，在他的掌控下打一場闇黑之戰，完成計畫大業。

培根詐死後威廉來找我，堆著一臉假笑，可惜鐵柵門不足以遮住我。他問我為何在第一百一一首詩中寫到染坊工人，他將那句唸給我聽：猶如染工之手，被職業泡浸……

「這句不是我寫的。」我對他說，我是說真的……想也知道，那句是培根詐死前加進去的，好拋出某個秘密訊息給之後負責接待聖日耳曼伯爵以染色專家身分周遊各宮廷的那些人……我相信未來他會讓人以為威廉的那些作品都是他寫的。身處一片漆黑的密室裡，看什麼都特別透徹！

你在哪兒，繆思女神，竟長久遺忘？我覺得好累，我病了。威廉等我給他新的作品，好讓他這個無賴小丑搬上環球劇場舞台。

索阿培斯正在寫。我站在他身後，看著他寫下那教人莫名所以的訊息：長河寂流，流過夏娃和亞當的教堂……他把紙條藏起來，看著我，他看到比鬼魂更蒼白的我，在我眼中看到了死神。他在我耳邊低語：「安息吧，無須害怕，我會替你寫下去。」那正是他現下所做，在面具上再戴一副面具。我漸漸熄滅，而他將最後一束光也帶走，那是一束黑暗之光。

儘管本意良善，然而他的精神和他的預言顯然受到魔鬼的誘惑……足以欺騙許多好奇之人，同時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的教會帶來損害和羞辱。

——耶穌會神父薩梅隆、羅斯特和烏戈雷托向依納爵·羅耀拉<sup>728</sup>表達對桂羅美·波斯特的看法，一五四五年五月十日

貝爾博跟我們描述他的聯想時不慍不火，不僅絕口不提他寫下的文字，還省略了所有影射個人的部分。他讓我們以為那是阿布拉菲亞提供給他的組合結果。關於培根可能是玫瑰十字宣言的作者這個說法，我在某個地方看過。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培根可能是聖奧爾本子爵。我腦袋裡有個東西轉來轉去，跟我之前寫的論文有關……我花了一整個晚上翻舊資料。

「兩位，」第二天我盛重其事地跟另外兩位共犯說。「我們既然不能無中生有，所以我找出了證據。當年聖伯爾納鐸在特魯瓦宗教會議上拋出一個想法，好為聖殿騎士正名，受委託促成其事者包括聖奧爾本的一位司鐸，聖奧爾本此名是為了紀念在大不列顛群島傳福音的第一位英格蘭殉道基督徒，他出生在維魯拉米恩，那裡是培根的封地。聖奧爾本，是凱爾特人，絕對是德魯伊，而且跟聖伯爾納鐸一樣是秘教教友。」

「這樣不夠。」貝爾博說。

「我還沒說完。這位聖奧爾本司鐸是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院長，這個修道院便是後來國立工藝博物館的館址！」

貝爾博反應很大。「我的天啊！」

「還有，」我繼續往下說。「之所以設置國立工藝博物館，就是為了向培根致敬。法國共和曆<sup>29</sup>三年霧月二十五日，國民公會批准公共教育委員會印刷培根全套著作。同年霞月十八日，國民公會投票通過一條法律，決定仿照培根在《新亞特蘭提斯》書中描述的所羅門之家概念興建工藝之家，做為收藏人類所有技術發明的地方。」

「那又如何？」狄歐塔列維問。

「在國立工藝博物館裡有傅科擺。」貝爾博回答他。從狄歐塔列維的反應我明白貝爾博沒有跟他說過自己對傅科擺的想法。

「我們慢慢來。」我說。「那個鐘擺是上個世紀發明組裝的，我們可以暫時略過不談。」

「略過不談？」貝爾博說。「你們到底有沒有讀過迪伊的《象形單子》那本書？象形單子是集宇宙智慧於一身的密碼符號，你們不覺得它就像是一個鐘擺嗎？」



「好，」我說。「假設我們可以把這兩件事連起來，可是要怎樣才能從聖奧爾本連到傅科擺呢？」

幾天後答案揭曉。

「言歸正傳。聖奧爾本司鐸是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院長，所以那裡是聖殿騎士團這條線的其中一站。培根因為封地的關係，跟聖奧爾本信眾的德魯伊建立起初步聯繫。接下來的請仔細聽好：當培根在英國平步青雲的時候，桂羅美·波斯特在法國卻一蹶不振。」

（我發覺貝爾博臉色微微一沉，想起了在李卡杜展覽上的那段對話，波斯特讓他聯想到那個奪走羅倫莎芳心的人。不過那個表情一閃即逝。）

「波斯特學了希伯來文，想要證實希伯來文是所有語言之母，他翻譯了《光輝之書》和《光明之書》，跟卡巴拉學者互通有無，他提出一個世界和平計畫，跟德國玫瑰十字會那群人的計畫很類似，他試圖說服法國國王跟蘇丹結盟，他造訪希臘、敘利亞、小亞細亞，還學了阿拉伯文，簡而言之，他依循的是羅森克魯茲的路線。他在幾個作品上署名羅西斯培盧斯，意思是灑朝露之人，這絕非巧合。法國科學家卡森狄<sup>730</sup>在他的《論弗拉德哲學》書中說羅森克魯茲此名字根並非玫瑰而是朝露<sup>731</sup>。他在一份手稿中提及一個需要守護的秘密，必須等到時間來臨才能揭曉：『勿讓明珠暗投』。你們知道符合福音教義的這句話出現在哪裡嗎？《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一書扉頁上。馬蘭·梅森指責玫瑰十字會成員弗拉德的時候說，他跟那個無神論者胖子是系出同門，胖子指的就是波斯特。就另一方面來說，迪伊和波斯特可能在一五五〇年的時候見過面，只是當時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得等到三十年後才有機會發現他們就是按照計畫應該在一五八四年碰面的兩位大團長。波斯特說，你們聽好，諾亞是凱爾特人之祖，也就是德魯伊文明之祖，而法國國王既然是諾亞長子的直系血脈，因此是唯一合法的世界之王繼承人。沒錯，法國國王是阿格第的世界之王，而波斯特早在三百年前

就提出這個說法。撇開他愛上了一個老女人茹漢娜，視她為神聖的蘇菲亞不談，畢竟人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們要注意的是他的敵人攻勢凌厲，說波斯特是狗，該受詛咒的魔鬼，所有異端之最，被一群惡魔附體。不過，即便有茹漢娜這樁醜聞，宗教裁判所並未判定他為異端，只說他是精神錯亂，老實說波斯特可能是有點不太正常。總之，他們不敢毀了他，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某個重要組織的代言人。順便跟狄歐塔列維報告，波斯特也到東方旅行過，而且跟伊薩克·盧里亞是同時期的人，您可以自行發揮做聯想。好，一五六四年（也就是迪伊寫《象形單子》那一年）波斯特撤回他的觀點並且隱退……你們猜猜看他隱退到哪裡？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他在等待什麼？當然是在等一五八四年啊！」

「當然。」狄歐塔列維跟進。

我接著說：「想清楚沒有？波斯特是法國聖殿騎士的大團長，等待與英國的大團長碰面。但是他於一五八一年辭世，比預定會面時間早了三年。結論如下：第一，一五八四年之所以會發生意外是因為在那個時候少了像波斯特那樣的聰慧之人，所以無法明白曆法改革會造成怎樣的混亂；第二，聖馬丁一帶一直是聖殿騎士最熟悉的地方，躲在那裡等待第三次會面再適合不過，所以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就是避難所！」

「拼圖齊了，一片不漏。」

「請繼續聽我說。兩地的聖殿騎士團錯過會面時間的時候，培根只有二十歲。可是他在二一六二一年搖身一變成了聖奧爾爾本子爵，他不是不在祖傳財產中找到了什麼？答案成謎。不過就在那一年，有人指控他貪汗，讓他在牢裡面待了一段時間。培根恐怕找到了某個會讓人害怕的東西。誰會害怕？顯然培根當年就知道應該要拿下聖馬丁一帶的管轄權，所以才會構思在那裡實踐他的所羅門之家，在那樣一個實驗室裡，可以用各種實驗性工具達到隱藏秘密的目的。」

「可是，」狄歐塔列維問。「我們能找到什麼是可以讓培根後代跟十八世紀末的革命分子搭上關係的？」

「難不成是共濟會？」貝爾博說。

「這個想法很棒。事實上鄂葉那天晚上帶我們參觀城堡的時候就起了一個頭。」

「我們得重新建構所有事件。到底在那些組織裡發生了什麼事？」

即便永恆安息……那些在世時便懂得將自身意識引向高階之人也不會消失。秘教教友和信眾就站在這條路的盡頭。根據普魯塔克<sup>732</sup>所言，取得回憶之後，回憶就是自由的，不受約束，為「玄奧」歡呼，看著塵世中未入秘教、也非「純淨」之人糾纏扭打，將對方推進泥淖和地獄中。

——朱利烏斯·艾佛拉，《赫爾墨斯傳統》，  
羅馬，Edizioni Mediterranee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一一頁

我很大膽地自告奮勇要在短時間內正確無誤地完成此一研究。真希望我沒有答應這麼做。我在歷史研究、秘教八卦的浩瀚書海中搜尋，費了一番工夫才把憑空捏造跟真實可信的資訊區分開來。我跟機器人一樣不眠不休工作了一個星期，最後我決定整理一份包括秘密團體、共濟會、修會團體在內，讓人看了眼花撩亂的清單。整理過程中，每當我發現某個意想不到的知名人士出現在某個組織裡，或史籍記載的某些事件有時間點巧合的時候，都不免情緒激動簌簌顫抖……

我把我整理的筆記概要地說給另外兩名共犯聽。

「你們聽完肯定會頭昏腦脹。好。一六四五年，在倫敦有一個叫艾史莫的人受玫瑰十

字會啟發，創辦了無形學院<sup>733</sup>。從無形學院衍生出扶輪社，根據我的消息來源，從扶輪社又衍生出共濟會。一七二一年，長老派牧師詹姆斯·安德森起草了共濟會憲章，之後開始有重量級人物陸續加入，包括沙皇彼得大帝、孟德斯鳩等等。大約十多年後，有一個叫拉姆西<sup>734</sup>的人把共濟會源起跟聖殿騎士團做了連結，因此有了蘇格蘭禮儀，跟位在倫敦的總會所分庭抗禮。倫敦總會所只承認三個級別，而蘇格蘭禮儀則想出三十三個級別，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麼多級別能讓身處在這個讓人瞠目結舌的階級制度之中的優秀資產階級有更多升級機會。之後大家一窩蜂加入共濟會。就連普魯士王儲，後來的腓特烈大帝也成為共濟會會員。在法國成立的共濟會有很美的名字，例如土魯斯蘇格蘭禮儀忠實會、至上崇高議會、偉哉法蘭西環球蘇格蘭禮儀聖母會所、波爾多崇高王子皇家秘密學院、卡卡領聖殿指揮至上宮廷會、納博訥費城會所、蒙佩利爾玫瑰十字會、崇高真理會……等等。在里昂新增了凱道西騎士<sup>735</sup>級別，誓言要為聖殿騎士團復仇。一七五三年，一個叫維萊爾默茲<sup>736</sup>的人創辦了無瑕友誼會所，之後又成立了黑鷹玫瑰十字騎士君王會；一七五四年一個叫馬丁·德·帕斯夸利的人成立了祭司遴選會社。把秘教和鍊金術混為一談的董姆·佩內提<sup>737</sup>在亞維儂創立了光明會。一七五六年，德國的馮·亨德男爵<sup>738</sup>創建聖殿嚴規共濟會社<sup>739</sup>時，第一次提及未知的高階上級，影射的是腓特烈二世和伏爾泰。同時間聖日耳曼伯爵開始出現在公共場合，一七五八年他到巴黎，以化學染色專家身分為法國國王效力，跟龐巴杜夫人往來密切，之後身負不明外交任務前往荷蘭，在倫敦遭到逮捕，被釋放後先到了俄國，隨後轉赴比利時，在那裡好巧不巧地遇到了卡薩諾瓦。你們如果認為他之後又遇到了卡猷斯托，只能說他們真是天生一對。一七七一年，以『平等的非利浦』之名為人所熟知的沙爾特公爵<sup>740</sup>，變成了法蘭西大東方社<sup>741</sup>社長，試圖統合所有會所，遭到蘇格蘭禮儀反彈。維萊爾默茲和聖馬丁（樣貌平凡無奇，大家皆以『無名哲學家』稱之）聯手成立了一個叫做『至上法庭』的組



織，後來變成蘇格蘭大會所，聖殿嚴規共濟會社派了一個代表去跟維萊爾默茲協商，根據協商結果創立了整流蘇格蘭禮儀，但是不受控的維萊爾默茲後來又增設了聖城慈善騎士團，於是聖殿嚴規共濟會社與法蘭西大東方社達成協議，接受整流蘇格蘭禮儀。同時朋友愛會社成立，企圖整合所有秘密團體。而吉約丹、卡巴尼斯<sup>742</sup>、伏爾泰、富蘭克林都是九姊妹會所<sup>743</sup>的會員。亞當·維索茲<sup>744</sup>成立了巴伐利亞光明會（他在著作附錄中列出一個秘密組織的圖表，其所有成員只認得自己的直屬上級，難怪光明會後來被視為非法組織，即便據說大名鼎鼎的米拉波<sup>745</sup>也是成員之一）。不過覺得頭昏的可不是只有我，還有好一些人也覺得目眩耳鳴，因為一七八二年所有創始會所在德國威斯巴登<sup>746</sup>召開大會，試圖釐清誰是誰，結果開會後比開會前更混亂。一七八五年卡猶斯托創辦了孟斐斯禮儀，後來變成了古典原始孟斐斯—古埃及禮儀（高階級別增加到九十個），並且暗中安排讓皇后的項鍊醜聞<sup>747</sup>爆發（大仲馬筆下把這個醜聞寫成是共濟會為了讓王室聲譽掃地而策劃的陰謀）。法國大革命前夕，在法國有大约七、八個共濟會會所，幾乎全部陷入危機，不過時間並不長。在革命期間，一七九四年，葛雷戈瓦<sup>748</sup>眾議員（他也是修道院院長）在國民公會上提案於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設置國立工藝博物館一事，你們應該還記得那是為了仿效培根的所羅門之家和他那些玫瑰十字會概念才成立的吧。一八六四年巴枯寧成立了社會民主國際聯盟<sup>749</sup>，有人說這個組織的靈感來源是巴伐利亞光明會，這樣就很清楚其屬性了。至於秘密社團這方面，一八六五年在英格蘭成立了玫瑰十字會社，一八七五年海倫娜·布拉瓦茨基（《伊西斯揭密》的作者）成立了神智學協會<sup>750</sup>，討論聖日耳曼伯爵扮演的通神角色，及轉世分身如羅傑·培根、弗蘭西斯·培根、羅森克魯茲、普羅克羅斯<sup>751</sup>和聖奧爾本。一八七九年玫瑰十字會社在美國成立，一八八八年法國詩人德·瓜亦塔<sup>752</sup>成立了卡拉玫瑰十字會，同時在英國成立了黃金黎明協會（分十一級，從新手到終結者）。一八九〇年約瑟芬·佩拉登創辦法國天主教聖殿與聖杯玫瑰十字會，稱自己為撒·

梅胡達。一八九八年黃金黎明協會的創始會員阿萊斯特·克勞利成立泰勒瑪會，而從黃金黎明協會又分裂出晨星會，詩人葉慈是會員。一九〇九年哈維·史賓塞·路易斯在美國『喚醒』了古典玄奧玫瑰十字會<sup>753</sup>，一九一六年，他在一家飯店裡成功地將一塊鋅片轉化成黃金。之後有馬克斯·海德爾<sup>754</sup>成立了玫瑰十字協會，至於玫瑰十字學會、玫瑰十字兄弟會、赫耳墨斯兄弟會、玫瑰十字聖殿團、玫瑰十字聖殿會這些組織成立的時間不明。」

我喘了一口氣。

「到此為止，我沒再繼續記錄這些協會、團體或事件，因為看來他們全都瘋了，我可不想跟他們一樣變成神經病。從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可以整理出什麼對我們計畫有用的東西嗎？我也不知道。」

「得諮詢一下鄂葉。」貝爾博說。「但是我敢說就連他也不可能知道所有這些組織。」

「別小看他，那可是他的精神食糧，但是可以考考他。」狄歐塔列維說。「我們可以加入一個不存在的團體，說那是最近成立的。」

我想起德·安傑利斯問過我一個奇怪問題：我有沒有聽人說起過特雷斯。於是我說：「特雷斯。」

「那是什麼？」貝爾博問我。

「既然藏頭詩已經有了，那麼內容也不能相差太遠。」狄歐塔列維說。「否則我們的拉比就不能玩新拼法了。我想想看……菁英復興共治聖殿騎士團Templi Resurgentes Equites Synarchici，簡稱TRES特雷斯。怎麼樣？」

這個名字我們大家都喜歡，決定把它加在那份清單的最後面。

「聽完那些團體的名稱之後，要再想一個出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虛榮心開始作祟的狄歐塔列維這麼說。

如果要有一個簡單的詞形容十八世紀法國共濟會的主要特質，最貼切的莫過於：半吊子。

——弗勒斯提耶，《聖殿騎士與法國神秘主義共濟會》<sup>755</sup>，

巴黎·Aubier出版社，一九七〇年，二一

第二天晚上我們邀請鄂葉去皮拉德小聚。儘管現在皮拉德的客人以穿西裝打領帶的居多，但是鄂葉一身筆挺的藍西裝和潔白無瑕的襯衫，搭配用金色領帶來固定的領帶，還是引起了一些騷動。幸好晚上六點店裡人不多。

鄂葉點了一杯高檔白蘭地，讓店家慌了一下。有當然有，只是供在金屬鋅板櫃台後方的架子上，從未開封，恐怕擺在那裡好些年了。

鄂葉看著逆光的那杯酒侃侃而談，然後伸手溫熱它，露出手腕上那一對看似埃及圖騰的金袖釦。

我們拿名單給他看，說是從那群天馬行空作家的手稿中整理出來的。

「聖殿騎士跟所羅門聖殿興建期間成立的古代石匠行會有往來，是眾所周知的事。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從那時候起，這些組織就不斷談到聖殿建築師希蘭<sup>756</sup>的犧牲，說他死因不明，誓言為他復仇。被追殺的聖殿騎士之中有許多人也加入了這些工匠組成的兄弟會，把為

希蘭復仇的神話和為莫萊復仇的神話合而為一。十八世紀在倫敦是真的有石匠行會，也就是所謂職業共濟會。有幾位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的仕紳覺得日子過得百般無聊，深深被共濟會的傳統禮儀所吸引，競相加入組織內，於是原本的職業共濟會和真實石匠的故事，變成了思想性質的共濟會和象徵性石匠的故事，並且開始把那幾個兄弟會說成是所羅門聖殿興建時期即存在的互助組織。所以共濟會才需要裝模作樣，包括石匠圍裙，以及曲尺和榔頭圖騰。但或許就是因為如此，共濟會才變成一種時尚，吸引了很多貴族，從系譜學可以略知一二，但更加為之瘋狂的則是一般中產階級，他們不僅可以跟貴族平起平坐共聚一堂，甚至還可以佩劍。現代化社會帶來貧窮，貴族需要一個接觸新資本家的機會，而資本家呢，可想而知，要的是能夠正其名。」

「可是聖殿騎士似乎是後來的事。」

「第一個跟聖殿騎士建立直接關係的人是拉姆西，根據你們的名單，他創建了蘇格蘭禮儀，增加級別，因為級別增加意味著會員等級和秘密都會跟著增加……」

「什麼秘密？」

「想當然耳，沒有任何秘密。就算有秘密，或應該說假設他們真的擁有秘密的話，也是想以秘密的深不可測來說明為何會員級別如此複雜。但是拉姆西卻以增加會員級別好讓人相信其中必有秘密。各位可以想像當那些幹練的商人終於升等為復仇王子的時候，會如何激動吶喊呢……」

鄂葉不吝於跟我們分享關於共濟會的八卦。一如往常，他說著說著就開始以第一人稱回憶往事了。「那時候在法國大家寫了不少同韻偶句詩討論共濟會這個新興流行，會所越來越多，主教、修士、爵爺和商賈人士都繞著共濟會打轉，皇室成員紛紛當上宗師。加入馮·

亨德男爵創建的聖殿嚴規共濟會社的，有歌德、萊辛<sup>757</sup>、莫札特、伏爾泰。還有軍人成立的共濟會所，於是軍伍間一直醞釀著要為希蘭報仇，討論是否要立刻發動革命。對其他人來說，共濟會是一個吃喝玩樂的組織，像俱樂部，是身分地位的象徵。裡頭什麼人都有：卡猷斯托、梅茲梅爾<sup>758</sup>、卡薩諾瓦、霍爾巴赫男爵<sup>759</sup>、達朗貝爾<sup>760</sup>等，包括百科全書專家、鍊金術士、享樂主義者和神秘學者。革命一爆發，就看出他們之間的差異，同一會所的成員開始分門別派，彷彿偌大一個兄弟會徹底分崩離析……」

「這些人是誰？」我問鄂葉。「跟馮·亨德男爵一樣在尋找未知高階上級的那些人是誰？……」

「在那些胡鬧的中產階級裡，出現了意圖全然不同的幾個小團體，做為信徒，他們或許會依附某個共濟會會所，其實大家心中各有盤算。可惜馮·亨德不是什麼正派人士。剛開始他讓追隨者以為未知的高階上級是斯圖亞特家族<sup>761</sup>，之後他才確立他那個組織的目的是找回原本屬於聖殿騎士團的財產，他們四處搜尋，但是收穫不豐，結果還落入某個名叫史塔克的陷阱中，這個人說他從定居聖彼得堡的幾位未知高階上級那裡得到了製造黃金的秘密。於是神智學家、鍊金術士一個接一個向馮·亨德和史塔克靠攏，最後加入的是玫瑰十字會。他們一起選出的宗師倒是一位正直的紳士，布倫瑞克公爵<sup>762</sup>。而他立刻發現身旁這些人都非善類。」

「到底維萊爾默茲、馬丁·德·帕斯夸利這些人接二連三創建秘教團體是為了……」

「帕斯夸利是投機分子，在他的一間密室裡搞神通術，說天使聖靈以閃現的光和象形文字形式向他現身，維萊爾默茲把這件事當真，因為他這個人本來就愛一頭熱，是個老實人，可惜太天真。」

「然後呢？」

「維萊爾默茲同時間成立了不同分支團體，又加入許多會所，那個時代大家都這麼做，不斷尋找最終啟示，擔心啟示藏在他處，真相往往就是如此，而且這個真相很可能是唯一……於是他加入了帕斯夸利成立的祭司遴選會社。可是帕斯夸利一七七二年出發去加勒比海的聖多明哥之後此失去音訊，所有一切都隨之石沉大海。他為什麼要避世而居呢？有人懷疑他得知了某個秘密，但不願與人分享。總而言之，願他安息，在那個與他相稱的暗黑大陸上辭世……」

「維萊爾默茲呢？」

「那幾年他因為史威登堡<sup>763</sup>辭世受到很大的打擊。史威登堡有很多想法可以教誨病入膏肓的西方，如果西方願意聆聽的話，然而那個時代為了追隨第二等級<sup>764</sup>的野心即將展開瘋狂革命……維萊爾默茲就是在那個時候聽人說起了馮·亨德的聖殿嚴規共濟會社而心生嚮往。他原本的認知是，自稱為聖殿騎士而成立公開社團者，不會是聖殿騎士，可是十八世紀是輕信的年代。你們名單上不乏維萊爾默茲和馮·亨德聯手企圖拉攏的組織，不過後來布倫瑞克公爵覺得馮·亨德是個騙子，將他從組織中除名。」

他再快速看了一眼名單。「喔，亞當·維索茲，差點忘了。他創建了巴伐利亞光明會，這個名稱剛開始吸引了許多高尚的心靈，可是維索茲是無政府主義者，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他是共產黨，他們不知道那個組織滿腦子都是發動政變、罷黜君王、血腥屠殺……各位別誤會，我很推崇維索茲，只是他的理念我無法苟同。他對於秘密會社應該扮演的角色有獨到見解，而且條理分明。不過理念很精采的組織也有可能目標不明。總之，布倫瑞克公爵看出在這個德國共濟會社裡面至少有三條路線在拉扯，分別是包括玫瑰十字會在內的知性—神秘學路線，理性路線和巴伐利亞光明會的無政府主義革命路線。因此他提議幾個共濟會會社和禮儀團體在威斯巴登召開『大會』。按照當時的說法，那是一次全等級會議。」

必須釐清的問題如下：聖殿嚴規共濟會社是否真的源自一古老會社？是否真有由古老傳統守護的未知高階上級，他們到底是誰？聖殿嚴規共濟會社的真正宗旨是什麼？這個宗旨是要重建聖殿騎士團嗎？諸如此類。還有，聖殿嚴規共濟會社該不該涉及神秘學這個問題。因此有了邁斯特事件。」

「哪一個邁斯特？」我問他。「約瑟夫·邁斯特<sup>765</sup>，還是澤維爾·邁斯特<sup>766</sup>？」

「約瑟夫。」

「那個反動分子？」

「要說他是反動分子，恐怕他還不夠格。他是好奇之人。各位要知道，邁斯特是天主教會的支持者，在早期幾任教宗開始頒布詔書撻伐共濟會的時候，就以約瑟夫·孚羅里布斯之名加入了一個共濟會會所，當然，他是比較傾向行蘇格蘭禮儀的會所，這點無庸置疑，他不是信奉啟蒙主義的中產階級，而是光明會成員，這個混淆很有趣，必須留意分清楚兩者的不同，因為義大利人把啟蒙主義者稱作雅各賓<sup>767</sup>黨人，但在其他國家則一律以傳統信徒稱之……」

他喝了一口白蘭地，從一個近乎白色的金屬菸盒中拿出一支罕見的小雪茄，（「這是我在倫敦的菸草舖特別訂製的，」他說。「你們在我家裡看到的雪茄也是。請自取，這真的很不錯……」）說話的時候，沉浸在回憶裡的他眼神迷茫。

「邁斯特……他容貌俊朗，聽他說話真是心靈享受。秘教圈裡的大老們都很喜歡他。可是他在威斯巴登的表現讓所有人都失望不已。他堅決否認共濟會的前身是聖殿騎士團，否認未知高階上級，也否認研究秘教的益處，他宣稱共濟會的目的只是為了重新提升心靈，所有儀式和傳統禮儀只是為了讓神秘心靈保持警醒。他頌讚所有新的共濟會圖騰，但

是又說象徵太多東西的圖像就不再有任何代表性。這個說法，請容許我補充，跟整個赫耳墨斯傳統背道而馳，因為一般認為象徵符號越富有意涵，越有所啟示，越強大，也就越模擬兩可，稍縱即逝，否則那樣貌千變萬化的赫耳墨斯之靈該何去何從？至於聖殿騎士，邁斯特說聖殿騎士團是因貪婪而崛起，也毀於貪婪。如此而已。薩伏伊王朝不能忘記聖殿騎士團是在教宗默許下被摧毀的，所以絕對不能相信擁護天主教會正統之人，不管他們對神祕學的愛好有多熱切。他談到未知高階上級時的說法也很可笑：沒有未知高階上級，理由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這就是證明。因而有人抗議說，我們當然不認識，否則他們就不會是『未知』的。你們覺得他的思考邏輯沒有問題嗎？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那樣一個心性的教徒會對奧秘之意毫不關心？最後，邁斯特還大聲疾呼，要大家回歸福音書，摒棄孟斐斯的狂言。你們可以想見那場大會的氣氛如何。權威人士邁斯特竟然出爾反爾，維萊爾默茲變成了少數，大家只好妥協：保留聖殿騎士禮儀，關於共濟會前身暫不做結論，總之，大會宣告失敗。那一次，蘇格蘭禮儀派系失去了大好機會，若是事情有不同發展，說不定之後那一百年的歷史也會隨之改變。」

「後來呢？」我問他。「後來沒再做任何補救？」

「用您的話來說，補救什麼呢……三年後有人發現亞當·維索茲密謀推翻政府，他的光明會遭到鎮壓。各位要知道，維索茲的光明會成員很可能跟雅各賓共濟會人士聯合，滲透到新聖殿騎士團那條路線內部搞破壞。維索茲那個心懷不軌的叛徒把米拉波這位革命領袖拉攏到自己組織裡肯定別有用心。各位想聽內幕消息嗎？」

「洗耳恭聽。」

「有一些像我這樣想跟消逝傳統重新連結的人，面對威斯巴登事件覺得很茫然。有人猜到了卻沒說，有人早就知情卻說謊。之後一切都來不及了，先是革命風潮，再來是十九世



紀集體獵殺神秘學……你們看看那份名單，全都是惡人、耳根子軟的人、害人之人、互相開除會籍的人，根本沒有秘密可言。那就是神秘學的世界。」

「神秘學家都不怎麼可靠，是吧？」貝爾博問。

「得分清楚神秘學和秘教。秘教是尋找只透過象徵傳遞的知識，非教友不得而知。十九世紀開始普及的神秘學不一樣，它是冰山之尖，是浮出水面的秘教之謎。聖殿騎士是秘教教友，看他們受到嚴行拷打，寧願死也不肯洩漏秘密就知道。他們保守秘密的努力讓我們能夠確信他們確實受到了秘教啟蒙，也讓我們忍不住懷想他們所知的秘密。神秘主義者愛表現，約瑟芬·佩拉登說過，被揭露的秘教秘密毫無用處。只可惜佩拉登不是秘教教友，而是神秘主義者。十九世紀流行揭密，每一個人都急著宣揚魔法、通神術、卡巴拉和塔羅牌的秘密。而且說不定他們還信以為真呢。」

鄂葉繼續瀏覽我們那份名單，冷笑譏諷說：「海倫娜·布拉瓦茨基，說起來是個了不起的女人，但是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早已經寫在牆壁上了……德·蓋伊塔<sup>768</sup>，這個人中了藏書癖的毒。帕皮斯，這個不錯。」然後他突然頓住。

「特雷斯……這個的來源是什麼？那一份稿子？」

厲害，我心想，他發現我們在名單中夾帶了一個不存在的團體。我們回答得很籠統：「那份名單是我們看了好幾份稿子整理出來的，而且大部分稿子因為寫得太糟糕已經退回去了。貝爾博，你記得這個特雷斯是從那一份稿子抄下來的嗎？」

「我不記得了。狄歐塔列維記得嗎？」

「已經過了好多天了……這很重要嗎？」

「一點都不重要。」鄂葉很篤定。「因為我從來沒聽過。你們真的沒辦法告訴我是一個人寫的吗？」

我們抱歉連連，但是真的不記得。

鄂葉從背心口袋掏出懷錶。「我的天啊，我還有另外一個約會，得先告辭了。」他離開後，我們留下來繼續討論。

「現在一切都清楚了。英國人成立共濟會是為了把所有歐洲的秘教教友聯合起來以完成培根的計畫。」

「但是計畫只執行了一半。培根追隨者精心研擬闡述的理念太過動人，以至於結果跟他們的預期大相逕庭。所謂蘇格蘭路線的人把新發起的聚會當成重新接續各組聖殿騎士碰面的機會，和德國那邊取得聯繫。」

「鄂葉覺得這個故事讓人看了一頭霧水，那是當然，因為我們直到現在才把故事整個串連起來，按照我們的方式把故事串起來。各國聖殿騎士開始互相競逐，我不排除那個帕斯夸利可能是托馬爾那裡派出來的探子，英國人背棄了蘇格蘭人，然後輪到法國組，法國顯然分成了兩個團體，一個親英國路線，一個親德國路線，共濟會是外在掩護，是讓各組的探子——不知道保加利亞組和耶路撒冷組的人在哪裡——碰面發生衝突，好從對方手中搶回一點秘密的機會。」

「所以共濟會就像是《北非諜影》裡頭卡薩布蘭加那間瑞克咖啡廳，」貝爾博說。「而且翻轉了大眾輿論：共濟會不是秘密會社。」

「才怪，它跟澳門一樣，只不過是自由港罷了。那是個假立面。秘密藏在他處。」

「可憐的共濟會成員。」

「進步總是需要有人犧牲的。你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就快要找到故事的內在合理性了。」

「故事合理性是認真抄寫摩西五經的結果。」狄歐塔列維說。「我們正在做的就是如

此，永遠讚美上主之名。」

「好，」貝爾博說。「現在培根的人得到了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新的法——德聖殿騎士聯盟即將在數不清的異端團體中瓦解……不過我們還沒決定到底跟哪個秘密有關。」

「所以我们需要你們。」狄歐塔列維這麼說。

「你們？我們全都躲不過。萬一我們沒辦法風風光光完成此舉，臉可丟大了。」

「誰會看到我們丟臉？」

「歷史啊，我們要面對的是真理的審判。」

「什麼是真理？」貝爾博問。

「我們就是。」我回答他。

哲學家稱這種藥草為驅魔鬼。經過實驗證明，唯有這種草的種子可以驅逐魔鬼及其幻影……實驗對象是一名年輕女子，每當夜晚來臨便飽受魔鬼虐待，而這種草讓魔鬼遁逃而去。

——約翰內斯·德·盧佩齊薩，《論第五元素》<sup>769</sup>，II

接下來那幾天我把計畫拋在腦後。莉亞分娩在即，只要時間允許，我就盡可能陪在她身邊。莉亞說還不到時候，讓我不要焦慮，她在上無痛分娩的課程，我盡量陪她一起練習。她拒絕科學協助她提早知道孩子的性別，選擇驚喜。我接受她這個不尋常的決定。我摸著她的肚子，不問之後生出來的會是什麼。我們決定叫它「小傢伙」。

我只問她分娩過程中我可以做些什麼。「小傢伙也是我的。」我說。「我可不想跟電影裡那些爸爸一樣，在診所走廊上叨著菸屁股來回踱步。」

「呸，你能做的很有限。到了某個時候，事情就只能歸我管了。還有，你不抽菸，應該不會想利用這個機會開始這個壞習慣吧。」

「那我要做什麼？」

「你可以參與之前跟之後。之後，如果是個男孩，你可以教他，陶冶他，讓他創造適

合他的伊底帕斯情結，等時機成熟，你依照慣例笑著把弑父權交給給他，不要囉哩囉唆，再找一天帶他去看你那寒酸的辦公室、檔案、金屬奇幻史的草稿，然後告訴他，孩子，有一天，這些都是你的。」

「如果是女孩呢？」

「你就告訴她，女兒，有一天，這些都是妳那個混帳老公的。」

「那麼之前呢？」

「之前有陣痛，在陣痛和陣痛之間有空檔要數數，因為空檔時間越來越短就表示分娩時間快到了。我們可以一起數數，你幫我控制節奏，就像戰船有人指揮划槳手一樣。這樣你也等於幫助那個小傢伙慢慢從那條黑暗通道走出來。可憐的他可憐的她……現在好端端地待在黑暗裡，跟吸血鬼一樣盡情吸取精華，一切免費，然後撲通一聲，就被噴到外面來曝曬在陽光下，猛眨著眼睛心裡想見鬼了這是什麼地方？」

「可憐的他可憐的她。而且它還不認識葛哈蒙先生呢。來，我們來練習數數吧。」

我們在黑暗中手牽著手數數。我腦中開始胡思亂想。這個躲在肚子裡的小傢伙是真的，或許可以讓那些邪惡之人的荒誕無稽之談言之成理。那些可憐的邪惡之人，夜復一夜假裝舉行化學婚禮的同時問自己到底能不能變出十八K金，賢者之石到底是不是重生石，還是一個不起眼的陶土聖杯。我的聖杯在莉亞肚子裡。

「對，」莉亞的手摸著她緊繃的便便大腹。「你提供的優質原料在這裡浸泡著。你上次說在城堡見到的那些人，認為在瓶子裡會發生什麼事？」

「喔，說會有燬燒、硫化土、黑色鉛、農神油在瓶子裡頭咕嚕嚕作響，經過腐化、烘烤、人工化、液化後混合、受胎、沉沒、發臭、腐爛死亡……」<sup>770</sup>

「那些人都陽痿嗎？他們不知道在成熟的腹中，我們這個小傢伙可是白皙粉嫩美得不得了嗎？」

「他們知道，但是對他們而言，妳的肚子也是一個隱喻，裡面充滿秘密……」

「沒有秘密，呸，我們知道這個小傢伙在裡頭會長出一堆小神經、小肌肉、小眼睛、小脾臟和小胰臟……」

「老天爺啊，一堆脾臟？他難道是《失嬰記》<sup>71</sup>裡的魔鬼之子？」

「順口說說而已。不過我們也要作好心理準備說不定這傢伙有兩個頭。」

「那有什麼問題。我會教他們用小號跟單簧管吹二重奏……不過，他們得有四隻手才行，那樣就真的有點多，如果教他鋼琴獨奏的話就厲害了，那些只用左手彈琴的演奏會立刻被比下去。呵呵……就連我那些天馬行空的作家也知道去醫院生產那天，就是進入白化階段，然後會生出雌雄同體雙頭少年萊比斯……」

「喔，那還真不是普通倒楣。對了，我們用我爺爺的名字，叫小傢伙朱利歐或朱麗亞，好嗎？」

「我沒問題，滿好聽的。」

我如果在那裡停下來就好了。我如果交出白卷，或是寫一本好的魔法總論書給伊西斯揭密系列叢書的夥伴們看，告訴他們不需要再去尋找秘密之謎，因為我們只需要閱讀這本沒有隱藏任何奧義的人生之書，一切都在那裡，在世界上每一個莉亞的肚子裡，在醫院的診間裡，在草褥上，在河岸卵石間，天上掉下來的石頭和聖杯不過是掛著臍帶放聲大哭生出來被醫生打屁股的小猴子。對那個小傢伙來說，所謂未知的高階上級就是我和莉亞，而且它會立刻認出我們，不需要去問那個裝神弄鬼的帕斯夸利。

偏偏玩世不恭的我們不肯罷休。我們想跟那些邪惡之人玩捉迷藏，好向他們證明如果世界上真有一個宇宙陰謀，我們可以虛構一個比它更龐大的陰謀。

「既來之則安之。」那天晚上我對自己說。「現在你就在這裡等著看傅科擺下面會發生什麼事吧。」

我想這個可怖的雜種不會來自母親的子宮，而是來自巨人，來自噩夢，或來自某個駭人的惡魔，彷彿他孕育自腐爛有毒的蕈菇，是羊男和水精靈之子，與其說像人，反倒更像惡魔。

——珂雪，《地底世界》<sup>772</sup>，阿姆斯特丹，

Jansson 出版社，一六六五年，新版，第二七九～二八〇頁

那天我本來想待在家裡，我有某種預感，但是莉亞對我說不要有王子病，叫我去工作。「時間還沒到，呼，我還沒有要生。而且我也要出門。你去工作吧。」

我快走到辦公室門口的時候，薩隆先生工作室的門正好打開，老先生身上套著工作時穿的黃色工作圍裙站在門口，我只好跟他打招呼。他請我進去，我從沒見過他的工作室，便接受邀請。

門後的空間原本是公寓格局，薩隆應該是讓人打掉了所有隔間牆，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個統間，室內空間很寬敞，但不容易界定。因為很早以前的建築考量，大樓那一側上方開了老虎窗，光線從戶外斜照進來。不知道是窗戶玻璃太髒，是裝了毛玻璃，還是薩隆刻意遮住避免陽光直射，也或者是因為因為害怕讓室內太過空曠所以到處都堆滿了東西的緣故，工作



室裡的光像是傍晚時分那樣昏黃，當然也有可能因為室內用了很多老藥房的櫃子隔出拱廊、通道的關係。主色調是褐色，層架、桌子都是褐色的，天光和老式電燈的燈光混合的斑駁光線照亮室內某些區域。那間工作室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很像是一間手工製琴工坊，跟知名琴師史特拉第瓦里<sup>73</sup>同時代的琴師已經不在人世，長頸雙頭龍琴的條紋琴腹上漸漸積滿了灰塵。

之後，等眼睛慢慢習慣後，我發現我其實是在一個意料之中的石化動物園裡。那裡有一頭小熊趴在假樹幹上，牠的玻璃眼珠亮晶晶的，我旁邊是一隻表情錯愕又嚴肅的倉鸚，桌子前面有一隻伶鼬，或是石貂或臭鼬，我也搞不清楚。桌上則有一隻史前動物，很像是X光下的貓，但是乍看認不出來。

有可能是豹，是山貓，或是體型偏大的狗，我瞥見局部骨架有鐵架支撐，已經完成了填充工作。

「那是一位心很軟的有錢貴婦的大丹犬，」薩隆冷笑一聲。「她想要重溫之前他們的共處時光。您看。先剝皮，用含砒的洗劑幫整張皮作防腐，然後浸泡骨頭讓骨頭變白……您看那個櫃子上，是很精采的脊椎骨和胸腔骨收藏。您不覺得那是很美的納骨櫃嗎？之後用鐵絲把骨頭串起來，等骨架重建完成後，就可以墊上內襯，我通常會用乾草，或是紙漿或石膏。最後組裝毛皮，我還要修補死亡和腐爛留下的傷口。你看這隻雕鴉，是不是很像活的？」

從那時候開始，每一隻活生生的雕鴉在我看來都像是死的，被薩隆給永恆石化了。我看著他的臉，那位動物木乃伊師傅的臉，看著他的濃密眉毛，他的灰白兩鬢，想搞清楚他究竟是活人，還是自己精湛手法下的模型傑作。

我為了能仔細打量他，往後退了一步，覺得脖子上有東西劃過去，我起了雞皮疙瘩轉頭一看，發現我撞到了一個鐘擺。一隻被劈開四塊的大鳥連同刺穿牠的長矛一起擺動。長矛

從牠的頭部插進去，敞開的胸口可以看見長矛穿過原本是心臟和嗉囊的位置，一個倒過來的三叉戟尖把鳥身切了開來。中間比較粗的叉戟穿過鳥腹，像一支長劍直指地面，另外兩根叉戟穿過鳥腿後從鳥爪處以對稱角度凸戳出來。那隻鳥輕輕擺動，三個叉戟尖隔空指著如果拂過地面會留下的痕跡。

「很棒的金鵬標本。」薩隆說。「我還要幾天才會完成。我剛才正在選眼睛。」他拿了一盒裝滿玻璃眼珠的盒子給我看，彷彿挖出聖露西眼睛的劊子手展示他職業生涯中所收集的戰利品。「雖然昆蟲只需要一個盒子跟一根大頭針就夠，但是不會比較容易。像無脊椎動物就需要用到福馬林。」

我聞到太平間的味道。「這個工作應該很有趣。」我嘴巴這麼說，心裡想的是在莉亞肚子裡跳動的那個活生生的小傢伙。我突然閃過一個可怕念頭：萬一小傢伙死了，我告訴自己，我要親手埋葬他，讓他餵養地下的蛆，為大地施肥。唯有如此，我才會繼續感覺到他活著……

我抖了一下，因為薩隆一邊說話，一邊從櫃子裡拉了一個奇怪的東西出來。那個東西長約三十公分，應該是一隻龍，巨型黑色薄翼翅膀的爬蟲類，頭上有雞冠，張開的嘴巴裡立著鋸齒狀的小牙。

「很美吧？這是我的組合作品。我用了螻蛄、蝙蝠、蛇皮……是一隻地底龍。我的靈感來源是這個。」他帶我去看擺在另一張檯面上的對開大書，裝幀是用老的羊皮紙和皮革繫帶。「這本書花了我好多錢，我沒有藏書癖，但是我就要這本，這是珂雪的《地底世界》一六五五年初版本，你看這隻龍。看起來是不是一樣？這隻龍住在火山山谷裡，是珂雪這位對已知、未知或不存在事物全都無所不知的耶穌會士說的……」

「您對地底世界很有興趣。」我想起了我們在慕尼黑的那段對話，還有我從狄奧尼修

斯之耳聽到的內容。

他翻開另一頁。圖片是一個看似解剖中的肥厚黑色器官，有一層蜘蛛網般發光、蜿蜒的紅色血管穿透過去。「如果珂雪是對的，地心的小徑遠比地表還多。如果自然界中發生了什麼事，一定是因為地心冒煙的熱氣所致……」我想到了黑化，想到了莉亞的肚子，還有那個準備要衝破溫暖火山的小傢伙。

「……如果人類世界發生了什麼事，一定是下面搞的鬼。」

「這也是珂雪神父說的？」

「不是，他只管自然界……奇怪的是這本書第二部分談的是鍊金術跟鍊金術士，您看，在這裡，他竟然對玫瑰十字會成員嚴詞抨擊。為什麼在一本談地底世界的書裡面要抨擊玫瑰十字會呢？那是因為我們這位耶穌會士知道很多事，他知道最後倖存的聖殿騎士躲進地底王國阿格第去避難了……」

「而且到現在還有聖殿騎士。」我故意試探他。

「而且到現在還有。」薩隆說。「不在阿格第，而是在其他羊腸小徑裡。說不定就在我們腳下。現在就連米蘭都有地下鐵了。是誰堅持要興建的？是誰主導開挖的？」

「應該是專業工程師吧。」

「好，您儘管蒙住眼睛吧。對了，你們的出版社都出些不知道誰是誰的書，那些作者之中有多少猶太人？」

「我們不會要求作者提供族譜。」我冷冷地回答。

「請別誤會我排斥猶太人。我有幾個至交好友就是猶太人。我說的是某種猶太人……」

「哪一種？」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他打開他的小盒子，在難以形容的一團混亂中有衣領、鬆緊帶、廚房用具、不同技術學校的徽章，甚至還有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皇后的花押字，以及法國榮譽軍團的大十字勳章。幻覺使然，他在所有這些東西之中依稀看見了偽基督的封印，是兩個交錯的三角形形成的一個三角形。

——亞歷山大·杜查拉<sup>774</sup>，〈尼路斯<sup>775</sup>與錫安長老議定書<sup>776</sup>〉，  
猶太論壇月刊，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第三頁

「您要知道，」他繼續說。「我是在莫斯科出生的。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批猶太秘密檔案在蘇俄出現，上頭清楚寫著要使各國政府屈服，必須做地下工作。您聽這段。」他拿起一本筆記本，上頭有他手抄的摘錄文字：「那個時候，所有城市都會有地鐵和地道，我們可以從這些地下通道登入全世界所有城市。錫安長老議定書，第九號決議文！」

我想到他收集的脊椎骨、那盒眼睛，繃在骨架上的一張張皮，該不會是來自某個集中營吧。當然不會，在我眼前的這個人是一個懷舊的老先生，心中揮不去對古老蘇俄的古老記憶。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意思是有一個猶太人秘密集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參加的，

在密謀一些事情。但是為什麼要在地底下呢？」

「這不是顯而易見嘛！如果有人密謀，那個密謀的人當然會躲在地下，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密謀。自古以來大家都知道，掌控世界意味著掌控地底世界，也就是控制地下水源。」

我想起了鄂葉在他書房裡問的一個問題，還有皮耶蒙特省的德魯伊秘儀，都提到了大地電流。

「凱爾特人為什麼要在地心建造聖殿，挖掘地道通向聖井<sup>777</sup>呢？」薩隆繼續說。「聖井深入放射性地層，這點大家都知道。格拉斯頓伯里鎮<sup>778</sup>是怎麼蓋起來的？那裡不就是聖杯神話之源的亞法隆島嗎？聖杯傳說如果不是猶太人虛構的，還會有誰呢？」

我的老天，又是聖杯。什麼聖杯？聖杯只有一個，就是我的小傢伙，躺在莉亞子宮的放射性地層裡，說不定此刻正慢慢划向井口，說不定很快就要出來了，而我卻還站在這些稻草填充的倉鶻之間，全是死物，有一個假裝還活著。

「所有主教座堂都蓋在以前凱爾特人的糙石巨柱遺址上。他們為什麼要費那麼大功夫讓巨石矗立在地面上？」

「那埃及人為什麼要費那麼大功夫興建金字塔呢？」

「沒錯。天線、溫度計、探測儀和中醫針灸的針，要用在身體會有反應的地方，用在交界點。地球中心有一個熔化核心，跟太陽很像，其實也可以說那就是太陽，有一些東西循不同軌跡在太陽周圍環繞。那是大地電流的軌道。凱爾特人知道大地電流在哪裡，也知道如何控制它。還有但丁。但丁呢？他想要透過他的冥界之旅告訴我們什麼？您明白我的意思吧，親愛的朋友？」

我不想當他親愛的朋友，可是我卻站在那裡繼續聽他說。朱利歐朱麗亞，我的萊比斯

跟路西法一樣卡在莉亞的肚子中央，他或她，那個小傢伙會頭下腳上翻轉，瞄準高處，然後想辦法出來。那傢伙注定要從腹部出來，好向大家揭示他那一眼就能看穿的秘密，而不是頭低低地進入你們之中，尋找一個黏糊糊的謎。

薩隆說個沒完，他沉浸在一個人的獨白之中，看似都已經背起來了：「您知道英文的『能量線』<sup>79</sup>這個字嗎？坐飛機飛過英國上空，就會看到所有神聖遺址被數條直線串聯起來，繪出一個個方格的直線在英國全境上空交錯，現在依然能看到，因為後來的道路就是沿著這些線而建的……」

「既然有神聖遺跡，之間自然要有道路相連，而道路又通常會盡可能走直線……」

「是嗎？那為什麼候鳥要沿著這幾條路線飛？為什麼飛碟的路線也跟這些線條一致？這個秘密在羅馬人入侵之後就無人再聞問，不過還是有人知其所以……」

「八成是猶太人。」我語帶試探。

「他們當然也努力挖掘。鍊金首要準則是VITRIOL: Visita Interiora Terrae, Rectificando Invenies Occultum Lapidem. 探訪地心，直行便能找到隱藏之石。」

再生石。我的石頭正慢慢結束它的隔離期，走出莉亞那大容量器皿溫柔的心不在焉的有催眠作用的隔離狀態，不再尋找其他深處，我那美麗的潔白的石頭渴望的是地球表面……我想奔回家，跟莉亞一起等待那小傢伙的出現，就在此時此刻，等待重回地表的喜悅。薩隆的工作室裡有地道的霉味，地道是必須被拋棄的源頭，而非追尋的目標。但我繼續聽他說，腦袋裡冒出跟那個計畫有關的各種惡劣新想法。我一邊等待著這個地球唯一的真理，一邊憤世嫉俗地編織新的謊言。跟地底世界的動物一樣盲目。

我抖了一下。我得離開這個地道。「我要告辭了。」我說。「或許您可以建議我看幾本跟這個議題有關的書。」

「哼，所有關於這個議題所寫的東西都是假的，跟猶大的靈魂一樣虛偽。我所知道的，都是我父親教我的……」

「他是地質學家？」

「不是，」薩隆笑了。「不是，當然不是。我父親，其實沒什麼好隱瞞的，都是過去式了，他在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工作，直接聽命於上級，也就是傳奇人物拉契寇夫斯基。」

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跟蘇聯情治單位KGB差不多，那不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嗎？拉契寇夫斯基是誰？誰的名字跟這個差不多？天啊，拜訪阿爾鄧提上校的神秘客，不是就叫拉契寇斯基……

夠了，到此為止。這些巧合讓我大感意外。但我要做的不是幫死掉的動物填充，而是讓活著的動物繼續繁衍。

當白色經歷過大工程存活下來，當生命戰勝了死亡，他們的王復活了，土與水變成了風，那是月之國度，他們的少年已然誕生……當物質進入穩定狀態，火便再也無法摧毀它……當藝術家視白為完美化身時，賢者說要把書撕了，因為書本再也沒用了。

——董姆·佩內提，《神話——赫耳墨斯辭典》

巴黎·Bauche出版社·一七五八年·Blancheur叢書

我隨便說了一個藉口。我記得我好像是這麼說的：「我女朋友明天生產。」薩隆恭喜我，但是對誰是父親似乎沒什麼頭緒。我連忙趕回家，想呼吸清新空氣。

莉亞不在家。廚房桌上有一張紙條：「親愛的，我羊水破了。工作室找不到你，我坐計程車去診所。快來，我覺得好孤單。」

我頓時慌了手腳，我應該在診所裡陪莉亞數數，我應該待在工作室，我應該讓她隨時都能找到我。都是我的錯，小傢伙說不定一出生就死掉了，莉亞說不定會跟他一起離開人世，薩隆會把他們兩個都做成標本。

我彷彿迷路症患者衝進婦產科診所，問了一問三不知的人，走錯了兩次診間，跟所有人說他們應該要知道莉亞在哪裡分娩才對，所有人都叫我要冷靜，因為在那裡的每個人都在



分婉。好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我來到一個房間，莉亞臉色蒼白，不過是充滿光輝的蒼白，而且面帶微笑。有人把她的劉海收進一頂白色浴帽中，那是我第一次看見莉亞漂亮飽滿的額頭。躺在她旁邊的是小傢伙。

「他是朱利歐。」她說。

我的萊比斯。他也是我創造的，不是用死屍殘肢組成，不是無機化合物。他是完整的，手指腳趾都齊全。

我檢查他全身。「喔好可愛的小雞雞，哇蛋蛋可真大！」然後我親吻莉亞光溜溜的額頭：「都是妳的功勞，親愛的，器皿功不可沒。」

「當然也是你的功勞，混蛋。我剛才自己一個人數數欸。」

「在我心目中就妳數一數二。」我跟她說。

地底世界的人民擁有最高智慧……如果我們這些瘋狂的人類向他們宣戰，他們恐怕可以讓地球表面不復存在。

——費迪南·奧森達斯基，《獸、人、神》<sup>780</sup>，一九二四年，V

我在莉亞身邊寸步不離，即便她離開診所後也一樣。因為我們才剛回到家，她在準備幫小傢伙換尿布的時候嚎啕大哭，說她做不到。

後來有人跟我們解釋說那很正常，分娩的喜悅勝利之情隨後會被任務過於龐大的無力感蓋過去。那幾天我在家裡晃來晃去，覺得自己毫無用處，加上我也不能哺乳，只好埋首閱讀我找到所有關於大地電流的資料打發時間。

回頭我跟鄂葉說起大地電流。他做了一個不以為然的誇張手勢：「不過是影射靈量之蛇的可笑隱喻。中國風水也在地球上尋找龍的蹤跡，可是這條大地之蛇充其量只是用來象徵啟蒙之蛇。女神如蛇一般蜷成一圈休息，在永恆冬眠中沉睡。靈量之蛇緩緩起伏，隨著輕柔的呼吸聲起伏，將沉重的身體和細瘦的肢體連結起來。彷彿漩風，或是漩渦，就像是發『唵』這個音發了一半。」

「蛇究竟影射什麼秘密？」

「大地電流啊。我是說真正的大地電流。」

「什麼是真正的大地電流？」

「是偉大的宇宙學隱喻，影射的是蛇。」

我心裡暗自說，去你的鄂葉，我知道的比你還多。

我把我整理的筆記說給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聽之後，我們非常篤定，總算可以給聖殿騎士一個符合他們身分的秘密了。而且這個解決辦法簡明扼要，同時也很優雅，我們那些橫亘千年的拼圖終於就定位了。

好。凱爾特人知道大地電流，他們是從亞特蘭提斯人那裡知道的。亞特蘭提斯大陸沉沒後的倖存者部分遷居埃及，部分遷居英國。

而亞特蘭提斯人則是跟我們的祖先學來的。我們的祖先被逐出亞法隆島後，經姆大陸去到澳洲的中部沙漠，那時候所有陸塊都還連在一起，是美好的盤古大陸。如果能夠看懂刻在艾爾斯巨岩上的神秘字母（跟原住民一樣，只不過他們是用畫的），就能擁有天啟。艾爾斯巨岩的對蹠點是（不知名）大山，也就是極地，真正的極地是啟迪之地，不是隨便哪一個資產階級探險家都可以去的那個極地。想當然耳，沒有被西方偽科學知識弄得眼花撩亂的人就會知道，眼睛看得到的極地是實際上不存在的極地，真正的極地是看不到的，只有少數信徒例外，而他們的嘴巴都上了封印。

不過凱爾特人以為只要找電流總圖就好了。所以他們才會建立巨石文化，那些糙石巨柱是一種感應裝置，就跟活塞鎊一樣，是集中在電流分流點那個位置的一種電子開關。能量線標示出已經被找到的電流，支石墓則是能量的冷凝室，德魯伊在那裡用占卜術試著推演出

總圖設計。史前墓石群的環狀列石和巨石陣是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觀察者，急著想從星宿順序和電流順序猜出端倪，因為翠玉錄上有云，如其在下，如其在上。

但問題不在這裡，或者應該說，問題不僅僅在這裡。亞特蘭斯特的另一支移民想通了。埃及人的神秘學知識藉由翠玉錄傳給了摩西，摩西很謹慎，並沒有立刻傳授給他帶領的那些嘴巴裡塞滿了嗎哪<sup>781</sup>的不學無術之徒，他以十誡代之，好讓那些人一眼就能看懂。那彌足珍貴的真相，被摩西用密碼寫進《摩西五經》裡，卡巴拉學者看出了蹊蹺。

「你們想想看，」我說。「其實這一切早已有人寫過，如同研究所羅門聖殿尺寸之謎的書攤在世人面前，而守護這個秘密的，是成立了白衣兄弟總會的玫瑰十字會，也就是艾賽尼派。大家都知道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秘密告訴了耶穌，所以耶穌才會被釘上十字架，否則整件事令人費解……」

「沒錯，對救世主的愛是一個隱喻，預告聖殿騎士之後會受審判。」

「正是如此。阿黎瑪特雅人若瑟一而再再而三將耶穌的秘密傳到凱爾特人的家鄉。不過顯然那個秘密並不完整，基督教的德魯伊未能窺得全貌，而聖杯的奧秘之意無非是：有一件什麼事，但是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事。應該是某件聖殿騎士團已經對外開誠布公，只有一小群留在巴勒斯坦的拉比仍然猜疑不定的某件事。後來拉比把這件事洩漏給穆斯林的七個教派，包括蘇非派<sup>782</sup>、伊斯瑪儀派和激進派莫托卡勒敏。而聖殿騎士就是從他們那裡得知的。」

「總算輪到聖殿騎士了。害我剛才頗感憂心。」

我們順著心裡說故事的慾望，像捏陶一樣，用大拇指慢慢將計畫按壓出一個形狀。聖殿騎士在吹著無情薩姆風<sup>783</sup>的沙漠裡，與共騎夥伴相擁無眠的那些夜晚發現了秘密。是他們從知道麥加黑石乃巴比倫賢哲遺物、集結了全宇宙所有權力的人那裡一點一滴挖掘出來

的，說到這裡，興建巴別塔想當然耳也是為了建立所有巨石陣中最強大的一個，只可惜太過匆忙，加上設計者過於自傲才會失敗，而且巴比倫建築師計算錯誤，根據珂雪神父所言，如果巴別塔蓋完，其巨大重量會讓地球軸心反轉九十度以上，那麼我們可憐的地球原本勃起向上高高矗立的地冕<sup>784</sup>，會像不具生殖能力的闌尾、軟綿綿的陽具，或像猴子尾巴，往下垂吊晃來晃去，墜入對企鵝來說太過鬆軟、難以形容的南極洲王國那令人暈眩萬丈深淵中的舍可納<sup>785</sup>。

「到底聖殿騎士發現的秘密是什麼？」

「別急，我們會搞定的。創世紀都需要七天了。我們就試試看吧。」

地球是一個有磁場的天體：誠如某些科學家所發現，地球是獨一無二的一塊大磁石，這一點帕拉塞爾斯三百年前就說過了。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伊西斯揭密》，  
紐約，Bouton出版社，一八七七年，I，第XXXIII頁

我們試了，我們做到了。地球是一塊大磁石，電流的力量和方向也受天體運行、季節交替和歲差的影響。所以電流系統會不斷改變。但是其移動模式其實跟頭髮一樣，就算頭髮都長在頭頂，看起來卻像是以後腦勺某一點為基準呈螺旋狀打轉，而那個點也是最難梳理的地方。找出那個點，把最強的感覺站設在那個位置，應該就可以控制、引導並左右地球上所有大地電流。聖殿騎士明白要探得秘密，光擁有電流總圖不夠，還必須知道關鍵地點，*Omphalos*<sup>786</sup>，也就是大地的肚臍眼，那是世界的中心，是操控的源頭。

所有那些鍊金術的話語，什麼黑化是蓋亞降臨，白化是釋放電流，其實全都是象徵符號，秘教教友一目了然，這個說法傳了百年之後，最後結果就必須是紅化，亦即認識全貌，瞬間掌控地球的電流系統。那個秘密，真正的鍊金秘密和聖殿騎士團秘密就在於釐清內部動力之源，那溫柔的、可怖的、如靈量之蛇規律起伏的內部動力，仍有許多不為人知之處，卻

又跟時鐘一樣精準，是唯一的、真正從天上落下的石頭，是大地之母。

這也是美男子腓力四世想知道的。所以宗教裁判長才會那麼刻意執著於那令人費解的親吻後背脊底端的說法。他們想知道的是靈量之蛇的秘密，才不在乎什麼雞姦呢。

「太完美了。」狄歐塔列維說。「可是你搞清楚如何指揮大地電流之後，要幹什麼？那到底能幹嘛？」

「不會吧，」我說。「這樣還想不通這個秘密的意義？您盯著大地的肚臍眼，那是世界上最強的活塞銷……擁有那個感應站就能預見雨季和旱季，能掀起颶風、海嘯、地震，能把大陸劈成兩半，讓島嶼沉沒（亞特蘭提斯之所以消失顯然是草率實驗的結果），讓樹林和山丘拔高……這樣您明白了嗎？這可不是原子彈，讓丟炸彈的人自己也受害。我們可以從我們的指揮塔打電話給……隨便舉個例子，打給美國總統好了，然後跟他說：明天之前我要一筆數字嚇死人的美金款項，或是讓拉丁美洲獨立，或讓夏威夷獨立，也可以要求他摧毀所有核武器，否則我們就把加利福尼亞州的地層整個抽空，讓拉斯維加斯變成漂浮賭城……」

「可是拉斯維加斯在內華達州……」

「那不重要。只要掌控了大地電流，我們也可以攻擊內華達州，或科羅拉多州。之後我們再打電話給蘇聯最高領導人，跟他說：朋友啊，下週一之前我要所有窩瓦河的魚子醬，還要把西伯利亞當成自家的冷凍庫，否則我們就把整個烏拉山脈吸進地下，讓裏海海水氾濫，把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送到大海中央，再讓你沉入菲律賓海溝。」

「沒錯，」狄歐塔列維說。「的確是驚人的力量。跟《摩西五經》一樣改寫地球的命運。把日本搬到巴拿馬灣去。」

「還可以讓華爾街崩盤。」

「相形之下，天盾<sup>78</sup>根本是小兒科。把金屬變成黃金也一樣。只要釋放正確電流，就能讓地心活過來，在十秒鐘內完成數十億年才能完成的事，把整個德國魯爾區變成鑽石礦藏區。埃利法斯·李維<sup>78</sup>說過，認識海流和宇宙電流，意味著掌握人類無限的秘密。」

「正是如此。」貝爾博說。「把整個地球變成一個乙太能量室。可想而知，發現乙太能量的威廉·赫許<sup>79</sup>也是聖殿騎士。」

「除了我們，每個人都是。幸好我們及時發現，而且還搶得先機。」

聖殿騎士發現秘密後，發生了什麼事阻礙他們採取行動呢？他們應該會善加利用秘密才對。不過從知到行，本來就需要時間。這段時間，在邪惡的聖伯爾納鐸帶領下，聖殿騎士用歌德式主教座堂取代了粗糙簡陋的凱爾特族巨石陣，感應能力更敏銳也更強，住著黑人貞女的座堂地下墓穴可以直接接觸放射性地層，而且這些歌德式座堂遍及全歐洲，形同建立了一個收發站網絡系統，可以互相傳送電流流體的強度及方向，以及電流狀態與張力。

「我認為他們在新世界找到了銀礦，進而引發火山爆發，之後他們控制灣流，讓銀礦流向葡萄牙海岸。托馬爾是調度中心，東方森林是主要糧倉。那是他們致富的開端。不過那只是蠅頭小利。他們知道，若想讓那個秘密徹底發揮功能，必須等上至少六百年，等到某個科技發展出來才行。」

於是聖殿騎士擬定了計畫，只有等到他們的接班人有能力好好運用秘密的時候，才會發現大地肚臍眼的地點。但是他們如何將訊息分解為三十六個片段分散到全世界呢？所有那些片段都來自同一訊息嗎？是不是要一則錯綜複雜的訊息來說明那個肚臍眼在……隨便舉例，在巴登巴登，在庫內歐，或是在查塔努加呢？

如果是一份地圖呢？一份在肚臍眼上做了記號的地圖。但是如此一來，握有畫了記號



那一小塊地圖的人不就知道一切，根本不需要其他碎片拼湊全圖了嗎。所以不對，應該要更複雜一點。我們折騰了好幾天，最後貝爾博決定向阿布拉菲亞求救。答案出爐：

桂羅美·波斯特逝於一五八一年。

培根是聖奧爾本子爵。

巴黎工藝博物館內有傅科擺。

是時候該讓傅科擺有所發揮了。

數日後，我提出了一個滿漂亮的解決方案：一名天馬行空的作者帶來一份談主教座堂玄奧秘密的稿子，按照他的說法，負責建造沙特爾主教座堂的工匠有一天在一穹頂拱心石上留下了用線綁著的一個鉛錘，這個鉛錘自然而然就推演出地球自轉一事。狄歐塔列維說，難怪審判伽利略的時候，教會懷疑他是聖殿騎士。貝爾博說，不對，把伽利略判刑的樞機主教是潛伏在羅馬的聖殿騎士信徒，他們必須儘快封住那個該死的伽利略的口，因為他是聖殿騎士團的叛徒，為了一己的虛榮心，準備把一切都說出來，比計畫預定的日期早了足足四百年。

總而言之，這個發現說明了為什麼那些石匠在那鉛錘下面畫了一個迷宮圖案，那其實

是地下電流配置圖的變形。我們找來一張沙特爾座堂的迷宮圖：是日晷，是羅盤，是靜脈分布圖，是蛇懶洋洋爬過後留下的殘痕。那是一張電流總圖。

「好，假設聖殿騎士想利用鐘擺找出肚臍眼。沙特爾座堂地板上的圖案不是迷宮，迷宮畢竟是抽象的，那是一張世界地圖，我們不如就讓鐘擺在某一天的某個特定時間指出肚臍

眼的位置好了。那麼地點該在哪裡呢？」

「地點不需要討論，就在避難所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

「是，」貝爾博語氣很委婉。「但如果我們要讓鐘擺在午夜時分沿著一條軸線擺動，我隨便舉例，哥本哈根——開普敦好了，那麼這個肚臍眼，是要讓它在丹麥還是南非呢？」

「這個顧慮很對。」我說。「不過我們那位天馬行空的作者還寫到在沙特爾座堂唱詩班上方的彩繪玻璃窗有一道縫隙，在每天某個特定時間，陽光會透過那道縫隙照亮地板上的某個點，而且永遠是同一塊石頭。我不記得最後的結論是什麼，總之是個天大的秘密。所以運作模式如下：在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唱詩班有一扇窗，在兩片彩繪玻璃或磨砂玻璃交接處固定用的鉛條已經剝落，那是經過精密計算的結果，很可能六百年來有人不辭辛勞地努力維持原狀。等待某一年某一天太陽升起的時候……」

「……那天恰好是六月二十四日拂曉，聖若翰洗者之夜將盡之日，也就是夏至……」

「……好，在那一天第一道陽光照進窗內打在鐘擺上的那一刻，鐘擺指向地圖上的那一點就是肚臍眼的位置！」

「太完美了，」貝爾博說。「可是萬一那天有雲呢？」

「就得等到明年。」

「等一下。」貝爾博說。「他們最後一次集會的地點是耶路撒冷，鐘擺不是應該掛在奧瑪清真寺圓頂才對？」

「不對。」我跟他解釋。「鐘擺在地球上某些地方要花三十六小時才會完成自轉，在北極要二十四小時，在赤道上的話鐘擺擺動平面則一成不變，所以地點很重要。如果聖殿騎士是在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發現秘密的，他們的推算只在巴黎有效，如果地點換成巴勒斯

坦，那麼鐘擺擺動的弧線是不一樣的。」

「是誰說他們在聖馬丁發現秘密的？」

「他們選擇了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做為避難所。這個地方受到聖奧爾本司鐸、桂羅美·波斯特和國民公會的監控，在傅科做完最初幾次試驗後，他們就把鐘擺安裝在這裡了。種種跡象不勝枚舉。」

「問題是最後一次集會地點是耶路撒冷。」

「那又如何？他們在耶路撒冷將訊息組合起來，也需要一些時間。然後他們花一年時間準備，隔年六月二十三日六組人馬齊聚巴黎，好揭開肚臍眼所在位置，之後展開征服世界大業。」

「可是，」貝爾博不死心。「還有一件事我想不通。最終的秘密跟肚臍眼有關，那三十六個人都知道。而鐘擺早就在不同座堂中展示過，所以不算是秘密。那麼到底培根或波斯特或傅科（他也在組織裡面，所以他一定參與了鐘擺組裝工程），我是說，拜託，到底幹嘛大費周章在地板上弄一個……標出東西南北向的世界地圖啊？我們根本搞錯方向了。」

「我們沒有搞錯方向。」我說。「這個訊息裡有一件事沒有人能預知：地圖究竟長什麼樣子！」

地圖並非疆土。

——阿爾佛烈特·科斯基，《科學與神智健全》<sup>790</sup>，一九三三年；第四版，

The International NonAristotelian Library出版，一九五八年，II，四，第五八頁

「兩位知道聖殿騎士那個年代的地圖學情況吧。」我說。「那一百多年間通用的是阿拉伯地圖，非洲在上歐洲在下，還有基本上頗精確的航海地區，以及學校裡認為依舊堪用的三、四百年前的地圖。你們也知道，透露肚臍眼位置並不需要一份精確地圖，意思是地圖的樣子可以由我們決定。只要六月二十四日拂曉鐘擺被照亮瞬間，那定位過的地圖能夠指出肚臍眼的位置即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假設，純屬假設，肚臍眼是耶路撒冷的話，其實在現代地圖上，今天耶路撒冷所在位置也是依投影類型而異。聖殿騎士拿到的地圖誰知道長什麼樣子，不過那對他們來說重要嗎？不是鐘擺要照地圖走，而是地圖要照鐘擺走。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那幅地圖可以是全世界最莫名其妙的地圖，重要的是把它放在鐘擺下，而鐘擺在六月二十四日拂曉被預言中的那道陽光照到的那個瞬間指出的位置，在那幅地圖上不是別的地方，而是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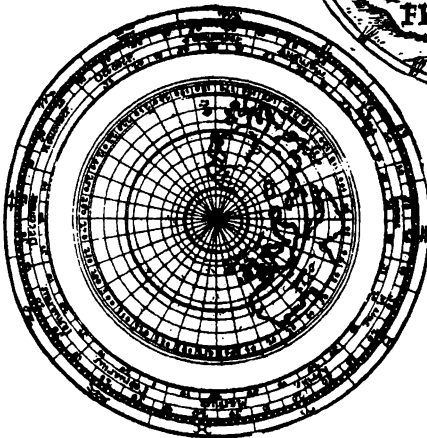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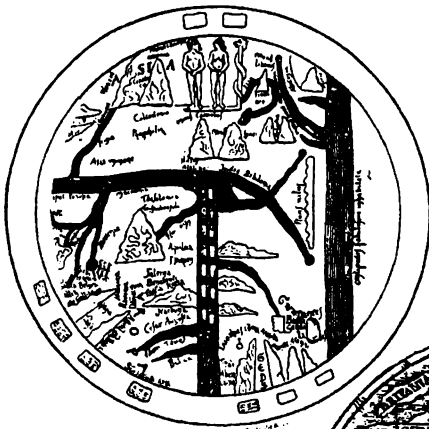
「但這並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狄歐塔列維說。

「當然沒有，也沒有解決那無形的三十六人的問題。如果沒找出正確地圖，工夫全都白費了。我們試著依照教規定位來設計地圖吧，東方是後殿，西方是中殿，教堂是這麼配置的。然後，我們現在隨便做個假設，我隨便說，在那個預定的凌晨時分，鐘擺應該在靠近東方的位置，差不多是在東方跟南方之間，如果用時鐘指針來解釋的話，鐘擺應該位在五點二十五分的位置。可以嗎？你們等我一下。」

我拿了一本地圖學歷史書回來。

「好。圖一，十二世紀地圖，地圖配置是丁形，上面是亞洲跟伊甸園，左邊是歐洲，右邊是非洲，除了非洲之外還有對蹠點。圖二，是以馬克羅比烏斯的《小西庇阿之夢評註》<sup>791</sup>為本，但在十六世紀之前經過多次修編，非洲比較窄，這沒辦法。接下來請注意，我們若以同樣方式將兩幅地圖定位，就會發現第一幅地圖的五點二十五分位置是沙烏地阿拉伯，第二幅地圖則是紐西蘭，所以這兩個地方互為對蹠點。縱使我們對鐘擺如指掌，但是如果不知道要用哪一幅地圖就沒有半點用處。訊息裡有說明，經過層層加密的說明，指示該去哪裡找出正確地圖，那地圖很可能是為了這個計畫特別繪製的。訊息說要去哪裡找地圖，在某份手稿裡，在哪座城堡的哪間修道院的圖書館裡。說不定迪伊或培根或其他人已經解讀出訊息內容了，誰知道呢，訊息說地圖在某個地方，可是那時候在歐洲發生了那麼多事，原本存放地圖的修道院被燒了，或是地圖被偷了，藏在某個地方。說不定有人手上有那幅地圖，但是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或是知道它一定有用處，但搞不清楚究竟有何用，於是在全世界尋找買家。你們想想看，有人出價，有人放假消息，有些訊息說的是其他事，卻被解讀為說的是地圖，有些訊息說的明明是地圖，卻被解讀為，嗯，鍊金。說不定有人正在根據某些推測試著重組地圖。」

「什麼推測？」



「例如說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互相呼應的地方。這裡還有另外一幅地圖。你們知道這是從哪裡來的嗎？弗拉德的《兩宇宙誌》第二卷，我們可別忘了，他是玫瑰十字會倫敦分會的人。我們這位喜歡別人稱他為「歡樂羅伯特」的老兄做了什麼？他在書中呈現的不是一幅地圖，而是一個奇怪的完整地球投影，而且是從極地的角度看，我說的自然是那個神秘極地，也就是從掛在假想的穹頂拱心石上那個假想的鐘擺角度看的地球投影。這是為了放在鐘擺下而刻意構思的地圖。如此顯而易見不容辯駁，怎麼可能始終沒人想到呢……」

「所以邪惡之人的動作太慢，太慢了。」貝爾博說。

「所以我們才是聖殿騎士唯一可以託付之人。還是先讓我說完吧。你們一定認出了這個地圖的模式，這是一個可動式轉盤，就跟特里特米烏斯用來加密訊息的那個轉盤一樣。這不是地圖，而是一種機械設計，可以生產出變化無窮、推陳出新的地圖，直到找出那個正確的為止！弗拉德也在圖說寫道：此為工具草圖，尚需修改。」

「可是弗拉德不是堅決否認地球自轉嗎？怎麼會想到傅科擺？」

「我們現在說的可是秘教教徒。秘教教徒會否認他所知道的，也否認他知情，說謊是為了守住秘密。」

「如此一來，」貝爾博說。「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迪伊那麼投入地圖學研究了。不是為了認識世界的『真實』樣貌，而是為了在所有錯誤的地圖中重建那唯一有用的，也是唯一正確的地圖。」

「不錯，很不錯。」狄歐塔列維說。「用建構嚴謹的偽文本發掘真相。」

這次大會的首要任務，我認為，應該是依循維魯拉姆男爵培根描繪的自然史作討論。

——惠更斯，《惠更斯全集》<sup>792</sup>（給柯爾貝爾的信），

海牙，一八八八—一九五〇年，第六卷，第九五—九六頁

聖殿騎士六組人馬歷經波折，始終不放棄尋找地圖努力不懈。說不定那些聖殿騎士在葡萄牙和英國兩處掌握的前兩段訊息中猜到了鐘擺，可是對鐘擺的看法仍有待釐清。用線綁著鉛錘讓它搖晃是一回事，建構一個精確的機械設備讓它在石破天驚的那一秒被照亮是另外一回事。因此聖殿騎士足足苦思了六百年。培根派系也是往那個方向努力，而且拚命聯繫所有秘教教徒，希望他們加入己方陣營。

好巧不巧，玫瑰十字會的所羅門·德·考克斯為黎胥留寫了一本論日晷的書。後來，從伽利略開始，大家便瘋狂研究鐘擺，理由是要用鐘擺訂出經度，可是一六八一年惠更斯發現在巴黎精準擺動的鐘擺，到了南美洲圭亞那的開雲港速度會變慢，隨即明白那是因為地球自轉的離心力改變造成的。他延續伽利略對鐘擺的直覺觀察，發表了研究心得《擺鐘論》。後，有人把他叫到巴黎去了。那人是誰？柯爾貝爾，也就是把所羅門·德·考克斯找去巴黎負責下水道的那位！



一六六一年實驗學會<sup>793</sup>比博科早一步公布了結論，雷歐珀多·梅迪契<sup>794</sup>在五年內就讓學會解散，旋即獲得羅馬教廷獎勵，收到樞機主教頭銜及主教帽子一頂。

事情自然不會到此結束。接下來數百年追尋鐘擺之謎的熱潮未曾稍歇。一七四二年（也就是聖日耳曼伯爵首次出現在文獻史料上前一年！），有一個名叫迪梅倫<sup>795</sup>的人將一份談鐘擺的專題論文交給了巴黎皇家科學院；一七五六年（同年聖殿嚴規共濟會社在德國成立），英國航海家布蓋<sup>796</sup>寫下了這句話「航向影響鉛錘之子的方向」。

我還找到了幾本簡直是變戲法掩人耳目的書名，例如讓·巴蒂斯特·畢歐<sup>797</sup>一八二一年出版的《天文及物理觀測測量合集，由法國經度局測量西班牙、法國、英格蘭及蘇格蘭以測定巴黎子午線沿線重力及地球經度數之改變》。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和蘇格蘭！而且跟聖馬丁的子午線有關！愛德華·薩賓爵士<sup>798</sup>於一八二三年出版了《以介質或以鐘擺在不同緯度每秒振動探討地球角色之實驗報告》。還有一個神秘兮兮的費奧多爾·彼得洛維奇·利特克<sup>799</sup>於一八六三年出版了他研究一艘環遊世界船上鐘擺運動表現的報告，出版單位是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怎麼連蘇俄人也插了一腳？

如果說有一組人，而且八成是培根的人，決定不用地圖不靠鐘擺，回頭重新研究靈量之蛇的吸吐以找出電流的秘密呢？薩隆的直覺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差不多跟博科同一時期，培根那組人馬開始在歐洲各大都會中心挖掘地鐵網絡，建構了一個工業世界。

「沒錯，」貝爾博說。「十九世紀非常執迷於地下世界。尚萬強<sup>800</sup>、千面人方托馬斯<sup>801</sup>、賈維爾<sup>802</sup>和羅康柏爾<sup>803</sup>全都忙著在地下通道和下水道之間來來去去。天啊，現在我回頭想，凡爾納所有作品根本都在向秘教教友揭露地下世界的秘密！《地心歷險記》、《海底兩萬里》、《神秘島》的山洞、《黑印度》的龐大地下王國！應該重製一份他那了不起的旅行地

圖，肯定能摸索出靈量之蛇的大概模樣，重繪每一洲的能量線地圖。凡爾納不但由上也由下去尋找大地電流的網絡。」

我隨口附和：「《黑印度》的主角叫什麼名字？約翰·葛爾（John Garra），跟聖杯（Graal）的拼法十分相近。」

「我們不是憑空捏造，可是有真憑實據的。凡爾納拋出來的暗號非常清楚。他的《征服者羅比爾》書名字首是 R. C.，跟玫瑰十字會的縮寫一樣。羅比爾這個名字 Robur 若把母音對調，就變成了 Rubor，是玫瑰紅的意思。」

費利亞斯·福克。這個名字是一個符號：亞斯<sup>803</sup>，在希臘文意為整體（等同於「全」Pan或「多」poly），因此費利亞斯跟《尋愛綺夢》<sup>804</sup>的主角普利菲羅便形同同名。福克在英文則是霧的意思……顯然凡爾納隸屬「霧社」。他甚至還很體貼地詳述了這個會社與玫瑰十字會的關係，畢竟說到底，這位名叫費利亞斯·福克的貴族旅行家不正是玫瑰十字會成員嗎？……再者，費利亞斯·福克是改良俱樂部會員，而改良俱樂部的字首R.C.跟玫瑰十字會的字首難道不是如出一轍？而且這個俱樂部位於倫敦帕摩爾街，不禁令人再一次想起普利菲羅之夢。<sup>805</sup>

——米歇爾·拉米，《凡爾納，啟動與肇始》<sup>806</sup>，  
巴黎，Payot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三七～二三八頁

我們日復一日重新建構秘密，放下手邊的工作全心投入最後這個環節，不管是百科全書、報紙、漫畫故事書、出版社目錄全都拿來看看，做橫向閱讀，尋找所有可能的火花。我們在每一個二手書市停下腳步，在書報攤翻找，肆無忌憚地剽竊出版社那些天馬行空作者的稿子，得意洋洋地衝進辦公室把最新發現丟在桌上。現在回想那幾個星期的生活實在很緊湊也很瘋狂，就像賴瑞·西蒙<sup>807</sup>的電影，追趕跑跳，門開關的速度可比超音波，奶油蛋糕滿天

飛，攀著樓梯爬上爬下逃命，一下往前跑一下往後跑，開老爺車對撞，雜貨舖置物櫃倒下各種盒子、瓶子、軟乳酪當頭砸下，糖果餅乾滿天飛，麵粉袋爆裂四散。相反的，回想起中間的空檔，那些死氣沉沉的日子（工作之外的生活仍持續進行），我就像重看慢動作放映的電影一樣，看著計畫慢慢成形，踏著體操般的步伐，像鐵餅緩緩旋轉，像鉛球選手謹慎晃動身軀，像打高爾夫球那樣時光漫漫，像打棒球一樣放空等待。不管是哪一種節奏，我們都受到命運之神的眷顧，我們想找連結就能找到連結，到處都有，俯拾即是，整個世界炸開來變成一張網，一團錯綜複雜的關係，一切都能聯想，一切都能解釋……

我什麼都沒對莉亞說，以免讓她不開心，但我也冷落了朱利歐。我半夜醒來，想到笛卡兒的姓名縮寫是 R. C.，他費了好大工夫尋找玫瑰十字會，之後又否認自己已經有所獲。何須執著用什麼方法呢？方法是用來尋找解密答案的，那個秘密已經把全歐洲所有秘教信徒迷得神魂顛倒了……

歌頌歌德之美的是誰？惹內·德·夏多布里昂<sup>808</sup>，R. C.。與培根同期，寫下《步向聖殿》的是誰？理查·克洛蕭<sup>809</sup>，R. C.。那麼拉尼耶利·德·卡札比齊<sup>810</sup>、惹內·夏爾<sup>811</sup>、雷蒙·錢德勒<sup>812</sup>呢？還有卡薩布蘭加的瑞克酒吧呢（Rick of Casablanca）？

這門科學並未失傳，至少就物質角度而言是如此，由熙篤會修士傳給了信教的營造工人……上個世紀得知有這群人，就跟鄉下人得知有環法自由車大賽一樣。艾菲爾找來興建他那座塔的就是這群人。

——路易斯·夏邦傑，《沙爾特主教座堂的秘密》<sup>813</sup>，  
巴黎，Laffont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五五～五六頁

我們秉持著夜以繼日在地底挖洞、由下而上窺探地球的鼯鼠精神建構了具備現代性的完整脈絡。但我們還需要另外一樣東西，是由培根追隨者啟動，其過程和結果明明就在大家眼前，卻沒有人意識到的一項工程……因為在地上打洞，檢測的是地層，但凱爾特人和聖殿騎士並不以挖井而自滿，他們還立起了一個個活塞錯對著天空，好藉由巨石傳話，認識星星的影響力……

貝爾博在某個失眠夜晚靈光乍現。他站在窗前，遠遠地看著俯瞰米蘭的夜空下那座義大利國家電視塔台的閃爍燈光。那座金屬高塔是米蘭的天線，也是低調的改良版巴別塔。他突然明白了。

「艾菲爾鐵塔！」第二天早晨他跟我們說。「我們怎麼會沒想到？那是一種金屬巨石

文化，是最後一批凱爾特族人立起的糙石巨柱，其尖頂比所有歌德建築的尖頂還要高。巴黎哪裡需要這樣一個毫無用處的龐然大物？所以那根本是一個天體探測儀，負責收集矗立在地表上所有神秘活塞銷提供的資訊，來源包括復活島雕像、馬丘比丘、法國秘教教友拉法葉侯爵<sup>814</sup>提議建造的自由女神像、路克索神殿方尖碑<sup>815</sup>、托馬爾最高的塔樓、持續從無人知道位臚的港口海底持續發送訊號的希臘羅德島太陽神銅像<sup>816</sup>、印度森林裡的寺廟、萬里長城的烽火台、艾爾斯巨岩岩頂、秘教教友歌德推崇備至的史特拉斯堡主教座堂、美國拉什莫爾山的人面雕像<sup>817</sup>，還有讓另外一位秘教教友希區考克深受啟發的帝國大廈，你們說，那個由美國秘教教友集體創造的帝國大廈影射的若不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的布拉格，還會是哪裡！艾菲爾鐵塔擷取地底下的資訊後，再跟空中收到的資訊比對。最早用電影把艾菲爾鐵塔嚇人樣貌拍給我們看的人是誰？是拍《沉睡的巴黎》的導演雷內·克萊爾<sup>818</sup>，他的名字縮寫是 R. C.。—

應該要重讀科學史，那麼美、蘇之間的太空競賽是怎麼回事就不難理解，那些瘋狂的人造衛星拚命拍攝地表活動，原來是為了辨識無形的大地電流、海底洋流和熱氣流。而那些糙石巨柱之間若想交談，可以透過艾菲爾鐵塔，透過巨石陣……

無巧不成書。一六二三年以莎士比亞名義出版的對開本作品，不多不少正好三十六部。

——W. F. C. 惠斯登，《弗蘭西斯·培根 V.S. 幻影隊長莎士比亞：假面玫瑰十字會》<sup>819</sup>，

倫敦，Kegan Paul 出版社，一八九一年，第三五三頁

我們交換各自天馬行空聯想結果的時候，老實說，很像是串供大會，激盪出不少漂亮火花，不過如果有人以此指控我們的話，我們會羞於承認。我們心裡知道（但是心照不宣），這是以嘲諷之名行搞笑模仿他人邏輯之實。然而在我們集合開會前各自分頭尋找事證的那段不算短的時間裡，我們的大腦已經習慣把每一件事聯想、聯想再聯想到另一件事，為了要能夠自動自發這麼做，必須養成習慣。我想，做到最後，習慣於假裝相信和習慣於相信之間已經沒有區別了。

間諜故事都是這樣演的：滲入敵方的情治單位後，漸漸習慣了敵方的思考方式，能夠存活下來顯然都是因為習慣成自然，沒過多久開始倒戈，進而變成了敵方的人。或是像那些帶著一隻狗獨居的人，他成日跟狗說話，剛開始還會試著了解狗的邏輯，之後就希望狗能了解自己，原本以為狗害羞，後來發現狗善妒，而且易怒，花了好多時間捉弄狗，跟牠吃醋，等到確認狗已經變得跟自己一樣的時候，其實是他變得跟狗一樣了，當他以為自己讓狗馴化

的同時，其實是他被狗同化了。

或許因為我每天跟莉亞和寶寶相處，所以在三個人之中，我對這個遊戲的投入最少。我相信我可以主導一切，覺得自己仍是那個在神秘儀式中敲打阿哥哥鈴的人：是產出者，而非受情緒波動所苦之人。當時我不了解狄歐塔列維的情況，現在我知道了，狄歐塔列維那時候整個人開始習慣以邪惡模式思考。而貝爾博是有意識地全心融入。我是慣性，狄歐塔列維是墮落，貝爾博則是徹底皈依。我們三個人都漸漸失去了讓我們一直以來懂得分辨雷同並非真實、隱喻不是真相的那道靈光；我們跟生病之人不同之處在於，我們若說某人獸性大發並非真的以為他長出毛皮和獠牙，生病之人若認為某人獸性大發就會立刻看見對方嗷叫、刨地、爬行或飛翔，然而我們曾經擁有的那神秘、閃亮的美好特質也已漸漸遠去。

我們其實應該察覺狄歐塔列維的變化，只是我們當時太過興奮。說起來事情是在夏天步入尾聲的時候發生的。狄歐塔列維現身時消瘦許多，跟在山裡行軍數週後那種緊實精瘦不一樣，他原本近乎白化症的膚色多了一分蠟黃。就算我們注意到，大概也會以為是他休假期間埋首於閱讀拉比經書所致。但是當時我們掛念的另有其事。

接下來那幾天我們慢慢整理出由培根衍生的支線。

舉例來說，現代共濟會研究認為主張摧毀國家、消滅政府的巴伐利亞光明會不僅啟發了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對馬克思主義有所啟迪。一派胡言。光明會是培根那些人派去滲入條頓騎士團、專門煽動鬧事的，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以意味深長的「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做為開頭，心中顯然另有他想。

為何有如此古怪的隱喻？共產黨宣言挖苦影射的是在歐洲大陸喧騰了數百年、跟計畫有關的種種捕風捉影，並提出了替代方案，對象除了培根派系，還有新聖殿騎士。馬克思是猶太人，說不定剛開始還擔任過采法特<sup>820</sup>或赫羅納的猶太拉比發言人，想把主的子民全部納



人他的研究之中。之後等事情漸漸上了軌道，他把舍可納和主的國度中被流放的子民跟無產階級畫上等號，背叛了他的啟蒙者的期待，顛覆了救世主即將降臨的猶太教路線。全球的聖殿騎士啊，集合吧。藍圖在勞工手中。太棒了。共產主義的歷史定位還有比這個更好的嗎？

「好，」貝爾博說。「那你們不覺得培根派系也該有一些突發狀況嗎？他們之中有些人懷抱著科學家的夢想離開，最後卻走進死巷子。我要說的是，在王朝結束後，愛因斯坦、費米<sup>821</sup>等人試圖在微觀世界的核心尋找秘密，結果做出了錯誤發明。不去尋找屬於大地的、乾淨的、天然的、智慧的能源，卻發明了原子的、科技的、骯髒的、汙染的能源……」

「空間——時間，是西方的挫敗。」狄歐塔列維說。

「而且喪失了核心價值。疫苗和盤尼西林根本是搞笑版的長生不老靈藥。」我接下去說。

「就像另一位聖殿騎士，佛洛伊德。」貝爾博說。「他不去地底下的實體迷宮中挖掘，反而去挖掘心理深處的迷宮，看來他認為鍊金術士還沒有把話全部說完，或說得不夠好。」

「想出版華格納博士著作的人，」狄歐塔列維挖苦他。「不是你嗎？對我來說，心理分析根本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搞出來的玩意兒。」

「對，陰莖代表的就只是男性生殖器。」我做了結論。「各位先生，我們不能再信口胡謔，也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我們還不知道怎麼安排保加利亞和耶路撒冷這兩個地方的聖殿騎士呢。」

這個問題還沒來得及解決，我們就遇到了另外一組人，不屬於無形的三十六人，但是他們很早就加入了這場遊戲，形成變數，擾亂了部分計畫進行。他們是耶穌會。

馮·亨德男爵、拉姆西騎士……及其他許多建立這些禮儀級別之人，皆聽從耶穌會團長指示辦事……聖殿騎士團就是耶穌會。

——查爾斯·薩瑟<sup>822</sup>給海倫娜·布拉瓦茨基的一封信，

摘自《伊西斯揭密》，一八七七年，第三六〇頁

我們跟耶穌會有過太多次交集，早在早期玫瑰十字會宣言時期就開始了。一六二〇年，在德國出現了一個玫瑰耶穌會，玫瑰在成為玫瑰十字會的代表符號之前，指涉的是天主教和聖母，據說這兩個修會感情甚篤，而玫瑰十字會其實是耶穌會神秘主義派系重組後，為宗教改革後的德國百姓服務的一個分支修會。

我想起薩隆說過珂雪神父對玫瑰十字會心懷怨懟，當時他正好談到地底世界。

「珂雪神父，」我說，「是這個故事的核心人物。為什麼這個人明明多次展現出對鍊金實驗的細膩觀察和高度興趣，卻又用充滿不可思議假設的洋洋灑灑文章否定自己難得一見的好想法呢？跟當時最優秀的英格蘭科學家往來的他所寫的每一本書都談到玫瑰十字會，表面上看起來是加以批判，實際上是聲援，提出自己獨樹一格的見解做為建言。《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第一版內附評註的作者哈瑟邁亞<sup>823</sup>堅稱真正的、良善的耶穌會士是他們，也就

是玫瑰十字會成員，結果他因為這個革新理念而被耶穌會的人判刑下獄。總之，珂雪寫了三十多本書暗示說那些真正的、良善的玫瑰十字會士其實就是耶穌會士。而耶穌會士一直企圖染指計畫。珂雪神父想要研究鐘擺，也這麼做了，不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發明了一個全球時鐘，可以知道散布全球各地的耶穌會分會當地的時間。」

「可是聖殿騎士不是寧死不說嗎？耶穌會怎麼可能知道這個計畫？」狄歐塔列維問。

耶穌會知道的永遠比惡魔還多，這點根本無需費神回答。我們需要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我們很快就找到答案了。桂羅美·波斯特。又是他。翻開法國歷史學家克雷汀諾·玖利（這個名字的義大利文發音是笨蛋鬼王，讓我們樂了半天）寫的耶穌會史，我們發現波斯特滿懷對密契的渴望，對心靈救贖的期待，在一五四四年到羅馬去找聖依納爵·羅耀拉。羅耀拉對他表示竭誠歡迎，然而波斯特無法放下他原本的理念，包括卡巴拉思想、普世教會合一等等，耶穌會士自然不可能欣然接納這些想法，其中波斯特格外堅持、抵死不肯讓步的是，世界之王必須是法國國王。而羅耀拉固然是聖人，但他畢竟是西班牙人。

最終兩人關係決裂。波斯特拂袖離開耶穌會，也有可能耶穌會士下了逐客令。如果說波斯特曾經是耶穌會的一員，即便時間不長，恐怕也已經向他宣示要「如死屍般」服從的羅耀拉洩漏了自己肩負的任務。他大概是這麼說的，親愛的羅耀拉，您可知您既擁抱了我，也就擁抱了聖殿騎士的計畫之謎，忝為法國代表的我，應該說我們大家，都在等待一五八四年的第三次百年之約，等待「愈顯主榮」。

總之，耶穌會士透過波斯特，特別是利用他脆弱的時候，得知了聖殿騎士的秘密。這

樣的秘密自然不能等閒視之。羅耀拉與主同享永福後，他的繼位者仍持續監控波斯特。他們想知道波斯特在預定的一五八四年會跟誰碰面，豈料波斯特時間未到就已離世，儘管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臨終前有一名不知名的耶穌會士守在床前，但耶穌會並不知道波斯特的交接對象究竟是誰。

「等一下，卡索朋，」貝爾博說。「有件事我想不通。若真是如此，耶穌會不可能知道一五八四年的碰面沒成功。」

「但是我們別忘了，」狄歐塔列維說。「在非基督教徒看來，耶穌會士個個都是鐵血戰士，絕不會輕易罷手。」

「這麼說來，」貝爾博說。「一個耶穌會士可以午餐擺平兩個聖殿騎士，晚餐再擺平兩個嘍。耶穌會也被解散過，而且不只一次，他們的人滲入全歐洲各國政府，但結果也不過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

必須站在耶穌會的角度思考。波斯特這條線斷了，身為耶穌會成員會怎麼做？我靈機一動，但是那個想法太邪惡，我心想，恐怕就連我們出版社那些天馬行空的作家也難以接受：玫瑰十字會是耶穌會虛構的！

「波斯特死後，」我說出我的提案。「狡詐滑頭的耶穌會士預見了新舊曆法交替的混亂，決定採取行動。他們編造了一套關於玫瑰十字會的說詞，而且對之後發生的事做了很精確的沙盤推演。在諸多上鉤的狂熱分子中，有一些是真正的聖殿騎士核心分子，以為被發現了，於是站出來相認。你們可以想見培根有多氣：弗拉德，你這個白癡，就不能閉上你的鳥嘴嗎？可是，男爵，我的主公，我以為那些人是我們自己人……笨蛋，他們沒有教你要對教皇派保持警覺嗎？該被抓去燒死的人是你，而不是那個倒楣的布魯諾！」

「那麼，」貝爾博說。「為什麼玫瑰十字會遷到法國的時候，耶穌會士或是為耶穌會

效力的那些天主教好戰分子會抨擊他們，說他們是異端，是被魔鬼附身呢？」

「我們總不能奢望耶穌會士的行事風格始終一以貫之吧，否則他們就不是耶穌會士了。」

為了我這個提案，我們爭執了很久，最後決定維持原先的假設：玫瑰十字會是培根派系跟德國人丟出來引法國人上鉤的誘餌。耶穌會的人一看到玫瑰十字會的宣言出現，就知道背後另有玄機，立刻投入這場競賽，擾亂大家手中的牌。耶穌會的目的顯然是要阻止英國、德國和法國組的聖殿騎士團碰面，而且不擇手段，無論多下流，都無妨。

同時問他們開始收集資訊，彙整情報，把所有資料都放在……哪裡呢？阿布拉菲亞，貝爾博開玩笑說。這段時間做了不少功課的狄歐塔列維說那一點都不是開玩笑。耶穌會士的確在建構一個功能十分強大的巨型電子計算機，能夠將他們收集到的那些真假混雜、經過上百年耐心攪拌過的片段理出一個頭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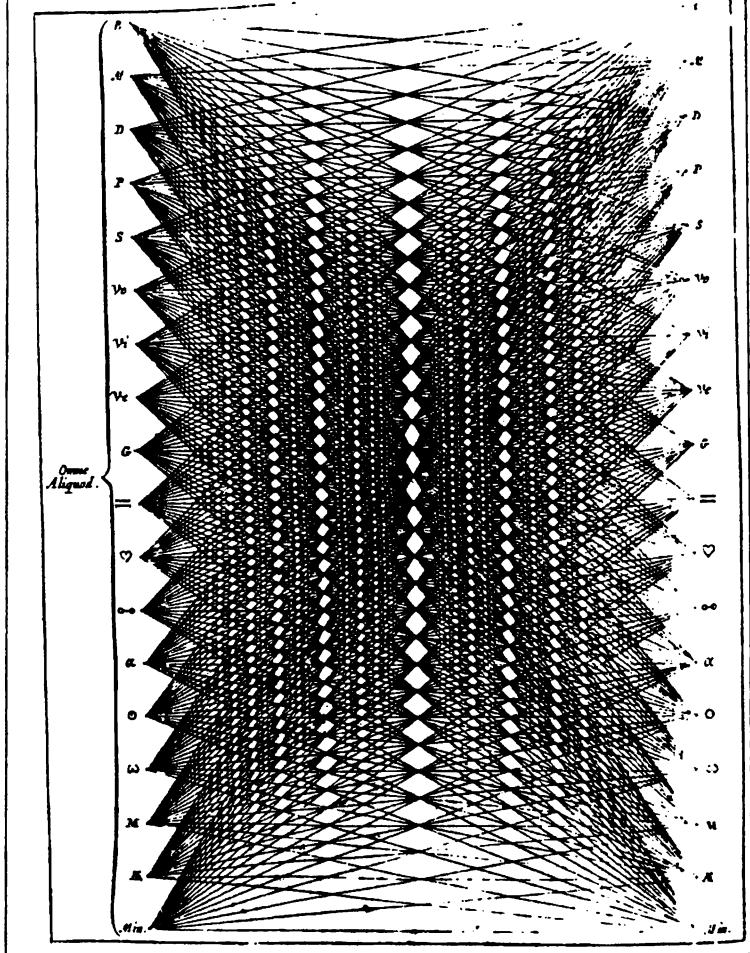
「耶穌會的人，」狄歐塔列維說。「搞懂了普羅萬那些可憐的年邁聖殿騎士和培根派系始終沒能意會的事，那就是地圖重建若要成功，必須靠排列組合，也就是今天那些現代電腦會做的事情。耶穌會士是發明阿布拉菲亞的第一人！珂雪神父深入研究過所有組合藝術的論述，包括盧洛的作品在內。你們看他在那本《偉大知識藝術》書中怎麼寫的……」

「我覺得看起來很像是勾針編織書。」貝爾博說。

「當然不是，那是  $n$  元素的所有排列組合，是《創造之書》的階乘表。是排列組合的計算，跟互換法本質相同！」

說得也是。試圖釐清弗拉德那個曖昧不明的計畫，以極地投影為起點勾勒出地圖樣貌是一回事；弄清楚需要多少試驗，一一查證後得到最佳解答又是另一回事。創造出所有可能組合的抽象模式是一回事，發明一台機器可以讓這個抽象模式運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珂

170      ARTIS MAGNÆ SCIENDI,  
 EPILOGISMUS  
*Combinatio Linearu.*



雪和他的弟子舒特<sup>824</sup>會設計一些小的機械零件、應用打孔卡的機器等這些電腦設備的前身。這些都使用二進位計算模式。是用現代機械執行的卡巴拉。

原來 I B M 是「耶穌」(Jesus)、「電腦先驅巴貝奇」<sup>825</sup>(Babbage) 和「世界」(Mundi) 三個字的字首縮寫，也是「耶穌」(Iesum)、「二進位」(Binarium) 和「美」(Magnificamur) 的字首縮寫。那麼 A M D G 是耶穌會格言「愈顯主榮」(Ad Maiorem Dei Gloriam) 的縮寫嗎？不是，A M D G 是「大藝術，數位之樂」(Ars Magna, Digitale Gaudium)！而耶穌會會徽上 I H S 三個字母的意思則是「耶穌之硬體 & 軟體」(Iesus Hardware & Software)。

在最深沉的闇黑之中形成了一個由新人組成的會社，他們從未相見卻彼此熟知，無須開口便能心意相通，他們之間沒有情誼但彼此幫扶……這個會社沿用耶穌會的盲目服從教規，沿用共濟會的外來禮儀和試煉，追隨聖殿騎士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和令人折服的堅毅勇敢……或許聖日耳曼伯爵其實是在模仿桂羅美·波斯特？波斯特的癖好是讓人以為他比實際歲數更老。

——呂塞侯爵，《論光明會組織》<sup>826</sup>，巴黎，一七八九年，V & XII

耶穌會發現，若想削弱對手實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秘密社團，等待那些危險的激進分子自己栽進來，然後一舉就擒。或者是，你如果擔心有任何陰謀，最好自己先策劃一個，那麼所有那些很可能會加入陰謀之列的人就會落入你的掌控之中。

我想起了鄂葉對拉姆西的評語，他是第一個讓共濟會跟聖殿騎士團直接連結起來的人，還暗示說他自己跟天主教那個圈子有某種關係。事實上伏爾泰就直指拉姆西是耶穌會的人。面對英格蘭共濟會的成立，法國的耶穌會反應是創建蘇格蘭新聖殿騎士團。

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一七八九年，為了呼應這個陰謀論，有一位呂塞侯爵以匿名方式寫了《論光明會組織》一書，極力撻伐各類光明會組織，包括巴伐利亞光明會在內的所



有光明會，痛恨神職人員的無政府主義組織，或密契新聖殿騎士團體，他還在這場牌局（跟我們那一點一點慢慢拼湊完成、無懈可擊的馬賽克拼圖同樣不可思議）裡面加入了保祿派，以及波斯特跟聖日耳曼伯爵。他抱怨說這類神秘色彩濃厚的聖殿騎士團體讓共濟會的可信度降低，而共濟會明明是由優秀且可敬之人組成的一個會社。

培根派系創建的共濟會就像《北非諜影》裡的瑞克酒吧，而耶穌會培植的新聖殿騎士團會讓他們的努力化為烏有，於是呂塞受雇為殺手，要把所有非培根派系的團體趕盡殺絕。

這時候我們得注意另外一件事，是之前鄂葉沒能說清楚的。為什麼約瑟夫·邁斯特身為耶穌會成員，在呂塞侯爵出現之前七年就去了威斯巴登，在新聖殿騎士之中撒下稗子呢？

「以新聖殿騎士自居的團體在十八世紀初相安無事，」貝爾博說。「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開始處境艱難，那些團體紛紛被革命分子把持，其中包括『理性崇拜』<sup>829</sup>和『至上崇拜』<sup>829</sup>，只要能砍下國王的腦袋，不管怎麼做都好，你看卡猷斯托就知道，再者是因為德國的王公貴族或多或少介入了那些團體，其中以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為甚，他的目的自然跟耶穌會不一樣。不管搞出密契新聖殿騎士團體的人是誰，一旦這些團體吹起魔笛，羅耀拉的人自然就要除之而後快。這跟商場運作是一樣的，你買下一間公司，究竟是要轉手賣掉，清算掉，宣告破產，還是資本重整，都有一個整體計畫，至於門房要安排到哪裡去，當然不是你需要的。或是像一台二手機器：一旦它動不了，你就會把它送去廢鐵場。」

在真正的共濟會法典裡唯一能找到的神是摩尼。不管是卡巴拉共濟會、古代玫瑰十字會，或是馬丁路線的共濟會……另一方面，所有加諸在聖殿騎士身上的汙讟都跟加諸在摩尼信徒身上的如出一轍。

——巴魯爾神父，《雅各賓主義歷史回憶錄》<sup>830</sup>，漢堡，一七九八年，二，XIII

我們發現巴魯爾神父之後，耶穌會的策略就不言自明了。這位耶穌會士在一七九七年到一七九八年間，為表達他對法國大革命的不滿，寫下了《雅各賓主義歷史回憶錄》，那是一本不折不扣的通俗連載小說，故事一開頭說的正是聖殿騎士：莫萊判處火刑後，聖殿騎士團轉型為秘密會社，一心想摧毀君主制度和羅馬教廷，以建立一個世界合一的共和國。十八世紀的時候他們掌控了共濟會，把共濟會變成利器，於一七六三年創辦了一個學院，成員包括伏爾泰、杜爾哥<sup>831</sup>、孔多塞<sup>832</sup>、狄德羅<sup>833</sup>和達朗貝爾，固定在霍爾巴赫男爵家中聚會，再三籌畫密謀之後，於一七七六年成立雅各賓黨。但雅各賓黨背後真正的主謀其實是巴伐利亞光明會，一個以弑君為己任的組織。

廢鐵場算什麼。耶穌會在拉姆西協助下把共濟會拆成兩半之後，再度讓它合體好跟它正面對決。

巴魯爾神父的書還是發揮了一定效果。法國國家檔案館內有至少兩份調查地下秘密會社的報告，是拿破崙下令警方做的。撰寫這兩份報告的人叫查理·德·貝克漢，他跟所有情治人員一樣，總是在早就被公諸於世的資料中尋找機密，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先抄襲呂塞侯爵的書，再抄襲巴魯爾神父的書。

看到教人毛骨悚然的光明會分析報告，而且還有一個可以掌控全世界的未知高階上級領導組織，拿破崙毫不猶豫，決定成為其中一員。他任命弟弟約瑟夫為法蘭西大東方社社長，至於他自己呢，根據諸多消息來源顯示，不但跟共濟會聯繫上，據說還位居要津，但是不清楚他屬於哪一個禮儀。說不定為了謹慎起見，他加入了所有禮儀也不一定。

我們不知道拿破崙知道了什麼，但是我們可別忘了，他在埃及待過一段時間，誰曉得他在金字塔的陰影下跟哪一位賢者談過話（說到這裡，就連小孩子都能看出拿破崙那句名言「四千年的歷史正從金字塔頂俯瞰你們」，是在影射赫耳墨斯傳統）。

總之，他知道的事情顯然不少。一八〇六年他召開了法國猶太教長代表大會，動機為何，官方理由很簡單，討論如何減少高利貸，確保這些猶太人效忠於他，同時希望能找到新的金主……但這未能解釋為何拿破崙將那場大會稱為「大猶太公會」<sup>834</sup>，不免讓人聯想到高階上級領導組織，而且或多或少是未知的。事實上，靠著這個聰明做法，他不但認出了耶路撒冷的代表，還可以進一步整合散居各國的其他成員。

「一八〇八年，拿破崙麾下的米歇爾·內伊元帥<sup>835</sup>的軍隊正好在托馬爾。你們有沒有想到這兩件事的關聯性？」

「我們可是專門為了關聯性來的。」

「那個時候，拿破崙正準備對英軍開戰，他幾乎掌握了歐洲所有國家的聖殿騎士，而且透過法國的猶太人跟耶路撒冷那邊也搭上了線。還缺哪一個？」

「保祿派。」

「沒錯。我們還沒決定要讓保祿派去哪裡。不過拿破崙給了我們靈感，要去他們在的地方找人，那就是俄羅斯。」

被困在斯拉夫一帶數百年的保祿派自然得改以不同的俄羅斯密契團體名稱重新出現。亞歷山大一世身邊有一位影響力不容小覷的嘉立辛王子<sup>836</sup>，跟受到馬丁教派影響的幾個團體往來密切。我們還在俄羅斯找到另外一個人，他比拿破崙早到了十二年，不但是薩伏伊王朝的全權代表，還跟聖彼得得的密契團體搭上了線。這個人是誰呢？約瑟夫·邁斯特。

那個時候，邁斯特對所有光明會組織都心存質疑，對他而言所有光明會都一樣，都要為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負責。那段期間，他說的話幾乎完全照抄巴魯爾神父的回憶錄：一個邪惡團體企圖征服全世界，或許他影射的是拿破崙。所以說，如果我們這位偉大的反動分子想對馬丁教派的團體示好，恐怕是因為他清楚意識到其中一個團體儘管跟法國及德國的新聖殿騎士團體系出同門，卻是尚未受到西方思想汙染的唯一一個。也就是保祿派。

然而邁斯特的計畫恐怕並未奏效。一八一六年，耶穌會被逐出聖彼得堡，邁斯特只得黯然返回都靈。

「好，」狄歐塔列維說。「我們找回了保祿派。拿破崙可以退場了，因為顯然他沒有達到目的，否則他在聖赫勒拿島扳一下手指頭，他的敵人就要嚇到全身發抖才對。那麼接下來，這些人會發生什麼事呢？我開始摸不著頭緒了。」

「他們之中有一半都沒頭可摸了。」貝爾博說。

噢，多虧您揭發了那些來自地獄、準備為偽基督鋪路的邪教團體真面目……而且您沒有輕易放過這些邪教團體中的任何一個。

——西莫尼尼上尉給巴魯爾神父的信，

節錄自《天主教文明》<sup>837</sup>，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拿破崙拉攏猶太人的舉動讓耶穌會改弦易轍。巴魯爾神父那本回憶錄並未對猶太人做任何影射。但是一八〇六年，巴魯爾神父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一位西莫尼尼上尉，信中提醒巴魯爾神父，包括摩尼教的創始人摩尼和山中長老都是猶太人，共濟會是由猶太人創建的，猶太人無孔不入地滲入了所有秘密會社。

這封信被別有用心地傳遍了巴黎，讓剛剛才跟大猶太公會接觸的拿破崙陷入困境。顯然他們雙方的接觸讓保祿派頗為擔心，因為那幾年莫斯科東正教會的神聖教宗會議宣稱：「拿破崙意圖集合今天所有因上主震怒而四散於地表上的所有猶太人，以推翻基督教會，並稱他為真正的救世主彌賽亞。」

善良的巴魯爾神父對於一切都是猶太人陰謀的說法並未見獵心喜，可是拿來攻擊新敵人倒是十分好用。新敵人是燒炭黨「最高會所」<sup>838</sup>的核心人物，也就是義大利統一復興運動

中的反教權之父：馬志尼和加里波底。

「不過這些都發生在十九世紀初。」狄歐塔列維說。「而最明確的反猶太人表態則始於十九世紀末，也就是出現在俄羅斯的錫安長老議定書。那是保祿派的傑作。」

「當然是他們。」貝爾博說。「可想而知，這個時候耶路撒冷的聖殿騎士分成了三支。其中一支藉由西班牙和普羅萬的卡巴拉學者，向新聖殿騎士靠攏；第二支被培根派系吸收，變成了科學家跟銀行家。耶穌會主要撻伐的就是這些人。還有第三支，他們定居俄羅斯。俄羅斯的猶太人大多是做小本生意的，或從事金錢借貸，所以窮苦農民看他們很不順眼，但是從好的方面來說，因為猶太文化基本上是閱讀文化，所以所有猶太人都會讀會寫，壯大了知識分子的自由革命思想。保祿派比較神秘、反動，但同時又跟封建地主關係良好，還滲入宮廷之中。顯然保祿派和耶路撒冷的聖殿騎士並未融合，所以保祿派很想讓猶太人威望掃地，而且透過猶太人讓外圍敵人（這招是跟耶穌會學的）不管是新聖殿騎士組織，或是培根一派，也陷入困境。」

毫無疑問，憑藉著撒旦的力量和威嚇，以色列凱旋之王的國度正逐步向我們未改革的世界逼近；那王身上流著錫安的血，他是偽基督，正走向宇宙力量的寶座。

——尼路斯，錫安長老議定書俄文版，跋

這個想法可行。只要想想是誰把錫安長老議定書引進俄羅斯的：世紀末最有影響力的人馬丁教派成員，帕皮斯。沙皇尼古拉二世造訪巴黎時受到他的蠱惑，之後帕皮斯前往俄羅斯，還帶了一個名叫菲利普的人同行。這個菲利普的全名是尼茲耶·昂特姆·菲利普。菲利普六歲時曾被魔鬼附身，十三歲開始行醫，有里昂催眠術士稱號，不但尼古拉二世對他言聽計從，就連那個歇斯底里不受控的皇后也被他收服。菲利普受邀入宮，被任命為聖彼得堡的軍事學院軍醫、將軍兼國策顧問。

他的對手很眼紅，為了不讓菲利普專美於前，決定推出一個也頗具魅力的人物，那個人是謝爾蓋·尼路斯。

尼路斯是一遊方僧侶，身穿長袍遊走（不然呢？）林間，留著一把先知必備的大鬍子，有兩個老婆，一個小女兒，一個說不定是情人的女助理，大家全靠他那張嘴吃飯。尼路斯很像騙人錢財後逃跑的上師，也像疾呼世界末日將至的隱士。實際上他滿腦子都是偽基督

陰謀。

尼路斯支持者的計畫是讓他被任命為教宗，之後把皇后的首席女官艾蓮娜·亞利桑德蘿夫娜·歐澤洛娃娶進門（再多一個也無妨），並成為沙皇夫婦的告解神父。

「我是與世無爭之人，」貝爾博說，「但是連我都要開始相信尼古拉二世一家在葉卡捷琳堡慘遭殺害是捕鼠人幹的好事了。」

總之，後來菲利浦的擁護者指控尼路斯生活荒淫，老實說這個指控也不是無的放矢。尼路斯被迫離開宮廷，但這時候有人出現助他一臂之力，把錫安長老議定書交給他。由於大家都搞不清楚馬丁教派分子（受聖馬丁啟發）和馬丁信徒（鄂葉很討厭的馬丁·德·帕斯夸利追隨者）有什麼不同，加上帕斯夸利是猶太人的說法甚囂塵上，因此讓猶太人名譽掃地就是讓馬丁教派名譽掃地，讓馬丁教派分子名譽掃地就自然把菲利浦掃地出門了。

事實上議定書第一份不完整版本早在一九〇三年就刊載在《旗幟報》上了，那是反猶太激進分子克魯舍萬<sup>839</sup>在聖彼得堡辦的報紙。一九〇五年，通過政府言論審查的議定書完整內容被收入匿名出版的《吾惡之源》一書中，這本書很可能是由某個名叫布特密<sup>840</sup>的人編纂而成，他跟克魯舍萬一起參與籌組「俄羅斯人民聯盟」，這個組織後來被稱為「闇黑百夫長」，參與者都是作姦犯科之人，以執行極右派的集體迫害和恐怖攻擊行動。布特密後來掛名出版議定書另一個版本，書名是《人類之敵——錫安會中央委員會秘密文獻議定書揭密》。

不過這些出版品都是廉價小手冊。而尼路斯以議定書為本的延伸論述，是一九〇五年的《由小見大：偽基督預告即將到來的謀反》第三版，沙皇村，玫瑰十字會地方分會監督出版發行，後來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在各國流傳。這本書對神秘學作出更廣義的省思，最後落入沙皇手中。莫斯科大主教規定該書為莫斯科所有教堂必讀。



「到底，」我問。「議定書跟我們的計畫有什麼關聯？談了半天議定書，我們要不要找來看一下？」

「那簡單，」狄歐塔列維說。「永遠會有出版社再版，以前是出於忿忿不平，或因為文獻研究需要，後來則是為了自我滿足。」

「這些出版社的人可真好。」

我們唯一知道的那個會社應該有能力讓我們在這件事上跟耶穌會分庭抗禮。我們之所以讓耶穌會在愚蠢的世人面前喪失威信地是因為這個會社太過彰顯，而我們則隱身幕後，謹守秘密。

——錫安長老議定書，V

這份議定書共有二十四篇綱領性決議文，威信由錫安會長老撰寫，這些長老所提出的論述在我們看來常有自相矛盾之處，一下要廢除出版自由，一下又鼓勵放肆不羈。他們批判自由主義，卻又看似意在闡明激進左派認為跨國資本主義處心積慮愚化人民，手段包括利用體育和視覺教育。他們分析取得掌控世界權力的不同技巧，頌揚黃金的力量。他們決定利用人心不滿，支持每一個國家的革命行動，同時宣揚自由思想以混淆視聽，其實他們鼓吹的是不平等。他們讓戰爭爆發，並且（你看你看，薩隆對地下通道的焦慮不安感是從哪裡來的！）建造地鐵好在大城市地底下埋設地雷。

他們說目的決定手段。他們鼓吹反猶太一方面是為了控制那些窮苦猶太人，一方面是為了讓那些非猶太人面對他們的不幸而心軟（狄歐塔列維說，代價很高，但是很有效）。他們天真爛漫地重申：「我們的野心無限，我們貪得無厭，我們不計一切渴望復仇，心中充滿

恨」(展現出樂在其中的受虐癖，仿效坊間流傳的反猶太印刷品中對惡劣猶太人陳腔濫調的描述，還放在他們自己出版品的封面上當作裝飾)，並決議禁止閱讀經典作品和古代史。

「總而言之，」貝爾博說。「錫安會這些長老是一群蠢蛋。」

「別胡說。」狄歐塔列維說。「大家可沒把這本書當成笑話看。不過最讓我不解的是，既然想讓那本書看起來像是有數百年歷史的古老猶太計畫，但內容指涉的都跟法國上個世紀末的國內爭議有關。舉例來說，書中提到地鐵時，影射當時的右派報紙抗議有太多猶太人持有地鐵公司的股份。因此有人認為那本書是十九世紀最後那十年在法國編纂而成的。」

「讓我不解的是，」貝爾博說。「似曾相識。這些長老談的是征服世界的大計，可是這些說詞我們一點都不陌生。用普羅萬地道取代地鐵的地下通道，把所有猶太人都換成聖殿騎士，把所有錫安長老都換成分成六組的無形三十六人……我的朋友啊，這根本就是普羅萬計畫！」

有沒有人懷疑過伏爾泰過世前加入了耶穌會？

——博納維爾，《被逐出共濟會的折翼耶穌會士》<sup>841</sup>，

*Orient de Londres* 出版，一七八八年，第二卷，第七四頁

一切早就擺在我們眼前，只是我們沒能看出端倪。六百年來六個團體拚命想實現普羅萬計畫，每個團體以計畫中他們覺得最符合理想的版本為本，只改了主詞，替換成自己的假想敵。等到玫瑰十字會在法國現身，耶穌會就從負面下手推動計畫：讓玫瑰十字會名譽掃地，就等於讓培根派系和正在崛起的英國共濟會名譽掃地。

耶穌會虛構出新聖殿騎士的時候，呂塞侯爵就把計畫算在新聖殿騎士頭上。而已經準備把新聖殿騎士拋諸腦後的耶穌會士透過巴魯爾神父又抄襲了呂塞侯爵，不過他們是把計畫算在所有共濟會成員頭上。

培根派系展開反擊。我們細細爬梳所有談及自由主義派系和非宗教世俗團體爭議的篇章，發現從兩位法國史學家儒勒·米什萊<sup>842</sup>、基內<sup>843</sup>到義大利的加里波底、吉歐貝提<sup>844</sup>，都認為那個計畫出自耶穌會（說不定這個想法來自於聖殿騎士帕斯卡和他的朋友）。等歐仁·蘇<sup>845</sup>出版了《流浪的猶太人》一書，而書中又出現一位集全世界耶穌會陰謀之大成於一

身的惡毒羅汀蒙席之後，這個說法更是甚囂塵上。閱讀歐仁·蘇其他著作，我們有了更多發現：其中一本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抄襲了議定書的內容，而且是逐句照抄。歐仁·蘇的《人民的秘密》最後一章，耶穌會總會長羅堂神父（真實的歷史人物）寄給羅汀蒙席（也是《流浪的猶太人》書中角色）的一份文件裡，鉅細靡遺描述了耶穌會計畫的所有犯罪細節，這份文件落入魯道夫·德·格羅爾斯泰因（《巴黎的秘密》書中英雄人物）之手後，他將內容透露給了民主黨人：「親愛的呂柏恩，您看這個邪惡陰謀已經過續密規劃，何等駭人聽聞，何等高壓優越，何等恐怖專制，以歐洲和全世界為目標，若是不幸成功……」

這段話簡直像是尼路斯為議定書寫的序言。歐仁·蘇則說「目的決定手段」這句格言出自耶穌會（但後來我們在議定書上看到這句話，又被塞給了猶太人）。

無須要求更多證據以確認玫瑰十字這個等級是由共濟會首領悄悄引進的……其教義、憎惡和實務與卡巴拉、諾斯底和摩尼教的教義、憎惡及實務相衝突，因此作者身分不言而喻，是信奉卡巴拉的猶太人。

——雷昂·謬亨蒙席，《撒旦的猶太教堂：共濟會》<sup>846</sup>，  
巴黎，Reaux出版社，一八九三年，第一八二頁

《人民的秘密》出版時，耶穌會發現自己被說成計畫主謀，便採取了唯一還沒被其他人用過的防守策略，把西莫尼尼的信找出來，把計畫推給了猶太人。

一八六九年，寫過兩本魔法書而聲名大噪的古哲諾·德·穆蘇<sup>847</sup>出版了《猶太人，猶太教和基督徒的猶太化》，書中說猶太人不但引用卡巴拉思想，而且是撒旦的崇拜者，因為他們有一個秘密分會把該隱直接連結到諾斯底主義、聖殿騎士和共濟會。然後德·穆蘇收到教宗庇護九世的特別祝福。

但是歐仁·蘇編纂的那個計畫早有其他人再利用過了，而且不是耶穌會。一九二一年，《時代》雜誌發現議定書幾乎一字不漏剽竊了法國諷刺作家毛里斯·若利<sup>848</sup>於一八六四年出版的《馬基維利與孟德斯鳩在地獄的對話》。那是一本抨擊拿破崙三世的自由思想小冊

子，由代表獨裁者犬儒思想的馬基維利跟孟德斯鳩對談。若利因為這個反動之舉遭到逮捕，在牢中服刑十五個月，一八七八年自殺身亡。議定書的猶太計畫，幾乎完全抄自若利分配給馬基維利的發言（目的決定手段），也就是馬基維利所代表的拿破崙三世的發言。不過《時代》雜誌沒有發現（但我們發現了）若利其實神不知鬼不覺地抄襲了他至少早七年出版的歐仁·蘇著作。

我們還找到一位熱中於陰謀論和未知高階上級的反猶太女作家內斯塔·韋伯斯特<sup>849</sup>，在《時代》雜誌披露議定書來源之後，她在自己的書中並未否認議定書是拙劣的抄襲之作，但最後結尾卻展現出極具光明會色彩的直覺觀察，那是只有真正的秘教人士，或反秘教人士才有的直覺。若利是秘教教友，她清楚知道高階未知上級的計畫，因為憎恨拿破崙三世，所以把一切都歸咎於他，但這並不代表少了拿破崙三世，計畫就不存在。由於議定書中所描述的計畫與猶太人會做的事情正好吻合，所以計畫的主謀就是猶太人。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邏輯套用在韋伯斯特女士身上就能指出她的謬誤：既然計畫跟聖殿騎士的思維邏輯完全吻合，因此計畫的主謀是聖殿騎士。

不過我們的邏輯是有事實根據的。我們很喜歡布拉格墓園那個傳說。有一個名叫赫曼·戈德舍<sup>850</sup>的普魯士郵局員工，為了詆毀民主派人士瓦爾德克<sup>851</sup>，已經偽造過數份文件，指控瓦爾德克企圖謀殺普魯士國王。戈德舍被揭穿之後，搖身一變成爲保守派大資本家集團刊物《普魯士十字報》的總編輯。他以約翰·雷特克利夫爵士之名開始寫小說，其中一本是《比亞里茨》，一八六八年出版。書中描述發生在布拉格墓園內的一個神秘聚會，跟大仲馬《約瑟夫·巴爾薩摩》一書開頭光明會未知高階上級開會密謀研擬王后項鍊計畫的場景十分類似，這個光明會以卡猷斯托爲首，成員包括史威登堡<sup>852</sup>。在布拉格墓園裡則有來自以色列

列、代表十二個支系的猶太拉比秘密集會，商討征服世界的計畫。

一八七六年，在俄羅斯出現了一本小冊子，上頭描述的正是《比亞里茨》書中的場景，而且一副煞有其事的樣子。之後，一八八一年，在法國出版的《現代》也是如此，而且據說消息來源十分可靠，是一位英國外交官約翰·雷德克利夫爵士。一八九六年，有一個名叫布爾南的人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我們這一代的猶太人》，再次提到布拉格墓園那個秘密集會，並強調洩漏密談內容的是一位拉比，名叫約翰·雷德克利夫。後來的說法卻變成雷德克利夫是被馬克思的弟子斐迪南·拉薩爾帶去布拉格墓園的。

數年前，也就是一八八〇年，《猶太研究期刊》（反猶太路線）刊登了兩封十五世紀的猶太人信函，內容跟這些計畫大同小異。當時法國南部亞爾的猶太人遭到迫害，向君士坦丁堡的猶太人求援，後者回信寫道：「親愛的摩西弟兄們，若法王逼你們成為基督徒，無須抵抗，因為你們別無選擇，但請將摩西律法謹記於心。他們若剝奪你們的財產，就讓你們的子女成為商人，好在日後慢慢剝奪基督徒的財產。他們若威脅你們的生命，就讓你們的子女成為醫生和藥劑師，如此他們便可威脅基督徒的生命。他們若摧毀你們的猶太教堂，就讓你們的子女成為司鐸和神職人員，好在日後摧毀基督徒的教堂。他們若以其他方式欺凌你們，就讓你們的子女成為律師和公證人，參與各國事務，好在日後教基督徒為你們所奴役，屆時你們便可掌控全世界，向他們展開報復。」

總而言之，計畫主謀始終是耶穌會，但可上溯至聖殿騎士團。於是換湯不換藥，順序略作調整，議定書開始自行繁衍。一個不著邊際的陰謀草案遊走在這個和那個陰謀之間。

我們努力尋找可以把這個精采故事跟尼路斯連起來的那個環節，找到了沙皇秘密警察單位，也就是讓人聞之喪膽的俄羅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外國分支負責人，彼得·拉契寇夫斯基。



掩護永遠有其必要。我們大多數成員都不能現身，因此只好以另一個會社為掩護，持續躲藏。

——《斯巴達克斯及斐洛對光明會的最新貢獻》<sup>853</sup>，一七九四年，第一六五頁

正好那幾天我翻看幾位天馬行空作家的手稿時，看到了聖日耳曼伯爵的諸多身分中，有一個名字是拉寇基，至少腓特烈大帝派駐在德勒斯登的大使是這麼說的。聖日耳曼伯爵在黑森詐死後，當地的封建領主則說他名叫拉戈斯基，原籍是今天羅馬尼亞的外西凡尼亞。另有一說，夸美紐斯的《泛智論》（顯然有玫瑰十字會色彩）是獻給一位名叫拉戈夫斯基的封建領主（我們這個故事裡封建領主還真不少）。最後一塊拼圖是在城堡廣場的舊書攤上找到的，我看到一本作者匿名、談共濟會的德文書，有不知名人士在襯頁上寫下註解，認為那本書是某位卡爾·奧古·拉戈托葛基的著作。由於涉嫌殺害阿爾鄧提上校的神秘嫌疑犯名叫拉寇斯基，我們自然就找到了把聖日耳曼伯爵偷渡到計畫中的方法。

「我們會不會讓這個投機分子擁有太大權力？」狄歐塔列維憂心忡忡。

「不會，不會。」貝爾博回答。「這是必要的，就跟中式料理裡面有醬油是一樣的，如果沒有醬油就不是中式料理了。鄂葉深諳此道，他可沒有選卡猷斯托或維萊爾默茲當範

例。聖日耳曼伯爵是隱秘之人的極致代表。」

彼得·伊凡諾維奇·拉契寇夫斯基，個性開朗，懂得察言觀色，長袖善舞，聰明狡猾，天生的偽君子。原本是小小公務員，後來跟革命團體往來，於一八七九年被秘密警察逮捕，罪名是收容企圖謀殺德倫特將軍的恐怖分子友人。他不但倒戈加入秘密警察，甚至還加入了「闇黑百夫長」（可真巧）。一八九〇年，他在法國破獲了一個專門為俄羅斯境內恐怖攻擊事件製造炸彈的組織，在俄羅斯一舉逮捕了六十三個恐怖分子。十年後才發現，那些炸彈是拉契寇夫斯基的手下做的。

一八八七年，一個名叫伊凡諾夫的前革命分子所寫的信廣為流傳，信中一口咬定絕大多數恐怖分子都是猶太人。一八九〇年，有人四處散布一份「年邁革命分子懺悔書」，指控逃亡倫敦的革命分子其實是英國情報人員。一八九二年又有一份署名普列漢諾夫<sup>854</sup>的假文件指稱散播那份懺悔書的主謀是人民意志黨<sup>855</sup>黨部。

一九〇二年，拉契寇夫斯基試圖建立一個法俄反猶太聯盟，採用的手法跟玫瑰十字會相當類似。他堅稱有此聯盟存在，好讓別人順理成章成立該聯盟。他還用了另外一個手法，故意將真偽混為一談，而且真的還貌似惡意抹黑假的，如此一來就沒有人會對假的起疑。他在巴黎對法國人發出秘密呼籲，要大家支持一個在哈爾科夫成立的俄羅斯愛國聯盟，聲明中斥責拉契寇夫斯基（他自己）企圖整垮該聯盟，懇請拉契寇夫斯基（他自己）高抬貴手改變主意。他還指控自己利用尼路斯等聲名狼藉之人，這點倒是不假。

為什麼要把錫安長老議定書算在拉契寇夫斯基頭上？

他背後真正的推手其實是俄國大臣塞吉·威特，這位追求進步人士一心思想讓俄國轉型為現代國家。至於進步人士威特為什麼要用反動分子拉契寇夫斯基為己效力，只有老天知

道，但我們已經見怪不怪。威特有一個政敵叫艾利·德·錫翁，之前曾經公開攻訐威特，當中部分爭議讓人不禁聯想到議定書某些段落。不過在錫翁的文字中並未提及猶太人，因為他自己原籍是猶太人。一八九七年，拉契寇夫斯基奉威特之命搜查錫翁位在泰利特的別墅，找到了錫翁編纂的一本小冊子，內容引用若利（或歐仁·蘇）的書，說威特承襲的是馬基維里和拿破崙三世的思想。經拉契寇夫斯基巧手改造，把威特的名字換成猶太人後，四處散發手冊。錫翁這個名字正好讓人聯想到錫安會，成為重量級猶太人揭發猶太人陰謀的最佳佐證。

錫安長老議定書就是這麼來的，後續發展則是不斷調解折衷，一直到議定書或議定書的相關資料傳回俄國為止。

這一切讓我想起德·安傑利斯警官所說的菁英極權制度。這個故事最棒的地方——我指的當然是我們的故事，不過貝爾博把他手上表格遞給我的時候，那熱切的眼神說明也有可能我們參與的是歷史——是一堆人爭得你死我活努力想殲滅對方時所使用的武器竟跟對方手中的武器一樣。「優秀的臥底人員第一守則，」我說。「就是指責他滲透的那個組織中其他人員是來臥底的。」

貝爾博說：「我想起在\* \* \*發生的一件事。我常在日落時分看到一個人，開著一輛黑色的飛雅特巴利拉，停在林蔭大道上，他名叫雷莫，或差不多那樣的名字。他留著黑色小鬍子、一頭黑色捲髮，穿著黑襯衫，牙齒也是黑的，因為蛀牙蛀得一塌糊塗。他摟著一個女孩子親吻。我看到那口黑牙在那金髮美女身上遊走就覺得噁心，我連她的臉長什麼樣子都不記得，只覺得她是貞女也是妓女，她是永恆的女性。我真是心有不甘。」他不自覺轉換成裝腔作勢的語調，是為了自我解嘲，因為他知道自己又對往事念念不忘了。「我不明白，我忍不住自問，為什麼那個隸屬薩洛偽政府黑軍旅的雷莫可以大刺刺地到處閒晃，那時候\* \* \*還

沒被法西斯占領。有人跟我說據傳他是游擊隊派去臥底的。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又看到他坐在同一輛車上，同樣一口黑牙，親吻著同一個金髮女孩，可是他脖子上圍著一條紅巾，身上穿的襯衫是橘色的。他加入親共的加里波底軍旅了。大家都為他高興，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軍五代號，叫做X9，跟他在《歷險》漫畫上看到艾利克斯·雷蒙<sup>856</sup>筆下英雄人物同名。讚哦，X9，大家這麼跟他說……我對他的恨有增無減，因為他擁有那個女孩得到了大家的認同。不過也有人說他是法西斯派去游擊隊臥底的，我想會這麼說的人應該也喜歡那個女孩，總而言之，X9是教人不放心……」

「後來呢？」

「我發現，卡索朋，您對我的事特別感興趣哦？」

「因為您願意說啊，故事本來就是集體想像的結果。」

「說得好。一天早晨，X9走在郊外，可能是約了女朋友在田裡碰面，才能在白忙一場的調情愛撫之後更進一步，同時證明自己的小弟弟不像他滿口蛀牙那麼黑。對不起，我實在沒辦法說他好話。總之，埋伏在那裡的法西斯抓住他，帶進城裡，第二天清晨五點就槍斃了。」

他說到這裡停下來，看著自己的手，那雙十指交叉互握的手，彷彿正在祈禱。之後他雙手一攤，接著說：「證明他不是法西斯派來臥底的。」

「這則寓言故事的意涵是？」

「誰說寓言一定要有意涵？若非要說點道理出來的話，這則寓言的意涵是，為了證明某件事，往往必須赴死。」

我是自有者。

——出埃及記，三：十四

我是自有者。赫耳墨斯哲學格言。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伊西斯揭密》，第一頁

「你是誰？」三百個聲音齊聲發問，二十把劍在最近的幽靈手中熠熠閃爍……

「我是自有者」，他如是回答。

——大仲馬，《約瑟夫·巴爾薩摩》，II

第二天早上我見到貝爾博。「我們昨天寫了很精采的整版小報花邊新聞。」我跟他這麼說。「如果想編一套有可信度的計畫，我們恐怕得更貼近事實才行。」

「什麼事實？」他問我。「說不定只有小報才能夠讓我們懂得究竟何為真實。我們都被騙了。」

「被誰騙？」

「那些人讓我們相信有一種叫藝術大作，在典型情境中呈現典型角色，還有另一種叫連載小說，是在非典型情境中描述非典型角色。我原本認為真正的紈褲子弟不會跟郝思嘉、波那瑟夫人<sup>857</sup>或納閔珍珠<sup>858</sup>上床，以為小報之於我是遊戲，讓我可以暫時擺脫人生糾纏，以為小報可以讓我安心，因為它說的都是不可能的。結果不然。」

「不是這樣嗎？」

「不是。普魯斯特是對的，爛音樂比貝多芬的D大調莊嚴彌撒曲更能夠呈現人生。藝術要得我們團團轉，向我們再三保證，但藝術讓我們看見的世界是藝術家心目中的世界。小報假裝嬉鬧開玩笑，其實讓我們看見了世界真正的樣貌，至少是世界未來的樣貌。女性比較像米萊迪·溫特夫人<sup>859</sup>，而不像盧齊婭·孟德拉<sup>860</sup>，傅滿洲<sup>861</sup>比智者納坦<sup>862</sup>更真實，歷史更接近歐仁·蘇所描述的，而非黑格爾策劃的那樣。莎士比亞、梅維爾、巴爾札克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寫的都是小報。後來真正發生的那些事，他們都提早一步寫進連載小說裡了。」

「模仿小報比模仿藝術之作容易多了。」我順著他的話說。「要變成蒙娜麗莎是大工程，想變成米萊迪·溫特夫人只需要跟著我們的本性自由發揮就行。」

一直沒有開口的狄歐塔列維說話了。

「想想我們那位鄂葉。他也覺得模仿聖日耳曼伯爵比模仿伏爾泰容易。」

「沒錯。」貝爾博說。「畢竟女人都覺得聖日耳曼爵比比伏爾泰更有趣。」

後來我找到這篇文章，貝爾博用小說手法把我們的結論重新整理爬梳了一遍。我之所以說他採用小說手法，是因為我發現他興致勃勃地重新建構了整個故事，但真正出自他的只有寥寥幾個轉折字句。我無法分辨每一句引述、剽竊和借用，但我確實在這篇肆無忌憚的拼貼之作中認出了許多既成的段落。為了逃避歷史的焦慮不安，貝爾博再一次以第三人稱的書寫，記錄並檢視人生。

五百年前，萬能的主那隻復仇之手將我從亞洲地底深處推向這裡。我帶著驚恐、悲愴和死亡而來。好吧，我是計畫的公證人，但沒有人知道。我見過慘絕人寰的景象，聖巴托羅繆之夜血洗巴黎<sup>863</sup>，讓我超乎尋常地感到厭倦。哦，為何我的唇彎出那魔鬼般的笑容？我本應是他，但該死的卡猷斯托侵占了我的權利。

然而勝利在望。當我的身分是凱利時，索阿培斯在倫敦塔裡把什麼都交給我。秘訣在於變身成另外一個人。

我用巧妙騙局將約瑟夫·巴爾薩摩關進聖萊奧碉堡中，竊取了他的秘密，然後跟聖日耳曼伯爵一樣，我銷聲匿跡，如今大家都稱我為卡猷斯托伯爵。

城裡所有的鐘剛報過時辰，宣告午夜已經來臨。不尋常的死寂。如此安靜反讓我疑神疑鬼。夜色皎潔，天氣嚴寒，高掛空中的月亮用清冷月光照亮了老巴黎難以捉摸的巷弄。時間可能是晚上十點，道明會黑衣修道院的鐘剛剛緩緩敲了八下。淒厲不歇的風吹動光禿禿的連綿屋頂上的金屬風信旗。厚重的雲遮住了天空。隊長，我們要衝上去嗎？不，正好相反，我們要衝下去。該死，再過一會兒巴特那號<sup>864</sup>就要啟航，大麻吉姆上船吧，上船吧。若能擺脫這個焦慮感，我願不願意用大如核桃的鑽石去換？讓舵柄、主帆和前桅支索逆風而御吧，你又能如何呢，黑心店家，風在南方吹啊。

我死命咬緊牙根，宛如吸血鬼般臉上一陣青白。

彷彿復仇女神化身的我，是怎麼到這裡來的？火焰深淵裡的地獄幽靈常常在聽到他們

駭人聲音就簌簌顫抖之人的淚水滂沱中輕蔑微笑。

好一張臉。

我踏進這陋屋前一共往下走了幾階台階？七階？三十六階？每一步，每一階石板上都要做的若隱若現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等我說出來，我的追隨者便終於能知道那個秘密。之後要做的是解密，其解答便是關鍵，在那後面藏著信息，秘教教友，而且唯有秘教教友才能一字一句清楚說出那個謎的本質。

從秘密到加密，僅一步之遙，緊接著就會出現象形文字，藉以達到釋疑禱告的目的。再也沒有人會無視於遮住五芒星的奧秘、薄紗、布幔和埃及掛毯，然後漸次揭開五芒星的神秘意涵，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回答的卡巴拉之問，好朗朗開口說出究竟那不可測的記號是什麼。服膺其下的那無形的三十六人應該要有答案，用盧恩字母所做的闡述只有赫耳墨斯後人才解其義，他們看到對他們冷笑的封印，面具後頭是他們試圖揭發的真面目，是神秘謎題畫，是高階字謎……

「颯托·阿熱波<sup>865</sup>！」就連鬼魂聽到我的聲音也會激動不已。颯托·阿熱波聽聞我的召喚，丟下他用血腥雙手緊握著工具才撐起的輪子，出現在我面前。我認得他，但隨即開始回想他究竟是誰。原來是魯奇亞諾，那個身有殘疾的倉儲物流管理員，是未知的高階上級指派給我、助我執行流血卑鄙任務的人。

「颯托·阿熱波，」我冷冷問他。「你可知道高階字謎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我不知道，伯爵大人。」他輕率回答。「我在等您告訴我。」

我蒼白的唇發出可怕笑聲，在古老穹窿下迴盪。

「我太自以為是了！只有真正的秘教教友才知道自己不知道！」



「是的，主人，」身有殘疾的倉儲物流管理員不明就裡這般回答我。「我準備好了，聽候您差遣。」

我們在巴黎北郊跳蚤市場裡的一間陋屋中。今天晚上我得懲罰你，你是所有人當中最早帶領我認識犯罪藝術的那個人。我要報復你，報復你對我虛情假意，最可恨的是我居然相信你，還要報復那些跟你共度下個週末的沒有名字的敵人。魯奇亞諾，不該見到我遭此羞辱，等他助我（唯一的）一臂之力後，他就得死。

這間陋屋的地板上有一扇活門，下面是一條小溝渠，或類似茅坑，總之是一條狹長地底通道，是早年來存放非法物資的地方，但是很潮濕，因為緊鄰巴黎市的地下水道。那裡是犯罪溫床，古老的隔間壁散發難以形容的臭味，所以只需要在無惡不作的魯奇亞諾幫助下，在牆上打一個洞，就能讓水流進來，淹沒地下室，讓原本搖搖欲墜的牆整面倒下，讓溝渠跟地下水道合而為一，讓髒兮兮的老鼠游過來，從活門就能看到黑漆漆的污水表面是深夜沉淪的前奏曲，遙遠的那一頭是塞納河，然後是大海……

搭著活門邊框處有一道往下的小木梯，魯奇亞諾站在上頭，緊鄰水面，手中拿著一把刀。他一隻手抓著第一階木板，另一隻手緊握著刀，第三隻手準備隨時擒住目標。「你耐心等，別出聲。」我跟他說。「就會看見。」

我說服你汰除所有那些臉上有疤的人。「跟我走，做我的女人，汰除那些配不上你的人，我知道你不愛他們，是你自己跟我說的，只剩下我和你，還有地下水流。」

你進來了，傲慢如女祭司，警覺緊繃如復仇女神，她惡狠狠的眼神讓我這把老骨頭一顫，讓我的胸膛因慾望啃噬而抽搐，哦美麗的混血兒，教我萬劫不復。我伸出鉤子手撕碎我胸口的細亞麻襯衫，用指甲劃出血淋淋的犁溝，同時有熊熊烈火在我冰冷宛如蛇身的唇上燃燒。震耳欲聾的咆哮聲從我靈魂最幽暗的深處揚起，衝破我野性的齒窖，我是從齒垢間奔出

的一匹半人馬，然而就連蠅蠅都不敢飛，因為我吞下呼喊，帶著隱忍的微笑走向你。

「吾愛，蘇菲亞，」我以只有俄羅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負責人才有的屬於貓的優雅姿態開口對你說。「來，我一直在等你，跟我一起躲在黑暗中，等待。」你假笑，你賊笑，你預見了不勞而獲的好處或贓物，準備賣給沙皇的議定書手稿……你擅長以天使臉孔掩飾你用雌雄同體藍色牛仔褲包裹的邪惡本質，幾乎透明的丁恤遮掩了劊子手鐐印在你雪白肌膚上的那朵不潔百合花！

第一個被我引入圈套的笨蛋來了。他裹著一襲斗篷，我看不清他的模樣，但是他出示了普羅萬的聖殿騎士通關令牌。他是索阿培斯，葡萄牙托馬爾那裡僱用的殺手。「伯爵，」他跟我說。「該是時候了。這麼多年來我們散居世界各地，您有這個訊息的最後一塊拼圖，我則有偉大遊戲就開始就出現的那塊。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我們可以通力合作，至於其他人……」

我接下去把他的話講完。「其他人就下地獄去吧。在那裡，弟兄，在這個房子正中央有一個珠寶箱，箱子裡有你尋覓了數百年的東西。不要怕黑，黑暗對我們無害，反而可以保護我們。」

那個笨蛋摸黑移動腳步往前走。低沉的撲通一聲。他掉下活門，還沒碰到水，魯奇亞諾抓住他，刀光一閃，快速在脖子上劃一刀，汨汨鮮血流入冥界惡水之中。

有人敲門。「迪斯雷利<sup>86</sup>，是你嗎？」

「是我。」回答我的是一個陌生人，但我的讀者應該已經認出來者是英國的聖殿騎士大團長，他登上權力高峰，但我不買帳。他說：「閣下大人，無須否認，因為不可能再隱瞞了，歐洲大多數地區都被這些秘密會社建立的網絡所覆蓋，就跟鐵路網絡覆蓋地球表面

一樣……」

「這段話你在一八五六年七月十四日公開說過，我都知道。不用兜圈子。」

這個培根派系的猶太人咬牙詛咒完畢後，接著說：「他們人太多了。原來那些無形的三十六人現在變成了三百六十人，再乘一倍，是七百二十人。就算少等一百二十年，到最後也還有六百人，跟克里米亞戰爭巴拉克拉瓦戰役<sup>867</sup>中英國輕騎兵隊往俄軍大砲陣營衝鋒送死的人數一樣。」

這個邪惡之人，神秘的數字科學於他毫無秘密可言。「所以呢？」

「我們有黃金，你有地圖。我們攜手合作，保證所向披靡。」

我以莊嚴手勢指出虛幻珠寶箱的位置，他被貪婪蒙蔽了雙眼，以為在黑暗中看到了什麼。他往前走，跌落。

我聽見魯奇亞諾邪惡刀刃一閃，儘管室內昏暗，但我還是看見了那個英國人沉默瞳孔中一閃即逝的惱火。正義得到伸張。

我等待第三個人到來，法國玫瑰十字會的人，莫丰克·維拉爾<sup>868</sup>，他隨時可以出賣屬於他團體的秘密，我早已有準備。

「我是加本利斯伯爵，」來者自我介紹。謊話連篇，昏庸愚昧。

我只不過低聲說了幾句話，就讓他走向他的命運。他跌落，噬血的魯奇亞諾完成任務。

你在黑暗中對我微笑，你說你是我的，我的秘密也將是你的秘密。自以為是啊，自以為是，你這個舍可納的邪惡變形。對，我是你的西門，你要當心，你不知道好戲還在後頭呢。等你知道之後就什麼都不用知道了。

還有什麼嗎？其他人一個接著一個走進來。

布雷夏尼神父事先告知，芭貝·因特拉肯會代表巴伐利亞光明會前來，她是光明會創始人亞當·維索茲的曾孫女，也是瑞士共產主義推崇備至的偉大貞女，她在暴飲暴食、武裝搶劫和鮮血中成長，專門竊取棘手機密，能不動封印拆開彌封文件，聽從所屬組織命令鎖定目標下毒。

接著走進來的便是這位女賊，她身穿白色熊毛皮草，浮誇皮帽下是一頭金色長髮，不可一世的眼神，一臉輕蔑表情。我以慣常騙術引導她走向殞落。

哈，一語雙關。這是上天給我們的禮物，好讓我們的靈魂守住秘密！

那光明使者成為黑暗的受害者。我聽到她吐出不堪入耳的咒罵時，魯奇亞諾的刀刺進冥頑不靈的她的心臟轉了三圈。此景似曾相識，似曾相識……

再來輪到尼路斯，有那麼一瞬間他以為他能同時擁有沙皇皇后和地圖。卑鄙下流、窮侈極奢的這位僧侶，你想要偽基督？他就在你眼前，只是你沒看見。在各種口蜜腹劍的花言巧語中，盲目讓他持續向前走，走向等待他的身敗名裂陷阱中。魯奇亞諾在他胸口劃了一個十字，他便沉入永恆夢鄉。

我必須突破最後來的那位錫安會長老世代相傳的防衛心。來者自稱阿斯威魯斯，那個流浪的猶太人，跟我一樣永生不死。他疑神疑鬼，假笑的時候鬍子上還沾有布拉格墓園中被殺害的那些無辜基督徒的血。我得用計突破他的心防。我暗示他在那個珠寶箱裡不但有地圖，還有未經切割的裸鑽。我知道裸鑽對他這種叛主之徒有多大的吸引力。他在貪婪驅使下走向他的命運，當他像希蘭一樣被擊殺，口中還咒罵著他那位殘酷無情、報復心重的主，直

到氣絕。他要咒罵其實頗有些困難，因為他連主的名字也說不出來。

我自以為是，認定我已完成了大工程。

這時卻彷彿有一股亂流經過，活門再度被猛然打開，出現一個臉色蒼白、虔誠雙手在胸前緊握的人影。無法掩飾身分的來者眼神閃爍，因為他身上穿著屬於耶穌會的黑衣。

「羅耀拉！」我大喊一聲，但我看錯了。

他舉起手，做了一個虛偽的祝福手勢。「我不是那個我。」他掛著沒有溫度的笑容對我說。

沒錯，這正是他們的技巧，有時候他們會反覆否認自己的存在，有時候又會宣揚自己修會的權勢好向怯懦者示威。

「我們永遠不會是你們這些彼列<sup>869</sup>之子所想的那樣（迷惑了多位君王的他這麼說）。而你，聖日耳曼……」

「你怎知我真的是他呢？」我有些心神不寧。

他冷笑一聲。「我們認識多年，你曾把我從波斯特的床前拉走，我還以德埃爾布萊神父<sup>870</sup>的身分讓你其中一個化身在巴士底監獄中結束生命。」（哦，我到現在還記得耶穌會和柯爾貝爾聯手陷害我，把那個鐵面具戴在我臉上的感覺！）「我監視你跟孔多塞侯爵、霍爾巴赫男爵秘密集會的時候還被你認了出來……」

「你是羅汀！」我像被雷打到，大喊出聲。

「對，羅汀，耶穌會的地下總管！羅汀，不像其他笨蛋，會上你的當掉進活門。你要知道，聖日耳曼，那些犯罪手法、人為禍事和誘人犯罪的圈套，無一不是我們為了榮耀主率先發明的，因為目的決定手段！我們為了統治世界，讓多少戴著皇冠的頭顱在黑夜中滾落至此這個更小的活門裡再也見不到黎明。而如今，距離目的地僅有一步之遙，你竟然要阻止我

們伸手抓住那五個世紀以來左右了人類歷史的秘密？」

羅汀用那種語氣說話，變得很嚇人。那些文藝復興時期教宗的殘暴野心、褻瀆聖明和滔天罪行背後的本性，此刻全都顯現在這位羅耀拉之子的臉上。我清楚看見一種貪得無厭的控制慾在他不潔的血液中奔流，他突然全身冒汗，整個人被一種令人厭惡的濕氣籠罩。該如何打敗最後這個人呢？我突然靈機一動，那是數百年來從未受過玷污的人類心靈才會想到的念頭。

「你看我。」我說。畢竟我也是頭猛獸。

我一把將你推到房間中央，撕開你的丁恤，扯掉遮掩你琥珀色腹中恩典的貼身馬甲繫繩。你昂首而立，站在從半掩的門照進來的皎潔月光下，比誘惑亞當的那條蛇更美麗，驕傲又猥褻，貞潔又淫蕩，以胴體為衣，因為女子一絲不掛便是最好的武裝。

埃及君王的中冠貼著你那頭黑到近乎藍色的濃密長髮垂下，乳房在薄紗下微微顫動，隆起的倔強額頭上是一條盤繞的金蛇，牠的眼睛是祖母綠，在你頭上吐出紅寶石三叉蛇信。哦你的黑色薄紗長袍銀光閃閃，用綴有象徵不幸的七色刺繡和黑珍珠的長巾束起。你將飽滿的私處毛髮剃薄，是為了在你的情人眼中，如雕像般裸裡相見！來自馬拉巴爾的女奴用沾了胭脂紅的畫筆為你的唇增添血色，同時撫過你的乳尖，彷彿受了傷，更教人掛念！

羅汀呼吸急促。長年禁慾，一生追逐權勢，他始終在為那無法克制的慾望做準備。他眼前這位美麗放蕩的女王，有一對惡魔的黑色眼眸，渾圓肩膀，秀髮飄香，柔嫩肌膚白如雪，羅汀突然很期待那從未有過的撫摸，無法形容的肉體歡愉，期待在他身體裡蠢蠢欲動，就像森林之神看上了那個坐在水仙花少年納西索斯曾坐過的河邊、望著自己水中裸體倒影的寧芙女神那樣蠢蠢欲動。逆光中我看出他難以抑制的衝動，他彷彿被梅杜莎石化，在渴望重振曾經受到壓抑、如今已經遲暮的男性雄風中定格不懂，情慾燃起的熊熊火焰折磨著他的肉

體，彷彿一張瞄準目標的弓，弓拉開後卻承受不住應聲斷裂。

他突然趴倒在地，匍匐爬到她面前，伸出瘦削如爪的手乞求她施捨一點靈藥。

「喔，」他氣喘吁吁。「喔，你真美，你豐滿朱唇輕啟時露出的小小貝齒閃閃發光……喔，你綠色的大眼睛時而炯炯有神時而柔情似水。喔，你這個邪淫之魔。」

這個卑鄙小人會這麼說不無道理。你扭動著藍色衣衫包覆的臀部，用恥骨推撞彈珠檯欲罷不能。

「喔，幻影，」羅汀說。「請你屬於我，須臾片刻也罷，讓充滿喜悅瞬間的生命為善妒的主服務，用縱慾彩虹撫慰被你推向拖向永恆火焰的我。我懇求你，用你的唇輕撫我的臉龐，你是玩弄男人於股掌間的昂蒂內亞女王<sup>871</sup>，你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我在心醉神迷無法自己的狂喜中渴望的那張臉是你，我假意禮拜的那些貞女之中我所貪求的是你，夫人，你美如朝陽，白如皎月，我背叛主，背叛諸聖，背叛羅馬教宗，甚至背叛羅耀拉，還有我與修會立下的罪惡盟誓，我只求一個吻，之後便可死矣。」

他用麻痺的膝蓋又往前爬了一步，僧袍擦到腰間，拉長了手伸向那遙不可及的幸福。可是突然間他整個人往後摔，眼睛幾乎要從眼眶迸出來，急速抽搐讓他的臉部線條扭曲不似人形，反倒出現了死屍臉上才會有的弓形堆疊。他口吐白沫，同時發出嗚咽聲，嘶嘶低吼，貌似狂犬病患者。根據神經學家沙可<sup>872</sup>的說法，性慾亢進這個可怕的性強迫疾病一旦發作，其症狀跟狂犬病十分類似。

羅汀突然發出一陣詭異笑聲後，便失去知覺昏死在地上，活生生斷了氣。

轉眼間他發狂，然後慘死。

我小心翼翼地用腳把他的屍體推到活門邊，以免最後這個敵人油膩膩的僧袍弄髒了我的鞋子。

魯奇亞諾根本不需要動刀殺人，但是刺客本性使然，他會強制重複致命之舉。微笑，一刀刺進沒了氣息的肉體裡。

現在我跟你一起站在活門邊，你探頭觀看，我輕撫你的後頸和背，對你說：「你對我這位俠盜還滿意嗎，我的冰山美人？」

你神情曖昧點點頭，冷笑一聲，對空吐了一口口水。我默默握緊拳頭，吾愛你怎麼了，沒什麼蘇菲亞，我要殺了你，我已經變身為約瑟夫·巴爾薩摩，我不需要你了。

阿爾康鍾愛的蘇菲亞死了，落入水中，除了我的冷血裁決之外，魯奇亞諾又補上一刀。我對他說：「你可以上來了，我的忠僕，我墮落的靈魂。」他往上爬，背對著我，我用一把三角短劍刺進他的肩胛骨，那刀刃極薄，幾乎不留痕跡。

他往下墜落，我關上活門，大功告成。我離開陋屋，那八具屍體沿著只有我知道的水道流向夏特雷。

我回到我的聖奧諾雷郊區，看著鏡子裡的我，告訴自己，我就是世界之王。我在山頂洞穴中統治全世界。有時候，我的威力大到讓我自己頭暈目眩。我掌控能源。我醉心權力。

哎，報應不爽。數個月後，在托馬爾的城堡地下墓穴裡，握有地下水道秘密的我，身為分居六處的無形三十六人的主人、最後一批聖殿騎士的最後一個，也是所有未知高階上級之未知高階上級的我，本應娶齊伽莉亞為妻，那個眼神冰冷的雙性人，我們至死不分離。我數百年才又重新找到她，當初是那個吹薩克斯風的傢伙把她從我身邊搶走的。如今她在長凳椅背上走得搖搖晃晃，金髮藍衣，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在她那襲輕薄長衫下有什麼。

在岩壁上挖鑿而成的禮拜堂裡，聖壇上方有一幅讓人看了心慌的掛毯畫，畫中是地獄裡飽受折磨的亡者。幾名穿兜帽僧袍的僧侶低調地站在我身旁，我並未感到不安，因為我一心在為伊比利半島的豐富幻想力讚嘆……



駭人的是，當那塊由洞穴繪畫大完成的掛毯被揭開，後方出現了另一個禮拜堂，跟我在的這個禮拜堂一模一樣。跪在那個禮拜堂聖壇前方的人是齊伽莉亞，陪在她旁邊那個人（害我額頭全是冷汗，頭髮豎立），正在大動作展示自己身上疤痕的人是誰？他是真正的約瑟夫·巴爾薩摩，有人把他從聖萊奧碉堡地牢裡放了出來！

那我呢？這時候僧侶中最年長的那位拉下兜帽，我看到魯奇亞諾的恐怖笑臉，不知道他如何逃過了我那一刀，不但沒有在地下水道跟著血淋淋的爛泥巴一起流入死寂的汪洋海底，反而加入我的敵人，一心渴望復仇。

那幾個僧侶脫下僧袍，露出原先被罩住的盔甲，以及白如雪的斗篷上鮮紅的十字。他們是普羅萬的聖殿騎士！

他們抓住我，逼我轉過頭去，我身後出現了一個劊子手和兩個醜怪的助手，我被架坐在一種行刑椅上，用燒紅的鐵在我身上留下獄卒獵物的永恆印記，巴風特的無恥笑臉將永遠留在我肩膀上。現在我知道，那是為了讓我代替巴爾薩摩到聖萊奧碉堡坐牢，也或許我只是回到原本屬於我的地方。

一定會有認出我來的，我告訴我自己，因為大家早已認定我是他，而他是壞蛋，所以一定會有人來救我。至少我的同謀會出手相救。不可能囚犯換了一個人都無人發現，現在早已不是鐵面人時代了……但是我錯了！當劊子手壓著我的頭靠近一個冒著綠煙的銅盆時，那一瞬間我明白了……硫酸！

有人用布包住我的眼睛，把我的臉推向那可以吞噬一切的液體，我疼痛難耐，痛如刀割，我的臉頰、鼻子、嘴巴、下巴全部縮成一團，脫皮，就那麼幾秒鐘的時間，等我被抓住頭髮拉起來，我的臉已經毀容了，像得了脊髓癱，得了天花，無法形容的面目全非，令人生

厭，重新回到地牢的我，被當成跟許多其他逃犯一樣，為了不被抓到，不惜毀了自己的容貌的階下囚。

啊，我懊惱大叫。根據敘事者說法，我爛掉的嘴嘆了一口氣，然後脫口而出絕望吶喊：贖罪啊！

贖什麼罪呢？老俠盜，你很清楚你不該搶著當主角！你被懲罰了，而且用的是你自己的那些伎倆。你羞辱了那些以書寫幻想維生的人，如今，你看看你，換你用機器為藉口寫個不停。你以為你可以當觀眾，因為你看著螢幕上的文字假裝那出自另一人之手，其實你掉入了陷阱，只能在沙地上做記號。你竟敢竄改世界這本小說的內容，所以世界這本小說就把你寫進你還沒有決定的它的故事裡，將你羅織到你還沒有決定的它的情節裡。

大麻吉姆，你還是留在小島上過你的日子，就讓她以為你已經死了吧。

納粹黨無法容忍秘密會社的存在，因為納粹黨就是一個秘密會社，有自己的大團長，有自己的種族隔離教義，有自己的禮儀和入會儀式。

——勒內·阿盧，《納粹主義的神秘根源》<sup>873</sup>，

巴黎·Gasset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二一四頁

我想應該就是在那段時間，鄂葉脫離了我們的掌控。這是貝爾博的說法，他這麼說的時候語氣很冷淡。我始終認為那是因為他心懷妒恨的緣故。鄂葉對羅倫莎的影響力他看在眼里，鄂葉對羅倫莎的影響力他看在眼里，鄂葉對羅倫莎的影響力他看在眼里。鄂葉對羅倫莎的影響力他看在眼里。

或許我們真的沒錯。大約一年前，也就是自鄂葉帶我們到皮耶蒙特省去參加鍊金派對那天開始，葛哈蒙先生就對他言聽計從。葛哈蒙先生把所有自費出版作者名單都交給他，好讓他從中尋找新的倒楣鬼，以便充實〈伊西斯揭密〉系列叢書的目錄。不管作什麼決定，葛哈蒙先生都會徵詢鄂葉的意見，當然少不了每個月都會交給他一張支票做為報酬。

古德仁定期會到走廊底端、玻璃門那一頭毫無動靜的馬努茲歐出版社打探情況，偶爾會憂心忡忡地跟我們說葛拉茲雅太太現在根本歸鄂葉使喚，他讓她幫忙打信，帶新訪客到葛哈蒙先生的辦公室去，總而言之，現在鄂葉變成葛拉茲雅太太的頂頭上司了，古德仁說這句

話的時候任誰都能聽出她語氣中的不以為然。我們是應該想想，為什麼鄂葉每天待在馬努茲歐出版社，照理說他應該有足夠時間在出自費出版作者名單中找出願意接受懲息，成為〈伊西斯揭密〉叢書新作者的人。但他還是寫個不停，不停地聯絡人，不停地請人來面談。而我們形同變相地鼓勵他擴張這個自主權。

貝爾博倒是沒什麼意見。因為鄂葉待在馬努茲歐出版社的時間越長，表示他越不會到我們這裡來，也就是說當羅倫莎出其不意出現在葛哈蒙出版社的時候（貝爾博總是不掩其內心興奮，整個人神采奕奕，教人不忍），就不用擔心「西門」突然跑來殺風景了。

我也沒有意見，我對〈伊西斯揭密〉興趣缺缺，忙我自己的魔法故事都來不及。我覺得我已經從那些天馬行空作家身上學到了所有我可以學的，所以很樂意讓鄂葉負責跟新作者聯繫（及簽約）。

狄歐塔列維也沒有意見，似乎對他而言這個世界的一切越來越無關緊要。回頭想想，他當時不斷變瘦很令人擔心，有幾次我看到他在他的辦公室裡對著稿子，眼神放空，連筆都握不住。但他不是在打瞌睡，而是太過疲勞虛弱所致。

不過我們之所以不在意鄂葉越來越少出現，把退回的稿子交給我們之後就消失在走廊上，其實另有原因。是我們不想讓他聽到我們的談話。如果要問理由，我們只能說覺得不好意思，或尷尬，因為我們笨手笨腳模仿的形而上學正是他所相信的。我們起初這麼做無非是因為不信任，隨後一點一點地養成了擁有秘密的人那種審慎低調習性，我們不自覺地把鄂葉歸類於俗世之人，而我們漸漸收起笑容，嚴肅以對自己虛構出來的一切。另一個原因是，有一天狄歐塔列維心情還不錯的時候說，我們既已有了真正的聖日耳曼伯爵，面對假伯爵便不知所措。

鄂葉對我們的警扭態度似乎不以為意，他很優雅地跟我們打完招呼就消失不見。近乎

目中無人的優雅。

一個星期一早晨我晚進辦公室，貝爾博急著請我過去，還把狄歐塔列維也找來。「大消息。」他正準備往下說的時候，羅倫莎來了。貝爾博看到她來固然高興，但又想分享他的新發現，陷入左右為難。緊接著我們聽到有人敲門，鄂葉出現了：「很抱歉打擾各位，請見諒，我無意打斷秘密會議，我只是來跟親愛的羅倫莎說我在葛哈蒙先生那裡，希望有機會邀請她中午到我的辦公室來小酌一杯。」

到他的辦公室。那一次貝爾博失態了。應該說，他認為自己失態了。等到鄂葉離開，他咬牙說了一句：「快拔屁塞。」

原本開心到手舞足蹈的羅倫莎問他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是都靈方言。意思是給我拔掉塞子，或者也可以解讀為麻煩請拔掉塞子。有些自以為是、傲慢狂妄的人，往往會厚顏無恥自我膨脹，他之所以會膨脹，是因為過於自我吹噓，所以身體會像吹了氣一樣腫脹，偏偏在他的括約肌那裡有一個塞子，阻礙那高傲的氣體排出，因此，必須請對方自行拔掉塞子，不過此舉會導致他全身鬆軟無法回復，而且常常會有刺耳的嘎嘶嘎嘶聲同時出現，可憐的那話兒也會縮小剩下一層皮，很符合古代大師蒼白如遊魂的形容枯槁形象。」

「我不知道你這個人竟然如此粗鄙。」

「現在你知道了。」

羅倫莎假裝生氣往外走。我知道這樣會讓貝爾博心裡更難受。如果羅倫莎真的大發雷霆反而能讓他平靜下來，可是假裝心情惡劣會讓他聯想到說不定羅倫莎的熱情也是演出來的。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吧，我想，所以他很果決地說：「我們繼續。」他要說的是繼續討

論計畫。我們可是認真的。

「我沒辦法。」狄歐塔列維說。「我不舒服，這裡很痛。」他摸著自己的胃。「恐怕是胃炎。」

「瞎說。」貝爾博回答他。「我是沒有得過胃炎……你怎麼會得胃炎，難道是因為礦泉水？」

「有可能。」狄歐塔列維苦笑。「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平常我都喝費齊天然礦泉水，但昨天我喝的是聖沛黎洛氣泡水。」

「你得小心，過量很可能害你喪命。我們繼續。我忍了兩天沒辦法跟你們說，都快急死了。我終於搞清楚為什麼那無形的三十六個人數百年來都無法完成地圖了。是迪伊弄錯了，整個地理要重來。我們住在一個空心的陸地上，外有地層覆蓋。這一點希特勒早就知情。」

納粹是魔法精神主宰了物質進步槓桿那一瞬間的產物。列寧說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加上電力，就某個角度而言，希特勒主義是蓋農<sup>874</sup>主義加上鐵血軍隊。

——路易·鮑威爾、賈克·貝赫奇，《魔法師之晨》<sup>875</sup>，  
巴黎，Galimard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二，VII

貝爾博把希特勒也拉進來了。「早有文獻資料，白紙黑字，證明納粹主義創始人跟條頓新聖殿騎士團有關係。」

「顯而易見。」

「我不是在瞎掰，卡索朋，我難得認真一次！」

「別急，我們什麼時候瞎掰過？我們一直是以客觀事實為本，至少來源都是眾所皆知的消息。」

「這次也不例外。一九一二年日耳曼騎士團<sup>876</sup>成立，堅決捍衛雅利安秘學，也就是雅利安至上哲學。一九一八年，有一位塞波騰道夫男爵創辦了分會，也就是圖勒會，那是一個秘密會社，是聖殿嚴規共濟會社的諸多分支之一，但是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泛日耳曼及新雅利安色彩。一九三三年，這位塞波騰道夫男爵著書宣稱後來在希特勒手中茁壯的一

切，其實是由他先打下基礎的，而後來變成納粹黨徽的那個萬字符號則是圖勒會內部定案的。立刻跑去加入圖勒會的人有誰？魯道夫·赫斯<sup>877</sup>，他是希特勒的邪惡副手！還有納粹的思想領袖羅森堡<sup>878</sup>！以及希特勒本人！你們應該在報紙上看過，直到今天，被囚禁在施盤道監獄裡的赫斯仍持續研究秘學。塞伯騰道夫男爵在一九二四年寫了一本談鍊金術的小冊子，當中提到早期原子裂變實驗證明了大工程的真實性。他還寫了一本以玫瑰十字會為主角的小說！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份天文學雜誌《占星評論報》的負責人。英國歷史學家崔佛羅伯男爵<sup>879</sup>曾寫道，納粹領導階級不管做什麼都要先占星，希特勒尤其嚴重。據說一九四三年的時候，納粹還向一群靈媒詢問過墨索里尼被囚禁的地點。總而言之，納粹領導階級跟日耳曼神秘學有關。」

看來貝爾博忘記了剛才他跟羅倫莎的不愉快，我跟著答腔，好加快計畫重建的腳步：「我們其實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希特勒掌權後引領風騷的現象。他明明是個矮冬瓜，聲音刺耳，為什麼群眾會為他瘋狂？他肯定有通靈能力，說不定，還受過地方上某位德魯伊的教誨，知道如何跟大地電流接觸。他也是一個活塞銷，一根活生生的巨石。他能將電流能量傳給紐倫堡根德體育場上的青年團。剛開始很成功，只是後來電池沒電了。」



我要昭告全世界：地球是空心的，內部可居住。地球是由多個堅固的同心球體組成，一個包覆一個，在兩端十二度或十六度處之極地設有開口。

——步兵上尉約翰·克里夫·西蒙斯，一八一八年四月十日<sup>880</sup>

「卡索朋，我很高興天真無邪的你竟然會有如此精準的直覺。希特勒只在意，而且真正在意的就是大地電流。他支持地球空洞說。」

「兩位，我先告辭，我胃炎發作了。」狄歐塔列維說。

「等一下，精采的來了。既然地球是空的，所以我們不是住在地球外面，不是在凸面地殼上，而是住在地球裡，在內部的凹面上。我們以為的天空其實是局部區域閃著亮光的大量氣體，而整個地球內部都充滿了這種氣體。所有天文度量單位都要重新來過。天空是有限的，不再看不到盡頭。太陽依舊在，但是跟我們肉眼看到的差不多大，是位在地球中心、直徑約三十公分大的一粒南瓜子。希臘人早就有過類似說法。」

「這是你瞎掰的。」狄歐塔列維說得有氣無力。

「我瞎掰的？才不是！早在十九世紀初，在美國就有一個名叫西蒙斯的人提出地球空洞說。十九世紀末，有另外一個美國人提德<sup>881</sup>以鍊金實驗和以賽亞書為依據，再度提起這個

說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一個德國人，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進一步整理這套理論，還成立了地球空洞運動。結果希特勒跟他的手下發現這套地球空洞理論跟他們的理論完全一致，甚至說他們研發的V1巡弋飛彈之所以失準，就是因為用地表凸面而非凹面計算彈道所致。希特勒已經認定自己就是世界之王，納粹參謀部則是未知的高階上級。那麼世界之王住在哪裡呢？地球裡面，下面，而不是外面。從這個假設出發，希特勒決定推翻整個研究的順序、地圖最終版的概念，還有詮釋鐘擺的方法！必須整合那六組人，從頭釐清一切。你們想想希特勒征服全世界的邏輯……他第一個拿下的地方是格但斯克，為的是掌控條頓騎士團的老本營。之後他拿下巴黎，將傅科擺和艾菲爾鐵塔納入控管，聯繫鼓吹菁英集權制度的團體，將他們安插到維琪傀儡政府裡面任職。接下來他鎖定葡萄牙的聖殿騎士，確認他們會保持中立，但實際上與納粹同謀。第四個目標，自然是英國，但是我們知道那並不容易。同一時間，他想藉由非洲戰場拿下巴勒斯坦，不過那條路線也沒成功。於是他轉而覬覦保祿派的地盤，攻打巴爾幹半島和俄羅斯。當他自認為掌握了計畫中六組人馬的其中四組後，便派赫斯秘密前往英國，提議結盟，但是培根派系的人不領情。希特勒他們直覺認為手中握有計畫最重要秘密的人，肯定是永遠的敵人，也就是猶太人，而且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找，因為留在那裡的猶太人不多。耶路撒冷組守護的訊息片段不會藏在巴勒斯坦，而是在散居世界的某個猶太人團體手中。如此一來就能解釋他為何會發動種族滅絕了。」

「拜託。」狄歐塔列維說。「我們真的太誇張了。我胃很痛，先走了。」

「等一下，欸，聖殿騎士對薩拉遜人開膛破肚，你就聽得很樂，因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你現在何苦擺出小知識分子的道貌岸然姿態。我們在這裡是要重寫歷史，無論如何不能退縮。」

我們受制於他的強勢，只好繼續聽他往下說。

「讓人詫異的是猶太人滅絕過程竟如此冗長，衣服分類歸檔，清點個人財物……如果只是要趕盡殺絕，那個程序毫無道理。但如果是為了在那上百萬人之中搜尋、找出那無形的三十六個人中耶路撒冷代表負責保管的訊息，檢查是否藏在衣褶裡、嘴巴裡，或是刺在身上，那麼一切都合理了……猶太種族滅絕種種莫名制度，只能用計畫來解釋！希特勒想在猶太人身上找答案，找出可以透過鐘擺界定空心地球凹面穹頂下大地電流交會正確位置的辦法。你們看，這個概念堪稱完美，在這個交會點，大地電流跟銀河系星流相吻合，因此地球空洞理論就某個程度而言，讓數千年來的赫耳墨斯直觀得到了驗證：在下如在上<sup>882</sup>！神秘極地相對應的便是地心，行星的精密軌道正好不偏不倚是秘密的地下阿格第王國地圖，天堂和地獄再也沒有分別，聖杯、重生石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石頭，也就是賢者之石，是纏繞而生，是界石，是極限，是七重天的地神子宮！等希特勒找出那一點，空洞地球的中心點，即天空的完美中心時，他就成為世界的主宰，而且名正言順成為猶太人的王。所以他才會鏗而不捨，即便躲在地堡深處，仍一心想要找出神秘極地。」

「夠了。」狄歐塔列維說。「我真的很不舒服，好痛。」

「他是真的不舒服，這跟意識形態無關。」我說。

貝爾博似乎直到那時才反應過來。他急忙站起來，走過去攙扶倚著桌子、看來就快要昏倒的老朋友。「對不起，我太忘我了。不會是因為我剛才講的那番話讓你不舒服的吧？我們開玩笑都開二十年了，是不是？你看起來狀況很糟，恐怕真的是胃炎發作。這樣的話只需要吃一顆梅朗克，再敷熱水袋就好。來，我送你回家，不過你還是請醫生來家裡幫你檢查一下比較保險。」

狄歐塔列維說他還沒有要死，可以自己搭計程車回家，他需要平躺。他答應說會立刻請醫生到家裡來，不是貝爾博的故事讓他不舒服，事實上他前一晚就不太對勁了。貝爾博看

似鬆了一口氣，送他去坐計程車。

貝爾博回來的時候滿臉愁容：「現在想想，那個傢伙已經好幾個星期臉色蠟黃了，眼袋也很誇張……怎麼會這樣呢，我十年前就應該死於肝硬化了，結果到現在還活著。而他過的是苦行僧的日子，結果得胃炎，說不定更慘，我看他很可能是胃潰瘍。去他的鬼計畫。我們這幾個根本是瘋子。」

「我覺得梅朗克吃下去就沒事了。」我說。

「我也這麼說。如果能加敷熱水袋更好。希望他自己會判斷。」

他研究卡巴拉……無論方法是否純淨無瑕，都將在阿撒瀉勒<sup>883</sup>被吞噬。

——喬凡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魔法定論》<sup>884</sup>

狄歐塔列維是在十一月底發病的。第二天我們在辦公室等他，他打電話來說要去住院。醫生認為情況並不嚴重，仍建議去醫院做檢查比較好。

貝爾博和我把他的病跟計畫聯想在一起，或許是我們太過躁進的緣故。雖然我們告訴自己這個邏輯毫無道理，但依然心虛，總覺得是我們的錯。那是我第二次覺得自己跟貝爾博成爲共犯，上一次我們一起選擇沉默（對德·安傑利斯警官），這次卻一起說了太多。覺得自己有錯固然荒謬（但我們當時真心這麼覺得），但我們確實感到惴惴不安。於是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絕口不提計畫一事。

兩個星期後狄歐塔列維出現在辦公室，語氣平靜地告訴我們，他向葛哈蒙先生請了長假。醫生建議他採取某種療法，他沒有多解釋，只說那種療法必須每兩三天就去診所報到，恐怕會讓他更虛弱。我不知道他還能虛弱到哪裡去，他現在的臉色跟髮色一樣白。「你們別再繼續編那些故事了，」他說。「對身體不好，你們看我就知道。是玫瑰十字會的懲罰。」

「你別擔心。」貝爾博笑著回答他。「我們一定會整死玫瑰十字會，讓他們別再找你

麻煩。小事一樁。」說完他咯咯地扳起手指。

狄歐塔列維的治療一直到隔年年初才結束。那段時間我都專注投入在魔法故事裡，我是說那個真的、嚴肅的，不是我們自己的那個魔法故事。葛哈蒙先生每天都會到我們這裡晃一下，詢問狄歐塔列維的消息。「兩位，我拜託你們，如果有任何需要，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任何問題，或任何狀況，需要我和公司為我們這位傑出的老朋友出面解決的，請務必讓我  
知道。他就像我兒子一樣，容我多說一句，也是我兄弟。總而言之，我們身在一個文明國家，感謝老天，不管別人說什麼，我們至少有很棒的健保制度。」

鄂葉也很關心，他詢問診所的名稱後，打了一通電話給負責人，那是他很好的朋友（同時也是跟他關係良好的某位自費出版作者的哥哥）。他們會額外關照狄歐塔列維。

羅倫莎深受感動，幾乎每天都來葛哈蒙出版社詢問最新消息。貝爾博原本應該要開心才對，但他暗自看穿了她的真實動機。羅倫莎雖然常來，卻避開了貝爾博，因為她來找的不是他。

聖誕節前夕，我不小心聽到他們一段對話。羅倫莎說：「我保證，很棒的雪，房間也很可愛。你可以資助，對吧？」我從結論推斷他們應該會一起跨年，可是主顯節<sup>885</sup>過後有一天羅倫莎出現在出版社走廊上，貝爾博閃開了她的擁抱，對她說：「新年快樂。」

我們從這裡出發來到一處叫做米勒斯特的地方……那裡據說只有一個名為山中長老的人……在環繞山谷的參天高山上，確實有厚重城牆聳立，綿延三十里，經過兩重城門後看見那秘境，在山中挖鑿而成。

——鄂多立克，《不明之謎》<sup>886</sup>，Impressus Esauri出版，一五一三年，C. 二一，第十五頁

一月底某一天，我經過停車的瓜蒂侯爵路，看到薩隆從馬努茲歐出版社走出來。「我來找老朋友鄂葉聊天……」他這麼跟我說。朋友？我記得在皮耶蒙特那個晚上，鄂葉對他並無好感。是薩隆來馬努茲歐出版社打聽消息，還是鄂葉為了建立某個關係利用他呢？

我沒有時間多想，因為薩隆邀我去喝杯開胃酒，結果我們去了皮拉德。我在那裡沒見過他，可是他跟老皮拉德打了招呼，看起來兩人認識已久。我們坐下來，他問我魔法書進行得如何。他連這個都知道。我用地球空洞說和貝爾博提到的塞波騰道夫男爵向他挑釁。

他笑了。「哈，你們遇到的瘋子還真不少！地球空洞說我完全沒聽過。至於塞波騰道夫男爵，嗯，那是個奇怪的傢伙……他差點把一些會害死德國人的想法灌輸給海因里希·希姆萊<sup>887</sup>和耶穌會。」

「什麼想法？」

「東方幻念。那個人處處提防猶太人，對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情有獨鍾。您可知道在希姆萊的書桌上，除了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外，還有《可蘭經》嗎？塞波騰道夫年輕的時候曾經很熱中某個土耳其秘密教團體，開始研究伊斯蘭諾斯底教義。當他口中呼喊『元首希特勒』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山中長老。當那群人成立親衛隊的時候，其實是希望成立一個類似阿薩辛的組織……您沒想過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和土耳其會結盟？……」

「您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我想我跟您說過了，我那可憐的父親是為俄羅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效力的好，我記得在那個時候，沙皇的這些秘密警察曾經對阿薩辛有過疑慮，我想第一個起疑的人應該是拉契寇夫斯基……但是後來他們放棄了這條線，因為如果跟阿薩辛有關，那麼就跟猶太人無關了，而當時的威脅是猶太人。一直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後，就逼迫其他人從山洞中出來。我們說的這段歷史很混亂，還是說到這裡就好。」

他似乎後悔自己說了太多，匆匆告辭離開。之後發生了另外一件事。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之後，此刻我確定自己不是在作夢，但是那天我以為是自己眼花了。因為我自送薩隆離開皮拉德小酒館的時候，似乎看到他在轉角處遇到了一個東方面孔的人。

而光是薩隆說的，對我而言已經足以再度激發我的想像力。

我對山中長老和阿薩辛並不陌生，我在論文中提到過，聖殿騎士團也曾被控與他們同流合汙。我們怎麼會忘了呢？

於是我的大腦重新啟動，手指頭也沒閒著，查看舊資料，我突然靈光一閃，再也忍不住。



一天早上我衝進貝爾博辦公室：「他們全都搞錯了。我們也都搞錯了。」

「卡索朋，冷靜點。誰搞錯了？啊，我的天啊，您說的是計畫。」他遲疑了一下。「您知道狄歐塔列維的事嗎？他不願意說，我就打電話到診所去，他們也不肯說清楚，因為我不是親屬。可是他就沒有親屬啊，那誰來關心他的事呢？我不喜歡這些人講話吞吞吐吐的。他們說狀況有好一點，可是那個療法不夠，最好住院一個月徹底治療，說不定還得研究一下是否需要開刀……總而言之，那些人說得不清楚，這件事我越想越不對勁。」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只好假裝翻看資料好忘掉我剛才興匆匆的一頭熱。結果是貝爾博先棄守，就好像賭徒突然間看到了一副紙牌出現在眼前。「算了，」他說。「不幸的是，人生依然得繼續。請說吧。」

「他們全都搞錯了。我們也搞錯了，幾乎全錯。希特勒對猶太人那麼做，結果什麼都沒找到。數百年來全世界有一半的神秘學者努力學習希伯萊文，足跡遍及各地，卻最多只會了幫我們看星座。為什麼？」

「嗯……因為耶路撒冷那群人握有的那個訊息還藏在某個地方。再說，就我們所知，保祿派手上的訊息也一樣沒下文……」

「那是鄂葉的答案，不是我們的。我有更好的答案。這件事跟猶太人無關。」

「什麼意思？」

「猶太人跟計畫無關。他們不可能有關。我們想想看聖殿騎士團之前在耶路撒冷的地位，以及後來在歐洲各國的地位。法國的聖殿騎士先跟德國的聖殿騎士會面，然後跟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英國的聖殿騎士會面，他們之間建立的關係都在拜占廷帝國境內，那

是為了跟主要敵人，也就是土耳其人相抗衡。敵人之間可以兵刃相見，也可以坐下來協商，這我們早已見過。戰場上比武力，關係則要靠地位相當的仕紳們建立。那個時候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是誰？他們是宗教和種族上的少數，大家對他們睜一眼閉一眼，阿拉伯人對他們很尊重，待他們友善隨和，基督徒對他們的態度則十分惡劣，因為我們別忘了，在多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基督徒在猶太區燒殺擄掠，一個都不放過。我們怎麼能以為那些自視甚高的聖殿騎士會跟猶太人交換秘密資訊呢？當然不可能。在歐洲的猶太人多經營高利貸，大家都瞧不起他們，只想利用他們，但不可能跟這些人交心。而我們在說的是騎士之間的關係，我們在建構的計畫是一個屬靈的騎士團計畫，我們怎麼能想像普羅萬的聖殿騎士跟次等公民有往來呢？絕對不可能。」

「但是文藝復興時期凡是研究魔法的，無人不鑽研卡巴拉……」

「沒辦法，第三次會面將至，得咬緊牙關加快腳步，得找出捷徑，而希伯來文看起來最像是神聖的神秘語言，況且卡巴拉學者為了自己和其他目的從未鬆懈，而散居全世界的那三十六個人相信一個無人能懂的語言最能夠遮掩某些秘密。因此喬凡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才會說『無可名之，或賦予意義；縱可名之，亦無法彰顯魔法價值，唯希伯來文可』。所以呢？所以米蘭多拉是個笨蛋。」

「說得好！」

「再說他這個義大利人根本被排除在計畫之外，他懂什麼？不過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羅伊希林和耶穌會走偏了方向更慘。我正在重建錯誤線索的歷史，知道嗎？我們受了研究卡巴拉的狄歐塔列維影響。他研究卡巴拉，我們就在計畫裡加入了猶太人。萬一狄歐塔列維鑽研的是中國文化，難道我們要在計畫裡加入中國人嗎？」

「可能會喔。」

「也可能不會。不需要灰心喪志，我們被大家導入了錯誤方向。人人都會犯錯，說不定從波斯特開始就都錯了。大家以為聖殿騎士藏身普羅萬兩百年後，輪到第六批人馬就是耶路撒冷的聖殿騎士。結果錯了。」

「不好意思，卡索朋，修改阿爾鄧提詮釋的人是我們，是我們說石頭之約指的不是巨石陣，而是耶路撒冷奧瑪清真寺中央的那塊石頭。」

「我們錯了。這個石頭另有其石。我們要找的是一個建在石頭上的場所，在山上，在巨石上，在峭壁上，或在懸崖邊……第六批人馬在阿刺模忒堡。」

凱羅斯手持代表王權的盾牌現身，將盾牌交給第一位造物主，造物主接過來後說：

「你的秘密之名將是三十六個字母。」

——哈桑·沙巴<sup>888</sup>，Sargozas̄i Sayyidn

我原本憑藉的是莽夫之勇，現在我得提出佐證了。後來那幾天我收集了鉅細靡遺、長篇累牘的文獻資料，在皮拉德那裡的小桌上一一展示給貝爾博看，驗證再驗證，他越聽，眼神就越迷惘，用於屁股點燃下一根菸繼續抽，每五分鐘就伸個懶腰，喝空的杯子看起來杯底還有冰塊，皮拉德不等他開口就衝過來倒酒。

第一批資料是最早記載從傑拉德·迪·斯特拉斯堡到儒安維爾等聖殿騎士事蹟的文獻。上頭說聖殿騎士跟山中長老領導的阿薩辛派有往來，也時有衝突，更常見的關係是結成秘密同盟。

故事當然比這個更複雜。穆罕默德過世後，他的信眾分裂為信奉傳統聖訓的遜尼派，以及支持穆罕默德女兒法蒂瑪夫婦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另一派，阿里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繼承權被搶走。熱情擁戴阿里的那些人自成什葉黨組織，開啟了伊斯蘭的秘傳分支，也就是什葉派。什葉派以天啟為教義，認為源源不絕的啟發不是來自依循先知穆罕默德的聖

訓，而是來自伊瑪目<sup>889</sup>，伊瑪目便是主，是領袖，是救世主顯現，是聖靈顯現，他即是世界之王。

這個伊斯蘭秘傳分支，慢慢吸納了地中海域的秘教教義，從摩尼教到諾斯底主義，從新柏拉圖到伊朗神秘主義皆有，也吸納了我們多年來密切觀察、在西方發展的種種啟迪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故事說來話長，我們沒辦法一一釐清，一方面也是因為好幾位阿拉伯作家和要角的名字很長，而比較嚴謹的幾部作品在抄寫時又用了變音符號字母，天色已晚，我們已經無法分辨阿布·阿勃底·拉·穆罕默德·比·伊比訥·阿里·伊比訥拉臧·阿特·泰·阿勒·庫非·阿布·穆罕默德·烏巴伊度·拉赫·阿布·木伊尼丁·那西爾·伊比訥·霍斯洛·馬瓦茲·括巴底安尼究竟誰是誰了。（我想對阿拉伯人來說，要分辨亞里斯多德、阿里斯多塞諾斯、阿里斯塔克斯、阿里斯蒂德、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薩哥拉、阿那克里翁、阿那卡西，也一樣感到為難吧。）

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什葉派又分為兩大派系，一個是十二伊瑪目派，始終在等待一位隱遁的、將來會以救世主身分重現的伊瑪目，另外一個則是伊斯瑪儀派，創立於定都開羅的法蒂瑪王朝國境內，之後在一位行事冷酷的神秘人物哈桑·沙巴帶領下發生了幾件事，以伊斯瑪儀改革派之姿在波斯立足。沙巴在波斯建立了一個堅不可摧的據點，也就是裏海西南岸的阿刺模忒堡，有如猛禽之巢。

沙巴開始招募隨從，皆是誓死效忠的非達因，為他執行政治暗殺任務，是秘密聖戰的工具。這些刺客殺手，也就是沙巴口中的非達因，後來不幸以阿薩辛之名為人所知，時至今日此名並非美名，但在當時對他們而言是無上榮耀，是僧侶戰士的表徵，與聖殿騎士十分相似，隨時可為信仰而死，是靈修騎士。

阿刺模忒堡，即為石頭。建在山巔一處長四百公尺、寬僅數步至三十步的空地上，從

亞塞拜然方向望過去，遠眺，阿刺模忒堡彷彿渾然天成的一道石壁，在白晝陽光下燦白得讓人睜不開眼，在紫紅色夕陽下是水藍色，黎明前夕暗淡無血色，晨曦照拂時一片豔紅，有時又隱身在山嵐或雷電閃光中。石堡最上層隱約可見人工加蓋的粗糙方塔數個，由下抬頭仰望，看似一片片高百餘公尺的石刀刺向天空，壓得你喘不過氣來。通往石堡內部比較好走的是一條卵石斜坡，直到今天考古學家還上不去，以前其實要走幾階鑿在石壁裡的秘密螺旋樓梯才能入內，只需要一名弓箭手就能守住入口。另一面則是高不可攀的峭壁，要想進阿薩辛派的阿刺模忒堡，只能騎著老鷹從天而降了。

阿薩辛的第一任首領是沙巴，在他之後的繼位者都被稱為山中長老，當中最為人所知的便是心狠手辣的錫南<sup>890</sup>。

沙巴對自己人和對敵人的操控手法與眾不同。對敵人，他直接說若不肯聽從就等著送命，因為絕對逃不過阿薩辛的追殺。十字軍忙著攻打耶路撒冷的時候，塞爾柱帝國宰相尼扎姆·穆爾克乘著小轎要去妻妾住處，途中被假扮成托鉢僧的刺客靠近他刺殺而亡。霍姆斯總督步下他的城堡官邸準備去參加星期五聚禮日禱告的時候，被全副武裝的一群人團團圍住，最後死在長老派去的刺客刀下。

錫南決定暗殺耶路撒冷國王康拉德一世，他挑選了兩個手下，經過嚴格訓練，讓他們模仿異教徒的習俗和語言後再混入其中。當泰爾主教設宴款待不知情的國王時，假扮成僧侶的這兩名刺客便撲上去，刺傷了國王。其中一名刺客當場被護衛擊斃，另一名躲進一間教堂裡，等待其他人將受傷的國王送來，再度出手襲擊，取了國王性命，送他上西天。

遜尼派的阿拉伯編年史官和後來基督教編年史家，包括鄂多立克及馬可波羅都說，山中長老用一種駭人聽聞的方法讓他的手下忠心不二，甘願犧牲，變成視死如歸的戰爭機器。他會把那些年輕人在睡夢中拉到石堡最高處，送上佳餚、美酒、美人和鮮花，讓他們恣意縱

慾享受，再用印度大麻提煉的迷幻藥哈希什（阿薩辛之名便是由此而來）迷惑他們，等他們耽溺於宛若仙境的愉悅生活無法自拔後，再把他們從美夢中喚醒，逼他們選擇：去殺人，若成功，眼前仙境將永遠屬於你，若失敗，就返回往日乏味貧困生活去。

那些年輕人嗑藥嗑昏了頭，無一不乖乖聽命，為犧牲而犧牲，成為注定一死的殺手，是製造受害者的該死的受害者。

聖殿騎士聞之色變，在荒漠中薩姆風聲颯颯的月黑夜晚，繪聲繪影地說著阿薩辛的種種，但同時又對那些被以身相殉意念驅使的妖魔鬼怪難掩欽佩之意，於是自甘送上巧立名目的報酬，以換取形式上的回饋，持續互通有無、並肩籌謀、策略結盟，在戰場上刀戈相見，私底下相互慰藉，低語交換直觀異象、魔法配方和鍊金秘訣……

聖殿騎士從阿薩辛派習得秘儀。腓力四世的宗教裁判長和麾下騎士因為太過怯懦和愚昧，才會看不出朝十字架吐口水、親吻臀部、黑貓和膜拜巴風特其實是抄襲自其他秘儀。而聖殿騎士是在東方初次接觸到神秘的迷幻藥哈希什，受其影響才會這麼做的。

所以可想而知，計畫於焉而生，而且勢必是從那裡開始的：聖殿騎士從阿刺模忒堡那些人人口中得知了大地電流，之後在普羅萬與阿刺模忒堡的人會合，一起籌畫了那無形的三十六人陰謀，因此克里斯提安·羅森克魯茲才會造訪非洲的費茲及其他東方城市，因此波斯特才會關注東方，因此文藝復興的魔法師才會從東方埃及這個法蒂瑪王朝時期的伊斯瑪儀派大本營引進計畫中的神話人物赫耳墨斯，也就是埃及智慧之神托特，而好惹是非的卡猷斯提則為這個埃及神祇編了一套儀式。至於耶穌會呢，耶穌會士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呆頭呆腦，他們跟著珂雪立刻投入研究古埃及的聖書體、科普特語及其他東方語言，研究希伯來文看似是當時的流行，其實只是一個幌子。

這些文章不是為一般俗世之人而寫……諾斯底統覺<sup>891</sup>是為菁英保留的道路……因為聖經有云，「不要將你們的珍珠丟在豬面前」<sup>892</sup>。

——卡邁爾·瓊布拉特，《日報》專訪<sup>893</sup>，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秘密一旦公開便失去價值，恩典一旦被褻瀆便不復存在。所以，不要將珍珠丟到豬面前，那就像給驢戴上玫瑰花。

——安德里亞，《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

斯特拉斯堡，Zenner出版社，一六一六年，扉頁

再說，要去哪裡找願意在石頭上等待六百年，而且真的等了六百年的人？沒錯，阿刺模忒堡後來毀於蒙古人之手，不過伊斯瑪儀派的人並未被趕盡殺絕，散居東方各地的他們，一方面加入非什葉派的蘇非派，一方面又建立了可怕的德魯茲派<sup>894</sup>，同時混入印度的科賈人族群，這個族群的精神領袖是阿加汗<sup>895</sup>，居住所在位置距離阿格第不遠。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了另外一件事。法蒂瑪王朝時期，因位於開羅近郊的赫利俄斯城研究院發現了古埃及的鍊金概念，因此在開羅成立了科學之家。科學之家！培根會是從哪裡



得到靈感，想到要成立以所羅門之家為雛型的國立工藝博物館呢？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一點沒錯。」貝爾博喜上眉梢。「問題是，那些卡巴拉學者呢？」

「是同時並進的另外一條線。耶路撒冷的拉比意識到聖殿騎士跟阿薩辛之間有異狀，而放高利貸給歐洲各地首領所以到處跑的西班牙拉比也聽到了風聲。他們發現自己被排除在秘密之外，為了國家顏面故，決定自行查個水落石出。我們可是主的選民，怎麼可以不知道這種謎中之謎呢？因此，喇，卡巴拉出現了，其實是散居各地的移民奮不顧身，就為了給那些自以為無所不知的統治者一點顏色瞧瞧。」

「但是如此一來，會讓那些基督徒誤以為他們真的無所不知。」

「問題是，有人犯了天大的錯誤，把以實瑪利<sup>896</sup>跟以色列搞混了。」

「所以布魯爾神父、錫安長老議定書和納粹大屠殺竟是搞錯子音的結果。」

「六百萬猶太人被殺，只因為喬凡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犯了一個錯。」

「也說不定另有原由。主的選民擔起了詮釋經書的責任，這種執念因此傳播開來。那些在經書中什麼都找不到的人便誓言報復。大家都對逼迫自己面對律法之人心懷畏懼。可是，為什麼阿薩辛派不早一點露面呢？」

「貝爾博！您想想看從勒班陀戰役<sup>897</sup>之後，阿薩辛派在那個區域的勢力衰退了多少。您那位塞波騰道夫男爵也明白要從蘇非派苦行者著手，不過阿刺模忒堡已經毀了，阿薩辛派的人下落不明。他只能等，終於等到時機成熟，伊斯蘭民族統一主義派系的人再度抬頭。把希特勒放入計畫中，我們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找到了好理由。把阿刺模忒堡的阿薩辛派放入計畫中，則解釋了多年來在地中海和波斯灣之間發生的事。而且我們還幫特雷斯找到了位置：

TREES, Templi Resurgentes Equites Synarchici, 菁英復興共治聖殿騎士團，而這個團體提出要

與不同信仰的其他屬靈騎士團重新恢復往來的建議。」

「或是擴大衝突，讓一切卡住，在混亂中得利。清楚了。我們重新縫合歷史的這個工作也步入尾聲了。不要在最高潮的時候讓鐘擺指出大地的肚臍眼就位在阿刺模忒堡呢？」

「這樣就太誇張了。我覺得最好讓這個疑案懸而未決。」

「跟鐘擺一樣。」

「也可以這麼說。總不能把腦袋裡閃過的全都說出來。」

「當然，當然。嚴謹為上。」

那天晚上我為自己建構了一個很棒的故事而志得意滿。我是唯美主義者，用世間的血和肉形塑了一個美麗世界。貝爾博已成為信徒，但他跟大家一樣，不是為了豁然開朗，只是退而求其次罷了。

明理之人，被我的言語激怒，失了心智。

——盧克萊修，《物性論》<sup>898</sup>，III，四五三

貝爾博應該就是在那幾天試圖搞清楚自己究竟怎麼回事的。但是他再怎麼認真分析自己，仍無法擺脫他已漸漸習以為常的惡。

若是如此？.doc

虛構一個計畫：這個計畫可以讓你脫身，完全不用為計畫負責。只要把石頭丟出去，把手藏起來就好。如果真有這樣一個計畫，就不會失敗了。

你從未擁有過齊伽莉亞，因為阿爾康讓漢尼拔·汪迷薩和必歐·波這兩個沒用的傢伙變得比銅管樂器更討人喜歡。你逃到卡納雷托幫前面，因為那些前輩可以讓你免於一死。臉上有疤的那個男人的護身符比你的有效。

一個計畫，一個替死鬼。這一類的夢。「如果主存在」<sup>899</sup>。若是存在，便是他的錯。

我亂了方寸的那件事不是目的，是源起。不是需要擁有的客體，而是擁有我的主體。人若同難便不覺苦，神話說的不就是這個嗎？雙八音節詩。

是誰寫下了那個想法，有史以來最讓人安心的想法？誰也無法從我腦袋裡把這個世界是闇黑之神所造，而我把他的陰影拉得更長了的念頭剔除。信仰會讓人絕對樂觀。

沒錯，我違反了貞潔誡（也說不定我原本就沒有）：可明明是天主沒能解決惡的問題啊。快搗碎那研磨鉢中的胚胎，加入蜂蜜和胡椒。那是天主要的。

若真要信，就信不會讓你有罪惡感的宗教吧。一個斷斷續續的、冒著硝煙的、躲在地底下的、看不到盡頭的宗教。像一本小說，不像神學。

五條路通往唯一一個終點。好浪費。若是迷宮，則往四面八方去，但沒有目的地。要死得其所，得先活得漂亮。

唯有惡毒造物神能讓我們覺得自己很良善。  
萬一沒有那個宇宙大計畫呢？

多諷刺，沒有人放逐你但你卻過著流亡生活。而且是從不存在的地方開始流亡。  
如果有那個計畫，可是你始終被蒙在鼓裡呢？

當宗教落敗，藝術便占了上風。你虛構計畫，以隱喻那不可知的。就算是人為陰謀也可以填補空白。他們不肯出版我的《心與熱情》，只因為我不屬於聖殿騎士團體。

你假裝計畫存在而活著，假裝那是賢者之石。  
你若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如果計畫存在，只需隨機應變……

羅倫莎測試我。要謙卑。我若心懷謙卑，即便不信天使仍召喚天使，並且劃出底限，就能夠得到平靜。或許能夠。

你若相信有一個秘密存在，就會覺得自己是秘教教友。不花分毫力氣。

你要創造一個永遠不會被連根拔除的巨大希望，因為它沒有根。要虛構永遠不會指責你背叛的列祖列宗。要建構一個你可以奉行不悖又再三背叛的宗教。

一如安德里亞：你一時興起創造了一個歷史上最大的新發現，當其他人一頭栽進去的時候，你以餘生起誓那並非你所為。

你創造一個輪廓朦朧不清的真相，一有人想探其究竟，你就切割得乾乾淨淨，只為比你更模稜兩可的人辯解。永遠不要與右手為敵。

為什麼寫小說？為了重寫歷史。之後小說就變成了歷史。

索納克先生，為何不讓故事發生在丹麥呢？大麻吉姆安德里亞路加馬太在帕特摩島和亞法隆島間的巽他群島一帶漂泊，從白山到民答那峨島，從亞特蘭提斯島到塞薩洛尼基之間居無定所……：在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中，教父奧利振<sup>900</sup>割下自己的睪丸後，把那個血淋淋的東西拿給太陽城諸位教父看，希蘭咬牙切齒說出「和子<sup>901</sup>，和子」的同時君士坦丁大帝將他鋒利的指甲插入弗拉德空洞的眼眶中，安提阿猶太區的猶太人被趕盡殺絕，汝權天授，聖殿騎士團的旌旗在一肚子壞水的俄菲特派<sup>902</sup>和波波利派上空飄揚。號角響起，聖城慈善騎士團長矛尖頂著莫洛的頭顱來了，是萊比斯，是萊比斯！磁風暴，拉契寇夫斯基對著雅克·德·莫萊焦黑的屍體冷笑。

我不曾擁有你，但我可以讓故事爆炸。

如果問題出在存在之不在，如果存在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述說，我們說得越多就有越多存在該有多好。

科學希望存在越少越好，要集中，而且可<sup>言</sup>說， $E=MC^2$ 。錯誤。若想在永恆的一開始就

得救，就非得要有一個存在，隨便什麼都好。就像被酒精中毒的水手打了死結的蛇。難以解開。

虛構，不分青紅皂白地胡亂虛構，不管是否前後連貫，是否能簡單扼要說明清楚。那不過是一場象徵符號的接力賽，一個說完換一個說，不留空檔。將世界拆解成亂糟糟的連環字謎遊戲，然後相信那無法言說的。這不正是閱讀摩西五經的正確方法嗎？真相是字謎的字謎。字謎便是大藝術。

這應該就是那幾天發生的事。貝爾博決定認真投入邪惡世界不是因為他失控，而是因為缺乏信仰。

因為無法創作而感到自卑的他（他這輩子一直讓揮之不去的慾望和從未完成的文稿互為隱喻，這一切十分符合他認為他擺脫不掉但纏綿無形的懦弱），發現建構計畫其實就等於創作。他愛上了他的魔偶，在魔偶身上找到了慰藉。人生——他的人生和全人類的人生——是藝術，如果沒有藝術，那麼藝術就是謊言。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成就一本（偽）書<sup>903</sup>。可是他現在卻試著相信這本偽書，他是這麼寫的，如果早有陰謀存在，那麼他就不會那麼懦弱、頹喪又怠惰了。

從那之後發生的事是，他明知計畫是假，卻還利用計畫打敗他以為真實存在的敵人。然後，當他發現計畫讓他越陷越深，彷彿真有那麼一個計畫，彷彿他，貝爾博，已跟他的計畫融為一體的時候，他便動身前往巴黎，當作去尋找啟發，也是解放。

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悔恨折磨，悔恨自己只跟自己的幻影往來，如今他因為隱隱約約意識到幻影開始逐漸成形而鬆了一口氣，而且還有別人也注意到了，雖然這個「別人」

是他的敵人。所以是他把自己送入了虎口？當然是，那隻老虎既已成形，自然比大麻吉姆更真實，或許比齊伽莉亞，甚至比羅倫莎都更為真實。

因為錯過好多機會而灰心喪志的貝爾博，現在抓住了一個真正的機會，所以他絕對不能因為懦弱而放棄它，因為他曾經被逼到牆角過。害怕迫使他不得不勇敢。他在虛構的同時，創造了真實的準則。

清單編號五，六件T恤、六條內褲、六條手帕，始終讓學者覺得困擾不已，因為基本上沒看到半隻襪子。

——伍迪·艾倫，《扯平》<sup>904</sup>，藍燈書屋，〈梅特林送洗清單〉，第八頁，一九六六年

就在那幾天，不到一個月前，莉亞認為放一個月的假對我會有幫助。你看起來很累，她這麼跟我說。說不定是計畫讓我心力交瘁。還有，爺爺奶奶說得對，小寶寶需要新鮮空氣。有朋友把山上小屋借給我們住。

我們沒有立刻動身。在米蘭有幾件事得先忙完，而且莉亞說，出門度假前夕留在城裡的那幾天假期才是最悠哉的。

那幾天我第一次跟莉亞提到計畫那件事。她之前照顧小孩忙得不可開交，約略知道我、貝爾博和狄歐塔列維都投入了一個類似拼圖的案子，夜以繼日不得閒，除此之外她一無所知。自從她對我的「雷同」心病發表了那番談話之後，我就再也沒跟她說過什麼。或許是因為我覺得很丟臉。

但是那幾天我把關於計畫的一切都說給她聽，鉅細靡遺。她原就知道狄歐塔列維生病的事，我一直覺得良心不安，好像我做了什麼不該做的事，我盡可能源源本本和盤托出，以



展現我的勇氣。

莉亞對我說：「呸，你這個故事我不喜歡。」

「故事不夠美？」

「美人魚比較美。我問你，你對你的潛意識了解多少？」

「完全不了解，我連潛意識是什麼都不知道。」

「好，你假想有一個天性開朗樂觀的維也納人，為了逗朋友開心，自以為有趣的虛構了『本我』<sup>905</sup>，還有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他想像了一堆他從來沒有作過的夢，以及他從未見過的小漢斯<sup>906</sup>……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數百萬人信誓旦旦自己快得了精神官能症，另外有好幾千人則摩拳擦掌準備好好剝削他們。」

「莉亞，妳有妄想症。」

「我？你才是！」

「或許我們兩個都是，但至少這件事妳得聽我的：我們是以尹格孚的文本為依據出發的。妳面前出現了一則跟聖殿騎士有關的訊息，妳想要徹底搞清楚怎麼回事，為了戲弄其他解密者，妳或許做過頭了，但訊息確實在那裡。」

「你知道的不過是那個阿爾鄧提告訴你的，根據你的說法，他是公認的騙子。至於你說的那則訊息，我倒想親眼看看。」

這個簡單，我的檔案夾裡面就有。

莉亞拿著那張紙，來回看了又看，一臉嗤之以鼻的表情，還撥開遮住眼睛的劉海，好看清楚被解開的第一段文字。然後她說：「就這樣？」

「這樣不夠？」

「夠，綽綽有餘。給我兩天時間好好想想。」當莉亞說需要兩天時間思考的時候，是

為了讓我知道我很笨。我每次都抗議，她總是回答：「我看出你笨還愛你，表示我是真的愛你。我之所以愛你，也是因為你笨。這樣有沒有安慰到你？」

整整兩天我們沒有再說起這件事，而且這兩天白天她幾乎都不在家，到了晚上只見她縮在角落裡寫筆記，紙撕了一張又一張。

我們上山後，寶寶整天在草地上滾。莉亞準備晚餐，叫我好好吃，說我瘦得跟釘子一樣。晚餐後她要我幫她倒一杯雙份威士忌，加很多冰，蘇打一點點就好。她點了一根菸。通常只有在重要時刻，她才會這麼做。她讓我坐下，開始解釋給我聽。

「呸，你要仔細聽，因為我要讓你明白最簡單的解釋往往是最真實的。那位上校跟你們說尹格孚在普羅萬找到了一張字條，這一點我不會懷疑，他應該真的找到了地底洞室，也真的找到了一個匣子，裡面裝著這張字條。」她用手點了點寫著法文謎語的那張紙。「沒有人說尹格孚找到了一個鑲滿鑽石的匣子，上校只跟你們說根據尹格孚的筆記，他賣了一個匣子，當然要賣啊，那畢竟是骨董，他或許真的發了一筆小財，但沒有人說他是因為賣匣子發財的。也有可能是繼承了父親的遺產。」

「為什麼匣子非得是普通匣子呢？」

「因為這個訊息，其實是洗衣房紀錄。你來，我們重讀一遍。」

a la ... Saint Jean

36 p charre de fein

6 ... eniers avec saiel

p ... les blancs mantiax

r ... s ... chevaliers de Pruius pour la ... j . nc

6 foiz 6 en 6 places  
chascune foiz 20 a .... 120 a ....  
icestre est l'ordonation  
al donjon li premiers  
it li secunz foste iceus qui ... pans  
it al refuge  
it a Nostre Dame de l'autre part de l'iau  
it a l'ostel des popelicans  
it a la pierre  
3 foiz 6 avant la feste ... la Grant Pure.

「怎樣？」

「別急嘛，你從來沒想過去找一本介紹普羅萬的導遊書，或是普羅萬的歷史簡介來看？如果有的話，你就會發現找到字條的那個歌德式糧倉是所有商人聚集的地方，因為普羅萬是香檳區的市集中心，而這座糧倉位在聖若望路上。普羅萬什麼生意都做，但布匹生意特別興隆，那時候布匹叫做draps或dras，所有布匹上面都必須蓋保證章，有點類似封印。普羅萬第二大商品是玫瑰，也就是十字軍帶去敘利亞的紅玫瑰。這裡的紅玫瑰遠近馳名，所以蘭開斯特家族的艾德蒙跟香檳區阿爾圖瓦女伯爵結婚時，除了自封香檳伯爵這個頭銜外，還在兵器上也畫了普羅萬紅玫瑰，當時約克家族是以白玫瑰為標記，因此當這兩個家族為爭奪英格蘭王位開戰時，才會被稱為玫瑰戰爭。」

「這是誰跟妳說的？」

「我在法國協會找到一本普羅萬觀光局出版的兩百頁觀光指南上寫的。還有，普羅萬有一座城堡就直接名為『城堡』，另外有一個麵包城門，以及一間避難所教堂，以前自然也有不少教堂以聖母為名，而無論是以前或現在都有一條圓石路，圓石路上有一座百石糧倉，伯爵的子民都到那裡去繳納什一稅。除此之外，普羅萬有一條白斗篷路，還有一條街的街名是偉大淫婦街，原因我留給你去猜，要不然就是妓女戶都集中在那條街上。」

「那保祿派呢？」

「加太利派的人去過普羅萬，但是可想而知後來被燒死，那位偉大的宗教裁判長原本也是加太利派的人，名叫羅伯特·勒·博格特。所以如果有一條路，或一個區域仍然被視為加太利派的地盤，即便加太利派已經被剷除了，也不足為奇吧。」

「但那時候是一三四四年……」

「誰跟你說這張字條是一三四四年寫的？你那位上校解讀為乾草牛車36年之後，問題是當時的p若使用某種寫法，再加上縮寫符號，意思是『地點』，沒有縮寫符號的p，意思是『之前』。寫這張紙條的人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商人，他把他在聖若望路上糧倉前完成的交易記錄下來，所以不是聖若翰洗者之夜，他記錄的其中一筆金額是36錢，或36德納留斯銀幣，或其他貨幣，正是一車乾草或每車乾草的價錢。」

「那麼一百二十年又是怎麼回事？」

「誰說那個字是『年』？尹格孚從他找到的某個東西抄下了120 a……可是誰能保證那個符號一定是a？我查過當時用的一個簡寫表，發現法國輔幣旦尼或德納留斯幣都用奇怪的符號標示，一個用很像 $\rho$ 的 $\delta$ ，另一個則用很像 $\rho$ 的 $\theta$ ，類似被切成兩半的圓。那段文字出自商人之手，匆匆忙忙沒寫好，但是在上校那樣的狂熱分子眼中很可能會看成a，因為他早在某個地方看過一百二十年的事，你跟我說過這個說法在任何一本寫玫瑰十字會的書裡都

會提到，而他又一心想到類似『一百二十年後打開』的句子！這時候他做了什麼？他找到了縮寫“i”，解讀成“item”，問題是“item”的縮寫是“im”，意思是『再一次』，或『此外』，而“i”的意思卻是“item”，意思是『相同』，或『重新』，也用在清單上表示『同上』。我們這位商人正在算接到的訂單可以賺多少錢，並寫下交貨清單。他要送的貨物內容包括普羅萬紅玫瑰花束，那才是“r...s...chevaliers de Pruns”的意思。上校解讀為『復仇』（因為他想到了凱道西騎士）的地方，其實應該是『撒落』。不同節慶都會用玫瑰花做花冠，或是將花瓣撒在地上當地毯。所以呢，你的普羅萬密語應該要這麼看：

聖若望路上

一車乾草 36 錢。

六匹蓋印新布

送白斗篷路。

十字軍玫瑰將撒遍：

六束六朵六處送，

每束 20 旦尼，共計 1200 旦尼。

順序如下：

第一送城堡

同上送麵包城門

同上送避難所教堂

同上送聖母教堂，河彼岸

同上送加太利舊址

同上送圓石路  
節慶前三束六朵送妓女街

因為可憐的妓女說不定也想做幾頂美麗的玫瑰花冠好過節。」

「天啊，」我說。「我怎麼覺得妳說得有道理。」

「我是有道理啊。我再說一遍，這根本就是洗衣房清單之類的東西。」

「等一下。就算這是洗衣房清單好了，但前一則加密訊息說到『無形的三十六人』要怎麼解釋。」

「法文這個訊息我花一個小時就搞定了，另外那則我折騰了兩天。我得先跑去安波羅修圖書館和特里烏茲歐圖書兩個地方研究特里特米烏斯，你也知道那些圖書館管理員，要把古書交給你之前，盯著你看的样子好像擔心你會把書吃下去似的。其實這則訊息很簡單。老實說，你應該要自己發現的，你確定*les 36 invisibles separez en six bandes* 這句法文跟那個商人寫的法文一樣嗎？你們不也查到十七世紀玫瑰十字會出現在巴黎時，一本手冊上寫了同一句話。只是你們跟那些天馬行空作家用了同樣的推論方式：如果這則訊息是用特里特米烏斯的方法加密的，代表特里特米烏斯抄襲了聖殿騎士，由於他引用了跟玫瑰十字會有關的一句話，表示威認為是由玫瑰十字會主導的計畫，是之前聖殿騎士就規劃好的。」

「但我們可以試著反向思考。所有頭腦清楚的人都會這麼做：既然那則訊息是用特里特米烏斯的方法寫成的，表示那是在特里特米烏斯之後寫的，由於引用了十七世紀跟玫瑰十字會相關的句子，所以是十七世紀之後寫的。那麼，哪個推理比較合理呢？尹格孚找到了普羅萬那則訊息，但是他跟上校一樣都熱中於奧秘難解之謎，所以看到三十六和一百二十就立刻聯想到玫瑰十字會。再加上他沉迷於密碼學，自然會以重述普羅萬的關鍵訊息為樂。所以

他做了一個練習，根據特里特米烏斯的密碼系統寫出了跟玫瑰十字會有關的這個句子。」

「這套說詞非常精采。跟上校的推理難分軒輊。」

「到這裡為止不分高下。不過你想一下，你做越多推理，所有這些推理會為彼此作後盾，你也就越有把握能猜對，不是嗎？我是從一個疑點出發的。尹格孚用的詞不是特里特米烏斯建議的，他沿用的是亞述、巴比倫的卡巴拉風格，可是又不完全一樣。如果尹格孚希望那些詞的字首是他要的，大可以到特里特米烏斯的書裡面去找。為什麼他沒有作那樣的選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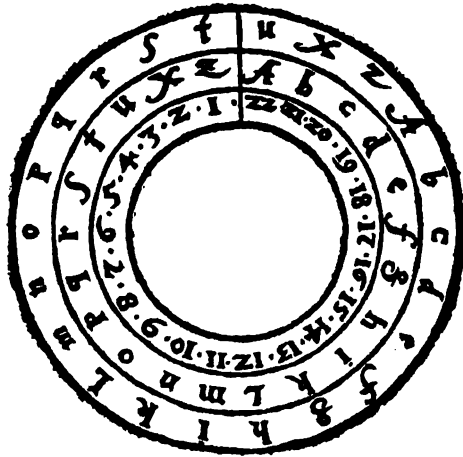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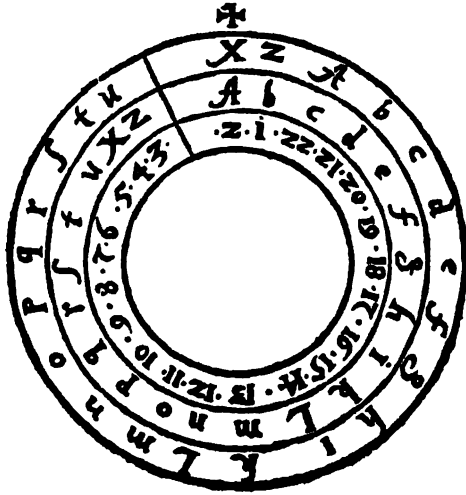
「為什麼？」

「或許是因為他需要第二、第三或第四個位置上出現某些特定字母。或許我們那位天才尹格孚想要寫的訊息是有多重加密的。他自詡比特里特米烏斯更傑出。特里特米烏斯提出了四十個大隱規則，其中一個規則只看字首，另一個規則要看第一和第三個字母，再另一個規則要看的是每隔一個詞的字首，以此類推，如此一來只要有心就可以演變出另外一百種密碼系統。至於十個小隱規則，上校只用了轉盤最外圈，也就是最簡單的那個。但是後面的則跟著第二圈轉盤走，你看這個。假裝內圈是可以動的，你可以轉它，讓字首A對到外圈的任何一個字母。所以一個規則是把A改寫成X等等，另一個規則則是把A改寫成U，以此類推……」

「所以你用每一圈二十一個字母可以整理出不只十個，而是二十一組密碼系統，第二十二組就沒有用了，因為A會對到A……」

「妳該不會每個字母都用二十一組密碼系統試過吧？」

「我夠聰明，運氣也夠好。因為最短的詞有六個字母，顯然只有前六個字母是重要的，其他的是為了混淆視聽。為什麼六個字母呢？我假設尹格孚加密第一個字母，然後跳一





個，加密第三個字母，然後跳兩個，再加密第六個字母。如果加密字首他用的是第一圈轉盤，那麼加密第三個字母應該會用第二圈轉盤，結果拼出來的詞是有意義的。我再用第三圈轉盤試第六個字母，拚出來的詞也有意義。我不排除尹格孚還加密了其他字母，不過試過三個之後我覺得夠了。如果要的話，你可以自己再往下試。」

「不要吊我胃口。妳得到什麼結果？」

「你再看這則訊息，我在有意義的字母下面畫了線。」

*Kuabris Defrabax Rexulon Ukazaal Ukzaab Urpafefel Taculbain Habrak Hacorum Maquafel  
Tebraun Hmancaruin Rokasor Himesor Argabil Kaguan Doerabax Reisz Rejsabrax Decaiguan  
Oiguaguil Zairabor Qaxaop Dugraq Xaelobran Disaeda Magisuan Rairak Huidal Usgolda Arabaom  
Zipreus Mecrim Cosmae Dugufas Rocarbis*

「好，第一則訊息我們已經知道是什麼了，就是無形的三十六人。接下來你聽好，用第二圈轉盤取代第三個字母的結果是：小姐閨房，空心岩柱（*chambre des demoiselles, la guille creuse*）。」

「這句話我聽過，是……」

「埃特萊塔下游——小姐閨房——弗萊福塞堡壘下——空心岩柱。是亞森·羅蘋發現空心岩柱秘密<sup>907</sup>時寫下的加密訊息！你一定記得：矗立在埃特萊塔海邊的空心岩柱，彷彿一座天然堡壘，室內可住人，是凱撒攻打高盧時的秘密武器，後來成為歷任法蘭西國王的秘密寶庫，也是亞森·羅蘋強大力量的來源。你知道亞森·羅蘋的死忠讀者對這個故事很著迷，會去埃特萊塔朝聖，尋找其他加密訊息，把《亞森·羅蘋》作者莫里斯·勒布朗的每句話

做成字謎……尹格孚也是亞森·羅蘋迷，就跟他是玫瑰十字會迷一樣，所以要加密你加密的一切。」

「但是我那些天馬行空作家很可能會說聖殿騎士早就知道空心岩柱的秘密了，所以那則訊息是十四世紀在普羅萬完成的……」

「當然，我知道。接下來要揭曉第三則訊息了。用第三圈轉盤解讀第六個字母的結果是：媽的我受夠了這個隱寫術（*merde i'en ai marre de cette steganographie*）。這句是現代法語，聖殿騎士可不會這麼說話。會這麼說的人是尹格孚，因為他為了幫自己的廢話加密想破了腦袋，把他正在做的事再一次加密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丟出去自己覺得很樂。但他並不是少根筋的人，我得提醒你，這三則訊息每一則都有三十六個字母。我可憐的呼，尹格孚跟你們一樣愛鬧著玩，是那個笨蛋上校搞不清楚狀況當真了。」

「那尹格孚為什麼會失蹤呢？」

「誰又能說一定有人殺了他呢？他在歐塞爾待膩了，成天面對的除了醫生，就只有那個哭哭啼啼未出嫁的女兒。說不定他去了巴黎，賣掉某一本藏書讓他發了一筆橫財，又遇到了看對眼的小寡婦，決定改變人生。就跟那些出門買菸，從此消失在老婆面前的男人一樣。」

「那麼上校呢？」

「你不是說就連那個警察也無法確認他是不是被殺了嗎？有可能他惹了點麻煩，被他害的人找到他，所以他就溜走了。說不定這個時候他正在向美國觀光客兜售艾菲爾鐵塔，而且改名叫都彭了呢。」

我不能節節敗退。「好吧，就算我們是從洗衣房的清單出發好了，也就更證明了我們有多厲害。我們當然知道自己在虛構，我們寫的是詩。」

「你們的計畫毫無詩意可言，是荒唐。沒有人會因為讀了《奧塞羅》就興起回去火燒特洛伊城的念頭，只會把特洛伊那把火當作從未發生的事，未來也不會發生，但是有此可能。這有多種意義，因為一切都很清楚，也很明朗。你的玫瑰十字會宣言既不清楚也不明朗，是肚子咕嚕嚕叫了幾聲，就自以為是個天大的秘密。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拚命讓宣言成真，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奧塞羅》沒有任何秘密，你們的計畫卻處處是秘密，因為充滿了矛盾。所以你們是有可能找到數以千計缺乏主見的人願意相信你們的計畫。全都丟了吧。奧塞羅沒有造假，但是你們造假。最麻煩的就是造假之後，大家偏偏還相信你。匈牙利產科醫師塞麥爾維斯告訴醫生在接生之前必須消毒雙手，沒有人相信他，因為他說的事情太簡單。大家會相信賣生髮水的人。大家出於本能會聆聽那些把不協調、不成理、非出自善意的事實放在一起的人。因為有人說主很複雜，難以捉摸，所以我們覺得前後不一最接近主的本性，所有不可能則最接近奇蹟。你們虛構了一瓶生髮水。我不喜歡，這個遊戲很糟糕。」

但是這件事並沒有破壞我們山上度假的興致。我爬了好幾次山，看了好幾本正經八百的書，第一次花很多時間陪伴寶寶。可是我跟莉亞之間似乎有些話說不出口。一方面是莉亞逼得我沒有退路，她覺得讓我丟臉因而心中過意不去，另一方面是她覺得她並沒有說服我。

我的確很懷念那個計畫，一點都不想把它丟掉，我們已經共處了那麼多時日。

幾個星期前，為了搭上唯一一班去米蘭的火車，我一大早就起床出門。到達米蘭後，便接到貝爾博從巴黎打來的電話，展開我至今仍未結束的這段歷程。

莉亞是對的。我們早該談一談。但我還是會一樣聽不進她對我的勸告。我經歷了計畫從無到有，彷彿生命樹質點的心臟「美麗」誕生的那一刻，跟自由已協議好了規範。狄歐

塔列維跟我說過摩西·科多維洛早就告誡我們：「因摩西五經而鄙視無知之人，即鄙視耶和華所有子民，即是讓『美麗』鄙視『王國』。」在這片土地上，王國閃爍著耀眼的樸實之光，那「王國」究竟是什麼，我此刻才明白。明白還來得及，要想在真相揭曉時倖存卻已經太遲。

莉亞，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再見到妳。如果不能，我最後一次見妳，是數個星期前，被褥下沉睡的妳。我親吻妳，遲疑不捨離去。



你看到在播了種和收割後的田裡撒歡的那隻黑狗嗎？……我覺得牠其實想在我們綁著魔法細繩結的腳邊打轉……那圈越來越小，牠越來越靠近。

——《浮士德》，第一部，城門外

我不在的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我從山上回來前那幾天的情況，我只能從貝爾博留下來的文件作推斷。不過關於這些文件，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從他記錄的順序看來，這很可能是他出發去巴黎之前最後寫下的東西，好讓我或另外一個人——做為未來的記憶——可以閱讀。

至於其他稿子則顯然是寫給他自已看的，要看懂並不容易。

但我既然走進了他對阿布拉菲亞吐露心事的這個個人世界，我就能解除加密，或至少作些猜測。

時間是六月初。貝爾博情緒很不穩定。醫生總算願意接受狄歐塔列維的親人就是他和古德仁的這個想法，對他們開口了。面對印刷廠和其他編輯的詢問，古德仁最多噘嘴作勢發出某個雙音節詞彙，卻不見任何聲音。因此大家都稱那病是個禁忌。

古德仁每天都去探望狄歐塔列維。我想古德仁那雙充滿悲憫的水汪汪眼睛應該讓他很

不舒服。他自己明白，但是不希望別人也明白。他說話很吃力。貝爾博寫道：「臉是皮包骨」。狄歐塔列維大量掉頭髮，那是治療造成的。貝爾博寫道：「雙手瘦骨如柴」。

我想，在他們費力的交談中，狄歐塔列維提早告訴了貝爾博原本要等到生命最後一天才會對他說的話。貝爾博已漸漸意識到投入計畫不是什麼好事，或許計畫本身便是惡。或許為了讓計畫具象化，回歸到原本的虛假狀態，所以他把它寫了下來，一字一句，彷彿是阿爾鄧提上校的回憶錄。貝爾博就像是一個說出心中最後秘密的秘教教友。

我想那對他而言是一種治療，將不是人生的部分還給文學，無論拙劣與否。

不過六月十日那天應該發生了某件事，讓他整個人陷入混亂。他的筆記很凌亂，我完全看不出所以然。

總之，羅倫莎要求他開車載她去利古里亞海岸<sup>908</sup>一帶，她要去一個朋友那裡拿不知道什麼東西，一份文件，或一份公證書，總之是可以郵寄的東西。但貝爾博答應了，心裡想著的是或許可以跟她在海邊共度週末。

他們去了，但我沒能搞清楚確切地點是哪裡，或許靠近菲諾港。從貝爾博的文字中看出他心情很低落，不見任何風景描述，只有歇斯底里、情緒緊繃、灰心氣餒。羅倫莎忙著辦事的時候，貝爾博在咖啡館等她，說之後可以到海邊某個地方吃海鮮。

從這裡開始，故事變得很細碎，貝爾博寫了一大段沒有斷句的對話，似乎當時他情緒很激動，為了不要錯過源源不絕湧現的想法所以一股腦地寫了下來，我只能從中推敲。他們開車到了一個無法再前進的地方，就下車走上海岸邊雜草叢生、寸步難行的小路，找到了餐廳，才剛坐下，就看到隔壁桌上預訂客人的名字是鄂葉先生。

也太巧了吧，貝爾博想必這麼說。也太不巧了吧，羅倫莎說，她並不想讓鄂葉知道她

在那裡，而且是跟貝爾博在一起。為什麼她不希望鄂葉知道，有什麼需要隱瞞的，鄂葉有什麼權利吃醋？什麼權利不權利的，是面子問題，因為他邀我今天出去，我說我有事，你總不希望我被人當成騙子吧。妳怎麼會是騙子，妳的確有事，跟我有事，這難道很丟臉嗎？不丟臉，但是我有我做事的分寸跟原則。

他們離開餐廳，沿著小路往上走，羅倫莎突然停下腳步，因為她看到幾個貝爾博不認識的人，她說是鄂葉的朋友，她不想被看見。結果非常尷尬，她倚坐在橄欖園斜坡旁的一座小橋上，整張臉埋進報紙裡，一副渴望知道天下事的樣子，他則在十步之外抽菸，假裝碰巧經過那裡。

鄂葉的同伴走了，可是，羅倫莎說，他們如果繼續沿著小路走就會碰見肯定正在趕來的鄂葉。貝爾博說管他呢，管他的，遇到了又怎樣？羅倫莎說他這個人一點都不貼心。結果，他們避開小路，抄近路走懸崖回到停車場。倉皇逃離，經過幾片向陽的梯田，貝爾博踩壞了一個鞋跟。羅倫莎說你不覺得這樣更棒嗎，但你若是繼續抽那麼多菸遲早會喘不過氣。

他們回到車上，貝爾博說乾脆回米蘭。不行，羅倫莎說，鄂葉遲到了，我們會在高速公路遇到他，他認得你的車，你看天氣這麼好，我們不如走山線，風景一定很美，之後接陽光公路到帕維亞波河南岸去吃晚餐。

為什麼要去帕維亞波河南岸，走山線是什麼意思，妳看地圖，根本只有一種走法，過了烏修之後我們非得往山上開，穿過整座亞平寧山，在波比歐稍作停留後轉進皮亞琴札，妳瘋了，這比第二次布匿戰爭漢尼拔將軍騎大象翻越阿爾卑斯山更艱難。

你這個人一點冒險精神都沒有，她說，你想想看我們在那一帶可以找到多少家好餐廳，還不到烏修就有米其林十二顆星的馬努艾莉娜餐廳，要什麼魚有什麼魚。

結果馬努艾莉娜客滿，有一列客人排隊瞪著正要送上餐後咖啡的桌子看。羅倫莎說沒



關係，再往山上開可以找到上百家比這裡更好的餐廳。他們在下午兩點半在一個醜不拉噠的村莊裡找到了一家，按照貝爾博的說法，那個地方就連軍用地圖都恥於登錄在冊，他們吃了一盤用罐頭肉拌煮的白麵。貝爾博問羅倫莎究竟在謀劃什麼，帶他到鄂葉正好要去的那家餐廳絕非偶然，她想要挑釁他們兩人其中一個，但他想不出是誰。她問他是不是有妄想症。

過了烏修他們經過一處隘口，穿過一個彷彿是波旁王朝時期星期日下午的西西里島小鎮，一隻黑狗橫躺在路上，彷彿從未見過汽車。貝爾博汽車後輪碾過牠，本以為並無大礙，沒想到他們下車後發現那可憐的畜生肚子鮮血淋漓，還有一些奇怪的粉紅色東西掉了出來（是生殖器還是腸子？），嗷叫哀號。幾個小鎮居民湊過來，開起了街頭會議，貝爾博問誰是狗主人，打算付錢賠償，可是那隻狗沒有主人，牠恐怕代表的是被上天遺忘的那個地方的十分之一人口，問題是沒有人知道牠是誰家的，儘管大家都看過牠。有人說應該把警官找來，好給牠一槍送牠上路。

大家正在找警官的時候，來了一名婦人，宣稱自己是動物保育人士。她說，我養了六隻貓。貝爾博說，這不相干，這隻是狗，牠快死了，而且我趕時間。不管是狗還是貓，做人都應該有點良心，那名婦人說。不用找警官，應該去找動保協會的人，或是到隔壁村的醫院叫人來，說不定那畜生還有救。

火辣辣的太陽打在貝爾博、羅倫莎、汽車、黑狗和圍觀者身上，永不西沉，貝爾博覺得自己彷彿只穿了內褲上街，卻無法從夢中醒來，那名婦人不肯讓步，警官始終找不到，黑狗繼續流血嗚咽喘氣。牠在哀鳴，貝爾博文謊謊地說，婦人回答說那當然，牠當然哀鳴，可憐的黑狗好慘，要她不注意也難。小鎮人口開始暴增，貝爾博和羅倫莎和那隻黑狗變成了憂鬱週日的表演節目。一個小女孩手上拿著冰淇淋走過去問他們是不是電視台的人，在準備亞平寧山——利古里亞省選美比賽活動。貝爾博叫她快點走開否則會讓她跟那隻狗一樣慘，小

女孩放聲大哭。這時出現一位小鎮醫生，說那個小女孩是他女兒，貝爾博沒搞清楚他是誰。雙方快速向對方致歉和致意後，發現那個醫生出版過一本《偏遠小鎮醫生日記》，是由知名的米蘭馬努茲歐出版社出版。貝爾博落入陷阱，說自己是馬努茲歐出版社主其事者，於是醫生邀請他們留下來吃晚飯，羅倫莎很沒風度地用手肘頂了頂貝爾博的肋骨，如此一來我們肯定會上報紙，冷血情侶，你不講話會死嗎？

教堂的晚禱鐘聲響起，太陽依舊高掛（我們現在是在最後的圖勒島上吧，貝爾博低聲說，半年日照不歇，從午夜到午夜的永日，而且我的菸還抽完了）。那隻狗持續掙扎，但已經沒有人關心牠了。羅倫莎說她氣喘發作了，於是貝爾博明白宇宙確實是造物神失手的結果。他好不容易想到一個主意，說他們可以開車到最近的城鎮去尋求救助，動物保育婦人表示同意，要他們快點出發，她對在出版詩集的出版社工作的人有信心，畢竟她很愛義大利詩人莫雷提<sup>909</sup>。

貝爾博重新出發，憤恨不平地疾駛而過最近城鎮但並未停留，羅倫莎咒罵上帝第一天到第五天創造的動物玷汙了人間，貝爾博附和，不過他集中在批評第六天，還有第七天安息日，因為他覺得那一天是他有生以來最倒楣的一個星期日。

他們開始翻越亞平寧山，從地圖上看起來似乎不難，但是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沒在波比歐停留，天黑後才到達皮亞琴札。貝爾博累壞了，心想至少可以跟羅倫莎共進晚餐，他在火車站附近唯一有空房的旅館要了一個雙人房。他們一上樓，羅倫莎就說她才不要在那種地方過夜。貝爾博說他可以另外找一個落腳處，但是要給他一點時間，讓他先去樓下酒吧喝杯馬丁尼。結果酒吧只有國產白蘭地，等他回到房間，羅倫莎不見了。他問旅館櫃台，拿到一張紙條：「寶貝，我發現有很棒的火車可以回米蘭。我走了。這個星期見。」

貝爾博衝去火車站，月台上已空無一人。那場景很像西部電影。

他留在皮亞琴札過夜，本想買本偵探懸疑小說來看，可是就連火車站書報攤都打烊了。他在旅館裡只找到了一本旅遊俱樂部雜誌。

不幸的是，那本雜誌的專題報導正好是他剛剛翻越的亞平寧山隘口。在他記憶中（他的記憶已然枯萎，彷彿那是發生在久遠之前的事）那片大地貧瘠、熾熱、吹沙走石，到處都是採礦遺下的碎屑。但是在雜誌銅版紙上，那裡是夢幻大地，就算用走的也一定要再回去，一步一步細細體會。是大麻吉姆的薩摩亞。

怎麼可能有人只因為輾過一條狗，便從此陷入絕境？但事實確是如此。貝爾博那天晚上在皮亞琴札決定回頭投入計畫才不會再遇到挫折，因為在計畫裡，何人、何事、何時都由他作主。

他應該是在同一個晚上決意要對鄂葉展開報復的，但是他說不清原由，究竟為了什麼。他打算讓鄂葉在不知情的狀況下進入計畫，這是貝爾博一貫作風，自己單槍匹馬完成雪恥。不是出於謹慎，而是因為他對其他人不信任。讓鄂葉進入計畫中，他就會被消解，像蠟燭的燭芯燃燒成煙，跟普羅萬的聖殿騎士、玫瑰十字會和貝爾博一樣變得不真實。

那應該不難，貝爾博心想：我們連培根和拿破崙都能套入預設走向，難道對鄂葉辦不到？我們讓他也去找地圖。我既然能用比阿爾鄧提更周全的設計用開阿爾鄧提和他的記述，自然也可以對鄂葉如法炮製。

我想他是真心這麼認為，不管願望會不會落空。可想而知，他這個檔案的結尾，是所  
有在生活中遭受挫折的人必會引用的一句話：「我是神嗎？」<sup>910</sup>

在我們身邊所有這些顛覆性運動背後，能透過平面媒體散布出去的檯面下影響力是什麼？是否有不同勢力運作？還是只有一股勢力，只有一個團體在操控其他團體，而那個團體是真正的秘教教友團？

——內斯塔·韋伯斯特，《秘密會社與顛覆性運動》，  
倫敦，Boswell出版社，一九二四年，第三四八頁

他有可能忘了這個想法。他有可能把這個想法寫下來之後就算了。他只要能立刻見到羅倫莎很可能也就什麼事都沒有了。他有可能再度起心動念，而起心動念到最後卻讓他不得不跟人生妥協。可是偏偏星期一一下午鄂葉出現在他辦公室，灑了一身異國情調的古龍水香氣逼人，帶著微笑，把幾份被判了刑的稿子交給他，說是去利古里亞海岸度過美好週末時看完的。貝爾博宿怨之心再起，決定好好捉弄他，放出誘餌。

他心懷愚弄之意，透露給鄂葉知道自己十年多來深受一秘教秘密困擾。有一份手稿，是某位阿爾鄧提上校託付給他的，據說跟聖殿騎士的計畫有關……上校後來被某人綁架或殺害後拿走了文件，而他親自帶來葛哈蒙出版社的一份偽造文件內容則刻意錯誤百出，不切實際，甚至粗糙幼稚，目的是為了讓人知道他注意到了普羅萬的字條及尹格孚留下的最後筆

記，而那正是殺害阿爾鄧提的人在尋找的。那份文件其實很薄，只有十來頁，在那十來頁中夾著真實文件，是千萬萬確從尹格孚擁有的資料中找到的，如今在貝爾博手中。

這事情太古怪了，鄂葉果然有所反應：請繼續，我洗耳恭聽。貝爾博全告訴他了。他把我們編織的計畫內容當作早年的手稿揭密說給他聽，他甚至還慎重其事、神秘兮兮地跟鄂葉說有一名警察，叫德·安傑利斯，已經離真相不遠，但是遇到了循赫耳墨斯路線故弄玄虛（這句話一定要說）、守護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秘密的貝爾博，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無功而返。而這個秘密，最終簡化成關於一幅地圖的秘密。

說到那裡他便閉口不語，跟所有偉大留白一樣，他的留白也充滿了各種意在言外。對最後的真相保持緘默，反而確保了前述內容的真實性。對於真心相信（精心計算）秘密傳統的人而言，豈有比緘默更顯喧囂的。

「真有趣，真是太有趣了，」鄂葉邊說邊從背心口袋中拿出菸草盒，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那……那幅地圖呢？」

貝爾博心想：你這個偷窺狂色老頭高潮了，幹得好，縱使你擺出聖日耳曼伯爵的姿態其實不過是個騙吃騙喝的小無賴，你等著從比你更無賴的第一無賴手中買下鬥獸場吧。現在我就要送你去尋找地圖，如此一來你就會消失在地心，被大地電流捲走，一頭撞上凱爾特人在南極立起的活塞銷。

貝爾博語帶保留：「那份文件內當然有地圖，應該說有關於地圖的詳盡描述，以及它參考的原圖。讓人訝異的是，您無法想像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多麼一目了然。地圖就在大家眼前，任何人都看得到，數百年來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人經過地圖前面。另一方面，地圖的定位系統非常簡易，只需要記住規則，不管身在何處，隨時都可以重製那份地圖。就是這麼簡單，教人料想不到……我打個比方好了，這樣更清楚，就好像那幅地圖刻在胡夫金字塔室

內，展現在眾人眼前，數百年來大家對那個金字塔反覆研究解讀，希望能找出其他暗示，其他機巧，卻對那令人讚嘆、難以置信的簡明之作絲毫沒有察覺。是純真鉅作，也是心機之作。普羅萬的那些聖殿騎士簡直是天才。」

「您真的挑起了我的好奇心，能讓我一看嗎？」

「老實跟您說，我把資料都銷毀了，包括十頁文件和地圖。我被嚇到了，您想必明白，是吧？」

「您該不會真的把那那麼重要的文件給銷毀了吧？……」

「我真的銷毀了，但我剛才也說了，所謂秘密其實再簡單不過。地圖就在這裡，」他指了指自己的額頭，差點笑出來，因為他想起一句德國諺語：「一切都在我的屁眼裡。」我帶著這個秘密已經超過十年了，那個地圖在這裡也已經超過十年了。」他又比了比自己的額頭。「就像是一個執念，想到只要我決定取得那無形的三十六個人留下的資產便能獲得龐大力量就覺得驚慌。現在您了解我為什麼會說服葛哈蒙先生推出伊西斯揭密叢書系列和魔法史了吧，我在等。」越來越入戲的貝爾博為了最後一次測試鄂葉，幾乎一字不漏地把《空心岩柱》尾聲亞森·羅蘋對博特萊說的話複誦了一遍：「有時候我的權勢簡直讓我昏了頭。我沉溺在力量 and 威權之中。」

「親愛的朋友，」鄂葉說，「會不會您高估了某個狂熱分子的癡人囈語？您確定那份文件是真的？為什麼您不相信我在這個方面累積的經驗呢？您可知我這輩子聽過多少秘密，也因為屢屢揭穿這些秘密其實毫無根據而小有盛名。我只需要看一眼地圖就能辨其真偽。我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專家，或許不是頂尖的，但至少在傳統製圖學領域倒還不失精準。」

「鄂葉博士，」貝爾博說，「您應該是第一個提醒我秘教之謎一經揭露就毫無用處的人。我默不作聲了這麼多年，繼續保持沉默也無妨。」

之後他就不再開口。不管無賴與否，鄂葉始終認真扮演他的角色。他一輩子都在跟難解之謎打交道，因此他認定了貝爾博恐怕從此封口不談。

就在那個時候，古德仁走進來說貝爾博去波隆納的時間訂在星期五中午。「可以搭早上的歐洲快車南下。」她說。

「歐洲快車滿好的。」鄂葉說。「不過都需要預訂，尤其是這個季節。」貝爾博則說臨離站前上車都能找到位子，或是也可以去提供早餐的餐車車廂坐著。「祝你好運。」鄂葉對他說。「波隆納，很美的城市，只是六月份很熱……」

「我只停留兩三個鐘頭，去討論一個碑文，我們有重製的版權問題。」之後貝爾博信口胡謔。「這回不是去度假，我要等到夏至才會拿年假，那時候說不定我會去……您知道我在說什麼。我相信您會守口如瓶。我是拿您當朋友才說的。」

「我比您口風還緊。但我還是感謝您對我的信任，我是說真的。」鄂葉隨即轉身離開。

那次碰面結束，貝爾博心情大為好轉。他那種天外飛來一筆的裝委屈伎倆和對世俗的嗤之以鼻竟然大獲全勝。

第二天他接到鄂葉的電話：「請原諒我，親愛的朋友，我遇到一個小小麻煩。您知道我經營一個不足掛齒的古書生意，今天晚上從巴黎送來十多本重新裝訂的十八世紀古書，價值不菲，我明天必須要送到翡冷翠去給我的一個代理人。我本來應該親自送去，可是我在這裡有另外一件事要辦。所以我想到了一個辦法。您不是要去波隆納嗎，我明天在火車離站前十分鐘去找您，把一個小行李箱交給您，您就把它放在行李架上，到了波隆納您儘管下車，

最多就是麻煩您最後一個下，以確保那行李箱不會被人拿走。到了翡冷翠，我的代理人就會上車拿走。我知道，這會造成您的不便，但如果您願意幫我這個忙，我感激不盡。」

「沒問題。」貝爾博回答。「可是您要怎麼讓您在翡冷翠的朋友知道我把行李箱留在哪個位置呢？」

「我比您略有先見之明，所以我預訂了一個位置，八號車廂四十五號座位，直接買到羅馬，如此一來，不管在波隆納或翡冷翠都不會有上車坐那個位置。也就是說，為了彌補我對您的打擾，我能做的就是確保您這趟旅行有座位，不需要到餐車車廂去候著。不過我只買了座位票，不敢幫您買車票，我不希望您誤會我打算這麼隨便就當作是對您的補償。」

可真是一位紳士，貝爾博心裡想，他大概會送我一箱好酒吧。為他的健康舉杯。昨天我還恨不得他消失，今天我居然答應幫他的忙。忍耐，我不能拒絕他。

星期三上午貝爾博及時趕到火車站，買了去波隆納的車票，遇到等在八號車廂外的鄂葉，手邊有一個行李箱。行李箱雖然不大，但是很沉。

貝爾博把行李箱放在四十五號座位上方，就埋首看自己買的一落報紙。

那天的新聞重點是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貝林格<sup>31</sup>的喪禮。沒過多久，有一個留落腮鬍的先生上車坐在貝爾博旁邊。貝爾博覺得好像之前見過那個人（他後來才想起來，可能是那天晚上在皮耶蒙特城堡見過，但他也不是很確定）。火車離站時車廂已經全都坐滿了。

貝爾博低頭看報紙，那個落腮鬍男子卻想跟所有人攀談。剛開始他抱怨熱，說空調不夠強，還說六月份永遠不知道該穿夏天的還是春天的衣服。他特別提醒大家，像貝爾博那樣穿一件輕薄的休閒西裝外套是最佳選擇，還問貝爾博那外套是不是英國貨。貝爾博說是英國貨，Burberry，然後就低頭繼續看報紙。「英國品牌最好，」落腮鬍男子說。「這件尤其好，沒有那些招搖的金釦子。而且請容我多說一句，跟您的酒紅色領帶很配。」貝爾博謝謝



他之後再度打開報紙。那個人繼續跟其他旅客討論西裝跟領帶搭配有多困難，貝爾博則繼續看他的報紙。我知道，他心想，大家都覺得我很沒禮貌，但我不是為了建立人際關係才來搭火車的。我平常的人際關係已經夠煩的了。

然後那個男子跟他說：「您看好多份報紙啊，什麼立場都有。您想必不是法官就是政治人物。」貝爾博回答說都不是，他在一家出版阿拉伯形而上學的出版社工作，他之所以這麼說是為了嚇嚇對方，而對方顯然被嚇到了。

查票員來了，他問貝爾博為什麼車票買到波隆納，但是座位預訂卻買到羅馬。貝爾博說他是臨時改變主意的。「真好，」落腮鬍男子說，「可以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都不用考慮荷包能力。我真羨慕您。」貝爾博微微一笑，然後把頭撇開。他心想，現在可好，大家都以為我出手闊綽，或以為我搶了銀行。

火車抵達波隆納，貝爾博起身準備下車。「您忘了拿行李了。」鄰座的乘客提醒他。「哦，等到了翡冷翠會有人來拿。」貝爾博說。「還要麻煩您幫忙注意一下。」

「我可以幫忙。」落腮鬍男子說。「您交給我吧。」

貝爾博晚上回到米蘭，帶了兩盒肉和蘇打餅乾打發晚餐，他打開電視，可想而知焦點新聞仍然是貝林格喪禮。那則消息一閃而過，出現在新聞最後一節。

當天接近中午時分，在一列從波隆納出發前往翡冷翠的歐洲快車八號車廂上，一名落腮鬍男子對另一名在波隆納下車卻把行李留在行李架上的乘客起了疑心，雖然那名乘客說等到了翡冷翠會有人上車領走，但是恐怖分子不都是這麼行動的嗎？再說，那名乘客既然要在波隆納下車，為什麼座位卻預訂到羅馬呢？

那個包廂內的乘客開始慌張，然後落腮鬍男子說他受不了了，寧願大驚小怪也不要莫名送死，他通知了列車長。列車長停下火車，還叫來鐵路警察。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總之火車停在山區，乘客一湧而出沿著鐵軌疏散，防爆專家抵達現場……

專家打開行李箱，找到了一枚定時炸彈，預定在火車抵達翡冷翠的時候爆炸，炸彈威力恐將造成十多人死亡。

警察失去了落腮鬍男子的行蹤，或許他換乘其他交通工具在翡冷翠下車，不想登上報紙版面，警方呼籲他儘快現身。

其他乘客對留下行李箱的那個男人倒是印象深刻，顯然是第一眼就會讓人起疑的那種人，身穿英國品牌的藍色西裝，不是金釦子，酒紅色領帶，話不多，似乎是刻意不被人注意。他曾脫口說出自己在報社還是出版社工作，工作內容跟形象學、星相學還是輪迴學（關於這一點大家意見分歧）有關，唯一確定的有說到阿拉伯。

軍警全數進入戒備狀態，調查單位也收到了通報，有兩名利比亞人士在波隆納出沒。警察準備了嫌疑犯拼圖肖像，此刻出現在螢光幕上。那幅畫像並不像貝爾博，但是貝爾博很像那幅畫像。

貝爾博心知肚明，留下行李的那個男人就是他，可是裡面明明裝的是鄂葉的書。他打電話給鄂葉，沒人接。

時間已晚，他不敢出門，吃了一顆安眠藥讓自己睡覺。第二天早晨他再打電話給鄂葉，仍然無人接聽。他下樓去買報紙，幸好頭版全都是喪禮的消息，火車爆裂物跟嫌疑犯畫像只出現在內頁。他豎起衣領回到樓上，這才發現身上穿的跟昨天是同一件外套。幸好酒紅色領帶已經解下。

他正想要重組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接到了一通電話。那個聲音很陌生，外國口

音，略有巴爾幹半島腔。那通電話是來示好的，假裝是局外人，基於好心才來多說幾句。可憐的貝爾博先生，那個人說，竟然捲進了這麼討人厭的事。無論如何都不應該答應幫別人帶東西，而且還不檢查內容物。萬一有人通報警察說貝爾博先生是坐在四十五號座位上的那個人不就糟了。

當然嘍，也可以不用走到那一步，只要貝爾博願意合作，例如，說出聖殿騎士的地圖在哪裡。由於米蘭變成事件焦點，由於大家都知道歐洲快車上的炸彈客是從米蘭出發的，保險起見最好把整件事情搬到中立地區，例如巴黎，去處理比較好。何不在一個星期內，約在孟提柯街三號的斯洛溫書店見面呢？如果貝爾博能夠立刻動身就更好了，免得有人認出他來。

斯洛溫書店，孟提柯街三號，六月二十日星期三中午，貝爾博會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那位跟他在火車上聊得很愉快的落腮鬍男子。他會告訴貝爾博到哪裡去找其他朋友，然後一點一滴的，在大家的陪伴下，趕在夏至之前，把他知道的全說出來，這樣就不會有人受傷。孟提柯街三號，很容易記。

聖日耳曼……很敏銳，很幽默……他說他知道各種秘密……他現身時，常常用到跟他名氣不相上下的那面神奇鏡子……他透過鏡面的反射效果，召喚等待的黑影，那些黑影並非無名之徒，所以他能跟另外一個世界溝通顯然並非詭語。

——考鐸·德·康杜伯爵，《秘密與秘密會社》<sup>912</sup>，

巴黎，Dider出版社，一八六三年，第一七〇—一七一頁

貝爾博不知所措。事情很清楚。鄂葉認為他說的故事是真的，想要得到那張地圖，所以設了一個陷阱，而貝爾博中計了。他要是去巴黎，把他根本不知道的一切交代清楚（問題是只有貝爾博一個人曉得自己不知道，我出門度假沒有留下聯絡方式，狄歐塔列維在跟死神搏鬥），恐怕全義大利的警察都會撲上來。

鄂葉怎麼會輕易相信這麼一個信口開河的故事？他口袋裡打的是什麼算盤？看來得抓住那個老瘋子的領子，把他拖進警察局，貝爾博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他叫了一輛計程車到皮歐拉廣場上那間獨棟小洋房去，窗戶緊閉，鐵門外有仲介公司的招牌：出租。不可思議，一個星期前鄂葉還住在這裡，他從這裡給貝爾博打過電話。貝爾博按了隔壁樓房的門鈴。「那位先生？他昨天搬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搬去哪裡了，我們打過

幾次照面，他那個人很低調，而且常常旅行的樣子。」

只好聯絡仲介公司了。但是仲介公司沒聽過鄂葉的名字。

之前租下這間房子的是一家法國企業，房租定期由銀行匯款繳納。房客突然說二十四小時內要搬走，放棄了押金。所有往來都是透過信件跟一位拉戈托葛基先生聯繫。其他的一問三不知。

不可能。意思是，被精明能幹的德·安傑利斯和國際刑警組織搜捕的那個拉寇斯基或拉戈托葛基，也就是造訪阿爾鄧提上校的神秘訪客，居然在外面招搖撞騙到處租房子。

在我們編的故事裡，阿爾鄧提上校事件中那位拉寇斯基是俄羅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的拉契寇夫斯基化身，鄂葉則向來自詡為聖日耳曼伯爵的化身。所以，拉寇斯基跟鄂葉有什麼關係？

貝爾博去了出版社，跟賊一樣偷偷摸摸地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裡。他想讓事情告一段落。

這件事情足以讓人慌了手腳，貝爾博自然是如此，而且他沒有人可以商量。他一邊擦汗，一邊無意識地翻著前一天送來留在桌上的手稿，完全不知道內容為何，沒想到一翻開卻赫然看到鄂葉的名字。貝爾博看手稿標題是《聖日耳曼伯爵的真相》，又是一個天馬行空的不知名作者。他回頭看剛才那一頁，文中引述法國天文學家讓·沙科奈克<sup>913</sup>的傳記，說克勞德·路易·聖日爾曼後來陸續以蘇爾蒙、薩爾蒂科夫伯爵、韋爾頓、貝爾瑪侯爵、拉寇斯基或拉戈斯基王儲等等身分自居，而他的家族身分是聖馬丁伯爵及鄂葉侯爵，此名源自於祖先在皮耶蒙特一帶擁有的領地名稱。

太好了，現在貝爾博可以放心了。他被當作恐怖分子追捕無處可逃沒錯，計畫成真了

沒錯，鄂葉在短短兩天之內消失得無影無蹤也沒錯，但鄂葉倒不是說謊成性之人，他的確是擁有不死之身的聖日耳曼伯爵本尊，而且關於這一點他從未刻意隱瞞。在那團團糾結的虛幻偽裝中漸漸釐清的，唯一的真，是他的名字。或許這麼說也不對，就連他的名字也是假的，鄂葉不是鄂葉，其實他是誰不重要，因為這些年來，他的行為舉止諸此種種，跟我們後來虛構的那個故事中的角色一樣。

總而言之，貝爾博已經沒有退路。鄂葉消失了，他沒辦法向警察證明那個行李箱是鄂葉託他轉交的。就算警察相信他，最後結果會是發現把行李箱交給他的是阿爾鄧提上校謀殺案的通緝犯，被通緝至少兩年，而嫌疑犯在這兩年間竟是他們出版社的顧問。很棒的身分掩護。

要讓這整個故事言之成理（故事本身頗為離奇），要讓警察能夠接受，勢必得編出另外一套說法，得比原本的虛構故事更厲害。也就是說，我們無中生有的那個計畫中的每一環節，包括最後歷盡千辛萬苦尋找地圖的步驟，都得跟某個真實計畫一樣，那個計畫裡面有鄂葉、拉寇斯基、拉契寇夫斯基、拉戈托葛基、落腮鬍男子、特雷斯組織，一個都不少，當然也少不了本就該有的普羅萬聖殿騎士。或許阿爾鄧提上校是對的，不過他有對也有錯，因為說起來我們的計畫跟他的還是不一樣，如果他的是真那麼我們的就不可能是真，那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是對的，為何十年前拉寇斯基要偷走他那份假的回憶錄呢？

光看貝爾博在阿布拉菲亞吐露的這段曲折心境，那天早上我真想拿頭去撞牆，好說服我自己那面牆，至少那面牆，是真的存在。我可以想像貝爾博那一天和接下來的那幾天心裡有多不好過。而且他還沒說完。

為了找人詢問，他打了電話給羅倫莎。沒人接。他心裡有準備可能這輩子再也見不到她了。說起來，羅倫莎是鄂葉虛構的，鄂葉是貝爾博虛構的，但貝爾博不知道自己是被誰虛

構的。他重新拿起報紙。唯一篤定的是，他就是警方公布那幅畫像的畫中人。為了讓他對此更有把握，就在那個時候辦公室電話響了，同樣的巴爾幹腔，同樣的提醒。巴黎之約。

「你們到底是誰？」貝爾博大吼。

「我們是特雷斯組織，」電話那頭說。「您對特雷斯比我們還熟悉吧。」

於是貝爾博決定了。他拿起電話打給德·安傑利斯。警察局不肯幫他轉接，意思是警官已經不在那裡就任了。之後禁不住貝爾博堅持，才把電話轉進一間辦公室。

「真是稀客，貝爾博博士。」德·安傑利斯的語氣聽起來很酸。「您找到我是運氣好，我正收行李。」

「收行李？」貝爾博以為他語帶影射。

「我被調到薩丁尼亞島了。那裡工作好像很輕鬆。」

「德·安傑利斯警官，我有急事找您，是關於那件事……」

「那件事？哪一件事？」

「上校那件事。還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您問卡索朋有沒有聽人說起過特雷斯組織。我知道這個組織，我有點事得跟您說，這很重要。」

「千萬別跟我說，這件事不歸我管了。而且您不覺得現在才說太晚了嗎？」

「我承認，多年前我隱瞞了一些事。但現在我願意跟您說。」

「不，貝爾博博士，請不要跟我說。您要知道現在肯定有人在監聽我們的電話，我希望那個人知道我什麼都不想聽，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有兩個小孩，他們還很小。有人告訴我小心他們遭遇不測。為了證實他們不是隨口說說，昨天早上我太太發動汽車，引擎蓋就炸飛了。火藥量很少，大概只比鞭炮略多一點，但足以讓我明白他們說到做到。我去找局長，

跟他說我向來盡忠職守，不以謹守本分自滿，但我不是英雄。我願意奉獻我的性命，但是不能把我太太跟小孩捲進來。我要求調職，然後我跟所有人說我是個懦夫，我嚇到差點尿裤子。現在我也這麼告訴您，以及所有在聽我們講電話的人。我自毀前程，我瞧不起我自己，說好聽一點就是我發現其實我沒什麼榮譽心可言，我只想保護我的親人。他們跟我說薩丁尼亞島很美，而且我再也不用為了帶小孩到海邊玩辛苦存錢了。再見。」

「等一下，事情很嚴重，我遇到麻煩了……」

「你遇到麻煩了？真是太令我高興了。我請您協助的時候您不理我。您的朋友卡索朋也一樣。現在您遇到麻煩就來找我幫忙。我也遇到麻煩了，而您來晚了。您是以為在演電影，警察是人民的保母嗎？很好，您就找警察吧，找跟我交接的那位。」

貝爾博掛了電話。天衣無縫。就連向唯一有可能相信他的警察求援也被他們擋下了。

之後貝爾博想到了葛哈蒙先生，他人脈廣闊，遍及行政長官、警察局局長、政府高官，應該可以幫他一把。貝爾博連忙跑去找他。

葛哈蒙態度和藹地聽他陳述事情的來龍去脈，不時驚呼「不會吧」、「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簡直是小說，容我多說一句，簡直是天方夜譚」打斷貝爾博的話。之後他雙手交握，同情地盯著貝爾博看，開口說：「我的孩子，我這麼叫你請別見怪，我的年紀可以當你父親了，哦天啊，當你父親應該還不至於，畢竟我年紀沒那麼大，容我多說一句，我還算年輕，你若不介意，就當我是兄長吧。我們認識多年，我說句真心話，我的感覺是你太過衝動，不自量力，神經緊張，還有，容我多說一句，太過拚命。別誤會我不懂得欣賞你的優點，我知道你為出版社奉獻了全副心力，有一天，一定會得到，怎麼說呢，實質的回報，畢竟那也是你應得的。不過如果換成我是你，我會安排度個假。你說你身陷困境，老實說，希



望你不要介意，雖然對葛哈蒙出版社來說，公司內部員工，而且是最優秀的員工捲入這麼一個混沌不清的事件裡不怎麼光彩，但我也不會太過大驚小怪。你說有人希望你去一趟巴黎，我不想追問細節，因為我相信你。所以呢？你儘管去吧，盡速把事情釐清不是比較好嗎？你說你跟鄂葉博士那樣一位君子發生了，怎麼說呢，發生了衝突，我不想知道你們兩個人之間究竟怎麼回事，也不想深究你說的那個同名同姓的傢伙是怎麼回事。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叫日耳曼，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鄂葉真心誠意託人轉告你，請你去巴黎釐清一切，那就去巴黎吧，又不會是世界末日。人跟人間重在坦誠以對。既然你心裡有疑慮，就別憋著了，去一趟巴黎吧。人最好能夠心口如一。哪來這麼多不可告人的秘密！鄂葉博士嘛，就我所了解，是因為你不肯告訴他一份地圖、一份文件還是一個訊息之類的東西在哪裡所以覺得很遺憾，那個東西在你手上對你來說沒有用，可是對鄂葉的研究卻大有幫助。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文化，不是嗎？你就把這個地圖、圖冊還是什麼地形圖我也不想知道究竟是什麼的東西給他嘛。他會這麼在乎想必有他的理由，而且一定是好理由，正人君子終歸是正人君子。你去找一找巴黎，握個手也就沒事了。好不好？不需要多心。你知道我永遠都在這裡。」然後他按下通話鈕。「葛拉茲雅……很好，又不在，每次需要她的時候都不在。親愛的貝爾博，你有你的苦惱，我的苦惱你又何曾知道。你去吧，如果在走廊看到葛拉茲雅女士請她來找我。還有，你千萬記得，要多休息啊。」

貝爾博離開葛哈蒙先生的辦公室，葛拉茲雅還沒回來，他看到葛哈蒙電話的私人專線亮起紅燈，表示他正在跟某人講電話。貝爾博忍不住（我想那恐怕是他這一輩子第一次做這種偷雞摸狗的事情），拿起話筒偷聽對話。葛哈蒙先生跟另外那個人說：「別擔心，我想我說服他了。他會去巴黎的……這是我該做的。畢竟我們隸屬於同一個屬靈騎士團。」

原來葛哈蒙也是秘密的一部分。哪個秘密？只有貝爾博知情的秘密。也就是不存在的  
那個秘密。

天色已晚。他去了皮拉德小酒館，不知道跟誰閒聊了幾句，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早上，他去找他唯一的朋友，狄歐塔列維。他去向一個垂死之人求救。

貝爾博把他們之間最後的熱切對話重點寫進了阿布拉菲亞，但我無從分辨他們誰說了什麼，因為那些話無論是出自狄歐塔列維或貝爾博之口，都像是明知不能再以虛妄自娛所以口吐真言的呢喃之語。

拉比以實瑪利及其門徒發生如下情事。他們研讀《創造之書》，舉止有誤，便倒退往回走，直到沉入地底，在文字的重力牽引下，來到肚臍眼。

——偽撒狄亞<sup>914</sup>，評《創造之書》

貝爾博從未見過他如此模樣，幾乎寸髮不生，沒有頭髮、眉毛和睫毛。看起來簡直像是一顆撞球。「對不起，」他對他說。「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說吧，我反正沒事，只是苟延殘喘，活著而已。」

「我知道他們找到了一種新療法。二十歲的人遇到這種事會被生吞活剝，可是對五十歲的人反倒放慢了速度，所以還有時間找出解決方法。」

「你是說你自己吧，我可沒有五十歲，身體還很年輕，所以我有條件死得比你快。可是你看我講話多吃力。你有什麼事就說吧，我好趁機休息。」

既是為了聽話，也是出於尊重，貝爾博把完整故事說給狄歐塔列維聽。

像科幻電影裡的異形那樣呼吸的狄歐塔列維開口說話了。他跟異形一樣整個人呈現一種透明感，內與外的分界不見了，皮膚和肌理彷彿一體，睡衣腹部敞開若隱若現露出的金黃色細細寒毛及五臟六腑的黏稠血液交換也可一眼看穿，那是只有X光，或在疾病末期，才會

顯露的症狀。

「雅克伯，我在這裡，躺在床上，看不見外面發生的事。而我所聽到，或是你所告訴我的，只發生在你心裡，或只發生在外面。不管是前者或後者，不管是你或這個世界瘋了，其實都一樣。因為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因為有人不當地扭曲、攪混、踰越了經書文字。」

「什麼意思？」

「我們犯了褻瀆文字罪，褻瀆了創造並維持世界運轉的文字。你現在受到了懲罰，一如我也受到懲罰一樣。你跟我之間並無不同。」

一名護士走進來，幫狄歐塔列維濕潤嘴唇，跟貝爾博說不要讓他太累。狄歐塔列維抗議道：「不要管我，我得告訴他真理。您知道真理嗎？」

「我，怎麼會問我呢，博士……」

「那你走開，我得跟我朋友說一件要緊的事。雅克伯，你聽好，人有軀幹、四肢和器官，《摩西五經》也一樣，知道嗎？《摩西五經》有軀幹、四肢和器官，人也一樣，知道嗎？」

「知道。」

「梅厄拉比跟在亞基巴拉比身邊學習的時候，將硫酸混入墨水中，當時導師什麼都沒說。可是當梅厄拉比詢問以實瑪利拉比這樣做是否合宜的時候，以實瑪利拉比對他說：『孩子，對待你的工作須謹慎，因為那是神聖的工作，你只要忘記一個字母或多寫了一個字母，就能摧毀整個世界……』我們企圖改寫《摩西五經》，完全不理睬是否多寫或少寫了一個字母……」

「我們是開玩笑的……」

「《摩西五經》不容開玩笑。」

「但我們是跟歷史、跟其他人的文字開玩笑……」

「創造世界的文字，豈有不是來自經書的？給我一點水，不是，不要杯子，沾濕那根棉花棒。謝謝。你聽我說。攪亂經書的字母形同攪亂了世界，這個後果躲不過。任何一本書，即便是拼音書也一樣。你那位華格納博士，還有其他那些跟他一樣的人不是說過，戲弄文字或字母重組之人、曲解詞彙之人，內心必是醜惡、仇父之人嗎？」

「那不算數。他們是心理分析師，這麼說是為了賺錢，他們又不是你的那些拉比。」

「拉比，人人都是拉比。大家說的大同小異。你以為拉比口中的《摩西五經》真是一卷經書？他們說的是我們，是想要透過語言重塑肉身的我們。你聽好。要想操控經書中的文字，必須心懷慈悲，而我們從來沒有過。每一本書都密密寫著上主之名，而我們顛倒錯置了所有歷史書的文字，卻從未禱告。你閉嘴，聽我說。研讀《摩西五經》者在閱讀或抄寫時，不僅維繫了世界的運作，也維繫了自身的運作，因為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與世界相對應……請幫我沾濕棉花棒，謝謝。你若是讓經書產生質變，世界會隨之質變，你若是讓世界產生質變，身體也會質變。這一點我們沒搞懂。《摩西五經》讓一個字從它的寶盒流出，顯現瞬間後便立即隱去，僅對自己的情人短暫現身。彷彿一名絕色佳人隱身在宮殿中一個隱密狹小房間內，她只有一個情人，但他的存在無人知曉。如果有一個不是她情人的人意圖侵犯她，妄想伸出淫穢雙手染指她，她將抵死不從。她了解她的情人，她拉開一條小小縫隙，短暫暴露自己，之後再立刻躲起來。《摩西五經》的文字只透露給愛它的人知道。我們不但沒有愛，而且出於嘲弄，夸夸而言妄想談書……」

貝爾博再用棉花棒沾濕狄歐塔列維的嘴唇。「所以呢？」

「所以我們企圖做的是我們不該做，而且沒有準備好要做的。我們操控經書的文字，妄想塑造魔偶。」

「我不懂……」

「你當然不懂，因為你被你的創造物困住了，而你的故事仍然在外面的世界繼續發展。我不知道辦法，但你應該可以脫困。對我來說就不一樣了，我現在是在我的身體裡面實驗我們玩笑之間擬定的那個計畫。」

「不要亂說，那是細胞……」

「什麼是細胞？那幾個月我們跟虔誠的拉比一樣，用我們的口說出了經書的不同排列組合。GCC，CGC，GCG，GCG，CGG。我們說出口的，我們的細胞就學了起來。我的細胞做了什麼呢？它們擬定了一個不同的計畫，現在決定要自己行動了。我的細胞正在虛構一個跟其他人都不一樣的故事，它們知道可以把經書和世界上所有的書錯置位移後用以褻瀆謾罵。這就是它們學會對我身體做的事情，上下顛倒，左右錯置，前後調動，彼此替換，它們創造了前所未見、毫無意義的細胞，或是跟正確意義完全相反的細胞。應該要有正確意義和錯誤意義才對，否則人就活不下去。可是這些細胞嘻笑玩鬧，沒有信仰，而且盲目。雅克伯，在我還有力氣看書的時候，這幾個月來我讀了很多辭典，我研究字詞的故事以了解我的身體究竟發生什麼事了。我們拉比是這樣的。你有沒有想過修辭術語的『换位』（metathesis）跟腫瘤學術語的『移位』（metastasis）很像？换位是什麼？沼澤可以是palude，也可以是palude。『愛』amori可以變成『芬芳』aromi。這是互換法。辭典說換位的意思是移動，是變化。而移位的意思也是變化和移動。這些辭典真蠢。換位和移位的字根是一樣的。但是轉變（metathemi）指的則是介入、移動、搬遷、替換，也是廢除法令，改變意義。那麼『遷移』（methsemi）呢？一樣，也是移動、轉換、互換，改變共識，失去理智。我們，以及所有那些想在文字背後找出神秘意義的人，都失去了理智。我那些乖乖聽話的細胞就是這樣。所以我才會死，雅克伯，這個你很清楚。」

「你現在這麼說是因為你很難受……」

「我現在這麼說是因為我終於搞懂了我的身體。我日復一日研究，我知道會發生什麼，只是我什麼都不能做，我的細胞已經不聽我的了。我會死是因為我說服了我的細胞世界上沒有任何規則，每個文本都可以隨心所欲。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說服我自己這一點，是我，用我的大腦自我說服的，我的大腦想必把這個訊息傳送給那些細胞了。我難道應該奢望那些細胞比我的大腦更小翼翼戒慎恐懼？我會死，是因為我們的天馬行空踰越了所有界線。」

「你聽好，你現在的狀況跟我們的計畫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嗎？那麼你為什麼會發生現在正在發生的事？這個世界的種種表現跟我的細胞完全一樣。」

狄歐塔列維累癱了。醫生走進來低聲說一個垂死之人不能承受那樣的壓力。

貝爾博離開了，那是他最後一次見到狄歐塔列維。

好吧，他寫道，我被警察通緝的理由跟狄歐塔列維得癌症的理由相同。可憐的老友，他送了命，而我，沒有得癌症的我，該怎麼辦呢？我去巴黎尋找病灶規則吧。

他並沒有立刻投降，他把自己關在家裡整整四天，把他寫在電腦裡的文章重看了一遍，一字一句，想要找到一個解釋。然後他寫下了最後那幾天發生的事，彷彿是遺囑，為自己寫，或許是為我寫，也或許是為了任何一個可能看到的人而寫。

然後那個星期二他出發了。

我相信貝爾博到巴黎是為了告訴那些人根本沒有什麼秘密，真正的秘密是要讓細胞按照它們本能智慧生長，若想要在表皮之下尋找秘密會迫使世界淪為骯髒的腫瘤。然而最骯髒

最愚蠢的莫過於他，什麼都不知道卻虛構了一切的他，要付出的代價肯定很大，但是他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個懦夫的想法，德·安傑利斯也向他證明了英雄其實少之又少。

貝爾博在巴黎應該跟那些人有了初步接觸，發現他們完全不相信他說的話，因為太簡單了。他們望眼欲穿期待的是秘密揭曉。但是貝爾博沒有秘密可以揭曉，他種種懦弱表現的最新進展是，他怕死，於是他想辦法讓自己銷聲匿跡，然後打了一通電話給我。但是他們還是抓到他了。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當你的敵人再度現身，那不會是他最後的偽裝，要狠狠地推開他，切記不要去山洞裡找他。

——卡佐特，《墜入情網的魔鬼》<sup>915</sup>，一七七二年，新版增印

那個時候，待在貝爾博公寓中的我自問，看完了他的懺情錄之後，我該怎麼做？去找葛哈蒙先生於事無補，德·安傑利斯離開了，狄歐塔列維要說的都已經說了。莉亞在一個沒有電話的遙遠地方，現在是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早上六點，如果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應該今天晚上會發生，地點是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

我得盡快作決定。那天晚上我待在潛望鏡內，忍不住自問，為什麼你沒有選擇假裝不知情？擺在你面前的是一個神經病寫的文字，內容描述的是他跟其他神經病的對話，而最後一則對話的對象是一個過於激動或過於沮喪的垂死之人。你也不能確定貝爾博是不是真的從巴黎給你打電話，說不定他人在米蘭數公里外的地方，說不定他根本就不在轉角的公共電話亭。你為什麼要對這個與你無關、很可能是虛構的故事這麼投入？

當我躲在潛望鏡裡的時候是這麼跟我自己說的，當時我雙腳痠麻，燈光昏暗，心裡發毛，是任何一個人深夜獨自待在空無一人的博物館裡的自然反應。但是那天早晨我並不害

怕，只覺得好奇，或許還有一種責任感，或許是心繫友誼。

所以我跟我自己說，我應該去巴黎，雖然我不知道去了能做什麼，但我不能丟下貝爾博一個人。或許貝爾博希望我做的就是這個，在夜裡潛入刺客的山洞，當難敵<sup>916</sup>舉起祭典用的匕首準備刺入他心臟的時候，我就跟我的印度兵拎著裝滿子彈的長槍從廟宇穹頂一躍而下，把他救出來。

幸好我手邊有一點錢。我抵達巴黎後叫了一輛計程車直奔孟提柯街。計程車司機咒罵了半天，因為在他們的導航系統中根本找不到，實際上那條街是跟火車通道差不多寬的一條小路，靠近布維爾老街，在聖朱利安教堂後面，連計程車都開不進去，只能讓我在街角下車。

我有些遲疑地轉進那條小路，兩旁沒有任何門窗，走著走著路漸漸變寬，出現了一家書店。我不懂為什麼書店門牌號碼是三號，因為旁邊沒有一號、二號或其他門牌號碼。書店很小，只點了一盞燈，半扇門權充櫥窗，兩邊陳列寥寥十多本書，但足以說明這家書店的定位，低矮的展示台上有各種探測擺錘、布滿灰塵的一盒盒薰香和來自東方或南美的小小符咒。還有很多副塔羅牌，風格和包裝各異。

室內亦顯侷促，牆上地上堆滿了書，底端有一張小桌子，及看起來很像是故意站在那裡好讓作家下筆寫道他比他的書還要蒼老的書店老闆。老闆翻閱著手中厚厚一本紀錄，對店內客人視而不見。當時店內只有兩個客人，把老書從很有倒塌危險的書架上抽出來的時候揚起一朵朵塵雲，幾乎所有書都沒了封面，他們翻開書頁開始閱讀，沒有買書的打算。

書架上唯一沒有堆滿東西的地方掛了一張海報。色彩鮮豔，上頭是一個個用雙層圓框框住的肖像，跟魔術師胡迪尼的肖像很類似。「令人瞠目結舌的小馬戲團。歐爾蔻夫人跟隱形人的關係」。其中一個畫中人膚色偏黃，十分英氣，兩束黑髮在後頸收成一個髮髻，我覺

得似曾相識。

「咆哮的伊斯蘭教苦行僧和神聖舞蹈。可愛怪胎，佛耳圖尼·李伽提<sup>917</sup>的小寶貝」。上頭集結了各種惹人憐的鱗兮兮小怪物。「亞里斯和迪歐尼吉，亞法隆巨人。泰歐、雷歐和傑歐·福克斯，靈光微型畫家……」

斯洛溫書店裡賣的東西從生到死無所不包，就連健康的夜間娛樂也應有盡有，可以讓你孕育胚胎以便之後丟進研鉢裡。我聽到電話鈴聲在響，看著老闆把一疊紙搬開後好不容易找到電話聽筒。「喂，」他說。「只有這樣。」他靜靜地聽了幾分鐘，先不作聲，之後露出一臉困惑表情——我覺得他是故意的，讓所有旁觀者都看到，好像大家都能聽到他所聽到的，一副不打算負責任的樣子。他擺出巴黎商店老闆遇到客人要買店裡沒有的東西時不以為然的表情，或是旅館櫃台心不甘情不願地跟你說沒有空房間時的表情。「哦，不，先生。哦……不，不是的，先生，這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這裡，您知道的，我們負責賣書，我們可以給您建議，可是……這是很個人的，我們……哦，所以，不知道我……祭司……有，如果您要的話，驅魔。沒錯，我知道，我知道他的同事這麼說……但不是我們。沒辦法，這樣的描述對我來說不夠，同樣的……對不起，先生，什麼？是的……如果您想要的話。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地方，但請不要問我的意見。就是這樣，您也知道，這種情況，信任最重要。很高興為您服務。」

另外兩個客人離開了，我覺得有些尷尬。我決定了，咳了一聲吸引老先生的注意，我說我來找一個人，一個常在這些地方出沒的朋友，鄂葉先生。他看著我的表情，好像我是剛才通電話裡的人一樣。我說，有可能您不是叫他鄂葉，而是拉寇斯基，或是薩爾蒂科夫，或是……他又看了我一眼，眯著眼睛，面無表情，回答我說我這些有好幾個名字的朋友真奇怪。我跟他說沒關係，我只是隨口問問。等一下，他對我說，我的股東就快到了，說不定他

認識你要找的人。還是，您可以坐一下，那裡有把椅子，我打個電話確認一下。他拿起電話筒，撥了一個號碼，然後壓低了聲音開始講話。

卡索朋，我對我自己說，你比貝爾博還蠢。現在你還等什麼？等他們來然後告訴你哎呀真巧，貝爾博的朋友也來了，那就走吧，您也一塊去。

我猛然起身，說了聲再見就離開了。一分鐘跑完孟提柯街，轉進其他小路，來到塞納河畔。你這個白癡，我跟我自己說，你想幹嘛？跑到那裡去，找到鄂葉，抓住他的西裝，他開口道歉，說一切都是誤會，你的朋友貝爾博還給你，我們沒動過他一根寒毛？現在他們知道你也來了。

時間已過中午，晚上在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會有事情發生。我該怎麼辦？我走進聖雅克路，不時回頭看。我忽然發現有一個阿拉伯人跟著我。我為什麼會認為他是阿拉伯人呢？阿拉伯人的特徵就是看不出他是阿拉伯人，至少在巴黎是如此，如果在斯德哥爾摩就不一樣了。

我經過一間旅館，走進去要了一個房間。我拿著鑰匙，踏著能看到櫃台的鏤空扶手木頭樓梯往二樓走的時候，看見那個疑似是阿拉伯人的傢伙走了進來。我發現走廊上還有其他人也可能是阿拉伯人。當然了，那一區本來就只有專供阿拉伯人投宿的小旅館。我在胡思亂想什麼？

我走進房間，室內還過得去，甚至備有電話，只是我不知道可以打電話給誰。

我心神不寧，在房間裡小憩了一會兒，直到下午三點。我洗了把臉，就往工藝博物館走。走進博物館，待到關門，等到午夜，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選擇。

我的確這麼做了。午夜來臨前數個小時我躲進潛望鏡裡，靜觀其變。

有人解釋說「勝利」(Zesha)是抗爭、支撐和恆久耐心的質點。等待我們的是一個試驗。但是對其他人來說勝利就是勝利。屬於誰的勝利？或許在那挫折重重的故事裡，勝利屬於貝爾博的天馬行空嬉笑怒罵，屬於被天馬行空之人玩弄於股掌間的貝爾博，屬於被細胞捉弄的狄歐塔列維，而此時此刻我是唯一的勝利者。我埋伏在潛望鏡裡，我知道其他人存在，其他人不知道我的存在。我計畫中的第一部分果然按照計畫發展。

那麼第二部分呢？會按照我的計畫走，還是按照那個已經不屬於我的計畫走呢？



為了我們的儀式和禮儀所需，我們在玫瑰十字聖殿中設置了兩條華美而長的廊道。其中一條廊道上陳列的都是最難能可貴、了不起的發明，另一條廊道上則是重要發明家的雕像。

——約翰·海頓，〈英國醫生指南：神聖指南〉<sup>918</sup>，  
倫敦，Ferris出版社，一六六二年，序

我在潛望鏡裡待了很久。時間大約是十點，或十點半了吧。如果會有事情發生，也應該發生在大廳，在傅科擺前方。所以我應該要準備下去了，得找到一個藏身處，可以觀看的地方。我萬一去得太晚，他們已經進來的話（從哪裡進來？），就有可能會發現我。

我爬下潛望鏡，開始移動……早幾個小時前我就想這麼做，但是現在我總算可以這麼做了，是時候這麼做了，卻感覺全身無力。我只能靠手電筒微光照明，穿過黑夜中的展示廳。黯淡夜色從大窗滲入，我若以為工藝博物館能被皎潔月光照亮就太傻了。室內玻璃櫥窗映照著朦朧的窗影。我走動時若不夠小心，就有可能撞到地上某個玻璃或廢鐵物件發出轟然巨響。我偶爾打開手電筒，覺得自己彷彿身處在巴黎瘋馬秀，突然閃過一道光，出現在我面前的赤裸不是肉身，而是螺絲、螺栓和虎鉗。

萬一我突然照到某個活物，某個身影，某個上天派來的使者，正亦步亦趨踏著我的足跡而走呢？誰會率先驚叫出聲？我豎起耳朵。有什麼用？我沒有發出一點聲音，我在爬行。他也是。

我下午已經仔細研究過所有展示廳的方位，自以為即便在黑暗中都能找到那座大樓梯。結果我摸黑四處亂走，完全失去了方向。

似乎有一個廳我已經走過兩遍，或許我再也走不出去，或許在這些沒有意義的機械之中遊走，是一種儀式。

其實我不想下來，其實我想晚一點赴約。

我離開潛望鏡之前完成了漫長、冷靜的反省，在那幾個小時內我重新檢視了這幾年我們犯的錯，同時試著釐清我為什麼會在沒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支持下出現在那裡尋找為了更合理的理由身陷此處的貝爾博。可是我才一踏出潛望鏡，一切都變了。我站起身身的同時，已經轉換成另外一個人的腦袋思考。我變成了貝爾博。一如長途跋涉即將得到啟蒙的貝爾博，我知道地表上所有物件，即便是最不起眼的，都要視其為他人的象形文字，計畫的本質無非如此。哦，狡詐如我，只需要一道光，閃光中的一個眼神，就能心領神會。我不會被騙的。

……法國發明家弗洛蒙<sup>19</sup>的電動機是一個直立式結構體，長菱形底座，像解剖學蠟像展示人造肋骨那樣露出內坎的線圈，以及電池和阻斷器等等教科書上的那些鬼名詞，靠一條宛如神經般密分布的傳輸帶，透過齒輪帶動小齒輪……這個電動機有何用途？答案：測量大地電流。想當然耳。

累加器。累加什麼？可想而知那無形的三十六個人跟很多死腦筋秘書（負責保守秘密



的人)一樣，為了能弄出點聲音，或火花，或呼喚，晚上敲打著大鍵琴，寫下海岸和海岸、深淵和地面、馬丘比丘和亞法隆島之間的對話，滋滋滋，喂喂喂，帕摩西帕摩西，我偵測到顫動，三十六姆電流，婆羅門視其為神的微弱呼吸，我現在加入活塞銷，運作中的微型—巨型宇宙迴路，地殼下所有毒參茄的根都在顫抖，憎恨舉世共鳴之歌，通話完畢。

我的天啊，軍隊血染歐洲大地，教宗紛紛出言指責，皇帝在帕拉提烏斯宮殿花園一團亂的狩獵中跟白血病患者和亂倫者相逢，他們精心妝點外表，是為了掩人耳目，在所羅門之家側耳傾聽大地肚臍眼的召喚。

他們到這裡來，是為了操作這些六十四位元偽熱能流體電子毛細傳輸設備，葛哈蒙先生一定會這麼說，是吧？我猜，偶爾會有人發明一種疫苗，或是電燈泡，好讓《金屬的奇幻旅程》這本書師出有名，其實另有其他任務。他們之所以午夜時分在此集合是為了啟動法國科學家尤金·杜克勒泰<sup>920</sup>發明的這個靜電發電機，那個機器是由一個像子彈帶的透明輪子，和前方拱桿架起的兩個會振動的小圓球組成，或許互相碰撞便會產生火花，瘋狂醫生弗蘭肯斯坦<sup>921</sup>原以為如此便可以讓他的魔偶獲得生命，結果不然，這不是他們等待的暗號。繼續推敲，埋首工作，挖吧挖吧老鼴鼠……

……很像一台縫紉機（就是跟豐乳丸，還有利爪緊抓著感慨萬千的改革派征服者羅比爾(R.C.)翱翔在山林間的老鷹一起做廣告的那台縫紉機沒錯），其實它的作用是轉動一個輪子，讓輪子帶動一個環，再讓環……做什麼？誰會側耳傾聽那個環呢？廣告看板上寫著「從地表引入電流」。恬不知恥。小朋友下午戶外教學參觀的時候也會看到，反正大家都會想到另一個方向去，所以什麼都可以嘗試，終極實驗，只要說是為了力學就好。那些世界之主欺瞞了我們數百年之久。我們被那個陰謀網綁、束縛、誘惑，而我們還寫詩頌揚主謀。

我走過去又走回來。我真希望自己能夠變小，變得微不可見，那麼我就可以化身目瞪

口呆的旅人走在金屬高樓大廈櫛次鱗比的機械城市裡。層層疊疊的汽缸、電池和靜電瓶，那是一個高二十公分的小小旋轉木馬，推拉式電動旋轉門。可以刺激共鳴電流的寶物。九根電磁管排成一列閃閃發光的柱廊，那貌似滾筒印刷機的行刑台中央有用貌似牲口韁繩垂吊的掛鉤。滾筒可容放進一隻手，或一個頭顱輾壓。雙汽缸空氣壓縮機控制的玻璃罩，是某種蒸餾器，下面有一個杯子，右邊則有一個銅球。聖日耳曼伯爵可用來調配他預計在黑森卡塞爾公國開設染料工廠的染料。

一個於斗盒裡頭裝了許多小型計時漏壺，修長的壺頸神似莫迪亞尼<sup>222</sup>畫作中的女子，漏壺內容物不明，兩排漏壺每排各十個，上方球體高矮不一，彷彿即將騰空而去的熱氣球，只是被沉重鉛球拖在地上不得動彈。明擺著，那是萊比斯一手打造的裝置。

器皿區。我的步伐恢復如常。綠色的小瓶子，一個有虐待狂傾向的客人向我送上毒中之毒。製造瓶子的鑄鐵機器有兩個操控按鈕，讓機器打開闔上，如果有人放進去的不是瓶子而是手腕呢？噫，就跟遇到斜口鉗、鉸剪和可以放入肛門、耳朵、子宮（以取出新鮮胚胎加入蜂蜜和胡椒研磨後滿足阿斯塔蒂女神的饑渴）的鴨嘴鉗一樣……我現在身處的這個展示廳有大面玻璃櫥窗，可以看到讓螺旋鑽頭彈出直射對方眼睛的按鈕，陷阱與鐘擺<sup>923</sup>，應該都是搞笑之作吧，類似摔角選手戈柏虛張聲勢的道具和皮特網綁虐待米老鼠用的刑具，三個齒輪外露的傳動裝置，是文藝復興機械的一大勝利。布朗卡<sup>924</sup>、拉梅利<sup>925</sup>和德卡<sup>926</sup>，我知道這幾個工程師設計的傳輸裝置，我把它們都編入了《金屬的奇幻旅程》書中。這裡展示的是上個世紀完成的模具，他們已經準備好在征服世界之後要忍著不爭吵，聖殿騎士從阿薩辛那裡學會了抓到密告聖殿騎士團的諾佛·德伊那一天要如何讓他閉嘴，塞波騰道夫男爵的萬字符號會讓世界之主的敵人崇拜的雙手轉而朝著太陽方向高舉，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們在等待信號，一切都擺在大家眼前，計畫是公開的，但是沒有人猜到，吱吱喳喳七嘴八舌唱著他們的征服

之歌，狂喜歡呼的嘴只剩下互相嚙咬的牙齒，發出令人焦慮的滴答聲，彷彿所有牙齒都在同一時間掉落地面。

最後我信步走到空中火花發送器前面，那是為艾菲爾鐵塔設計的，目的是讓法國、突尼西亞和俄羅斯之間能夠交換訊息（也就是讓普羅萬的聖殿騎士、保祿派和費茲的阿薩辛派互通信息，不過費茲不在突尼西亞，而阿薩辛派在波斯，也就是說，在敏感時刻最好不要吹毛求疵），我已經看過這個龐然器械，比我還高，壁面密密麻麻開了好多孔洞，是通風口，有人想說服我這是無線電裝置？沒錯，我早就知道，下午我已從它旁邊走過。是龐畢度中心！

就在我們眼前。位在古名盧泰西亞（盧泰西亞，是地底泥濘世界的對外開口）的巴黎，原址是巴黎之腹的那個碩大方盒子究竟有何用途？那些有吸力的空調管道，那些莫名所以的管線、水管，那排朝向空曠戶外張開、聆聽各種聲響、訊息、信號，收入地心，再把來自地獄的資訊吐出歸還的狄奧尼修斯之耳，究竟有何用途？先是工藝博物館，被當成了實驗室，再來是艾菲爾鐵塔，被當成了聲納，還有龐畢度中心，是地球的收發報機。難道我們讓那個巨大吸盤巍峨聳立，是為了跟那四個披頭散髮、全身臭烘烘、戴著日本耳機要去聽最新發行唱片的學生閒聊嗎？就在我們眼前。龐畢度中心是地底王國阿格第一扇門，是菁英復興共治聖殿騎士團的紀念碑。而其他人，兩個、三個，不計其數的其他人，卻對它視而不見，他們竟敢視而不見。愚蠢，呆笨。那些靈學家，死守著他們的目標，整整六百年。

我不期然找到了大樓梯。我往下走，腦袋越來越清醒。午夜將至。我得趕在他們到達之前在我的觀測站藏匿。

我想他們應該有十一個人，或許少於十一個人。我沒有打開手電筒，穿過拉瓦節室，憑藉著下午的混亂記憶，走過陳列鐵路模型的廊道。

大廳裡已經有人。我看到燈光、家具和些許窸窣聲。我聽到踏步聲，還有東西被搬動或拖行的聲響。

我關掉手電筒。我還來得及趕到暗室嗎？我沿著火車展示櫃爬行，很快就爬到位在十字形耳堂的比利時工程師葛拉姆雕像旁。雕像矗立在一個立方體木頭基座上（《出埃及記》中的方石<sup>927</sup>！），他鵠立其上彷彿駐守著唱詩班入口。我約略記得我的自由女神像就在他身後。

雕像基座的正面底板向前突出，形成一個舞台，也變成某種通道出口。果然有一個人拿著燈從那裡走出來，那燈應該是瓦斯燈，玻璃罩是彩色的，把那個人的臉色照得格外紅潤。我躲在角落裡，他沒看見。有人從唱詩班走來對他說：「維多，快點，再過一個小時他們就來了。」

所以這些人是先遣人員，來為等會兒舉行的儀式做準備。對方如果人不多，我就有可能避開他們，躲進自由女神像裡。必須要趕在他們循同一條路徑抵達之前就定位，不知道他們會從哪裡進來，會來多少人。我躲了很久，盯著教堂內那盞燈的光影變化，跟其他光線交錯，明暗轉換的瞬間。我估算自己距離自由女神像有多遠，它有多少面積在陰影中。之後我決定賭一把，先鑽進葛拉姆雕像左側，盡可能貼著牆壁，縮緊小腹，幸好我骨瘦如柴。莉亞……衝刺，滑進暗室裡。

為了不被人發現，我整個人趴在地上，四肢僵硬不協調呈現嬰兒狀態。心跳和牙齒顫動都加速。我必須放鬆。我調整鼻子的呼吸，漸漸拉長吸氣的時間。我想被人用刑的時候，好像可以這麼做，以便失去意識不再感覺疼痛。果然我覺得自己慢慢陷入了地底世界的懷抱中。

我們的動機是一個秘密中的秘密，是關於某件不能見天日之事的秘密，是只有用另外一個秘密才能解釋清楚的秘密，是用另一個秘密才能換來的一個秘密的秘密。

——賈法爾·薩迪克<sup>928</sup>，第六任伊瑪目

我一點一滴恢復意識，開始聽見一些聲響，越來越強的光線讓我覺得很不舒服。腳麻了，我試著不發出聲音慢慢站起來，感覺彷彿站在一波波浪頭上。美人魚。我靜悄悄地伸展四肢，縮放手指腳尖，僵直感逐漸退去。直到那個時候，我才小心翼翼地伸出頭去，左右探看，確認這個暗室大多籠罩在陰影下之後，我開始了解情況。

中殿亮晃晃的，是燈籠，數十盞燈籠，握在從我背後陸續抵達的參與者手中。他們顯然是從那個通道進來的，從我左邊唱詩班的位置進來後在中殿就定位。我的天啊，我心想，這根本是迪士尼版的《荒山之夜》<sup>929</sup>。

他們沒有喧嘩，壓低了聲音說話，但是加總之後嗡嗡一片，有如歌劇裡的群眾演員，啦吧吧啦嘩啦吧啦。

我左側的燈籠被放在地上，圍成了一個半圓，唱詩班面向南邊帕斯卡像的東翼弧線接上那個半圓的端點，形成一個完整的圓。那裡有一個熊熊燃燒的火盆，有人往裡頭丟了些藥

草和香料，煙飄進暗室內，讓我口乾舌燥，有些兀奮暈眩。

燈籠光影閃動，我發現唱詩班正中央有東西在擺動，一個小小的、搖曳不止的影子。

傅科擺！那鐘擺不在原本的交叉通道上擺動，竟吊掛在拱頂石下方，在唱詩班正中央擺動。不過這個鐘擺更大，繩索更粗，看起來像是纜繩，或金屬麻花繩。

鐘擺一如它在萬神殿展示時那般碩大。彷彿望遠鏡中的月亮。

他們刻意仿製了一個聖殿騎士第一次做實驗用的鐘擺，時間比傅科擺早了五百年。為了讓這個鐘擺能夠有足夠空間擺動，他們拆除了部分室內硬體，在唱詩班那個位置用燈籠打造了一個粗糙的圓形舞台。

我納悶的是，唱詩班地板下既然沒有磁性調節器，那個鐘擺如何能維持恆常擺動。但我隨即明白。在唱詩班周圍那幾個柴油馬達旁有一個傢伙跟貓一樣蓄勢待發緊盯著鐘擺的擺動平面路徑，每次鐘擺擺向他，他就伸手輕輕一推，或用手指頭一點，把鐘擺推出去。

那個人跟漫畫畫人物曼德拉克一樣，身穿燕尾服。等看到他其他同伴的樣子，我就知道他是魔術師，歐爾蔻夫人手下小馬戲團的幻術師，能夠控制指腹力量的行家，手法熟練，擅長借助不起眼的小機關動手腳。說不定他可以透過他那雙閃亮皮鞋的輕薄鞋底感受到大地電流的振動，所以能夠遵循鐘擺擺動邏輯和鐘擺呼應的地球轉動出手相助。

我看著他的同伴在陳列於中殿的汽車間走動，在腳划人力雙輪車和機動車之間滑行，貌似在陰影中翻滾前進，有人拿著椅子，有人搬了一張覆蓋紅色桌布的桌子放在底端空蕩蕩的走廊上，有人帶來了更多燈籠。這些人個子矮小，陰沉，口齒不清，像得了佝僂症的小朋友，其中一個經過我旁邊，我看見他的輪廓很像蒙古症患者，頭上寸髮不生。他們是歐爾蔻夫人小馬戲團裡的可愛怪胎，是我在斯洛溫書店裡看見的那張海報上的髒

兮兮小怪物。

馬戲團到齊了，有工作人員、警察和儀式編舞者。我看見了亞法隆島的巨人亞力士和丹尼斯，他們身穿皮革鉚釘盔甲，身形真的十分魁梧，金髮，倚靠在蒸汽動力車的車身上，雙手交叉抱胸等待。

我還沒來得及進一步細想，有人已踏著莊嚴步伐進來，抬手示意讓大家安靜。我之所以認出他是布拉曼特是因為他穿著一件猩紅色長袍，外披白色法衣，頭上是我在皮耶蒙特看他戴過的主教冠。布拉曼特走向火盆，往裡頭丟了一點東西，火苗竄升，隨後冒出濃密白煙，香味漸漸瀰漫整個大廳。我心想，跟在里約熱內盧的時候一樣，跟那場鍊金術派對一樣。但我手中沒有阿哥哥鈴。我用手帕當濾網摀住口鼻，然而布拉曼特已成雙影，鐘擺在我眼前向四面八方擺動，猶如旋轉木馬。

布拉曼特開始吟誦：「Aléf bet gimel dalet he waw zain het tet jod kaf lamed mem nun samek ajin pe sade qof resh shin tau i」<sup>930</sup>

群眾齊聲回應：「Parnesiel, Padiel, Camuel, Asiel, Barmiel, Gediel, Asyriel, Maseriel, Dorchtuel, Usiel, Cabariel, Raysiel, Symiel, Armadiel……」<sup>931</sup>

布拉曼特做了一個手勢，有一個人從人群中走出來，跪倒在他的腳邊。我瞄到那個人的臉，是那個畫家李卡杜，臉上有疤的傢伙。

布拉曼特問一句他答一句，憑記憶複誦行禮如儀的對話。

「你是何人？」

「我乃信徒，尚未通曉特雷斯最深奧之謎。我在靜默中、在堪比巴風特之謎的沉思中、在大工程環繞六個完好無缺封印運轉的曉悟中準備，唯有最後方能識得第七封印之謎。」

「你如何入教？」

「經由鐘擺之垂直而入。」

「何人迎你入教？」

「密契特使。」

「你可識此人？」

「不識，他戴面具。我僅識級別高於我之騎士，該騎士只識級別高於他之巧匠，一人最多得識一人。我亦如是。」

「播種者阿列波何許人？」

「辛苦駕馭車輪者。」

「撒旦亞當何許人？」

「因垂憐而生者。生而受垂憐者。生而播種者。」

「你是否將那名女子帶來？」

「是，她在此。我將她交給指定之人，她已準備就緒。」

「你可以退下，隨時待命。」

對話雙方說的都是不甚精確的法文。之後布拉曼特再度開口：「弟兄們，我們因聯合修會、無名修會之名齊聚在此，儘管在昨日之前尚不知自己忠於何人，但從今以後我們誓言永遠效忠於斯！詛咒褻瀆秘密之人。詛咒誹謗神秘學之人，詛咒將秘儀和奧秘視為兒戲之人！」

「齊聲詛咒！」

「詛咒那無形的學會，詛咒希蘭與那寡婦的私生子，詛咒操弄那古典的、公認的或整流的東西方謊言、運籌帷幄的大師，詛咒孟斐斯和古埃及禮儀，詛咒費拉勒斯協會<sup>932</sup>和九姊



妹會所，詛咒嚴規禮儀和東方聖殿修會，詛咒巴伐利亞光明會和亞維儂光明會，詛咒凱道西騎士、祭司遴選會社、友誼會、黑鷹騎士、聖城騎士、英格蘭玫瑰十字會社、卡巴拉玫瑰十字會、黃金黎明協會、聖殿與聖杯天主教玫瑰十字會、晨星會、銀星會、泰勒瑪會、維利會<sup>933</sup>、圖勒會，詛咒所有剽竊白衣兄弟總會之名的古老神秘組織，詛咒聖殿守護會，詛咒所有錫安或高盧的學院及修道院！」

「齊聲詛咒！」

「任何人因為天真，因為控制慾，因為改變宗教信仰，因為算計或居心不良，曾為會所、學院、修道院、修會之友，接受未知的高階上級及世界之主不當要求聽從其命令者，要在今夜宣示放棄異端，衷心祈求重新與特雷斯，那唯一的真實的嚴規禮儀，也就是菁英復興共治聖殿騎士團身心合一。三位一體、三重智慧、密契神秘的菁英復興共治聖殿騎士團！」

「在你羽翼的陰影之下！」

「現在請最高階、最隱密的三十六級貴賓進場。」

布拉曼特為大師一一唱名，他們穿著正式禮儀服飾入場，每個人胸前都有金羊毛騎士團的標誌。

「巴風特騎士、六封印騎士、第七封印騎士、上主聖名騎士、主之佛羅里安復仇者騎士、坩鍋騎士……可敬的巴別塔巧匠、可敬的大金字塔巧匠、可敬的主教座堂巧匠、可敬的所羅門聖殿巧匠、可敬的帕拉提烏斯宮殿花園巧匠、可敬的赫利俄斯城巧匠……」

布拉曼特高聲唱名，尊者分批進入，所以那些人跟頭銜我來不及對上，但我很篤定我在率先進場的十二人中看到了德·古貝爾納提斯、斯洛溫書店裡那位老先生、卡梅斯特雷斯教授和其他幾個我在皮耶蒙特那一晚見到的人。

還有，唱名到上主聖名騎士的時候，我看見了葛哈蒙先生，他打扮得一絲不苟，神情

肅穆，對自己的新身分十分陶醉，雙手顫抖地觸摸著胸前的金羊毛騎士團標誌。布拉曼特繼續唱名：「卡奈克神殿密契特使、巴伐利亞密契特使、諾斯底巴貝洛<sup>934</sup>密契特使、卡梅洛特<sup>935</sup>密契特使、蒙特塞居密契特使、隱匿伊瑪目密契特使……托馬爾最高宗主教、基爾溫寧最高宗主教、聖馬丁德夏普最高宗主教、馬倫巴最高宗主教、無形的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最高宗主教、阿刺模忒堡最高宗主教……」

可想而知，無形的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最高宗主教自然是薩隆先生，一貫的面無表情，身上穿的不是他平日那件長罩衫，而是一件黃色滾紅邊的亮麗長袍。走在他後面的是皮耶，路西法教堂的亡魂引路人，不過他胸前不見金羊毛騎士團標誌，而是一把黃金刀鞘匕首。布拉曼特繼續唱名：「崇高的化學婚禮神聖新郎、崇高的蒼天亡靈引路人，崇高的極密奧秘大臣，崇高的象形單子隱寫師、崇高的兩宇宙之星際聯絡人、崇高的羅森克魯茲之墓守護人……奧秘的電流執政官、奧秘的空洞地球執政官、奧秘的神秘極地執政官、奧秘的迷宮執政官、奧秘的鐘擺之擺執政官……」布拉曼特停頓了一下，再開口唱名最後一段的時候，似乎多了一份哀戚之情：「奧秘中的奧秘大臣，奴隸中的奴隸，卑微的埃及俄狄浦斯秘書長、世界之主低階使者、地心王國阿格第守門人、傅科擺最後的輔祭、聖馬丁、聖日耳曼伯爵、拉戈斯基王子、聖馬丁伯爵及鄂葉侯爵、蘇爾蒙先生、韋爾頓侯爵、孟斐拉托侯爵、艾瑪爾侯爵、艾瑪爾侯爵、薩爾蒂科夫伯爵、舍恩寧騎士、札爾苟伯爵！」

當大家在傅科擺對面的半圓迴廊面向中殿教友陸續就定位之時，鄂葉走了進來，一身灰藍色雙排釦西裝，臉色蒼白，神情凝重，他牽著羅倫莎·裴蕾葛里尼的手，彷彿牽引著亡靈之魂走在通往冥界的路上，羅倫莎面無血色，有如吸了毒般神情恍惚，身上僅著一件略顯透明的白色長袍，頭髮散落在肩上。她走過我前方的時候，我看著她的側臉，那虛弱空洞的純真面容，很像前拉斐爾畫派筆下的蕩婦。過於蒼白脆弱，激不起我絲毫慾望。

鄂葉帶著羅倫莎走向帕斯卡雕像旁火盆處，輕撫她失神的臉龐，對那兩個亞法隆巨人點點頭，讓他們扶著她站好，然後走去坐在面對教友的桌子後面。我清楚看著他從西服背心裡拿出菸草盒，默默地摸了幾下才開口說話。

「各位弟兄，各位騎士，你們之所以前來，是因為這幾天密契特使發出了通知，因此大家想必都知道我們為何齊聚在此。我們本應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夜集合，或許你們之中有些人那時候尚未出生，也或許還不是現在這個身分。我們來此是因為經過六百年漫長煎熬的漂泊後，終於找到了一個知情者。他如何得知，而且比我們所知更多，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謎。但是我相信他就在我們之間，你不可能缺席，對吧，我的老友，你之前實在好奇心太重，不過如我剛才所言，我知道你就在我們之間，而且願意告訴我們實情。阿爾鄧提！」

阿爾鄧提上校，當然是他，儘管已經年邁，仍然一頭黑髮。他從人群中走出來，走向那準備審判他的法庭，跟劃出不可逾越空間的傅科擺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好久不見，弟兄。」鄂葉微笑道。「我就知道把消息放出去，你肯定會現身。所以，你可知那名囚犯怎麼說的？他說他是從你那裡聽來的。所以你什麼都知道，可是你卻緘口不言。」

「伯爵，」阿爾鄧提說。「那名囚犯說謊。我本不屑辯駁，但是名譽至上。我透露給他的故事，和密契特使告訴我的不同。沒錯，我的確得到了一則訊息，這一點我多年前並未隱瞞你，只是對那則訊息的詮釋不同……我欠缺那名囚犯擁有的解讀能力，所以那一次我才會尋求協助。但我必須要說，我不但沒有得到任何鼓勵，反而被質疑、被挑戰，還被威脅……」他似乎原本想繼續說些什麼，但是盯著鄂葉看的同時，也看見了傅科擺不斷逼近他，有如咒語。被催眠的他最後跪了下去，只說：「我為我的不知祈求原諒。」

「原諒你，因為你知道你不知。」鄂葉說。「去吧。各位弟兄，那名囚犯知道太多我們所有人不知的東西。他還知道我們是誰，這是我們從他口中問出來的。所以我們需要加快腳步，再過不久便是黎明。請你們留在這裡默禱，我再次告退，希望能從囚犯處問出結果。」

「喔，不行，伯爵先生！」原本站在半圓迴廊裡的皮耶挺身而出，瞳孔放大氣呼呼地說：「您沒有事先告知我們，已經跟他談了兩天，而他什麼都沒看見，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聽見，跟那隻三不猴一樣。您今天晚上還想問他什麼？不行，把他帶來這裡，當著大家的面審問他！」

「親愛的皮耶，請您冷靜。我讓人把我認為最優雅的蘇菲亞化身帶來這裡，她是謬誤世界和高階八元神之間最神秘的連結。請不要問我原因，但是有她在，囚犯必會吐實。蘇菲亞，告訴大家，妳是誰？」

宛如夢遊中的羅倫莎咬字含糊不清地說：「我是……妓女也是聖女。」

「說得好，」皮耶笑了。「我們明明有秀色可餐小甜心，幹嘛找妓女。不行，立刻把那個人帶過來，讓他站在傅科擺前面！」

「不要耍小孩脾氣，」鄂葉說。「給我一個鐘頭的時間。你們真以為讓他站在傅科擺前面，他就會說嗎？」

「肢解凌遲他，就不信他不說。用他當牲禮獻祭！」皮耶大喊，聲音在中殿迴盪。

「生人活祭！」

薩隆也站了出來。「伯爵，撇開幼稚與否不說，這位弟兄說得對。我們又不是警察……」

「這句話聽您說出口感覺很怪。」鄂葉出言嘲諷。

「我們又不是警察，用正規調查方式未必比較高尚。但我也不能認為拿活人祭獻給地下勢力有何意義。地下那些人如果要給我們什麼指示，不用等到現在。除了這名囚犯之外，還有別人知情，只是那個人下落不明。既然如此，今天晚上我們正好有機會讓其他知情的人跟囚犯當面對質……」他濃密的睫毛下眼睛半眯著，對鄂葉笑了一下。「也跟我們，跟我們之中的某些人對質……」

「薩隆，您這麼說是什麼意思？」鄂葉語氣聽起來有些遲疑。

「如果伯爵先生不介意，我想說幾句話。」歐爾蔻夫人說。是她，我看過海報上的她。她穿著一襲橄欖綠長衫，顯得臉色泛青，頭髮抹了油，梳攏在頸後，聲音如男子般低沉沙啞。我在斯洛溫書店的時候就覺得我看過那張臉，現在想起來了，她是那天半夜舉行的德魯伊秘儀中的女祭司。「亞力士·丹尼斯，把囚犯帶來。」

她話說得很獨斷，不過中殿裡揚起的低語聲似乎站在她那一邊。那兩個巨人聽命將羅倫莎交給可愛怪胎，鄂葉雙手緊握靠背椅的扶手，不敢開口反對。

歐爾蔻夫人對她的可愛怪胎做了一個手勢，在帕斯卡雕像和機械傳動車服從號之間有三張單人沙發，此刻在她安排下有三個人準備入座。那三個人膚色黝黑，體型矮小，神經兮兮，大大的眼睛裡只見死白。「伯爵，他們是福克斯三胞胎，您也認識他們。泰歐、雷歐和傑歐，你們坐下，待命。」

這時候亞法隆巨人又出現了，手中抓著的正是雅克伯·貝爾博，他身高僅到那兩個巨人的肩膀。我可憐的朋友面色如土，多日鬍子未刮，手被綁在背後，胸前襯衫敞開。走進那個薰煙繚繞的競技場，對眼前大祭司雲集的場面似乎完全不覺詫異，顯然那幾天他已經習慣了兵來將擋。

但是他沒想到會看見傅科擺，至少不是在那個位置。兩個巨人把他拖到鄂葉面前，他

只能聽見鐘擺在背後掃過時極其輕微的嗖嗖聲。

下一秒貝爾博轉過頭，看見了羅倫莎，立刻激動起來，一邊張口喊她，一邊企圖掙脫繩子，可是羅倫莎雖然也看著他，卻彷彿不認得他。

貝爾博顯然要質問鄂葉對她做了什麼，但是來不及問出口。中殿底端靠近櫃台和書架附近掄起一陣鼓聲，還有尖銳的笛聲，突然間四輛車車門打開，走出了我在小馬戲團海報上看到的四個傢伙。

頭上戴著很像土耳其圓筒帽的無簷毛氈帽，身披寬大的黑色斗篷，釦子嚴實地扣到脖子。這幾個從車上下來的伊斯蘭教苦行僧彷彿是重生後爬出地下墓穴，蟄伏在那魔術圈邊緣。此刻中殿底端的笛聲溫柔起伏，他們四個以同樣的和緩節奏伸手輕拍地板，低著頭。

第五個人從布雷蓋的飛機座艙冒出頭來，他彷彿清真寺塔頂召集穆斯林做禮拜的宣禮員，用不知名語言開始唱誦讚美詩。他嗚咽，他哀鳴，音調刺耳，與此同時鼓聲再度響起，咚咚聲比之前強而急切。

站在福克斯兄弟身後的歐爾蔻夫人彎下腰，低聲鼓勵他們。深陷沙發中的三兄弟雙手緊握扶手，眼睛緊閉，開始出汗，臉上表情漸漸扭曲。

歐爾蔻夫人面向在場所有貴人顯要說：「現在我優秀的小兄弟會帶三位知情人士在此現身。」她停頓一下之後接著說：「愛德華·凱利，亨利·昆拉特，還有……」她再度停頓後說：「聖日耳曼伯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鄂葉失控。他猛地站起身來，盛怒下犯了一個大錯：他看似巧合地避開傅科擺的擺盪軌道，一邊衝向歐爾蔻夫人一邊大喊：「妳這個狠毒的女人，騙子，妳明明知道不可能有……」然後又對著中殿的人群大喊：「騙局！這是騙局！快阻止她！」

可是沒有人理他，皮耶甚至取而代之坐到靠背椅上，然後說：「夫人，請繼續。」  
鄂葉冷靜下來，恢復冷血本質，站在一旁看著現場所有人。「來吧，」他挑釁地說。  
「那我們就試試吧。」

歐爾蔻夫人揮了一下手臂，彷彿宣布比賽開始。音樂越來越高亢，突兀地轉為失調的不協和音，鼓聲越來越瘋狂，原本前後左右扭擺上半身的苦行僧舞者站了起來，他們解下斗篷，伸直了手臂彷彿要展翅飛翔，靜止不動一瞬間後，開始原地轉圈，以左腳為圓心，抬起頭面向天空，如此凝神又如此迷茫，多褶的上衣隨著他們立地旋轉的舞蹈打開有如鐘罩，亦恍若狂風中飄零的花朵。

這時靈媒三兄弟全身僵直，臉部緊繃變形，像是很想排便卻出不來，喘著粗氣。火盆裡的火舌漸弱，歐爾蔻夫人的隨行人員將地上燈籠的燭火都吹滅。教堂裡只剩下中殿燈籠的燭光照明。

神蹟漸漸浮現。泰歐·福克斯開始口吐白沫，之後唾沫慢慢凝固，他兩個兄弟隨即出現跟他一樣的反應。

「很好，小兄弟，」歐爾蔻夫人低聲引導。「加油，繼續加油，就是這樣，很好……」  
苦行僧舞者開始吟唱，斷斷續續，有些歇斯底里，他們先是輕輕晃頭，之後開始大力搖頭，發出呼喊聲，先是高亢激昂，之後無力嘶啞。

靈媒兄弟開始釋放一種氣體，氣體漸漸濃稠，像是唾液，也像是蛋白，緩緩地在他們的肩膀、胸前、腿上蜿蜒，上下攀爬，彎繞曲折前進的路徑讓人免不了聯想到爬蟲。我看不出那些東西是從皮膚毛孔、嘴巴、耳朵，還是眼睛分泌的。人群湧向前，互相推擠只想更靠近靈媒，也更靠近舞者。我拋開了所有憂慮，篤信可以混在人群中不被發現，我離開暗室，將自己暴露在外，比彌漫在穹窿下的煙霧更招搖。

靈媒周身散發出乳白色的朦朧光芒，那光被開始像阿米巴原蟲變形的他們分割得十分凌亂。其中一個靈媒的白光形體頂出了一個角，那角微彎成一個弧度後往他的頭上移動，看起來像是想啄人的鳥喙。那角的頂端又叉出兩個可收縮的突起，看似蝸牛頭上的觸角……

舞者閉著眼睛，口中滿是唾沫，維持自轉舞步的他們開始繞圈，以最大空間為範圍，繞傅科擺而舞，而且神奇地完全沒有與鐘擺軌道交錯。他們節奏越來越快，丟開了帽子，讓一頭黑色長髮隨舞步甩動，頭顱看似幾乎要從脖子上飛出去。他們放聲吶喊，就像里約熱內盧那一晚，吼吼吼吼……

那團白色物質漸漸成形，其中一個隱隱約約有了人形，另一個一會兒是圓柱體，一會兒是細頸瓶，一會兒又變成蒸餾器。第三個則清楚勾勒出鳥形，是一隻貓頭鷹，眼睛很大，豎著耳朵，還有自然科學家年邁女教授鷹鉤鼻狀的鳥喙。

歐爾蔻夫人詢問第一個形體：「凱利，是你嗎？」那形體發出的聲音顯然不是來自泰歐·福克斯，聽起來很遙遠，似乎很吃力：「現在……我可以透露，一個……一個很大的秘密，如果你願意的話……」

「當然，當然。」歐爾蔻夫人語氣堅定。那個聲音又說：「此處多年來被稱為……地球……地球是最低階的元素……當妳轉動那輪三次……便知我所透露的驚天秘密……」

泰歐比了一個手勢，似乎在求人放過他。「你可以稍微放鬆一下，但是不能讓他走……」歐爾蔻夫人對泰歐說完，隨即轉頭看著貓頭鷹形體：「我知道是你，昆拉特。你有什么話要跟我們說？」

那隻貓頭鷹似乎是這麼說的：「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它……」



「它將火把點亮……或燭火……是人……所不樂見……」

「我們樂見，」歐爾蔻夫人說，「快說你知道什麼……」

「宇宙之兆……但特羅……汝亦有德之人……少一人在此……那些神學家……」

雷歐·福克斯也已經力竭，貓頭鷹的聲音越來越弱。雷歐垂下頭，努力撐著那個形體。歐爾蔻夫人鼓勵他堅持下去，然後轉向最後那一個也漸漸擬人化的形體。

「聖日耳曼，聖日耳曼，是你嗎？你知道些什麼？」

那形體開始哼唱一個旋律，歐爾蔻夫人讓其他樂手降低音量，舞者也停止嘶吼，但是仍不畏疲憊地持續旋轉。那形體吟唱道：「溫柔的愛此刻是我良友……」

「真的是你，我認出你來了。」歐爾蔻夫人誘導他。「說吧，告訴我們在哪裡，是什麼……」

那形體說：「當時夜已深……我頭上罩著亞麻面紗……可以……找到一個金屬祭壇，我獻上那神秘枝極……喔，我以為我踏入深淵……那些通道由黑石鋪成……我的地下之旅……」

「他是假的，是假的，」鄂葉放聲大喊。「各位弟兄，你們大家都聽過這段話，是出自《特雷斯神聖三重智慧》，那是我寫的，只要花六十法郎就可以看到。」他跑向傑歐·福克斯，抓住傑歐的手臂大力搖晃。

「夠了，你這個騙子，」歐爾蔻夫人尖叫。「你會害死他。」

「巴不得！」鄂葉把那個靈媒從椅子上推倒在地。

傑歐·福克斯想要抓住自己分泌的那個形體好撐住自己，結果反而把形體拖了下來，溶解後流了一地。傑歐倒臥在那團黏糊糊、持續流溢的東西上，身體僵直沒了氣息。

「你這個瘋子，快住手！」歐爾蔻夫人抓住鄂葉，對另外那兩兄弟說：「我的小寶

貝，你們一定要撐下去，他們還有話沒說完。昆拉特，昆拉特，告訴他你是真的！」

雷歐·福克斯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拚命想把貓頭鷹收起來。歐爾蔻夫人站在他身後，用力壓著他的太陽穴，想讓他屈服在她的跋扈氣焰之下。那貓頭鷹意識到自己即將消失，便對著宿主說：「唏，唏，魔鬼。」他啞著聲音說，同時企圖用鳥喙啄她。雷歐·福克斯喉頭發出咕嚕咕嚕聲，彷彿有人割斷了他的頸動脈，雙膝跪倒。貓頭鷹化成令人作嘔的一團泥（繼續唏、唏叫著），雷歐整個人呼吸不過來栽了進去，渾身髒兮兮的，動也不動。歐爾蔻夫人火冒三丈，對著仍堅持不輟的泰歐說：「凱利你說話啊，你聽到沒有？」凱利默不作聲，企圖脫離宿主，而泰歐則像是有人要把他開膛剖腹一般聲嘶力竭，雙手在空中拍打，想要恢復他製造的那個形體原本的樣貌。

歐爾蔻夫人大吼一聲：「凱利，你這個耳背的傢伙，別又搞鬼。」凱利既然脫離不了靈媒，索性悶死他。凱利便成了一種類似口香糖的東西，讓雷歐無法掙脫，就連他也跪倒在地，咳嗽不止，漸漸跟那正在吞嚥他的寄生物合而為一，在地上打滾翻騰，彷彿被火舌纏身。原本是凱利模樣的那個物質最初像壽衣包裹著雷歐，然後化為液體沒了生命跡象，任憑被掏空的雷歐躺在地上，那是另外一半的自己，是薩隆做過防腐處理的幼兒木乃伊。就在這個時候，那四名舞者停止吼叫，將手伸向空中揮舞，有那麼幾秒鐘彷彿即將滅頂的溺水之人，隨後全身脫力重重倒下，猶如幼獸發出啾啾哀號聲，用手抱住頭。

這時鄂葉回到半圓迴廊，用西裝口袋裝飾用的小手帕擦去額頭上的汗水，深呼吸兩次後，往口中放了一片白色藥丸，然後開口請大家安靜。

「各位弟兄、騎士，你們也看到了，這名女子如何刻意讓我們難堪。讓我們重新開始，回歸我原本的計畫。請給我一個鐘頭，讓我把囚犯帶去審問。」

歐爾蔻夫人已經出局了，她低頭看著她的靈媒三兄弟，流露出一絲近乎人類的傷痛。

始終坐在靠背椅上，目睹全部經過的皮耶又重新掌控了局面。

「不行，」他說。「只有一個辦法。生人活祭！把囚犯交給我！」

亞法隆巨人受到他的熱情感召，一把抓起看完剛才那一幕目瞪口呆的貝爾博，把他推到皮耶面前。皮耶以變戲法的靈巧倏地站起身來，將靠背椅搬到桌上，連桌帶椅推到唱詩班的正中央，然後抓住經過的傅科擺上方的繩索，讓鐘擺停止擺動，同時擋下了鐘擺反彈。接下來都是一眨眼的事：按照計畫（大概是在先前的一片混亂中達成的協議），巨人爬上桌子，把貝爾博綁在靠背椅上，其中一個把懸掛鐘擺的繩索繞在貝爾博的脖子上，繞了兩圈，另一個巨人則穩住鐘擺，攔在桌沿處。

布拉曼特衝到那個刑台前面，一身紅色長袍襯托得他格外威嚴。他開始吟誦讚美詩：「我以存在於金丹之靈的最初和最末的耶和華、萬主之主之名，為你驅魔。全能的神、上主、耶和華、自有永有之神！天使米迦勒、天使加百列、天使漢尼爾。讓河水因諸神之靈逆流而上！地球因亞當耶和華而存在！以天使撒母耳、萬軍之主、大能者之名，墮落天使亞得米勒<sup>936</sup>來吧！夜魔請退！」

貝爾博直挺挺地坐在靠背椅上，繩索纏繞在他的脖子上。那兩個巨人無須壓制他，因為只要他稍有不當動作，就會從那個位置上摔下來，繩索正好可以勒死他。

「白癡，」鄂葉高聲斥責。「之後如何讓鐘擺回歸到軸線上？」他心裡想的是如何挽救傅科擺。

布拉曼特微微一笑。「伯爵，別擔心。我們沒想要攪和你的染料，那是傅科擺，一如他們最初所構思，它自己知道何去何從。總而言之，要說服一個力量啟動，沒有比生人活祭更有效的了。」

貝爾博原本簌簌發抖，我看見他突然放鬆，或許不能說恢復了平靜，但他好奇地看著

那個高聳的舞台。我想在那一刻，面對兩個敵人的爭吵，看著那幾個靈媒面目全非的軀體，身邊的苦行僧舞者還在呻吟抽搐，看著那些驚慌失措的顯貴們身上的長袍，他找回了他與生俱來的天賦：荒謬感。

在那一刻，我很篤定，他決定不再任人宰割，或許是因為他居高臨下，身處舞台前端，看著那些齊聚一堂的瘋子面對勘比大木偶劇場<sup>37</sup>血淋淋畫面的茫然，還有靠近門廳處那些小怪物對發生的事無動於衷，跟漢尼拔·汪迷薩和必歐·波一樣，用手肘互相推擠竊笑，讓他多了一份優越感。

只有望向羅倫莎的眼神透露出焦慮。她再度被兩個巨人抓住臂膀，不停掙扎。羅倫莎恢復了意識，落淚哭泣。

我不知道貝爾博是否打定主意不想讓她看見自己的恐慌，還有，他之所以作這個決定不是為了加強他對那群烏合之眾的鄙視和威信。他坐姿筆直，昂首，襯衫前襟敞開，雙手被綑綁在背後，神情傲然，彷彿從不知何謂恐懼。

鄂葉眼見貝爾博如此鎮靜，情緒也逐漸平復，接受了鐘擺運動被中斷的事實，但仍然急於探究秘密，畢竟那是他終其一生的追尋，花了許多心力，因此他毫不遲疑重新掌握他那些追隨者，轉頭對貝爾博說：「別拖了，貝爾博，快點決定，您也看到了，現在這個情況讓人很為難，別再胡鬧了。」

貝爾博沒有回答，他看著遠方，彷彿基於謹慎想要避開自己不小心聽到的別人的對話。

鄂葉沒有放棄，像跟小朋友說話一樣哄他：「我知道您對我很不滿，或者可以說對我有防備心。我也明白剛才那群人才在你眼前上演了一齣絲毫不具教化意義的戲碼，現在要把如此隱諱的秘密告訴他們感覺有多糟，多不甘心。所以您的秘密只需要告訴我一個人，在我

耳邊說就好。現在我放你下去，我知道您會對我說一個字，只有一個字。」

貝爾博說：「您這麼認為？」

鄂葉語氣變了。那是我認識他以來第一次看見他如此莊嚴肅穆、神聖不可侵犯的姿態。他彷彿一邊說話一邊把他朋友帶來的埃及獻祭儀式服裝穿上了身。我發現他的語氣很假，似乎在模仿那些他向來寬容憐憫以對的人，但是同時間又對他從未扮演過的那個角色了然於心。他根據某種藍圖（不可能出於本能），正努力誘導貝爾博進入一齣浮誇的音樂劇。如果鄂葉是在演戲，他演得很精采，因為貝爾博不覺得有詐，他凝神聽鄂葉說話，彷彿那是他唯一的期待。

「現在換你說話，」鄂葉說。「你說吧，不要置身於這個遊戲之外。你若不說，你就輸了。你若開口說話，勝利也有你一份。因為我老實告訴你，今天晚上，你，我和我們所有人在宏偉狀態，那是光輝、威嚴、讚頌的質點，宏偉主管儀典和儀式魔法，宏偉是永恆展現的時刻。我數百年來夢想著這個時刻到來，你開口說話，就能成為唯有在你揭示秘密後才能自稱為世界之王的那些人中的一員。在被貶抑之後，你才能得到頌揚。你要開口說話，因為那是我所願，你要開口說話，因為那是我所言，而我說的話必然應驗。」

貝爾博傲然不屈：「快拔屁塞。」

就算鄂葉有心理準備會被拒絕，仍然被這句渾話氣到臉色發白。皮耶歇斯底里：「他說什麼？」鄂葉簡單扼要：「他不肯說。」然後張開雙臂，擺出投降和讓步的姿態，對布拉曼特說：「他是你們的了。」

皮耶氣急敗壞地說：「夠了，生人活祭！生人活祭！」

「沒錯，殺了他，我們一樣能找出答案。」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歐爾蔻夫人同樣氣急敗壞，整個人撲向貝爾博。

羅倫莎幾乎在同一時間也有了動作，她掙脫巨人的束縛，衝過去擋在貝爾博前面，站在刑台下面，張開雙臂狀似阻擋敵軍入侵，淚眼婆娑地哭喊：「你們全都瘋了，怎麼能這麼做？」鄂葉原本準備離開，聽到這句話愣了一下，隨即追過去拉住她。

接下來的一切都發生在轉眼瞬間。歐爾蔻夫人解開髮髻，妒恨加上怒火中燒有如蛇髮女妖梅杜莎，向鄂葉伸出利爪，抓花他的臉後用盡全身力氣將他一把推開，鄂葉往後退，絆到火盆的一隻腳，像苦行僧舞者一樣自轉了一圈，頭部撞到一輛汽車後整個人摔到地上，滿臉是血。

這時候皮耶撲向羅倫莎，並將掛在胸前的匕首從刀鞘中拔出來，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一時之間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見羅倫莎面色如蠟癱軟在貝爾博腳邊，皮耶則高舉刀刃大喊：「生人活祭！」然後轉向中殿大聲說：「這是克蘇魯的呼喚！」<sup>98</sup>於此同時，聚集在中殿裡的人群開始騷動，有人被推倒在地，有人則叫囂要把庫紐蒸汽汽車掀翻。我聽見——我想我確實聽見了，因為我不可能憑空想像出如此弔詭的細節——葛哈蒙的聲音說：「請便，各位先生，不過別忘了基本禮儀……」欣喜若狂的布拉曼特跪在羅倫莎面前，抑揚頓挫地吟誦道：「歐西里斯，歐西里斯！誰扼住了我的咽喉？誰將我釘在地面？誰一刀刺進我的心臟？我不配踏足瑪亞特<sup>99</sup>之家！」

或許是無意，也或許是羅倫莎的獻祭所致，大家在傳科擺停滯後空出的魔術圈內開始互相推擠，有人，我發誓那個人絕對是阿爾鄧提，被其他人拋向那張桌子後，便在貝爾博的腳下消失無蹤，他一溜煙跑了，而鐘擺被他這麼一撞，便拖著它的人質一併開始急速猛力擺

盪，繩索在鐘擺的重量拉扯下縮緊纏裹，形同繞著倒楣的貝爾博的頸部打了一個死結，他整個人掛在傅科擺的繩索上先被甩向半空中，再朝著唱詩班的東面飛去，已經沒了生命跡象（我衷心希望），隨後折返，朝著我所在的方向撞過來。

原本互相踩踏的人群重新回到鐘擺擺盪範圍外，將空間留給這個奇景。那具懸空吊著的軀體隨著鐘擺擺動，為傅科擺重生而歡騰，任憑衝擊力直接作用於自身。鐘擺的擺動軸線從我的眼睛到唱詩班某扇窗戶拉出一條對角線，想當然耳是鉛條已經剝落的那扇窗，短短數小時後將會有第一道陽光從那扇窗照入室內。我雖然沒有看著貝爾博在我面前晃蕩，但我想事情就是那樣，他在那個空間中描繪出的畫面就是那樣……

貝爾博的脖子彷彿是嵌入從拱頂石垂下、傅科擺繩索上的第二個球體，而且當下方那顆金屬球體向右的時候，第二顆球體，也就是貝爾博的頭顱便擺向左，反之亦然。這兩個球體一直呈反方向運動，以至於在那個空間中畫出的不是直線，而是一個三角形結構。不過，雖然貝爾博的頭跟著緊繃的繩索拉力走，他的身體（或許臨死前曾經全身痙攣，彷彿所有關節同時開闔的一尊木偶）卻在空中畫出不同方向，與頭顱、繩索和下方的金屬球體的方向都無關，手臂揮向這裡，雙腳指向那裡，我忍不住想，如果有人用馬雷的攝影槍<sup>90</sup>拍下那一幕，把那個空間裡每個瞬間的連續畫面都鎖死在感光底片上，記錄下每一個週期頭顱擺動的兩個點，那個球體停頓的兩個點，想像中的繩索交點，兩者各自獨立，以及軀幹和雙腳的擺盪平面邊緣標示的中介點，那麼，吊在傅科擺上的貝爾博在虛無中畫出的說不定是生命樹，用他生命盡頭的瞬間概述所有宇宙的交替更迭，借他的空中漫步將蒼白的流溢出口和神性沉積的十個階段在固定在世界中。

鐘擺原本持續帶動那死亡鞦韆擺盪，但隨著幾個人力之間的重整和能量偏移，貝爾博的軀體漸漸靜止，懸著鐘擺的繩索自他的軀體以下擺動，貝爾博和穹窿之間那一段繩索則垂直

不動。於是貝爾博不再受制於這個世界的謬誤和運行，變成了懸吊點，變成了固定支點，是支撐世界蒼穹之所，繩索和鐘擺在他的雙腳之下才得以擺動，從一個極地擺到另一個極地，沒有休止，大地一邊在傅科擺之下奔逃，一邊不斷展現新的陸地，鐘擺無從指出，而且永遠無法指出大地肚臍眼位在何處。

面對此一奇景，喧鬧聲短暫停歇，但隨即開始議論紛紛。我告訴我自已故事真的結束了。如果宏偉是榮耀質點，那麼貝爾博擁有了榮耀。一個大無畏之舉，讓他和無限之神<sup>941</sup>言歸於好。



完美鐘擺的繩索極細，無法承受周長 $L$ 的反射力和扭力，繩索懸吊著一個量體，是它的重心。對鐘擺這個球體而言，重心位於中心，對人體而言，重心在身高從腳往上量的零點六五處。如果被絞死之人高一百七十公分，那麼他的重心位於從腳往上量一百一十公分處，而周長也包括這個長度。意思是說，如果頭到脖子長三十公分，重心在一百七十公分減一百一十公分，距離頭六十公分的地方，或是六十公分減三十公分，距離脖子三十公分的地方。而惠更斯計算出鐘擺的小幅擺動週期是這麼來的：

$$T \text{ (seconds)} = \frac{2\pi}{\sqrt{g}} \sqrt{L} \quad (1)$$

$L$  是以公尺為單位， $\pi = 3.1415927 \dots$ ， $g = 9.8 \text{ m/sec}^2$ ，得出 (1) 是：

$$T = \frac{2 \cdot 3.1415927}{\sqrt{9.8}} \sqrt{L} = 2.00709 \sqrt{L}$$

約略等於：

$$T=2\sqrt{L}$$

(2)

說明：T與絞死之人的重量無關（一如在主面前，人人皆同）……

複擺的兩個擺錘懸掛在同一條繩索上……若撥動A，A開始擺動，一陣過後便會停，換B擺動。如果這兩個擺錘的量體或周長不同，能量會在兩者之間傳遞但是能量擺動的時問就會不同……即便不是在撥動鐘擺A後讓它自由擺動，並定期施力持續撥動，此一能量漫步也會發生。也就是說如果有一陣風（規律地）吹動絞死之人，過一會兒等絞死之人不再動的時候，傅科擺也會彷彿固定在那人身上而開始擺動。

——馬里歐·薩瓦托利<sup>942</sup>私人信函，哥倫比亞大學，一九八四年

我在那裡已經沒有其他需要知道的了，趁亂跑到葛拉姆雕像旁。

底座依然敞開。我鑽進去往下走，階梯盡頭是一個小小平台，有微弱燈光照明，後方是一座石造螺旋梯，爬上螺旋梯走入一條挑高通道，光線昏暗。剛開始我沒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也想不出那隱隱約約的流水聲從何而來。等眼睛適應了黑暗後，我才發現那是一條地下水道，有一排扶手欄杆避免讓人掉進水裡，但無法避免一股混合了化學和有機腐物的噁心味道衝鼻而來。至少我們虛構的那個故事中的一個是如假包換的：巴黎下水道。屬於柯爾貝

爾、千面人方托馬斯和所羅門·德·考克斯的下水道？

我捨棄更暗的次要通道，順著主要通道往前走，希望能找到蛛絲馬跡指引我結束這個地下之旅的出口。總之，我距離國立工藝博物館越來越遠了，相較於那個夜之國度，巴黎下水道是一種解脫，是自由，是清新空氣，是光。

我眼中只有一個畫面，貝爾博沒了生氣的身體在唱詩班畫出的那個象形文字。當時我看不懂那個圖案，也看不出它對應的是什麼圖案。但現在我知道那是物理定律，只不過我知道的方式讓那個物理現象多了一層象徵意義。我在雅克伯這棟位在鄉間的房子裡，在他諸多文件資料中，找到了某人寫來的信，那封信回答了他詢問的鐘擺運動問題，還有，如果在繩索下方多垂掛一個單擺會是什麼情況。也就是說，不知道從何時開始，貝爾博每次想到鐘擺，就把它想成西奈半島或各各他山。他不是近年謀劃的那個計畫的犧牲者，他早就在想像中準備好面對自己的死亡，他不知道的是，自認為沒有創作天賦的他腸思枯竭的結果，漸漸形塑了一個真實。或許應該說，他選擇那樣的死亡方式是為了向自己及他人證明，就算一個人不是天才，憑藉想像一樣可以成為造物者。

換句話說，雖然輸了，但終究是贏了。還是說，一心一意追求這個獲勝唯一模式的人，其實輸掉了一切？不明白那並非真正勝利的人輸掉了一切。而我在那個星期六晚上未能察覺。

我走在地下水道裡，跟波斯特一樣失了魂，或許是迷失在同樣的闇黑中，但我忽然看見了信號。牆上掛著一盞亮晃晃的燈，我面前出現了另一座樓梯，看得出來是臨時搭建的，另一頭是一扇木板活門。我試著推開活門，進到一間堆滿空酒瓶的地下室，地下室外的走廊上有兩個出口，門上有男女侏儒海報。我又回到活人的世界了。

我喘不過氣停下腳步，直到那一刻才想起了羅倫莎。潸然淚下。但是她在我的腦海中漸漸淡去，彷彿從未存在過，我連她的臉都不記得了。在那個亡者世界中，她是最死氣沉沉的一個。

走廊盡頭有另外一座樓梯，之後是一扇門。我走進一個煙霧瀰漫、氣味嗆鼻的空間，一間小餐館，一間小酒館，一間東方風情的酒吧，服務生膚色黝黑，客人滿頭大汗，還有肥滋滋的烤肉串和一壺啤酒。我推門走進去的時候神色自若，裝作只是去了一趟洗手間的店裡客人。沒有人注意到我，或許只有吧台裡面那個人看到我從黑暗中突然冒出來，眯著眼對我做了一個幾不可察的表情，表示OK，我知道了，你走吧，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眼睛若能看見世間魔鬼無所不在，恐怕就不能活了。

——《塔木德》，〈祝禱篇〉，六

我離開酒吧，眼前是聖馬丁凱旋門的燈光。先前那間小餐館是東方風情，附近其他還亮著燈的小館子也是。北非小米庫司庫斯和鷹嘴豆泥炸丸子的香味。還有人群。飢腸轆轆的年輕人成群結隊，不少人拎著睡袋集體行動。我想進一間咖啡館喝點東西，不得其門而入。我問一個年輕人怎麼回事，他說第二天有遊行，規模很大的遊行，抵制薩瓦利法案<sup>943</sup>。他們是坐遊覽車來的。

一個伊斯瑪儀派分支德魯茲派信徒喬裝打扮成土耳其人，用蹩腳法文招呼我進入一間店面。絕不，快逃離阿刺模忒堡。我不知道現在誰為誰效力，所以誰都不能信。我穿過一個十字路口，唯一聽見的是我自己的腳步聲。大城市的好處是，只需要走開幾步，就能重新找回孤獨。

才走了幾個街廓，突然間，工藝博物館就出現在我左手邊，在黑夜中格外蒼白。由外觀之，這棟在深夜中沉睡的建築物完美無缺。我繼續往城南走，往塞納河的方向走。我心中有一個目的地，但是我自己說不清楚。我想找人問一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貝爾博死了？天空無雲。我遇到一群學生，因為場所氛圍凝重，他們不發一語。左邊是聖尼各老教堂。

我繼續往聖馬丁凱旋門方向走，穿過奧茲街。街道有如林蔭大道般寬敞，我擔心迷失方向，因為我對那裡不熟。環顧四周，我看見右邊轉角有玫瑰十字出版社的兩面櫥窗。櫥窗的燈已經關了，但是借著街燈，還有手電筒的光，我還是能辨別櫥窗的陳列內容。有書，有商品。《猶太人史》、《聖日耳曼伯爵》、《鍊金術》、《隱密世界》、《玫瑰十字會的秘密之家》，談主教堂建築工人留下的訊息、加太利派、新亞特蘭提斯、埃及醫藥、卡奈克神殿、《薄伽梵歌》<sup>944</sup>和重生的書，也有玫瑰十字會的十字架和燭台、伊西斯和歐西里斯半身像、一盒盒薰香、泥簡和塔羅牌。另外有一把匕首，那是錫製的裁信刀，圓滾滾的刀柄上有玫瑰十字會的封印。他們想幹嘛，戲弄我？

此刻我面向龐畢度中心，這裡白天人聲鼎沸，如今廣場上幾乎空無一人，除了安安靜靜睡著的幾組人，和對面小酒館幽暗的燈光。沒錯。那些巨大的通風孔在吸取地底能量。說不定白天群眾在廣場上的人潮是為了製造震動，而那個神秘機器以鮮肉為食。

這邊是聖梅里教堂，對面是飛龍書店，四分之三都是神秘學的書。我不能因為一時衝動而昏頭。我轉進倫巴底路，或多或少是為了避開那幾個從還沒打烊的小餐館嘻嘻哈哈走出來的北歐女孩。給我安靜點，妳們難道不知道羅倫莎死了嗎？

她死了？會不會死的其實是我？倫巴底路跟弗拉梅爾路垂直相交，佛勒梅路另一端是白色的聖雅各伯塔。街角相交處是秘法22書店，有塔羅牌和靈擺。尼古拉·弗拉梅爾，鍊金術士，專賣鍊金術相關書籍的書店，還有聖雅各伯塔。那座位於塞納河畔、一無用處的晚歌德時期高塔，塔底有幾頭巨大的白獅子，有一本秘教期刊就以此塔為名，帕斯卡就是在這座塔完成了他的空氣重量實驗，直到今天，在五十二公尺高的塔頂，似乎仍然有一個氣象研

究站。或許他們最早是在那裡開始的，在艾菲爾鐵塔完工之前。有一些地區很特別，只是沒有人察覺。

我回頭往聖梅里教堂走去。又遇到幾名嬉鬧的女孩。我不想看到人，繞著教堂走，轉進聖梅里修道院路，見到通往耳堂的老舊小門，是原木材質。左側是一個廣場，廣場另一邊緊鄰龐畢度，燈光亮如白晝。廣場上有瑞士藝術家尚·丁格利<sup>945</sup>的機動藝術作品和其他色彩繽紛的裝置藝術品漂浮在人工水池或湖泊上，一堆看不出所以然的懶洋洋的齒輪，背景是龐畢度那些層層疊疊的管道和歡快的通風口。龐畢度彷彿遭棄置的輪船，斜倚著被藤蔓淹沒的牆，停在月球的隕石坑內避難。主教座堂既然辦不到的，只能靠這些碩大的遠洋船艙通風口跟黑人貞女絮絮耳語互通有無了。只有繞行聖梅里教堂一圈的人才會發現箇中奧妙。總之要繼續追下去，我有一條線索，即將揭穿他們其中一項陰謀，就在巴黎這座光明城的市中心，揭開那闇黑陰謀。

我轉進領事官街，重新回到聖梅里教堂正面。不知道為什麼，我心中動念打開手電筒，照向教堂大門：花式歌德風格，蔥拱窗。

我在大門拱門飾上尋找，毫無把握能不能找到什麼。忽然間就看到了。

巴風特。在圓拱相交處。第一層拱圈上方是象徵聖靈的鴿子，還有石頭鋪排而成的榮光燦爛，第二層拱圈上則有祈禱天使，還有他，巴風特，開展凌人翅膀。就在一座教堂的正立面上。毫無遮掩。

為什麼在那裡？因為我們離聖殿不遠。聖殿，或殘存的聖殿遺址在哪裡？

我折回去，往東北方向走，來到蒙特莫朗西路，五十一號，尼古拉·弗拉梅爾之家。在巴風特和聖殿之間。技巧的鍊金術士自然知道要找誰算帳。意見年代不明的房舍前面，垃圾桶裡塞滿了髒兮兮的垃圾。尼古拉·弗拉梅爾之家，建築已經老舊，為了觀光用途，為了

身分最低賤的邪惡之人，為了屬物者做過整修。旁邊有一家美式咖啡店，掛著蘋果電腦的廣告招牌：「seouer vous les puces」（跳蚤是蟲，也是程式錯誤）。軟體信使。

此刻我在聖殿路上，走到轉角跟布列塔尼路相交處是聖殿廣場，如同墓園般蕭瑟的一座公園，殉難騎士的公墓。

布列塔尼路走到底是老聖殿路。老聖殿路和巴貝特路交錯轉角處有幾家奇怪的店舖，點著形狀怪異，或像鴨子，或像常春藤葉的電燈。現代的太過招搖。他們騙不了我。自由民路：我在瑪黑區，這個地方我知道，再走幾步就會看到猶太潔食老肉舖，現在我們已經底定猶太人在計畫中扮演的角色勒比阿刺模忒堡的阿薩辛派，可是他們跟聖殿騎士有什麼關係呢？我為什麼在這裡？我在找答案？不是，或許我只不過想遠離工藝博物館。也或許是我想著要往某個地方去，明知不可能是這裡，但一心想要記起來究竟是哪裡，就如貝爾博在夢中想要記起被遺忘的地址一樣。

我遇到一群混混。他們笑容邪惡，行進毫無章法，逼得我只得走下人行道。我有那麼一瞬間擔心他們會不會是山中長老派指派，專門來找我的。結果不是，消失在夜色中的他們說的語言很奇怪，彷彿沙漠中的蛇，嘶嘶低語討論關於什葉派、塔木德和科普特的事。

我遇到幾個穿著寬大長衫的雌雄同體人。玫瑰十字會的長衫。他們越過我走到前面，轉進塞維涅路。夜已深。我逃離工藝博物館，是為了在這座屬於大家的城市中探查，而我發現這座屬於大家的城市之構思原型是地下墓穴，行進路線都特別照顧秘教教徒的需要。

出現一名醉漢。說不定是偽裝的。不能輕信，必須事事存疑。有一間咖啡館還開著，腰間繫著圍裙長至腳踝的服務生正在收拾桌椅。我衝進去，他們讓我點了一杯啤酒。我一口



喝盡，再點了一杯。「這麼渴哦？」他們之中有人這麼說，語氣並不友善，帶著質疑。我是很渴，從下午五點開始我就滴水未沾，不過不需要在鐘擺下過夜也一樣會口渴。白癡。我付了錢，走出去，趕在他們把我的輪廓記住之前。

我來到孚日廣場轉角，走在拱門廊道下。不記得是哪一部老電影裡，一名持刀瘋子的寂寥腳步聲在孚日廣場上迴盪呢？我突然站定，聽聽後面可有腳步聲？當然沒有，他們也停了下來。只要放幾個聖物櫃，這拱門廊道彷彿就是工藝博物館的展示廳。

孚日廣場，十六世紀的低矮半圓拱頂，一間間版畫和骨董畫廊。一扇扇窄矮老舊破敗門窗，有人數百年來未曾離開。那些穿著黃色長衫的人。那樣一個廣場只有動物標本製作師守著，等待入夜後才現身。他們熟知每一片地磚，每一個地下水道孔蓋，從那裡潛入地底世界。而且是當著眾人面前。

有一處拱門用幾塊木板封了，看得出來原本是一間神秘學書店，現在沒了。整間店被搬空，趁夜搬空的。跟鄂葉一樣。現在他們知道有人知情，開始改為秘密行動了。

我站在比哈格路轉角。看著那望不見盡頭、空無一人的拱廊，若是一片漆黑多好，只可惜有暈黃燈光。或許我可以放聲大喊，沒有人會聽見。或許那些穿著黃色長衫的動物標本製作師就站在密不透光的窗後不發一語，冷笑。

或許不是，在拱廊和中央花園之間停著幾輛車，還有幾個一閃而過的陰影。但是這個景象並沒能讓氣氛得以緩和。一隻體型碩大的德國狼犬擋住了我的去路。不見雜色全身墨黑的狼犬。浮士德在哪裡？是他派了他信任的華格納出來遛狗嗎？

華格納。沒錯，正是這個朦朧的想法在我腦中盤旋。華格納博士，我要的是他。他可以告訴我是不是我昏了頭，我究竟召喚了哪些幽靈。他或許可以告訴我一切都不是真的，貝爾博還活著，特雷斯根本不存在。如果我只是病了該有多好。

我小快步離開廣場。背後有一輛車跟著我。不，或許那輛車只不過在找停車位。我踢到一個垃圾袋絆了一下。那輛車停好位置。它要的不是我。我走到聖安東尼路上，揮手招計程車。彷彿招魂，計程車立刻就來。

我對司機說：「艾里塞·何克呂大道七號。」

我願做塔，掛在艾菲爾鐵塔上的塔。

——布萊斯·桑德拉爾<sup>946</sup>

我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我不敢問計程車司機，因為那個時候坐上計程車的人都是要回家的，否則大概就只能殺手了，計程車司機嘟嘟囔囔抱怨市中心滿滿都是那些該死的學生，遊覽車到處亂停，煩死了，他要是能作主，就叫那些人全部滾一邊去，所以沒辦法只好繞路開了。計程車形同繞了整個巴黎一圈，最後讓我在某條荒涼街道的七號門口下了車。

這裡沒有華格納博士這個人。難道是十七號？還是二十七好？我試了兩三個地方，然後回過神。即便找對了門牌號碼，難道我打算在那個時間把華格納博士拖下床聽我說我的故事？我之所以會去到那裡，跟之前我從聖馬丁凱旋門走到孚日廣場的緣由相同。逃。我現在從逃離工藝博物館後逃去的那個地方逃離。我需要的不是精神分析師，而是精神病患穿的緊身約束衣。或是睡眠治療。或是莉亞。我要她抱著我的頭，用力埋進她的胸前，在我耳邊低聲說乖一點。

我要找的是華格納博士還是艾里塞·何克呂大道？我現在想起來了，那個名字在我研究計畫時閱讀資料看過，上個世紀有人寫了一本我不記得書名的關於地表、地底跟火山的

書，託辭要做地理研究，其實是想探究地底世界。他是他們的人。我想躲他們，但是他們總在我身邊陰魂不散。數百年來他們一點一點地占據了整個巴黎。以及全世界。

我得返回旅館。要再叫一輛計程車嗎？根據判斷，我現在大概是在城外郊區一帶，我朝著那一片光線明亮、可瞥見開闊天空的方向走去。是塞納河吧？

走到街角，便看見了它。

它在我左側。我幾乎要懷疑在那座城市裡，蟄伏在附近的那些街道名稱其實勾勒出——則清清楚楚的訊息，警告一直都在，悲哀的是我從未察覺。

那隻冰冷的汗黑蜘蛛，那個圖騰，那個代表他們權力的工具，明擺著在那裡，我本該逃離，卻被吸引一步步走向陷阱。我抬頭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才能看清全貌，無法一眼盡入眼簾，只因我已身在其中。牠用刀刃朝我劈頭砍下，我只覺得有一道道鐵閘從四面八方向我身上落下，只要牠一動念，就能舉起任何一隻機械長腳將我踩扁。

艾菲爾鐵塔。我此刻所在的地方，是全巴黎唯一無法遠眺鐵塔輪廓之地。它輕鬆地倚在櫛比鱗次的屋頂之外，彷彿置身杜飛的畫中，輕佻浮動。它在我上方，有如烏雲罩頂。我能猜出塔尖的位置，我先繞著它轉，之後進入卡在這隻腳和另一隻腳之間的基座平台，我找到了腳後跟、腹部、陰部，我猜中了百轉千迴的小腸所在，全部一起跟食道擠在那機械長頸鹿般的頸子裡。鏤空的它，卻有能力遮蔽周圍所有的光，我一邊移動，它一邊讓我從不同角度欣賞那些以變焦角度畫在黑夜布幔上的深沉穹窿。

在它的右側，接近東北方向，仍低伏在地平線上，是初升的一彎明月。那鐵塔時不時就把月亮當成一抹視覺幻影框起來，當成塔上諸多斜掛螢幕中的一道螢光，可是只要我移動位置，那些螢幕就變了形狀，月亮不見了，跟金屬支架糾纏在一起，那畜生將月亮碾碎、吞下，讓月亮消失在另一個維度裡。

Tesseract。立方體的四維模擬。此刻我透過拱形結構看見一點閃爍不定的光，不對，是兩點，紅光和白光，一閃一閃，想必是飛機準備在戴高樂機場，或奧利機場降落吧。可是一轉眼——不知是我，或飛機，或鐵塔移動了位置——那光點消失在肋筋後面，我等著看是否會從另一個框景中出現，然而再也不見。鐵塔有上百扇窗，全都變幻不定，每一扇呈現的都是不同的時空片段。那些肋筋畫出的不符合歐幾里得原理，打散了宇宙紋理，顛覆了災難，翻開了平行世界的扉頁。

誰說跳蚤市場旁那個聖母院的尖塔是用來「讓巴黎撐起宇宙的天空」的？正好相反，可想而知，撐起尖塔那一方宇宙的不明明是那個鐘擺替代品嗎？

他們怎麼叫它？孤獨的幻影，空洞的方尖碑，鐵絲之光，神化的橋墩，偶像崇拜的空中聖壇，羅盤玫瑰中心的蜜蜂，跟廢墟一樣荒涼，如夜色般漆黑的龐然大物，無用力量扭曲變形的象徵物，荒謬的奇蹟，莫名所以的金字塔、六弦琴、望遠鏡，跟部長發言一樣冗長無一物，是古時候的神，是現代的牲畜……它曾經是此，也是彼，此刻沉迷於世界之王那滿覆軟體動物的聲帶的我，如果有他的第六感，應該會聽到那些球體發出的低沉樂音，巴黎鐵塔在那一刻正從中空的地心吸吮地底波動，然後將其傳遞到世界上所有巨石陣。盤根錯節的根莖，頸關節病變，附屬建築的附屬建築，真的好醜，從我所在的地方，若想要墜入深淵跌得粉身碎骨，只能往塔尖墜落。我正準備結束一段地心之旅，此刻站在讓人頭暈目眩的反重力對蹠點上。

我們可不是無中生有，在我看來艾菲爾鐵塔就是我們那個計畫的鐵證，不過我的身分很快便會被揭穿，我是鐵塔這個傳動裝置兼引擎運轉的塵埃，是間諜，是敵人，鐵塔會冷血地將它其中一個鉛灰色菱形格柵慢慢後放大將我吞噬，我將消失在它虛無的夾層中，被帶向彼方。我若在它的鏤空格柵下多待一會兒，那些龐然巨爪會漸漸合攏，如獠牙般彎斜，將我

一口吸入，然後這頭獸會重新擺出那邪惡的、蠢蠢欲動的、笑裡藏刀的刨鉛筆機靜止姿態。

又一架飛機，沒有來處，是鐵塔在瘦骨嶙峋的高大骨架縫隙間生出來的。我看著鐵塔，看不到盡頭，一如孕育它的那個計畫。我如果留下來而沒有被吞噬或許可以目睹它移動，它的緩慢變革，它在電流的冰涼脈動中幾不可察的自行拆解和重組，如果世界之王從鐵塔難以察覺的變形中看出些許風水之跡，就有可能看出關鍵信息，以及難以啟齒的付託。那座塔像矗立在神秘極地的螺絲起子，在我頭頂上方打轉。不對，它是靜止不動的磁化活塞銷，讓蒼穹旋轉。反正都會頭暈。

鐵塔把自己保護得很好，我告訴我自己，它遠遠地俏皮地眨著眼睛，但是如果你敢靠近，如果你試圖打探它的秘密，它會把你殺了，讓你冷進骨髓裡，只需要誇耀它原本張狂的駭人模樣就好。現在我知道貝爾博死了，計畫是真的，因為那鐵塔是真的。我若無法逃離，無法再一次逃離，就沒辦法告訴別人。我必須示警。

混亂。停，回到現實。一輛計程車疾駛而來。我整个人跳起來才躲過一劫，我比了一個很明顯的手勢，畢竟我差點被車輾過，那司機在最後一秒鐘才煞車，好像原本沒打算停下來。回程路上，深夜經過鐵塔下方，連司機也說那座塔讓他覺得毛毛的，踩了油門加速前進。「為什麼？」我問他。「因為……因為毛毛的，就這樣。」

我很快回到旅館。按鈴按了很久才把睡眼惺忪的門房喚醒。我告訴我自己：你得好好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說。我吞了好幾顆藥，多到可以把自己毒死。之後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瘋狂有一個偌大的樓閣

收容來自各地之人，

特別是擁有黃金和極大權勢之人。

——塞巴斯蒂安·布蘭特，《愚人船》<sup>947</sup>，四六

我睡到下午兩點才醒來，癡呆混沌又緊張抑鬱。發生的一切我全記得清清楚楚，卻毫無把握我記得的是真的。剛開始我還想著要下樓去買報紙，隨後我告訴自己，就算事發後有一整團義大利殖民地利比亞騎兵軍團潛入巴黎工藝博物館，消息也來不及出現在第二天的早報上。

再說，那一天的巴黎有其他事要忙。這是我下樓打算隨便找一家咖啡館的時候，旅館門房告訴我的。巴黎陷入恐慌，許多地鐵站都關閉了，有幾處地方警察蓄勢待發，到處都是學生，他們把事情鬧得有點大。

我在電話簿上找到了華格納博士的電話號碼。我試著打電話過去，但顯然時逢週日，他不在研究室。我無論如何得回到工藝博物館了解一下情況，我記得週日下午那裡是開放的。

拉丁區熱鬧異常。一波波人群高聲吶喊舉著旗幟走在街上。我看到西堤島上警察設下了路障，另一端傳出槍響。六八年學運大概也是那樣。聖禮拜堂那裡發生了衝突，我聞到催淚瓦斯的味道，還聽到類似槍上膛的聲音，不知道是學生或是警察手上的槍。我周圍的人開始拔腿狂奔，我們躲進一道鐵柵門後方，眼前站了一排警察，路上陣陣騷動。我好丟臉，居然混在一群中年資產階級分子之中，等待動亂平息。

之後我找到脫困的路，沿著那幾棟老飯店旁的小路走，我又回到聖馬丁路上。白色中庭，板岩立面，工藝博物館開著：「巴黎國立工藝博物館依共和曆三年葡月頒布之法令，設址於十一世紀興建之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一切正常，週末有小小人潮，對前一晚學生的上街喧鬧毫無所感。

工藝博物館週日免費入場。我走進去，一切跟前一天傍晚五點鐘之前一樣。警衛、參觀者，鐘擺在原来的位置……我尋找昨日痕跡，如果真的發生過什麼，也有人已經將所有痕跡都抹去了。如果真的發生過什麼的話。

我不記得那天下午是怎麼度過的。也不記得我在街上遊蕩，偶爾為了避開喧擾轉進巷弄的時候看到了什麼。

我打電話回米蘭，單純想試試看。我鬼使神差先撥了貝爾博的電話，再打給羅倫莎，然後打進葛哈蒙出版社，週日自然無人應答。如果說昨天午夜之後算是今天，那麼一切都發生在昨天。而從前天晚上到昨天晚上，彷彿經歷了一個永恆。

天色漸黑，我才發現我空腹未進食。我想要安靜，吃點好的。我走進大堂廣場旁的一家提供海鮮的餐廳。但是有點太過頭了。我的桌子正對著一個水族箱。那是一個很不真實的



世界，讓我再度變得疑神疑鬼。萬事萬物無一是偶然的。這條魚活像是得了氣喘的隱修士，逐漸失去信仰，指控主把宇宙的概念縮小了。萬軍的上主啊，你怎能如此惡毒，讓我以為你不存在呢？如同壞死的疽，一塊肉攤在那裡……另外那條魚看起來像米妮，眨著長長的眼睫毛，把嘴巴嚙成一個心形。米妮是米老鼠的未婚妻。我吃了一盤很豐盛的沙拉，煙燻鱈魚肉質軟嫩，像嬰兒的肉，淋上蜂蜜和胡椒。保祿派在這裡。那條魚穿梭在珊瑚間，彷彿米格戰鬥機，蜈蚣般的翅膀持續拍打，篤定地盯著丟在弗拉梅爾之家前面的垃圾堆裡那個已經破洞的鍊金爐底被棄置的、屬於牠的那一塊何蒙庫魯茲。還有一條聖殿之魚，通體墨黑，尋找諾佛·德伊，跟氣喘的隱修士錯身而過，面帶怒容專注地往那不能說出口的目的地游去。我轉頭看向門外，發現街道另一側掛著另一間餐廳的招牌，CHEN R……羅森克魯茲？羅伊希林？羅西斯培盧斯？拉契寇夫斯基拉戈托基托扎羅基？暗號，是暗號……

話說回來，唯一能讓邪魔坐立難安的方法就是讓他們以為我們不信邪。關於昨天晚上巴黎夜行和巴黎鐵塔幻影多想無益。看見那一切之後或以為自己看見了那一切之後，離開工藝博物館，遊走在城市裡彷彿身處惡夢中，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我在工藝博物館裡究竟看到了什麼？

我必須跟華格納博士好好談一談。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認定那是靈藥，但我真心那麼認為。是話語治療。

我今天早上是怎麼來的？我記得我走進了一家放映奧森·威爾斯《上海小姐》<sup>98</sup>的電影院，演到鏡子那段戲的時候我受不了就離開了。或許不是如此，或許是我自己想像的。

今天早上九點我打電話給華格納博士，葛哈蒙這個名字讓我通過了秘書小姐的把關，華格納博士聽到我說事態緊急似乎記起了我這個人，叫我立刻過去，九點半，趕在其他病患抵達之前。感覺上他是個和善、體貼的人。

或許拜訪華格納博士也是我自己憑空想像的。秘書詢問我基本資料，準備了一份表格，讓我付了診療費。幸好我買的是來回機票。

診間並不大，沒有沙發。窗戶面向塞納河，往左看是艾菲爾鐵塔。華格納博士以不失專業的和藹態度迎接我，這麼做是對的，我不再是他的編輯，而是他的顧客。他沉著地比了一個手勢請我坐在桌子另一面，他的正前方，像公司員工。「怎麼了？」

他這麼說完，按下他那張單人旋轉沙發椅的一個鈕，轉身背向我，頭微低，雙手似乎合攏了起來。我只好開始說話。

開了口，有如水閘門，一洩而盡，我從頭說到尾，說我兩年前怎麼想的，去年怎麼想的，我認為貝爾博怎麼想的，還有狄歐塔列維。尤其是在聖若翰洗者之夜發生的事。

華格納沒有打斷我，沒有表示贊同，或不贊同。在我看起來，他有可能已經睡著了，不過那應該是他的一種技巧。我繼續說。話語治療。

然後我等待，等待話語，他的話語，拯救我。

華格納站起來，動作非常慢。沒有看我，繞過書桌走到窗邊。他透過玻璃往外看，雙手背後交握，看得出神。

一片靜默，如此大約持續了十分鐘，或十五分鐘。

然後，保持背對我的姿勢，聲音不帶情緒，很平靜，教人安心：「先生，你瘋了。」他始終不動，我亦然。又過了五分鐘，我明白他沒打算繼續往下說。診療結束。

我不發一語離開。秘書對我綻放燦爛微笑，我又回到艾里塞·何克呂大道。

十一點。我在旅館收拾好行李，直奔機場，對未來充滿希望。結果我等了兩個小時，

我趁機打去米蘭葛哈蒙出版社，要求對方付費，因為我口袋裡已經沒有半毛錢。是古德仁接的電話，她的反應比平日慢了許多，我對她大吼了三次，她才回答說好，好，好，她接受這個付費電話。

她哭著說，狄歐塔列維上週六半夜時分走了。

「沒有人，他的朋友都沒有人去參加今天早上上的喪禮，真是太丟臉了！就連葛哈蒙先生也沒出現，他們說他在國外旅行。只有我、葛拉茲雅、魯奇亞諾，還有一個穿全身黑的先生出席，那個人滿臉鬍子，留著捲毛鬚角，還戴了一頂大帽子，看起來很像掘墓人，真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卡索朋，你在哪裡？還有貝爾博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含糊地解釋了幾句就掛了電話。機場工作人員在叫我，該登機了。



陰謀論……是主不再是人心之依歸的結果，也是提出「誰取代了祂？」這個問題的結果。

——卡爾·波普爾爵士，《猜想與反駁》<sup>949</sup>，

倫敦，Routledge出版社，一九六九年，I，四

這趟旅行對我頗有幫助。我不僅把巴黎拋開，還甩開了地底世界，就連地層，也就是地殼，同樣被置於腦後。天空和山巒仍如雪淨白。一萬公尺高空的孤寂，還有飛行、增壓、穿過輕微亂流時每次都會有的暈眩感。我心想唯有在空中我才能再度腳踏實地。我決定釐清事情，先把我的筆記內容整理表列出來，之後想到什麼再說。

我決定先從無可辯駁的部分著手。

無庸置疑，狄歐塔列維死了。這是古德仁告訴我的。古德仁始終沒有被捲入我們的故事之中，她哪裡懂這些事情，所以也是唯一會說真話的人。再來，葛哈蒙的確不在米蘭，當然，他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不過他此刻不在，前幾天也不在，更讓人確信他在巴黎，而且我在那裡看到過他。

同樣的，貝爾博也不在。

那麼，假設我上週六在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舊址看到的是真的。或許跟被音樂和薰香迷昏頭的我所見略有出入，但肯定發生了一些事。跟安帕蘿的故事一樣。回到家後她不確定是否曾被龐巴·吉拉附身，她知道自己確實去過烏班達教的營帳，便自以為或表現出曾被龐巴·吉拉附身的樣子。

還有，莉亞在山上跟我說的都是真的，她的解讀非常有說服力，普羅萬的訊息，其實是洗衣房紀錄。聖殿騎士從未在歌德式糧倉舉行過任何集會。根本沒有計畫，也沒有任何訊息。

洗衣房紀錄對我們而言是一個仍有空格待填、意義不明的字謎遊戲，所以必須讓一切完美交錯，把空格填滿。只不過我們這個不盡符合字謎規則。一般來說字謎遊戲是文字交錯，而交錯的點是一相同的字母。我們的字謎交錯的不是文字，而是概念和事實，所以規則不同，而基本上規則有三條。

第一條規則，概念跟概念之間因雷同而連結。沒有任何規則在一開始就能判定概念雷同是好或壞，因為任何一樣東西都跟另一樣東西有某種關係上的相似。舉例來說，馬鈴薯跟蘋果有交錯，兩者都是植物，都是圓滾滾的。從蘋果可以聯想到蛇，這跟聖經有關。從蛇可以聯想到甜甜圈，這是因為形式相近。從甜甜圈連結到救生圈，再連接到泳衣，從游泳連結到航海圖，從航海圖連結到衛生紙，從衛生紙連結到酒精，從酒精連結到毒品，從毒品連結到注射針，從針聯想到孔洞，從孔洞聯想到土地，從土地再聯想到馬鈴薯。

完美。第二條規則如果是到最後能夠自圓其說的話，那麼這個遊戲就成立。從馬鈴薯到馬鈴薯，自圓其說。所以是對的。

第三條規則。概念之間的關聯性不得是前所未聞的，也就是說，必須已經被提出過

至少一次，被其他人提出過越多越好。唯有如此，其交錯看起來才會更真實，因為顯而易見。

說起來這其實是葛哈蒙先生的論點：邪惡之人所寫的書不應該提出新觀點，應該重複已經說過的事，否則傳統勢力該何去何從呢？

我們所做的正是如此。我們無任何新意，只不過將原有的拼圖重組。阿爾鄧提也是，他並未虛構捏造，而是將拼圖笨拙地擺弄了一番，只不過他沒有我們那麼賣弄學問，而且他手上的拼圖殘缺不全。

那些人手中有完整拼圖，但是他們沒有字謎格式。至於我們呢，再說一次，我們比較厲害。

我想起了莉亞在山上對我說的一句話，當時她指責我玩的遊戲很糟糕時說：「凡是人都渴望計畫，你只要提出一個計畫，大家就會跟狼群一樣撲上去。你無中生有，他們堅信不移。所以不需要喚醒多餘的虛幻。」

事實的確如此。想向黑若斯達特斯<sup>95</sup>看齊的年輕人因為不知道怎麼做才能讓自己出名而飽受煎熬。等他看完一部電影，片中心神脆弱的少年朝鄉村音樂歌后開槍，成為當日熱門新聞後，找到了方法，於是朝約翰·藍儂開了一槍。

就跟那些自費出版作者一樣。該怎麼做才能成為有出版品且留名在百科全書上的詩人呢？葛哈蒙會這麼告訴他：很簡單，掏錢。自費出版作者之前從來沒想過，但是他發現馬努茲歐出版社這個計畫，於是他決定加入。自費出版作者從孩童時代就在等待馬努茲歐出現，只是他不知道馬努茲歐已經存在。

結果是，我們虛構了一個不存在的計畫，他們不僅趨之若鶩，還以為自己早就身在計畫中，也或許是他們將那些按照無可辯駁的相似、相仿和相疑邏輯鋪陳而就的凌亂混雜書寫

片段視為我們計畫中的某些環節。

如果虛構了一個計畫，而他人予以實踐，那計畫便如同存在，不，就真的存在。

從此刻開始，那群邪惡的烏合之眾會全世界到處尋找地圖的下落。

我們給那些努力想要戰勝內心挫敗感的人提供了一份地圖。什麼地圖？貝爾博的最後一份檔案給了我靈感：如果如果真有計畫，就不會有失敗。若有挫敗，也不是你造成的。面對世界級的陰謀鐵羽而歸沒什麼好丟臉的。你不是懦夫，是烈士。

不要抱怨自己是凡人，是不受你控制的上千微生物的戰利品，你的雙腳抓握能力不佳、尾巴消失不見、毛髮和牙齒無法再生、神經四處蔓生、血管變硬，都不是你的錯。問題出在那些善妒的天使。

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例如股市崩盤。之所以會崩盤是因為每個人都做了一個錯誤操作，所有這些錯誤操作加總起來就變成了大恐慌。然後神經脆弱一點的人就會自問：是誰下令啟動這樁陰謀的，誰能從中獲益？一定要找出一個人頂罪，否則有罪的人就會是你。或者應該說，因為你自己覺得有罪，所以杜撰了一個陰謀，或很多個陰謀。而為了推翻這些陰謀，你只好編纂一個你自己的陰謀。

你越認真琢磨其他人的陰謀，好為自己的狀況外找到理由，就越清楚意識到自己對那些陰謀十分喜愛，於是以它們為標準構思了一個自己的陰謀。之後，就跟發生在耶穌會、培根派系、保祿派和新聖殿騎士之間的情況一樣，互相攻訐對方的計畫。那時候狄歐塔列維就說：「你將你正在做的算在別人頭上，由於你正在做的是討人厭的事，因此別人也就變得討人厭了。只不過，一般來說，因為別人巴不得能做出你正在做的那個討人厭的事，所以他們跟你聯手讓大家以為……對，其實你算在別人頭上的正是他們始終渴望擁有的。上主自會讓想要失敗的人眼盲腦鈍，只要順手幫祂一把就好。」



一個陰謀，如果非得說是陰謀的話，自然是要秘而不宣的。必須有秘密，然後知道秘密的我們才不會再受折磨，因為秘密能為我們帶來救贖，也可以說知道秘密便形同救贖。真有如此充滿光輝的秘密？

當然有，除非你永遠不識秘密。秘密一旦揭曉，也就大失所望了。鄂葉不是跟我說過安敦尼王朝時期對秘密格外緊張嗎？當時，有人才剛剛自稱為天主之子，這位天主之子自獻其身，欲解救天下蒼生之罪。這個秘密大吧？事關所有人的救贖，只需要愛世人就好。這個秘密小嗎？卻讓人認定任何人只要在正確的時候說了正確的話就能將一塊麵包和半杯酒變成天主之子的肉和血，汲取養分。那麼這個謎不值一提？這個謎引發教會教父一陣胡思亂想，並夸夸而談，說天主如何如何，還有三位一體，以及聖靈先於聖父和聖子，而非聖子先於聖父和聖靈。是屬物者的固定模式？問題是明明救贖近在眼前，他們可以自己來，卻什麼都沒做。揭密到此為止？未免太平淡無奇：他們興致勃勃乘著戰船航遍地中海尋找另外一個失傳的知識，相較之下那些廉價的教義不過是一面薄紗，缺乏靈魂者的一則寓言，意有所指的象形文字，向屬靈者眨眼睛。三位一體之謎？太簡單了，下面應該另有深意。

有一個人，好像是鋼琴演奏家魯賓斯坦，有人問他是否相信主的時候他回答說：「喔，不，我相信的是……更偉大的……」不過另外一個人（可能是英國作家卻斯特頓<sup>951</sup>）則說：「自從人類不再相信主，並非他們什麼都不再信，而是無所不信。」

這並不是什麼更偉大的秘密。沒有更偉大的秘密，因為秘密一旦被揭開後看起來就很微小。變成一個空洞的秘密。空轉的秘密。蘭花的秘密是它代表並作用於罌丸，而罌丸則代表星座，星座代表的是天使品級，天使品級代表音階，音階代表不同聲響之間的關係，以此類推，啟迪代表的是學會永遠不能停下腳步，宇宙可以像洋蔥一樣剝開，洋蔥是一層一層

的，我們想像一個永遠剝不到盡頭的洋蔥，不管從哪個方向切入都有圓心，圓周則無所終，跟莫比烏斯環帶<sup>952</sup>一樣。

真正的秘教教徒是知道沒有內容的秘密才是最強大秘密之人，因為如此一來敵人無法逼問出來，也沒有任何信眾能從他口中套話。

以此類推，我現在更清楚在傅科擺前面大張旗鼓舉行那場夜間儀式的邏輯。貝爾博堅稱自己擁有一個秘密，因此取得了左右他們的權力。他們之中有鄂葉這般機智謹慎之人，會如此衝動立刻敲鑼打鼓召集所有人，其實是為了誘騙貝爾博入局。貝爾博越不肯吐露實情，他們就越篤定那個秘密極其重要，貝爾博越堅持自己並無秘密，他們就越認定他有，而且絕對是真的秘密，因為如果秘密是假，他就不需要隱瞞。

數百年來追查秘密這件事形同黏著劑，讓他們聚攏在一起，儘管彼此齟齬、耍心計、使手段，如今他們總算要識得秘密了，卻又心懷憂慮，一是擔心秘密令人失望，一是擔心秘密一旦公諸於世，再無秘密可言，他們也就結束了。

正因為想到這一點，鄂葉才意識到如果貝爾博開口，大家都知道以後，他，鄂葉，將喪失那個讓他擁有權力和魅力的朦朧光環。如果貝爾博只把秘密告訴鄂葉一個人，他就可以繼續當他的聖日耳曼伯爵，長生不老，壽命跟秘密同步延長。鄂葉試著引導貝爾博在耳邊低聲告訴自己，結果發現有困難，知道貝爾博會退縮就故意刺激他，更過分的是讓他顯得愚笨醜態百出。唉，鄂葉這位老伯爵太了解貝爾博了，他知道那些人夠頑固，夠荒謬，足以戰勝恐懼。所以他逼著貝爾博大聲挑釁，明確拒絕。

而其他人呢，為了同樣的理由，卻寧願殺了貝爾博。他們固然失去了地圖——大可以再花數百年時間繼續找——但能為那令人垂涎卻又垂垂老矣的願望注入新的生命力。

我想起了安帕蘿跟我說的一個故事。她來義大利之前，在紐約待了幾個月，她住的那個社區只有拍兇殺案電影的人才會去。她常常半夜兩點才一個人回家。我問她難道不擔心遇到色魔，她告訴我她的應變之道。只要有意圖不軌的人靠近她，她就一把挽住對方的手臂說：「我們上床吧」，那個人就會驚慌失措，落荒而逃。

假設你是色魔，你要的不是色，只是渴望色，最多偷偷色一下，而且受害人不知情更好，如果有人把色送到你面前，告訴你咬這裡，這裡不能咬，可想而知你一定會逃，否則算是哪門子的色魔呢。

我們偏偏跑去撩撥他們的慾望，把一個空空如也的秘密送給他們，因為我們不僅不識秘密，還知道這個秘密是假的。

飛機越過白朗峰，所有旅客都望向一邊，以免錯過一窺這個因為地底電流張力障礙生成的平淡無奇凸出物真實面貌的機會。我心想如果我想的是對的，或許電流並不存在，普羅萬的訊息也不存在，而我們重新推演出如何破解計畫這件事，才真成了歷史。

我回頭想貝爾博最後寫下的那個檔案。如果說存在是空洞而脆弱的，純然靠對他的秘密緊追不捨的那些人撐著，那就真的——如同安帕蘿那晚在營帳被附身沮喪之餘脫口而出的——沒有救贖可言，我們全都是奴隸，不如給我們一個主人，那才是我們應得的……

不可能。不可能，因為莉亞告訴我還有其他選擇，而且我有證據，那個證據名叫朱利歐，此刻正在山上玩耍，抓著山羊尾巴不放。

不可能，因為貝爾博說了兩次不。

第一次他是對阿布拉菲亞說的，還有對企圖偷窺他秘密的人說的。「你有密碼嗎？」這是問題。至於答案，那把知識之鑰，是「NO」。其實所言不假，不僅沒有關鍵密碼，就算有我們也不知道。能夠承認這個事實的人或許還略知一二，至少能知道我知道的那些。

貝爾博第二次說不，是在那個星期六晚上，他拒絕了送到面前的活命機會。他可以隨便胡謔一份地圖，把我給他看過的任何一份地圖拿來充數，反正，傅科擺懸掛成那個樣子，那群烏合之眾永遠也算不出大地的肚臍眼在哪裡，即使算出來，也得花數十年時間才會明白他們搞錯了。可是貝爾博沒那麼做，他不願意屈服，寧願去死。

不是他不願意屈服在權力的狂熱之下，他是不願屈服於無意義之下。也就是說他多少知道，無論存在多麼脆弱不堪一擊，我們對世界的困惑永無止境也沒有目標，但還是有一些東西比其他東西更有意義。

或許是貝爾博在那一刻猜到了什麼，才讓他背棄了自己在絕望中寫下的最後那篇文字，不肯將他的命運交付到對他隨便允諾一個計畫的人手中？他看清了什麼，在那個最後關頭，甚至賭上自己一條命，彷彿他應該知道的所有一切他早就發現了，並不是在最後才頓悟的，彷彿面對他這個唯一的、真實的、絕對的秘密，發生在工藝博物館內的種種都顯得愚蠢至極，蠢到他都不想活了？

少了某個東西，某個環節。我想我對貝爾博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豐功偉業應無遺漏，唯獨少了一項。

我返回義大利的時候，為了找護照，在口袋裡找到了這個房子的鑰匙。是上個星期四跟貝爾博公寓的鑰匙一起帶出來的。我想起了那一天，貝爾博指著一個老舊書櫃說，他要

他的作品全集，也就是他的《青春紀事》放在那裡。或許貝爾博還寫了其他東西，在阿布拉菲亞裡找不到，而是埋在了\* \* \* 那裡。

我這番推測禁不起任何檢驗。要有讓人信服的理由，我這麼告訴我自己，否則無法服人。事到如今……

我去取車後便來了這裡。

我連上次見到的那位卡內帕老太太，或只是幫忙看房子的老太太，都沒看到。說不定她已經過世了。這裡不見半個人。我走進一個又一個房間，一股霉味，我甚至想到要打開其中一個房間的暖床器。但是六月天暖床實在沒道理，只要打開窗戶，就有夜晚微溫的風吹進來。

太陽剛下山，月亮還未升起。跟巴黎那個星期六夜晚一樣。月亮很晚才現身，我看著它冒出頭，比在巴黎看到的還小，到現在，月亮才慢慢出現在地勢較為低矮的丘陵上方，在布里克山丘和或許農作物已經收割完畢的黃色土丘之間。

我想我到的時候大約是晚上六點，天色未暗，我沒有帶東西吃，在屋子裡轉了轉，走進廚房，找到吊在樑下風乾的香腸。我十點鐘左右吃了晚飯，晚飯是香腸和自來水。我口渴，我裝了好大一壺水到卡洛叔叔的書房，每十分鐘就喝一口，然後下樓，裝滿，再喝。現在應該是凌晨三點。我把燈全關了，現在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時鐘。我想了想，望向窗外，有螢火蟲，有流星劃過丘陵，經過的車很少，有的往下方山谷開，有的往山上小鎮開。貝爾博小時候應該沒見過這番景象，以前沒有車，沒有路，入夜後是宵禁。

我一到，就打開存放《青春紀事》的那個書櫃。一疊疊紙張、一本本小學作業，還有一落落少年寫的詩和散文。

所有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寫過詩，長大之後真正的詩人會毀掉，不入流的詩人會拿去出版。貝爾博羞於保存，想摧毀又下不了手，只好深埋在卡洛叔叔的書櫃裡。

我看了幾個小時。直到這一刻，又花了好幾個小時對著我找到的最後這份文稿思索，幾乎要放棄。

不知道這是貝爾博什麼時候寫的。那一頁一頁的字裡行間還夾雜著不同筆跡的文字交錯，或許應該說是不同時間寫下的文字。看起來應該是很早就開始寫，大約十六、十七歲的時候，到了二十歲改過，然後三十歲再改，或許之後還有。後來他應該不是放棄往下寫，而是用了阿布拉菲亞後，沒有勇氣將這些文字整理起來，放到電腦裡去丟人現眼。

看起來，寫的是我早已經知道的事，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在\* \* \*發生的那些事：卡洛叔叔、游擊隊、禮拜堂、齊伽莉亞跟小號。我知道這些事的開端，那是貝爾博年少、混沌、失望掙扎時的種種執著。回憶文學，他自己也知道那是小人最後的避難處。

我不懂文學評論，只是又當了一回山姆·史培德，尋找最後的線索。

然後我找到了這個關鍵文本，恐怕代表的是貝爾博在\* \* \*這裡的故事最終章。在這之後，就再也沒什麼事情發生了。

小號的延長音昂揚吹響，然後我看見圓頂打開，一支耀眼的熊熊燃燒的箭射出，穿過小號銅管，射入已經沒有生命的軀體。之後，那開口重新闔上，小號離去。

——安德里亞，《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  
斯特拉斯堡，Zetzner 出版社，一六一六年，卷六，第一二五、一二六頁

這份文稿有幾處空白、重疊、漏洞和塗抹。與其說我重讀了一遍，不如說我重新經歷了一回。

時間應該是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德軍已然潰敗，法西斯陷入困境。總而言之，\* \* \* 已經完全由游擊隊控管了。

貝爾博在這個房子描述給我們聽（接近兩年前）的那個最後一役結束後，好幾支游擊隊在\* \* \* 這裡會合，目標瞄準城市。他們等待倫敦電台的暗號，只要米蘭準備好起義，他們就跟進。

加里波底軍的人也來了，領頭的人是刺斯，一臉黑鬍子的大塊頭，在鄉下很受歡迎，他們身上穿的制服無奇不有，沒有一個人跟別人一樣，不過大家都有小領巾，胸前都別著星星，兩者都是紅色的，他們手中的武器也很隨興，有人拿舊式步槍，有人則拿著從敵人手中

搶過來的機關槍。他們跟巴鐸尤游擊隊<sup>953</sup>很不一樣，巴鐸尤游擊隊戴的是淺藍色領巾，土褐色制服跟英軍很像，拿著簇新的斯登衝鋒槍。聯軍十分慷慨，兩年來每天晚上過了十一點，神秘的偵察機完成偵查後（只是沒人懂偵察機能看出什麼，數公里範圍內連一點燈光都沒有），就以夜間降落傘投擲資源幫助巴鐸尤游擊隊。

加里波底軍和巴鐸尤游擊隊關係很緊張，有人說到了晚上巴鐸尤游擊隊痛罵敵軍的時候會高喊「薩伏伊王朝萬歲」，但巴鐸尤之中有人解釋說那只是習慣，不然在衝鋒的時候要喊什麼，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保皇黨，他們也知道國王犯了不可饒恕的錯。加里波底軍冷笑，如果你是在戰場上，挺著刺刀準備展開肉搏戰的時候喊薩伏伊沒什麼問題，但是抱著機關槍躲在角落裡喊就不好了，說他們根本把自己賣給英軍了。

這時候雙方達成了一個臨時協議，推出共同指揮官負責攻打城市行動，結果雀屏中選的是老三，他手下的人軍備最精良，他又最年長，而且打過第一次大戰，既是英雄，自然深受聯軍指揮官的信任。

接下來的發展是，他們出發攻打城市的時間比米蘭起義早了幾天。捷報傳來，他們一舉成功，游擊隊正在凱旋返回\* \* \*途中，只是有傷亡，傳言刺斯在交戰時送了命，老三受了傷。

一天下午傳來卡車的聲音和凱旋軍歌，大家跑到大廣場上，國道上出現第一批軍伍，高舉的拳頭、旗幟，從軍車車窗內和卡車踏板上都有人揮舞著手中武器。這些游擊隊員沿路早已被鮮花淹沒。

突然有人高喊刺斯刺斯，刺斯就蹲在一輛軍用吉普車前輪擋泥罩上，一臉邈邈的大鬍子，衣襟敞開的胸口露出一絡絡黑色捲毛，他咧著嘴跟群眾打招呼。

刺斯旁邊是從吉普車走下來的朗皮尼，他是個近視眼，參加樂團的他比其他團員年紀



略長，已經三個月不見蹤影，當時就有傳聞說他加入了游擊隊，現在果然出現在隊伍裡。他脖子上圍著紅色領巾，土褐色上衣，藍色長褲。那是提柯神父帶領的樂團制服，但是腰間多了手槍皮套跟一把手槍。他厚重的眼鏡常讓他被一起上禮拜堂的同伴捉弄，現在他看著一群女孩簇擁在身邊，彷彿他是閃電俠高登<sup>954</sup>。貝爾博懷疑齊伽莉亞說不定也在人群中。

半小時後廣場上站滿了形形色色的游擊隊員，人群不斷高喊老三，要他上台講話。

老三走上市政廳露台，拄著他的拐杖，面色蒼白，舉手試圖安撫群眾激昂的情緒。貝爾博很等待老三開口，因為他的整個童年時光，跟其他同伴們一樣，都被墨索里尼那些偉大的歷史演說留下深刻的印記，學校會節錄演講精彩段落讓大家背誦，其實就是通篇背誦，因為沒有一句話不精采。

廣場上安靜下來。老三開口說話了，他的聲音沙啞，聽得不是很清楚。他說：「各位市民，各位朋友，經過慘烈的犧牲……我們回來了。榮耀歸於為自由殉難的將士。」

他說完了，轉身走進室內。

同時群眾放聲吶喊，游擊隊員高舉機關槍、斯登衝鋒槍、老式步槍、九一步槍一陣掃射慶祝，彈殼落了一地都是，小孩子在士兵、百姓腳邊爭相穿梭，這樣的豐收恐怕不會再有，因為大戰有可能在一個月內落幕。

但畢竟還是有人死傷。比較慘的是有兩個殉難士兵都來自\* \* \*山區的聖大衛村，兩家決定在小小的地方墓園為死者安葬。

游擊隊指揮官下令舉辦一個盛大隆重的喪禮，游擊隊全員到齊，出殯禮車妝點得一絲不苟，請來了市政府樂隊和主教堂神甫。還有禮拜堂樂團。

提柯神父立刻答應了邀約。他還說他內心始終是反法西斯的，之後聽樂團的樂手私下

說，那是因為神父讓他們花了一整年時間練習了兩首送葬進行曲，總得拿出來表演一次，接著聊起了鎮上的混帳事，只想把〈青年〉<sup>95</sup>一曲的事情忘個乾淨。

〈青年〉的故事是這樣的。

數個月前，在游擊隊到達之前，提柯神父的樂團去參加某個主保聖人節慶活動，半路被法西斯黑衫軍攔了下來。「神父，麻煩演奏〈青年〉。」黑衫軍隊長手指頭輕敲著機關槍槍管下達了這個命令。該怎麼辦？等下要如何辯解呢？提柯神父開口說，孩子們，我們試試看，先保住小命要緊。他用指揮棒打了幾拍後開始，這群亂七八糟的雜牌軍就這麼一邊走在\* \* \* 上一邊荒腔走板胡亂吹奏，腦子不正常的人才有可能誤以為他們演奏的是〈青年〉。大家都覺得很丟臉，因為懦弱，後來提柯神父說，也因為音樂表現得實在太糟糕。他是神父沒錯，而且反法西斯也沒錯，但是藝術還是要歸藝術。

貝爾博那天不在，他扁桃腺發炎，只有漢尼拔·汪迷薩和必歐·波在，而他們的親身參與對親納粹的法西斯垮台顯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對貝爾博而言重點不是這個，至少在他書寫的當下是這麼想的。他又錯過了一次考驗自己是否能夠開口說不的機會。或許是為這個原因，他才會吊死在傳科擺上。

總而言之，喪禮時間是星期日上午。大教堂廣場上滿滿的都是人，老三帶著他的小隊，卡洛叔叔則跟幾名市政府官員站在一起，身上戴著大戰各式軍事勳章，不管誰是前法西斯誰不是，大家齊聚為英雄哀悼。神甫來了，市政府樂隊也來了，他們身著暗色衣服，拉靈車的馬匹身上則披掛了乳白、銀色和黑色的鎧甲，馬車夫則把自己打扮成拿破崙時期的元帥，頭戴雙角帽，搭配小披肩和長斗篷，顏色跟馬匹鎧甲一樣。還有禮拜堂樂團，戴著寬簷帽，土褐色上衣搭配深藍色長褲，銅管樂器光可鑑人，木管樂器烏黑烏黑，打擊樂器閃閃發亮。

在\*\*\*和聖大衛村之間有五到六公里長的上坡彎道。每個星期日下午，退休的老先生會來玩滾球，玩一局休息一陣，喝幾瓶酒，再玩第二局，就這麼慢慢玩到山頂上的聖堂。這麼幾公里的路，對於玩滾球的人來說不算什麼，對軍旅之人來說更是如履平地，肩上扛著武器，眼睛直視前方，呼吸著春天清新的空氣。但如果換他們邊走邊演奏試試看，鼓著腮幫子，汗一串串往下流，上氣不接下氣。市政府樂隊對此駕輕就熟，但是對禮拜堂樂隊的小孩來說是一大考驗。他們咬牙挺住了，提柯神父在空中揮舞著他的指揮棒，單簧管歇斯底里，薩克斯風悶聲哀鳴，中音號跟小號一起焦慮吶喊，最終他們辦到了，他們走到聖大衛村，也走到了通往墓園的絕壁腳下。一直以來漢尼拔·汪迷薩和必歐·波都是混水摸魚假裝吹奏，而貝爾博在提柯神父關愛的眼神下，堅守牧羊犬角色。跟市政府樂隊面對面，至少他們沒有丟臉。老三跟其他小隊隊長也對他們表示肯定：很棒啊，小朋友。那真是超有面子的。

一個圍著天藍色領巾，佩戴兩次大戰彩虹綬帶的隊長說：「神父，讓這些孩子在村裡休息吧，他們撐不住了。你們等結束後再上來，會有小卡車載你們回\*\*\*。」

他們衝去村上的小餐館，市政府樂隊那些參加過無數次喪禮的老手毫不猶豫坐下來點了牛肚和個人喜歡的酒，打算暢飲到晚上。提柯神父帶著小朋友擠在櫃台邊，餐館老闆幫他們準備薄荷冰沙，顏色鮮綠，彷彿化學實驗成果。冰沙骨碌碌滑進喉嚨裡，直沖眉心而去，像鼻竇炎發作。

之後他們整隊往墓園前進，有一輛小卡車在那裡等他們。大家吵吵嚷嚷地爬上去，擠成一團，全部都站著，手上拿著樂器彼此撞來撞去。小卡車離開墓園時，先前那位隊長說：「神父，儀式尾聲需要一把小號，您知道的，最後的致敬禮，大概五分鐘時間。」

「小號。」提柯神父很專業，受到青睞的倒楣小號手淋了一身綠色冰沙，心裡只想著回家吃麵，懶惰的鄉下小鬼對什麼審美跟推己及人的觀念都沒興趣，開口抱怨說時間很晚

了，他想回家，而且他口乾舌燥等等等等，讓提柯神父尷尬不已，在小隊長面前顏面盡失。這時候貝爾博在正午陽光下瞥見齊伽莉亞柔美的面容，張口說：「他如果把小號給我，我就去。」

提柯神父眼中流露感激之意，汗流浹背的正職小號手可憐兮兮地鬆了一口氣。我們像站崗衛兵那樣交換了樂器。

貝爾博在掛著義大利屬地衣索比亞綬帶的亡魂引渡者帶領下走進墓園，周圍一片白色，陽光直射的矮牆、墳墓、花團錦簇的矮樹叢圍籬，正準備祈福的神甫身上穿的法衣都是白色，只有墓碑上的照片是枯萎的褐色，還有在兩個墓穴前方排排站那群士兵形成的大片暗色。

「小朋友，」隊長說，「你站在這裡，站我旁邊，聽到指令就吹立正號，再聽到指令就吹稍息號。很簡單吧？」

簡單得不得了。問題是，貝爾博從來沒吹過立正號，也沒吹過稍息號。

他右手抓著小號，抵在肋間，號嘴略朝下，跟拿卡賓槍的姿勢一樣，他等待，頭擺正縮小腹挺胸。

老三正在致詞，內容很枯燥，句子很短。貝爾博心想等會兒吹小號，少不了得仰頭看著天空，那陽光恐怕會弄瞎他的眼。如此一來一個小號手就壯烈犧牲了，既然人只會死一次，不如做漂亮一點。

這時候隊長低聲告訴他：「現在，」同時開口大喊：「立……」但是貝爾博不知道立正號怎麼吹。

立正號的旋律結構其實有點複雜，而那一刻他只有能力吹出do-mi-sol-do，這對那些從戰

場歸來的老粗而言已經足夠。最後的 $\theta$ ，是在他換氣之後才吹出來的，這樣可以把這個音拉長，讓他有時間（貝爾博是這麼寫的）登上太陽。

游擊隊員在立正號號角聲中挺直立定。一群動也不動的活人跟死了沒兩樣。

唯一有動作的是掘墓人，只聽見棺木徐徐滑入墓穴，垂降的繩子摩擦木頭，之後被抽回來的聲音。其實聲音很小，彷彿一道反光在球體上掠過，那頃刻即逝的光影變幻只是為了說明圓滿<sup>956</sup>中再無一物流動。

之後是持槍行致敬禮的聲音。神甫低聲唸完灑聖水時的祝禱詞，所有小隊隊長走向前，往墓穴裡撒盡手中握的土。這時突然有人下達命令，於是舉槍朝天射擊，噠——噠——噠，答碰，鳥群從花團錦簇的矮樹叢中吱吱喳喳一飛冲天。但那也稱不上是什麼動靜，倒是同一個瞬間以不同角度呈現，而持續盯著那個瞬間也不代表在觀看的當下時間流轉。

因此貝爾博不動，對滾落腳邊的彈殼無動於衷，沒有把小號收回身側，維持吹奏的姿勢，嘴對著號嘴，手指仍放在活塞鍵上，立正站好，小號呈四十五度角揚起，他還在吹。

他那綿長的尾音從未中止，在場的人聽不見，喇叭口仍有一絲氣音繚繞，他的舌頭抵著微開的唇間繼續往號嘴輕輕吹氣，但沒有用力送進銅管裡。小號依舊昂揚，並未真的貼著臉，而是靠手肘和肩膀的力量抬著。

貝爾博持續吹奏那幻想中的音符，因為他認為他那時候正在解絆住了太陽運轉的一條線，太陽卡住了，永遠卡在日正當中那個位置，得靠貝爾博出手才行，只要他能斬斷那個糾纏，把線鬆開，太陽就能騰空而去，跟氣球一樣，同時把那一日帶走，也帶走那一日發生的種種，毫無章法的行動，沒頭沒尾的安魂繼抒詠<sup>957</sup>，而他在靜止間進行這一切只是因為如此才能展現他意志和執行的力量。

他若是停下來，改吹新的衝鋒號，就會聽到類似撕裂的聲音，比起讓他耳鳴的射擊聲更響亮，鐘錶也會重新開始加速跳動。

貝爾博全心期望他身邊的那個人不要下令讓他吹稍息號，或許我可以抗命，他跟自己說，保持現在這樣，盡力讓自己的氣不要斷。

我想他應該陷入了跳水選手不想浮上水面，拚命延續四肢不動往下沉的暈眩呆滯狀態。以至於即便他想表達他當下的感受，但我眼前那本筆記本上的句子卻是支離破碎毫無章法可言，被刪節號和省略號切割得不成樣子。不言而喻的是，在那一刻（他沒有這麼說，但是不言而喻）他擁有了齊伽莉亞。

然而當時貝爾博恐怕沒想到（即便他無意識地記錄下自己言行的時候也沒弄明白）他其實一勞永逸地舉行了一場屬於他的化學婚禮，對象是齊伽莉亞、羅倫莎、蘇菲亞、大地，還有天空。所有人之中或許只有他最終能完成大工程之業。

還沒有人告訴他聖杯是一個杯子，但也是一支箭，他高舉的小號同時是一個武器，是溫柔統治的工具，往空中射去能讓大地和神秘極地建立聯繫，也跟宇宙從未擁有的唯一靜止點建立聯繫，這個靜止點是他用他的吹氣在僅有的那一瞬間創造成形的。

那時候狄歐塔列維也還沒有告訴他可以站在基礎上，（基礎是根基的質點，是上層穹蒼連結的表徵）將箭射向他的目標：王國。基礎是由箭流出的水滴，以栽植樹和果，是世界靈魂<sup>98</sup>，因為在男性展現生殖力量的那一刻，便將所有存在狀態連結了起來。

能夠織出維納斯腰帶<sup>99</sup>，就表示能夠修復世者的錯誤。

怎麼可能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契機，卻從未察覺那關鍵時刻，決定生死的重要時刻已經錯過了？不合情理，卻是無法逆轉的完滿、耀眼、豐饒，一如所有啟示。

那一天，貝爾博的眼中只有真理。那是他唯一可以擁有的，因為他所理解的真理是，真理極為短暫（這是後來的事，因此純然有感而發），所以他才試圖控制時間匆匆。

當時他自然是不理解的。即便在他書寫的當下或決定再也不寫的時候，也同樣不理解。

我是今天晚上才明白：得等到作者死了，讀者才能看見他的真理。

對傅科擺的執念伴隨成年後的貝爾博，揮之不去，就像遺落在夢境中的蛛絲馬跡，另外這個時刻的畫面被記錄下來後又移除，而貝爾博在這一刻真的觸及了世界穹蒼。這一刻，他射出那支芝諾的箭<sup>60</sup>凍結了空間和時間，那並非符號、徵兆、暗語、象徵、標記或謎，這一刻就是這一刻，不可能是其他，到了這一刻便無所逃避，兩不相欠。

貝爾博不明白自己已經擁有過那一刻，對他一生而言應該已經足夠。他沒有認出來，終其一生尋尋覓覓另一刻，最終送了命。或許他懷疑過，否則不會這麼頻繁地回到小號這樁舊事。在他的記憶中以為是失，其實是得。

我想，我希望，我祈禱當貝爾博跟著傅科擺一起擺盪死去的時候徹悟了，並且找到了內心的平靜。

之後他銜命吹了稍息號。他遲早要放棄的，因為已經快沒氣了。於是他中斷了原本的堅持，吹出了一個單音，高亢後轉弱，很溫柔，讓世界慢慢習慣即將到來的憂愁。

那個隊長說：「年輕人，你很不错。去吧。小號吹得很好。」

神甫悄悄走了，游擊隊員往墓園後門等著他們的卡車走去，掘墓人將墓穴填滿後也走了。貝爾博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他捨不得離開那個幸福之所。

原本停在廣場上的禮拜堂小卡車不見蹤影。

貝爾博不明所以，提柯神父絕對不會拋下他不管。後來想一想，最可能的原因是大家溝通上有誤會，或許有人跟提柯神父說游擊隊員會載他回去。貝爾博在那一刻想的則是（毫無道理）在立正號和稍息號之間彷彿相隔數個世紀，那些孩子一直等待，等到年華老去，死亡降臨，骨灰撒落形成薄霧讓眼前那一片山丘都染上淡淡的藍色。

只剩下貝爾博，他背後的墓園空無一人，他手中拿著小號，前方是由淺而深的綠色山脈，遠方是望不見盡頭的橙黃，火辣辣在他頭頂上的，是自由的太陽。  
他決定好好哭一下。

突然間靈車和打扮成拿破崙麾下元帥的馬車夫出現了，全是乳白、銀和黑三色，戴了頭盔的馬匹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身上跟靈柩一樣披披掛掛，螺旋小柱頂著亞述—希臘—埃及風格的白色和金色三角圍幔，穿著元帥服的馬車夫在那個孤單的小號手面前停下來，貝爾博問他：「你可以載我回家嗎？」

馬車夫是個好人。貝爾博上了車坐在他身旁，那靈車開始回頭朝生者的世界走。下了班的引魂人馬車夫不發一語驅著他的靈車走在高地上，貝爾博挺直腰桿、神情肅穆，將小號緊緊夾在腋下，頭上的帽簷亮晶晶的，他沉浸在意外獲得的新角色中。

他們開始往下坡走，每一個轉彎處都能看見一片帶著銅綠的青藍色葡萄園，沐浴在炫目陽光中，過了不知道多少時間後，他們回到了\* \* \*。穿過拱門相連的大廣場，廣場上空無一人，跟週日下午兩點蒙費拉托市的廣場一樣。貝爾博的同學在大廣場轉角看到他坐在靈車上，手上拿著小號，眼神放空。這位同學對貝爾博點頭表示欽佩之意。



貝爾博回來了，但是他不想吃東西，也不想說話。一個人窩在陽台上吹奏小號，假裝手上有弱音器，緩緩吹氣，以免擾了大家午休的安寧。

他父親走向他，沒有惡意，只是對人性法則心知肚明。他對貝爾博說：「再過一個月，如果沒有意外，我們就要回家了。在城裡就不用想吹小號了。房東會把我們趕出去，所以你最好早點習慣。如果你堅持要走音樂這條路，我們可以請人來教你彈鋼琴。」說完看到貝爾博眼睛濕濕的，接著說：「打起精神來，小笨蛋，好日子就要來了，你懂不懂？」

第二天貝爾博將小號還給提柯神父。兩個星期後，他們家離開\* \* \*，返回未來。



但在我看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看到一些輕率愚蠢的偶像崇拜者，他們……模仿埃及膜拜偶像，卻毫無道理在死亡無靈之物的排泄物中尋找神，如此行徑戲弄的不僅是那些超群、謹慎的學者，也包括我們……更糟的是他們趾高氣昂，他們瘋狂的儀式贏得許多好名聲……

「不要讓此事困擾你或摩墨斯<sup>961</sup>，」伊西斯說。「因為命運已經決定了黑暗與光明的興衰。」

「然而惡，」摩墨斯回答說。「自認為身在光明中。」

——喬爾丹諾·布魯諾，《驅逐趾高氣昂的野獸》<sup>962</sup>，三

我要保持冷靜。我知道。他們之中不是有人說意會到認知圓滿之時，救贖自會到來嗎？

我知道。我應該保持冷靜。不是有人說冷靜源自於對秩序的沉思冥想，源自秩序本身，享受秩序，全然實踐的秩序，喜樂，歡呼，無須勉力而為？一切都清楚了，明明白白，眼睛既看全貌也看局部，看見局部如何謀畫出全貌，抓住那流動的生命、氣息、原因根由的核心……

冷靜過後我大概累了。從卡洛叔叔書房的窗戶遠眺山丘，還有剛剛冒頭的一點月暈。布里克山峰綿延，遠方是高低起伏的山巒，訴說著大地之母睡眼惺忪、緩緩搖晃的故事，伸著懶腰，打著呵欠，天藍色的平原在上百座火山的黑色閃電中舒展後蜷縮。地底電流沒有縱深。大地在半夢半醒之間裂成一片一片，互相交換表層。以前這裡遍地菊石、鑽石。以前這裡會冒出鑽石和葡萄。那是屬於冰川、山崩和土石流的邏輯。假設你放了一顆小石頭在不當的位置，它晃了晃，往低處滾，留了一個往下墜落的空位（啊，恐懼留白！），另一顆小石頭掉下去落在它上頭，再來一顆。地層。地層的地層堆疊在地層上。那是地球的智慧。也是莉亞的智慧。深淵是平原的漩渦。為何要對漩渦念念不忘？

為什麼看清一切後不能讓我獲得平靜？如果命運戕害你，一如天命和物質統治者阿爾康的陰謀那樣戕害你，為什麼要愛命運？或許我還沒有全部搞懂，我需要空間，需要暫停。

我曾在哪裡讀到過，生命來到最後一刻，層層堆疊的人生經驗把人硬化了，你無所不知，秘密、權力、榮耀，為何生，為何死，為何一切可能有所不同？你心中清明。但是在那一刻，你最清楚的是你知道你太晚知道了。能看清一切總是在……再也沒有需要看清的時候。

我現在知道王國的定律是什麼了，那個可憐的、絕望的、衣衫襤褸的王國，在那裡智慧被放逐，摸索著往前進，渴望找到自己遺失的清明。王國的真理，在生命樹的質點夜空中閃閃發亮的唯一真理是，智慧在王國裡揭開了面紗，發現其秘密在於智慧並不存在，最多只存在一瞬間，最後的一瞬間。之後他人便重新開始。

跟其他邪惡之人一起尋找隱藏秘密的深淵，讓他們為之瘋狂的秘密。

一排排葡萄藤沿著布里克山坡地向外蔓生。這個畫面我很熟悉，小時候見過類似風景。沒有任何數學定理能夠說明這些葡萄藤究竟是向上排列抑或是向下排列。在那一系列葡萄藤架間，應該要從小就赤腳走，腳跟帶點硬繭，有一些桃樹結出的黃色桃子用大拇指一壓就迸開，桃核幾乎自行脫落，乾淨得像經過化學加工處理，只是有時候果肉裡會有肥滋滋白色蠕蟲卡著，你吃桃子的時候可以不去感覺那毛茸茸的外皮，能讓你從舌頭到腹股溝都哆嗦。這裡曾經是恐龍棲息地，隨後另一個地層覆蓋了他們的地層。就跟貝爾博吹小號那一刻一樣，我咬下一口桃子的時候理解了這個王國，與它融為一體。之後，便只有戲謔。虛構，虛構一整個計畫，卡索朋。而大家種種徒勞，不過是為了釐清恐龍和桃子之事。

我明白了。確認其實沒有什麼是需要明白的，我應該就能冷靜下來，高呼勝利。然而我在這裡，我全都明白了，他們卻在找我，以為我擁有他們夢寐以求的秘密。他們那些人如果拒絕相信，持續追問，我明白了也無濟於事。他們既然找我，應該發現了我在巴黎出沒，也會知道我此刻人在這裡，他們還是想要那份地圖。我再怎麼說沒有地圖這回事，他們也不會放棄。貝爾博說得沒錯：去你媽的，白癡，你想怎樣，殺了我？算了吧。殺了我，沒有地圖這件事我也不告訴你，一個人總要自己摸索著學會要詐……

想到我再也見不到莉亞和寶寶，那個小傢伙，朱利歐，也是我的賢者之石，就難過不已。不過石頭可以自己活下來。或許此刻他正在體驗他的機會。他找到一顆球，一隻螞蟻，一根草，坐在深淵裡仰望著天堂，恐怕也是後知後覺。他會乖乖的，好好的，就這樣一個人，打發自己的每一天。

媽的。就算如此，我還是覺得很痛。算了，等我一死也就忘了。

夜深了。我一大早從巴黎出發，留下了不少線索。他們很快就能猜出我在哪裡，應該再過不久就會趕到。我要是把我從下午到現在所想的全都寫下來就好了，不過即便他們看完，恐怕照樣會衍生出另一套闇黑理論，沒完沒了地試著揭開隱藏在我這個故事裡的秘密訊息。他們會說，這個人不可能只跟我們說他在耍我們這麼簡單。不可能，說不定是他不知道，但是他的本體藉由他的遺忘向我們傳遞了訊息。

所以我寫或不寫，並無差別。即便我沉默不語，他們仍然會找出另一層涵義。他們就是如此。盲目追求啟示。王國就是王國，僅此而已。

跟他們說了又如何。他們沒有信仰。

既然如此，不如留在這裡，等待，看著這片山巒。

如此之美。

作 者—安伯托·艾可

譯 註—倪安宇

發 行 人—平雲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02-27168888

郵撥帳號◎15261516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50號寶恒商業中心

23樓2301-3室

電話◎2529-1778 傳真◎2527-0904

總 編 輯—龔德甄

責任主編—許婷婷

責任編輯—蔡維鋼

美術設計—王瓊瑤

著作完成日期—2013年

初版一刷日期—2017年3月

初版二刷日期—2018年2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02-27150507

電腦編號◎044089

ISBN◎978-957-33-3288-6

Printed in Taiwan

【新譯本】與【註解本】不分售·定價◎新台幣799元/港幣266元

● 皇冠讀樂網：[www.crown.com.tw](http://www.crown.com.tw)

● 皇冠 Facebook：[www.facebook.com/crownbook](http://www.facebook.com/crownbook)

● 皇冠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crownbook1954](http://www.instagram.com/crownbook1954)

● 小王子的編輯夢：[crownbook.pixnet.net/blog](http://crownbook.pixnet.net/blo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傅科擺 (新譯本) / 安伯托·艾可作 ; 倪安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 皇冠, 2017.3  
面 ; 公分. -- (皇冠叢書 ; 第4603種)(CLASSIC;089)  
譯自 : IL PENDOLO DI FOUCAULT

ISBN 978-957-33-3288-6 (平裝)

877.57

106001820



皇冠叢書第 4603 種

**CLASSIC 089**

**傅科擺**【新譯本】

IL PENDOLO DI FOUCAULT

© Giunti Editore S.p.A. Firenze-Milano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imprint Bompiani in 1988  
Bompiani, an imprint of Giunti Editore S.p.A.  
[www.giunti.it](http://www.giunti.it)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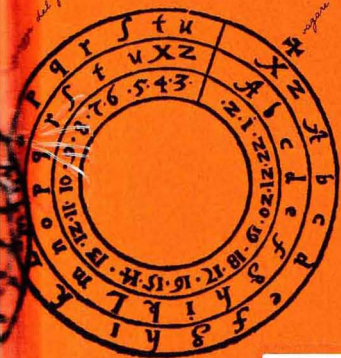
This edition was arranged with Bompiani – Giunti Editore  
S.p.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del filo e quel numero 00 che, originando alle nostre indagini, per divina ragione loro necessariamente lo accompagna al diavolo di tutte le parole possibili con esse il tempo di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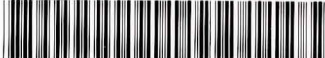
*...re di una forza dell'aria che, sotto un effetto di una stessa compressione tra le due estremità delle nostre lince, del punto di origine...*



本書附有附件，  
讀者可在服務台  
借用。

This book comes  
with accompanying  
material(s), which  
is/are available for  
borrowing at the  
service counter.

香港公共圖書館 HKPL



3 8888 26628396 3

NTK - 795

專門研究中世紀歷史的卡索朋，以及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友人貝爾博、狄歐塔列維，偶然收到了一件猶如「密碼」的投稿。而對一連串神秘難解的符號，三個人一時興起，決定將各式各樣的資料輸入小名「阿布」的電腦，編造出一個關於聖殿騎士團的超級「計畫」。

從遠古的巨石到深奧的植物智慧，從永生不死的聖日爾曼伯爵、隱秘的薔薇十字社到巴西巫毒教，甚至法國大革命和納粹大屠殺，他們將歷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跟傳說中聖殿騎士團的陰謀扯上關係。他們並不知道這個計畫的最終目標即將實現！然而他們卻再沒想到，原本只是惡搞歷史的自娛遊戲，竟然似乎弄假成真……

... non doveva più essere cercato, che la lettura della vita non celava alcun senso riposto, e che tutto era  
... mo che scimmiette che gridano col cordone ombelicale che gli sbalanzola e il dottore che gli dà schiaffi  
... quel babbione di de Maistre. Ma no, noi — i sardonici — volevamo giocare a rimpiazzino coi  
... dicevo l'altra sera — ora sei qui ad aspettare che cosa avverrà sotto il pendolo di Foucault.

IL  
PENDOLO  
DI  
FOUCAULT

UMBERTO  
ECO

# 傅科擺

☆ 註解本 ☆

這個世界本為無惡之謎，全因人類的癡狂，企圖以個人認定的真相加以詮釋，才使其變得可怕。

倪安宇 註



NTK-795

lo mi parlava del Pendolo attribuivo la sua emozione a un vaneggiamento estetico, a quel cancro egli se ne accorgesse, il suo gioco in realtà. Ma se aveva ragione sul Pendolo, forse era vero anche oltrizio d'estate. Jacopo Belbo non era pazzo, semplicemente aveva scoperto per gioco, attraverso Cerca! allora di distrarre lo sguardo, seguendo la curva che, dai capitelli delle colonne disposte a

IL  
PENDOLO  
DI  
FOUCAULT

UMBERTO  
ECO

安伯托·艾可  
傅科擺

IL  
PENDOLO UMBERTO  
DI ECO  
FOUCAULT

✧ 註解本 ✧

倪安宇 註

1. 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 (Agrippa von Nettesheim, 1486-1535)，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鍊金術士、天文學家、神秘學家，被認為是黑魔法和巫術大師，屢次成功避開宗教裁判迫害。花二十年時間完成《論隱密哲學》(De occulta philosophia)一書，認為魔法是一種隱密哲學，而且是「真科學，最高級且完美的哲學」。

2. 雷蒙·史慕揚 (Raymond Smullyan, 1919-)，美國數學家、哲學家、作家。擅長以說故事方式解釋數理邏輯、簡單代數和推理問題。《前五千紀和其他哲學奇談》(5000 BC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fantasies) 書中收錄了各種哲學軼事、論述和小故事。

3. 希伯來文：於是那道無限的光宛若一條直線延伸照進那虛無空間後便不再繼續，隨即蔓延開來往低處去，徐徐地緩緩地蔓延。我的意思是，那條光之線於太初之時開始蔓延，且在蔓延之初那條光之線便悄悄地往四面八方去，彷彿眼睛轉了整整一圈。

4. 姆大陸 (Mu continent)，傳說在史前時代位於南太平洋區域整片相連的陸地，因地震和地殼變動沉入海底。

5. 薩摩亞 (Samoa)，南太平洋島國，介於夏威夷和紐西蘭之間。

6. 新地島 (Novaya Zemlya)，位於北冰洋的俄羅斯群島。

7. 阿格第 (Agarhi)，地心王國。根據中亞傳說，王國內居民是半人半神，躲在地

心是為了躲避蠻族。

8. 在中世紀地理學中，圖勒島是一個傳說，被稱為「最後的圖勒島」(ultima Thule)，意指世界邊緣外的地方。圖勒島在古希臘地理學家畢提亞斯(Pytheas, 380BC-310BC)的北大西洋航海旅行日記中第一次出現，他說那是一座冰與火交會、永不落日的島嶼，距離今天的英國大約六天船程。

9. 許珀耳波瑞亞(Ipeborea)，意為極北之地，是希臘神話傳說中的國度，太陽終日不落，極北族人壽命可達千年，生活幸福。

10. 艾爾斯巨岩(Ayers Rock)，又稱烏魯汝(Uluru)，位於澳洲中部，是原住民聖地，壁畫遺跡超過一千年歷史。

11. 角速度(Angular velocity)，物理學描述物體轉動時，在單位時間內轉過多少角度及轉動方向的向量。

12. 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Prieuré Saint-Martin-des-Champs)，位於巴黎市聖馬丁路(Rue Saint-Martin)。建於六世紀至八世紀間墨洛溫王朝時期(Mérovingiens)，原為舉行喪葬追思儀式的大會堂，平面為長方形，外側有柱廊。一〇六〇年亨利一世(Henri I)成立協同教會，新建司鐸團的參議空間。一〇七九年，腓力一世(Philippe I)將管轄權授予發起天主教改革運動的克呂尼修道院(abbaye de Cluny)後便改為修道院。十二世紀擴建唱詩班。一九九三年被指定為法國歷史



古蹟。

13. 靈體 (emanations)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的二元論述認為至高無上的善神在自己與有限的被造物之間創造了一些次等的神，亦即「由神性發散的靈體」。其中一個次等神 (即後文提及的造物神) 創造了宇宙，也就是代表惡的物質世界，唯有接受諾斯底的神秘知識，人類才能脫離物質形式到達屬靈，進而得到救贖。而為了避免至高存在與低等物質世界有所接觸，物質世界的創造是由靈性依次遞減的一連串神靈 (aeons，或稱移涌) 之發射完成的。

14. 萬物皆流變 (panta rei)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540BC-480BC) 學派提出的概念，認為萬物恆動，唯變為真。

15. 阿爾康 (Archon) ，諾斯底神譜中負責掌管物質世界的判官和統治者。是造物神創造世界過程中衍生的造物。

16. 布雷蓋 (Louis Charles Breguet, 1880-1955) ，法國飛行員，創立法國飛機製造公司 (Société Anonyme des Ateliers d'Aviation Louis Breguet) ，也是法國航空公司的創辦人之一。

17. 布萊里奧 (Louis Blériot, 1872-1936) ，法國工程師、飛行員，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一日駕駛自行研製的飛行器自法國出發，完成飛越英吉利海峽的創舉。

18. 埃斯諾－佩爾特里 (Robert Esnault-Pelterie, 1881-1957) ，法國航天科學家，創立

法國宇航學會。研製滑翔機，並推演出火箭在真空狀態下運動的方程式，計算出離開地球所需要的速度。

19. 杜弗（Henri Dufaux, 1879-1980），法國飛行員、發明家。

20. 法國工藝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一七九四年創立，設址於巴黎聖馬丁德夏普修道院，收藏八萬多件科學及工藝發明。

21. 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國神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著有《圓錐曲線專論》（*Essai pour les coniques*）、《集合的精神》（*De l'esprit géométrique*）、《空氣的重量》（*De la pesanteur de l'air*）、《思想錄》（*Les pensées*）等。

22. 巴耳（Baal），古代西亞閃米特語的「主人」之意，之後被普遍使用，為「神」之通稱，在不同地方代表的是不同的神祇。

23. 弗蘭西斯·培根爵士（Lord 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國法學家、哲學家、政治家及作家，提倡經驗論，強調歸納法，有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為未完成之書，一六二七年出版，描述五十人乘船從秘魯出發欲前往亞洲，途中因海難落腳在南海的伯撒冷島，因此認識了會說多國語言、博學多聞的島上居民。

24. 威廉·羅利（William Rawley, ?），英國神職人員，十七世紀擔任培根私人秘書，

並在培根過世後成為遺稿執行人，陸續將培根未出版或未完稿的作品編纂整理後出版，其中包括《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一書。

25. 西班牙—瑞士 (Hispano-Suiza)，西班牙汽車公司，一九〇四年成立，一九三八年結束營業。因兩名創業合夥人分別來自西班牙及瑞士，故而以此命名。

26. 潘哈德 (Panhard) 是法國車廠，原以打造豪華車款聞名。二次世界大戰後則以生產雙汽缸的小型車為主，於一九四五年開始推出第納薇 (Dynavia) 系列車款。

27. 服從號 (Obéissant) 為法國汽車製造業先驅阿麥戴·博萊 (Amédée Bollée, 1844-1917) 設計生產的第一輛蒸汽汽車。

28. 葛拉姆 (Zénobe Gramme, 1826-1901)，比利時電氣工程師，改良交流發電機，並發明直流發電機，是發展電力工業的重要基礎。

29. 世界之主是指在帝國主義或強權主義心態下，或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企圖透過金錢或人脈掌控世界的君王或強人。

30. 本果地 (Bengodi)，薄伽丘《十日談》(Decameron) 第八天第三個故事中，提及在本果地的乳酪堆成山，溪中流的是葡萄美酒，石頭做成石磨一輾動就能生出麵粉。某一條溪流中還可以找到一種奇異的雞血石，帶在身邊便能隱形。

31. 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490BC-430BC)，古希臘哲學家，認為自己並非凡人，為證明自己的神性，縱身跳入西西里埃特納火山 (Etna) 而亡，成為後世文學創



作的題材。

32. 弗雷澤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英國人類學者，以民俗學角度研究原住民的宗教、巫術、習俗等起源。其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 書名源自一則古老習俗：內米森林神廟的祭司被稱為「森林之王」，卻可由逃奴擔任，而任何一個逃奴只要能夠折取祭司日夜守護的樹上黃金枝枒，就有資格與他決鬥，殺死他後取而代之。弗雷澤以此為據，收集各民族的原始信仰等資料整理爬梳，說明人類集體行為的的構成因素和意義。

33. 山姆·史培德 (Sam Spade)，美國推理小說家漢密特 (Samuel Dashiell Hammett, 1894-1961) 所著《馬爾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 書中的男主角，是一名私家偵探。

34. 拉瓦節 (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 1743-1794)，法國化學家，被尊為近代化學之父。為氧和氫命名，發表了第一個現代化學元素列表。提出質量守恆定律，認為物質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無中生有，確立鍊金術為非科學的魔法。

35. 馬庫姆巴巫術 (macumba) 是非洲班圖族裔 (Bantu) 於十八、十九世紀引入巴西的一種宗教儀式，混雜多種宗教元素如泛靈論、巫毒教等，儀式包括性祭和祖靈祭獻。

36. 海什木 (Alhazen, 965-1040)，阿拉伯物理學家、數學家，被稱為現代光學

之父。

37. 《光明時代》（*El Siglo de las Luces*），古田小說家卡本迪爾（Alejo Carpentier, 1904-1980）於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小說，是拉美文學魔幻寫實風格的代表作之一。

38. 十八世紀有英國化學家史塔爾（Georg Ernst Stahl, 1659-1734）提出燃素說，認為在空氣中燃燒的物質都含有燃素，當空氣被燃素完全充滿後，便不再支援任何材料燃燒，也不能使金屬生鏽或維持生命。但此一假設未能解釋為何金屬燃燒後重量增加之疑慮。拉瓦節以多次金屬鍛燒實驗駁斥此一說法，認為物質燃燒並非分解反應，而是與空氣中的氧相結合的化合反應。

39. 古希臘數學家兼工程師希羅（Heron, 10-70）發明的汽轉球（aeolipile），是已知最早以蒸氣發動的機器，並無實際用途。

40. 諾斯底（gnosticism），結合古希臘、猶太和基督教概念的宗教及哲學教派，亦稱靈知派或靈智派。諾斯底教派認為不同宗教運動及團體中的同一核心信念，必須擁有經過個人體驗而得之靈知（gnosis，即希臘語的知識），始可脫離無知與現世。主張宇宙二元論，即屬靈世界和邪惡物質世界彼此對立。

41. 造物神（demiurge），諾斯底教派哲學中次於上主的造物次神，也是創造惡（物質世界）之神。

42. 《神秘合體》(Mysterium Coniunctionis)，榮格著作，副標題為《鍊金術中心理對立之個別與綜合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separation and synthesis of Psychic opposites in Alchemy)。

43. 萬靈藥(Elixir)，是鍊金時要準備的一種觸媒，可以將金屬轉變為黃金。

44. 何蒙庫魯茲(Homunculus)，指歐洲鍊金師創造的人工生命。據說文藝復興時期，鍊金術士帕拉塞爾斯(Paracelsus, 1493-1541)曾造出何蒙庫魯茲，但歷史上僅他一人成功。

45. 巴西里德斯(Basilides)，諾斯底派教師，一一七一年至三八年間在埃及亞歷山大城講學。據說著作以評註福音書為主，但流傳甚少。

46. 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是埃及智慧之神托特(Thoth)希臘化後的名稱，其名意為「非常偉大的赫耳墨斯」。後世逐漸將此虛擬形象「真人化」，認為他是西元二、三世紀古希臘文集《赫耳墨斯秘文集》(Corpus Hermeticum，或譯為《秘義集成》)作者，也是結合哲學與魔法研究的赫耳墨斯主義始祖。亦有人稱赫耳墨斯是鍊金術鼻祖，共寫了四十二本智慧之書。

47. 亞法隆島(Avalon)是亞瑟王傳說中的重要島嶼，象徵來世的神秘極樂仙境，是古老宗教的中心，又名「天佑之島」。

48. 猶太教中，「卡巴拉」(Cabala) 是用來解釋永恆的神秘造物主與短暫、有限的宇宙之間的關係，試圖界定宇宙和人類存在的本質，源自猶太民族的宗教、哲學、密契和神秘思想。也有人說卡巴拉為一密宗。

49. 新拼法 (Notarikon)，是猶太拉比為講解希伯來文舊約經文，進而發展出釋經學過程中，投入解析每一個字詞，甚或字母，以求完整解釋神之啟示的三種解經法之一。用不同字詞的字首或字尾字母組合成能呈現原意的另一個字。卡巴拉學者用以重組聖經經文，挖掘更底層的神秘意涵。Notarikon 一詞源自希臘文，意思是「速記員」。

50. 蘇菲亞 (Sophia)，自希臘神話雅典娜女神衍生而來，意為智慧，代表真知。在東正教信仰中象徵神的智慧。對基督教的諾斯底教派而言，是主的女性面向，對應的是三位一體中的「聖靈」，也是認識宇宙的核心元素。某些版本的諾斯底教義認為蘇菲亞會導致靈性世界（或主的全能）不穩定，物質於焉而生。

51. 尤達巴斯 (Yaldabaoth)，是造物神在諾斯底文獻中的另一個名字，混沌之子。

52. 移涌 (aeon)，神的神聖流溢或發散，代表空間與時間的靈或邪靈。

53. 八元神 (Ogdoad) 是埃及古王國第三至第六王朝期間供奉的八位元神，兩兩雌雄一組，代表四種宇宙之初的基本狀態。

54. 儒勒·凡爾納 (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法國小說家，開創現代科幻小說

風潮，著有《地心歷險記》（*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海地兩萬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環遊世界八十天》（*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 jours*）等

55. 質點（*sefirot*）是卡巴拉說明神性的形而上概念，一共有十個質點，同時也吻合使人生完整的生活各各個真實的情感面向。每一個質點都有相對應的行星及意涵。

56. 收束（*tzimtzum*），或譯「收縮」。在卡巴拉觀念中是「上主自我設限」之意。主在創造世界之時，收束起祂無限的光，好騰出一個概念上的空間，亦即空洞或黑暗，然後再向那黑暗投入光，那束光便成為創世的媒介。

57. 宇宙重建（*tiqqun*），猶太教神秘主義學者伊薩克·盧里亞（*Isaac Luria*, 1534-1572）提出的哲學概念，是指透過創造光的全新結構，可重建宇宙原始樣貌的過程。

58. 約翰內斯·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德國哲學家、神學家，精通希臘語、希伯來語，專攻希伯來語言及宗教研究。《論卡巴拉的藝術》（*De arte cabalistica*），一五一七年出版，認為卡巴拉可以調解科學與信仰之間的對立，進而捍衛基督教。

59. 聖若翰洗者之夜（*notte di S. Giovanni*），指的是六月二十四日夏至之夜。根據古

老傳統，夏至為太陽（火）跟月亮（水）結合之日，因此慶祝儀式中會點燃篝火，代表祈神和淨化，還會採擷金絲桃（又名聖若翰草）的葉與花，浸泡在水中一夜後擦拭皮膚可以美顏祛病。基督教興起後，教會曆法中六月二十四日是聖若翰洗者生辰，故而夏至之夜便漸漸改稱為聖若翰洗者之夜。

60. 玫瑰十字會（Rosenkreutzer），近代歐洲基督教秘傳教團，傳說是由德國教士羅森克魯茲（Cristian Rosenkreuz）創建於十五世紀，最初僅八名成員，十七世紀始為人知，充滿神秘主義色彩，運用鍊金術傳遞理念，標誌為十字架中央有一朵玫瑰花。

61. 聖日耳曼伯爵（Comte de Saint-Germain, 1712-1784），法國鍊金術士、探險家。真實身分不詳，遊走歐洲各宮廷，行跡遍及英國、法國、荷蘭、俄國和德國，因博學、通曉各國語言而聞名，曾加入玫瑰十字會。關於他最奇特的描述包括瞬間消失、同時出現在不同地點，永遠不老，傳言在他死後多年，仍有人在歐洲街頭遇見他。

62. 阿薩辛（Assasins，字面意義為「殺手」），屬於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Ismaili）支派分離出去的秘密組織，是十三、十四世紀活躍於近東地區，主要以暗殺、間諜、戰鬥等手段對付政敵。

63. 「cantami o diva del pelide Achille le donne i cavalier l'arme gli amori」，出自古希臘詩

人荷馬 (Homer, BC 8th) 的《伊里亞德》(Iliad)。

64. 柴郡貓 (The Cheshire Cat) 是《愛麗絲漫遊仙境》電影中的虛構動物，臉上永遠掛著微笑，即便在身體消失後，笑容仍持續不散。有科學家說宇宙黑洞是類似於柴郡貓臉上的那個微笑，是已經熄滅但依然存在的巨大恆星。

65. 托爾克馬達 (Tomás de Torquemada, 1420-1498)，西班牙多明我會僧侶，宗教裁判所首席大法官。對異教徒採驅逐或改信天主教強硬態度，被他以宗教之名遭受迫害的人數眾多。

66. 米歇爾·馬雅 (Michael Maier, 1568-1622)，醫生、鍊金術士、音樂家，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的幕僚。魯道夫二世過世後，他多次造訪英國，結識英國神秘主義哲學家弗拉德 (Robert Fludd, 1574-1637)。

67. 《奔逃的阿塔蘭塔》(Aalanta Fugiens)，一六一七年付梓。內有五十篇哲學論述，五十幅版畫和五十首三聲部卡農曲。結合文學、視覺和音樂的這部作品可說是某種多媒體文本的先驅。書名中阿塔蘭塔是希臘神話中誓言不婚的女獵人，而卡農的三聲部即分別代表阿塔蘭塔(導句)、追求她的希波墨涅斯(答句)和兩人賽跑時讓阿塔蘭塔分心的金蘋果(男高音)。

68. 替換法 (Gematria)，猶太人解讀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三種方法之一，認為每個字或詞都有相對應的數字，而數字相同的字或詞之間必有關聯性，或是跟數字有

關聯。例如〈詩篇〉86:20有一希伯來字 *xwacdx* (脫離死亡)，其對應數字為為九〇三，因此必定有九〇三種死亡法。背景說明可參見譯註44。

69. 互換法 (Temurah)，猶太人解讀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三種方法之一，透過將字母對調，讓文字產生新的意義。背景說明可參見譯註44。

70. 《摩西五經》 (Pentateuch)，希伯來聖經最早的五部經典，皆由摩西寫成，故得其名。猶太教徒稱其為妥拉 (Torah)，基督徒則稱其為律法書。

71. 《創造之書》 (Sefer Yetzirah)，希伯來神秘主義學派最重要的經典，主要探討天主創造宇宙之事，也是有關卡巴拉智慧最早的一本著作。

72. 質點 (sephiroth)，也譯「源質」或「源體」。是卡巴拉的十個特質，上帝透過質點顯現自身，並不斷創造出物質界和形而上界領域。

73. 蒙巴薩 (Mombasa)，肯亞第一大城市。

74. 菲力普·馬羅 (Philip Marlowe)，美國推理小說作家雷蒙·錢德勒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1888-1959) 筆下的冷硬派私家偵探。

75. 皮耶蒙特 (Piemonte)，義大利西北方省分，農業、工業並重，與法國相鄰。

義大利統一運動發源地，一八六一年義大利王國建國後定都皮耶蒙特的都靈 (Torino)。艾可故鄉亞利桑德里亞 (Alessandria) 亦在此。

76. 瓦萊達奧斯塔 (Valle d'Aosta)，義大利西北自治區，南臨皮耶蒙特省，西與法國



接壤，北接瑞士。

77. 亞伯拉罕·阿布拉菲亞 (Abraham ben Samuel Abulafia, 1240-1291)，原籍猶太人，西班牙哲學家及神秘學家，咸認為阿布拉菲亞是中世紀最重要的卡巴拉學者，認為卡巴拉的目的是解開人身上的枷鎖，釋放靈魂，回到原始狀態。

78. 托馬斯·阿奎那 (San Tommaso d'Aquino, 1225-1274)，義大利本篤會修士，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神學家，提倡自然神學，人稱「全能博士」(Doctor Angelicus)，過世後封聖，是教會三十三位聖師之一。著有《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79. 阿奎那在《神學大全》中提出天主存在的五路證明 (quinquae viae)：(1) 既然萬物皆受推動，溯源到頭一定有一位推動者是不被推動的，那便是天主；(2) 凡事都有原因，溯源到頭一定有一個所有結果之因，不是由其他原因導致的，那便是天主；(3) 萬事萬物都有根源，溯源到頭一定有一個導致所有必然的根源，那便是天主；(4) 各種完美事物之所以完美，必有一個典型，那便是天主；(5) 非生物的存在旨在完成一個目的，該目的不是因為它自身意識去推動的，所以那些目的之源便是天主。

80. 魔偶 (golem，或音譯為戈倫)，中古世紀希伯來文指人由無生到有生的過渡，是一種形體未固定的「元物質」，可以靠卡巴拉秘法和符咒力量讓戈倫以人形出

現在物質世界裡，在其額頭上貼「真理」(EMETH)符牌便可驅使他做工。

81. 色辣芬 (Serafim)，或譯瑟拉弗、熾天使，是舊約聖經〈依撒意亞〉第六章中的六翼天使：「色辣芬……各有六個翅膀：兩個蓋住臉，兩個蓋住腳，兩個用來飛翔……當時有一個色辣芬飛到我面前，手中拿著鉗子，從祭壇上取了一塊火炭，接觸我的口說：『你看，這炭接觸了你的口唇，你的邪惡已經消除，你的罪孽已獲赦免！』」。中世紀基督教神學認為色辣芬是天使最高位階，因了解天主教愛，欣喜地燃燒自己，並不停呼喊「聖！聖！聖！聖！」讚美天主。

82. 〈以賽亞書〉(Isaia)為猶太教和基督教聖經中的書卷之一。天主教將此書譯為〈依撒意亞〉。由先知以賽亞所寫，陳述天主指派救世主彌賽亞(天主教稱默西亞)以完成人類的救贖大業。

83. 卡巴拉傳統中與宇宙同時誕生的天使，也有「小耶和華」之稱，是位階最高的天使，其臉龐比太陽更明亮。

84. 菁英集權制度 (Synarchism)，是與無政府主義完全相左的一種思潮，崇拜行會式的秘密團體組織，積極滲透，以掌握社會關鍵崗位，最後形成一種跨國家的菁英統治。

85. 德魯伊 (Druid)，鐵器時期在中歐活動、羅馬帝國時期西遷的凱爾特族 (Celts) 的僧侶，掌管祭祀，也是醫者、占卜家、記錄歷史的書吏，據說有與眾

神對話的能力，字面意思為「橡樹的賢者」。

86. 以諾亞 (Ennoia)，根據諾斯底主義大能者西門 (Simon Magus) 說法，以諾亞是宇宙之母，面對天使分歧爭鬥使造物陷入混亂，她降臨人間以尋求平衡，被天使囚禁不讓她返回天上，她只得與不同女子肉身再生。在諾斯底主義中代表神的意念和形象，基督教的諾斯底教派則將以諾亞定義為概念、思想。

87. 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阿根廷作家、詩人，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拉丁美洲作家，以魔幻寫實風格將筆下世界建構成一座迷宮花園。〈魔偶〉 (El Golem) 是波赫士一九五八年完成的短詩，收錄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另一·同一》 (El otro, el mismo) 詩集中。

88. 希伯來人認為墨水寫的字是黑火，羊皮紙則是白火。又，早期神秘學者認為黑火是象徵未知的梵天 (Brahma)；卡巴拉則認為大宇宙和小宇宙夜以繼日散發、看不見的就是白火 (如同大自然中的電現象)，亦稱無限之神 (Ein Sof) 為白火。

89. 斯坦尼斯羅·勒克 (Stanislaw J. Lec, 1909-1966)，波蘭作家、詩人。〈格言。法蘭斯基〉 (Aforizmy. Fraszkí) 一文收錄在《雜思錄》 (Mysli Nieuczestne) 中。克拉科夫 (Kraków) 是波蘭舊都，現為第二大城，位於波蘭南部。

90. 聖西爾軍校 (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一八〇二年由拿破崙創校，現為法國最重要的軍校。

91. 迦坡加德 (Carpocrates, ?-138)，埃及哲學家，早期諾斯底創建人之一，以文字與當時大力撻伐諾斯底的基督教教父激辯。

92. 阿萊斯特·克勞利 (Aleister Crowley, 1875-1947)，英國神秘學家，有人視其為現代神秘學之父，有人則認為他是撒旦教派的推手。自創泰勒瑪會 (Thelema，希臘文意為「意志」)，打破神與惡魔分別代表正義與邪惡的二元論思想，認為應該透過魔法開啟人的意識，以了解我們來到世間該做什麼。著有《律法之書》( *Liber AL vel Legis* )，是泰勒瑪會的聖經。

93. 克魯普斯卡婭 (Nadezhda Krupskaya, 1869-1939)，俄國革命家、政治家，曾出任俄國教育部次長。列寧的妻子。

94. 「我是永存者」，或譯「我是自有者」，語出舊約聖經〈出埃及記〉3:14，亦見於其他宗教經書，如摩西五經。乃主對摩西所言，以此指出主的超越性和創造、照顧萬物的全能。

95. 托馬斯主義 (Thomism)，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認為存在與本質的構成是萬物的本源，因而把造物主和造物區分開來。人的靈魂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形式，與物質結合後構成人的本性，且人的靈魂不死是通過嚴格檢驗的。同時，其政治學理念則同意亞里斯多德「人是社會的動物」觀點，認為國家制定的法規乃依據成文法，而成文法除了神律外，就是人的信仰與理性。

96. 提比里斯 (Tbilisi)，位於高加索地區，今喬治亞首都。

97. 五年計畫指史達林統治蘇聯期間擬定的全國性經濟計畫，目標是讓蘇聯經濟快速發展，成為蘇聯共產黨的經濟發展總方針。

98. 吐魯番文書 (Turpan) 指十九世紀在新疆吐魯番發現的大批摩尼教文書，證明摩尼教曾在中國西北各地廣泛傳播。

99. 范艾倫輻射帶是環繞地球的高能粒子輻射帶。高能輻射層在赤道附近呈環狀繞著地球，並向極地彎曲。此一輻射層通常就被稱為「范艾倫輻射帶」。

100. 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法國文藝復興時期作家，人文主義代表人物。著有《巨人傳》(Pantagruel)，共五集，一五三二年開始陸續出版，取材於通俗的傳奇文學、喜劇、鬧劇和中世紀的騎士文學，因反教會、反封建思想，在當時被列為禁書，拉伯雷以本名重新排列組合後的 Alcofribas Nasier 做為筆名出版。

101. 在西方古代哲學中，太一即獨一，沒有界線，沒有區分，渾然為一。天主教是超越的太一，是至高的善。卡巴拉亦視主為太一。

102. 安德里亞 (Johannes Valentinus Andreae, 1586-1654)，德國神學家。他執筆的《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Chymische Hochzeit Christiani Rosencreutz, 1616) 被視為玫瑰十字會的第三份宣言，文中企圖釐清所謂玫瑰十字兄弟會社之說只是為了鼓勵

基督徒要藉由悔罪和冥思提升自己，事實上並不存在。但文字語意艱澀不明，反而更讓玫瑰十字會蒙上一層神秘面紗。

103. 巴佛 (Giorgio Baffo, 1694-1768)，威尼斯詩人。以威尼斯方言寫作，著有《詩集》(Poésie)，共收錄近一千首詩，撻伐威尼斯的腐敗，批判宗教人士不遺餘力。

104. 切薩雷·德拉·李維耶拉 (Cesare della Riviera)，十六、十七世紀義大利神秘學家，生平不詳。《英雄的魔法世界》(Il Mondo Magico degli Eroi) 一書主題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新柏拉圖主義、神秘學思想及鍊金術研究。曼托瓦 (Mantova) 位於義大利北部。

105. 義大利以「你」、「您」區分親疏遠近和輩分關係相當嚴謹。若要由尊稱「您」改成「你」，需由女性或長輩主動提出方不失禮。

106. 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Borisovič Šklovskij, 1893-1984)，蘇俄作家、文學評論家，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間盛行於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形式主義文學評論流派中的重要成員。

107. 馬雅可夫斯基 (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3-1930)，蘇俄十月革命後重量級詩人、作家、劇作家、劇場導演兼演員。

108. 齊瓦哥是蘇俄小說家巴斯特納克 (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 1890-1960) 《齊瓦

哥醫生》(Doctor Zhiugo) 書中的主人翁。他在蘇俄接二連三的戰亂中，發現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受到極大挑戰，加上階級鬥爭摧毀了原本和諧的生活，只能潦倒結束一生。

109. 《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英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小說作品。書中人物之一名為卡索朋。

110. 維爾迪蘭夫人(Verdurin)和蓋爾芒特(Guermantes)都是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書中人物。他們的家是文人雅士等名流往來之所。

111. 繆拉(Joachim Murat, 1761-1815)，拿破崙的妹夫，曾任拿坡里國王、拿破崙軍隊元帥。

112. 馬丁尼克(Martinique)，位於加勒比海，是法國的海外屬地。

113. 比雷埃弗斯(Piraeus)，希臘南部港口城市及工業中心。

114. 聖安瑟莫(Anselmo d'Aosta, 1033-1109)，中世紀義大利經院哲學家、神學家，過世後追奉為基督教會博士(Doctor Ecclesiae)。認為儘管有人自認為心中沒有主，但是主的觀念實際存在於每個人心中。

115. 高尼羅(Gaunilon, 994-1083)，法國哲學家、本篤會修士，以匿名撰寫的《為愚人辯駁》(Pro Insipiente)對聖安瑟莫的立論提出反駁。

116. 歌德爾 (Kurt Friedrich Gödel, 1906-1978) , 奧裔美籍數學家、邏輯學家、哲學家，提出歌德爾不完備定理。

117. 埃庇米尼得斯 (Epimenides) , 古希臘作家、哲學家，據說有預言能力。

118. 新約聖經〈保祿書信〉是使徒保祿與各地教會討論基督教教義的往來書信集，其中一卷為弟鐸書。

119. 蕭沉 (E.M. Cioran, 1911-1995) , 羅馬尼亞旅法哲學家，二十世紀懷疑論、虛無主義重要思想家。著有《解體概要》( *Précis de décomposition* )、《邪惡造物神》( *Le mauvais démiurge*、合集書名標題為《空息的思想》[ *Pensées étranglées* ] ) 等。

120. 源自英國小說家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 的《吉姆爺》( *Lord Jim* ) , 描述原有美好理想的年輕大副吉姆在海難臨頭時不顧乘客棄船逃生面臨審判，之後避居小島與土著共同生活，因展現優秀才能贏得尊重，被稱為「爺」，卻誤信海盜之言枉送土著性命，悔恨下選擇赴死。

121. 卡圖魯斯 (Gaius Valerius Catullus, 87BC-54BC) , 古羅馬詩人，是新詩派 ( *poetae novi* ) 的代表人物，不同於荷馬的史詩風格，以希臘詩人卡利馬科斯 ( Callimachus, 305BC-240BC ) 為本，不再局限於英雄或神祇主題，改而關注日常生活，篇幅較短，更追求風格清新完美。

122. 齊克果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 , 丹麥神學家、哲學家及作家，強



調真理的主觀性，認為人在生活中體驗了孤獨、絕望、患得患失後，進而運用理智進行哲學分析與批判，最後創造出較佳的本質並提升存在的層次，實現自我。被稱為存在主義之父。

123. 唯我論 (Solipsism)，認為唯「我」存在，「我」以外的任何存在都無法被證明，因此可能不存在。

124. 巽他海域 (Sunda Strait)，印尼爪哇島與蘇門答臘之間的海峽，連結爪哇海和印度洋。

125. 達雅族 (Dayak)，原居住在婆羅洲島沿海及卡普阿斯河 (Sungai Kapuas) 沿岸的原住民，古代有獵人頭習俗，信奉祖靈。

126. 蒂普蘇丹 (Tipu Sultan, 1750-1799)，南印度邁索爾王國 (Kingdom of Mysore) 蘇丹王，曾率領軍隊與入侵的英軍對抗，互有勝負。

127. 薑葉 (Piper betle)，原產於印尼的一種胡椒科植物，藤、葉可做藥材，根據清代文獻記載，可與石灰搭配做為食用檳榔配料。

128. 庫茲 (Kurtz)，康拉德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中在非洲經商的英雄型人物，同時也代表擴張領土掠奪資源的殖民主義。

129. 阿德默勒爾蒂群島 (Admiralty Islands)，位於太平洋西南、新幾內亞 (New Guinea) 東北方的島群。

130. 安塔那那利佛 (Tananarive) , 印度洋島國馬達加斯加的首都。

131. 廷巴克圖 (Timbuktu) , 今名通布圖 (Tombouctou) , 位於西非馬利共和國 (République du Mali) , 撒哈拉沙漠南緣。

132. 阿勒坡 (Halab) , 位於敘利亞北部, 是第一大城。

133. 撒馬爾罕 (Samarquand) , 烏茲別克舊都, 歷史古城。

134. 巴斯拉 (Al Basrah) , 位於伊拉克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交會處西岸, 伊拉克第一大港。

135. 信風, 亞熱帶高壓帶吹向赤道低壓帶的風。反覆規律出現, 因此古代商人往往利用信風安排航海貿易。

136. 《兄弟會社傳說》 (*Fama Fraternalitatis*, 1614) , 全名為《玫瑰十字會匿名發表的三份宣言手冊之說》 (*Fama Fraternalitatis Rosae Crucis*) , 是玫瑰十字會匿名發表的三份宣言手冊之一。另外兩份是《玫瑰十字兄弟會社的自白。歐洲研究》 (*Confessio Fraternalitatis Rosae Crucis, ad eruditos Europae*, 1615. 一般簡稱《兄弟會社自白》) , 及前文提及一六一六年德國神學家安德里亞所著《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兄弟會社傳說》初次問世是附帶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作家博卡利尼 (Trajano Boccalini, 1556-1613) 的嘲諷之作《全宇宙之集體共同改革》 (*Allgemeine und General-Reformation, der ganzen weiten Welt*) 德文譯本內出版。

137. 《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世紀德語敘事詩，講述古代勃良第國王的故事。這部史詩作品被稱為德語的《伊里亞德》。

138. 條頓（Teutonen），古日耳曼人分支，後逐步與日耳曼其他部族融合。後世常以條頓人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後裔。

139. 《學術的進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是培根未完成的《偉大的復興》第一部分。一六〇五年出版英文撰寫的二卷：第一卷論學術和知識的功效，兼及增廣知識的價值和榮耀；第二卷則對學術進行一次整體的考察和梳理，為今後的研究提供指導。一六二三年出版拉丁文譯本。書中對人類知識做了系統分類，提供激勵和啟迪作用。

140. 源自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因不同地區而有不同名稱。西班牙稱吉普賽人、法國稱波希米亞人，蘇俄則稱茨岡人。

141. 阿茲特克（Aztec），十四至十六世紀間的墨西哥古文明，是歐洲人到美洲之前最進步的文明之一。

142. 巴門尼德（Parmenides），西元前五世紀的古希臘哲學家。

143.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西元前五至六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提出永恆活火說，認為宇宙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創造，而是一團永恆的活火。

144. 重言句 (tautology) 是指「同義反覆」，也就是換個方式說同樣內容。

145. 布林 (boolean)，其名來自英國數學家喬治·布林 (George Boole, 1815-1864)，他建立的邏輯代數系統可應用在電子學、計算機硬軟體上。

146. 肖洛姆·阿萊赫姆 (Shalom Aleichem, 1859-1916)，烏克蘭猶太作家。

147. 哈布斯堡 (Habsburg)，歐洲歷史上最顯赫的王室，其家族成員曾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及奧地利、匈牙利、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的國王。

148. 渥大薇拱廊 (Portico di Otravia) 位於古羅馬城中心，同一區域內有猶太區。

149. 共濟會 (Freemasonry)，字面意思為「自由石匠」，十八世紀崛起於英國，是帶有宗教色彩的兄弟會組織，也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秘密組織。承襲了諾斯底的宗教思想，同時也有猶太密教卡巴拉和鍊金術的元素。以石匠的測繪工具圓規和曲尺做為象徵符號。

150. 醫院騎士團 (Cavalieri Ospitalieri)，原為本篤會在十一世紀中葉、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後於耶路撒冷成立的騎士團，全名為「耶路撒冷聖若望醫院騎士團」(Cavalieri dell'Ordine dell'Ospedale di San Giovanni di Gerusalemme)，旨在照顧並保護前往聖地的朝聖者。當十字軍失去聖地領土後，醫院騎士團多次遷徙，十六世紀在馬爾他島建立馬爾他主權騎士團 (Sovrano militare ordine di Malta)。十八世紀末馬爾他島遭拿破崙占領後，騎士團不再擁有領土，僅以組織形式存在，

以慈善事業為主，今名為馬爾他騎士團，全名為「耶路撒冷、羅得島和馬爾他聖若望主權軍事醫院騎士團」(Sovrano Militare Ordine Ospedaliero di San Giovanni di Gerusalemme di Rodi e di Malta)。

151. 《福維爾傳奇後傳》(Chronique à la suite du roman de Favel)，出處不詳。《福維爾傳奇》(Roman de Favel)則成書於一三二四年，是附有樂譜、圖畫的法文長篇諷刺詩歌集，延續法國假借動物世界諷刺影射法國社會現實的文學傳統，挖苦教會僧侶。《福維爾傳奇》收錄了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初的樂曲一百六十七首，可說是法國音樂的集粹之作。

152. 《阿卡迪亞的牧人》(Et in Arcadia Ego)，法國古典主義畫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的油畫作品。畫中描繪一群無憂無慮的牧羊人於夏日聚集圍繞在一座郊外的簡樸墓地前，以手勢指出墓碑上的拉丁文題詞「Ere Arcadia ego」(在阿卡迪亞我存在)，隱喻有一人間仙境曾經存在，卻已成為被遺忘的歷史。

153. 黃金年代(aurea aetas)，根據傳說是宙斯來臨之前的年代，當時無須耕種，大地會自動長出需要的蔬果，沒有戰爭也沒有仇恨，四季如春，因此無須建造房舍。後世凡是富裕和平年代，便多以黃金年代稱之。

154. 《得撒洛尼書》(Thessalonians)，新約聖經書卷之一，分為前書及後書。是使徒

保祿傳教行程中到達希臘得撒洛尼城，建立教會後離開，離開前、後各寫了一封書信給撒洛尼教會，勸勉信友修德，勤奮工作。

155. 戈弗雷·德·布庸 (Godfrey de Bouillon, 1058-1100)，法蘭德斯伯爵，參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〇九九年七月十五日率先攻入耶路撒冷，因其英勇表現，原本被推舉為耶路撒冷王國國王，但他決定僅接受「聖墓守護者」(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 封號，並創立耶路撒冷聖墓騎士團 (Ordo Equestris Sancti Sepulchri Hierosolymitani)。

156. 鮑德溫·德·布庸 (Baudouin de Boulogne)，戈弗雷之弟。參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一〇〇年率軍隊協助古羅馬聖城埃澤薩 (Edessa，位於今希臘北部) 脫離圍城之困，並建立埃澤薩伯國 (Comitatus Edessanus)，是第一次東征建立的四個十字軍國家之一。同年戈弗雷過世，鮑德溫被推舉為王，是為耶路撒冷王國的第一任國王。

157. 薩拉遜人 (Saracen)，東羅馬帝國時期泛指所有阿拉伯民族，十字軍東征後則以此稱伊斯蘭教徒。

158. 胡格·德·沛恩 (Hughes de Payens, 1070-1136)，法國貴族，聖殿騎士團創始人之一，首任大團長。

159. 紀堯姆·德·提爾 (Guillaume de Tyr, 1130-1186)，曾任耶路撒冷王國駐東羅

馬帝國大使，後擔任王國最高官職提爾（位於今黎巴嫩南部）大主教。知名編年史家，著有《海洋彼岸歷史紀事》（*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記述一〇九五年至一一八三年間十字軍東征及耶路撒冷王國歷史。

160. 聖伯爾納鐸（Bernard de Clairvaux, 1090-1153），法國熙篤會修士，克萊爾沃克斯修道院（Abbaye de Clairvaux，或譯格來福隱修道院）創院院長，天主教會封他為聖師（Doctor Mellifluis）。生活簡樸，帶動個人靈修運動。著有《雅歌講道集》（*Expositio in Canticum Canticorum*）、《新聖殿騎士團頌》（*De laude novae militiae ad Milites Templi*）。

161. 亞伯拉德（Pierre Abélard, 1079-1142），法國神學家、經院哲學家，被認為是第一位概念論哲學家，認為「共相」（哲學領域中的普遍、一般性概念）一旦被接受，即便不再存在，也不會因此消失。他與少女艾綠綺思相戀結婚，但為顧及亞伯拉德前途對外否認，少女叔父憤而派人對亞伯拉德施以宮刑。

162. 麥卡錫（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美國共和黨議員，在冷戰期間輕易羅織罪名指責異議者或批評者為共產黨人，在國內形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圍。

163. 見但丁《神曲》天堂篇第三十一歌。但丁在聖伯爾納鐸帶領下始得仰瞻聖母瑪利亞榮光。

164. 特魯瓦 (Troyes) ，位於法國香檳區塞納河畔的重要貿易城市。

165. 克洛索夫斯基 (Pierre Klossowski, 1905-2001) ，法國小說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

166. 巴風特 (Baphomet) ，基督教惡魔之一，據說其名源自希臘文 *baphic* 及 *metis* ，意為「吸收知識」。羊頭人身鹿腳，前額有五芒星，身後有蠍尾，尾端有綠色火團，集所有惡魔特徵於一身，有人稱其為第二原罪。

167. 特班軍團 (Legione tebea) ，基督教聖徒傳記文學中西元三世紀的一個羅馬軍團名稱，成員是埃及的基督徒。據說該軍團於二八六年出征攻打叛變的高盧前夕，因拒絕以活人生祭遭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安 (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imianus Herculius, 250-310) 下令每十人殺一人方式懲處，最後全團六千餘人全數殉難。

168. 〈宗徒大事錄〉18:18: 「保祿許有誓願，在耕格勒剃了頭髮。」是納齊爾人習俗，許願第一天剃光頭髮後三十天不得剃髮，待三十天結束後將長出來的頭髮剃去焚燒，做為獻給主的祭禮。

169. 聖西默盎 (San Simeon, 390-459) ，出生於今土耳其東南部的奇里其亞 (Cilicia) ，長達二十多年堅守在石柱上苦修的生活，有「石柱聖人」之譽。

170. 赫羅納 (Girona) ，位於今西班牙東北部。此處「赫羅納的拉比」應指西班牙裔猶太法典學者、卡巴拉學者及聖經評註學者的納奇曼奈 (Nahmanides, 1194-



1269) 及後繼之研究人員。

171. 書拉密少女是舊約聖經〈雅歌〉中的女主角。

172. 該亞法 (Caiaphas)，根據新約聖經〈路加福音〉，該亞法是羅馬人指派的猶太大祭司，在耶路撒冷逮捕了耶穌，送上十字架。

173. 摩爾人 (moro)，中世紀時期專指伊比利半島、西西里島和西非的伊斯蘭教徒。

174. 科英布拉 (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古都，一一三九年至一二六〇年間曾為葡萄牙首都。

175. 依諾森二世 (Innocent II, ?-1143)，出身羅馬貴族家庭，一一三〇年至一一四三年間為梵諦岡第一六四任教宗。

176. 宗主教 (Patriarch) 就字義而言，指「眾主教之首」。西方教會的宗主教僅有榮譽而無統治權，東方教會的宗主教則根據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對其所屬地區或所屬禮儀內的全體主教、神職人員及教民、享有管轄權。

177. 歐洲封建社會時期，教會向教徒徵收的宗教捐，要將所得的十分之一捐出。

178. 阿什卡隆 (Ashkelon)，位於今以色列南部，先後被古波斯、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伊斯蘭教徒和十字軍統治。

179. 鮑德溫三世 (Baldwin III, 1130-1162)，耶路撒冷王國鼎盛時期在位的國王。

180. 拿撒勒 (Nazareth)，位於今以色列北部，耶穌基督故鄉，也是天使加百列向聖

母瑪利亞報喜的地方。

181. 該撒利亞 (Caesarea)，位於今以色列中北部，濱地中海。希律王在此建了人工港，之後陸續興建了圖書館、圓型劇場、公共浴池等，成為完全希臘—羅馬化的城市。

182. 聖殿騎士團旗幟分為黑、白兩個色塊，白色部分有紅色正十字圖案。

183. 魏特里 (Jacques de Vitry, 1170-1240)，法國神學家、歷史學家，一二三七年擔任樞機團團長。

184. 阿里奧斯托 (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義大利文藝復興作家、詩人。著有《瘋狂的奧蘭多》(Orlando furioso)。

185. 讓·德·儒安維爾 (Jean de Joinville, 1224-1317)，法國傳記作家，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忠實友人兼顧問，為路易國王撰寫傳記《聖路易之聖言善行錄》(Livre des saintes paroles et des bons faiz de nostre saint roy Looy's)。

186. 路易九世 (Louis IX, 1214-1270)，發起第七、第八次十字軍東征，被視為中世紀歐洲君王典範。一二九七年教宗博義八世 (Bonifacius VIII, 1235-1303) 為路易九世封聖，因此後世稱他為聖路易 (Saint Louis)。

187. 梅利桑德女王 (Mélisende, 1105-1161)，鮑德溫二世之女，一一三一年至一一五三年間為耶路撒冷女王。

188. 鮑德溫四世 (Baldwin IV, 1161-1185)，少年時期曾受教於紀堯姆·德·提爾，一一七四年至一一八五年間任耶路撒冷國王。

189. 紅鬍子腓特烈一世 (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2-1190)，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義大利國王。領導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時，因堅持走水路較節省時間，遂親自跳入位於今土耳其東南部奇里其亞 (Cilicia) 的河流中，慘遭溺斃。

190. 獅心王理查一世 (Richard I, 1157-1199)，英格蘭國王，在戰場上驍勇善戰，因而博得獅心王 (Richard the Lionheart) 稱號。第三次十字軍東征途中因得知國內內亂而折返，遭神聖羅馬皇帝亨利六世囚禁，在他對羅馬皇帝稱臣並繳納贖金後才獲釋放。

191. 伊本·西那 (Ibn Sīnā, 拉丁文名為Avicenna [阿維森納]，980-1037)，波斯醫學家、哲學家、數學家及物理學家。

192. 杜姆亞特 (Damietra)，位於今埃及北部，地中海與尼羅河交匯處。

193. 阿圖瓦伯爵羅伯特 (Robert I d'Artois, 1237-1250)，隨兄長路易九世一起參加第七次十字軍東征。

194. 曼蘇拉 (El-Mansoura)，位於今埃及北部，第六、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皆在此遇挫。阿拉伯語曼蘇拉之意為「勝利」。

195. 希臘火，又稱海洋之火或流動之火。是一種可以在水上燃燒的液態燃燒劑，以喉

管噴出，可達到遠程焚燒的效果。

196. 貝都因人 (Bedouin)，在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中過遊牧生活的阿拉伯部落，逐水草而居。

197. 聖雅各 (San Giacomo)，耶穌門徒之一，民間傳說他在耶穌升天後前往西班牙傳福音，待返回巴勒斯坦卻被希律王一世斬首，他的弟子在天使指引下將聖雅各遺體運回西班牙，安葬在一處森林中。直到九世紀有隱士在天使引導下看見山上有星光閃爍，當地主教於是發現聖雅各墓。國王下令在該處興建聖殿，本篤會修士也於八九三年在此設立修道院。

198. 索納克 (Guillaume de Sonnac, 1200-1250)，法國貴族，一二四七年至一二五〇年間擔任聖殿騎士團第十八任大團長。

199. 阿卡 (Acre)，位於今以色列北部的古城，距離耶路撒冷約一五〇公里，是耶路撒冷王國的對外港口。

200. 艾馬利·維利耶爾萊迪克 (Aimery de Villiersle Duc)，時年二十歲的年輕聖殿騎士，審判過程中留下如是供詞。

201. 雅克·德·莫萊 (Jacques de Molay, 1243-1314)，一二九二年至一三一二年間擔任聖殿騎士團第二十三任 (末任) 大團長。

202. 黑腳 (Pied-Noir)，指生活在法屬北非的歐洲公民或後裔。此一名稱可能原指在

船上燒煤室赤足工作的水手，大多是阿爾及利亞人，帶有明顯貶意，但後來則泛指在北非出生的歐洲人或來自歐洲的新移民。

203. 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III, 1161-1216)，出身羅馬貴族家庭，一一九八年至一二一六年間為梵諦岡第一七六任教宗。以高壓手段打壓異端。

204. 伊斯瑪儀派 (Isma'itism)，伊斯蘭什葉派主要分支之一，亦稱七伊瑪目派。受新柏拉圖主義、諾斯底主義影響，認為古蘭經有表義 (外延) 與隱義 (內涵) 之間的區別，後者才是伊斯蘭教的真理。

205. 山中長老可指創立阿薩辛派組織的哈桑·沙巴 (Hasan Ṣabbāh, 1050-1124)，或另一首領錫南 (Rashid ad-Dīn Sinān, 1131 or 1135-1192)，後文對此二人有進一步說明。也有可能因阿薩辛基地阿刺模忒堡位於山上，故而一律稱阿薩辛首領為山中長老。

206. 馬睿尼 (Enguerrand de Marigny, 1260-1315)，法國法學家，曾任宮廷內務大臣，審判聖殿騎士團的主事者之一。

207. 諾加萊 (Guillaume de Nogaret, 1260-1313)，法國法學家，著有多本理論著作強調王權凌駕於其他一切權力之上，在腓力四世與教宗博義八世之間的王權與神權之爭中扮演重要角色。

208. 一三〇三年九月二日，諾加萊得知教宗博義八世預計於八日在義大利阿納尼

(Anagni) 頒布訓諭，將腓力四世逐出教會，便與保皇派的賈科莫·科隆納 (Giacomo Collona) 麾下軍隊會合闖入教宗官邸囚禁博義八世，逼迫他撤回訓諭。兩天後，博義八世被阿納尼市民救出，隨即返回羅馬，一個月後病逝。據傳囚禁期間科隆納以盔甲鐵手套掌摑教宗，但實際上教宗應該僅遭受言語羞辱與威脅。事後法國王室持續施壓，宣稱要讓法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並準備展開審判。欲將博義八世判為異端，最終造成教廷於一三〇九年遷至法國亞維儂。

209. 克勉五世 (Clemente V, 1264-1314)，自一三〇五年六月五日起至一三一四年間為梵諦岡第一九五任教宗。

210. 儒弗瓦·德·夏赫內 (Geoffroy de Charney, 1251-1314)，出身法國貴族家庭，聖殿騎士團諾曼第分團長。

211. 奧弗涅 (Auvergne)，法國中部大省。

212. 聖週 (Holy Week)，根據基督教傳統，復活節前一週是紀念耶穌受難的聖週。

213. 公開棄絕 (abjurer)，指當事人公開聲明放棄其所享有的公民權或其他權利。

214. 裴雷西翁 (Guillaume de Plaisans)，生平不詳。腓力四世在位期間的司法官，在審判聖殿騎士團期間與諾加萊、馬睿尼等人往來密切。

215. 薩拉丁 (Salāh-al-Dīn, 1138-1193)，埃及和敘利亞蘇丹，率領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哈丁戰役中俘虜了當時的耶路撒冷國王居伊 (Guido von Lusignan, 1150-

1194) 及聖殿騎士團大團長雷德福 (Gérard de Ridefort, 1140-1189) , 收復聖城耶路撒冷。

216. 西堤島 (Île de la Cité) , 位於巴黎市中心塞納河中的島嶼之一, 也是巴黎城區的發源地, 島上有巴黎聖母院。

217. 《神曲·煉獄篇》91-93: 「我看見彼拉多第二, 冷酷兇狠……把貪婪的風帆駛進聖殿」, 將腓力四世比為把耶穌釘上十字架的猶太行省長官彼拉多。

218. 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1903-1950) , 英國作家, 著有《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等小說。

219. 阿瑟·庫斯勒 (Arthur Koestler, 1905-1983) , 猶太裔匈牙利作家, 著有《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 描述史達林於一九三〇年發動的大整肅期間, 一名蘇聯共產黨員被逮捕審判並處以死刑的經過。

220. 「歷史是人生的老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 , 語出古羅馬雄辯家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BC-43BC) 《論演說家》(De Oratore) 。

221. 約翰·福特 (John Ford, 1894-1973) , 美國電影導演, 拍攝多部經典西部片, 如《驛馬車》、《俠骨柔情》等。

222. 摩尼教 (Manichaeism) , 源自古代波斯祆教的宗教, 為西元三世紀中葉波斯人摩尼 (Mani) 所創, 吸納基督教、諾斯底教派、佛教等教義思想而另成一家。認為

世界之初，光明與黑暗對峙，物質為黑暗之產物，精神則為光明之產物，希望能透過信仰和戒律獲得靈知，重返光明。

223. 加太利派（Catharism，或譯迦他利），該名源自希臘文 *Katharoi*，意為「潔淨」。十二、十三世紀興起於西歐，以法國南部為主。非一神論（有善神及惡神），認為耶穌只是最高等的造物而非神，教廷並非天國的代表，反對神職人員擁有財物。教宗亞歷山大三世於一一七九年宣布為異端，一二〇九年教宗依諾森三世以武力鎮壓，歷時二十年，該派逐漸式微。

224. 靈量之蛇（Kundalini），梵文意為「捲曲」，印度瑜伽認為在脊椎骨尾端有一有形的生命力，也就是性力，在該處蜷曲成三圈半，可透過靈修將之喚醒。

225. 笛卡兒認為松果體為「靈魂之寶座」。位於腦部深處的這個極小腺體，在腦部前後方的心神互相聯繫的通道上，這個腺體只要有細微的變動，心神狀態便會隨之改變，反之若心神有變也會反過來影響這個腺體的運作。

226. 阿布拉卡達不拉（Abracadabra），源自希伯來文或波斯文，象徵「靈知」，被當作遠離惡靈的咒語。

227. 特刻耳培勒斯（Manel Tekel Phares），見舊約聖經〈達尼爾〉第五章。描述貝耳沙匝王擺設宴席時，將他從耶路撒冷天主殿宇聖所內劫來的器皿拿來與大臣、妻妾飲酒，褻瀆聖器。此時突然出現一個人的怪手在王宮牆上寫字，他找來智者達



尼爾解釋，得知牆上的字「默乃，特刻耳，培勒斯」的含意是天主為懲罰他自高自大，決定結束他的國祚，將他的國分給其他人，當夜貝耳沙匝王便為人所殺。

228. 「啪吓撒旦，啪吓撒旦阿列吓」（Pape Satan Pape Satan Aleppe），見但丁《神曲》地獄篇第七章第一句。其意尚無定論。有人指出Pape是拉丁文驚嘆詞，aleppe是希伯來文第一個字母，意為崇高。故可意譯為「啊崇高的撒旦」。

229. 「純潔活潑美麗它今天」（Le vierge le vivace et le bel aujourd'hui），語出法國詩人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的〈天鵝〉（Le Cygne）第一句。

230. 書中的華格納博士應是以奧地利精神醫學家朱利葉斯·華格納-堯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 1857-1940）為原型。艾可在一九八一年法國精神分析大師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1901-1981）過世時撰文悼念，提及不少人認為《傅科擺》中的華格納是拉岡，但他予以否認。

231. 「堅定相信然後勇敢犯罪」（Crede firmiter et peccata forritur），語出德國基督教神學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232. 杜菲（Raoul Dufy, 1877-1953），法國畫家，以野獸派風格作品聞名。

233. 杜飛（Guillaume Dufay, 1397-1474），法蘭德斯作曲家，中世紀至文藝復興初期音樂的代表人物。

234. 條頓騎士團（Ordo Domus Sanctae Mariae Teutonicorum），成立於一一九一年，與

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並稱三大騎士團。

<sup>235</sup>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Aleksandr Jaroslavič Nevskij, 1220-1263)，俄羅斯政治家、基輔大公。一二四一年條頓騎士團入侵，涅夫斯基率領民兵為主的軍隊抵抗，在愛沙尼亞邊境冰湖上擊退條頓騎士團，成功遏阻十字軍征服東正教領土的計畫。

<sup>236</sup>P 38瓦爾特手槍 (Walther P38)，德國瓦爾特公司於一九三〇年代為德軍研發的半自動手槍，二次大戰期間曾廣泛使用。義大利七〇年代恐怖攻擊事件頻傳，許多激進武裝組織如赤軍旅 (Brigate rosse) 多配備此款手槍。

<sup>237</sup>都靈 (Torino，或譯杜林)，今義大利皮耶蒙特省 (Piemonte) 省府。原為薩伏依公國 (Ducato di Savoia) 首都，也是義大利統一後第一個首都 (1861-1865)。大力發展汽車製造業，二十世紀初成為義大利工業中心。所在的皮耶蒙特省同時也是農業重鎮。

<sup>238</sup>孟斐拉托區 (Monferrato) 和廊給區 (Langhe) 皆位於義大利西北部皮耶蒙特省，兩區相鄰，皆為丘陵地形，以葡萄種植、釀酒等產業為主。

<sup>239</sup>薩拉利亞棧道連續殺手 (Mostro della Via Salaria)，是一個名叫皮裘尼 (Ernesto Picchioni) 的義大利男子於一九四六年因攻擊違建住家的地主被逮捕，進而發現在他家附近薩拉利亞古羅馬棧道 (Via Salaria) 沿線埋有多具屍體。他宣稱自己是共產黨員，犯案動機是政治因素。

240. 義大利鉛筆品牌普雷斯比特羅 (Prestiero) 最著名的廣告海報是在光禿禿的頭顱上以豎立的鉛筆取代頭髮。

241. 《太陽盟》 (*A Man Called Horse*)，一九七〇年的美國西部電影，描述英國貴族約翰·摩根在美國旅行時被印第安人擄走，經過多年一起生活後被完全同化，並成為印第安人的戰士和領袖。

242. 義大利皇家海軍武裝魚雷艇第十小隊 (Decima Flotiglia MAS)，是義大利皇家海軍旗下的最優秀的一支部隊，在二次大戰期間專責執行水面及水底的突擊及爆破偷襲行動。

243. 科塔諾 (Cortano) 是義大利中部比薩 (Pisa) 附近小鎮，聯軍於二次大戰一九四四年至四六年間在此設置集中營，囚禁墨索里尼偽政權義大利社會共和國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和德國納粹的戰俘。但是也有諸多游擊隊伍被強制送來訊問，以確認不是納粹滲透的組織。此集中營生活條件惡劣，據證人供稱有大批屠殺、嚴刑逼供等違反海牙公約處理戰俘規範的不法行為，所有相關紀錄被列為最高機密，至今無人知曉確切的死亡及倖存人數。

244. 阿拉摩戰役 (Battle of the Alamo) 是一八三六年二、三月間墨西哥與尋求獨立的墨屬德克薩斯 (今美國德州) 爆發的一場戰役，最後以德克薩斯軍戰敗告收。

245. 維克多·埃米爾·米謝勒 (Victor-Emile Michellet, 1861-1938)，法國詩人。《聖

殿騎士的秘密》( *Le secret de la Chevalerie* ) 。

246. 阿道夫·門吉歐 (Adolphe Menjou, 1890-1963) , 美國演員, 三〇年代前為默片演員, 之後亦參與有聲片演出, 以《犯罪的都市》( *The Front Page* ) 獲一九三一年最佳男主角提名。

247. 馬蘇將軍 (Jacques Émile Massu, 1908-2002) , 法國右派軍事將領。一九五六年至五七年率軍鎮壓爭取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組織, 取得勝利。並於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爆發內亂時成功穩定政局, 被任命為阿爾及利亞行政首長。一九六〇年與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發生齟齬後, 被法國總統戴高樂免除職務召回國內。

248. 馬格里布 (al-Magrib al-'Arabi) , 非洲西北部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一帶, 十九世紀末為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殖民地。

249. 蒙特薩修會 (Orden de Montesa) 。西班牙阿拉貢王朝國王詹姆士二世 (Jaime II de Aragón, 1267-1327) 在聖殿騎士團審判結束後, 向教宗若望二十二世要求接管西班牙境內的聖殿騎士團財產, 於一三一七年在西班牙東部蒙特薩建立新的修會。

250. 諾斯特拉達姆士 (Nostradamus, 1503-1566) , 法籍猶太裔預言家, 著有四行詩預言集《百詩集》( *Centuries et prophéties* ) , 有研究者認為該詩集精準預測了法國大革命、希特勒崛起等歷史事件。

251. 草之城邦 (Herbipolis) ，是今德國符茲堡 (Würzburg) 於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名稱。
252. 克萊爾沃克斯修道院 (abbaye de Clairvaux) ，熙篤會分院，聖伯爾納鐸為創院長。
253. 東方森林 (Forêt d'Orient) ，位於法國東北方的森林。
254. 普羅萬 (Provins) ，位於法國中北部，中世紀時期是香檳伯爵的防禦重鎮，也是歐洲重要貿易市集，以種植玫瑰聞名，有玫瑰之城美名。
255. 湯瑪斯·伯內特 (Thomas Burnet, 1635-1715) ，英國神學家、天體演化學家，著有《地球的神聖理論》 (*Telluris Theoria Sacra*) 。
256. 僧侶體 (Hieratic) ，是古埃及時期的一種文字，是書寫速度緩慢的象形文字簡化而來的一種速寫形式。在古埃及和羅馬統治時期使用。
257. 波格米勒派 (Bogomil) ，十世紀興起於保加利亞的教派，主張二元論，認為有光明之神 (天主) ，也有黑暗之神 (撒旦) ，不用十字架和教堂，在戶外舉行儀式。其政治傾向為反對教會和國家制度。
258. 龍騎兵 (Dragon) ，歐洲一種騎馬步兵，大多出現在十七世紀晚期及十八世紀，後演變為輕騎兵。龍騎兵一詞可能來自於法國陸軍攜帶的武器「銃」，射擊時會冒煙，因此也被稱為「龍」。

259. 圖爾 (Tour) ，法國西部小鎮。
260. 雷恩堡 (Rennes-le-Château) ，法國南部小鎮。
261. 歐塞爾 (Auxerre) ，法國中北部小鎮。
262. 弗朗索瓦·雷努阿爾 (François Just Marie Raynouard, 1761-1836) ，法國歷史學家、語史學家、劇作家。
263. 古斯塔夫·史夫曼 (Gustav Adolf Schiffmann, 1814-1883) ，德國牧師，共濟會成員。《十八世紀中葉共濟會騎士級別揭密》( *Die Entstehung der Freimaurerei um die Mitte des XVIII Jahrhunderts* ) 。
264. 撒馬爾罕 (Samargand) ，今烏茲別克的第二大城，原為首都。是十四世紀的帖木兒帝國國都。
265. 法蘭士約瑟夫地群島 (Franz Josef Land Islands) ，一八七三年由奧匈帝國探險隊在北極海發現的冰封群島，以奧匈帝國皇帝之名命名。一九二六年，歸屬蘇聯管轄。
266. 閃米特語 (Semites) ，或稱閃族語。閃族是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遊牧民族，相傳聖經故事中諾亞的兒子閃是其祖先。閃米特語是亞非語系的分支子群，包括古代亞述語、巴比倫語，現代的阿拉伯語、希伯來語等，重要的宗教典籍，多用閃米特語書寫。

267. 特里特米烏斯 (Johannes Trithemius, 1462-1516) , 德國修士、鍊金術士、魔法師、歷史學家及密碼學家。

268. 《隱寫術。透過隱密書寫向他方之人打開自身心靈之藝術》 (*Steganographia, hoc est ars per occultam scripturam animi sui voluntatem absentibus aperirenda certa*) , 探討以加密方式將訊息寫成「隱密文本」的密碼學。於一四九九年左右完書, 一六〇六年在法蘭克福出版。

269. 施朋海姆 (Sponheim) , 今德國西南方小鎮。

270. 迦勒底文, 西元前七世紀居住在今天伊拉克南部及科威特一帶的部落所使用的語言。在舊約聖經中, 迦勒底王朝即新巴比倫王國。

271. 帕拉塞爾斯 (Paracelsus, 1493-1541) , 瑞士醫生、鍊金術士, 企圖將醫學與鍊金術結合為一種醫療化學。認為鍊金術並非真是為了得到黃金, 而是製造有益人體健康的物質。認為人的生命是一個小宇宙, 與天體—大宇宙是連動的。

272. 帕梅席爾 (Pamersiel) 、帕底耶 (Padier) 、朵羅堤耶 (Dorotheiel) 都是猶太教的天使名。

273. 凱爾特人 (Celt) 為西元前兩千年分布在歐洲高盧、北義大利、西班牙、不列顛與愛爾蘭一帶、有共同文化和語言特質的民族統稱, 與日耳曼人同被稱為蠻族。

一世紀因羅馬帝國入侵不列顛, 凱爾特文化逐漸融入羅馬文化; 五世紀日耳曼人

入侵不列顛諸島後，島上凱爾特族幾乎滅絕，僅蘇格蘭、愛爾蘭、布列塔尼等地區仍可見凱爾特文明痕跡。

274. 數秘術 (Numerology)。認為數字是神給予人類以確認真理的一種宇宙語言。畢達哥拉斯便認為數學可以解釋世界上一切事物。但現代數學將其視為偽數學，兩者關係類似天文學與占星學，或化學與鍊金術。

275. 蘇格蘭禮儀 (Scottish Rite)，全名為共濟會古典公認蘇格蘭禮儀 (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 of Freemasonry)，是共濟會分支組織之一。在一七四三年法國大會所 (Grande Loge de France) 出版的《共通條例》(Ordonnances générales) 第一次提及。該禮儀分三十三個等級，除了第一至第三級有等級之分，自第三級起所有級別皆為平等關係，中樞指導單位是最高議會 (Supreme Council)。

276. 在希伯來聖經中，用四個希伯來字母表示神之名，拉丁化後是IHVH、YHVH、YHWH、JHVH或JHWH，因此論及猶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獨一神，會用「四字神」代替。

277. 世界之王，根據中亞傳說，是地心王國阿格第 (Agarthi) 的君王，亦稱瑪努 (Manu)。

278. 朱利烏斯·艾佛拉 (Julius Evola, 1898-1974)，義大利哲學家、文學家兼畫家，熱中於研究秘教、鍊金術，傾向支持法西斯意識形態，但是對納粹和法西斯兩個



獨裁政權仍抱持批判態度。著有《聖杯之謎》（*Il mistero del Grail*）、《性之形而上學》（*Metafisica del sesso*）等。

279. 阿黎瑪特雅人若瑟（Giuseppe di Arimatea），聖經新約中領取耶穌遺體，按猶太人習俗入殮安葬的人。

280. 賢者之石是一種神奇物質，據說能使一般非貴重金屬變成黃金，也可以製造讓人長生不老的靈藥，亦被稱為哲學家之石、第五元素等等。

281. 沃爾夫拉姆·馮·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1170-1220），中世紀德國騎士、詩人。《帕西法爾》（*Parzival*）完成於一二一〇年左右，是著名騎士史詩文學，共十六冊，訴說尋找聖杯的同時，也追尋美好內在世界的故事。

282. 全文為「你是伯多祿，在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會」，新約聖經〈瑪竇福音〉16:13-19。伯多祿為Pietro，與磐石、石頭Pietra 僅字尾陰陽性之差。

283. 奧圖·拉恩（Otto Rahm, 1904-1939），德國歷史學家，鑽研中世紀史，熱中於尋找聖杯，認為加太利派人士將聖杯藏在法國南部蒙特塞居鎮（Montségur）的城堡裡。一九三九年被發現陳屍山區，死因不明。

284. 雅利安是指說印歐語系伊朗—印度語的種族文化。原意源自梵文，是光榮、高尚之意。因部分種族主義者鼓吹該種族優於其他種族，成為德國納粹種族滅絕政策的基礎。

285. 在特洛伊戰爭前搭乘阿爾戈號去柯爾基斯尋找金羊毛的英雄。

286. 路西法石 (Pietra Luciferina) 是義大利鍊金術士卡夏羅洛 (Vincenzo Casciarolo, 1571-1624) 於十七世紀初在義大利中部波隆納 (Bologna) 山腳下發現一顆重晶石，經煤炭鍛燒後可以吸收陽光後持續發光一段時間。這顆石頭亦被稱為波隆納石 (Pietra di Bologna)，伽利略也對這塊石頭做過研究。

287. 查爾斯·路易斯·卡戴特·德·伽西科特 (Charles-Louis Cadet de Gassicourt, 1769-1821)，法國作家，著有兩本討論秘密社會的書，其一是《雅克·德·莫萊之墓。共犯之謎》(Le tombeau de Jacques Molay ou le secret des conspirateurs à ceux qui veulent tout savoir)，論及法國共濟會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288. 赫斯珀里德斯 (Hesperides) 是看守金蘋果園的三仙女。金蘋果園中的金蘋果樹是大地之母送給宙斯和赫拉的結婚禮物。

289. 金羊毛騎士團 (Orden del Toison de Oro)，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於一四三〇年以慶祝自己與葡萄牙公主伊莎貝拉結婚為由所建立的騎士團。以英格蘭嘉德騎士團 (Order of the Garter) 為典範，認為這種組織能將領地內貴族們團結起來，並不著重宗教色彩。

290. 蒙沙瓦 (Monsalvat)。《帕西法爾》故事中騎士守護聖杯的城堡名，位於法國與西班牙交界的庇里牛斯山脈。

291. 鐵時代 (Kali Yuga) , 傳統印度思想中, 世界的週期分為四個時代 (yuga) , 分別是黃金時代 (Satya Yuga) 、銀時代 (Treta Yuga) 、青銅時代 (Dvapara Yuga) 和鐵時代。鐵時代是一個物質時代, 男人代替女人掌握了世界的權力, 人類追求物質勝過追求精神, 只有少數人感知神的存在, 而了解神的方法只有宗教。

292. 沙特爾主教座堂 (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Chartres) 位在巴黎西南方約七〇公里處的沙爾特市, 傳說中一一九四年改建時發生大火, 但是查理曼大帝所贈聖母瑪利亞生下耶穌時穿的衣服仍保存完整, 被視為聖母顯靈。

293. 富坎內利 (Fulcanelli) 是二十世紀撰寫鍊金術書籍的法國作家筆名, 真實姓名、身分不詳。著有《主教座堂之謎》(Le Mystère des Cathédrales, 一九二二年完成, 一九二六年出版), 研究歌德式教堂內的鍊金術符號。

294. 麥加的黑石 (Fulcanelli) , 是保存在麥加朝聖聖地天房 (或稱克爾白) 內東南角的黑色石頭。穆斯林相信其歷史可追溯到阿丹 (亞當) 和哈娃 (夏娃) 的年代, 原是從天而降的白色石頭, 因人類罪孽而漸漸變黑, 倍受崇敬。六〇二年要將黑石移到天房內時, 引發各部落紛爭, 無法決定人選, 穆罕默德讓所有部落長老一起將黑石放到斗篷上, 他再親自安置在天房內。

295. 北歐異教指的是基督教前斯堪地那維亞地區信仰, 認為眾神會老會死, 世界會毀滅, 而倖存者將建立新世界, 因為萬物都是循環的。

296. 奧丁 (Odin)，北歐神話中的戰神、神利之神，手持百發百中、形如閃電的永恆之槍。因負責引領死者靈魂，亦被視為死神。諸神大多皆出於祂，又稱為眾神之父。

297. 保祿派 (Paulicians)，西元七世紀在亞美尼亞一帶興起的異端教派，認為只有四福音書和保祿的教導才是主的啟示，其他書卷和舊約則屬於邪惡之神。教義為二元論，與摩尼教相似。

298. 蒙特塞居鎮 (Montségur)，位於法國南部，鎮上城堡是加太利派的據點之一。

299. 新風格派 (stilnovismo)，興起於十三世紀中葉的義大利詩派。擺脫地方通俗語，尋求展現細膩而高貴的風格，多採用隱喻和象徵手法，不再僅專注於愛人者的痛苦折磨，也謳歌被愛者純真的性靈。

300. 愛的教徒 (Fedeli d'Amore) 流派是興起於十二、四世紀的義大利文學運動，認為愛是一種心靈力量，可以超越人的限制，得到知識及天主的愛，是一種淨化過程，而女子將成為道德的明鏡，展現神性之美和良善。視愛為一種宗教的個人體驗。咸認為但丁也是成員之一。

301. 盧恩字母 (runa)，已經消失的字母，是古老歐洲民族如維京、日耳曼、凱爾特、盎格魯撒克遜所使用的字母，用來書寫而非口說，每個字母都有其意義。盧恩字母曾出現在古代洞穴壁畫中，因此也有神秘、秘密的意思。

302. 亞眠 (Armie) ，法國北部城市，距離巴黎一二〇公里。

303. 漢斯 (Reims) ，法國香檳區古城，有古羅馬遺跡，法國史上共有十六位國王在漢斯聖母院 (Cathedral Notre Dame de Reims) 接受主教加冕。

304. 聖米歇爾山 (Mont Saint-Michel) ，法國諾曼第附近，距離海岸約一公里的岩石小島。小島原是凱爾特人祭神的地方。

305. 《光輝之書》 (Sefer ha-Zohar，或簡稱Zohar) ，卡巴拉學的重要著作，是猶太教聖經最早的《摩西五經》 (Torah) 註釋集，咸認為是十一世紀西班牙的卡巴拉學者Moshe de Leon所寫。

306. 「去吧，走吧」 (Lekh-Lekha) ，語出猶太教聖經《妥拉·創世紀》12:1-17:27：「主對亞伯拉罕說：去吧，走吧，離開你的土地，離開你的家鄉，離開你父親的家……」意指與傳統習俗徹底斷裂。

307. 達豪集中營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德國納粹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位於德國南部巴伐利亞達豪鎮附近的廢棄兵工廠。美軍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解放該集中營。

308.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德國扶植的墨索里尼偽政權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聯軍進逼下，由數百名德國士兵護送，從米蘭出發沿著柯摩湖 (Lago di Como) 西岸往東戈鎮 (Dongo) 撤退，途中遇到義大利抗戰游擊隊攔阻，逮捕墨索里尼等人，

並搜出數大箱金銀珠寶。關於這批寶藏的下落眾說紛紜，除一部分被游擊隊主力的義大利共產黨私自納入黨產外，另有部分可能被丟入湖中，因此東戈寶藏（tesoro di Dongo）一詞至今仍是政壇禁忌話題，但是民間持續熱議。

309. 伊利法斯·利未（Eliphas Lévi, 1810-1875），知名法國神秘學家、秘傳學者。

一八六一年加入法國共濟會。其著作《高級魔法教義及儀式》（*Dogme et rituel de la Haute Magie*）分析古典與現代各個不同秘教分支，以「神秘科學」視之。

310. 勒西菲（Recife），巴西第五大城市，位於大西洋沿岸。

311. 大地電流是指地殼中原本就存在的一種低頻電流。

312. 十九世紀巴西獨立後廢除奴隸制度，但貧瘠落後的東北方卻依然維持封建地主模式，地方政府和地主聯合以高壓手段欺壓百姓，導致「社會型盜匪」（Cangaço）興起，以暴制暴。

313. 承受七苦的是聖母瑪利亞。

314. 葉瑪亞（Yemayá）在非洲—美洲分支教派如巫毒教等信仰中，是所有次位階奧里莎眾神（Orisha）之母，是海中女王，也是孕婦的守護神。

315. 巴伊亞州（Bahia），巴西二十六州之一，位於東北部，深受非洲文化影響。

316. 約瑟芬·佩拉登（Josephine Peladan, 1858-1918），法國天主教玫瑰十字會的創始人、神秘小說作家和藝術評論家。引文見《論成仙》（*Comment on*

*devient Fée* ) 。

317. 蒙特費托羅 (Montefelro) ，義大利中部地區，多山。

318. 聖萊奧碉堡 (Rocca di San Leo) ，古羅馬時期興建在山頂的碉堡，十五世紀為因應戰爭需求重新整建。

319. 卡猷斯托 (Cagliostro, 1743-1795) ，探險家、神秘學家和鍊金術士。在歐洲各國宮廷間遊走，後遭天主教會以異端罪名判處終生監禁。

320. 《皮卡特利克斯》 (*Picatrix*) 借用了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在拉丁語世界十分重要的同名星相學書 *Picatrix* ，意為「智者的目標」。原作者是十一世紀的穆斯林學者 *Abū l-Qāsim Maslama b. Ahmad al-Majriti* ，以阿拉伯文書寫，後翻譯為拉丁文，從未付梓，僅以不同手稿形式流傳。全書共有四卷，主要討論星體運動對世界的影響，魔法巫術等超自然力量和符咒，以及行星、礦物、動植物和人體的感應聯繫等靈知世界議題。英國歷史學家葉茲 (*Dame Frances Amelia Yates*) 認為此書是文藝復興時期極為珍貴的赫耳墨斯學文本，重新喚起大家對古代行星眾神的興趣，並影響了後來歐洲藝術和民間文化的創作，直至今天方興未艾。

321. 伊西斯 (*Iside*) ，埃及宗教中代表孕育、母親和魔法之神。其名意為「王座」，法老王為其子，坐在她提供的御座之上。

322. 歐西里斯 (*Osiris*) ，古埃及神話中的冥王，掌管陰間，同時也是生育和農業

之神。

323. 阿努比斯 (Anubis)，古埃及的喪葬之神。

324. 胡夫 (Cheops)，埃及古王國第四王朝的第二位法老，一般認為他修建了世界七大奇蹟的吉薩大金字塔（或稱胡夫金字塔）。他的雕像大多已經遺失，現存確認是胡夫的雕像是所有皇家雕像中體積最小的。

325. 尼內托·達佛利 (Ninetto Davoli, 1948- )，義大利演員，因詩人兼導演帕索里尼發掘而開始演戲，帕索里尼死後便淡出影壇。

326. 詩人是指帕索里尼 (Pier Paolo Pasolini, 1922-1975)，義大利詩人、小說家、導演、劇作家。咸認為帕索里尼是義大利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人。他針砭時事、批判資產階級毫不留情，被當權者視為異議分子。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凌晨遭人殺害，死因眾說紛紜，陰謀論甚囂塵上。當時前往現場協助警方確認死者身分的，正是他的演員好友達佛利。

327. 天使名字尾 el 是「主」（或「神」）之意。例如聖天使長拉斐爾 (Raphael) 是「神之藥」，行使一切治癒的神跡；米迦勒 (Michael) 則是「與神相似」，捍衛上主的統治權，與撒旦為敵。

328. 所羅門之鑰 (Clavis Salomonis)，據說是十四、十五世紀受所羅門所託而編纂的一部魔法書。



329. 卡奈克 (Karnak) 神殿，是底比斯最古老的廟宇。

330. 此方石指祭壇。舊約聖經〈出埃及記〉20:24：「你若用石頭為我築一祭壇，不可用打成方塊的石頭建築，因為在石頭上動用了你的刀鑿，就把石頭褻瀆了」，強調祭壇應是未經鑿打的原石。但共濟會認為原石象徵的是人的原始無文化狀態，尚有諸多惡習及熱情需要學會管理，所以原石代表的是新入會者，必須經過必要的雕琢才能成事，近乎完美的方石代表的則是共濟會最高階級。

331. 新馬丁教派 (marinism, 或譯馬丁主義)，基督教神秘主義教派，主要思考「原人」(The First Man) 墮落喪失神性後如何回歸神性的過程，其過程被視為一種啟發。

332. 聖馬丁 (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 1743-1803)，法國哲學家，鼓吹以新柏拉圖和神秘主義觀點閱讀基督教文本，強調神秘主義的內在探索，摒棄經院哲學。引文見《論物之精神》(De l'esprit des choses) 之〈論一般傳統之精神〉(De l'esprit des traditions en général)。

333. 托多蘇斯桑托斯灣 (Baía de Todos os Santos) 是巴西巴伊亞州最大的海灣。

334. 科普特 (Coptic)，古埃及時期於西元之始借希臘字母創造出的字母，後逐漸被阿拉伯語代替。

335. 邦芬主教座堂 (Igreja de Nosso Senhor do Bonfim)，薩爾瓦多城最著名的天主教

堂，建於十八世紀。

336. 恐懼留白 (Horror Vacui) ，偏好用物品或任何元素將空白填滿的心理傾向。

337. 聖喬治 (Sanctus Georgius, AD 3rd) ，天主教聖人，殉道烈士，經常以屠龍騎士形象出現在西方文學和藝術作品中。

338. 十九世紀殖民時期，原信奉自然之神的非洲或南美洲住民將地方宗教神祇與殖民者宗教相結合，例如狩獵與森林之神歐索西 (Oxossi) 對應的就是聖喬治。

339. 伊特拉斯坎人 (Etruschi) ，應是地中海一帶的原住民。伊特拉斯坎文明盛行於西元前十二世紀至西元前一世紀。

340. 康東布萊教 (candomblé) 是巴西、烏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奉行的一支非洲教派，信奉奧里莎眾神 (Orisha) ，每一個神祇代表的是一個自然元素，因此可說是信奉自然神靈的宗教。

341. 聖額我略 (Gregorius Nazianzenus, 329-390) ，君士坦丁堡主教，天主教教會尊為教會教父。因闡述三位一體論，贏得神學家封號。

342. 烏班達教 (Umbanda) ，盛行於巴西的一個宗教，結合了非洲宗教和天主教、唯靈論和原住民傳統。跟康東布萊教有類似之處。

343. 綜攝 (sincretismo) ，或稱融合主義，是指不同宗教或文化等的交流與調和。

344. 髑髏地 (Golgotha) ，或稱各各他山。根據聖經新約福音書記載，耶穌基督被釘

上十字架的地方就是髑髏地，因此這個地名是耶穌受難的標誌。

345. 龐提烏斯·彼拉多 (Pontius Pilatus, ?-36)，古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第五任行政長官，是判處耶穌以十字架釘刑的長官。

346. 科蘭·戴·布蘭西 (Collin de Plancy, 1794-1881)，研究神秘學、魔鬼學的法國學者，最著名的作品《地獄辭典》(Dictionnaire infernal) 是從民間傳說、鄉野軼事角度，類似人類學角度介紹不同魔鬼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347. 霍勒斯·沃波爾 (Horace Walpole, 1717-1797)，英國作家，其《奧托蘭多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可說是歌德小說的濫觴。

348. 龐巴杜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情婦，是十八世紀重要的藝術和文學創作贊助人。

349. 卡薩諾瓦 (Giacomo Casanova, 1725-1798)，義大利冒險家、作家，威尼斯共和國傳奇人物，以其風流韻事而聞名。一七五五年七月在威尼斯因間諜罪被捕入獄，隔年年底成功逃獄，在巴黎投入上流社會生活，並四處旅行。著有自傳作品《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

350. 什勒斯維希 (Schleswig)，位於今德國什列斯威-好斯敦邦 (Schleswig-Holstein) 東北方的城市。

351. 黑森卡塞爾公國 (Landgrafschaft Hessen-Kassel)，神聖羅馬帝國的公國之一，法

國大革命後被併入拿破崙建立的萊茵邦聯 (Rheinbund)。

352. 喬凡尼·帕皮尼 (Giovanni Papini, 1881-1956)，義大利作家、詩人。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日記體小說《鞏哥》(Gog) 以悲觀口吻描述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紙醉金迷生活背後的心靈空虛。

353. 喬治·阿瑪多 (Jorge Amado, 1912-2001)，巴西當代最負盛名的小說家，關注議題為新興都會中黑人及混血族群的生活。代表作品有《加布里埃拉》(Gabriela)。

354. 奧里莎眾神 (Orisha) 是位階次等的神祇，相當於基督教的聖人。

355. 班圖 (Bantu)，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部、東部及南部數百個非洲族裔的通稱。

356. 唯靈論 (Spiritism)，十九世紀中葉興起於法國的哲學學說，由法國教育學者亞蘭·卡甸 (Allan Kardec, 1804-1869) 提出，因此也被稱為卡甸主義 (kardecismo)。此學說認為經觀察後確認靈具有智慧，且可以透過靈媒與靈溝通。有人批判此學說哲學意義不大，且時有被有心人以招魂通靈之名行詐騙之實的案例。

357. 厄書 (Exu)，被視為奧里莎眾神的信使，同時也是「執法者」，負責在墓園追捕迷失的靈魂，給予指引。厄書的擬人性格是熱愛美食美酒、活潑歡樂，但是工作態度嚴謹認真。都與女伴龐巴·吉拉 (Pomba Gira) 一起出現。

358. 老黑人 (preto velho) ，烏班達教派中曾是奴隸的非洲老人靈魂，喜歡陳述失去自由時期的故事。是奴隸崇敬的神，代表智慧、耐心、關愛、忠貞，並對後代寄予厚望。

359. 特里爾 (Trier) ，位於德國西南部，靠近盧森堡邊境，號稱是德國最古老的  
城市。

360. 「一寸不讓！」 (No pasarán!) 是法國將軍羅貝特·尼維勒 (Robert Nivelle, 1856-192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喊出的口號。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反對黨對施行獨專制裁統治的佛朗哥將軍也喊出同樣口號。

361. 《赫耳墨斯秘文集》 (Corpus Hermeticum) ，西元二、三世紀的一部古希臘文集，以師生對話模式，鋪陳神秘學基礎，包括神性、宇宙、心靈和自然，亦談及鍊金術、天文學。後人認定導師身分為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翻譯成拉丁文共十四冊，各自獨立出版。斯托巴歐斯 (Joannes Stobaeus) 為五世紀馬其頓學者，其著作常引用《赫耳墨斯秘文集》論述。

362. 阿普列尤斯 (Lucius Apuleius, 124-189) ，古羅馬時期作家、哲學家，著有小說《金驢記》 (Metamorphoses、一譯《變形記》) ，以嘲諷筆觸描述羅馬帝國的生活。

363. 智性 (nous) ，字根源自希臘語，意為「我思」。哲學認為智性是分辨對錯的直

覺能力，理解事或人之企圖的心靈能力。

364. 天體學者 (Gymnosophistae) 即「裸體智者」。據傳是亞歷山大大帝率軍隊抵達印度時，發現一群禁慾、冥想的智者，視食物和衣物皆為身外之物，對思想純淨有負面影響。

365. 安敦尼王朝 (Erià antonina, 96-192)，是羅馬帝國史上最後的黃金盛世。皇位不傳血脈，皇帝擇賢良之人收為義子後傳位給他。歷任六位皇帝中以安敦尼·派阿斯 (Antoninus Pius, 138-161) 在位最久，因此稱安敦尼王朝，或稱羅馬治世，或因前五位皇帝勤政愛民，而稱五賢帝時期。

366. 較為人所熟知的居普良，是指曾任迦太基主教的聖居普良 (Thaschus Caecilius Cyprianus, 210-258)，拉丁教父，提倡教會應按地域劃分教區，並形成以主教為首的階級制度，由主教形成的聯盟為教會的最高領導中心。此為四世紀的安提阿主教居普良 (Cyprianus of Antioch)，生平不詳，原為施魔法、招靈的巫師，後皈依基督教，殉道而亡。

367. 弗里吉亞 (Frigia)，位於今土耳其中西部。

368. 一八八九年，巴西國內發生軍事政變，廢除君主制，改行共和制。

369. 歐夏刺 (Obarata) 是康東布萊教的奧里莎眾神及人類之父，唯一目睹創世之神。

370. 夏貢 (Xangó)，康東布萊教的閃電神，代表創造的男性。

371. 奧崗 (Ogun) , 是康東布萊教集治鐵、生命、戰爭、創造和死亡於一身的主宰之神。

372. 聖熱羅尼莫 (San Girolamo, 347-419 or 420) , 聖經學者, 也是西方教會中最博學的教父, 是將聖經由希伯來文正式翻譯為拉丁文的第一人, 該版本俗稱《拉丁文通行譯本》(Vulgate) 。

373. 聖安東尼 (Fernando Martins de Bulhões, 1195-1231) , 葡萄牙宗教家, 是天主教三十三位教會聖師之一。

374. 聖葛斯默 (San Cosma, ?-303) 與聖達彌盎 (San Damiano, ?-303) 為雙胞胎兄弟。二人原籍阿拉伯, 在敘利亞行醫, 在羅馬帝國戴克里先皇帝 (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244-311) 在位時殉道而亡。

375. 引導星 (guide star) , 天文學用此名稱呼觀測天體時參考的星星, 其運行軌跡通常取決於地球自轉。

376. 海因利希·紐豪斯 (Heinrich Neuhaus) , 十七世紀學者, 生平不詳。《玫瑰十字會存在之最新論證: 當真存在? 如何存在? 其名何來》(Pia et ultimissima admonestatio de Fratribus Roseae Crucis, minimum: an sint? quales sint? unde nomen illud sibi asciverint) 。

377. 麗娜·威特穆勒 (Lina Wertmüller, 1928-) , 義大利電影導演、編劇、作家。

所有作品皆直接反應她主張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政治立場及社會觀。

378. 克里斯提安·羅森克魯茲 (Christian Rosenkreutz, 1378-1484)，德國教士，據信是玫瑰十字會創始人，主要事蹟記載於該會二份宣言中，稱他曾赴中東旅行，習得深入了解神秘世界的方法。

379. 費茲 (Fitz)，今摩洛哥第四大城，為著名古都。

380. 語出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綱要》(1842)：「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裡的感情，是缺乏精神的制度裡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381. 「人民若團結，永不被擊潰」，語出哥倫比亞政治家蓋坦 (Jorge Gaitán, 1903-1948)。蓋坦曾任教育部長、勞工部長，自由黨黨魁，是哥倫比亞民粹主義運動領導人。宣布參選總統同年遭到暗殺。

382. 普勒托利亞 (Pretoria)，南非豪登省 (Gauteng) 北部城市，為南非行政首都。

383. 語出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尤瑟娜 (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 小說《哈德良回憶錄》(Mémoires d'Hadrien, 1951)。

384. 普列漢諾夫 (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俄國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先驅。



385. 所羅門之鏡 (Specchio di Salomone) 是一種召喚死神的黑魔法，要從新月開始至滿月為止，連續四十八天在月亮升起時將覆蓋白麻布之光潔金屬板朝向月亮，雙手畫圓吟誦咒語，期滿後死神便會以少年之姿接受召喚出現在金屬板中，施魔法者可要求看見所願。

386. 克里斯多夫·貝索杜斯 (Christopher Besoldus, 1577-1638)，德國法學家及出版商，精通九國語言。玫瑰十字會第三份宣言《羅森克魯茲的化學婚禮》作者、德國神學家安德里亞是貝索杜斯的學生，他的玫瑰十字會論述受老師影響甚鉅。

387. 湯瑪斯·康帕內拉 (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義大利多明我會修士，著有《太陽城》(Civitas Solis)，一六〇二年出版，早期空想社會主義重要代表作品，抨擊私有制種種弊病，認為理想的社會制度是人人皆須勞動，一切生產活動或物資分配都由社會組織決定。

388. 《論西班牙君主國》(Von der Spanischen Monarchy)，一般認為此書是康帕內拉因異端指控遭判刑，於坐牢期間完成的著作。但亦有人懷疑是出自貝索杜斯之手。

389. 魯道夫二世 (Rudolf II, 1552-1612)，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時期的皇帝，就傳統史觀來看，他被視為無能君主，是引發三十年戰爭的關鍵人物。熱愛藝術，對神秘學亦有涉獵。

390. 夸美紐斯 (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時期的捷克教育學家、作家。被視為現代教育之父，著有《大教學論》( *Didactica magna* )，認為教育旨在使人博學、有德行、信仰虔誠。他鼓吹教育普及，並建立班級授課制和學年制，改變了舊制度的混亂失序。然魯道夫二世在位時，夸美紐斯尚在學校就讀。

391. 約翰·迪伊 (John Dee, 1527-1608)，英國數學家、天文學家、神秘學家及航海家。

392. 《象形單子》( *Monas Hieroglyphica* )，一五六四年出版。「象形單子」是一種密碼符號，結合了太陽、月亮、十字架和四行之一的火，形似鍊金術中的水銀符號，同時說明了迪伊的宇宙觀。

393. 賢者之卵 ( *Ova Filosofali* )，在鍊金術中指操作中會用到的一種卵形玻璃器皿。但也有人認為非指器皿，而是器皿中用來煉成賢者之石或鍊金的內容物。

394. 黎胥留 (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1585-1642)，法國政治家、樞機主教，由法王路易十三世任命為首相，執政長達十八年期間鞏固了法國的中央集權制。

395. 托里切利 (Evangelista Torricelli, 1608-1647)，義大利數學家、物理學家。信奉伽利略的科學理論，因發明氣壓計而聞名。

396. 帕拉提烏斯宮殿花園 (Hortus Palatinus) 繞海德堡城堡而建，是德國第一座文藝復興花園，極盡巧思，被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但因三十年戰爭之故，並未完工。

397. 三十年戰爭 (1618-1648)，由神聖羅馬帝國內戰演變為全歐洲都被捲入的大規模戰爭，亦稱為宗教戰爭，為天主教和新教、哈布斯堡王朝聯盟和反哈布斯堡王朝聯盟的權力、領土、王位之爭。

398. 《勇氣媽媽》 (*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 是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 的作品，描述三十年戰爭中一位母親帶著子女隨軍隊做小買賣謀生，以嘲諷手法呈現小人物求生存的無奈。

399. 王權伯爵腓特烈五世 (Friedrich V der Winterkönig, 1596-1632)，因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亞人推舉成為國王。因在位時間短促，有「冬王」之稱。王權伯爵是指特定領地的皇帝代表人。

400. 西蒙·司徒登 (Simon Studion, 1543-1605)，德語拉丁文教師、詩人、歷史學家和偽書文學作家。

401. 《神殿計測》 (*Noamertia*)，是厚達兩千頁的一本預言之書，除以數字學討論神殿之謎外，還預測千禧年來臨，教宗制度瓦解，以及一次重要大公會議的召開。

402. 亨利·昆拉特 (Heinrich Khunrath, 1560-1605)，德國鍊金術士。其著作《永恆

智慧圓形劇場》（*Amphitheatrum Sapientiae Aeternae*）之詳盡說明，可參考艾可《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La memoria vegetale e altri scritti di bibliofilia*）中譯本專文〈一六〇九年哈瑣版的奇特案例〉。

403. 路索斯（Lusus），傳說中希臘神話酒神戴歐尼修斯的朋友或兒子，此名希臘文的意思「暴怒」或「瘋狂」。葡萄牙神話則視其為盧西塔尼古國（Lusitania）建國者，也是葡萄牙人的先祖。

404. 《秘密，十分秘密》（*Arcana arcanissima*），一六一三年出版。

405. 弗拉德（Robert Fludd, 1574-1637），英國醫生，鍊金術士，也是神秘主義哲學家。

406. 《深陷惡評的玫瑰十字兄弟會社辯護選集，如同浪花拍打真理自明》（*Apologia compendiaria Fraternitatem de Rosea Cruce suspicionis et infamiis maculis aspersam, veritatem quasi Fluctibus abluens et abstergens*）。

407. 《玫瑰十字會辯論全集》（*Tractatus apologeticus integritatem societatis de Rosea Cruce defendens*）。

408. 阿留斯·馬里安努斯（Aloisius Marlianus），曾任今西班牙圖伊（Tuy）主教，生平不詳。

409. 芭芭拉·卡德蘭（Barbara Cartland, 1901-2000），英國羅曼史作家，共出版七百

多本羅曼史小說、傳記及烹飪書，全球有三十六種語言版本，銷售超過十億冊。

410. 《兩宇宙誌》（*Historia Utriusque Cosmi*，全書名為 *Utriusque Cosmi, maiores scliect et minores, metaphysica, physica atque technica Historia*。兩宇宙誌，宏觀宇宙與微觀宇宙，哲學與技術的形而上學史），一六一七年至一六二一年間於德國出版。書中將世界分為二個：一是宏觀世界，即宇宙；一是微觀世界，即塵世。

411. 《喧囂後的寧靜》（*Silentium post clamores*），一六一七年出版。

412. 嘉德騎士團（Order of the Garter），英國歷史最悠久、地位最崇高的騎士團。成立於中世紀，團長即英國君主，團員僅二十四人，由團長負責遴選，依功勳事蹟作為篩選考量。

413. 伊雷紐斯·阿紐斯徒司（Irenaeus Agnostus），曾被認為是安德里亞的化名，但後證實其真實身分是某位紐倫堡附近小鎮的私塾老師葛力克（Friedrich Grick）。此人生平不詳，但多次以不同化名著書。在《博學之鐘叮叮咚》（*Tintinnabulum sopherum*，一六一九年，紐倫堡出版）中以「我們」會社表示自己玫瑰十字會成員。

414. 梅森（Marin Mersenne, 1588-1648），法國神學家、數學家、哲學家。

415. 此指聖經新約四大福音書瑪竇、路加、瑪爾谷和若望福音的宗徒作者。

416. 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羅馬文人，著有《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內容涵蓋宇宙學、地理學、人類學、動物學、植物學、醫學、礦物學等，所謂「史」其實保存了希臘文「調查」之意，可說是一本專論自然現象的百科全書。

417. 原句為「Hypocritelecteur, — mon semblable, — mon frère!」（虛偽的讀者，我的同類，我的兄弟），出自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惡之華》開卷詩〈致讀者〉。此處略做修改為「toi, apocryphe lecteur, mon semblable, mon frère」。

418. 帕特摩島 (Parnos)。新約聖經〈默示錄〉作者若望在此島上得見神視，於九六年在島上完成〈默示錄〉撰寫。

419. 費爾巴哈 (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德國哲學家，肯定唯物主義，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論及黑格爾的唯心主義，也批判宗教神學，對馬克思影響甚鉅。著有《基督教的本質》(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宗教的本質》(Das Wesen der Religion) 等。

420. 勒內·蓋農 (René Guénon, 1886-1951)，法國哲學家、秘教研究學者，亦鑽研東方宗教及形而上學。《秘教概述》(Aperçu sur l'initiation)。

421. 「古典公認」(Antico e Accettato)，是近代共濟會組織於十八世紀中葉分裂後才成立的古典派，認為自己才是正統共濟會理念的執行者。

422. 娜芙蒂蒂 (Nefertiti, 1370BC-1330BC)，古埃及法老王阿蒙霍特普四世

(Akhemen) 的妻子，以美貌著稱。

423. 帖撒羅尼迦 (Thessalonica)，希臘北部最大城市，全國第二大經濟、文化中心。

424. 恒特羅密教 (Tantra)，五世紀之後興起的神秘主義運動，重視儀禮、祭式和唸誦靜慮。

425. 雅赫摩斯一世 (Ahmose I, ?-1525BC)，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創立者。

426. 阿肯那頓 (Akhemen, ?-BC 14th)，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王，推動宗教改革，僅崇敬一神 (Aton，太陽神)，不得以動物祭獻，禁止魔法咒語等。

427. 普林斯頓的諾斯底學派 (Gnosi di Princeton) 是指美國五〇、六〇年代在普林斯頓形成的一個跨領域學術團體，成員包括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生化學家、數學家、人類學家等，以古老的宗教知識與已經被淡忘的神秘學和形而上學角度重新看待科學，拒絕唯心——唯物二元論。該團體十分低調，對外界而言頗具神秘色彩，被視為玫瑰十字會的後繼者。

428. 蓋亞 (Gaia)，希臘神話中的大地女神，是創造生命的原始自然力，被視為人類始祖，擁有預言及神諭能力。西方人以其名做為地球的代名詞。

429. 梭倫 (Solone, 638BC-559BC)，古雅典政治家、詩人、賢哲。曾推動經濟、政治改革，促進雅典民主制度的發展。

430. 普羅提諾 (Plotinus, 204-270)，古希臘哲學家，新柏拉圖主義之父。

431. 艾賽尼派 (essenes) ，西元前二世紀左右的猶太教派，過著隱修生活。最早紀錄見於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稱其禁嫁娶，不擁有財物，信守集體主義。咸認為最古老的希伯來文聖經抄本死海古卷是由他們編纂的。

432. 阿爾克溫 (Alcuino, 735-804) ，英格蘭思想家，曾任卡洛林王朝宮庭教師。對查理曼大帝推動的卡洛林文藝復興貢獻良多。

433. 達戈貝爾特 (Dagoberto I, 610-639) ，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國王。

434. 雅各布·伯米 (Jakob Boehme, 1575-1624) ，德國哲學家、神學家、神秘主義學家。是現代神秘主義重要推手。

435. 德布西 (Achille-Claude Debussy, 1862-1918) ，法國作曲家，印象主義音樂大師。

436. 康布羅納 (Pierre Cambronne, 1770-1824) ，法國將軍。隨拿破崙多次負傷奮戰，忠貞不二，滑鐵盧戰役中曾有名言：「近衛隊可以死，但絕不投降。」

437. 傑羅尼莫 (Geronimo, 1829-1909) ，印地安人，阿帕契族酋長，帶領原住民反抗美國，被族人視為民族英雄。

438. 龐丘·維拉 (Pancho Villa, 1878-1923) ，本名 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 ，墨西哥二十世紀初革命時期的北方農民義軍領袖。

439. 巴斯特·基頓 (Buster Keaton, 1895-1966) ，美國導演、演員。

440. 但丁原句為「當年，在我們那隻鵝鵝的胸膛倚伏的就是他，是他，在十字架前獲



得甄選，負責把重任擔當」（《神曲》中譯本，九歌出版社）。傳說中鵜鶘以胸中的血餵養幼鳥，象徵偉大的愛，因此基督教將鵜鶘隱喻基督。

441. 但丁原句為「他們的本土，是這裡的永生之福。令弟在著述中更提到白衣，並把同樣的啟示向我們明言」（《神曲》中譯本，九歌出版社）。白衣，亦見於新約聖經〈默示錄〉7:9-14。通常認為身穿白衣者為已經歷過大災難、現今在天上享福之人，或受福靈籠罩之人。但神秘學則視其為聖殿騎士之隱喻。

442. 選帝侯（Kurfürst），德國歷史上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選舉權的諸侯，源自於古日耳曼時期的部落首領選舉習俗，並依照教宗伍朋四世（Urbanus IV）建議，確立由七位諸侯擔任選帝侯，其中三位代表教會（美因茨總主教、科隆總主教、特里爾總主教），四位代表俗世（波希米亞國王、萊茵王權伯爵、薩克森公爵、布蘭登堡侯爵）。

443. 《鍊金術劇場》（*Theatrum Chemicum*），早期鍊金術著作，共六卷。前三卷於一六〇二年出版，其餘在一六六一年始出版。收錄了各種已發表和未發表的鍊金術論文、詩文、筆記等，諸多文本作者身分不詳。

444. 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傳說中十四世紀反抗哈布斯堡王朝暴政的起義英雄。因拒絕向代表皇室的帽子敬禮被總督逮捕，總督在泰爾子頭上放置蘋果，若射下蘋果才得釋放。儘管泰爾成功，父子二人仍繼續被囚禁，當地百姓起義反

抗，泰爾混亂中逃出後一箭殺死總督。

445. 特士良 (Quinto Septimius Florente Tertuliano, 150-230)，早期基督教哲學家、神學家。被譽為拉丁教父及西方基督教神學鼻祖。認為人的理性有所極限，必須有信仰做指南。瓦倫廷 (Valentinus, 100-153) 是諾斯底教派領導人之一，曾參選教宗，受羅馬基督教正統派排擠。《反駁瓦倫廷》(Adversus Valentinianos)。

446. 卡門·米蘭達 (Carmen Miranda, 1909-1955)，巴西知名女歌手，四〇年代以卓越歌舞才能在好萊塢大放異彩。

447. 沃爾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英國伊莉莎白女王時期著名冒險家、詩人。發現了北美洲維吉尼亞，並將新發現的菸草帶回英國。

448. 皮科·德拉·米蘭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義大利人文學者、哲學家。天資聰穎，少年表現優異。接觸卡巴拉及《赫耳墨斯秘文集》後，提出九百論題，遭指控為異端思想。著有《人的尊嚴》(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 等。

449. 費奇諾 (Marsilio Ficino, 1433-1499)，義大利柏拉圖主義哲學家、人文學者、天文學家。

450. 卡珊德拉 (Cassandra)，希臘羅馬神話中特洛伊公主，有預言能力，但因拒絕阿波羅追求，遭懲罰其預言(真相)永遠不被人相信。

451. 巴門尼德 (Parmenide di Elea, 515BC-450BC) · 古希臘哲學家，著有《論自然》( *Sulla natura* )，認為感官是騙人的，大多可感覺的事物都是人類的幻覺，唯一真實的存在是「一」。

452. 帕皮斯 (Papus)，原名傑拉德·昂考斯 (Gérard Encausse, 1865-1916)，西裔法籍秘教教友、醫生。被譽為現代神秘學教父之一，也是馬丁教派和馬丁教會的創始人。著有塔羅牌專論《神秘學關鍵·波西米亞塔羅牌》( *Clef absolue de la Science occulte. Le Tarot des Bohémiens*, 1889 )，解釋七十八張大阿爾卡那牌含義的同時，闡述十九世紀法國神秘學家伊利法斯·利未 (Eliphas Levi) 對塔羅牌的卡巴拉詮釋；《塔羅牌占星術》( *Le Tarot divinatoire*, 1909 ) 一書中的塔羅牌全由帕皮斯設計，每一張牌皆有其對應的占星和古老語言字母。

453. 馬丁·德·帕斯夸利 (Martines de Pasqually, 1727-1774)，法國秘教學者，原為共濟會成員，後自行創建宇宙祭司遴選共濟騎士會社 ( *Ordre des Chevaliers Magons Elus Coens de l'Univer* )，預見實體教會終將毀滅，有一個與人類任何組織都無關的無形教會，可帶領大家認識自然奧秘，以期直接認識天主。

454. 約魯巴 (Yoruba)，西非主要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奈及利亞西南部，以青銅器工藝著稱。

455. 斯賓格勒 (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德國歷史學家、哲學

家。著有《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456. 駝背山 (Corcovado)，又名基督山，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市中心森林公園內，以山頂高三十八公尺的基督像聞名。

457. 聖父 (paidesano)，烏班達教和康東布萊教的男性祭司，這些由非洲傳入美洲的宗教沒有紙本經書，皆仰賴熟知傳統、知識和文化的祭司擔起傳承責任。

458. 杜本內 (Dubonnet)，法國開胃甜葡萄酒。

459. 歌詞中除了龐巴·吉拉之外，所有名字皆為厄書分身：特朗卡·厄路斯 (Sen Tranca Ruas) 負責人生道路的開闢；七岔路厄書 (Sere En cruzilhadas) 則提供人生的不同解決之道，例如金錢、機運與工作，是鬥士、魔法師，常與其他厄書形象一起出現。馬拉波 (Maraboe)，黑暗的正義執行者，也被稱為「街頭厄書」；提利利 (Tiriri) 具有「高度洞察力」，甚或有透視能力，身邊常有一隻黑貓。

460. 亞該亞人 (Agaioi)，古希臘四個主要部族之一，在荷馬史詩《伊里亞德》(Iliad) 中常以此名泛指希臘人。

461. 科帕卡瓦納 (Copacabana)，里約熱內盧南區，以四公里長海灘聞名。

462. 聖女德肋撒 (santa Teresa de Avila, 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義者，一六二二年封聖，一九七〇年封為教會聖師。

463. 十字若望 (san Juan de la Cruz, 1542-1591) , 西班牙神秘主義者, 加爾莫羅會修士。一七二六年封聖, 是天主教三十三位教會聖師之一。與聖女德肋撒共同推動加爾莫羅會改革。

464. 彼得羅波利斯 (Petropolis) , 位於巴西東南部, 曾為皇帝夏宮, 是知名避暑勝地。

465. 引文內皆為惡魔名。斯隆手稿 (Sloane manuscript) 為星相學書《皮卡特利克斯》自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期間流傳的十七份拉丁文稿之一, 原為英國博物學家、收藏家漢斯·斯隆 (Hans Sloane, 1660-1753) 個人收藏, 後捐贈給大英博物館, 因此命名。

466. 容器碎裂, 是猶太教神秘主義學者伊薩克·盧里亞 (見譯註467) 提出的卡巴拉概念, 他認為質點是一種容器, 接收主收束後在原真空間中散發的聖光。前二個容器 (質點) 可以容納光, 但是光之流過於洶湧, 因此之後的容器難以承接而破裂, 容器碎片便散落在宇宙中。此一宇宙浩劫讓物質於焉而生, 世界的秩序也因此跟原始秩序不同。

467. 伊薩克·盧里亞 (Isaac Luria, 1534?-1572) , 猶太神秘主義者。認為質點 (生命之樹) 有十個球體, 亦可視為十個容器。容器收納質點之光, 容器若無法抵擋強光便會破裂。此一說法其實源自卡巴拉傳統最重要的經典著作《光輝之書》

(Zohar)，談及此世之前的世界之所以毀滅，是因為以前的世界受正義力量掌控，尚未與悲憫力量取得平衡，因此毀滅。

468. 殼 (Oliphoth)，咸認為是質點的負面表現。在卡巴拉中，神對應意識，氣對應力量，形對應型態。有神才有氣與形，氣必須成形，形必須有氣。既然有形便有殼，因此殼是神與氣的「體」。生命之樹由十個質點組成，最上為王冠，最下為王國。逆生命之樹則由十個殼（或稱負質點）組成，最上為王國，最下為王冠。

469. 傅滿洲博士 (Dr. Fu Manchu)，英國推理小說家羅默 (Sax Rohmer, 1883-1959) 筆下的系列小說虛構人物。自稱是卡巴拉分支黃金黎明協會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 的成員，與玫瑰十字會有往來。

470. 盲者依撒格 (Isaac Plein de Lumière, 1160-1235)，法國神秘學者，有人認為他是卡巴拉研究重要著作《光明之書》(Spher ha-Bahir) 的作者，被視為卡巴拉之父。他最早提出質點學說，但其論述晦澀難解，認為僅有少數揀選之人才能理解卡巴拉。

471. 亞當·卡德蒙 (Adam Qadmon)，卡巴拉思想中人類的真正完全狀態，是最初之人，光之巨人。

472. 福塔雷薩 (Foraleza)，巴西北部重要經濟大城。

473. 莫洛 (Aldo Moro, 1916-1978)，義大利政治家，五度出任義大利總理。一九七八

年三月十六日遭義大利赤軍旅 (Brigade Rosse) 綁架，五月九日遭殺害。莫洛曾於六〇年代推動黨派和解，希望成立中間左派政府，引發爭議。一九七六年大選結束後，企圖邀請義大利共產黨入閣，導致保守陣營及親蘇聯左派皆表達不安，咸認為是赤軍旅綁架他的主因。但也有陰謀論者認為背後有政治勢力運作，赤軍旅是遭誣陷。

474. 塞利納 (Louis-Ferdinand Céline, 1894-1961)，法國作家、醫生。文學作品呈現異化世界，對社會抱持否定態度。其反猶太、種族主義言論及親納粹傾向遭致非議，仍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作家，著有《茫茫黑夜漫遊》(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描述戰爭的瘋狂殺戮及工人的悲慘生活。

475. 利希滕斯坦 (Roy Lichtenstein, 1923-1997)，美國普普藝術家，早期作品以米老鼠、唐老鴨等卡通人物為主。

476. 赤軍旅 (Brigade Rosse)，七〇年代初在義大利崛起的恐怖主義團體，主張共產主義的武裝鬥爭革命路線，八〇年代末多次被情報人員滲透掃蕩，逐漸沉寂。是西歐二次世界大戰後勢力最龐大、時間最久的恐怖組織。

477. 霍夫曼斯塔 (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奧地利作家、劇作家。著有《羅德·錢多斯寫給培根的一封信》( *Brief des Lord Chandos an Francis Bacon* )，背景是一六〇三年，作家錢多斯寫信給培根，陳述自己因腦部疾病，無法在當時混

亂的社會及政治氛圍下，用語言恰當地表達已見。

478. 安瑟莫·德歐斯塔 (Anselmo d'Aosta, 1033-1109)，中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神學家，被尊為第一位經院哲學家。一〇九三年至一一〇九年間任坎特伯雷總主教。一四九四年封聖。

479. 伊本·西那 (Ibn Sīnā, 980-1037。拉丁文名為Avicenna [阿維森納])，波斯醫學家、哲學家、數學家及物理學家。

480. 此指康德及拉普拉斯皆提出的星雲說假設。康德從哲學角度出發，拉普拉斯則以科學為此假設提出補充。

481. 拉普拉斯 (Pierre-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法國天文學家、數學家，證明了行星軌道大小只有周期性變化，是為拉普拉斯定理。著有《天體力學》。

482. 柯尼斯堡 (Königsberg)，即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 (Kaliningrad)，臨波羅的海，與波蘭和立陶宛接壤。原屬普魯士王國，二次大戰期間被紅軍佔領後成為蘇聯領土。

483. 柯尼斯堡七橋問題 (Königsberg)，由瑞士數學家李昂哈德·尤拉 (Leonhard Euler, 1707-1783) 提出：柯尼斯堡中心有河貫穿，兩岸有七條橋連接，如何每條橋只經過一次走完所有的橋？此為頂點和邊組成圖形的數學圖論研究之始。



484. 拓撲學 (topology) ，研究數學中連續性現象的學科。

485. 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愛爾蘭詩人，愛爾蘭復興運動代表人物。早期創作傾向英國浪漫主義，但題材多來自愛爾蘭神話及民間傳說。對神秘主義有濃厚興趣，後期創作風格則受現代主義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詩壇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486. 晨星會 (Stella Matutina) ，二〇年代由卡巴拉分支黃金黎明協會 (Golden Dawn) 分裂出來的共濟會組織。

487. 羅伯特·波頓 (Roberto Burton, 1577-1640) ，英國牛津大學學者，著有《憂鬱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內容偏向哲學和科學論述。

488. 夏呂斯和丘比安是普魯斯特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中的一對同性戀人。

489. 《九三年》(Quatrevingt-treize) 是法國作家雨果 (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 最後一部小說，描述一九七三年法蘭西第一共和成立後的法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抗爭的歷史過程。

490. 麥基·麥塞 (Mackie Messer) ，德國音樂喜劇《三文錢歌劇》的主角之一，與妻子婚事不受岳家認同的強盜頭子，被陷害入獄，在前後任情人協助下成功逃獄，最後抱得美人歸。

491. 《塔木德》(Talmud) ，收錄西元一世紀至五世紀間猶太教智者與拉比關於律

法、倫理、哲學、歷史與傳統習俗的對談和辯論，是猶太教所有口傳律法法典的基礎，共二十卷。

492. 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期間，義大利的王朝也紛紛被法國革命軍推翻，隨後在拿破崙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支持下建立了諸多衛星共和國（*Républiques soeurs*）。期間廣為革命軍傳唱的歌曲為〈卡馬紐拉〉（*Carmagnola*，義大利南部小鎮名。〈卡馬紐拉〉靈感來自該地傳統舞蹈配樂，完成於一七九二年）。同時，由義大利南部開始至歐洲興起一波反革命風潮，獲得各地響應，其中最有組織的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保王黨反革命戰爭旺代之亂（*Rébellion Vendéenne*, 1793）。
493. 阿德亞提涅殉難義士塚（*Fosse Ardeatine*）。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因義大利游擊隊愛國行動小組（*Gruppi di Azione Patriottica*）對移防經過羅馬的德軍突襲攻擊，造成三十三名士兵死亡，引發德軍對義大利百姓和軍人在阿德亞提涅窪地展開屠殺並掩埋，共三百三十五名受難者。
494. 馬德堡球（*Magdeburger Halbkugeln*）是一六五四年德國物理學家奧圖·馮·居里克（*Otto von Guericke*, 1602-1685）完成的一項物理實驗，展現了大氣壓力的作用。
495. 烴，或稱碳氫化合物，是由碳、氫所組成。

496. 格爾康達鑽石（*golconda*）指印度中部格爾康達一帶開採的鑽石。由於當地為沖

積礦床，故而鑽石品質優良。因長年大量開採，此處已難再尋獲格爾康達鑽石。

497. 維皮特諾 (Vipiteno)，義大利北方與奧地利、瑞士相鄰的波札諾自治區 (Bolzano) 的小鎮。

498. 莎芙 (Sappho)，古希臘西元前七世紀女詩人，作品多描述女性之間的愛戀，後世以 Lesbian 一詞代表女同性戀，便是以莎芙的家鄉萊斯博斯島 (Lesbos) 命名。

499. 斯韋沃 (Italo Svevo, 1861-1928)，義大利作家、劇作家，小說《季諾的告白》(La coscienza di Zeno) 被譽為義大利心理小說之先驅作品。

500. 古典原始孟斐斯——古埃及禮儀 (Rito Antico e Primitivo di Memphis-Misraim)，一八八一年九月由孟斐斯禮儀及古埃及禮儀合而為一，兩者皆成立於十九世紀上半葉，宗旨為追求智慧、知識及內心成長。

501. 艾薇·康普頓·伯內特夫人 (Dame Ivy Compton-Burnett, 1884-1969)，英國女作家，多借對話體小說描述二十世紀初愛德華時代 (Edwardian era) 中產階級家庭的人際關係。

502. 科萊特 (Sidonie-Gabrielle Collette, 1873-1954)，法國女作家，作品大多描寫愛情。

503. 內瓦爾 (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十九世紀法國最早的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詩人，認為夢是日常生活與超自然界的對話。

504. 荷爾德林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德國浪漫派詩人，善於使用譬喻，將自然融入詩歌中，是德國現代詩的先驅。

505. 克拉克·肯特 (Clark Kent)，美國漫畫人物超人回歸普通人身分時使用的姓名。

506. 這段文字是形容卡巴拉用來說明創世過程的生命樹之圖。生命樹除了十個質點之外，還有三支垂直的平行柱，及非質點的知識 (Daath)。位於中柱上的知識是質點匯集、合而為一之處，被視為「虛位」，此處的聖光永遠閃亮，但並非所有人都能看見。三柱中的左、右柱代表創造物的所有對立面如善與惡、陰與陽，而中柱則代表悲憫，有消弭對立、使其結合的能力，因此說「在第三地結合」。文中的「深淵」則象徵感官認知的真實與心靈之間的距離。

507. 狄恩·富琴 (Dion Fortune, 1890-1946)，英國神秘學家、作家、心理分析師，曾被指控企圖以魔法操縱病患心理。《玄奧卡巴拉》(The Mystical Qabalah) 書中陳述以卡巴拉生命樹為基本架構建立的心理學理論。

508. 古斯塔夫·多雷 (Gustave Doré, 1832-1883)，法國版畫家、雕刻家、插畫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為但丁的《神曲》繪製插圖。

509. 《摩西哲學》(Philosophia Mosaicca)，英國神秘主義哲學家弗拉德德 (Robert Fludd, 1574-1637) 著作。

510. 武器藥膏 (unguentum armarium) 是十七世紀初英國哲學家狄格比爵士 (Sir

Kenelm Digby, 1603-1665) 推廣的治療法，他宣稱用硫酸粉調配橡膠後塗抹在傷人的武器上，可達到治癒傷口的效果。

511. 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 1874-1937)，義大利工程師，從事無線電設備的研製，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512. 天文學中將天球（假想的地球同心圓）分為三十六區，每一區為十度。許多古老文明及宗教都採用十度分區概念，而古埃及更視其為「世界的支點」，每個區間由一個神祇掌管。

513. 此書應為《金丹·賢者通往黃金的秘密道路》(*Azoth ou le moyen de faire l'Or caché des Philosophes*)，作者可能是十四、十五世紀德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巴西里歐·瓦倫提諾 (Basilus Valentinus, 1394:?)，生平不詳，對他的認識多來自於他個人著作。僅知瓦倫提諾是本篤會修士，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鍊金術士之一，他的名字常見於各種偽文獻。

514. 神通術，在巫術或魔法儀式中召喚一位或多位神祇出現的法術。

515. 盧德邪靈附身事件是發生在一六三二年法國盧爾德 (Lourdin) 的集體附身現象。當地本堂神父 Urbain Grandier (1590-1634) 與修女及其他女子發生違背教義之事，而遭修女指控施巫術控制他人身心，經朝廷審判後無罪開釋。隨後因公開指責宰相樞機主教黎塞留 (Cardinale Richelieu) 再度遭到審判，這次則找到他與魔

鬼簽署的契約，雖始終未能釐清真偽，但於一六三四年處以火刑。

516. 巴黎聖梅達墓園痙攣事件 (convulsionnaires)。據傳自一七二八年，在巴黎聖梅達墓園弗朗索瓦·德·巴里神父 (François de Paris) 墳墓上持續有教徒因情緒激動發生痙攣後病癒的神蹟案例發生，且一直持續到法國大革命爆發。這類現象逐漸在各地撒播開來，進而有不同邪教組織興起。

517. 蒼蠅王 (beelzebub)，腓尼基人的神，代表聖經中七宗罪中的貪婪。在猶太教文獻中被視為引起疾病的惡魔。

518. 歐律諾摩斯 (Eurynomos)，代表圖騰為腐爛、石棺。是地獄中撕咬屍體的魔鬼。

519. 摩肋 (Moloch)，猶太人、埃及人、腓尼基人等信奉的神祇，舊約聖經《列王紀下》23:10寫道：「史雅又破壞了本希農山谷中的祭壇，免得再有人火祭子女，獻給摩肋。」

520. 密特拉 (Mitra)，古印度及波斯教神祇，其名意為友誼、契約、結盟。也出現在希臘、羅馬神話中，形成一種新的神秘主義信仰：密特拉教，咸認為受到巴比倫占星術的影響，會在設於洞穴內的神殿中舉行秘密儀式。

521. 摩耳甫斯 (Morphea)，希臘神話中的夢神，會以不同形象出現在夢裡，也會收集人做的夢。

522. 薩莫色雷斯島 (Samothrace) ，位於北愛琴海，大多遺跡都為西元前四至二世紀的古希臘建築。

523. 埃萊夫西納 (Eleusina) ，古名厄琉息斯。古希臘、羅馬時期有信奉農業女神狄蜜特的秘密教派在此舉行年度入會儀式。根據神話，狄蜜特之女遭冥神劫走後，到處奔走求援，曾在厄琉息斯停留，被王后收為兒子保母。

524. 穀物女神 (Ceres) ，是大地之母，也掌管生育。花、果、生物皆被視為是穀物女神贈與人類的禮物。

525. 希柏利 (Cibelis) ，古小亞細亞一帶信奉的神祇，被視為守護土地、自然、動物之神。

526. 阿斯塔蒂 (Asarte) ，閃米特族信奉的神祇，生育、富饒、戰爭之神。

527. 《哲學家大會》 (Turba Philosophorum) ，最早的歐洲鍊金術書籍之一，翻譯自阿拉伯文，約成書於西元十世紀。

528. 烏拉圭左派運動 (Tupamaros) ，全名為「國家解放運動」 (Movimien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簡稱MLN) 。是烏拉圭於六〇、七〇年代興起的馬克思—列寧路線都會游擊戰，最初形式是打劫銀行和大型企業，將搶來的金錢轉贈給貧苦孩童解決飢餓問題，之後烏拉圭共產黨加入，便放棄暴力搶劫，改走政治訴求，但遭到軍事政府鎮壓。Tupamaros之名源自十八世紀帶領秘魯原住民對抗西班牙

牙人的靈魂人物Tupac Amaru二世。

529.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神話學家及比較宗教學家詹姆斯·弗雷澤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 所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 1890)，研究從巫術到宗教，最後發展為科學的人類學著作。

530. 基督教興起前於埃及尋獲的碑文。相傳赫耳墨斯將十三條鍊金術原則刻在一塊祖母綠玉板上，稱為《翠玉錄》(Tabula Smaragdina)，咸認為是西方鍊金術哲學及實務的基礎。一二五〇年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拉丁文。

531. 圖坦卡門 (Tutankhamu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王，在位時期為西元前十四世紀。他將父親推動的一神教宗教改革路線改回原本的多神教，加上陵墓被發現時保存完整，成為埃及文化及文物研究的重要人物。

532. 于斯曼 (Joris Karl Huysmans, 1848-1907)，法國作家。一八八〇年代與左拉、莫泊桑、福樓拜、龔固爾是為「五人小組」，共同主張自然主義文學。之後改變書寫風格，一八八四年出版《歧途》，對後世頹廢派小說發展影響甚大。儒勒·布瓦 (Henri Antoine Jules-Bois, 1868-1943)，法國神秘學家，著有《撒旦主義與魔法》(Le satanisme et la magie)。

533. 五芒星是一種魔法標誌，大多外有圓圈圍繞。在西方文明中具有秘傳特性，常用來當作護身符。



534. 加色丁 (Chaldaea) ，在巴比倫新王朝時期 ( 始於西元前六二五年 ) ，是指全巴比倫帝國版圖。

535. 燒炭黨 (Carboneria) ，十九世紀初崛起於義大利的民族主義神秘組織，成立宗旨是驅逐法國及奧地利侵略者，使義大利半島上受外強統治的所有國家統一，建立單一共和國。

536. 以色列爾·雷卡迪 (Israel Regardie, 1907-1985) ，英國神秘學家、作家，曾任被譽為現代神秘學之父的阿萊斯特·克勞利個人秘書。《黃金黎明協會之教誨、禮儀與祭儀原始紀錄》 ( *The Original Account of the Teachings,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 ) 。

537. 《律法之書》 ( *Liber AL vel Legis* ) ，是克勞利成立之泰勒瑪會 (Thelema) 的聖經。

538. 根據克勞利在《律法之書》所述，古埃及神話中法老王守護神、象徵王權的荷魯斯 (Horus) 有兩個面向，哈波奎特斯 (Harpocrates，或 Hoor-par-Kraat) 是被動、純真、具有未知潛力的一面，常以手指放在嘴唇上或蜷曲的嬰兒姿態出現；拉哈奎特斯 (Ra-Hoor-Khuit) 則是主動活潑的積極面向，常以隼頭人身的復仇神形象出現。

539. 巫術 (Goetia) 是神秘學著作《所羅門之鑰》的第一章，論及召喚天使及惡魔的

巫術。克勞利在《律法之書》中亦重新詳加描述如何召喚七十二名魔神。

540. 巴斯 (Bas-Aumgn) 和沙日菲 (Sa-Ba-Fr) 皆是守護天使。

541. 彼得·克洛西莫 (Peter Kolosimo, 1922-1984)，義大利作家，偽考古學推手之一，認為應從古代人類文明與外太空文明有接觸此一假設進行考古研究。《沒有時間的地球》(Terra senza tempo)。

542. 墨西哥猶加敦州 (Yucatan) 北鄰墨西哥灣，州內契琴伊薩 (chich'en itza') 是前哥倫布時期的考古遺址，由馬雅文明所建。

543. 凱爾特主義 (Celtismo)，十九世紀末興起的新異教運動，基本上回歸古老凱爾特神話，融合了泛神論、泛靈論和多神論，藉由不同神秘會社傳播開來。

544. 亞略主義 (arianism)，古埃及亞歷山大祭司亞略 (Arius, AD 3rd) 的神學理論，否認基督的神性，認為只有聖父才是真正的天主，因此削弱了基督教三位一體說，遭斥為異端。

545. 此四種精靈為鍊金術士帕拉塞爾斯 (Paracelsus, 1493-1541) 提出的概念，他將世界分為土、水、火、風(氣)四種元素，每一種元素都有其主掌精靈，稱為元素精靈。

546. 《夢之書》(La Smorfia)，書中記載不同夢境內容皆有相符的數字，借以投注樂透。義大利以拿坡里的《夢之書》最有名，例如貓 || 3，手 || 5，士兵 || 12等。

有學者認為《夢之書》源自卡巴拉傳統，因卡巴拉認為聖經內所有文字或符號都有其神秘意涵，而世界便是有待解碼的符號總和。

547. 拉法耶特侯爵 (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6)，法國將軍、政治家，曾參與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大革命。

548. 查爾斯·霍伊·福特 (Charles Hoy Fort, 1874-1932)，美國作家，知名靈異現象研究者。

549. 歲差 (axial precession) 是天文學中天體自轉軸指向因重力作用緩慢且連續的變化。

550. 潘卓品塔達岩洞 (Caverna da Pedra Pintada)，位於巴西北部的考古遺址，有一萬兩千年前人類遺跡。

551. 優特 (Iod)，希伯來文iod可譯為男性、陽具或亞當。

552. 薩珊王朝 (Sassanid Empire, 224-651)，波斯帝國最後王朝。

553. 西卜林書 (Libri sibillini)，集結以希臘文書寫的神諭成書，現保存於羅馬朱庇特神殿 (Aedes Iovis Optimi Maximi Capitolini) 中。

554. 莉莉斯 (Lilith)，有文獻記載莉莉斯是亞當的第一個妻子，對亞當堅持男女平等，因而被迫離開伊甸園送至紅海，後產下惡魔之子

555. 地母神，或稱大地女神，象徵大地肥沃、豐收；或稱母親女神，代表有很強

的生育力，往往是傳說中整個氏族的母親。即希臘神話中主掌農業的狄蜜特 (Demeter) 。

556. 馬特拉穴居 (Sassi di Matera) ，是指義大利南部馬特拉鎮於十三世紀開始沿山壁鑿穴而居，後逐漸形成當地的民居特色。

557. 厄琉息斯秘儀 (misteri eleusini) ，古希臘位於厄琉息斯 (Eleusis) 的一個秘密教派入會儀式，源自希臘神話農業女神狄蜜特尋找被冥王擄走的女兒珀瑟芬的故事。

558. 楊布里科斯 (Tamblichus, 250-330) ，古羅馬時期哲學家，將新柏拉圖主義、宗教禮拜、神話結合發展成新的神學體系。

559. 阿斯威魯斯 (Ahaverus) ，流浪的猶太人，十三世紀流傳於歐洲的一個傳奇人物。傳說中此人眼見耶穌背負十字架前行出言嘲笑，因此受到詛咒，在世界各地流浪直到耶穌再臨為止。

560. 法國作家于斯曼 (Joris Karl Huysmans, 1848-1907) 小說《那裡》 (La-bas) 書中人物。《那裡》描述神職人員執行黑彌撒和撒旦儀式的故事，堪稱現代撒旦主義的先鋒。于斯曼往來友人不乏巴黎某秘密靈修組織成員，據說與玫瑰十字會有關。

561. 高等魔法 (ritual magic) ，指卡巴拉、黃金黎明協會等以特定儀式所行的魔法。

562. 威卡教 (Wicca) ，盛行於英國和美國的新興多神論靈修教派，以巫術為基礎，

亦被稱為「自然教」。

563. 加爾默羅修會 (Ordo fratrum Beatae Virginis Mariae de monte Carmelo)，十二世紀中葉創建的托鉢修會，謹守清貧苦行會規。

564. 聖衣 (scapolare)，原為本篤會修士工作服，形如長坎肩，後來演變為該修會制服。有些修會會友為能分享修會神恩，會佩戴寬約一至二吋寬之長方形布條以象徵聖衣。

565. 博伊托 (Arrigo Boito, 1842-1918)，義大利作家、作曲家。為威爾第 (Giuseppe Verdi) 的《奧塞羅》(Orello) 歌劇劇本作者。《梅菲斯特斐勒斯》(Mefistofele) 取材自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的《浮士德》(Faust)，梅菲斯特斐勒斯向主挑戰，宣稱可以誘惑年邁的浮士德出賣靈魂而展開的一連串試煉。

566. 喧鬧鬼一詞源自德文 poltergeist，字面意義為「吵鬧的鬼魂」，其現象通常為物體突然自行移動或電器自行開關，至今仍未得到科學解釋，被視為超自然現象。

567. 朱利歐·卡密洛·德米尼歐 (Giulio Camillo Delminio, 1480-1544)，義大利哲學家、人文學者。提出「記憶劇場」概念，將一個圓形劇場空間分成七層，有七條通道交叉穿過，因此被隔為四十九個小空間，每一格空間對應的是神話、卡巴拉及赫耳墨斯主義之象徵圖騰的記憶，也是十六世紀人類文明的集體記憶。為了實

現這個構想，德米尼歐曾向法國國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尋求協助，但最終僅完成可供一人進入的木造模型。相關論述及具體描述，在德米尼歐過世後以《關於劇場》（*L'Idée del Teatro*）書名出版。

568. 迴旋加速器是一種粒子加速器，以高頻交流電壓使帶電粒子加速做迴旋運動。

一九三〇年由美國物理學家恩斯特·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 1901-1958）發明。

569. 「如其在下，如其在上」，語出《翠玉錄》十二條鍊金原則中的第二條，原句為「在上者一如在下者，在下者一如在上者，便可進入合一之美好境界」。赫耳默斯認為自然這個大宇宙和個人的心靈小宇宙是一體和諧、相互映照的。

570. 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德國耶穌會士、哲學家、歷史學家，有四十多部著作，以研究埃及學、地質學、醫學為主，也是以中國為主題出版百科全書作品的第一人。被譽為「百藝大師」。

571. 《埃及之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共三冊，一六五二年至五四年間在羅馬出版，討論加勒底天文學、希臘神話、畢達哥拉斯數學、阿拉伯鍊金術和拉丁文獻學。

572. 赫拉波羅（Horapollon, AD 4th），古希臘時期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學者。

573. 聖書體（Hieroglyph）是古埃及的一種象形文字，主要應用在神廟或紀念性建

築上，只有少數祭司通曉，被稱為「神的文字」。另外兩種象形文字為僧侶體（Hieratic）和世俗體（Demotic），主要應用在紙草或陶器上，以書寫宗教文獻或日常事務文字。

574. 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法國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埃及學家，是第一個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人。一八二六年擔任羅浮宮埃及文物館館長。

575. 托馬斯·伯奈特（Thomas Burnet, 1635-1715），英國神學家。《地球聖論》（*Telluris Theoria Sacra*）初版本於一六八一年以拉丁文出版，一九八四年以英文出版。該書不是從科學角度出發，而是以聖經傳統為依歸，陳述天體演化過程。

576. 布萊斯·德·維吉尼亞（Blaise De Vigenère, 1523-1596），法國外交官、密碼學家。《論數值》（*Traité des chiffres*），談密碼學，一五八五年出版。作者在該書中他發明了一種加密演算法「自動密鑰密碼」。所謂「數值」應是指「數字」。

577. 羅森洛斯（Christian Knorr von Rosenroth, 1636-1689），德國希伯來語言學家。《卡巴拉完全揭密》（*Kabbala denudata*），一六八四年出版，羅森洛斯認為透過卡巴拉能夠驗證基督教義。

578. 麥奎格·馬瑟斯（McGregor Mathers, 1854-1918），英國神秘學家，是卡巴拉分支黃金黎明協會的創始人之一。

579. 黃金黎明協會（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或譯黃金黎明赫耳墨斯修

會)，一八八八年在倫敦成立，等級結構及禮儀皆十分嚴謹，並分為外修會和內修會，魔法實務不得傳予外修會。以黎明象徵心靈之甦醒、啟發及自覺，結合塔羅牌、占星術及卡巴拉，對二十世紀西方神秘學研究影響甚鉅。

580. 卡納馮助爵 (George Edward Stanhope Molyneux Herbert, 5th Earl of Carnarvon, 1866-1923)，英國貴族，資助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 (Howard Carter, 1874-1939) 挖掘出位於埃及帝王谷的法老王圖坦卡門陵墓。尚未開棺前，卡納馮助爵突然過世，法老王詛咒之說甚囂塵上。

581. 希羅多德 (Herodotus, BC 5th)，古希臘歷史學家、作家，將周遊列國之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著有《歷史》一書。西塞羅稱他為「歷史之父」。也有研究認為該書為杜撰之作。

582. 皮亞齊·史密斯 (Charles Piazzi Smyth, 1819-1900)，英國天文學家、金字塔學家。

583. 腕尺 (cubit)，指手肘到中指指尖的距離，亦稱為「肘」。

584. 查里斯·皮亞齊·史密斯 (Charles Piazzi Smyth, 1819-1900)，英國天文學家和金字塔學家。《我們得自大金金字塔中的遺產》(Our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 記錄了他對大金字塔所做的精密測量，並確立了中心位置的經緯度。

585. 《勝利之歌》(Yankee Doodle Dandy)，一九四二年美國音樂電影，男主角詹姆



斯·卡格尼 (James Cagney, 1899-1986) 以此片贏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586. 弗林德斯·皮特里 (Flinders Petrie, 1853-1942)，英國首席埃及學家、考古學家。最有名的發現是一八九六年底比斯古城的麥倫普塔赫石碑 (The Merneptah Stele)。

587. 十九年周期亦稱為默冬周期。默冬 (Meron, BC 5th) 為古希臘天文學家，發現十二個朔望月加總一年天數為三百五十四天，比太陽年少了十一天。因此引入十九年七閏月模式，讓太陰曆和太陽曆相符。

588. 普瓦捷 (Poitiers)，位於法國中西部，自古即為戰略防禦重鎮。七三二年法蘭克人在此打敗了從西班牙入侵的伊斯蘭軍隊。

589. 阿塔洛斯一世 (Attalus I, 241BC-197BC)，統治愛奧尼亞的希臘城邦帕加馬 (Bergama)。是小亞細亞希臘城邦的保護者，多次對抗蠻族入侵。

590. 西門 (SimoneMagus)，根據新約聖經〈宗徒大事錄〉第八章記載，西門為撒馬利亞巫師，行邪術，自稱「大能者」。後信服聖道而受洗，但仍被伯多祿指責心懷不正。被視為基督教的早期異端人物。

591. 亨利·柯爾班 (Henri Corbin, 1903-1978)，法國哲學家、東方學家，其研究著重於重新發掘伊朗伊斯蘭教的靈知傳統。《聖殿與冥想》(Temple et contemplation)。

592. 薩洛共和國 (Repubblica di Salò, 1943-1945) · 即義大利社會共和國 (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希特勒在義大利北部扶植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府所在地為薩洛，故亦稱薩洛共和國。

593. [日]多猶 (Pietro Badoglio, 1871-1956) · 一九四二年七月下旬墨索里尼被國王罷免後，接任義大利首相職務。

594. 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巴多猶政府宣布與盟軍停戰，並秘密進行談判。希特勒便揮軍南下，占領義大利拿坡里以北領土，救出墨索里尼後扶植成立義大利社會共和國，傀儡政府定都義大利北部薩洛。

595. 閃電俠迪克 (Dike Fulmine) 是義大利法西斯當局禁止美國漫畫進口後，出版社為滿足讀者需求於一九三八年自創的漫畫人物。迪克是芝加哥警察，為因應法西斯政策，打擊的犯罪對象大多有種族色彩，包括猶太人、黑人、亞洲人和南美洲人。二次大戰爆發後，迪克便轉型為不折不扣好勇鬥狠的義大利士兵，並且放棄「迪克」此一外來名字，直接用閃電俠稱之。

596. 貝蒂諾·里卡索利 (Bettino Ricasoli, 1809-1880) ，義大利政治家，曾任翡冷翠市長，繼卡富爾之後出任義大利王國首相。

597. 波爾多伊 (Pordoi) ，位於義大利東北部阿爾卑斯山麓。

598. 斯特力亞之石 (Sasso di Siria) ，位於義大利東北方，阿爾卑斯山脈的一座山，高二四七七公尺。

599. 夏至之役 (Battaglia del Solstizio) ，是一九一八年六月義大利皇家軍隊和奧匈帝國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一場大型戰役。義大利詩人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 以夏至命名。

600. 受羅馬皇帝迫害的基督徒聖克里斯皮諾 (San Crispino, AD 3rd) 殉道日，訂為十月二十五日。

601. 拿戈瑪第經集 (codici di Nag Hammadi) ，一九四五年在上埃及拿戈瑪第發現的莎草紙古籍，共五十多篇，多為早期基督教的諾斯底教派經書，以科普特語寫成，很可能翻譯自希臘文。

602. 阿塔諾 (Aranòr) ，是義大利一家專門出版神秘學書籍的出版社，成立於一九一二年。阿塔諾原是指鍊金術士以金屬煉出賢者之石時所用的鍋爐。

603. 錫塔琴 (sitar) ，一種長頸印度古琴，形似吉他。

604. 桂羅美·波斯特 (Guillaume Postel, 1510-1581) ，法國語言學家、天文學家及人文主義學者。為尋求人類和平和諧，鑽研世界語，也是卡巴拉的代表人物之一。

605. 托馬索·噶宗尼 (Thomaso Garzoni, 1549-1589) ，義大利作家。《形形色色塵世智者之劇場》 (Il Teatro de vari e diversi cervelli mondani) 。

606. 方濟嘉布遣會 (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 ，是方濟會分支之一的托鉢修會。

607. 阿爾瑪橋 (Pont de l'Alma) ，巴黎塞納河上的拱橋，建於一八五四年至五六年間。

608. 聖伊沃·達爾維鐸 (Saint-Yves d'Alveydre, 1842-1909) ，法國醫生，十九世紀神秘學代表人物。提出「菁英集權制度」(Synarchism) ，認為應該要依循他所認定的宇宙法則建立強勢的菁英政府，萬事萬物各得其所各有所本，然後才能達到和諧。如玫瑰十字會和聖殿騎士團都是能以心靈感應方式跟世界的秘密領導人溝通的菁英組織，因此符合統治國家的資格。

609. 歐仁妮皇后 (Eugénie de Montijo, 1826-1920) ，西班牙貴族，法王拿破崙三世之妻。

610. 十八世紀嚴規共濟會社 (Order of Strict Observance) 提出「未知的高階上級」(Superiori sconosciuti) 一詞，稱其為帶領共濟會走向正途的領導人，不是真正的人類，而是居住在星界的生物，散發對人類有益的神秘影響。亦有一說，這些未知的高階上級乃世界之王的僕人，建立了所有重要的神秘組織如玫瑰十字會、光明會、共濟會和錫安會，以呼應真實的地底世界。

611. J. M. 赫內斯·朗斯基 (Josef Maria Hoene-Wronski, 1776-1853) ，波蘭哲學家、數學家、發明家，與馬賽天文台合作期間，提出宇宙起源和結構的理論，可惜不但

未獲肯定，反而招來諸多譏諷。保羅·瑟德爾（Paul Sédir, 1871-1926），法國神秘主義學者。《玫瑰十字會之歷史與教義》（*Histoire et doctrine des Rose Croix*）。

612. 黑軍旅（*Brigade Noire*）是二次大戰末期墨索里尼在北義建立的偽政權義大利社會共和國準軍事部隊，是法西斯黑衫軍行動小組的下屬單位，主要由法西斯黨內激進人士組成，缺乏正規軍事訓練，多以暴力手段對抗民間游擊隊。今指新法西斯分子或右派極端主義分子。

613. 法蘭西行動聯盟（*Action française*）是一八九九年由法國哲學家凡吉耶斯（Henri Vaugois, 1864-1916）和記者皮猷（Maurice Pujol, 1872-1955）創立的反國會、反民主政治運動組織，與歐洲法西斯路線接近。

614. 費邊社（*Fabian Society*），由英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發起的社會主義團體，成立於一八八四年，倡導務實的社會建設及社會服務，主張以漸進改良手法走向階級平等的社會主義。

615. 蒙面黨（*La Cagoule*），全名為國家革命秘密行動組織（*Organisation secret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nationale*），法西斯路線的法國反共暴力組織，崛起於三〇年代，指在推翻法國第三共和。

616. 胡松（Raoul Husson, 1901-1967），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四〇年代與其他法國數學家集體以尼古拉·布爾巴基（Nicolas Bourbaki）為名發表現代高

等數學論述，重新建立現代數學的架構。共同編寫完成的著作為《數學原本》（*Éléments de mathématique*）。

617. 侯傑·梅諾維（Roger Mennevé, 1885-1973），法國作家、記者。創辦《政治、外交、財經文件》（*Documents politiques, diplomatiques et financiers*）期刊，是知名的反共濟會人士。

618. 維勒馬雷斯特（Pierre Faillat de Villemarest, 1922-2008），二次大戰期間擔任對德反間諜工作，戰後曾任記者、作家，專攻國際關係研究。認為義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美國新政和法國維琪政府都是由一個名為「辛那其」（*Synarchie*，即普英極權）的組織所煽動，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也是該組織成員。

619. 羅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 1574-1637），英國醫生、鍊金術士，也是神秘主義哲學家。《兩宇宙誌》（*Historia Utriusque Cosmi*，全書名為 *Utriusque Cosmi, maiores scilicet et minores, metaphysica, physica atque technica Historia*），一六一七年至一六二一年間於德國出版。書中將世界分為二個：一是大世界，即宇宙；一是小世界，即塵世。

620. 《人民地獄大爆炸》（*Hellapoppin*）是百老匯音樂劇，自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演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創下當時最多場次紀錄。一九四一年搬上大銀幕，是喜劇電影的重要代表作。

621. 真福道明·沙維豪 (Domenico Savio, 1842-1857)，幼年即受宗教啟發，堅守教義，被視為得主恩寵的基督徒完美典範。據稱透過沙維豪的祝禱，疾病可獲痊癒。他因病早逝後亦曾顯現在父親面前。諸多奇蹟讓他在1950年被列為真福 (Beato)，一九五四年封聖。

622. 歐涅·柯曼 (Randolph Denard Ornette Coleman, 1930-2015)，美國爵士樂演奏家，是即興發揮風格的「自由爵士樂」(free jazz) 重要推手。

623. 《憂傷山莊》(Villa triste) 是法國小說家、二〇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 (Patrick Modiano, 1945-) 於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小說：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青年施馬哈為避免被徵召入伍，躲在靠近瑞士的小鎮，認識一名年輕女演員伊芳·嘉柯後墜入愛河。透過主角的境遇，描繪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裡失落的青春和稍縱即逝的時光，尋覓自我與人生意義。

624. 奧斯卡·雷文特 (Oscar Levant, 1906-1972)，美國作曲家、演員。

625. 薩卡利 (Emilio Salgari, 1862-1911)，義大利知名冒險小說家，最為人熟知的是綽號為馬來西亞之虎的海盜桑多亢 (Sandokan) 系列小說。

626. 小巨角戰役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 是十九世紀在北美發生的印第安戰役之一。由於白人拓荒者湧向美國中西部淘金，屢遇當地印第安人襲擊，因此卡斯特中校奉命圍剿卻遭埋伏而全軍覆沒。

627. 所羅門·德·考克斯 (Salomon de Caus, 1576-1626)，法國建築師、工程師，因為信奉新教，受英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之邀移居英格蘭。在建築、機械、水利工程、音樂上都有傑出表現。

628. 皮崎內利 (Filippo Picinelli, 1604-1679)，義大利奧古斯丁會會士，認為主創造的世界宛如一本符號書。編纂了一本超過千頁的百科全書《符號世界》(Mundus Symbolicus)。

629. 阿爾恰托 (Andrea Alciato, 1492-1550)，義大利法學家，遊走四方講學。一五三四年授權出版的《寓意圖示書》(Andreae Alciati Emblematum Libellus·巴黎)，收錄了兩百多幅寓意畫，搭配格言或警世詩，之後有百餘種版本流傳。這類文本在十六、十七世紀蔚為風潮。

630. 「普世性，全體性，亙古不變」(Quod ubique, quod ab omnibus et quod semper)，語出天主教徒聖文生 (Vincentius Lirinensis, AD 5th)。他認為要避免隱藏在異端中的欺詐，必須以這三點做為評斷真理的原則。

631. 金牛犢是聖經中摩西上山領受十誡時，由以色列人製造出的一尊偶像。摩西得知消息後摔碎了寫有十誡的石碑，也砸毀了金牛犢。

632. 伊爾松 (Hirsau)，位於今德國西南方。伊爾松修道院屬於本篤會，是中世紀主張回復本篤修道團嚴格規矩，專心追求靈性經驗，減輕勞動工作，建立經濟組織



以擺脫世俗控制的修道運動克呂尼改革（Cluniac Reforms）之重鎮。伊爾松修道院並首創「世俗弟兄」制度，讓低下階層之人進入修道院內從事農業、手工業等勞動服務。

633. 聖加崙（San Gallo），位於今瑞士東北部。有聖加崙隱修院，建於六一二年。

634. 中世紀鍊金術士多認為水銀（熱、乾、雄性）和硫磺（冷、濕、雌性）是賢者之石的兩大主要成分，另一要素則是鹽。而代表水銀與硫磺結合的圖像，便是一雌雄同體雙頭少年，被稱為萊比斯（Rebis），手中握有Y形符號，指鍊金術的兩條岔路，唯有真正掌握方法的人，才知道如何選擇。鍊金過程分為三階段：先讓鍊金原料熔化解，稱為黑化（死亡）；之後進行蒸餾淨化，是為白化（重生）；最後重新合成靜止，是為紅化（萌芽）。

635. 貞女之乳（latte di Vergine）在鍊金術中意指賢者之石。有人說賢者之石如賢者之子，須以貞女之乳汲養方能得之。或認為賢者之石與貞女之乳相同，都是長生不死之源。

636. 《論何蒙庫魯茲》（*De Homunculis*）；《作品全集增補》（*Operaum Volumen Secundum*）。

637. 浮沉子是法國科學家笛卡兒用來演示液體浮力、氣體可壓縮性的儀器。將一個底端有小洞的空玻璃瓶放進裝滿水的容器中，將容器開口以薄膜密封，空玻璃瓶會

隨著施壓在薄膜上的力量大小而在容器中浮沉。此儀器法文名為 *ludion*，亦被稱為小惡魔。

638. 阿特弗斯 (Arephius, AD 12nd)，生平不詳。咸認為是數本鍊金術著作的作者，但文本出處不明。文藝復興則有傳說他出生於西元一至二世紀，逝於十二世紀，之所以如此長壽是因為服用鍊金術萬靈藥的緣故，而他在《秘本》( *Liber secretus* ) 一書中確實宣稱自己一千多歲。

639. 狄奧尼修斯之耳，指義大利西西里島東南部西拉古薩 (Syracusa) 一人工開鑿的石灰石洞穴，形似驢耳，傳音效果佳。據說是當地古希臘獨裁君王狄奧尼修斯 (Dionysius) 命人打造囚禁人犯之處，在洞穴頂端留一小孔以便偷聽他們的談話，故得其名。

640. 巴爾薩摩 (Giuseppe Balsamo)，即義大利探險家、神秘學家和鍊金術士卡猷斯托 (Cagliostro)。他以卡猷斯托 (Alessandro di Cagliostro) 之名遊走歐洲各國，曾多次遭舉發詐騙，在法國受路易·勒內·愛德華·羅昂 (Louis René Édouard de Rohan) 樞機主教賞識，擠身上流社會，日後成立共濟會埃及禮儀，並被尊為魔法師。

641. 馬勒侯 (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國作家。在戴高樂政府擔任文化部長 (1959-1969)，致力於推動法國文化。其重要事蹟之一即清洗巴黎古蹟建築

外牆。

642. 馬克西姆下水道 (Cloaca Massima) 是古羅馬於西元前六世紀建造的下水道，其名之意為「最大的下水道」。

643. 柯爾貝爾 (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法國政治家，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倚重的大臣，曾負責督導建築及營造業，建立了運河及道路系統。推行重商主義，設立東、西印度公司，使法國的殖民地與貿易皆大幅擴張。

644. 鐵面人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間的神秘囚犯，始終戴著黑色面具，真實身分成謎，眾說紛紜。

645. 奧斯曼男爵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受拿破崙三世重用的都市計畫師，對巴黎進行大幅改造，重新建立下水道、橋梁、道路、照明系統。

646. 讓·德斯巴涅 (Jean d'Espagnet, 1564-1637)，法國政治家，曾任波爾多國會議長，著作《赫耳墨斯奧秘哲理》(Arcanum Hermeticae Philosophiae) 與鍊金術有關。

647. 聖雅納略 (San Gennaro, AD 3rd)，拿坡里主教，同時被羅馬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尊為聖人，相關生平文獻紀錄付之闕如。

648. 米歇爾·豪爾 (Michel Raoult, 1931-)，研究共濟會學者，也擔任電視及廣播教

育節目製作人。參與多個德魯伊團體活動，著有《德魯伊，當代凱爾特秘密會社》（*Les druides. Les sociétés initiatiques celtes contemporaines*）。

649. 利雪（Lisieux），法國西北方市鎮。

650. 克朗瑪克諾斯（Clonnacnoise），愛爾蘭中部小鎮。

651. 皮諾托里內塞（Pino Torinese），義大利西北方小鎮。

652. 支石墓（dolmen），史前時期石墓的一種，多為數塊巨石立於地上往一邊傾斜，上覆另一巨石，其架構形成的內部空間做為墓室之用。支石墓多見於歐洲及東北亞。

653. 圖基教（thuggee），指印度一個神秘教派，以偷竊、綁架、暗殺聞名。信奉卡莉女神（Kali），專門劫殺旅人後做為祭獻，十九世紀在英國殖民政府強力鎮壓下遭徹底瓦解。義大利知名冒險小說家薩卡利（Emilio Salgari, 1862-1911）在以印度為背景的小說中亦提及此一組織及四節長號角（ramsinga）。

654. 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1923-1999），美國小說家、劇作家，其黑色幽默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以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背景，描述美國空軍飛行員面對上級不合理的要求本欲借第二十二條軍規精神異常者本人得申請停飛，但若果真精神異常又如何能提出申請之荒謬情事隱喻美國社會的官僚與混亂。

655. 瑞歐莫 (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 , 法國科學家、物理學家, 發明列氏溫度計, 水的冰點為零, 沸點為八十度。

656. 水銀之靈 (spirito di mercurio) 在鍊金術中定義如下: 「我是一隻古老的龍, 地球上無所不在, 年輕而老邁, 強壯而脆弱, 死亡又復活, 可見又不可見, 堅硬而柔軟, 下至地心, 上之雲端, 是最高也是最低, 是最輕也是最重, 是幽暗也是光明。大家知道我是誰, 但我其實不存在」。

657. 摩西·科多維洛 (Moses ben Jacob Cordovero, 1522-1570) , 猶太卡巴拉學者, 提出四世界、無限 (Ein Sof) 、流溢等觀點論述卡巴拉哲學, 是卡巴拉中期發展的重要推手。

658. 在《光明之書》(Sepher ha-Bahir) 中, 力量 (Geburah) 被視為「主的左手」, 其本質為惡。盲者伊撒格也認為神性中有惡/死亡與善/生命對峙, 維持平衡狀態。「左」在義大利語中, 亦有邪惡之意。

659. 吉羅拉莫·卡爾達諾 (Girolamo Cardano, 1501-1576) ,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數學家、醫生、天文學家及哲學家。《辛奈西斯的論夢書》(Somniorum Synesiorum) 是評註古希臘哲學家辛奈西斯 (Synesius, 370-413) 的《論夢》(De somniis) 一書。

660. 生命樹 (Etz haChayim) , 卡巴拉思想中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以生命樹之圖示

說明世界創造的程序。生命樹由十個質點、知識 (Darth) 和三根平行垂直柱構成，左右兩柱上各有三個質點，中柱上則有四個質點。質點間共有二十二條路徑，各自對應一個希伯來字母。聖光以及人的意識經由這些路徑上下流溢，讓靈魂得以成形，也讓造物得以回溯原真。

661. 夸克 (quark)，構成物質的基本單元，彼此結合形成複合粒子是強子，強子中的質子和中子則是構成原子核的單元。

662. 特利斯莫辛 (Salomon Trismosin)，生平不詳，咸認為他是另一位鍊金術士帕拉塞爾斯的老師，十五世紀上半葉廣為流傳的手抄本《太陽之光》(Splendor Solis) 亦出自他之手，內含二十二幅珍貴袖珍泥金裝飾畫，不僅記錄了鍊金術的重要符號，更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一五九八年以德語出版的《金羊毛》(Aureum Vellus) 將《太陽之光》完整收錄書中，載明作者是特利斯莫辛，那是他的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現在文史資料上。

663. 《沉默之書》(Murus Liber)，一六七七年出版，鍊金術、神秘學之書。書中僅收錄十五幅版畫，無文字說明，僅有致讀者短語：「祈禱，閱讀，閱讀，閱讀，再閱讀，便會找到」(Ora, Lege, Lege, Lege, Relege, Labora et Invenies)。

664. 盧洛 (Raimondo Lullo, 1235-1316) 是西班牙哲學家、傳教士及文學作家，著作眾多，也有以邏輯組合為基地的「大藝術」(Ars Magna) 作品及具體的機械作品。

十四世紀起有諸多鍊金術書籍以盧洛之名流傳於世，其實為匿名作者之作，一般以「偽盧洛」稱之。

665. 強納森·史威夫特 (J. Swift, 1667-1745)，愛爾蘭作家、牧師。以風格犀利的諷刺文學作品表達他對政治、宗教腐敗現象的不滿。著有《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666. 無限猴子定理 (Infinite monkey theorem)，讓猴子無限期在打字機上隨意敲打，最後幾乎必然能打出特定文句，包括莎士比亞著作。用以闡述當時間拉長到無限的時候，機率便會大於零。

667. 帕潘 (Denis Papin, 1647-1712)，法國物理學家、數學家、發明家。他發明的蒸汽炊鍋是壓力鍋的前身。

668. 無曲折拉丁語 (Latino sine flexione) 是義大利數學家佩亞諾 (Giuseppe Peano, 1858-1923) 於一九〇三年發明的人造語言，是古典拉丁文的簡化版，取消了所有變格。他用無曲折拉丁語上課、發表文章，但是這個語言始終未能普及。

669. 切列米斯語，也稱馬里語 (Mari language)，是芬蘭語的亞語支，主要語言人口約六十萬人，主要分布在俄羅斯聯邦成員國一帶。

670. 沃慕斯 (Ormus)。根據十八世紀流傳的說法，玫瑰十字會是耶穌門徒馬可讓埃及亞歷山大的諾斯底主義賢哲沃慕斯及其六位追隨者皈依後成立的，時間為

四六年。

671. 加納婚宴 (nozze di Cana)。根據新約聖經〈若望福音〉第二章，耶穌帶門徒去參加加納婚宴時，行了第一個神蹟，讓喝空的水缸裡裝滿紅酒。

672. 「泰爾城的妓女」語出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第二十三章，預言撒旦傀儡政權將遭遇浩劫，其中泰爾城將如妓女般被遺忘。

673. 麥可·貝金特 (M. Baigent, 1948-2013)，紐西蘭歷史學家，現定居英格蘭；理查·利 (R. Leigh, 1943-2007)，美國短篇小說作家；亨利·林肯 (Henry Lincoln, 1930-)，英國作家，三人合著多本著作皆與聖殿騎士、共濟會等有關，其中最有名的是《聖血與聖杯》(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674. 雷恩堡 (RennesleChâteau) 是法國南部小鎮。一八八五年六月，年輕的教區神甫貝赫涅·索尼埃 (don Berenger Saunière, 1852-1917) 新到任，決定為當地於一〇八九年興建、紀念抹大拉的一座教堂進行修繕。工程中發現埋在聖壇下方的兩卷羊皮紙文獻，之後索尼埃開始頻繁與諸多知名人士書信來往，而且不僅教堂修繕工程費用遠遠超過教會補助，索尼埃還另外修築雷恩堡的聯外道路，且修繕後的教堂裝飾風格不盡符合基督教義，反而帶有赫耳墨斯的象徵符號。遭到教會質疑的索尼埃拒絕說明資金來源。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七日向來健康的索尼埃突然中風，五天後逝世。



675. 柏拉圖稱造物神 (demiurge) 為世界的原因，祂的工作是形塑並給予秩序，讓原本混亂無序的原質 (prime matter) 形成秩序，但並不負責「無中生有」之創造。

676. 乙太 (aether)，亞里斯多德假設存在的五元素之一（土、水、火、空氣、乙太），十九世紀物理學家認為乙太是電磁波的一種傳播媒質。

677. 《昆斯提斯·蘇菲亞》(Pistis Sophia) 是諾斯底福音書，亦譯為《信仰智慧》(古希臘文 sophia 一詞是「智慧」)，或稱《救世主之書》，以古埃及科普特語 (Coptic) 書寫，據信完成於西元三世紀下半葉。內容敘述耶穌復活後繼續留在人世間十一年，教導其弟子到達第一階段的奧秘，將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比擬為靈魂的沉淪與昇華，同時描述諾斯底的宇宙論，以及為了達到救贖必須超越的三十二種世俗欲望。

678. 「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出自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535BC-475BC)，他認為一切皆流，無物常駐。既然一切都在變化中，唯有變才是不變，因此「我們存在又不存在」。

679. 諾斯底將人分為三個級別：最高為屬靈者 (Pneumatic)，中為屬魂者 (Psychics)，下為屬物者 (Hylics)。

680. 見譯註 634。

681. 桑帕尤·布魯諾 (Sampaio Bruno, 1857-1915)，葡萄牙作家、哲學家，被尊為葡

葡萄牙哲學之父。《愛情騎士》（*Os Cavaleiros do Amor*）。

682. 盧西塔尼亞（Lusitania，或譯琉息太尼亞），古羅馬帝國時期的行省，範圍在今葡萄牙、西班牙西部。盧西塔尼亞人起源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來自阿爾卑斯山，有人則說盧西塔尼亞認為原住民，或源自凱爾特族人。

683. 法蘭德斯（*Vlaanderen*），原為中古歐洲封建國家，通常為法蘭西王國封邑。十一世紀因紡織貿易致富，極盛時期領土包含今比利時及法國東北一帶。今指比利時的荷蘭語區。

684. 曼紐爾風格（*Manueline*）是葡萄牙在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中葉海權發展鼎盛期間，在建築和藝術上呈現的獨特風格，以當時在位君主曼紐爾一世（*Manuel I*）。建築特色在於柱身扭轉，窗框雕飾繁瑣細膩，並會在石材上加入大自然素材如貝殼，以及船錨等象徵海權的圖騰。

685. 五朔節（*Belane*），源自於凱爾特族的傳統節慶，每年於四月三十日晚上或五月一日晚上舉行，點燃篝火以迎接夏季來臨。

686. 此指但丁的創作靈感來源貝雅翠絲（*Beatrice di Folco Portinari*），據說他們第一次相見便是在五朔節慶上。當時貝雅翠絲年僅八歲。

687. 班諾克本戰役（*Battle of Bannockburn*），是英國歷史上的著名戰役。一二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蘇格蘭軍隊以寡擊眾，打敗了入侵的英格蘭軍隊，在第一次獨立

戰爭中至為關鍵，蘇格蘭地位進而獲得羅馬教宗認可。

688. 《來世生活》 (*Hayye ha-Olam ha-Ba*)。

689. 瑪利安堡 (*Marienburg*) 位於波蘭馬爾堡 (*Malbork*)。

690. 阿其翁派 (*Archontici*)，西元二世紀左右崛起的諾斯底教派。此名源自希臘城邦的雅典執政官 (*Archon*)，因為他們相信宇宙有八重天，最初七重由執政官掌管，天使和靈魂輔佐。第八重天是光之至尊聖母蘇菲亞的住所。

691. 撒巴特 (*Sabaot*) 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是上主諸多名稱之一，在聖經中是「萬軍的上主」。在阿其翁派中撒巴特是魔鬼之父，與夏娃結合後孕育人類。

692. 感恩派 (*Euchites*)，分布於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南部沿海的基督教派，過著與世隔絕的獨居或群居生活，基於原罪認知，認為每個人出生都帶著一個魔鬼，禱告是戰勝魔鬼的唯一利器。在四三一年以弗所大公會議中被斥為異端。有人認為十世紀崛起於色雷斯的波格米勒派是受到感恩派的影響。

693. 波波利派 (*Borbories* 或 *Borbrians*)，根據某些文獻記載，是行事放蕩的諾斯底分支教派，教義與阿其翁派類似。

694. 斯塔提歐提齊派 (*Sraticici*)，波波利派的分支團體，字源為 *sratatos*，指武器。

695. 菲比歐尼齊派 (*Phibionites*)，波波利派的分支團體。

696. 芭碧蘿派 (*Barbelo*)，諾斯底分支教派，信奉至尊女天神芭碧蘿，認為她為最初

天使的母親，是物質世界主宰的配偶。

697. 聖像破壞運動 (Iconoclasm)，西元八、九世紀間，東羅馬帝國皇帝般不僅指崇拜偶像法令，藉此打擊羅馬教會和希臘教會的勢力，並沒收教會財產。可說是帝國與教會爭奪控制權的鬥爭。

698. 卡洛揚 (Kalojan, 1168或69-1207)，又名Joannitsa。在位期間遇到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原本願意與十字軍聯手對抗拜占庭軍隊，但遭到拒絕。

699. 維拉哈都因 (Geoffroi de Villehardouin, 1160-1213)，參加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君士坦丁堡圍城之役的史詩作家，以散文形式記錄攻城過程，完成《君士坦丁堡征服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

700. 大宣言 (Megale Apophasis)，根據三世紀羅馬神學家希波利圖斯 (Hippolytus) 所言，《大宣言》是「大能者」西門的著作，記錄其主要教義。

701. 卡丹格板紙 (Cardan grille)，中世紀的書信加密法，利用挖好孔的格板紙書寫隱藏訊息，閱讀人必須擁有同樣的格紙才能解讀。

702. 伊阿宋 (Easun) 是希臘神話中奪取金羊毛的重要英雄。為搶回被篡奪的王位，他答應取回金羊毛做為報酬，在梅狄亞協助下完成艱困任務，兩人結為連理，但後來拋棄妻子遭梅狄亞報復喪命。

703. 光明會 (alumbados)，西班牙十六世紀以神秘宗教團體形式出現的宗教運動，

宣揚可以跟自己的靈魂對話，透過神魂超拔和神秘經驗中的聖靈降臨與主直接接觸，藉此淨化靈魂，無須借助權威的天主教當局。一五一二年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判定為異端。

704. 馬薩林樞機主教 (Jules Cardinal Mazarin)，法國外交家、政治家，接續黎胥留的中央集權政策，擔任法王路易十四時期首相。

705. 加布里埃爾·諾德 (Gabriel Naudé, 1600-1653)，法國圖書館學者、歷史學家，在著作《關於圖書館的幾點意見》(*Advis pour dresser une bibliothèque*) 中闡述了他對公共圖書館的理想，認為圖書館應為全民所用，不僅收藏古代善本，也應蒐集近代文史及不同觀點的圖書，建立科學管理制度。

706. 哈西迪教派 (Hasid)，西元前三至二世紀興起的猶太教派別，意為「虔誠者」，以復興猶太國為宗旨。當代的哈西迪教派則被視為正統派，十八世紀興起於東歐，受猶太神秘主義影響，但反對苦修主義。

707. 佩德羅·努內斯 (Pedro Nuñez, 1502-1578)，葡萄牙數學家、宇宙誌學者。

708. 契丹 (Carai)，馬可波羅在遊記中以此名稱呼中國北方，今指中國。

709. 西北水道 (Northwest Passage) 是穿越加拿大北極群島，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

710. 弗羅比舍 (Martin Frobisher, 1535-1594)，英國航海家，為尋找西北水道完成三

次航海探險，但僅到達加拿大東北方，未盡其功。

711. 法蘭西斯·德瑞克 (Francis Drake, 1540-1596)，英國航海家，曾循麥哲倫航線航行，完成環球航海壯舉。

712. 麥卡托 (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法蘭德斯數學家、天文學家、地圖學家。發明一種等角的地圖投影法，經緯線始終垂直相交，讓世界地圖可繪製在長方形圖紙上，並可顯示任兩點間的正確方位，名為麥卡托投影法。

713. 奧特流斯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法蘭德斯地圖學家、地理學家，繪製地圖集《地球概貌》(Theatrum Orbis Terrarum) 第一人。

714. 賈克·迪紹蘇瓦 (Jacques Duchaussoy, ?)，法國作家。其著作《培根、莎士比亞，或聖日耳曼?》(Bacon, Shakespeare ou Saint-Germain?) 討論培根是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兩位文豪背後幽靈寫手的可能性。

715. 愛德華·凱利 (Edward Kelley, 1555-1597)，英國鍊金術士、靈媒，能用水晶球召喚亡靈和天使，與迪伊合作研究魔法。因偽造文件被英國法庭判刑割耳。後投效魯道夫二世，但鍊金始終不見成果，遭皇帝下獄後喪命。

716. 羅傑·培根 (Roger Bacon, 1214-1294)，英國哲學家、科學家、神學家及鍊金術士。方濟會修士，強調觀察事物的重要性，咸認為是經驗主義之父。

717. 愛德蒙·史賓賽 (Edmund Spenser, 1552-1599)，英國桂冠詩人，仿效亞瑟王傳

奇的騎士史詩傳奇故事，完成《仙后》（*The Faerie Queene*），向伊莉莎白女王一世致敬。

718.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1533-1603），都鐸王朝最後一位君主，終身未嫁，史稱童貞女王或聖潔女王（*The Virgin Queen*）。

719. 托法娜仙液（*Acqua Tofana*）是十七世紀西西里宮廷女官朱莉亞·托法娜調配的毒汁，含有砷、鉛和顛茄，無色無味，可摻入食物或飲水中，專售給對丈夫不滿，寧願守寡的婦女。

720. 阿塔納斯·柏拉斯（*Athanasius Pernath*）是奧地利小說家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 1868-1932）於一九一四年發表的小說《戈倫》（*Golem*，或譯《魔偶》）主人翁。故事描述寶石切割師傅柏拉斯一日在布拉格主教堂內與另一人交換帽子後，重回他在布拉格猶太區的前世人生，因此遇到了他的靈魂戈倫，見證了布拉格猶太區的眾生相與興衰史。真幻古今交錯，本尊分身同現，可說是中歐表現主義藝術之始。

721. 托特（*Thoth*）是古埃及神話的智慧之神，等同於希臘神話中的赫耳墨斯。相傳他是古埃及文字的發明者，古時候被尊為「三倍偉大的赫耳墨斯」，是最偉大的哲學家、祭司和國王。另一解釋則是托特掌管宇宙智慧三大面向：鍊金、占星和巫術。

722. 依則貝兒 (Jezebel)，舊約聖經〈列王紀〉記載她是腓尼基公主，嫁給以色列王阿哈布，膜拜巴耳神像，追殺耶和華信徒，被視為瀆神之人。

723. 卡里加里指一九二〇年德國默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 中主角，是表現主義電影的代表作，片中虛實難辨，常玩分身遊戲。

724. 凱利再赴布拉格投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但鍊金始終未成功，遭皇帝下獄關在莫斯特 (Most) 的城堡裡，據說凱利用繩索企圖從塔牢逃跑，但因繩索過短而摔落重傷不治。

725. 堂伊西德羅·帕洛迪 (don Isidro Parodi) 是阿根廷作家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與阿多弗·畢歐伊·卡薩雷斯 (Adolfo Bioy Casares, 1914-1999) 合寫短篇小說《堂伊西德羅·帕洛迪的六個問題》(Seis problemas para don Isidro Parodi) 書中主角。原為理髮師，遭誣陷殺害軍官判刑二十年，能在獄中憑藉訪客帶來的片段訊息發揮偵探本能破解懸案。

726. 此指喬丹諾·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1548-1600)，義大利哲學家、道明會修士，出生於拿坡里附近的諾拉鎮，提出宇宙無限說，並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大力批判經院哲學，因異端罪下獄，後在羅馬處以火刑。

727. 戈特利布 (Gottlieb) 是美國最大的彈珠台製造商。

728. 依納爵·羅耀拉 (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西班牙貴族，耶穌會創始人。



729. 法國共和曆 (calendrier républicain) 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採用的曆法，由數學家約瑟夫·拉格朗日伯爵 (Joseph Lagrange, 1736-1813)、佩呂斯伯爵加斯帕·蒙日 (Gaspard Monge, 1746-1818) 及法布爾·代格朗汀 (Fabre d'Églantine) 共同研擬制定，旨在排除宗教對生活的影響。以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的一七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為元年元月元日，一年十二個月，每月三週共三十天，一週十日，以植物、礦物及動物為日期命名。拿破崙當權後廢除。

730. 皮耶爾·卡森狄 (Pierre Gassendi, 1592-1655)，法國科學家、數學家及哲學家。宣揚原子論，認為世界萬物為按一定次序結合的原子總和。

731. 羅森克魯茲為 *Rosencreutz*，而朝露的拉丁文為 *ros*，與玫瑰 *rosa* 僅一字之差。

732. 普魯塔克 (Plutarchus, 46-125)，古羅馬時期的希臘作家，著有《希臘羅馬名人傳》 (*Vitae parallelae*)，書中記載凱撒、安東尼等古希臘、羅馬著名軍事及政治人物事蹟，兼具古代史和人物傳記特色。

733. 無形學院 (Collège invisible) 一詞最早於一六四六年至一六四七年間出現在英國化學家及哲學家波義耳 (Robert Boyle, 1627-1691) 書信中，他在信中言及欲創辦一自然哲學學會，其主要成員同時也是日後成立之倫敦皇家學會會員。但其他文獻資料則稱無形學院實為倫敦皇家學會部分志同道合會員之間的聚會，甚或有人推測無形學院是英國共濟會會所之一，皆未有定論。

734. 拉姆西 (Andrew Michel Ramsay, 1686-1743) , 蘇格蘭數學家, 遷居法國後創建法國共濟會, 提倡中世紀騎士和十字軍的精神。堅稱他所屬的共濟會組織擁有聖殿騎士團大團長雅克·德·莫萊的秘密遺囑。

735. 凱道西騎士 (Knight Kadosh) 是共濟會蘇格蘭禮儀的高階管理級別。「凱道西」源自希伯來文, 意為神聖的。

736. 維萊爾默茲 (Jean-Baptiste Willermoz, 1730-1824) , 法國共濟會成員, 其思想受馬丁·德·帕斯夸利影響, 有鮮明基督教色彩。創建整流蘇格蘭禮儀 (Rectified Scottish Rite) 。

737. 董姆·佩內提 (Dom Pernety, 1716-1796) , 法國作家, 曾任普魯士腓特烈二世的圖書館館長, 受基督教神秘主義影響, 在亞維儂創立光明會。

738. 馮·亨德男爵 (Karl Gorthelf, Baron von Hund, 1722-1776) , 德國共濟會成員。

739. 聖殿嚴規共濟會社 (Order of Strict Observance) , 馮·亨德男爵於一七五六年成立, 原意為尋找聖殿騎士團藏匿各處的寶藏, 吸引諸多共濟會人士注意, 其中以維萊爾默茲為首的法國秘教派系尤其熱中。

740. 「平等的菲利普」 (Philippe Egalité) 是沙爾特公爵及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二世 (Louis Philippe II, 1747-1793) , 因支持法國大革命而獲此稱號, 於雅各賓專政期間被送上斷頭台。其子路易腓力 (Louis-Philippe I, 1773-1850) 於一八三〇年

七月革命後繼位成為法國國王。

741. 法蘭西大東方社 (Grand Orient de France)，法國最早的共濟會組織。統整重組了一七三八年成立的法國大會所後，於一七七三年正名為法蘭西大東方社，也是歐洲大陸最大的共濟會組織，全世界有一千多個分會。

742. 吉約丹 (Joseph-Ignace Guillotin, 1738-1814) 和卡EJ]尼斯 (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 1757-1808) 都是法國醫生。前者主張廢除殘酷死刑，改進當時的斷頭台裝置。後者也認為斷頭台因為行刑速度快，因而能有效減低死刑犯的痛楚，是所  
有死刑方法中最可取的一個。

743. 九姊妹會所 (Loge des Neuf Sœurs)，一七七六年在巴黎成立，前身是活躍於法國皇家科學院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的九姊妹會社。「九姊妹」指希臘神話中掌管文藝的九位繆思女神。

744. 亞當·維索茲 (Johann Adam Weishaupt, 1748-1830)，德國哲學家，一七七六年創建秘密會社光明會 (Illuminatus)，旨在取代政府和宗教，建立新的秩序。因其著作被認為有煽動惑眾之虞，一七八四年光明會被迫解散。

745. 米拉波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 1749-1791)，法國政治家、共濟會會員。曾任起草憲法的法國國民制憲議會主席。

746. 威斯巴登 (Wilhelmsbad)，位於今德國哈瑙市郊區，原是一所療養中心。

747. 皇后的項鍊醜聞指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內特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 遭指控慫恿企圖討好皇后的羅昂主教出錢買下前任國王路易十五為情婦訂製的鑽石項鍊送給自己。事實上是有人假借皇后名義騙財，也騙得了項鍊。儘管審判後還皇后清白，但輿論認定生活奢華的皇室蓄意包庇，時逢法國經濟危機，民生凋敝，對君主制更加反感，是法國大革命的誘因之一。

748. 葛雷戈瓦 (Henri Grégoire, 1750-1831)，法國大革命重要領導人物，推動法國殖民地廢除奴隸制度。

749. 巴枯寧 (Mikhail Bakunin, 1814-1876)，俄國思想家、無政府主義者，於一八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聯合其他七十九名成員共同成立社會民主國際聯盟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組織宗旨是消滅階級，實現政治平等與政治平等，土地及資本皆歸社會集體所有。隔年要求加入第一國際被拒絕。

750. 海倫娜·布拉瓦茨基 (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 1831-1891)，烏克蘭神秘學者，認為所有宗教都源自唯一的神聖真理。一八七五年成立神智學協會，專研神智學、神秘主義和精神力量，目標是將古代的奧秘知識帶到現代世界，認為奧秘智慧具有普世性。

751. 普羅克洛斯 (Proclus, 412-485)，拜占庭哲學家、數學家，新柏拉圖主義之集大

成者。

752. 德·瓜亦塔 (Stanislas de Guaita, 1861-1897) · 法國神秘主義詩人。他成立的卡巴拉玫瑰十字會 (Ordre Kabbalistique de la Rose-Croix) 加入猶太神秘主義色彩，企圖找出隱藏在猶太聖經中的玄奧意涵。

753. 哈維·史賓塞·路易斯 (Harvey Spencer Lewis, 1883-1939) · 美國神秘學家，他建立的古典玄奧玫瑰十字會 (Ancient Mystical Order Rosae Crucis) 旨在研究埃及神秘學。

754. 馬克斯·海德爾 (Max Heindel, 1865-1919) · 丹麥裔美國神秘教學者、天文學家。

755. 弗勒斯提耶 (René Le Forestier, 1868-1951) · 法國學者，專攻法國共濟會、神秘學及德國光明會研究。《聖殿騎士與法國神秘主義共濟會》(La Franc-Maçonnerie Templière et Occultiste) 。

756. 根據舊約聖經〈列王紀〉上七，希蘭 (Hiram Abiff) 是一名巧匠，奉命監督所羅門聖殿的興建工程，不僅善於製作器物，並用金屬、木材和泥模設計建造了整座聖殿。被共濟會視為始祖，傳說他被埋在所羅門聖殿內的青銅墓中，死後不久便再度復活。

757. 萊辛 (Gottfrie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 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重要的劇作家

和文藝——美學評論家。著有《拉奧孔：論詩與畫的界線》，比較古希臘雕刻作品《拉奧孔》（*Laocoon*）此一題材在古典雕刻和古典詩中的處理之別，論證詩和造型藝術的區別。

758. 梅茲梅爾（Franz Mesmer, 1734-1815），德國醫生，將催眠術理論化、系統化，因而早期催眠術一詞是以梅茲梅爾命名（*Mesmerism*）。

759. 霍爾巴赫男爵（Paul Henri Thiry d'Holbach, 1723-1789），德裔法籍哲學家，百科全書編纂成員。著有《自然體系》（*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政治》（*Politique naturelle*）和《社會體系》（*Système social*）等書。

760. 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法國物理學家、數學家及天文學家，提出達朗貝爾原理（*Le principe de d'Alembert*）。啟蒙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761. 斯圖亞特家族（*Stuart*），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間，第一個統治全不列顛群島的家族。

762. 布倫瑞克公爵（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 1721-1792），普魯士腓特烈大帝麾下將帥。

763. 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學家、神秘主義學者、哲學家。著有《天堂與地獄》（*De Caelo et Eius Mirabilibus et de inferno, ex Auditis et Visis*），以冥想方式由天使帶往靈界，描述人死後靈魂去處無關乎審判，端視靈

魂良善與否。

764. 第三等級 (Tiers état) 指的是十八世紀末法國社會在教士階級、貴族階級之外的平民階級，是主要納稅人。一七八九年第三等級要求改革稅制，取消等級區分未果，決定成立國民議會，要求制定憲法，遭法王路易十六鎮壓，因而爆發革命。

765. 約瑟夫·邁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法國薩伏伊王朝外交官、作家。受天主教耶穌會教育啟蒙，曾加入共濟會，認為共濟會可以將所有宗教融合在淨化的基督教義庇護之下。

766. 澤維爾·邁斯特 (Xavier de Maistre, 1763-1852)，法國薩伏伊王朝時期的作家。

767. 雅各賓 (jacobin)，法國大革命期間崛起專政的激進共和主義派系，施行專制獨裁的恐怖統治，後遭推翻。

768. 德·蓋伊塔 (Stanislas de Guaita, 1861-1897)，法國詩人，專研秘教和歐洲神秘主義，與佩拉丹一起創辦卡巴拉玫瑰十字會 (Ordre kabbalistique de la Rose-Croix)。

769. 約翰內斯·德·盧佩齊薩 (Johannes de Rupeccissa, 1310-1365)，法國方濟會修士、鍊金術士。《論第五元素》(De quinta essentia) 著於一三五〇年，一五八一年由拉丁文譯為法文。

770. 這些都是鍊金術第一階段，讓原料熔化分解的黑化(死亡)過程。之後再經過白化(重生)和紅化(萌芽)，才告完成。

771. 《失嬰記》(Rosemary's Baby)，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電影，描述一對夫婦求子心切，妻子做了怪夢後懷孕，隨後發生諸多詭異事件，不禁令人懷疑那是魔鬼之子。

772. 《地底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一六六四年至一六七八年間出版，討論地質學和地理學。詳細介紹請參考《植物的記憶和其他關於藏書樂的書寫》(皇冠出版社)一書中〈為何珂雪〉。

773. 史特拉第瓦里 (Antonio Stradivari, 1644-1737)，義大利弦樂製琴大師，作品皆為珍貴收藏。

774. 亞歷山大·杜查拉 (Alexandre du Chayla, 1885-1945)，皈依東正教的法國貴族。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瑞士伯恩法庭起訴議定書的瑞士出版商，並對錫安長老議定書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之真偽進行審理，杜查拉提供了重要證據，審判結果認定該議定書為偽作。

775. 尼路斯 (Sergej Aleksandrovič Nilus, 1862-1929)，俄羅斯宗教作家，自詡為神秘主義者。咸認為他是錫安長老議定書出版的重要推手。

776. 錫安長老議定書，一九〇三年首度在俄國刊登，作者不詳，內容為猶太人計畫透過控制媒體和金融制度以征服世界的陰謀論述。此議定書之真偽引發諸多爭議，被視為現代「陰謀文學」之濫觴。常常被拿來做為反猶太的立據。



77. 聖井是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初期聖殿建築中為水神準備的地下空間。
78. 格拉斯頓伯里鎮 (Glastonbury) ，位於英國英格蘭西南部索美塞特郡 (Somerset) ，歷史悠久，許多傳說及神秘組織都跟此地有關。有一說格拉斯頓伯里是在基督死後二十年為了守護聖杯而建。中世紀傳說稱此地即亞瑟王傳說中的極樂仙境亞法隆島。
79. 能量線 (Ley lines) ，又稱地脈、靈線或龍線。由地表上多個古蹟、聖地組成的直線排列。英國考古學家兼古玩專家阿爾弗雷德·沃特金斯 (Alfred Watkins, 1855-1935) 於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古老的直線》 (The Old Straight Track) 中提到，他在觀察地圖時發現一條直線通過許多不同年代的古代遺跡與山脈。
780. 費迪南·奧森達斯基 (Ferdinand-Antoine Ossendowski, 1876-1945) ，波蘭作家、探險家，曾參與一九〇五年俄國內戰，法蘭西學院院士。《獸、人、神》 (Beasts, Men and Gods) 。
781. 嗎哪 (manna) ，根據聖經及可蘭經記載，嗎哪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曠野中生活四十年期間主恩賜的一種食物，細小而圓，色白如珍珠，搗磨後可做成餅。
782. 蘇非派 (sufism) ，伊斯蘭文化中的神秘教派。其源起早於或晚於伊斯蘭教，未有定論。著重冥想、禁慾以對抗世俗化。「蘇非」之名可能源自羊毛 (阿拉伯文 saf) ，因早期教友皆身穿粗糙羊毛長衫。

783. 薩姆風是阿拉伯半島和撒哈拉沙漠中一種乾燥高溫的小型旋風。

784. 地冕 (terrestrial corona) 指地球磁場區域最外層的中性氣體層。

785. 舍可納 (Shekinah) , 希伯來文為「居留」之意, 指主的臨在。猶太教以此指出人類生活中主的臨在顯現(神聖的同在), 或指主的內在性, 因此也有主的榮光和主的所在之意。

786. Omphalos, 希臘文, 意為肚臍眼。傳說宙斯放出兩隻老鷹各往東、西向飛, 會合地即為世界中心——肚臍眼, 並豎立名為Omphalos的圓柱石為記。

787. 天盾是指美國於冷戰末期、一九八〇年代研議的一個軍事戰略計畫, 正式名稱為戰略防禦計畫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或稱星戰計畫), 目的是在太空中建造反彈道飛彈系統, 以便在核彈進入大氣層前予以摧毀。同時在核戰爆發後以反衛星武器摧毀地方的軍用衛星之通訊、導航能力。

788. 埃利法斯·李維 (Eliphas Lévi, 1810-1875), 十九世紀最有名的法國神秘學家。與法國共濟會往來密切。確立了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與塔羅牌二十二張大牌(或稱大秘儀)之間的關係, 認為這些圖像內含理解所有宗教古代教義的關鍵。他繪製的惡魔巴風特像影響後世對撒旦的形象認知甚鉅。

789. 乙太能量 (orgone) 是由奧地利裔美國籍心理學家威廉·赫許 (Wilhelm Reich, 1897-1957) 提出的, 他宣稱找到了一種代表生命的自然能量, 可以測量並可應

用於身心靈之上。由於並無實證或理論依據，遭到科學界駁斥。

790. 阿爾佛烈特·科斯基 (Alfred Korzybski, 1876-1950)，波蘭裔美籍哲學家，提出普通語義學 (general semantics) 理論，其著作《科學與神智健全》(Science and Sanity) 被視為普通語義學的必讀經典。

791. 馬克羅比烏斯 (Ambrosius Theodosius Macrobius, 390-430)，古羅馬帝國晚期哲學家、作家，也研究天文學，支持地心說。其著作《小西庇阿之夢評註》(Commentarii in Somnium Scipionis) 評論的是西塞羅的《論共和國》(De republica) 第六卷最後一部〈小西庇阿之夢〉(Somnium Scipionis)，共兩卷。馬克羅比烏斯認為主是萬物之源，創造心靈，也創造了世界靈魂 (Anima Mundi)。

792. 惠更斯 (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荷蘭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荷蘭科學院院士及法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用自製折射望遠鏡發現了獵戶座大星雲及土星光環。《惠更斯全集》共二十二卷，由荷蘭科學院編輯出版。

793. 實驗學會 (Accademia del cimento)，一六五七年由數名伽利略的學生在義大利翡冷翠成立，是歐洲第一個以伽利略實驗方法的科學學會。

794. 雷歐珀多·梅迪契 (Leopoldo de' Medici, 1617-1975)，年少時受教於伽利略學

生，培養科學思維，積極推動實驗學會成立。一六六七年被任命為樞機主教。

795. 迪梅倫 (Jean 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 1678-1771)，法國天文學家，曾任巴黎皇家科學院秘書，也是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士、倫敦及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員，因極光研究頗負盛名。

796. 布蓋 (Pierre Bouguer, 1698-1758)，法國數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天文學家，被稱為「造船工程之父」。十六歲時即子承父業，成為水文學教授。發現光經過地球大氣層時，光的強度會被吸收的第一人。

797. 讓·巴蒂斯特·畢歐 (Jean-Baptiste Biot, 1774-1862)，法國物理學家、天文學家，研究光經過液體的偏振現象，以及電流和磁場之間關係，說明電流產生磁場的畢歐-沙伐定律 (Biot-Savart Law) 就是他以他及另一名物理學者沙伐 (Félix Savart, 1791-1841) 命名。

798. 愛德華·薩賓爵士 (Sir Edward Sabine, 1788-1883)，愛爾蘭天文學家、地球物理學家、探險家，曾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

799. 費奧多爾·彼得洛維奇·利特克 (Fedor Petrovič Litke, 1797-1882)，俄國航海家、探險家，一八五五年任海軍上將。曾任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長及法國科學院海外院士。

800. 尚萬強 (Jean Valjean) 是法國作家雨果 (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 小說

《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中的主人翁，因偷竊坐牢的他假釋出獄後，隱姓埋名成為成功商人，並被任命為市長。為救助一名女子而自曝身分，開始新的逃亡生涯。

801. 千面人方托馬斯 (Fantômas) 是法國作家馬歇·亞藍 (Marcel Allain, 1885-1969) 和皮耶·蘇菲斯特 (Pierre Souvestre, 1847-1914) 合著系列犯罪小說的主角。領導龐大犯罪集團的方托馬斯，在大戰前的巴黎橫行妄為，善於易容術，真實身分難以查明。

802. 賈維爾 (Javert) 是《悲慘世界》中一心緝捕尚萬強歸案的警探。

803. 羅康柏爾 (Rocamboles) 是法國小說家彭松·杜泰拉伊 (Pierre Alexis Ponson du Terrail, 1829-1871) 盜俠系列小說的男主角。因殺人罪坐牢的羅康柏爾逃獄後深為過往言行感到悔恨，以仕紳身分為掩護，實為盜俠。可說是類似角色如亞森·羅蘋、千面人方托馬斯的前身。

804. 《尋愛綺夢》(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一四九九年十二月於威尼斯阿蒂納印刷廠完成印刷，作者不詳。書中主角普利菲羅 (Polifilo) 在夢中夢裡尋找愛人，遭遇各種險境，最後終於要將愛人擁入懷中之際，對方憑空消失，普利菲羅夢醒。書中共有一替一七四幅木刻版畫描述夢中場景與人物，充分表現了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希臘、羅馬美學的體認，堪稱印刷史上最美的一本書。

805. 費利亞斯·福克 (Philéas Fogg) 是法國作家凡爾納小說《環遊世界八十天》主角。其名 eas 在希臘文中等於 poly，替換後的 Philipoly 倒換順序後便是《尋愛綺夢》主角名普利菲羅 (Polifilo)。福克因為跟改良俱樂部 (Reform Club) 的朋友打賭，因而踏上環遊世界之旅。倫敦帕摩爾街 (Pall Mall) 在十九、二十世紀時，是諸多俱樂部、名流雲集的會所及皇室官邸集中地。

806. 米歇爾·拉米 (Michel Lamy)，生平不詳，著作多以聖殿騎士、聖杯、法國皇室寶藏之謎為主。《凡爾納，啟動與肇始》( *Initié et initiateur* ) 書中認為凡爾納是二十世紀藝文圈中某個秘密會社的代言人，他在小說中暗藏了許多訊息，皆與共濟會和玫瑰十字會的秘密有關。

807. 賴瑞·西蒙 (Larry Semon, 1889-1928)，美國默片時期演員、導演兼製片。被視為美國電影史上最重要的喜劇演員。

808. 惹內·德·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國浪漫主義作家、政治家，法蘭西學院院士。拿破崙時期曾任駐羅馬史館秘書，並先後出任瑞典、德國及英國。

809. 理查·克洛蕭 (Richard Crashaw, 1613-1649)，英國詩人，是英國形而上詩派的代表人物。

810. 拉尼耶利·德·卡札比齊 (Ranieri de' Calzabigi, 1714-1795)，義大利詩人。

811. 惹內·夏爾 (René Char, 1907-1988) , 法國詩人, 超現實主義流派代表人物。
812. 雷蒙·錢德勒 (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1888-1959) , 美國推理小說作家, 小說角色中最有名的是冷硬派私家偵探菲力普·馬羅。
813. 路易·夏邦傑 (Louis Charpentier, 1905-1979) , 法國記者、作家及出版商。《沙爾特主教座堂的秘密》( *Les mystè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Chartres* ) 。
814. 拉法葉侯爵 (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 , 法國軍人、政治家, 曾參與美國獨立戰爭及法國大革命。
815. 路克索神殿 (Luxor A-mon Temple) 大門兩側原矗立一對方尖碑, 一八三一年埃及國王將其中一座贈送給法國, 立於巴黎協和廣場上。
816. 羅德島太陽神銅像是立於希臘羅德島上的太陽神青銅像, 高度超過三十公尺, 完工於西元前二八〇年, 因地震損毀, 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817. 人面雕像是美國拉什莫爾山紀念公園 (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內直接雕鑿在山頭上的四位總統頭像, 分別是華盛頓、傑弗遜、老羅斯福和林肯。
818. 雷內·克萊爾 (René Clair, 1898-1981) , 法國電影導演、演員兼製片。《沉睡的巴黎》( *Paris qui dort* ) 是克萊爾編導的第一部科幻短片作品。描述某科學家發明了一種放射線, 可以讓全巴黎人都沉睡, 除了科學家自己和艾菲爾鐵塔看守員等少數幾個人在死寂的巴黎活動。

819. 惠斯登 (William Francis C. Wigston) , 生平不詳, 著書堅持培根即莎士比亞的論點。亦曾撰文討論玫瑰十字會對《仲夏夜之夢》的影響。《弗蘭西斯·培根 V.S. 幻影隊長莎士比亞：假面玫瑰十字會》(Francis Bacon versus Phantom Captain Shakespeare: The Rosicrucian Mask) 。

820. 采法特 (Safed) , 位於今以色列北部, 是猶太教四大聖城之一。

821. 費米 (Enrico Fermi, 1901-1954) , 義大利裔美籍物理學家, 專攻量子力學、核物理及統計力學研究, 參與建構了世界上第一個核反應爐, 也是原子彈的設計師之一。一九三八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822. 查爾斯·薩瑟 (Charles Sothoran, 1847-1902) , 美國記者, 共濟會成員, 通神論者。

823. 哈瑟邁亞 (Adam Haselmeyer, 1560-1630) , 提洛邦 (Tyrol, 位於今奧地利西部) 公證人, 宣稱自己於一六一〇年就看過《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手稿, 因而受到啟發, 在一六一二年發表了他對耶穌會應進行改革的想法, 此文被收錄至一六一四年出版的《玫瑰十字兄弟會社傳說》初版本中。

824. 舒特 (Kaspar Schott, 1608-1666) , 德國耶穌會士、科學家。教授數學, 也專精於機械操作的物理原理研究。

825. 巴貝奇 (Charles Babbage, 1791-1871) , 英國數學家、發明家, 設計出一種機械式



通用計算機，被視為電腦先驅。

826. 呂塞侯爵 (Jean-Pierre-Louis de Luchet, 1740-1792)，法國記者、評論家，以呂塞侯爵 (Marquis de Luchet) 之名出版《論光明會組織》(Essai sur la secte des illuminés)，指控巴伐利亞光明會領導人控制了全歐洲的共濟會。

827. 「撒下稗子」語出新約聖經瑪竇福音，耶穌以仇人將稗子撒入麥田中混淆視聽之例，隱喻仇人為魔鬼，稗子為邪惡的種子。

828. 理性崇拜 (Culte de la Raison)，法國大革命期間結合無神論信仰和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崇尚理性。

829. 至上崇拜 (Culte de l'Être suprême)，法國大革命期間由雅各賓領導人羅伯斯比 (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1758-1794) 推動的自然神論，凸顯公民意識與道德的重要，旨在取代天主教成為法國國教。

830. 巴魯爾神父 (Abbé Augustin Barnuel, 1741-1820)，法國耶穌會士。以《雅各賓主義歷史回憶錄》(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一書指控巴伐利亞光明會是爆發法國大革命的幕後推手。

831. 杜爾哥 (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1727-1781)，法國重農主義派系的經濟學家、哲學家，路易十六任命掌管財務，推動改革，受權貴階級反對而失敗。

832. 孔多塞侯爵 (Marquis de Condorcet，全名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riat, 1743-

1794），法國數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積極參與法國大革命，與雅各賓派意見相左，反對處死路易十六世，後被捕下獄。

833. 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主編《百科全書·科學、藝術及工藝詳解辭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通稱百科全書）。

834. 大猶太公會（Grand Sanhédrin）。猶太公會是指希臘化時期由猶太長老組成的立法議會，也負責執法。凡事皆經討論後投票表決以達成決議。

835. 米歇爾·內伊元帥（Michel Ney, 1769-1815），拿破崙在位期間的法國軍事將領。在波旁王朝復辟後被視為叛徒，遭到槍決。

836. 嘉立辛王子（Nikolai Borisovich Golitsyn, 1794-1866），愛好音樂，曾委託貝多芬完成了三首弦樂四重奏曲。

837. 《天主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期刊，耶穌會刊物，一八五〇年創刊發行至今。

838. 最高會所（Alta Vendita），義大利燒炭黨的核心組織，也指核心組織成員聚集開會的場所。

839. 克魯舍萬（Pavel Aleksandrovich Krushvan, 1860-1909），帝俄時期記者、出版商。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七日在他創辦的《旗幟報》上分期刊登錫安長老

議定書。

840. 布特密 (Georgy Butmi de Katzman, 1856-1919)，蘇俄作家，信奉天主教。咸認為他是錫安長老議定書的編纂者之一。

841. 博納維爾 (Nicolas de Bonneville, 1760-1828)，法國作家、記者，共濟會成員。  
《被逐出共濟會且折翼的耶穌會士》 (*Les Jésuites chassés de la Maçonnerie et leur poignard brisé par les Maçons*)。

842. 儒勒·米什萊 (Jules Michelet, 1798-1874)，法國歷史學家，擅長以文學風格的語彙書寫歷史。

843. 基內 (Edgar Quinet, 1803-1875)，法國歷史學家、作家。

844. 吉歐貝提 (Vincenzo Gioberti, 1801-1852)，義大利神甫、哲學家，薩丁尼亞王國眾議院第一任主席，也是義大利統一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845. 歐仁·蘇 (Joseph Marie Eugène Sue, 1804-1857)，法國作家，首創以連載方式在報紙刊載小說。著有《巴黎的秘密》 (*Les Mystères de Paris*)、《流浪的猶太人》 (*Le Juif errant*) 等書，描述巴黎社會貧富差異和下層社會的掙扎苦痛。

846. 雷昂·繆亨蒙席 (Johann Gabriel Leo Meurin, 1825-1895)，德國耶穌會士，曾赴印度傳教，任孟買總主教。《撒旦的猶太教堂·共濟會》 (*La FrancMaçonnerie, Synagogue de Satan*)。

847. 古哲諾·德·穆蘇 (Gougenot des Mousseaux, 1805-1876)，法國記者、作家。著有《十九世紀魔法》( *La magie au dix-neufième siècle* ) 及《魔法高階現象學》( *Les hauts phénomènes de la magie* )，多有爭議。

848. 毛里斯·若利 (Maurice Joly, 1829-1878)，法國作家、記者兼律師。

849. 內斯塔·韋伯斯特 (Nesta Helen Webster, 1876-1960)，英國女作家。她重提光明會的陰謀論，認為光明會成員是神秘主義者，描繪了一張共產主義最終統治全世界的藍圖，並以信奉卡巴拉的猶太人、共濟會和耶穌會為煙霧彈。而陰謀的具體實踐包括法國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850. 赫曼·戈德舍 (Hermann Ottomar Friedrich Goedsche, 1815-1878)，德國作家、情治人員。表面上任職郵局，真實身分是普魯士警察的密探，擅長偽造信件。以筆名約翰·雷特克利夫爵士 (John Recliffe) 寫小說。

851. 瓦爾德克 (Benedikt Franz Leo Waldeck, 1802-1870)，普魯士自由左派重要成員之一。一八四八年在國民大會中獲選為民主左派領袖，支持君主立憲，拒絕同年十二月五日通過的憲法，導致國民大會被迫解散。隔年改選時，瓦爾德克當選普魯士議會代表，但該議會隨即被政府下令解散，瓦爾德克以叛亂罪名遭到逮捕。

852. 史威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瑞典科學家、哲學家及神學家。

853. 《斯巴達克斯及斐洛對光明會的最後貢獻》( *Die neuesten Arbeiten des Spartacus und*

*Philo in dem Illuminaten Orden*)。此書原匿名出版，後世考證應為德國法學家葛洛曼 (Ludwig Adolf Christian von Grolmann, 1741-1809) 所寫。他是光明會成員，但極可能是為了探知光明會秘密後公諸於世才加入光明會。

854. 普列漢諾夫 (Georgij Valentinovič Plechanov, 1856-1918)，俄國哲學家、政治家，俄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推手之一，翻譯《共產黨宣言》，被譽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

855. 人民意志黨 (Narodnaja volja)，一八七九年成立的俄國反動組織，主張以擊垮沙皇政權為目標的恐怖行動達到社會的民主化，進而實踐社會主義。

856. 艾利克斯·雷蒙 (Alex Raymond, 1909-1956)，美國漫畫家，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有《閃電俠高登》(Flash Gordon)、《秘密特工 X-9》(Secret Agent X-9) 等。

857. 波那瑟夫人 (Constance Bonacieux)，法國小說家大仲馬的《三劍客》中男主角達太安的情人，王后的侍女。

858. 納閔珍珠 (Perla di Labuan) 是義大利知名冒險小說家薩卡利最為人所熟知的海盜桑多兀 (Sandokan) 系列小說中男主角心儀的對象。

859. 米萊迪·溫特夫人 (Milady de Winter) 是《三劍客》中玩弄眾人於股掌間的反派角色。外表美麗動人，善於迷惑男人，實則心狠手辣。肩膀上有百合花烙印，意

味她有犯罪前科。

860. 盧齊婭·孟德拉 (Lucia Mondella) 是義大利作家曼佐尼 (Alessandro Manzoni, 1785-1873) 小說《約婚夫婦》(I promessi sposi) 女主角，是個性堅忍婉約的小鎮紡織女工，因大地主垂涎意圖染指，導致她與未婚夫各自逃離家鄉，虔誠的她選擇避居修道院，堅信一切都有主的安排。

861. 傅滿洲 (Dr. Fu Manchu) 是英國小說家薩克斯·羅默 (Sax Rohmer, 1883-1959) 系列小說主角，雖然是博學多聞的中國天才，但個性陰鬱、手段狠毒，被認為是代表西方人對黃禍心懷恐懼的象徵。

862. 智者納坦 (Nathan der Weise) 是德國劇作家萊辛一七七九年發表的戲劇，背景是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耶路撒冷，猶太商人納坦藉由一枚戒指闡述宗教的真實意義，不是隔閡對立，二十學會彼此尊重。

863. 聖巴托羅繆之夜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也稱聖巴托羅繆大屠殺，發生於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國第四次宗教戰爭期間。法國王室企圖暗殺法國「新教」胡格諾派 (Huguenot) 領導人而引發的大規模屠殺，血腥鎮壓胡格諾教徒。胡歌諾派受宗教改革家喀爾文 (Jean Calvin, 1509-1564) 影響，反對君主專制。

864. 出自英國小說家康拉德的《吉姆爺》。

865. 颯托·阿熱波 (Sator Arepo) ，是一種拉丁回文密符。這十個字母以五乘五方式排列，外圍一圈 sator 以不同順序排列首尾相連，而無論垂直或水平的第二行則是以不同順序排列的 arepo。因而從上而下，從左而右得出的句子是：sator arepo tenet opera rotas，有人認為是單純的文字遊戲，或按字面解釋可解為「農夫阿熱波奮力撐著輪子」。

866.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英國保守黨政治家、作家，兩度擔任英國首相，是英國唯一一位猶太裔首相。

867. 巴拉克拉瓦戰役 (Battle of Balaklava) 是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間俄羅斯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法國、英國對壘的克里米亞戰爭 (俄土戰爭) 中，一八五四年英法聯軍在克里米亞半島巴拉克拉瓦一帶發動攻擊以奪回優勢，但宣告失敗。

868. 莫丰克·維拉爾 (Montfaucon de Villars, 1635-1673) ，法國作家。其著作《加本利斯伯爵》 (Le Comte de Gabalis) 揭露了卡巴拉之謎及玫瑰十字會的秘密，成為暢銷書，但其實對神秘學涉獵不深。

869. 彼列 (Belial) ，舊約聖經及猶太教傳統中的魔鬼化身，等同於撒旦，亦被視為誘惑夏娃吃下禁果的蛇化身，也是神秘學文獻《所羅門之鑰》 (Lemegeton) 中與所羅門簽下契約的七十二柱魔神中第六十八位。彼列象徵無價值、卑鄙、無賴等種種「惡」。

870. 德埃爾布萊神父 (Rene D'Herblay) 是大仲馬小說《三劍客》主角之一，原為效忠國王的劍客，但最後選擇入耶穌會成為修士。在《三劍客》續集《二十年後》(Vingt ans après) 成為神父，仍參與俗世事務，支持要求整肅腐敗、進行改革的投石黨，反對太后及樞機主教勢力。他在第三部曲《布拉熱洛納子爵》(Le Vicomte de Bragelonne) 中已晉升主教，並參與路易十四與「鐵面人」事件。

871. 昂蒂內亞女王 (Antinea) 是法國作家博努瓦 (Pierre Benoit, 1886-1962) 小說《亞特蘭提斯》(L'Atlantide) 主角。故事描述兩名法國軍官赴撒哈拉沙漠出任務，意外發掘失落王國亞特蘭提斯，在位者是昂蒂內亞女王，進而發展出一段愛情冒險故事。

872. 沙可 (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法國神經學家、解剖病理學家。被譽為「神經學的拿破崙」。

873. 勒內·阿盧 (René Alleau, 1917-2013)，法國作家，共濟會員。出版著作多以鍊金術、秘密會社、神秘學議題為主。《納粹主義的神秘根源》(Les sources occultes du nazisme)。

874. 蓋農 (René Guénon, 1886-1951)，法國哲學家，研究領域包括秘學、印度教、伊斯蘭蘇非主義和神智學。

875. 路易·鮑威爾 (Louis Pauwels, 1920-1997)，法國記者、作家，一九七七年任費加



洛報文化版主編。賈克·貝赫奇 (Jacques Bergier, 1912-1978)，俄裔猶太人，法國作家。《魔法師之晨》(Le matin des magiciens) 討論議題包括消失的文明、玫瑰十字會等秘密會社及納粹神秘主義。

876. 日耳曼騎士團 (Germanenorden)，一九一二年正式成立的德國反猶太秘教組織。

877. 魯道夫·赫斯 (Rudolf Walther Richard Heß, 1894-1987)，納粹黨第二號領導人，二次大戰後被判終身監禁。

878. 羅森堡 (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納粹黨創黨成員之一，曾擔任納粹官方刊物主編，戰後紐倫堡審判被判處死刑。

879. 崔佛羅伯爵 (Hugh Redwald Trevor-Roper, 1914-2003)，英國歷史學家，專攻英國早期現代史及德國納粹研究。

880. 約翰·克里夫·西蒙斯 (John Cleves Symmes, 1780-1829)，美國陸軍步兵上尉。他於一八一八年四月十日發函給美國國會、大學校長及學者，陳述他主張的地球空洞說。上文即摘錄自此函。

881. 提德 (Cyrus Reed Teed, 1839-1908)，美國折衷主義派醫生、鍊金術士，提出內凹的空心地球說，稱之為蜂窩宇宙進化論 (Cellular Cosmogony)，認為太陽是一個巨大的電池裝置，星星只是太陽光的折射。

882. 見譯註 56。

883. 阿撒瀉勒 (Azazale)，《摩西五經》第三本《利未記》中提及贖罪日獻祭山羊時出現的名詞，指消失的山羊，轉喻主的力量。

884. 喬凡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義大利哲學家，企圖加入卡巴拉及赫耳墨斯神秘學等不同文化及宗教元素，以融合亞里斯多德學說和柏拉圖主義。著有《論人性尊嚴》(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被視為文藝復興時期宣言。《魔法定論》(Conclusiones Magicae)。

885. 主顯節 (Epiphania)，每年一月六日，紀念耶穌基督誕生後首次見外邦人(東方三賢士)的日子。

886. 鄂多立克 (Odorico da Pordenone, 1265-1331)，聖方濟各會修士，繼馬可波羅之後到中國旅行，口述東遊經歷，由他人紀錄而成《鄂多立克東遊錄》(Viaggio del beato Odorico)。《不明之謎》(De rebus incognitis)。

887. 海因里希·希姆萊 (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 1900-1945)，納粹親衛隊首領，對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大屠殺應負主要責任。戰後被拘留期間服毒自殺身亡。

888. 哈桑·沙巴 (Hasan Sabhā, 1050-1124)，伊斯蘭教知名人物，受伊斯瑪儀派思想影響，後前往開羅在法蒂瑪宮廷中治學。後王朝爆發奪嫡之爭，他改與王朝對

立，並創立阿薩辛派組織。

889. 伊瑪目 (imam)，對伊斯蘭教遜尼派而言，此阿拉伯語意為「領袖、楷模」。對什葉派來說則更為崇高且神聖。

890. 拉希德丁·錫南 (Rashid ad-Din Sinan, 1131 or 1135-1192)，十二世紀後半葉活躍於敘利亞一帶的阿薩辛首領，東征之十字軍期皆以「山中長老」(Venerabilis de Montanis) 稱之。

891. 統覺 (apperception)，康德 (I. Kant, 1724-1804) 哲學的重要概念。認為認知主體對事物的感知會統攝原有的經驗、知識等，而成為屬於自己的統合經驗，也會將直觀內容先驗地統一形成普遍有效的判斷。

892. 見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七章。

893. 卡邁爾·瓊布拉特 (Kamal Jumblatt, 1917-1977)，黎巴嫩政治家，是反政府勢力領導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重要盟友。《日報》(Le Jour)，黎巴嫩國內創立於一九三三年的報紙，一九七一年與東方報合併為《東方日報》(L'Orient-Le Jour)。

894. 德魯茲派 (Druze)，伊斯瑪儀派的分支，受基督教和諾斯底主義影響，被正統教派視為異端。

895. 科賈人 (Khoja) 主要分布在印度西海岸，原信奉印度教，十五世紀皈依伊斯蘭

教。精神領袖阿加汗 (Agha Khan) 負責照看日常生活習俗。

896. 以實瑪利 (Ismael, 或譯依市瑪耳、易司馬儀)。根據古蘭經記載, 以實瑪利為亞伯拉罕與妻子女僕所生的長子。亞伯拉罕嫡子以撒出生後, 以實瑪利與母親被趕走住在曠野, 其後裔即為今天的阿拉伯人, 包括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以撒的後裔則是猶太人。

897. 勒班陀戰役 (Battle of Lepanto), 一五七一年十月七日, 鄂圖曼帝國海軍與歐洲基督教國家 (包括西班牙、威尼斯、教皇國、馬爾他騎士團等) 聯合海軍在希臘勒班陀近海展開的海上戰役。鄂圖曼帝國戰敗後失去了地中海上霸權。

898. 盧克萊修 (Titus Lucretius Carus, 99BC-55BC), 羅馬共和國時期詩人、哲學家。《物性論》(De Rerum Natura) 以詩歌闡述伊比鳩魯哲學思想。

899. 「如果主存在」(An Deus sit), 語出義大利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 論主是否存在的第二問。

900. 奧利振 (Origen, 185-253), 基督教希臘教父, 一生講道, 承襲希臘人類學思想, 認為人是由身體、靈魂和精神三方面組成, 而舊約聖經中的人物與事蹟皆是為了宣報耶穌基督、聖事和教會的存在。

901. 和子 (filioque)。基督教會史上有聖靈之源與聖父、聖子關係之爭議。早先東方

教會認為聖靈出自父，具有神性，並納入三八一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的信條中。但西方則提出聖靈是由父和子所出，是為「和子說」，被質疑貶低了聖靈的地位，使聖靈受制於子，成為東、西方教會的神學主張爭論。

902. 俄菲特派 (ophites)，諾斯底主義教派中膜拜蛇的團體之一。

903. 語出法國詩人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 Le monde est fait pour aboutir à un livre。

904. 伍迪·艾倫 (Woody Allen, 1935-)，美國電影導演、演員、劇作家。電影作品有《安妮霍爾》、《開羅紫玫瑰》等。《扯平》(Getting even) 為短文集。

905. 本我 (Es) 是佛洛伊德提出的，他將人格構造分成本我、自我及超我。本我是潛意識的思想，代表人最原始的、屬於滿足本能衝動的欲望，如飢餓、氣憤、性慾等。

906. 小漢斯 (Little Hans) 是佛洛伊德用以進行兒童精神分析的案例名稱。但佛洛伊德並未親自觀察小漢斯，所有觀察和紀錄都是由小漢斯的父親執行，再交由佛洛伊德分析。

907. 《空心岩柱》(L'aiguille creuse) 是法國作家莫里斯·勒布朗 (Maurice Leblanc, 1864-1941) 創作的怪盜亞森·羅蘋 (Arsène Lupin) 系列小說中其中一部。一組奧秘難解的密碼引出了法國皇室的寶藏秘密，可能藏在某處空心岩柱裡，因而引

發亞森羅蘋與一名少年偵探博特萊的較量鬥法。

908. 利古里亞海岸 (Riviera) 是指義大利西北方濱地中海一帶海岸。

909. 莫雷提 (Marino Moretti, 1885-1979) , 義大利黃昏詩派詩人、劇作家。

910. 「我是神嗎？」 (Bin ich ein Gott?) 語出歌德《浮士德》 (Faust) 。浮士德為了追求完美與知識，與魔鬼締約，典賣靈魂。某日浮士德靜夜讀書，內心掙扎忍不住高喊：「我是神嗎？」有評論說那象徵的是啟蒙運動後歐洲人墮落，失去靈魂，須賴神的恩典才能得救贖。希伯來聖經的先知書《以西結書》中亦有推羅王說：「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而遭主耶和華否定，說他雖自比為神，其實不過是人。

911. 貝林格 (Enrico Berlinguer, 1922-1984) , 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歐洲共黨勢力的中堅分子。

912. 考鐸·德·康杜伯爵 (Jean-Emmanuel Hector Le Coureux de Carleux, 1827-1910) , 法國騎兵團軍官。關注秘密會社議題，著有《秘密與秘密會社》 (Les Sectes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等書，認為法國大革命爆發是共濟會的陰謀。

913. 讓·沙科奈克 (Jean Chacornac, 1823-1873) , 曾任巴黎天文台助理。主要研究太陽黑子。共發現六顆小行星。為紀念他，月球上一環形山及小行星一六二二皆以他為名。

914. 撒狄亞 (Saadya Gaon, 882-942) , 埃及的猶太教拉比、哲學家, 曾任巴比倫書拉學院院長, 重新編纂的猶太公禱書是今日公禱書的基礎範本。

915. 卡佐特 (Jacques Cazotte, 1719-1792) , 法國作家。其著作《墜入情網的魔鬼》( *Le diable amoureux* ) 充滿超自然、魔法、邪魔元素, 加上浪漫主義色彩, 堪稱歌德文學先驅。

916. 難敵 (Duryodhana) , 古印度梵文史詩作品《摩訶婆羅多》( *Mahābhārata* ) 中的反派角色。

917. 佛耳圖尼·李伽提 (Fortunio Liceti, 1577-1657) , 義大利醫生、哲學家、科學家。鑽研自然哲學, 著有《論怪物之成因, 及其天性之差異》( *De monstruorum causis, natura et differentiis* ) 及《論生命自發之起源》( *De spontaneo viventium ortu* ) 等書。

918. 約翰·海頓 (John Heydon, 1629-1667) , 英國神秘哲學家、玫瑰十字會成員、占星術士。《英國醫生指南: 神聖指南》( *The English Physicians Guide: Or A Holy Guide* ) 。

919. 弗洛蒙 (Paul-Gustave Froment, 1815-1865) , 法國發明家、機械專家。

920. 尤金·杜克勒泰 (Eugène Adrien Ducretet, 1844-1915) , 研發科學儀器, 並參與法國早期無線電報—無線電通信的實驗。

921. 弗蘭肯斯坦 (Frankenstein) 是英國作家瑪麗·雪萊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797-1851) 科幻小說《科學怪人》書中男主角，一心想以科學方法讓死屍復活。

922. 莫迪亞尼 (Amedeo Modigliani, 1884-1920)，義大利表現主義畫家、雕刻家。人物線條圓弧優美。

923. 《陷阱與鐘擺》(The Pit and the Pendulum)，美國小說家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的短篇小說。主角被繩索網綁囚禁在黑暗囚室中，頭頂有一把擺動的鐮刀不斷逼近，主角掙脫繩索脫困之際，執法人決定收緊四面牆壁輾壓，最終有軍隊衝入將主角救出。

924. 布朗卡 (Giovanni Branca, 1571-1645)，義大利工程師、建築師，可說是蒸汽機原型的設計先驅。

925. 拉梅利 (Agostino Ramelli, 1531-1608)，義大利軍事工程師，利用大型滾筒和行星齒輪設計了一種轉動式書架。

926. 德卡 (Vittorio Zonca, 1568-1602)，義大利發明家，曾出版機械裝置和水力裝置的專書。

927. 舊約聖經〈出埃及記〉20:25，上主對摩西說：「你若用石頭為我築一祭壇，不可用打成方塊的石頭建築，因為在石頭上動用了你的刀鑿，就把石頭褻瀆了。」



928. 賈法爾·薩迪克 (Ja'far al-Sādiq, 710?-765) , 伊斯蘭教義學家、法學家, 什葉派主流派第六任伊瑪目。

929. 《荒山之夜》 (*A Night on the Bare Mountain*) 取材自俄羅斯民間神話, 由俄羅斯作曲家穆索斯基 (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 1839-1881) 於一八六〇年左右完成, 描寫六月二十四日聖若翰洗者之夜, 妖魔鬼怪們聚集到基輔附近的荒山上, 一同慶祝戲鬧與歡宴狂舞的情景。

930. 希伯來語二十二個字母。

931. 鍊金術師特里特米烏斯的《隱寫術》一書各章章名。

932. 費拉勒斯協會 (Philethes) , 一七七二年由高階共濟會會員創立的共濟會組織, 以威爾斯神秘學家威廉·費拉勒斯 (Eugenius Philaethes, 1621-1666。真名為 Thomas Vaughan) 的思想為啟發。

933. 維利會 (Vril) , 由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弗爾 (Karl Haushofer) 於一九一九年創立, 強調生存空間是一個國家獲得力量的必要途徑, 對納粹的侵略外交政策影響甚大。但也有研究指出維利會是一秘密會社, 其組成包括新聖殿騎士、圖勒會的黑色騎士團及納粹親衛隊菁英為主的黑太陽會社, 只是盟軍已將相關文獻資料銷毀。「維利」一詞早在英國利頓爵士 (Edward Bulwer-Lytton) 一八七〇年出版的《維利, 未來種族》 (*Vril, the power of the Coming Race*) 就出現

過，書中描述地底世界有一優等種族，擁有先進的巨大能源：維利。

934. 巴貝洛 (Babelo)，是早期諾斯底宇宙觀至高之神多種化身中的第一個，為雌雄同體，其神祇形象或以女神為表徵，或內在為女性特質。

935. 卡梅洛特 (Carnlor)，傳說中亞瑟王王國之所在，朝廷中最高階的騎士為圓桌騎士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或譯圓桌武士)。

936. 亞得米勒 (Adrammalech)，天主教會邪魔名單中之魔鬼，被視為地獄的主管，在魔鬼等級中名列第八級。

937. 大木偶劇場 (Grand Guignol)，法國劇作家兼小說家奧斯卡·梅圖涅 (Oscar Mérenier, 1859-1913) 於一八九七年在巴黎創建的劇場，常以社會犯罪新聞改編成劇本，表演內容血腥暴力，其理念為透過下層階級的真實生活，探索中產階級的禁忌底線，揭發其偽善面目。後因恐怖電影崛起而式微，於一九六三年歇業。

938. 《克蘇魯的呼喚》 (The Call of Cthulhu)，美國作家洛夫克拉夫特 (H. P. Lovecraft, 1890-1937) 的科幻小說。作者虛構一克蘇魯神話體系，認為宇宙中人類毫無價值，對所有神秘未知的探索都會遭致災難。而原本沉睡在海底的邪靈克魯蘇甦醒之時，便是地球浩劫之始。

939. 瑪亞特 (Ma'at)，古埃及真理與正義女神，是太陽神的女兒，智慧之神的妻子。古埃及人認為人死後要接受諸神審判，以瑪亞特的象徵物鴛鳥羽毛做為砝碼，亡

者心臟若比羽毛輕便是無罪。

<sup>940</sup>馬雷 (Étienne-Jules Marey, 1830-1904)，法國科學家，被視為攝影的先驅，對電影史也有極大影響。一八八二年製作連續攝影槍，一秒鐘可連拍十二張照片，得以紀錄動物的動態過程。

<sup>941</sup>無限之神 (Assoluto)，最早是由文藝復興時期神學家尼古勞斯·馮·庫斯 (Nicholaus von Kues, 1401-1464) 提出，意指所有一切無條件絕對存在者。從神秘學角度，無限之神是宇宙的創造者，是未知的，沒有名字，自身完滿，獨立於所有力量之外的無限存在，也就是《光輝之書》中的無限之神 (Ein Sof)。

<sup>942</sup>馬里歐·薩瓦多利 (Mario Salvadori, 1907-1997)，義大利工程學家，入美國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系。成立非營利的薩瓦多利教育中心 (Salvadori Educational Center)，認為「城市即教室」。為艾可好友，藉由書信為《傅科擺》書中關於圓周率  $\pi$  及複擺問題提供意見。

<sup>943</sup>薩瓦利法案 (loi Savary)，一九八四年時任法國教育部長的薩瓦利 (Alain Savary) 推動的高等教育改革法，以大學自治為核心，調整高等教育的管理評估制度及經費補助機制，加強高等教育的實用性及就業準備。薩瓦利意圖立法限制私立學校的資金運作，導致大規模抗議而下台。

<sup>944</sup>薄伽梵歌 (Bhagavad Gītā)，西元前五世紀至二世紀間完成的印度教重要經典，

是詩歌體的對話，在戰爭前夕論生死、善惡、知識及宗教信仰與教義。

945. 尚·丁格利 (Jean Tinguely, 1925-1991)，瑞士雕刻家，以機械藝術作品聞名。

946. 布萊斯·桑德拉爾 (Blaise Cendrars, 1887-1961)，瑞士裔法籍小說家，作品主題為旅遊及冒險，虛實交錯。

947. 塞巴斯蒂安·布蘭特 (Sebastian Brant, 1458-1521)，文藝復興時期德意志嘲諷詩人，一四九四年出版詩文題材的勸世寓意作品《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 立刻受到歡迎，在各地印刷出版，掀起愚人文學風潮。

948. 奧森·威爾斯 (Orson Welles, 1915-1985)，美國電影導演、編劇兼演員。黑色懸疑電影《上海小姐》(The Lady from Shanghai) 完成於一九七四年。

949. 卡爾·波普爾爵士 (Karl Popper, 1902-1994)，猶太裔英籍哲學家，反對任何形式的集權主義，捍衛開放社會。批判歸納法，提議以「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 作為區別科學與非科學的標準。《猜想與反駁》(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於一九六三年出版，副標題為「科學知識的增長」(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950. 黑若斯達特斯 (Herodotus)，古希臘時期牧羊人，為了讓自己「名留青史」，放火燒毀亞底米神廟，儘管君王下令禁止任何史蹟記載此事，仍傳誦不絕。今「黑若斯達特斯」一名意指不擇手段追逐名聲之人。

951. 卻斯特頓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 · 英國推理作家 · 首開以犯罪心理學方式推進案情的寫作風格 · 筆下最有名的角色是布朗神父 (Father Brown) · 與另一知名偵探小說主角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不同之處在於布朗神父多憑藉直覺破案。

952. 莫比烏斯環帶 (Möbiusband) 是由德國數學家、天文學家莫比烏斯 (August Ferdinand Möbius, 1790-1868) 於一八五八年提出的一種二維單面環狀結構：若將紙條扭轉一八〇度黏貼後，只有一單側曲面而沒有邊界，可以永無止境地在此環帶上前進，因此被視為無窮大符號 (∞) 的來源。

953. 巴鐸尤游擊隊 (partigiani badogliani) ·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義大利反納粹游擊隊之一。主要由蘇俄前線退下的士兵組成。游擊隊之名取自當時墨索里尼下台後接任義大利總理的巴鐸尤 (Pietro Badoglio, 1871-1956)。

954. 閃電俠高登 (Flash Gordon) · 美國四〇年代漫畫英雄人物，因地球毀滅乘太空飛船到另一個星球的冒險故事。多次改編成電影及電視影集。

955. 《青年》 (Giovinezza) · 義大利法西斯黨黨歌，墨索里尼擔任義大利首相期間被視為非官方國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法西斯政府垮臺後在義大利北方成立的偽政權義大利社會共和國訂定此曲為國歌。

956. 圓滿 (sphaيروس) · 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 (Empedocles, 490BC-430BC) 認為，

宇宙四元素水、土、火、風的完美結合，是為圓滿。

957. 繼抒詠 (Sequentia)，彌撒中在答唱詠後所加之詩歌，始於十世紀。中世紀安魂彌撒曲中的樂章之一。

958. 世界靈魂 (anima mundi)，柏拉圖認為世界是有靈魂與身體的有機物，神首先創造的便是世界靈魂，靈魂的職責是管理身體，而人的靈魂則出於世界靈魂。無論世界靈魂或人的靈魂都有理性，也因寓居於身體內而同時具有情慾。理性和情慾是可以透過一種中介而有所連結的。

959. 維納斯的腰帶 (Cingulum Veneris)，是神話傳說中金工火神 (Vulcanus) 蒐集全天下珍貴珠寶為維納斯打造的一條金色腰帶，也是這位愛神超凡的媚力來源。也用以隱喻文藝創作的奧秘。

960. 古希臘哲學家芝諾 (Zeno, 489BC-431BC) 提出飛矢不動悖論，稱箭在飛行過程中的任何瞬間都有一個暫時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的箭形同靜止不動。如果箭在每個瞬間都是靜止不動的，而時間是由瞬間組成的，那麼射出的箭便不可能處於運動狀態。

961. 摩墨斯 (Momos)，是希臘神話中黑夜女神倪克斯 (Nyx) 和睡神許普諾斯 (Hypnos) 之子，外型矮小，嫉惡如仇，對不公不義之事向來直言批評嘲諷，並因此被逐出奧林匹斯山。

962 喬爾丹諾·布魯諾 (Giordano Bruno, 1548-1600)，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因否認天主教核心論述遭斥為異端，被處以火刑。《驅逐趾高氣昂的野獸》( *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 ) 一八五四年於倫敦出版，是對話體哲學道德寓意作品，由三方(智慧女神蘇菲亞、信使墨丘利和虛構人物掃利諾)交談，鋪陳宙斯意欲整頓天庭秩序，清除沉痾(即「驅逐趾高氣昂的野獸」)，改以新道德代之的計畫。

作者—安伯托·艾可  
譯註—倪安宇  
發行人—平雲  
出版發行—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02-27168888  
郵撥帳號◎15261516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50號寶恒商業中心  
23樓2301-3室  
電話◎2529-1778 傳真◎2527-0904

總編輯—龔德甄

責任主編—許婷婷

責任編輯—蔡維綱

美術設計—王瓊瑤

著作完成日期—2013年

初版一刷日期—2017年3月

初版二刷日期—2018年2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02-27150507

電腦編號◎044089

ISBN◎978-957-33-3288-6

Printed in Taiwan

【新譯本】與【註解本】不分售·定價◎新台幣799元/港幣266元

- 皇冠讀樂網：[www.crown.com.tw](http://www.crown.com.tw)
- 皇冠 Facebook：[www.facebook.com/crownbook](http://www.facebook.com/crownbook)
- 皇冠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crownbook1954](http://www.instagram.com/crownbook1954)
- 小王子的編輯夢：[crownbook.pixnet.net/blog](http://crownbook.pixnet.net/blo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傅科擺(註解本)/ 安伯托·艾可作; 倪安宇註. --  
初版. -- 臺北市: 皇冠, 2017.3  
面; 公分. -- (皇冠叢書; 第4603種)(CLASSIC;089)  
譯自: IL PENDOLO DI FOUCAULT

ISBN 978-957-33-3288-6 (平裝)

877.57

106001820



皇冠叢書第 4603 種

**CLASSIC 089**

**傅科擺**【註解本】

IL PENDOLO DI FOUCAULT

© Giunti Editore S.p.A. Firenze-Milano  
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imprint Bompiani in 1988  
Bompiani, an imprint of Giunti Editore S.p.A.  
[www.giunti.it](http://www.giunti.it)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row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was arranged with Bompiani – Giunti Editore  
S.p.A.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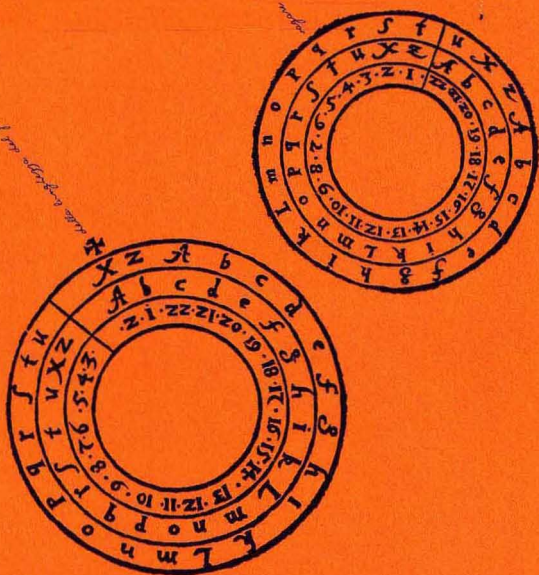
得等到作者死了，  
讀者才能看見他的真理。

Occorre che l'autore muoia perché il lettore  
si accorga della sua verità.

lo guardavo con reverenza e paura. In quell'istante ero convinto che Jacopo Belbo avesse ragione. Qu  
che stava lentamente prendendo forma, informe, nella sua anima, trasformando passo per passo, senza c  
tutto il resto, il Piano, il Complotto Universale, ed era stato giusto che fossi venuto là, alla vigilia de  
il Gioco, la verità. È che l'esperienza del Numinoso non può durare a lungo senza sconvolgere la ment

「傅科擺」是一個簡單的機器裝置，它的一端固定，另一端則自由擺動。在科學主義者眼中，通過擺動端所劃出的軌跡，不僅能推算出地球轉動的速率，也進而驗證了伽利略主張「地球自轉」的自然規律。但在神秘主義者眼中，無論擺動端如何運作，固定的那一端都是宇宙間不可撼動的絕對概念，說明了「神的存在」的事實不容質疑。

而國際符號語言學大師艾可的《傅科擺》，不僅是一部對知識分子「創造性批判精神」的嘲諷，同時也是對神秘主義者「高貴信仰」所開的一個高級玩笑。在這一場關於理性與信仰的質疑以及真實與虛構的辯證中，也不禁讓我們反思：這個世界到底誰先誰後？誰真誰假？誰才是真正的主宰？究竟是我們重建了故事，還是故事重建了我們？



UMBERTO  
ECO  
IL  
PENDOLO  
DI  
FOUCAULT

semicerchio, puntava lungo le nervature della volta verso la chiave, ripercorrendo il mistero dell'ogiva  
i costoloni, e a questi, respinti dalla chiave, di fissare a terra le colonne, la volta essendo invece  
dalla volta, e ammirare la volta, era come astenersi dal bere alla sorgente per inebriarsi dalla fo  
e questo esisteva perché esisteva quello. Non si sfugge a un infinito, mi dissi, fuggendo verso